尋找大饑荒倖存者

◎ 依娃

這些大饑荒親歷人的口述文字，將為無懈可擊的歷史的鐵證。
——《墓碑》作者楊繼繩　序言力薦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作者簡介

依娃，本名宋琳，作家，大饑荒調研者。

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一個農民家庭，渡過貧寒童年，七歲時被姑母過繼領養。出國前在金融機構任職多年。1993 年隨夫赴美。曾獲第一屆新世紀華文文學獎、《讀者》徵文獎等。

受楊繼繩《墓碑》觸動及家族的緣故，近年走訪、調查中國 1958—1962 年大饑荒真相，竭力留下大饑荒倖存者的親歷見證。歷時三年，採訪、整理、刪改、編寫出這本包含幾十位農民口述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

目前居住美國麻州，相夫教子，調研寫作。

封面設計：紐約客設計所

《真相》系列(87)

尋找大饑荒倖存者

◎ 依娃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Xunzhao Dajihuang Xingcunzhe
by Yi Wa
Published in 2013 by MirrorBooks
Copyright by Mirror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978-1-940004-38-9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NewYorker Design Studio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 S. A.
Phone: (516)338-6976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真相》系列(87)
書名：尋找大饑荒倖存者
作者：依娃
發行人：何頻
責任編輯：吳征放
校對：苗師宏
封面及版式設計：紐約客設計所
監印：明鏡出版集團
出版：明鏡出版社
網址：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mirrorbooks@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P.O.Box 795,
DeerPark,NY11729-0795, USA.
電話：(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978-1-940004-38-9
定價：HK 179 NT 590
版次：2013 年 11 月版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轉載，複印，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請寄回更換

被餓死的人是我們的骨肉親人，他們的死是我們永遠的傷痛!

這本書記載了五百多個餓亡者的姓名，四十九起人相食見證。

這本書是餓亡者的文字墓園，願他們的靈魂能得到慰藉。

我們家的逃荒女人，中坐者為外婆劉玉梅，後左立者為母親舅婆：過去的事情苦腸得很，後右立者為老姑牛俊娣，小女娃為本書作者依娃。1968 年拍攝於陝西富平。

謹以此書——

獻給：大饑荒中餓亡的曾外祖父牛福成、外祖父牛志恆、舅舅牛祥娃、二姨牛佛黛、小姨（尚未取名），

帶領著兩個年幼兒女逃出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的小腳外婆劉玉梅，

大饑荒倖存者母親牛淑英、舅舅牛富貴、老姑牛俊娣，

父親宋長順、繼外祖父黃喜聯，

養父郭紫垣、養母宋慧琴。

獻給，1958—1962 年中國大饑荒中餓亡的 4000 萬至 5000 萬饑魂冤鬼，

所有大饑荒倖存者，

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統治下受苦受難的中國農民。

目　錄

13　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
26　大饑荒人吃人事件記錄
31　序言: 歷史的鐵證（楊繼繩）
35　前言: 母親——“新中國”的叫化子
44　親人，你是我的親人——獻給大饑荒倖存者、見證者

45　**第一章　母親的故鄉**——店下灣記憶

一、母親: 我是個叫化子
二、舅舅: 咱們是從甘肅逃荒來陝西的
三、老姑: 一個女人的飢餓、逃荒、生存
四、舅爺: 咱活的孽張（可憐）得很
五、舅爺: 把糧食糟蹋了
六、寶德舅: 就這麼個過程
七、過去的事情苦腸得很
八、95 歲三婆: 受過餓的人快死完了

120　**第二章　婦女**——從甘肅逃荒到陝西

一、不跑，就等著餓死
二、逃荒兩姊妹
三、我一輩子記得那個夜晚
四、我不吃人家做的包子

五、叫我嫂子活下
六、我媽把我和我兄弟拉扯大了
七、父親把他自己殺掉了
八、我把他叫“爺大”
九、把我換了兩斗玉米
十、我一家子人沒有了
十一、我的鼻子都腫爛了
十二、我吃屎呢! 我吃什麼?
附件: 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紀要

205 **第三章 婦女、兒童**——“紅旗縣”餓死八萬人

一、洮河工程上死的人不計其數
二、大隊、公社都有勞改隊
三、皮鞋響, 必然是苟隊長
四、我把三個女娃娃都送人了
五、狗吃狗, 狼吃娃, 人吃人
六、把我一個人活下為啥呢?
七、就這麼個情況
八、全家死光
九、死一半算是正常的
十、我和妹妹就成孤兒
十一、我擔任“中央搶救人命小組”的連長

十二、我的腿疼了五十多年了
附件：通渭縣委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

279 **第四章 甘肅秦安縣**——男死女乞討 娃娃成孤兒

一、秦安縣農民城雙寶的兩封信
二、我和妹妹進了孤兒院
三、偷吃饃饃，被判了八年刑
四、逃荒逃到吐魯番
五、人不怕死，只怕餓
六、農村、縣城，處處見死人
七、不怕死人怕社幹
八、我們家下場（餓死）了七個人
九、我們家沒有餓死人
十、人家罵我少娘缺老子

335 **第五章 地、富、反、壞、右**——在劫難逃的“黑五類”

一、一個地主家庭的家史
二、一個反革命女兒的歷史
三、夾邊溝最後的羔羊
四、被螫的“黃蜂”
五、1960，從上海“移民”到肅北阿克塞

406 **第六章　甘肅省**——人造的地獄　餓死 130 萬人

一、甘肅人話甘肅大饑荒
二、我埋過不少人
三、這個村上死了一百多人
四、屯堡幹部自殺了好幾個
五、為活命，吃鼠吃屎吃人肉
六、倆母女粘在炕上了
七、我的娘娘喲！
八、蘭州：大學生餓得偷饃吃
九、我不再喊：“毛主席萬歲！”
十、一個少年的要飯逃荒經歷
附件：中共甘肅省委關於省委領導工作中嚴重錯誤初步檢查的報告

491 **第七章　全國糧食戰爭**
——“大救星”毛澤東指揮下的大掠奪、大饑荒、大屠殺

一、我餓得像個傻子、廢物
二、廣東連縣：畝產“六萬斤”的地方
三、為吃一口飯——母親三十八歲就走了
四、大鍋（公共食堂）餓死多少人？
五、萬福河工程上逃出的“盲流”

六、我弟弟叫張小來，死時五歲
七、廖綠洲餓死前喊：“我要吃飯！”
八、兩個弟弟把門檻都啃爛了
九、九歲娃自己搓草繩上吊嘍
十、“媽！我要吃饃呀！”
十一、一位遠征軍的勞改營遭遇
十二、大饑荒——解放軍總後感覺不出來

592 附錄一：毛澤東在大饑荒時期的部分語錄
593 附錄二：大躍進時期的口號、大饑荒時期的順口溜
594 附錄三：甘肅大饑荒調查實錄
599 附錄四：為了求生，人吃人屎
604 參考書籍、影像資料目錄
607 關於這本書的一點說明
608 感謝詞

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

1958—1962 年的中國大饑荒，3600 萬至 4500 萬人被餓死，光是寫下他們的名字就要上億字，這是多麼震驚和可怕的數字？！

作者在各地各縣、各家各戶所搜集到了一部分餓亡者名單，其中包括因餓病死者、因偷糧搜糧而被打死者、工傷死者、勞累死者、自殺者、被人相食者、撐死者、一些餓亡兒童等等。 餓亡者姓名是紀念碑的磚石，他們的血淚是紀念碑的漿泥。

一個名字就是一個生命！記錄下他們的名字，壘建起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希望所有的餓魂得到慰籍！

（註：排名不分先後。 因為出版篇幅的限制，刪減了一部分訪談，但是保留下餓亡者的名字，讓他們的生命得到應有尊嚴的和紀念。）

牛福成，男，68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牛志恆，男，42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牛佛黛，女，14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小女娃，尚未取名，一歲左右，餓亡，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牛祥娃，男，8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劉環琴，女，40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魏店村人，六零年逃荒中失蹤，估計餓亡。

某女，7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人，逃荒到陝西富平十天後死亡。

牛振福，60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點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牛壯盛，18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點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性別不詳，嬰兒，甘肅省秦安縣蓮花鎮人，餓亡。

胡 ××，男，歲數不詳，甘肅省秦安縣莊里村人，鬥亡。

胡田有，男，30 歲，甘肅省秦安縣莊里村人，餓亡。

牛守進，男，10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某女，年紀不詳，地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人，被人食。

某女，年紀不詳，地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人，被人食。

×××，男，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牡丹園村人，餓亡。

牛兆國，男，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花樹岔村人，逃荒路上被人搶劫打死。

× 樂樂，男，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花樹岔村人，在洮河工程被炮炸死。

× 改改，女，5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無名氏，男，年齡不詳，住址不詳。 在甘肅省秦安縣馮坪村被人活殺吃肉。

牛 ××，男，3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牛金斗，男，6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人，餓亡。

牛金元，男，6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人，餓亡

張俊山，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天戶鄉永樂村人，餓亡。

×××，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天戶鄉永樂村人，餓亡。

××× 家，一家四口，兩個大人，一男一女兩個小孩，甘肅省秦安縣天戶鄉永樂村人，均餓亡。 絕戶關門。

宋發元，男，44 歲，甘肅省定西縣人，餓亡。

肖 ×× 一家四、五口，甘肅省定西縣人，絕戶關門。

曹元娃一家四、五口，甘肅省定西縣人，絕戶關門。

侯 ××，男，40 多歲，甘肅省定西縣人，餓亡。

×××，女，60 多歲，甘肅省定西縣人，餓亡。

王繼 ×，3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人王家村人，餓亡。 牛俊香的父親。

×××，男，6、7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家村人，被飢餓的爺爺煮食。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人，餓死後被村人刮吃。

×××，女，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餓亡。

李寶家，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餓亡。

李寶家的弟弟、妹妹姓名、年紀均不詳，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餓亡。

×××，女，36 歲，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因為磨麵偷吃，脹死。

燈燈（小名），女，58 歲，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餓亡。

何 ××，男，30 多歲，因為偷吃害怕被批鬥而逃跑，在馬營被人殺害而食。

×××，男，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人，餓亡。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人，餓亡。 他的幾個孩子也餓亡。

張 ××，男，40 多歲，甘肅省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村人，餓亡。

×××，男，4、5 歲，甘肅省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村人，被父母殺食。

楊黑黑，女，30 多歲，甘肅省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村人，餓亡。

×××，女，16、17 歲，甘肅省武威縣鳳落鎮人，餓亡。

×××，男，50 幾歲，甘肅省武威縣鳳落鎮人，餓亡。

無名嬰兒，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李河村人，因為母親沒奶水而餓死。

董 ××, 男, 不上 50 歲, 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 自刎而亡。

董 ××, 女, 13 歲, 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 被自己的父親殺死。

董河心, 男, 14 歲, 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 因飢餓難忍上吊。

數名無名嬰兒, 姓名、性別、年紀均不詳, 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 餓亡後, 被扔在山溝裡。

王 ××, 男, 5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 餓亡。

女嬰, 40 天大, 王秀英在武功火車站被收容後, 餓死於車站。

無名嬰兒, 八個月大, 因父母沒糧食吃, 發生吵嘴打架, 而被父母摔死。

玉鳳, 未出生, 因為大饑荒後的備戰備荒, 王秀英將女兒在戶縣醫院引產。

王家大嫂, 姓名不詳, 26 歲, 因為給自己的孩子買奶粉而在新陽川被火車碾死。

王家大嫂的兩個娃娃, 姓名、年紀不詳, 母親死後, 孩子被餓死。

吳大轉, 女, 51 歲, 甘肅省秦安縣人千戶鄉人, 1962 年餓死。

在甘肅省的三羊川、西羊川、南河川收容站, 每天都有被阻攔的逃荒者餓死, 人數、姓名無法統計。

一對雙胞胎, 男, 兩、三歲, 甘肅省秦安縣千戶鄉千戶鎮, 因為母親出門尋找被幹部打跑的哥哥, 無人照顧, 餓亡在家裡的炕上。

×××, 女, 6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蓮花鄉人, 餓亡。

×××, 女, 年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蓮花鄉, 餓亡。

牛俊友, 男, 50 多歲, 甘肅省武都縣佛崖鄉人, 餓亡。

侯紀祖, 男, 33 歲, 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 餓亡。

侯耀祖, 男, 36 歲, 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 餓亡。

受訪者人延寬幸家還餓死了爺爺、奶奶、弟弟、大伯母, 一個堂兄弟, 姓名、年齡均不詳, 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

受訪者楊彩蓮的奶奶,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餓亡。

楊召, 男, 51 歲, 甘肅省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餓亡。

宋蘭英, 女, 30 多歲, 甘肅省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餓亡。

楊三白, 男, 10 歲, 甘肅省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餓亡。

宋蘭英的弟弟, 名字、年紀不詳, 餓亡。

宋蘭英的妹妹, 名字、年紀不詳, 餓亡。

楊友林, 男, 30 多歲, 甘肅省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餓亡。

受訪者趙燈娃三爺的兒子, 姓名不詳, 50 多歲, 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 上吊自殺。

趙燈娃舅舅的大女兒, 姓名不詳, 10 多歲, 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 餓亡。

趙燈娃舅舅的二女兒，姓名不詳，1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餓亡。

趙燈娃的舅舅，土改時因為不願意交出自己家的地，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被判刑槍斃。

受訪者劉書蘭，甘肅省通渭縣人，家裡餓死了父親、母親。 還有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家的一個姐姐、一個妹妹，一個老奶奶。 這些人的姓名、年齡、地址均不詳。

苟興華的嬸娘，女，40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因搜糧而被摔死。

龐 ××，男，2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於洮河工地。

×××，男，30 多歲，地址不詳，在洮河工地上摔死。

何順祥的母親，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因為兒子搶湯喝，被推下土崖而摔死。

何順祥，男，18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因為搶湯摔死母親，被槍斃。

苟振甲，男，6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苟世芬，女，5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苟世 ×，女，不到一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在“共產主義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創舉”——引洮水利工程上餓死、累死、病死、工傷死了有來自定西、天水、平涼地區十幾個縣的 ×××× 名農民。 僅定西地區就有 2146 名民工死亡。

五爺爺，男，5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餓亡。

五奶奶，女，4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因為偷穀穗，被幹部打死。

五爺爺的三、四個孫子，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餓亡。

苟世安姑姑的孩子，性別不詳，9 歲，甘肅省通渭縣人，餓亡。

王 ××，女，7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餓亡。

苟 ××，女，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餓亡。

一個小孩，姓名，性別不詳，5、6 歲，甘肅省秦安縣龍王廟鄉人，餓亡被人刮食。

苟秉章，男，6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餓亡。

苟秉 ×，男，6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餓亡。

李蘭的爺爺，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苟 ××，女，一歲多，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一個小姑娘，姓名不詳，屬羊，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被同村英全嫂子刮食。

苟珍珠，女，7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和母親一起去地裡拔洋芋

葉子, 被狼吃掉了。

牛 ××, 男, 4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石家岔人, 餓亡。

苟中華的奶奶, 80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牛福齊的父親,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餓亡。

牛福齊的母親,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餓亡。

牛對子, 男, 38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在洮河工地上炸死。

苟振德, 男, 48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王菊蓮, 女, 4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根來, 男, 14 歲, 苟振德的長子,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男, 12 歲, 苟振德的二子,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女, 年紀不詳, 苟振德的大女兒,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女, 年紀不詳, 苟振的的二女兒,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女, 2、3 歲, 苟振德的三女兒,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振武, 男, 50 歲, ,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劉 × 娥, 女, 50 歲, 苟振武的老婆,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男, 7、8 歲, 苟振武之子,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男, 5、6 歲, 苟振武之子,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振興, 男, 55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牛中娥, 女, 55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應斗, 男, 34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女, 4、5 歲, 苟應斗的大女兒,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女, 2、3 歲, 苟應斗的小女兒,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成兒, 男, 15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因吃救濟油渣而撐死。

牛凡雲的爺爺, 80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餓亡。

牛凡雲的母親, 6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餓亡。

牛凡雲的父親, 5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餓亡。

苟世成, 男, 36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強子, 男, 10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強明, 女, 四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正山, 男, 年齡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正山的六個女兒, 年齡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老九(小名)的弟弟, 年齡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老九的妹妹, 成子, 年齡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一個婦女, 年齡不詳, 地址不詳, 餓死路上, 被人剝光衣服。

楊秀山，男，54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大石溝人，餓亡。

×××，女，50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大石溝人，餓亡。

楊鳳英，女，28 歲，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大石溝人。 大饑荒過後得肺結核病亡。

饑荒期間，有大批農民逃到省會蘭州要飯求生，結果卻餓死在火車站、大街上、小巷子裡。 蘭州化工廠、蘭州煉油廠，這兩個大廠子每天要派出去五、六輛卡車進城，去收拾大街上的屍體。 餓亡數目不詳。

×××，女，19 歲，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大牛坡人，被大隊書記吊打折磨而亡。

×××，女，16 歲，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大牛坡人，被大隊書記吊打折磨而亡。

×××，女，16 歲，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大牛坡人，被大隊書記吊打折磨而亡。

一家五個孩子，姓名不詳，性別不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鄉大牛溝村人，餓亡。

甘肅省通渭縣二十八萬人，餓死三分之一，將近十萬人，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城牛娃，男，58 歲，甘肅省秦安縣秦國鎮春場里村人，餓亡。

根根，男，5 歲，甘肅省秦安縣秦國鎮春場里村人，吃油渣中毒死亡。

張世元，男，7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秦國鎮春場里村人，餓亡。

甘肅省秦安縣東鄉范呂村餓死有三分之一人口，人數、姓名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鎮茂林村餓死三分之一人口，五十人到六十多人之間，姓名、年紀不詳。

一個老奶奶，7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鎮茂林村人，餓亡。

×××，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鎮茂林村人，餓亡。

×××，女，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鎮茂林村人，餓亡。

王 ××，女，5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鄉咸陽岔人，餓亡。

“扁坡上”（外號），男，50 多數，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鄉咸陽岔人，餓亡。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鄉咸陽岔人，餓亡。

×××，男，6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龍王廟硯瓦掌人，餓亡。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龍王廟硯瓦掌人，餓亡。

一個孩子，性別不詳，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龍王廟硯瓦掌人，餓亡。

楊衛振，男，5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南莊人，在通渭牛家坡被殺而食。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南岔村餓死一百多人，姓名、年紀、性別不詳。

×××，女，7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村五隊人，餓亡。 張鳳姐的家婆。

增娃爸爸，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村五隊人，餓亡。 張鳳姐的

哥哥。

轉香，女，13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村五隊人，餓亡。 張鳳姐的女孩。

王照明，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因徵糧被打死。

王玉丑，男，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因大煉鋼鐵餓亡。

王 ××，男，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滿明，男，50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死在山梁上，原因不明。

×××，男，年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人，折磨而死。

王 ××，男，73 歲，甘肅省會寧縣人，餓亡。

王扣寶，男，52 歲，甘肅省會寧縣人，餓亡。

王元元，男，30 多歲，甘肅省會寧縣人，餓亡。

一位老人，姓名、地址不詳，來到秦安縣城要飯，餓死在大街道上。

趙裕一家，隴西人，闔門絕戶。 幾口人不詳。

宋永德的父親，四川某縣人，年紀不詳，餓得去燒湯，餓死在鍋蓋上。

×××，男，20 多歲，姓名不詳，坐在秦安縣有家飯館前，死亡。

王印寶一家，五、六口，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闔門絕戶，王印寶一人外逃。

郭狗子，男，2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義岡川人，從洮河回來病亡。

王重柱，男，5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重柱的妻子，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雙吉，男，7、8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 ××，女，5、6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寶喜的妻子、兩個女兒，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闔門絕戶。

王家全，男，66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東女，女，66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瞞生，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張串兒，女，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魏鳳女，女，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 ××，女，5、6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 ××，女，兩、三個月大，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余丑，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余余的父親，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得雲，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富錢，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富錢的妻子，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富丑，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雲祥，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劉 ××，男，中年年紀，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鎮劉岔村人，餓亡。

劉 ××，男，不足 10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鎮劉岔村人，餓亡。

張善數，男，70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張蛋子，男，20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英大爺，男，6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吃油渣毒死。

根子子，男，1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根子子媽，女，50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餓亡。

張富德，男，地主成分，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偏頭（外號），男，60 多歲，富農成分，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一個婦女，年齡、姓名不詳，甘肅省天水地區人，餓亡。

一個男娃，年齡、姓名不詳，甘肅省靜寧縣新店子鄉杏樹灣村人，餓亡後被父母煮食。

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餓亡一百多人，姓名、年紀、性別不詳。

×××，姓名不詳，男，年齡不詳細，地址不詳，逃荒到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餓亡，埋葬於屯堡村。

×××，女，40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寶寶，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因為地主成分被吊打而亡。

×寶寶的兄弟，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因為地主成分被吊打而亡。

油坊家餓死四、五個，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

鍾台利，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因為地主成分被吊打而亡。

兩個通渭人，姓名、年紀不詳，來到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逃荒，餓亡。

胡六十的小舅，5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胡六十的大舅，5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宋 ××，女，30 多歲，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 為宋宏仁的姐姐。

×××，男，30 多歲，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 為宋宏認的姐夫。

×××，男，未成年，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 為宋 ×× 的兒子。

×××，女，未成年，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為宋 ×× 的女兒。

宋全文，男，4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全文之妻，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全文的女兒，姓名不詳，7、8 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亡。

宋全文的女兒，姓名不詳，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候柱，男，12 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小路，女，10 來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東川，男，4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被半路殺害而食。

寶忠媳婦，3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這個不到四百人的村子，餓死了五、六十個人。

×××，男，未成年，甘肅省天水地區某縣人，因吃饅頭太多，撐死。

苟 ××，男，20 多歲，甘肅省禮縣順義店人。 餓亡。

×××，男，年紀不詳，住址不詳，到甘肅省禮縣討飯，餓死在路上。

1958 年，甘肅省第三監獄，將二十個左右接近餓死、病死的犯人抬到天水市順義旅店，等他們死亡後，抬出去埋葬。 不登記姓名、不通知家人。

×××，女，30 歲，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大門鄉，餓亡。

×××，男，2 歲，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大門鄉，餓亡。

王球娃，男，4 歲，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餓亡。

王菊花，女，1 歲，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餓亡。

無名氏，男，40 多歲，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人，餓亡於回家途中。

無名氏，女，年齡不詳，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中街北巷子人，吃牛巴葉子中毒死亡。

無名氏，男，尚未成年，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中街北巷子人，吃牛巴葉子中毒死亡。

無名氏，男，青壯年，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中街北巷子人，餓亡。

吳吉祥，男，年紀不詳，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中街北巷子人，餓亡。

武從才，男，40 多歲，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中街北巷子人，吃牛肉撐死。

任昆山，男，65 歲，甘肅省秦安縣秦國鎮鳳山村人，餓亡。 為仁天和的二伯父。

×××，男，20 多歲，祖籍四川，甘肅省師範大學政教系學生，餓亡。

邵 ××，男，20 歲，甘肅省秦安縣劉家堡人，後為甘肅師大學生，撐死。

一個地主家，全家餓絕，人數不詳，甘肅省漳縣鹽井鄉小南街人。

周承福，男，50 多歲，甘肅省漳縣鹽井鄉人。 餓亡，為周少武的父親。

周 ××，男，70 多歲，甘肅省漳縣鹽井鄉人。 餓亡，為周少武的爺爺。

×××，女，70 多歲，甘肅省漳縣鹽井鄉人。 餓亡，為周少武的奶奶。

楊孝之的家人，數目、年紀不詳，甘肅省某縣煙波溝人，餓亡。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甘谷縣人，餓亡。

×××，未成年，甘肅省甘谷縣原鎮大城村人，剜野菜被狼吃掉。

上海女人，姓名不詳，30 多歲，因所住地窩子塌方而死亡。

上海小男孩，姓名不詳，5 歲，因所住地窩子塌方而死亡。

樊鏡青，男，11 歲，上海市人，餓亡於甘肅省阿克塞。

1960 年，因大躍進造成城市糧食緊張，五百多名從上海強迫移民到甘肅阿克塞的五類分子，飽經飢寒交迫，有兩百多名在 1960 年到 1961 年短短半年間餓亡，屍骨埋葬在戈壁灘，沒有墓碑，沒有墳塋，沒有名字。 寫在這裡，以此紀念。

×××，女，50 多歲，陝西省韓城縣紅旗公社金盆村人，餓亡。

陳發浪，男，50 多歲，陝西省韓城縣紅旗公社金盆村人，餓亡。

張忠平，男，38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餓亡。

張揚氏，女，40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餓亡。

張 × 虎，男，5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餓亡。

張喜盃，男，40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被逼上吊死亡。

石歲娃，女，3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被逼跳崖死亡。

張小清，女，3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餓亡。

楊 ××，9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人，被父親殺害吃食。

楊國國，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人，殺食自己的女兒後，被政府關在監獄餓死。

李 ××，男，40 多歲，甘肅省會寧縣河畔鄉人，因為一貫道，被槍斃。

劉三眾，男，70 歲，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鄉人，餓亡。

劉漢三，男，50 歲，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鄉人，被打死。

×××，女，6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鄉人，餓亡。

楊陽谷，男，30 多歲，甘肅省天水師範老師，右派分子，餓亡於夾邊溝。 楊陽谷的父親，年紀不詳，甘肅省天水市人，餓死於勞改隊。

楊陽谷的母親，年紀不詳。 在丈夫被勞改、兒子被送到夾邊溝後，自殺而亡。

李綠竹，女，11 歲，甘肅省天水市場人，父親去夾邊溝，無錢治病，病亡。

鄧立之，男，年紀不詳，甘肅省臨澤人，夾邊溝右派，餓亡後被食。

傅作恭，男，50 多歲，留美水利專家，夾邊溝右派，餓亡。

任繼文，男，甘肅省天水市一中校長，夾邊溝右派，餓亡。

項文林，男，20 多歲，甘肅省地質隊工作，夾邊溝右派，因飢餓難忍，跳井自殺。

李崇厚，男，年紀不詳，甘肅省徽縣文化館工作，夾邊溝右派，餓亡。

根據天水地區檔案館有關資料記載：自 1958 年 5 月 8 日起，天水地區遣送夾邊溝勞改的“右派分子”共計 238 人，生還了 22 人，按當時甘肅十個地、州、市

算，甘肅全省葬身“夾邊溝”的人數至少在三千人左右。

梁世傑，男，年齡不詳，甘肅省天水市鐵路中學老師，夾邊溝右派，餓亡。

王世琪，男，28 歲，原天水團市委學生部部長，“黃蜂反黨集團”骨幹分子，餓死於夾邊溝農場。

“小上海”，姓何，名字不詳，男，20 歲，夾邊溝右派，餓亡。

裴教授，名字不詳，男，50 多歲，蘭州某大學教授，餓死於夾邊溝農場。

王景全，男，47 歲，北京大學法律習畢業（屆數不詳），原甘肅省天水市第三中學老師，餓亡於夾邊溝。

王寶真，男，年齡不詳，因為對天水市委分配工作不滿意，上吊自殺在市委的樹上，被市委書記劉書銀說成是“革命的叛徒”。

蘭州大學的數名右派，被下放到甘肅省甘南的鄰潭縣新城，因為是牧區，生活條件艱苦，有些右派被狼吃掉，有些途中失蹤，有些因為精神壓力，自殺。 人數、姓名不詳。

甘肅省鄰潭縣新城區，有四、五個路人正走在路上，摔倒就死了，當時不能說是餓死，說了就是汙衊社會主義。 只能說“一個人暈過去了”。

廖世桂，女，1 歲多，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餓亡。

廖叔武，男，50 多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餓亡。

×××，女，50 多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餓亡。

廖沛林的兩位姐姐，姓名、年紀不詳，餓亡。

廖沛林的兩位姐夫，姓名、年齡不詳，餓亡。

廖沛林妹妹，22 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餓亡。

廖忠，男，年齡不詳，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餓亡於勞改營。

劉匯清，男，城廂小學校長，四川省經研縣人，工傷死於勞改隊。

許立本，男，年齡不詳，陝西人，餓亡於勞改隊。

四川省大邑縣普陀庵周圍埋葬了一千多名因飢餓而亡的勞改人員，沒有墓碑，沒有墳塋，沒有名字。 寫在這裡，以此紀念。

城兒，男，40 多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餓亡。

康振花，女，60 多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餓亡。

無名氏，男，年齡不詳，地址不詳，在去陝北換糧途中被人搶劫而殺。

錢七，男，年齡不詳，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流曲大隊九隊人，脹死。

曹鐵塔，男，50 多歲，陝西省清澗縣郭家嘴村人，餓亡。

孫五爸，男，年紀不詳，四川省資陽縣上西街人，餓亡。

李昌祥，男，46 歲，四川省資陽縣上西街人，抗日英雄。 因為給毛主席寫信反映四川糧票被李景泉作廢的事情，被關押迫害，致死。

白瞎子（綽號），名字、年紀不詳，四川省資陽縣人，因久餓腸薄，飽食後撐死。

劉 ××，名字、年紀不詳，四川省資陽縣人，因飢餓偷雞被遊街後，自殺而亡。

×××，女，年紀不詳，四川省資陽縣金台鄉，被丈夫殺食。

一女學生，初中生，廣東連縣星子鄉田北社，餓亡。

×××，男，姓名、年齡不詳，廣東省連縣遠郊，餓亡。

兩個男孩，姓名、年齡不詳，廣東連縣遠郊，餓亡。

一個女孩，姓名、年齡不詳，廣東連縣遠郊，餓亡。

×××，男，40 多歲，四川省涪陵縣新廟區開平公社小坪大隊，餓亡。

×××，女，50 多歲，四川省涪陵縣新廟區開平公社小坪大隊，餓亡。

辛生的岳母，四十多歲，姓名、地址不詳，餓亡。

楊文海，男，年紀不詳，山東省文登縣唐公人社、餓亡。

×××，女，年紀不詳，山東省文登縣唐公社、餓亡。

新衛嫂，31 歲，山東省文登縣宋村公社，因偷兩把黃豆被抓而畏懼自殺。

新衛嫂的孩子，未出生，因母親自殺胎死腹中。

張月英，38 歲，山西省晉城縣東溝鄉郭莊村人，餓亡。

郭 ××，50 多歲，山西晉城縣東溝鄉人，因被逼迫糧食交公氣死。

潘康氏，女，79 歲，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人，餓亡。

潘若雨，男，49 歲，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人，餓亡。

潘吳氏，女，59 歲，鄆城縣楊莊集鎮辛集村人，餓亡。

潘玉山，男，40 歲左右，山東鄆城縣潘莊村人，餓亡。

潘永河，男，50 歲左右，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村人，餓亡。

張玉清，男，60 歲左右，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村人，餓亡。

王慎義，男，60 歲，鄆城縣潘渡鎮王屯村人入贅潘莊村，餓死。

潘永行（小名貓眼）夫婦，終年 40 多歲，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人，餓亡。

潘永禮（小名二蝦米），男，終年不到 40 歲，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人，餓亡。

小瓜（潘永平之獨子），死時約 18 歲，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人，餓極貪吃生黃豆後腹脹而死。

劉家三女兒，一歲多點，潘莊村第一生產隊劉學進之三女兒，餓亡。

王妻的大伯，姓名、年齡不詳，山東省荷澤縣康廟鄉人，在萬福河挖河勞累餓亡。

王妻的叔叔，姓名、年齡不詳，山東省荷澤縣康廟鄉人，在萬福河挖河勞累餓亡。

陳 ××，20 歲，河南省扶溝一帶人，來陝西“盲流”，走投無路後上吊自殺。

張小來，男，5 歲，廣西省象州縣中平公社落沙大隊河村人，因飢餓吃野果中毒死亡。

周 ××，男，40 多歲，廣西省象州縣中平公社落沙大隊河村人，餓亡。

二娘、隔房麼嫂、矮大哥、春山哥、春山嫂，餓亡。 均是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

廖興元的岳母，王 ××，50 多歲，餓亡。

四川婦女，姓名、年齡不詳，在往湖北的逃荒路上餓亡路邊。

四川婦女的嬰兒，尚未完全出生，因為母親餓死而夾死在陰道裡。

廖綠洲，男，，50 多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綠士，女，50 多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祖凡，男，，60 來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祖華，男，50 多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樹章，男，40 多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洪華，男，48 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一位老人，年齡不詳，安徽省五河縣沫口人，去逃荒，餓死在半路。

一位成年男人，年齡不詳，安徽省五河縣沫口人，用毛驢馱餓死的父親回來，餓死在半路上。

安徽省五河縣許多村子成百上十的餓死人，有些人家死的關門絕戶。

弟師（姓名不詳，村里人這麼稱呼他），男，六十多歲，福建省連江縣浦下鄉人，餓亡。

李 ××，男，40 多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因地主成分被鬥死。

李東豪，男，4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餓亡。

李東傑，男，3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餓亡。

李鵬章，男，59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鎮大人，餓亡。

湖北省利川縣柏楊鎮餓死上千人，政府從來沒有統計、記錄過。

孚銀忠，男，30 多歲，四川省雲陽縣農果鄉人，餓亡。

×××，女，30 多歲，四川省雲陽縣農果鄉人，餓亡。

孚光陽，男，50 多歲，四川省雲陽縣農果鄉人，餓亡。

×××，女，50 多歲，四川省雲陽縣農果區人，餓亡。

孚 ××，男，8 歲，四川省雲陽縣農果人，餓亡。

×××，33 歲。 四川省雲楊縣農果鄉人，因飢餓難忍，跳水塘自殺。

李先元，35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後河鄉魚塘大組人。 因飢餓偷玉米被發現，害怕被批鬥而上吊自殺。

李勝育，50 歲，湖北省利川縣水井鄉羊頭村人。 去煉鋼鐵的半途中，餓亡於李子廟，被人草草掩埋，家人找不到墳塋。

許立州，14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餓亡。

譚立 ×，13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餓亡。

譚 ××，9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因飢餓難忍，自己搓稻草繩子後上吊自殺。

大饑荒人吃人事件記錄

註: 大饑荒期間, 全國許多省分都發生過人吃人, 以至國家主席劉少奇對毛澤東說: "人相食, 你、我是要上書的。" 但是, 由於當時嚴控的政治環境, 更多的人相食事件並沒有報案、記錄。 我所調查、記錄的大部分是吃餓死的人, 也有殺了活人吃肉的案件。 有幾例是吃人者被政府發現, 逮捕槍斃, 還發了布告。 但是他們吃人的唯一原因: 因為沒有糧食吃, 飢餓難耐。 充分的資料和親歷人見證說明——那是一個人相食的時代。

一: 通渭縣, 某莊子, 一男子殺掉一個女子, 準備吃肉。 殺人者和被殺者關係不詳。 是被殺者活著時被殺, 還是死後被刮肉, 不詳。

二: 通渭縣雞川鄉, 牛景峰的父親牛宗泛去耕地時, 在一條溝裡的苜蓿地裡看見一個年輕婦女的身體已經被刮光了肉, 只有頭和身體扔在地裡。 婦女是什麼地方人、姓名、年齡不詳。

三: 甘肅省秦安縣馮坪村, 一個外地的逃荒人餓昏在山路上, 另外一個人在他還沒有咽氣死亡時, 就開始用刀刮肉。 為牛耀乾和另外幾個人去魏店趕集的路上親眼目睹。

四: 甘肅省秦安縣白楊林村, 一戶人家有三個孩子, 兩個男孩一個女孩, 當女孩快餓死的時候, 她的父親一巴掌打死她, 煮熟後, 女孩子的父母親吃了這個女孩。 以後這夫妻兩個都死了。 他們的兩個兒子沒有吃妹妹的肉, 後來得到救濟糧, 活了下來。

五: 甘肅省秦安縣某村, 一個老人餓死後, 被幾個還有點力氣的年輕人用一扇門板抬出去, 刮食。 被吃人姓名、年紀不詳。

六: 甘肅省秦安縣王家村, 家裡只有兩個餓得奄奄一息的爺孫, 爺爺讓孫子去看炕頭的水開了沒有, 孫子說: "開了", 爺爺說: "你再看一看開了沒有?" 就把自己六、七歲的孫子掀進開水鍋煮食。

七: 通渭縣店子河, 一個孩子餓死後, 他的母親因為家裡沒有鍋煮, 就在火上燒孩子的肉吃。

八: 甘肅省通渭縣冰裕鄉, 村民伍孫子因為飢餓, 拉回村人、路人的屍體, 剁碎腌製在缸裡, 準備渡荒。 後被公社發現, 召開現場會, 把缸抬到現場, 教育村

人不要吃人肉了。

九: 何 ××, 男, 三十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人。 因為偷吃生產隊的洋芋, 害怕被隊長批鬥, 逃跑途中因為乏力, 在馬營鄉被人按地殺害刮食。 為染月花的二姐夫。

十: 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 村民曹玉洲, 吃了自己已經餓死的孩子。 並剝下衣服賣掉。

十一: 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 有村民煮食人肉, 被幹部發現後, 召開社員大會, 將人肉拿到會場, 讓社員看, 教育大家再不要吃人肉了。

十二: 甘肅省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村, 一對夫妻殺了自己四、五歲的兒子, 煮食, 村人看見這一家人吃的眼睛發紅, 嘴巴發油。 父母、孩子姓名不詳。

十三: 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 村民董 ×× 在妻子帶領著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逃荒到陝西不回後, 因為生活困難、絕望, 先是用刀殺了他年僅十三歲的小女兒, 然後用同一把刀自刎。

十四: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村人因為飢餓, 把餓死在路上的人拉回去吃。 並有吃掉自己餓死的孩子的現象。

十五: 甘肅省秦安縣龍王廟, 一個四、五歲的孩子餓死後, 在路上被人刮肉吃了。 孩子姓名、性別不詳。

十六: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 苟正中的四媽吃了人肉, 雙眼發紅, 被村子人發現。 吃誰的肉、怎麼吃的, 不詳。

十七: 甘肅省通渭縣, 一個人餓死在路上, 被人刮去身上的肉, 只剩下頭和骨頭架子, 姓名、年紀、住址不詳。 苟正中回家路上所見。

十八: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李蘭看見隊長和幾個人殺人刮肉, 並聽見被殺者叫喚。 因為當時缺柴, 肉還沒有煮熟, 就被飢餓的人搶著吃。 李蘭說: “人肉看著紅得很。”

十九: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苟增祥家餓死了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 扔在村外墳堆上, 沒有埋葬。 同村英全嫂子去刮肉, 孩子已經餓幹, 就把小姑娘的皮刮下來, 拿回家煮食。 吃得夫妻兩人眼睛發紅。

二十: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苟中華, 騎自行車從通渭義崗川回來, 看見一具屍體被人刮光了肉, 只留下一條胳膊和骨頭架子。 被刮肉人姓名、性別、住址不詳。

二十一: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婦女司雙英, 二十多歲, 把餓死的小孩拿回家, 做熟和自己的公公、婆婆一起吃, 後來因為他們偷了隊裡的羊尾巴, 被隊上搜家, 在她家搜出來人肉。

二十二: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牛德元, 四十多歲, 自己獨居苗圃, 吃食人肉, 村人在收拾苗圃時發現很多人的骨頭、指甲。 吃什麼人、數量不詳。

二十三: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苟正山的妻子在丈夫餓死, 六個女兒都

餓死後，其中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兒沒有扔出去，藏在家裡吃了。後帶著一個兒子逃到外地求生。村人稱呼這個女人“長海媽”。

二十四：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大牛坡，一家有六個娃娃，全家餓得不行，就把中間一個煮著吃了。這家人吃上人肉身上燒得不得了，就在地上打滾，眼睛紅紅的。後來餓死五個孩子，只活下一個。

二十五：秦安縣魏店鄉南莊，楊衛振，五十多歲，是一位教師，他從龍王廟回來往南莊走，要經過牛家坡，到通渭的牛家坡有條河灣，就被人殺害吃了人肉，等家人發現，只留下骨頭架子。

二十六：秦安縣農民王虎寶到通渭縣親戚家背櫃子，看見親戚家將自己餓死的孩子煮食。嚇得背著櫃子跑回來，告訴自己的兒子王邦元。

二十七：秦安縣魏店鄉小石溝，一個父親，三十多，因為自己的孩子哭著要吃的，就把自己的孩子勒死，扔到溝裡，被政府關押了幾個月後，被放出來，走在回家的半路上，被當地的饑民殺掉刮肉。姓名不詳。

二十八：甘肅省靜寧縣新店子公社杏樹灣村，一個娃娃餓死了，兩夫妻將自己的娃娃煮熟吃掉充飢，被隊人發現，綁到縣上，被幹部審問為何吃自己的娃娃時，兩夫妻回答：“實在是餓得沒下場（沒辦法），餓得沒下場，我們兩口子想把娃娃吃了，有了氣力了，就到外面去逃活命啊。”過了幾天，縣上將兩夫妻放回家。饑荒後，兩人又生育了幾個孩子。

二十九：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一個姓王的人家，自己二十多歲的兒子餓死了，他的父母就吃了他。

三十：甘肅甘溝鄉屯堡村，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餓死了，他的母親煮食了他。看見的人說，這個母親把孩子的手指頭都吃上了。

三十一：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宋宏仁的堂哥宋東川、宋勤珍從幹子峽水利工地上回來，走在半路李店王家溝，遇到兩個農民背著背簍，手持斧頭鐮刀。當時宋勤珍比較有力，就跑脫了。四十多歲的宋東川被按在地上殺害，刮肉而食。當時家人餓得沒有力氣去找，沒有人掩埋屍體。也沒有報案。沒有任何人調查、處理。

三十二：甘肅省隴西縣一個村子，人死了不埋，自己家人“用”。一個老太太去世後，兒子將母親屍體放在洋芋窖裡偷偷吃得只剩下了頭骨，親戚親去看她，到處找不到，最後在地窖裡找到骨頭，將這個兒子逮捕槍斃，並發布了公告。

三十三：甘肅省秦安縣三羊川，中學生李 ×× 去那裡參加勞動，跟上一個隊上的書記去喊人，喊了半天：“老雷！老雷！”那個老頭子不啃氣，推開門一看，他的爐子上咕嘟咕嘟燒著，用一個沙鍋裡面煮著什麼，上面扣了一個洋瓷盆盆子，就是洗臉的盆子。聞著一股子香味。李 ×× 把這個盆子一揭，裡面就是一個小孩的兩隻腳就這麼豎立著，雷 ×× 煮上要吃肉。

三十四：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有一個男人，食堂停了，一個多月都沒有一點糧

食了, 野菜都挖光了, 餓得躺在炕上, 先把自己的兒子殺掉吃了。 他的女兒就發現弟弟不見了, 就很害怕。 這個男人又要殺這個女孩, 煮上吃。 女孩就求她的爸爸: “大大, 你不要吃我, 我還能去給你拾柴, 燒炕。”

三十五: 甘肅省通渭縣雞村, 一家子餓得沒有不辦法, 把死人偷偷拉到家裡, 煮著吃上了, 身上燒得受不了, 胸口著火, 就在地上潑些水, 幾個人爬在地上打滾。

三十六: 甘肅省酒泉夾邊溝農場, 右派分子一個月的伙食是十二斤。 有一個醫生比較胖一點, 死了就把他埋掉了, 當時也埋得比較淺, 人餓的沒有力氣挖坑。有幾個鐵路上來的右派就偷偷的去, 把他挖出來, 把他屁股上的肉給割下來吃了, 把這個人給燒著吃了。

三十七: 甘肅省天水某鄉, 一個老婆子賣人肉包子, 老婆子餓的受不了, 先是自己吃人肉, 最後賣人肉包子, 用死人和小孩的屍體。 最後有人吃出來指甲, 才知道賣的是人肉包子。 把老婆子就抓起來了。 被逮捕搶斃了, 在兩蕩那個地方槍斃的。 當時政府出了布告, 並有許多市民去看熱鬧。

三十八: 甘肅省禮縣椒山鄉崖城鎮, 當中學教師的李 ×× 和隊裡幹部去村里社員家搜黑糧, 結果在大衣櫃的暗櫃裡, 搜出一條人的大腿。 什麼人的大腿? 怎麼被割來的? 其它部分到哪裡去了? 不詳。

三十九: 天水市秦城區馬家莊, 馬 ×× 的母親餓死後, 埋葬, 三天後, 她的兒子去燒紙, 看見母親的身體依崖而立, 身上的肉被刮得乾乾淨淨, 只留下骨頭架子。 誰人刮食, 不詳。

四十: 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鎮, 街道上有賣肉的, 顏色很不正常, 大人對小孩說: “不要看, 那是賣人肉的。” 據看見過那些肉的李順子說, 那些肉都處理過了, 一疙瘩一疙瘩。

四十一: 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鄉月陽坡下莊, 村民楊國國, 四十多歲, 在沒有糧食一個多月後, 頂住家裡的大門, 殺了自己九歲的女兒楊 ×× 充飢。 村人撞開門進去看時, 楊國國兩眼通紅、神色異樣地坐在炕上。 一個村人揭開鍋蓋一看, 鍋裡煮著一條娃娃腿, 腳都在。 楊國國還沒吃完, 留到下頓吃。 灶火旁邊的筐子裡還放著些身體、胳膊上的肉, 頭不知道被扔到房上去了, 還是給埋掉了, 到處找沒有找到。 楊國國後來被抓進秦安縣公安局, 關死牢中。

四十二: 許多通渭人逃荒到靜寧縣, 也要不上飯, 飢寒交迫, 當自己的孩子, 或者家人餓死後, 就交換相吃, 沒有地方煮, 架起火來, 燒著吃, 把骨髓都吃掉了。 常常是一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 這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 因為不是自己家人, 吃起來就不會那麼不安。

四十三: 一個通渭的女人, 逃荒到靜寧, 當自己的孩子餓死後, 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刮肉燒著吃了。 過了幾天, 飢餓和寒冷, 也讓這位母親死了。

四十四: 甘肅省酒泉夾邊溝農場, 有一個從臨澤縣送來的右派醫生大夫鄧立

之，原籍山東，大個子，臉紅紅的，胖胖的，人很老實。 由於長期飢餓，剛剛死。 屍拋沙丘時，被三個勞教的人刨開沙子，割掉鄧大腿上的肉。 晚上三人合夥割鄧立之的肉吃，剩餘的拿來藏在一個右派睡的被窩裡。 第二天，他們同住的人，都發現他的被窩裡有很多粘稠的血跡。 吃人者被農場領導批鬥打罵。

四十五：四川省資陽縣金台鄉，有一個中農成分的男人有兩個老婆。 到了1960 年冬季家裡缺糧時，餓得受不了，這個家庭的男人與長得瘦些食量小的老婆商量後，就把那個長得胖又能吃的老婆殺了，並腌製成臘肉長期食用。

四十六：四川省涪陵縣新廟區開平公社小坪大隊，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孩餓死了，已經埋葬。 村裡有人餓的不行，又把小孩挖出來吃掉。 男孩女孩不詳。

四十七：山東省鄆城縣樊家莊，1960 年，樊作運任大隊團支書，有一天半夜開完會，聞到一股香味，就找到村民樊兆祥家，那時樊兆祥已逃去新疆，他的老婆在家。 樊作運到廚房揭開冒著熱氣的鍋蓋，裡面是一個一個蜷曲著的小孩，鍋台上還放著扒下來的小衣裳。 被煮的孩子，是這家人的小三，餓死了，飢餓的母親就把她煮來吃。 大隊給公社、縣上報了案。 後來樊兆祥的老婆也跑去新疆。

四十八：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餓死了，家人就把他埋了。 一個老人，餓得沒辦法，半夜就偷偷把他挖出來，煮著吃了一部分，把剩下的藏起來。 後來被人發現了，因為小孩是已經死的，又不是他殺的。 也沒有把他怎麼樣。 那個老人最後還是餓死了，也沒有活下來。

四十九：安徽省五河縣沫口鄉，被收購了所有的糧食後，還到農民家裡挖地搜糧。 後來野菜、樹皮、穀糠都吃完了，只有吃死人的肉以求活命。 當地人說，吃了死人肉，人的皮膚會變紫，好幾年才能恢復。

序言: 歷史的鐵證

楊繼繩

不久前, 在我家附近的花園裡, 北京西城區綠化隊的農民工在勞作。得知他們是來自河南省上蔡縣, 趁他們休息的時候我就同他們聊了起來。在大饑荒年代, 上蔡縣屬信陽地區, 是"信陽事件"發生的地方之一。這些農民工中年紀大的人向我談起當年餓死人的情況, 年輕的卻旁觀不語。一位六十多歲的農民工說: "我家餓死了兩人。我孫子還不相信。""你孫子多大?""十九歲。""你家裡發生的事他還不相信?""可不是! 他說政府不給糧食吃為什麼不跟他們幹! "他孫子說的"幹", 就是抗議和造反。

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 當年發生的事情的確有點不可思議。他們沒有經歷那個嚴酷的年代。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嚴密的組織之中, 中國的每一坐山頭, 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 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 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岡山。

由老農的孫子我想到當今的中國人對大饑荒的態度。年過六十歲的中國人都有大

見到楊繼繩先生的第一句話, 我說: "感謝你寫出《墓碑》。"這本書給我啟蒙和指導。

饑荒的記憶，除了意識形態的偏見以外，沒有人否定曾經發生過餓死很多人的大饑荒。但對餓死人數有不同的看法。官方統計部門官方學術機構承認非正常死亡2000多萬，民間學者認為餓死人3000萬到5000萬不等。沒有經歷大饑荒的年輕人多數相信長輩們的回憶，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這場大饑荒餓死了數千萬人。

為什麼有的年輕人不相信餓死人的大饑荒？這是輿論鉗制的結果。幾十年來，所有的教科書、所有的出版物，不僅對這一段痛史隻字不提，還對毛澤時代大加歌頌。從官方多年的灌輸中，年輕人只知道那是一個火熱的年代，輝煌的年代。

除了不瞭解歷史以外，還有一部分人是對今天官場腐敗、社會不公平的現實狀況不滿意，認為毛澤東時代比今天公平。他們不瞭解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情況，把毛澤東想像成社會公正的楷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六十四年。大體說來，第一個三十年是極權政治加統制經濟。第二個三十年是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我稱之為權力市場經濟。

先說第一個三十年。過去說是計劃經濟，由於計劃經濟在技術上缺乏可行性，不可能計劃好。雖然沒有計劃好，但還是高度集中的，是由國家政權統制的。在統制經濟下，全國十億人每一個人吃多少糧食、吃什麼品種，都由國家規定。每一個人穿多少布，都是國家統一配給布票。對企業，財政由國家統收統支，產品由國家統購包銷，勞動力由國家統招統配，外貿由國家統進統出。企業蓋一個廁所也得國家批准。統制經濟的結果是生產力停頓，經濟落後。

中國王權專制時代有一種說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只是皇家的理想，那時還有皇權力不所及的荒蠻之地和化外之民。毛澤東時代，權力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權力的擴張，深入到中國版圖上每一個邊遠的鄉村和山野角落，深入到每一個單位和家庭，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極致，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我將它稱為"極權政治"，不是從西方學來的詞（talitarian system），而是對中國當時狀況的描述。在極權政治加統制經濟制度下，政府高度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壟斷了所有產品的生產、流通和分配。還壟斷了輿論、信息，壟斷了真理，實現了全民一致的喜笑怒罵。高度壟斷一方面挫傷了生產者、經營管理者的積極性，造成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嚴重短缺和民眾的極度貧困，另一方面消滅了一切批評，使錯誤的政策暢通無阻。在這種制度下，全民的生活資料都仰仗政府供給，一旦政府失去了供給能力，老百姓只好坐以待斃。這正是中國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

第二個三十年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由於市場化和私有經濟的發展，也由於極權政治本身的動力衰減，權力控制的範圍縮小了一些，權力控制強度減弱了一些。這樣，

極權政治制度逐漸演變為威權政治制度(authoritarianism)。威權政治雖然比毛時代的極權政治有所鬆動,但還保持毛澤東時代的基本特徵,經濟領域還是由行政權力主導。權力控制市場,權力操縱市場,甚至權力進入市場交換。政府"有形的手"包辦了市場"無形的手"。行政權力限制了競爭,強化了壟斷,扭曲了市場。我把這種體制稱為權力市場經濟。

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的濫用和資本貪婪惡性結合是當今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是當今一切罪惡的淵藪。權力市場經濟制度最根本的問題是不公正。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改革的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是錯位的:改革成本投入最多的階層(體力和腦力勞動者),收益比較少;對改革成本支付比較小的那些社會群體(權貴階層),享受了改革成果這塊蛋糕最最大最甜美的部分。有權的和沒權的競爭,權大的和權小的競爭,有權的、權力大是當然的勝利者。所以,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社會財富迅速向權力集中。這是貧富懸殊急劇擴大的原因。

利益受損的底層勞動者對社會不公正強烈不滿。但是,有些人不知道社會不公正的原因是權力市場經濟體制,卻認為是引進了西方的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的結果。所以,在他們中間產生了一種維護毛澤東時代社會心理,不願意承認餓死幾千萬人的事實。他們更不瞭解產生權力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因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也就是說,社會不公正的原因恰恰是毛澤東政治制度的沒有改革,在於權力的過分擴張和沒有權力制衡。這種社會心理產生於對歷史和現實的誤解。我們要用理解和寬恕的心情來對待這種誤解,用大量不容置疑的事實讓他們從誤解中走出來。

造成大饑荒的政治體制,利用政權的力量,強制地掩蓋、抹殺中國人對大饑荒這段歷史的記憶。我寫的《墓碑》在中國大陸不能出版,在香港出版後不准進入內地。但是,嚴格的海關檢查阻擋不了讀者對《墓碑》的需求,香港出版的《墓碑》還是大部分進入了中國內地。盜版和複印的《墓碑》更是不計其數。有人對此十分恐懼,誣《墓碑》是"反動黃色書籍",下令收繳。

已經發生了的歷史事實是不可能掩蓋和抹殺的。我們牢記這段慘痛的歷史不僅是為了不使悲劇重演,而且是為了中華民族的進步。一個民族如果不能面對自己的歷史,這個民族就沒有未來。

血寫的事實能夠清除千萬卷墨寫的謊言。喚起民族記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真實準確地挖掘和記錄當年發生過的大饑荒事實,讓年輕人知道這些事實。這是歷史學家、記者、作家的一項重要歷史使命。海外華文作家依娃女士這部《尋

找大饑荒倖存者》就是血寫的事實。

這部書的開篇是“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在這裡記錄了近 500 名餓殍的姓名、家庭住址和餓死時年齡。赫然在目，不可不信。接著，就講述了 49 起人吃人的案例，令人觸目驚心。作者依娃原籍中國甘肅，在大饑荒年代幾位親人餓死。母親乞討到陝西才倖存下來。由於家族的緣故，近年她回到故鄉走訪、調查大饑荒真相，竭力留下大饑荒倖存者的親歷見證，為一代受苦受難的農民說話。

《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是一部以大饑荒年代倖存下來的農民為事主的口述歷史(Oral History)。事主都是親歷者、見證人。由於作者和採訪對象有著大饑荒的共同家史，常常採訪對象哭，她也跟著哭，她和老太太、老人家心心相印，建立了信任關係。採訪對象就毫無保留地向她傾訴自己家族的痛史。

近年來，關於大饑荒的書籍出版了一些，但是，很少有經歷過大饑荒的農民親自出書，親自出面為大饑荒作證。依娃這本書可以說是填補了這個空白。從親歷者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大饑荒時期個人、家庭、村莊所經歷的飢餓、掙扎、淒苦和絕望。

作者說，這本書基本按照受訪者的談話筆錄下來，盡量用口述者的原話，如果是方言，就加以註釋，不做添加、不做修飾，除了較正某些記憶失誤以外，基本是原生態地呈現給讀者。讀了這本充滿了鄉土氣息的著作，令人感受到真實的力量。

作者自幼喜愛文學，移民美國後潛心寫作，現為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員。已有數十萬字作品問世。她的作品曾獲第一屆新世紀華文文學獎、《讀者》徵文獎、肖邦圖書館母親節徵文獎等。正是有了這種文字功力，這本書很好讀。

這些大饑荒親歷人的口述文字，將成為無懈可擊的歷史的鐵證。

2013 年 3 月 15 日

楊繼繩，新華社高級記者，現《炎黃春秋》副主編，著作有《墓碑》等。

前言：母親——“新中國”的叫化子

我是他們的後代，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國大饑荒中，餓亡者的後代、逃荒者的後代、倖存者的後代。沒有這場饑荒，這個世界上可能就沒有我，我是典型的甘肅女人逃荒到陝西，嫁給陝西男人以求生存而生育下的孩子，我是一個大饑荒的孩子。而這個身分的確定，是在我四十歲以後。

這麼多年，我並不曉得那場餓死至少 3600 多萬人的大饑荒，並不曉得母親背井離鄉乞討求生的過去……

“我是個叫化子。”“我是個叫化子。”小時候，我常聽母親說這句話，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我想母親的意思是說窮。六幾年、七幾年，我當農民的父親一年的收入是一兩塊錢，還是欠生產隊的，家裡窮得買不起鹽和煤油，供不起我讀書，連一枝兩、三分錢的鉛筆都買不起。我和幾個妹妹生病的時候，很少去看先生（土語：鄉下醫生），都是父親煮一點乾草水給我們喝。

“我是個叫化子，不是六零年把人餓的招不住，沒活路了，我和你外婆能從甘肅跑到陝西來？”長大些後，我也多次聽母親這麼說過，但並沒有多打問。因為六零年距離我很遙遠，那時候我還沒有出生呢。甘肅那個叫秦安的地方距離我很遙遠，聽說除了山還是山。我沒有多問母親一句，當兒女的在一定歲數，總是把父母的話當成耳旁風，嫌囉唆嫌多餘。

後來，因為家境貧困日子艱難，已經有三個女娃子的父母一心想添個男娃子，七歲時我被過繼到甘肅省玉門市的親戚家。有時候，大人們會在一起聊天，我不經意的聽到他們說起六零年左右的糧食困難，他們說那時供應緊張，白麵少，雜糧多，什麼東西都買不上。到菜蔬門市部買回來的包心菜沒有心只有皮，就是那種老老的綠皮，放一點鹼麵煮爛了，撒點玉米麵煮菜糊糊吃。也聽大人們說城市里有人浮腫，手按一下腿一個坑，會半天起不來。這就是我少年時期成長中聽到的有關那個年代的全部信息。

“三年自然災害”是報紙上教科書上幾十年來一直運用的一句話，再加上一句“蘇聯逼迫我們還債”。記得七四年有一部《創業》，這個電影裡，主人公拿著一個蘋果說：“蘇聯人真是混蛋，逼我們還債，蘋果都是一個圈一個圈的套，小的不要。”我當時恨死大鼻子的蘇聯人了，甘肅當地有一種西瓜叫反修瓜，就是反蘇聯而來。因此，不

要說在我們這一代人心目中，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根本不知道這場大饑荒，所知道的就是“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逼迫我們還債。從不知道餓死過人，更不知道餓死過數千萬人。

所以，幾十年來，我個人對大饑荒的瞭解是一片空白一無所知。直到2008年在《世界日報》上看到楊繼繩先生所著《墓碑——1958年—1962年中國大饑荒紀實》的售書廣告，我第一個反應是：“真的？假的？有的人就是喜歡聳人聽聞，喜歡以揭露中國之醜博得老外喝采。”要知道，我的腦子已經被正面“教育”了許多年，一聽不同信息就產生本能的牴觸。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饑荒”這個詞，第一次看到1958年到1962年中國大饑荒餓死3600萬人的數字。楊繼繩先生說：“這個數字相當於1954年8月9日美國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8萬的450倍。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24萬人的150倍，是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這個數字，這個真相，令我非常震撼和吃驚，難以置信。帶著滿腹疑惑，我隨即郵購了這本書，想瞭解大饑荒的真相。

以前，我雖然知道外婆、母親和舅舅是從甘肅逃荒來陝西的，但是很模糊。為什麼來？怎麼來的？都不清楚，他們也很少說。

“外婆就生養了你和舅兩個娃呀？”2009年我回家探親，很無意地打問母親。從小到大，我知道母親就舅舅一個親兄弟，住在我們家不遠的村子，個頭又瘦又小，比兩個鐵桶摞起來高不了多少，還患有嚴重的胃病和貧血。外婆在世時總是說：“你舅這個病殃殃，都是小時候給餓的，餓成那鬼樣子，再不長個子了。”

我的“叫化子”母親牛淑英。

“你外婆生養了五個娃，那三個沒成活。那幾年條件不好，娃娃養不活。”

母親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像是打開了一個裝滿秘密的故事盒子。四十多年來，我從來都不知道我還有其他的舅舅和姨姨，其他的親人，聽都沒聽說過。雖然他們已經不在人世，但是我覺得他們是我的親人。我想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活到多大歲數？

怎麼死亡的？為什麼？

“咋死的？”我刨根問底。

“餓死的嘛，那幾年甘肅情況不好，糟糕得很，人就吃不上，難養娃娃。 三個都餓死了，你那個外爺是那幾年死的。 不然，我們怎麼會來陝西呢？”

？？？我的腦子裡出生了無數的問號，需要我去找到答案。

“媽，帶我回老家看看。”

“去那地方幹啥去？條件不好，你去了不習慣，不去了。”

“我要去，一定要去，咱一起去，回去看看。”

我已人到中年，卻對母親的過去一無所知。 作為女兒，我很想知道母親一生的經歷、家族的歷史，我覺得是一種責任，而不是僅僅讓老人有一個衣食無憂的晚年。 所以從前年冬天到去年春天，我一直嚷嚷著要跟著母親回一趟甘肅省秦安縣老家，可母親一直推脫，找出各種藉口，最後我發現她是不願意讓我看到那麼落後那麼貧窮的地方，覺得在我這個女兒面前沒面子。 我不識字的母親更是不知道當時的饑荒是全國性的，她認為都是自己的命不好，天生受苦的命。 在我的一再堅持下，去年六月底，我和當年逃荒出來的母親、舅舅，還有同村的一個老姑，我叫它“逃荒團”，當年是我外婆領著出來，這次是我這做女兒的領著回去。 一起回到了當年他們逃出來的村子，在甘肅省天水地區秦安縣王堡鄉羅店村。 我就想弄清楚一個問題，一個我一直想不通的問題：我外婆一個小腳女人，一個大字不識，身上沒有一分錢，沒有一點食物，不知道中國有多大，分不清東南西北，被逼迫到什麼程度？她怎麼能帶著兩個孩子逃出來？從遙遠的甘肅逃荒要飯到陝西？當時飢餓到什麼程度了？他們都經歷了些什麼？為什麼這麼多年母親總是說：“我是個叫化子。”？

另外，我想看看母親的家鄉在哪裡？是什麼樣子？母親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裡渡過了她的童年？我從未見過面的外祖父和已經不在人世的外婆的故鄉是怎麼樣的？因為那裡是母親的來處，也就是我的來處。 是母親的根，也就是我的根。 我和那裡一定有著絲絲縷縷的聯繫。

在秦安縣看到修建的富麗堂皇花費數千萬人民幣的政府大樓，比美國總統辦公的白宮還要氣派，可是幾十里外的山區孩子們沒有書讀，全村上百戶人沒有一家新房子。當下我心裡就說：“以前餓死人就不奇怪了。”雖然是題外話，但是我想過去和現在是有必然聯繫的。

那裡的山路很不好走，一天只有一趟班車，出了縣城一會兒就沒有柏油路了，都是狹窄的小路，車子一過，黃土飛揚，顛簸難行就不必說了。 我母親落腳到陝西後，中間回去過兩次。 舅舅因為經濟條件所限，是五十年後第一次回家，走的時候是十歲蒙昧小童，回來已是六十歲白髮染鬢的老漢，可謂“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一到村子口他眼淚就汪在眼圈裡，一會兒指著半山腰的窯洞說：“我們以前就在那個窯窯裡住著。”一會兒指著山下的廢棄小學校說：“給你爺開鬥爭會就是在那裡。”

路上遇到許多老人，過去的玩伴，一眼就認出舅舅，抓住他的手喊：“你是六十一

嗎？你是六十一嗎？”六十一是我舅舅的小名字，曾外祖父六十一上得孫，高興地取名六十一。“兄弟呀，你可回來了！”“咱們是兄弟呀！”那些老人說：“六十一呀，你記得嗎？你那時候腿只有大拇指粗，成天蹲在人家飼養室門口，在麥秸堆堆裡找麥顆顆子，找一顆趕緊往嘴裡塞一顆，找一顆趕緊往嘴裡塞一顆，孽障（土語：可憐的意思）得很。娃娃餓成這個樣子了還被打得罵得不讓刨，人家飼養員還想自己篩些麥粒粒出來自己吃。那年月，人哪叫個人？想著再見不上你了。”

我在村裡的幾天，多次看到這樣的畫面，五十年了，當年村子裡誰逃出去了，人們都記得。九十三歲的三婆拉住我母親舅舅就大哭，說想不到還能見一面，幾個親人哭成一團。我坐在邊上跟著默默流淚。

到老家的第二天，由連代舅舅領著，我們幾個人去給外祖父上墳，一座低矮的土墳荒涼地座落在半山腰上的麥田裡，好像在等待他的兒女回來，他的孫子回來。我雙膝跪在墳前，對外祖父說：“爺爺，我們回來了，回來看你來了。”我們給外祖父燒紙燃香，磕頭祭拜。聽母親說，外祖父餓死的那一年只有四十二歲，連棺材都沒有就埋了……

“把你們經歷過的，你記得的咱家的事情都告訴我。”我步行了幾里跑到舅舅家，專門問舅舅。舅舅一邊說，我一邊用筆記。在富平老家先後和他聊過兩次，一次是在他家，一次是在我家。都是單獨談，這樣可以不受打擾沒有顧忌。我舅舅叫牛富貴，高中文化程度，現在富平務農，現年六十二歲。他是我採訪的第一個人，寫成《舅舅：咱是從甘肅要飯來陝西的》一文。

母親沒有唸過書，沒有文化，勞苦一生。不那麼善於言談，問她比較困難。我多次打電話詢問母親。

“吃食堂的時候給你們吃什麼？”

“一人一碗湯，清得能照見人影影子，誰管你能吃飽吃不飽。”

“我爺是咋死的？”

“那是得了病了，又吃不上飯，就死了。死了都沒棺材埋，蓋了件爛皮襖就埋了。咱成份不好，啥都叫人家收去了。”

“你們咋來陝西的？”

“有人領的，那時候有人專門從甘肅領人哩，人家也能得些利，從甘肅往陝西販人哩。”

“在哪裡上的火車？在天水嗎？”

“不是，不是天水，在南河川上的火車，是個小站。這個我記得清楚。”

“你們路上吃什麼？人家給你吃的嗎？”

“有了就給上一點，沒有了就吃不上。有兩天就啥都沒吃，硬挨著，有啥辦法。”

“到陝西了怎麼辦？又沒有親戚招呼。”

“要著吃呢，有啥辦法，能要上啥算啥。”

“後來你就和我爸結婚了嗎？”

“咱是叫化子，有啥條件哩，能給的吃就跟上了，算是讓你大（土語：父親）白撿了……”

母親的歷史、家族的歷史在上代人的回憶中、零碎的言談中逐漸清晰、成形。從陝西老家回了一趟甘肅省秦安縣，這條五十年前外婆帶領母親舅舅走過的逃荒路一下子鮮活起來生動起來。我漸漸走進母親的內心走進母親的身體，我和母親一起遭受飢餓，一起饑荒逃竄，一起卑賤地乞討，一起顛沛流離，我用情感我用筆跟隨著母親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苦難，在災難中掙扎著倖存下來。作為一個女兒，當知道了母親所經歷的苦難，才算是瞭解母親了。母親的經歷、母親的苦難讓我常常心疼如錐淚流滿面。

我問清楚了外祖父、兩個姨姨、一個舅舅叫什麼名字，多大年紀死的，怎麼死的。從五九年冬天到六一年春天，我們一家七口餓死了四口。那時候還有一個詞叫十戶五空，就是一家子人都沒有了，關門閉戶了。“咱屋裡死這幾個人，都是我親眼看見的。這些事情，我以前根本不敢對人說，說了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共產黨。所以也沒敢給你們說過。”這是我舅舅的原話，他的眼神裡依然充滿幾分恐懼和不安。毛時代的政治恐懼滲透在每個中國老百姓的血液裡。

（修改時的補充：2012 年 8 月，我再一次回到母親的老家，調查清楚我的曾外祖父牛福成也是餓死於大饑荒，時年六十八、九歲。為了顯示真實性，我不修改以前的文字，只做添加。）

當時甘肅人口 1000 多萬，餓死 120 多萬，佔 10%，是全國饑荒最為嚴重的省分之一。據楊繼繩先生《墓碑》統計，全國死亡人口佔 6%，6 億人死了 3600 萬。但是我們一個小小的家庭死亡率是 60%，超額十倍完成。

外婆、母親和舅舅是大饑荒的倖存者。我常常想，如果外婆不帶著母親和舅舅逃荒出來，十有八九，基本就會被餓死在那裡。因為那時就是有一點救濟糧，也是幹部會計先拿，貧下中農先發。有的地方，不給地主富農發救濟糧，不把他們當人看待。我時常感念我已經去世多年的外婆，一個瘦弱的、單薄的女人，挽救了兩個孩子的生命，支撐她的信念就是要讓孩子活下來。也許還有要為我外祖父留下一個後人的想法。雖然說我外婆當時只有

逃荒姐弟：母親牛淑英和舅舅牛富貴。

半路上，我第一次陪同母親回老家。

四十出頭，但她是舊社會過來的小腳女人，三寸金蓮下不了地。不走只有等死，一個寡婦帶兩個孩子就沒出路。她跟著人販子從甘肅逃荒到陝西，找個男人跟上是唯一的活命辦法，嫁夫養子。

那幾年，從甘肅逃荒來陝西的人特別多，尤其是女人，有年輕姑娘，也有帶著孩子的婦女，有些是死了男人，有些是家裡還有丈夫，就先找個人跟上，先活命要緊。饑荒過後，有些甘肅丈夫就帶著孩子來陝西找女人，女人在陝西這邊又生了孩子有了感情，骨肉無法分離。也有甘肅男人來搶孩子媽，帶人過來打架的。有將女人藏在紅薯窖裡，麥秸堆裡的，又上演了無數悲劇無數血淚。全陝西有多少甘肅逃荒女人？至少有十多萬之多，民間有“是陝西人救了甘肅人的命”之說，不如說，是陝西男人救了甘肅女人的命，還有一些孩子的命。僅我們這一個家，就有四個逃荒女人，其中的一個老姨失蹤了，估計餓死在逃荒路上。還有一個老姑，叫牛俊娣，早一年被人販子帶到陝西耀縣，嫁給一個貧苦的農民。農民起初不理她，害怕是被騙來的，害怕人財兩空，所謂財，就是幾十塊錢。那男人特別善良，說要送我老姑回去，老姑不回去，知道回去也是沒有活路，就留下來，生養了幾個孩子。過去五十年了，老姑的丈夫都過世了。老姑提起來都是充滿感激，說：“吃穀不忘種穀人，人家是救過咱的命。”受苦人的這份善良天性又令人特別的感動。老姑還活著，生活在山區，趕牛種地，什麼都幹，已經七十四高齡了。是大饑荒的倖存者，是逃荒者的見證人。

從母親的故鄉秦安回來，我的心緒不再安寧，難以安寧，雖然去之前我根本沒有尋找什麼寫作素材的想法，只是想一了心願。要不要寫這個題材？能不能放得下這個題材？是我考慮的，因為，我知道寫這種題材是很痛苦的煎熬的。也聽說有些人做了做，半途放棄了，因為害怕得憂鬱症。考慮了大概三個多月，我發現不是我要不要做的問題，而是它纏繞住了我，我無法擺脫無法逃避。我覺得，我是一個作家，我不寫人類的苦難就羞於稱自己為一個作家，良知難安，對不起那些無辜死去的人。好長時間，我總覺得這是外婆的故事，是母親的故事，是上代人的故事。突然有一天，我醒悟過來：“是因為大饑荒，母親才要飯來到陝西，才嫁給父親，才有了我。我是這場大饑荒的一個‘結果’，我的血液裡流淌著饑荒倖存者的血，我是他們的後代！”當我明白了這一點，確定了自己的身分，寫，就是義務、就是責任、就是使命。

決定寫了以後，又是怎麼寫的問題。也曾想過寫部小說，以家族經歷為背景反映那個時代。和《麥苗青，菜花黃》作者四川作家東夫聊天時，他說：“中國發生的真實的事情已經這麼沉重這麼苦難，還需要什麼小說嗎？把真實的東西寫出來就足夠了。”他是對的，大饑荒的荒誕、殘酷、令人髮指的史實是任何天才的小說家都想像虛構不出來的人間慘劇。最後，我決定用紀實的手法來寫，用最普通的最底層的最沒有發言權力的農民的個人經歷家庭遭遇來展現那個時代。真實，真實，真實，是我對自己寫作唯一的要求。做過採訪後，我基本按照受訪者的談話筆錄下來，不做添加、不做修飾、不做補充，雖然運用一些文學描述潤色手法，那樣可能更好看一點、更生動一點，更吸引人一點。但是，我覺得真實的保持原狀，讓親歷者自己說話，更能讓讀者看到大饑荒時期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村莊所經歷的飢餓、掙扎、淒苦、絕望。我相信，真實的力量。

從此，我變成了一個飢餓的人，精神飢餓的人，心靈飢餓的人，到處去打聽去詢問。朋友的父母成了我的採訪對象，妹妹的公婆成了我的採訪對象，網絡上的文友成了我的採訪對象。說出來不怕人笑話，我不是專家學者，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採訪”過人，不知道怎麼採訪，不知道怎麼提問題，也沒有用過錄音機，都是邊學邊做。購買了兩個錄音筆，只要有一點線索，我就去打問：“他（她）叫什麼名字？”“他餓死的時候多大歲數？”“他是怎麼死的？死前說過什麼話？”……這是我最常提問的問題。我不想寫數字、不想寫百分比，這樣的學術著作已經有幾本了。我想寫下他們叫什麼名字，生活在什麼地方，是怎麼死的，多大歲數死的，死前說過什麼話等等。因為他們是人，不是草木，不是牲畜，不是蟲蟻。我想做的全部，就是紀錄下有一些人在那個極端暴政的年代是那樣屈辱的被餓死的，記下他們的名字，記下他們遭受的苦難。雖然我有能力所紀錄下來的人名在整個大饑荒中不過是非常微小的數量，但必須有個人的、微觀的、細節的紀錄，對《墓碑》這樣的巨著做以更詳盡的補充。我的出發點是：每一個生命都是平等的，是寶貴的，他的死亡也必須是受到尊重的、紀念的。我更是覺得用文字提到他們寫到他們紀念他們，是對他們的慰藉，他們的在天之靈會知道：我們沒有忘記他們。讓文字恢復餓亡者的尊嚴。

到村口了，親戚來半路迎接我們

每聽一位親歷人講述，都讓我難過流淚。有人失去父母老人，有人失去兄弟姊妹，有人看見自己的鄉村餓死幾十人、上百人，有人親眼看見人吃人……。上百個親歷人的回憶，漸漸拼湊組成一副大饑荒圖畫。除了對那些無辜餓魂無限的悲傷痛泣，我同時感到憤怒，被欺騙被愚弄的憤怒。“三年自然災害”一句謊言，欺騙蒙蔽十億中國人幾十年，可恥卑鄙之極。到今天，許多年老、年小的人，還是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是戳破謊言，告訴國人真相的時候了。讓種糧食的人沒有飯吃，讓種莊稼的人活活餓死。縱觀中國歷史兩千年，哪朝哪代哪個皇帝不讓百姓吃飯？不讓饑民逃荒要飯？活活餓死幾千萬人？剝奪人之最基本的權力？

這是一場大饑荒，這更是一場大屠殺，用糧食作為一種征服武器的大屠殺。我以為不讓人吃飯就是殺人，剝奪這麼多農民的生命就是大屠殺，大饑荒就是大屠殺，一場不見兵刃的大屠殺，是不可饒恕之罪行，是不可忘記之人禍。甚至比大屠殺還要令人憤慨和悲傷，因為餓亡的過程是非人的屈辱的，沒有戰場沒有刀槍，甚至老百姓不知道誰是屠夫。到今天，我愚昧的不識字的母親都是認為，都是命，都是天爺安排的。他們絲毫不知道，全國的大饑荒餓死了多少人，更不知道誰是製造者。因為大饑荒基本發生在中國的農村，當時農村許多人都是文盲，幾乎不識得字，加上當政者的刻意隱瞞和彌天謊言，對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今天仍然是鮮為人知。文革過後，文藝復興，出現過右派文學、傷痕文學、知青文學等等風雲一時。五年饑荒，中華大地餓死數千萬人，民不聊生，卻沒有大量的文字書籍留下。中國的作家、知識分子為農民做的太少太少，應受到道德和良知的遣責。時至今日，記錄研究的文字依然很少，就是《墓碑》這樣的作品，也不能在國內發行。盜版被當做黃色讀物收繳。大饑荒的真相從來就沒有揭露過，幾乎被封塵了。當我和五十年代生人談起此事，問他知道不知道，他的回答是：“餓，還能餓到我們這種人？”他父親是總政高幹。當我和同齡人談起此事，他們也問：“真的假的？編的吧？”別再說八零後九零後了。“說餓死人，是造謠汙衊，是故意攻擊毛主席。”說這樣話的人大有人在。

“我是個叫化子。”母親到今天還常常掛在嘴後，大饑荒過去五十年了，他們來陝西也五十年了，可是我依然從母親和舅舅眼睛裡看見驚恐、淒苦、自卑、不安，叫化子的烙印將一輩子烙在他們心上，烙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永遠隱隱作疼。只是他們不會表達，不會寫，不會說，逆來順受默默承負。如今，叫化子後代的烙印也烙在我的身上心上，因為，我的母親是中國大饑荒中的一個叫化子，我是一個叫化子的女兒，是永遠退不掉的烙印。農民子女，幾十年來，對我是一個羞辱的身分，我從不敢不好意思承認我的父母是農民，因為它代表著貧窮、卑賤、沒有文化、沒有社會地位，遭受歧視和不公平對待，甚至任人壓榨任人宰割，到了沒有吃飯的權力。農民即國家的奴隸、國家會幹活的牲畜。到今天，我才明白我的恥辱感來自何處。到今天，我才體會到“我是個叫化子”這句話的緣由和苦澀。

“我是個叫化子。”每當我想起這句話，總是眼睛裡溢出淚水。作為大饑荒倖存者的後人，我心悲痛。為那些無辜的卑微的無名的冤屈的生命。人飢我饑，他們是

我們血肉相連的同胞，他們的靈魂至今得不到安撫和慰藉。我們活著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為他們吶喊！為他們控訴！為他們作證！

在爺爺墳前：爺爺，我回來看你，你聽見了嗎？

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光是寫下他們的名字就是上億字，就得出版一百本《墓碑》這麼厚的書。我不是一個政治學家、一個歷史學家、一個社會學家，我是一個從事文學寫作的人，我更關注最底層的農民，更關注每一個普通的生命，他們的感受、感情、命運，那怕臨死前說的一句話，一個動作，最後的模樣，我都想紀錄下來。我想用我之筆告訴人們，這些人是怎麼死的，哪怕只寫了其中百萬分之一，也是對餓魂的安慰。一個優秀的作家，他的寫作最終不是炫耀個人的技巧和才華，而是對人類苦難的承擔，找出真相說出真理的道德和勇氣。

眼淚是不夠的，悲傷是不夠的。作為大饑荒倖存者的後人，我的心充滿憤怒。因為造成這場大饑荒的罪魁禍首殺人惡魔毛澤東的像還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臭屍還在供蒙昧的人們參拜瞻仰，執政者從來沒有承認過、道歉過、懺悔過，繼續逼迫下一代人高唱紅歌歌功頌德。大饑荒慘無人寰的真相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大白於天下？

今天，我們還不能為數千萬餓鬼冤魂在那片國土上修建紀念碑紀念館，那麼我們的文字就是最好的紀念，一篇篇、一本本交匯在一起就是永恆的紀念碑、永恆的紀念館，留給後人，以史為鑒。作家余傑說得好：寫作即記憶，寫作即見證，寫作即控訴，寫作即反抗。我還要補充，寫作是承擔責任，是體現勇氣，是自我救贖。寫作是我的悲鳴和吶喊之聲。

希望——我的這本書成為對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共產黨屠殺數千萬中國人的一份罪行見證。

希望——我的這本書成為告慰餓魂的一首安魂曲。

2012 年 7 月 22 日

2012 年 12 月 15 日修改

親人　你是我的親人

——獻給大饑荒倖存者、見證者

親人　我的親人
我來了　來到你的土院舊房
讓我握住你的手
聽你敘說五十多年前的遭遇
那時候　你們的糧食哪裡去了
那時候　你們每天吃什麼
那時候　你家餓死了誰
那時候　你去哪裡要飯
那時候　你怎麼活了下來
……
告訴我　餓死的人叫什麼名字
告訴我　他（她）死的時候多大
告訴我　他（她）最後說了什麼話
告訴我　他（她是）怎麼埋葬的
告訴我　把記得的都告訴我
親人　想哭就哭吧
有我給你抹去眼淚
親人　想說就說吧
有我坐在你對面的小凳上傾聽
死去的他們　是我的親人
我將為他們修建文字的紀念碑
活著的你們　也是我的親人
我將把你們的苦難吶喊給這個世界

店下灣的老人，赤腳擔麥而過。我後來知道他叫仁代舅舅，73 歲，那時靠逃荒要飯活了下來。

第一章 母親的故鄉

——店下灣記憶

“媽，你的老家在哪裡？”
“甘肅，天水，秦安縣。”
“媽，你為什麼逃荒來陝西。”
“沒吃的，當叫化子哩。”
“媽，爺爺咋死的？”
“沒啥吃，得了病了，就死了。”
“媽，爺爺叫什麼名字？多大歲數死的？他的墳在哪裡？……”
“你爺爺叫牛志恆，死時四十二歲，他的墳在咱老家店下灣……”

帶著無數問題，2011 年 6 月，我陪同母親牛淑英、舅舅牛富貴、老姑牛俊娣回到了五十年前他們逃離的村莊——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給饑荒中餓亡的外祖父牛志恆上墳燒紙……。 從母親、舅舅、老姑的口中得知，我的曾祖父牛福成、外祖父牛志恆、大姨牛佛黛、小舅牛祥娃、小姨（註：尚未取名）餓亡於大饑荒。 小腳外婆劉玉梅帶著十七歲的母親、十來歲的舅舅牛富貴在人販子的帶領下，從甘肅秦安縣逃荒到陝西富平縣，活了下來。

2012 年 9 月，我第二次獨自前往母親的老家店下灣，一家一戶，去找村裡的老舅舅、老婆婆談、詢問、聊天……。 打開了店下灣五十年前的封塵記憶。

牛淑英

一、母親：我是個叫化子

受訪人：牛淑英，女，68 歲，我的母親，1961 年從甘肅逃荒來陝西。 我是她二十一歲時所生的長女，她一生和我的父親宋長順生養

了五個女孩，名字分別為春娥（作者小名）、春玲、春莉、小莉、小玲。

現為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8 日、19 日

錄音長度：84 分鐘

地點：西安市未陽區鳳城三路小妹家

大饑荒餓亡人：牛福成，男，68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為我的曾外祖父。

牛志恆，男，42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為我的外祖父。 牛佛黛，女，14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為我的大姨。

小女娃，尚未取名。 一歲左右，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為我的小姨。

牛祥娃，男，8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為我的小舅。

劉環琴，女，40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人，六零年逃荒中失蹤。 估計餓亡。為我的三姨婆。

某女，7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人，逃荒到陝西富平十天後死亡。

前記：採訪我的母親牛淑英比較困難，因為她沒有文化，不識字，也不太善於言談。 每次我問一句，她就答一句，又往往把話題錯開，很不願意說過去的苦難日子。那天，我們母女躺在床上聊天，我悄悄打開錄音，她問是不是手機，我說是，她就很放鬆，聊了很多過去從來沒有說過的事情。 也是這麼多年，我們母女說話最多的一次。

依：媽，你是在哪裡出生的？

母親：在老家，就是那個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

依：我爺有文化，是吧？

母親：你爺是天水師範學校畢業的，愛唸書。 那一門子就出了這一個唸書人。

依：我舅舅是哪一年生的？

母親：五一年，你婆部子裡（土話：村子裡）生的。 土改的那一年，那時候，還有巡查的人，一到天黑連燈都不敢點，你婆把燈放在斗裡面。

依：誰巡查呢？

母親：隊里人，就害怕你把啥東西給轉移出去，我們就把油燈在斗裡放著，就能遮黑。 外面的人不知道裡面的人在點燈。 人家看見你天黑了點著燈就不行，就要進來問你弄啥哩。

依：是不是土改的時候就把我老爺給吊起來了？

母親：嗯。

依：你家是不是有錢呢？

母親：有，有些白元（土語：銀元），你老爺下苦掙下的。

依：隊裡有沒有地主？

母親：沒有地主，就是代祥家和咱們家是富農成分，把代祥的大都用繩子綁了一回，代祥他大那陣才十幾歲，被綁得哭哩，叫喚著說：“我是個娃，我就不知道啥。 把我放了呀！”綁得直叫喚，疼得叫喚。 主要是拷白元哩（註：拷打要銀元）。

依：我聽人家說把我老爺吊起來打，是嗎？

母親：把你老爺用繩子捆起來吊起來，是為了拷白元，要錢。 是五一年、五二年的樣子。

依：拷人你看見了嗎？

母親：看見了，咋沒看見？在老部子，吊在房簷下。 隊里人用繩子把你老爺一捆，吊起來拷白元哩。 我也就是十來歲，看著害怕。

依：是隊里人還是工作組？

母親：隊里人，隊裡的幹部。

依：吊在樹上還是門上？

母親：吊在柱子上，我在房子門口站著，看見你老爺嘴裡流白沫沫子，流得多長，淌到前襟上，人哼哼著，我不敢過去看。

依：開批鬥會沒有？

母親：開哩，在小學校開會哩，把你老爺用繩子綁了，頭低下，站在那個土台台子上。 那個小學校現在還在哩，沒有娃唸書了。

依：為什麼開批鬥會？

母親：拷錢哩，要錢哩。

依：你說把我老爺吊起來，他叫喚了沒有？

母親：沒有，用繩子勒著叫不出來聲。

依：你家有沒有白元？

母親：有，交沒有交我不知道。 在果園的窖裡吊著白元。 我記得有一次還挖出來，給你老爺這六個兒子分了。 你老爺有六個兒子，大老婆是你爺的媽，有兩個兒子，小老婆有四個兒子。 你爺弟兄六個。 以前的男人有些錢就娶兩個老婆。

依：那陣子鬥地主，是吧？

母親：鬥哩，咋不鬥？你老爺是富農成分，隊裡把咱家裡的房子、樹、牲口都拿去了，把你老爺給氣瘋了，瘋瘋癲癲不知道啥了。 成天胡喊叫哩，有一個晚上打著燈籠子，跑來跑去大聲喊叫：“來了——！來了——！”說搜家的人又來了。把我嚇的，人瘋了，人家把家拿得空空的了，馬和騾子拉走了，把一窖糧食拿去了，

家裡做衣服的布拿去了。那是五七年，或者五六年。

依：人家到屋裡胡挖不？

母親：挖哩，挖錢哩。挖園子、挖地、挖牆、挖炕，就看你錢在哪裡藏著呢，就像土匪來了。挖，他也沒有挖出來白元。

依：那把什麼拿去了？

母親：把兩匹騾子拉去了，把幾匹老布拿去了，粗布，白粗布都拿去了，拿走了兩疋布。我們那時候地多得很，從山坡上到溝底下，都叫人家給分了。

依：我聽老姑說挨餓的時候，我老爺從外面背了個驢頭回來，是嗎？

母親：那是後來沒有啥吃了，亂找著吃哩。他背了個爛驢頭回來，說要吃哩，我說那上面哪裡有肉？咋吃哩？時間長了，驢頭都發臭了，人就不能吃。驢頭本身就沒有啥吃的。

依：他在哪裡背的驢頭？

母親：在路上，都壞了，如果好的話，沒有人扔。那是人餓得胡吃哩。

依：我老爺是哪一年沒有的？

母親：你老爺就是我爺，我不記得了。反正就是五八年，吃食堂的時候，我記得。

依：老爺叫個啥名字？叫個牛啥？

母親：福成，叫個牛福成。

依：他是咋死的？

母親：也有餓，也有氣，也有病，就不得活。死了就埋在老墳裡。

依：他死的時候，你在不在跟前？

母親：在哩，就死在老莊子裡，你老爺是個富農，老是讓村里人欺負，吃不上，還挨打，把老漢成天嚇得怕見人，被整治的腦子都不清楚了，死的時候人已經瘋了。後來房子倒完了，門還鎖著。不讓我們回去住。

依：我老爺死的時候多大年紀？

母親：不小了，讓我看看，你舅是你老爺六十一上有的，小名字就叫個六十一。那是五一年，你老爺死的時候也就是六十八、九，不到七十歲。那是五八年死的，屬雞的人。成分不好，又餓又病，就不得活了。叫人打都打怕了。

依：我老爺咋埋的？

母親：我不知道。

依：是我老爺死的早，還是我爺死的早？

母親：你老爺死的早，五八年死的。你爺是五九年，五九年的正月。那陣子我還在人家屋裡住著哩。

依：那你為什麼不在自己家住？

母親：人家把咱攆出來了，隊裡的幹部把人攆出來了，因為咱是富農成分，不讓在自己屋裡住，今天攆到這裡，明天攆到哪裡，後來就鑽在代祥家的一個爛窯

洞裡住著。

依：你吃食堂的時候吃的啥？

母親：吃啥哩？喝湯湯。

依：有沒有饃饃？

母親：沒有。

依：喝湯能喝飽？

母親：喝不飽也就給你那麼多湯湯。 五八年、五九年、六零年餓了三年。

依：食堂沒有了，吃啥呢？

母親：食堂沒有了，給你分一點點糧食，一天一個人四兩（註：十六兩的老秤，折算就是二兩半），喝稀湯喝了一陣子，還沒有了，喝不上了。 幾天幾天就啥都不得見。

人成天在地裡找著吃哩。 你那個小姨就到地裡剜苜蓿，拉出來的屎只有綠水，到處流，屎就沒有幹的，沒有糧食嘛。 你舅有一次把一碗蕎麥麵偷著吃了，肚子脹得圓圓的，青筋暴的，一條一條清清楚楚的，看著害怕。 麵還是生的，你婆藏了一碗給屋里人燒湯哩，你舅找到給全吃上了，娃太餓了。 險乎沒脹死。

依：你們偷的吃嗎？

母親：偷，偷穀穗子。

依：人家不打？

母親：有派著專門的人看莊稼哩。

依：那餓的時候你吃啥？

母親：啥都沒有，有那麼幾天啥都沒有，就能喝些涼水，人瘦幹了。 最後沒有辦法，去偷上些苜蓿，這麼大一疙瘩苜蓿菜能賣一毛錢，我都賣過。 把苜蓿偷著拔上，煮熟，捏成比雞蛋大些的疙瘩，到郭家鎮去賣，一個一毛錢。那街道的人苜蓿少。

依：你不怕人家逮你？

母親：我起得早得很，後半夜就起來，月亮還明明的。 人都餓得偷苜蓿哩，半夜起來滿地都是人。

依：苜蓿疙瘩裡麵有沒有拌麵？

母親：沒有，光是苜蓿，哪裡來的麵呀？我賣了三回，一個一毛錢，一次能拿二十疙瘩。

依：我爺爺（註：外祖父）被綁

母親的家——店下灣村，

過沒有?

母親: 那一年, 隊裡把咱家的糧食都搜著去了, 穀子、洋芋都拿去了, 把你爺綁了一繩子關起來, 不讓回來。 我提了個罐罐給你爺送的湯。

依: 我爺爺死那一晚上, 你和他一起睡著嗎?

母親: 就是, 那一晚上, 你婆(土語: 外婆)還到人家屋裡睡去了, 咱睡的那個窯小得很, 睡不下, 就到人家屋裡睡去了。 你爺可能是前半夜就死了, 早晨摸起來冰涼的了。 那天下著一點雪。 我醒來就奇怪了, 平時睡覺, 你爺把他蓋得嚴嚴的, 今天怎麼肩膀露在外面了? 我叫了一聲: "大, 你咋了? " 我手一扳, 人都硬了, 死硬了。 我就叫代祥他大來了, 給你爺剃了個頭。 沒有棺材, 用了一塊板板子把人抬出去了, 蓋了一件舊皮襖。 代祥的父親給挖了個小窯窯子就給埋了。

這是我多年的心病。 到七二年, 情況稍微好些了, 我又回去甘肅了一趟, 挖出來只有些骨頭。 我請代祥大伐了一棵樹, 做了一副薄棺材板子, 重新埋了一次。在代祥家門口做的, 代祥大能做木活。

把你爺埋在新墳裡, 這都四十年了。

依: 當時埋我爺爺的時候你看見了沒有?

母親: 我跟上去來, 代祥他大和一個人抬出去的, 淺淺的就埋了。 人沒有吃的, 沒有力氣挖。

依: 你的小妹妹死, 你記得嗎?

母親: 記得嘛。

依: 比我爺爺早, 還是比我爺爺遲?

母親: 遲, 我和我四大(土語: 四叔父)用個棍子抬出去的, 挖了個坑就埋了, 那娃都值錢了(值錢: 意思是長大成人了), 都十五、六了。 娃還是餓, 成天沒啥吃, 又生了病, 死得快。

依: 那娃她知道她快死了嗎?

母親: 她咋得知道? 多少日子沒有要點麵, 娃餓得躺在炕上不能動彈, 想喝點水, 我和你婆兩個抬水去了, 我聽你舅說娃要爬著下地喝涼水去, 那幾年沒有暖水瓶, 就一個桶子挨著炕, 喝了些涼水, 就從坑上一頭栽下去, 再不得上炕了, 爬在炕邊邊上。 我和你婆抬水回來, 趕緊把娃抱上炕, 就再沒有睜開眼睛。

依: 那娃叫個啥?

母親: 佛黛, 你爺以前在岷縣, 給起的名字, 叫個牛佛黛。 那個娃原先身體好, 她胖, 我瘦, 長得比我好, 性格乖, 你婆愛那個娃得很。 硬是沒啥吃, 把娃餓死了。

依: 娃死了, 我婆哭了沒有?

母親: 那幾年人都餓瓜(土語: 糊塗、傻)了, 我都想不起來了。

依: 你哭了沒有?

母親: 我沒有, 哼哼, 餓瓜了, 不知道哭。

依：還有個兄弟死，你記得嗎？

母親：知道。

依：娃多大了？

母親：七、八歲。

依：這是哪一年？

母親：叫個祥娃，那時候你爺都死了，怕是五九年的年底。 名字叫個祥娃，牛祥娃。

依：娃娃死你在不在跟前？

母親：那陣我們在上頭人家屋裡住著哩，把一個婆娘餓死了。

我的外曾祖父、祖父、母親曾經在這裡生活。

他的兄弟媳婦說：“這人死了，害怕得很，你們住到學校裡去。”人家攆哩，不讓繼續住。 沒有辦法，我們就住到學校裡，在一個小窯裡住著。 娃叫喚著：“媽，我餓。”你婆給娃燒湯去了，娃想吃哩，嘴裡一個勁兒說：“餓，吃。”你婆把湯燒好端來了，娃就睡在那裡沒有氣了。

依：那娃是咋死的？

母親：也是餓死的，臉黃得沒人氣，腿只有大人指頭粗。

依：娃娃成天要著吃嗎？

母親：要也沒有啥給的，就一天兩頓湯，和麵湯一樣，清得能看見碗底底子，還是餓。 那娃是屬馬的，五四年的娃，今年但活著也五十多歲了。

那時候沒有啥吃，你婆用穀子做了一盆子黃酒（土語：小米酪糟），我們就吃那個東西。 你爺死了，我們天黑了嚇得不敢睡覺，一個勁兒叫我四大，給我們作伴。 自己不敢睡覺，山裡面有狼哩。

依：還有個小女娃也是那幾年餓死的嗎？

母親：還是那幾年，你婆餓的，兩個奶（土語：乳房）幹幹的，哪裡有奶水哩？大人沒有奶，娃吃不上，就餓死了。

依：娃叫個啥？

母親：不知道，怕是還沒有名字。

依：娃死的時候多大？

母親：就是個不到一歲。

依：娃娃咋埋的？

母親：咋埋的？往哪裡一放就行了，扔了就行了。 小娃嘛。

依：是你扔下的？

母親：不知道是誰扔下的，我沒有扔。 是死在你爺前頭的，可能是你爺抱出去扔了。 你婆沒奶水，把娃硬是餓死了。

我們分了家以後，丁衛他大現在住的地方，是我們老屋，那時候就住在那裡。

依：我爺死了，婆就領你們到陝西來了？

母親：嗯，不走不得活，沒啥吃。那爛地方不好。

依：人販子咋能把你們找到呢？

母親：他（註：人販子）到咱屋裡來了。他說是我那個三姨落腳在陝西什麼地方了，叫我們去哩，還是撒了個謊，把我們哄出來了。我三姨先逃荒出去了，我們就再沒有見，沒有音信了。

依：你三姨叫個啥？

母親：叫個劉環琴，是你婆的妹子，那是在屋裡餓的受不住，領了兩個娃跑出去，要飯去了，就再沒有音信了。後來我姨父等著老婆和娃娃不回來，沒有辦法生活，就給人家當上門女婿去了，去了白銀了。可能是六一年跑的，跑得沒音信了。可能人家把她殺掉吃了人肉了，再沒有音信了。我姨父到處找都沒有找到。

依：你三姨帶的兩個娃娃多大？叫什麼名字？

母親：我三姨那陣也就是不到四十歲。那個女娃叫俊俊，十一、二歲，兒子四、五歲，叫俊之。再沒有蹤影，不知道死在哪裡，也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再沒有找到。

那陣餓死的人多得很，我看見有些大姑娘走在半路上，“咣”地倒在地上就死了，我聽說有吃餓死的人，自己沒有見過。餓死的人有啥吃頭？都是幹骨頭。

依：把你和我婆領來的男人都是陝西人嗎？

母親：兩個老漢，一個是甘肅人，一個是陝西人。甘肅那個男人是販人哩，陝西那個男人是去給他自己領老婆去了，就領的俊香她媽、俊香和她妹子。

依：這個甘肅人是誰？

母親：這個我記得，名字叫個張廣祿，四十多歲，家就在郭家鎮（註：甘肅省秦安縣），來叫人往陝西走哩。

依：兩個人領了幾個人？

母親：領了三個老婆子，我們娘們三個，俊香娘們三個，還有一個老婆子，一共領了七個人。兩個老漢領了七個人到陝西。

依：那陣隊上讓你走嗎？

母親：人家不管。

依：你走到哪裡坐車？

母親：走到南河川坐火車。

依：從家到南河川有多遠？

母親：那遠得很，遠得很。

依：我婆小腳能走？

母親：慢慢地走，走到魏家店下川，還歇息了一晚上，在人家屋裡歇。

依：你不認得人，人家叫你歇嗎？

母親：不認識，叫歇哩，反正我們都在那裡歇了一個晚上。

依：你們路上吃的啥？

母親：俊香她媽燒了些湯，我們就喝了些，燒了些玉米麵湯。 路上就吃了這一頓。

依：你們從南河川上車，到哪裡下車？

母親：西安，西安再搭火車到的富平，到這裡是走來的。 走到藏村，走了三十多里路。

依：你們要的吃過沒有？

母親：沒有。

依：你路上吃啥呢？

母親：一路就沒有吃，兩天啥都沒有吃，硬挨著。 有啥辦法？

依：到南河川上火車買票了沒有？

母親：買了，可能是人家人販子給出的錢。 火車到了西安站，我們在火車站坐了一個晚上，你舅上廁所去了，回來鑽到凳子底下給睡著了，娃一路又餓又乏。火車來了，硬是找不到你舅，那個張廣祿謾罵："叫狗吃去，再別找了。"你婆嚇的哭開了，想是把你舅給丟了。 最後才找到你舅，娃在凳子下面睡著了。 也沒有人要，娃那陣不值錢。

那一天，白雨大得很，天明了，火車來了，你舅找不到了，把你婆嚇得軟到那裡了，臉色都白了，人出門逃荒就是為娃活命哩。 最後又找到了。 是西安火車站。

依：火車上人多嗎？

母親：多，人多得很，你婆暈車哩，吐了一路。 有一個人好得很，給你婆沖了一缸子白糖水，讓你婆喝上，有的人還嫌棄你喝著髒。

依：你們出來拿著啥？拿包袱了沒有？

母親：我記得沒有拿啥，沒衣服。 夏天，就身上穿的一身衣服，連個包袱都沒有，就背了個鍋。 後來把鍋賣了，就一個小鍋，賣了六塊錢。 我數錢哩，多了一塊，那個人要回去了。

依：女人家，有沒有拿個梳子什麼的？

母親：沒有。

依：你們又咋到富平的？

母親：從西安站倒車，火車坐到富平，走回來的。 走了三十幾里路，那陣子可能是汽車還沒有通。 從富平走到藏村（註：富平縣的一個村子）。 我們從秦安走一共七個人，帶張廣祿八個人，還有黨積乾九個人。

依：那個老婆子叫個啥？

母親：我不記得了，來跟了個男人。 她的老漢叫個牛佔林，她從甘肅來陝西，只有十天就死了。 她得了病了，老漢領上去看病去了，她人跑的不見了，死在碳村的城門洞裡了，只來了十天。

依：她多大年紀？

母親：也就是個七十歲，她的腳小小的，在這裡找的老漢老得很，鬍子有一尺長，想著跟上過日子哩，人可死了。在甘肅餓的時間長了，人身體不行，加上路上勞累，來了氣候也不太適應，天氣熱，就給死了。來陝西才十天。那一家子，做飯用麥糠做飯哩。還是吃不上，如果能吃上些能好一點。

依：你說那個張廣祿最後被法辦了？你恨人販子嗎？

母親：他把人家一個軍人的女人給販賣了，我不恨，不恨，我為逃活命哩。

依：軍人的女人也沒有糧食吃嗎？

母親：男人在新疆還是哪裡當兵著哩，女人在家裡沒啥吃。反正他把人家軍人的老婆弄過來了。這個張廣祿把他的姐、他的女子都弄過來了，他姐還是一個縣長的老婆，都給販賣來了，縣長找上小老婆了，不要他姐了，就給弄過來了。張光祿和我們還算是個親戚，是我二外婆的外甥。那陣甘肅人餓瘋了，都胡跑哩。

依：媽，你六一年來的時候是不是瘦得很？

母親：人瘦，個子也矮得很，身體就是個幹板板子，胸前平平的，沒有奶（土語：乳房）。個子餓的就不長。看著不像個大姑娘。說十三、四人都相信。

依：你來的時候有沒有來那個，來月經？（註：我猶豫了一下，還是直接問母親。）

母親：那沒有，二十上才有。

依：那你結婚的時候有沒有來（月經）？

母親：沒有，沒有，月經來的遲了，人笨得很，人都這麼說，是真的嗎？我二十上還沒有，結婚的時候還沒有。

依：那你咋能有我呢？

母親：我記得二十一上來了，就有了你了。來了陝西三年才來的月經。

依：你多大有的我？

母親：二十一上，六五年。我十八結婚，二十一上有的你。那是餓的原因，身上不來血。沒餓死都算好的。

依：我婆呢？來了沒有再要娃？

母親：沒有，要不上了，身體不行，要不上娃了。那陣女人身體都不好，血就幹了。

依：你們最先是落腳在藏村嗎？

母親：那一家子人不好，不讓人吃飯。張光祿給你婆找了一家子，大概住了有半個月，那一家子人姓黨，那個屋裡的瞎子老婆子不給人吃飯。給我找了一家子，一個老漢一個兒子，人不好，那個兒子是個光頭，我不願意跟，我就走了。都不叫吃，一吃飯就用眼睛瞪人，你就不敢端碗，嘴裡“哼——！哼——！”地，你就不敢吃。

依：我聽說後來把你介紹給我大（土語：父親），把我婆介紹到北耕（註：外婆

後來的落腳地）。 還打架了?

母親: 打了。 東川（註: 我的父親所在的村子。當時人販子把婦女領來陝西，為了多掙些錢，今天許配這裡，明天許配哪裡，就會發生打架搶人的事情）這邊要人去了。

依: 打架的時候，你在哪裡呢?

母親: 在藏村。

依: 是搶你呢? 還是搶我婆呢?

母親: 搶我哩。 那邊不讓我走，我非要走哩，那家子人不行，不叫人吃飯。

依: 你和那個光頭男人也沒有成親，是嗎?

母親: 沒有，我們來那一年是六一年，我十七。

依: 我大去了沒有?

母親: 去了，你十大（土語: 十叔父）當時當隊長著哩，領了一夥子人，給你大壯膽去了，要人去了。

依: 這之前你見過我大沒有?

母親: 沒有，我咋見呢?

依: 你沒有見過，你就說願意到這裡來呢?

母親: 嗯。

依: 你不是已經許給人家那邊了嗎?

母親: 大概只住了幾個月，兩、三個月，生地方，沒處去。

依: 又是誰給你說，讓你跟上我大?

母親: 增利他媽，他媽的娘家就在北耕，就是村口門朝東開的那一家子。

依: 那陣我婆到北耕了嗎? 跟上我後來的爺爺了嗎?

母親: 你婆去了北耕，跟上你後來這個爺。 這個爺是婆娘病死了，屋裡窮得很，一直也沒有續下婆娘。 你婆就給人家當了婆娘了，帶上你舅。 我還在曹村裡，我不願意留，就重新說了一家子說給你大。 人家不叫走，我硬是走了。

依: 打架了嗎?

母親: 是嚇唬人哩，也沒有真正的打。

依: 我聽十大（註: 同村叔伯）說，他領上人打架去了?

母親: 去了，那時候你十大年輕著哩。

依: 去了咋解決呢?

母親: 人家張廣祿把我領上來，是為掙錢的，人家已經從這一家子把錢拿走了。 我、你婆、你大、那個人去了一趟法院，法院處理了一百元，主要是要錢哩。（註: 我個人認為，母親和父親去的也不是什麼法院，而是縣政府民政部門。）

依: 誰給誰一百元?

母親: 給人家藏村，你大給人家藏村的人一百元。

依: 我大哪裡有一百元?

叫化子母親和她的五個女兒。

母親：誰知道。沒有錢，人家非要要哩，那陣一百元比現在一萬都多，你大就沒有錢。把我說給他，你婆要要一百元，你大給了六十塊錢。現在一個媳婦都要幾萬哩。人家把錢給了人販子了，人販子把人領上來不為錢？你大又給人家賠了一百元。人家把我買下了，我要走，就要給人家賠一百元。那幾年，窮得哪裡有錢？可能是你大借下的，以後慢慢還上。

人家人販子把你領來是為錢的，現在你要走就要給人家賠錢。

依：我婆從那一家走有沒有賠錢？

母親：沒有。

依：你是先回到北耕我婆那裡，後來再到東川我大這裡來？

母親：是，那人沒啥吃，在北耕也沒啥吃，一天搶著吃苜蓿，喝那個苞穀珍子，到陝西來還是沒啥吃。

回到北耕有半年，就到這裡來了。

依：你和我大結婚辦了一下沒有？

母親：吃了個五碗，五碗菜。你大娘家的人來了，他的舅舅、妗子（土語：舅母）、妗子的兒子都來了。沒有幾個親戚。

依：你做的，還是別人做的？

母親：人家做的，你七媽叫人做的。咱那老屋你記得嗎？小小的，黑麻咕咚的。一間爛房子，一個廚房，燒火的時候人都挨住牆了。我和你大就在那個家過活了有十來年，生下你們幾個娃。唉！咱是個叫化子，有啥條件哩？讓你大白撿了。

依：我大結婚的時候多大？

母親：我是十八歲，你大比我大五歲，是二十三。生你是我二十一了，還是在那個黑窯洞裡生的，沒啥吃，你大留了三十斤麥子，生之前才磨出來了，坐了個月子，還不夠吃。

我們是六一年來的，我來都不吃食堂了。六三年結的婚，到東川都快五十年了。

依：北耕這裡我爺（註：繼外祖父）人好，是吧？

母親：好，你爺叫個黃喜聯。人善得很，把我們一家三口收留下，三個人吃一口人的糧，對我好，對你舅好，愛娃得很，等我有了你和你幾個妹子，都愛得很。

有點零花錢就給幾個娃買果子。 你婆從甘肅來到陝西，就再沒有回去，2003 年，老的時候（註：去世的時候）八十四歲了，受了一輩子罪。

咱是叫化子到陝西來，甘肅那地方不好，能把人餓死光。

後記：根據母親的口述可以看出：

1，外祖父出身比較富裕，是村子裡比較有文化的一個人。

2，曾祖父是富農成分，解放後被收去了田產房產，而氣瘋，餓死。 曾被吊打。 母親最形像的一句話是："把燈放在斗裡，怕人家看見，以為你在藏什麼東西。"

3，外婆、母親出門逃荒，連一個包袱都沒有，背了一個鍋，中途變賣換了吃的。 女人家，窮得連一把梳頭的梳子都沒有。

4，母親是人販子張廣祿從甘肅販來陝西，先給了一家，她不願意，後來有人說媒，那邊已經給人販子一百元，我父親給人家賠了一百元，我外婆要一百元，我父親沒有，給了六十元，娶到母親。 人販子張廣祿，後來被判了刑，因為販賣了軍人的老婆。 許多從甘肅來的女人被來回買賣，發生很多糾紛。

5，母親二十歲結婚時，因為飢餓，還沒有來月經，我反覆問她，她回答的十分肯定。 可見飢餓對婦女身體的迫害。 四十出頭的外婆已經不能再生育。

提起往事，母親沒有悲傷，沒有怨憤，沒有文化的她，根本不知道什麼大饑荒，她認為都是自己生活的地方不好，自己的命不好。 我後來採訪了當年的老隊長，現年八十二歲的同村老人宋子文，他說："是我領人把你媽搶回來的，給我兄弟搶個媳婦，還打了架了，就是搶婚。 那陣就是米麵夫妻，有吃的就有甘肅來的女人跟。 咱這裡五、六個都辦（娶）了甘肅逃過來的婆娘。 社會走到那個程度了，那是沒辦法！沒辦法了！"

二、舅舅：咱是從甘肅要飯來陝西的

受訪人：牛富貴，男，61 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北耕村農民。 為我的舅舅。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時間：2011 年 6 月 17 日、6 月 19 日。

錄音長度：150 分鐘。

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北耕村舅舅牛富貴家。

牛富貴

大饑荒餓亡人：因為母親那篇已經寫出，故而省略。

前記：舅舅牛富貴是和我非常親近的人，我小時候常常和他睡在一個炕上，聽他給我講故事，有時借來鄰居家的自行車帶著我去同學家玩。我也記得舅舅說過："過去餓的時候，連苞穀芯都吃上了。"多年以後，想起來才知道，舅舅說的是大饑荒。

這次回家，我就想好好問問舅舅，舅舅當年是村裡少有的高中生，能看報和算賬。我進村的時候，舅舅正在門口餵羊，趕緊洗了手，讓我進家，泡茶。我已經有七年沒有來過我童年常常來的外婆家了，房子重新蓋了，外婆也早不在了。

依：舅，以前我年紀小，也不知道問。知道我媽和你是從甘肅來的，具體情況就不清楚了。你給我說一說，我想知道咱家以前的事情。

舅舅：啊喲，這說起來話就長得很了，五十年了，整整五十年了。我和你媽從甘肅到陝西都五十年了，你看害怕不？

你媽是 1944 年出生的，屬猴的，今年就六十八了，按虛歲算。我是 1951 年出生的，屬兔的，算起來就六十一了，說起來是甘肅人，卻在陝西生活了一輩子，成陝西人了。

依：你們來陝西之前的地方叫啥縣？啥鄉？你記得不？當時是為啥來陝西？

舅舅：自己的老家咋不記得呢？到死都記得清楚得很。咱那老家叫甘肅省天水地區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對著呢，就是這地址，距離咱富平有個幾百公里。那時候咱家庭成分是富農，定的高得很，被逼得沒辦法生活，才逃出來的。我在屋裡沒上過學。到了 1961 年，因為甘肅鬧饑荒嚴重得很，沒啥吃，人都餓瘋了。你爺和你兩姨、一個舅都餓死了，你婆就把你媽把我領出來逃荒要飯，流落到陝西來了。不然咋能到陝西來呢？我十一歲才開始上學，上中小，上到高中畢業，後來又給人家當教師、會計、小隊長。包產到戶後就一直種地到現在，一晃就是五十年了。

依：舅，我今天來找你，就是想向你打聽六零年前後饑荒的情況。當時為啥來的？前因後果給我說一下？說細緻些。

舅舅：我和你媽從甘肅來到陝西整整五十年了。我來的時候才是十歲，還是個小娃。現在我最大的孫娃子都有十歲了，光陰真是過的快得很。不覺得，都五十年了，我都六十歲的老漢了。你看，頭髮白完了。

雖然說是五十年了，我可是啥都記得清清的，許多事情，就像是昨天才發生的，到死都忘不了。不過也很少和人提念。前些年是不敢給人說，害怕說。文化大革命那陣子，我這村上有個男人說："大（土語：父親）再親媽再親，沒有我和婆娘親。"就判成現行反革命了。人家說毛主席最親共產黨最親，你說你和婆娘最親，一句話，坐了多年牢。男人就是和婆娘親，一個炕上睡覺哩生娃哩，當然最親，這話沒錯嘛。那些年，人吃不上，還不敢隨便說話。怕當反革命，怕受法。

第一章

這些年能隨便說話了，我也很少給人說以前的事情，經歷過的老人死得差不多了，六零年出生的人都五十歲了，你想想看。二十三十的年輕人根本就不愛聽。你說肚子餓，說你就那麼沒本事，不會跑不會造反不會搶著吃？

你看我這個子為啥不長？這麼碎（土語：矮）？還沒有一般這女娃子高，就是長身體的那幾年沒吃上飯，把人餓成這樣了。那幾年，人惜慌（土語：可憐）得很。你問那時候人餓到啥程度？那就委實沒辦法說，你想都想不來。我給你說個真事，你就能想來了。我村裡有個十來歲的小娃實在是餓得招不住了，頓頓沒啥吃光唆手指頭。娃正長身體哩，沒啥吃就不行嘛，成天啥都不想，就思謀著吃哩。看見一個過路人手裡拿著半個菜饃，還不是麥麵饃，就是野菜攪了些麵，蒸下的菜疙瘩，黑硬黑硬的，和炭渣差不多。娃眼紅了，就控制不住，嘴裡流口水哩，瘋狗一樣撲上去，一把搶了饃就跑，一邊跑一邊往嘴裡塞饃，害怕被人搶回去了，吃上一口算一口。小娃腿軟得很，身上沒勁，又怕人攆上了，被打一頓倒不怕，就怕到手的饃沒了。這娃靈醒得很，看見路邊邊上有一泡牛屎，一把把饃戳進牛屎裡。攆的人上來了，看饃被塞進牛屎裡了，看自己的饃吃不成了，生氣的勁大，抓住娃就是幾個耳光子。娃不哭，也不還手，知道自己理虧著呢，就盡著讓人打，讓人出氣。小娃見人一走，趕緊從牛屎裡掏出饃來，身上一抹，三口兩口把那疙瘩菜團團吃了，連著牛屎吃了。人餓瘋了，比個狗還不如。六零年就到這程度，說出來沒人信，可是這是真事情。這都不算啥。

依：舅，你把你記得的事情全都給我說說。饑荒年咱屋裡有幾口人？家庭條件怎麼樣？我那個爺是幹啥的？

舅舅：咱老家是甘肅省天水地區秦安縣，山區，缺水，收成不行，本來就是苦焦地方，一個山連著一個山，一個溝壑接著一個溝壑。裡頭的人出不來，外前的人進不來，有些人一輩子都沒出過村子。主要是沒路，沒人修沒人管，好多地方人走的路就只有一尺寬，人掉到溝壑下就沒命了。

咱姓牛的在王堡鄉算是大戶，據說有兩千多人，佔好幾個村子。當然，我認得的也就是本村這幾十戶。世世代代人都生活在一個地方，男人留家裡，女子嫁出去。

我是你老爺（土語：曾外祖父）六十一上有的，男娃子，家里人稀罕我，就小名叫六十一，有些人也叫我六一。解放前，據你爺說，我們的家境在當地還很是可以，那時候讓娃唸個書識幾個字都不錯了，你爺愛唸書，你老爺還供給著讓你爺上了個天水師範，是遠近唯一的大學生。村里人寫個中堂，結婚過喪寫個對聯調幅，都是找你爺寫。家裡有幾十畝地，有幾頭牛，有一院四合院房。農村人，都節省得很，那些家底與其說是掙下的，不如說是省下的。你老爺常說省下的就是掙來的，有綢褂褂不穿，常年就穿打補丁的衣服。平時屋裡吃些胡麻油不是倒著吃，是用筷子淋，沾上一下，淋上幾滴，全家吃一頓飯。過年吃個洋芋粉條包子，你老爺都發脾氣，包子摔在地上不吃，嫌吃的好了，吃的要敗家了，把做飯的

女人罵得抬不起頭。

一解放，說是新社會了，共產黨來了，啥都共產了。農民就偷偷說哩，除了女人和娃沒共產。土改的時候，自己種了幾十年的地、果園、磨坊，都收的去了，都分給貧下中農了。不給不行嘛，你不交地，就殺你的頭哩，我們附近有被槍斃掉的，就是因為地多，給吃了槍子了。以前給人當長工的人，一下子有地了，地從天上掉下來了，高興地跳哩。你老爺一下子啥都沒有了，掙下的省下的攢下的風一吹就沒有了，委實想不通，成天蹲在院裡，不和人說話，經常哭哩流眼淚哩，哭得鼻涕眼淚的。抹一把，抹在鞋底上，看著都讓人心酸。氣得吃不下飯，誰都勸說不下。你老爺是個勤快人，牛一樣地下苦一輩子，六十幾了還扶著牛耕地哩，割麥哩打場哩，農村那號子勤快人只要能動彈就閑不下，捨不得吃捨不得喝，不會享福。回過頭就這麼個下場？，我七八歲上，你老爺死了，是給硬氣死的，加上沒有吃的，那陣都吃開食堂了，你老爺吃不上，成天到處找吃的，最後啥都找不上，也跑不動路了，就餓死了。但是我們不敢說是氣死的餓死的，給人說就說是病死的。

土改劃成分的時候，給咱們家劃了個富農。毛主席共產黨給這農民劃的成分，有好幾等。好些的是貧下中農、貧僱農，差的是富農、地主。解放前你地多，僱傭過人你就倒霉了，你一旦給劃成地主富農就這一輩子就啥都別想，幾十年，人在村子裡抬不起頭，和人說話氣不長，人家想咋欺負你就欺負你。上學、務農、婚姻都受影響。人家女子一聽這屋裡是地主富農就沒人跟，怕受窮受苦受歧視，生下娃還是地主成分。一般都是地主富農成分找地主富農成分，烏鴉不嫌豬黑，自己首先都是黑的。反正好事沒你的份，壞事你都跑不了。毛主席死了，才不講成分了。你記得不？你小時候你婆教你：“出門就說咱是貧下中農。”你婆害怕。

咱家裡的歷史你不清楚，今天我給你好好說說。當時咱家有八口人，你老爺先死了。還有你爺、你婆，你還有兩個姨，一個小舅，還有我和你媽。解放前，你爺在岷縣的部隊上，還是個啥小官，可是你爺是個孝子，你老爺寫信叫回來，叫回來守家產，你爺就回來了，給你老爺養老送終，就背了幾箱子書回來種地。你婆不識字，是個小腳，三寸金蓮。那時候的女人都是小腳，做不了啥，就是生養幾個小娃，一天三頓飯就忙得夠嗆。

2011年，第一次聽舅舅講逃荒的故事。

五八年以前吃的再差，哪怕吃玉米洋芋，人都能活。從開始搞人民公社，吃集體食堂，人就開始

受餓了，開始死人了。

依：我這個爺叫啥名字？以前都沒聽我媽和你說過？爺死的時候多大歲數？當時在老家是不是對這地主富農很不好？聽說鬥地主富農鬥得很兇。

舅舅：你以前小，我們不給你說家裡的事情，害怕你出去叫人笑話，笑話咱這一家子是當過叫化子的，是從甘肅要飯來的，不是本地人。小娃也欺負人哩，我這多年也受村里人欺負哩，讓人看不起。現在是年頭多了，村上人才對我好了。

你這個爺叫牛志恆，1918 年出生的。大個子，身體好得很，性格開朗，和你一樣，愛看書，愛給人講故事，三國水滸古往今來的故事都能說。唸過書，見過些世面，在村裡本來很有威信，成天到晚來屋裡喝茶的人就不斷，你婆都說買茶葉是買菜哩，一斤喝不上幾天，茶葉罐罐子就空了。一給劃成富農，落湯的鳳凰不如雞，連七歲娃都敢遠遠地喊叫：“牛志恆，大富農。”到屋裡來喝罐罐茶來喧謊（土語：聊天）的人一下子少了。這號人就是戴上帽子了，算是壞人了，四類分子，人家怕沾上臭氣氣。

你爺在世的時候，把罪受咋了。種地下苦都沒啥，農民天生下就是下苦的。關鍵是成天到晚叫貧下中農，叫積極分子鬥的批的不行，折騰的人不得活。我那時候只有七、八歲，就不敢出門，一出門那一夥男娃就罵我：“小富農，小富農，打倒小富農。”拾起來土疙瘩照我頭上打脊背上打，說被地主富農剝削他們他們才這麼窮。娃都是跟上大人有樣學樣，大人鬥地主小娃也鬥地主，娃不知道個啥。有時候，我去拾柴火，那夥娃就逮住不叫走，你一捶他一腳，“叫大，叫大。”比我小的都逼我叫“大”，還有更壞的，還有一次把我綁在食堂門口，給我開批鬥會，用玉米杆打我。我身體弱，打不過人，總是在外前哭夠了才回屋裡去，不敢給大人說。你爺也沒辦法，成天叫人打哩，還敢打人？你婆就是兩股子眼淚，只會哭。我就覺得倒霉地很，大咋是個富農？覺得胎沒投好。如果能選擇在誰家屋裡出生，我就給貧下中農當子女。起碼不受人欺負，走路不怕挨土疙瘩，不被人扯頭髮。

富農這帽子把你爺腰壓彎了，成天長吁短嘆的，說自己沒長眼睛。又罵老天爺，沒給他提個醒。如果知道解放了，因為你老爺留下些爛地給劃成富農了，不如早早把那些家產賣了拿到蘭州糟蹋了去，吃喝了去，嫖了窯姐去，賭博了去，抽了鴉片了去，胡成精了去。攢下是給自己攢禍哩，給屋里人攢禍哩，害的幾個娃也抬不起頭。

你爺在世的時候惜惶得很惜惶很（土語：非常的可憐），從解放初就叫貧下中農鬥，三天一個小會，十天一個大會，會會挨打挨罵挨批，就像鍋裡炒黃豆樣的，沒歇過。不知道那時候那人咋那麼殘忍的？心眼壞得很，拾掇人的辦法多得很，指頭那麼粗的繩子從你爺脖子上一套，脊背後頭一綁，聽著“咯崩崩”響，那胳膊和折了一樣。你爺被壓在那學校的土台台子上，頭低到胸膛上。給戴的高帽子，白紙糊的，寫上“打倒富農牛志恆”，大太陽下一鬥就是一上午，不叫吃不叫喝，還

不讓上廁所。你爺也是唸過書的人，有文化的人，能寫毛筆字會打算盤。那臉沒處放，頭使勁往下低，都能鑽到地底下去，都是村里人，本家子人，汗水流得胸膛都濕了。你爺一挨鬥，就回來睡覺，胳膊疼腰疼，幾天就出不了門，也怕見人，見了人就遠遠繞遠路走。每回開會都是叫人家揪上去的，鬥別人，也拉他陪著鬥。硬拉哩，和拉牲口一樣，拖在地上都拉哩。不把人當人。

那一陣，村裡這夥貧下中農兇得很，想打人就打人，一天不打人手就發癢。捆、綁、吊、抽，隨便專政人哩，沒法沒天的，大隊裡的幹部說他就是共產黨就是法。被打得受不了的人就上了吊了跳崖了，臨村有個地主老婆子就上吊死了。你爺被打的鼻青臉腫，打的尿尿在褲子裡，好多天躺在炕上不能動彈。但你爺沒有想過尋短見，不是你爺骨頭硬皮肉厚，經得起打，是捨不得我們幾個娃。五個娃哩，男人家，嘴上不說，心裡愛著娃。為了娃，啥都能硬撐著。自己死容易，丟下娃咋活呀？

那時候個人沒點權力，人家叫你弄啥你就弄啥。咱老屋房好，院子寬敞，隊上要徵用哩，人家不和你商量，就是命令你馬上出去。我們一家子就被從老屋裡攆出來了，那房子是你老爺蓋的，住了三代人了。人家叫你搬，你就得搬，沒人和你講啥道理。一家七口人先後挪過幾個地方住，叫人攆的胡跑亂鑽。先是到學校的爛教室，那時候娃就不上課，遠處來的老師跑了，近處的老師也沒心教娃，娃也吃不飽，學不下去，路都走不動，咋唸書哩。沒過上一陣，幹部可來了，不叫在學校住，說是公家的房子，不是給富農住的，老房子也不叫回，給隊上當倉庫了，還有工作組住著。你爺實在沒辦法，到山上找了個土窯窯子，就是以前放羊人住的土窯窯子，偏僻得很，離村子遠得很。公社化了，私人的羊都歸公了，沒人把羊往遠處趕，土窯窯子就沒人住了。

半山上一個土窯窯子，沒有門沒有窗沒有炕沒有灶，全家人就鑽進去著。你爺得躬著腰鑽，因為個子太大了。你爺就找了些土塊塊子石頭塊塊子重新盤了個炕，一家子擠在一個炕上，拾上些柴燒上。秦安那冬天，冷得很，沒炕人就凍死了。沒門，就一個門簾子，後來你婆釘了個褥子，能強些。一家子七個人，睡下身子都不得翻，兩床被子鑽在一起還暖和些。我記得你爺和你婆睡在門邊邊上，我姊妹兄弟五個睡在裡頭，為啥呢？大人總怕狼把娃叼的吃了。那陣子，山上狼多得很，村裡有偷苜蓿叫狼吃了的娃，血都吸乾了。

依：像秦安那麼偏僻那麼邊遠，交通不便通訊閉塞，當時也成立人民公社了嗎？社員也是吃食堂嗎？情況怎麼樣？

牛：五八年，我虛歲八歲，啥事都記得了。

先是分地，叫私人種。成立人民公社了，分給私人的地重新收回去了，集體一起種一起收。咱是山區，地都是一小片一小片，最大的也沒幾片炕蓆子大，就沒有辦法一起種。但是沒辦法，得聽幹部的，幹部聽上頭的。成立大食堂了，私人屋裡不叫做飯，存的麥麵、油、雜糧都搜去了，鐵鍋了麵盆了都收去了，全村老

老少少都叫吃集體食堂哩，不允許私人屋裡冒煙。說是啥？快實現共產主義了，褲腰帶解開，隨便吃，往撐裡吃。當時的口號是："甩開膀子大幹，敞開肚皮吃飯。"有些人高興得很，覺得下苦少下苦多，都能吃飽飯。有的人不相信，天爺不下糧食，糧食能隨隨便便給人吃？永遠吃不完？但誰都不敢多說話。

飯本來都是自己屋裡吃，想吃稠了吃稠，想吃稀了吃稀。節省了咱多吃粗糧少吃細糧，給小娃和老人吃些白麵。一吃食堂，頓頓一樣飯，一個口味。食堂還有啥問題？本來在自己屋裡，一做一吃，熱熱和和的。吃食堂，一天三頓飯就是個大事情。咱在山這邊住的，食堂在山那邊哩，去端一次飯來回得一個鐘頭，下坡上山，回來飯就是冰涼了。像你婆這種小腳女人簡直是沒辦法，走平地都腳疼，再提上個罐罐上山根本就不行，只能等屋里人提飯回來吃。如果一下雨，小腳老婆子根本出不了門。你不敢說啥，貧下中農都端哩提哩。記得剛開始一兩個月人還能吃飽，有白麵饃有熬洋芋片片子，有時候還有湯麵。吃食堂就浪費大，不是自己的人就不心疼，特別是小娃，不知道愛惜糧食，饃吃不了，就扔了。當石子你打我，我打你，一路上都能看見饃疙瘩，有些老人就拾起來拿回屋裡曬成饃幹攢下。在食堂門口，有時候都能看見倒出來的麵條，做太多了，這一頓吃不完，下一頓沒人吃。剩飯，農民誰不吃剩飯？在食堂裡有了新飯，人就不吃剩飯。那陣子提倡："幹活不要錢，吃飯不要錢。"誰家來親戚也吃，過路人也來吃。

後來咋的餓死人？都是那食堂胡成精，人吃不完給豬吃。那陣把食糧浪費的勁大了。後來就慢慢不行了，那夥幹部、會計、食堂管理員都偷哩，偷的分糧哩，人家知道糧食不多，不能天天叫人放開肚子吃，遲早要吃完哩，人家自己先準備下，搜糧食又搜不到幹部屋裡。人家出身好，再幹啥壞事都沒人敢說。普通社員拿不到一點點糧食，咱成分不好的就更別想了。多少稠稀還要看人家拿勺子人的臉色，給人說好話。你饑飽在人家手裡哩。同樣一勺子飯，滿滿一勺子和虛虛一平勺子，差的勁大。鍋底下挖一勺稠的，和鍋上麵舀些湯湯就差距大得很。咱知道，人家給的人也知道。不用說話，眼色一對就知道，那勺子長眼睛著哩，認人哩。所以說食堂是給社員嘴上套了個驢籠套，人家叫你吃你就吃，人家不叫你吃你就沒辦法。你的小命在掌勺把子的人手裡哩。

村裡的小學校，外祖父曾經在這裡被鬥，一家人也在這裡住過。

食堂裡的飯是越來越稀越來

越清。 剛開始吃這菜疙瘩玉米糊糊還是好的。 最後沒啥吃了, 洋芋蔓蔓子都煮的吃了, 老苜蓿都煮的吃了。 把玉米杆杆先切碎, 再磨成麵, 把玉米芯也磨成麵, 喝糊糊湯。 村上那榆樹從下剝到上, 都是白光光的, 就像人沒穿衣服站在外面, 看著怪得很。 枕頭裡的蕎麥殼子, 也都炒幹了磨成麵熬湯。 這號東西就不是進口的, 給豬吃豬都咽不下, 粗得劃嗓子眼。 吃上兩頓老覺得嗓子是乾的疼的。

吃食堂, 有些屋裡一起端飯, 有些屋裡個人端個人的飯。 甚怕端飯的人餓得在路上多喝上幾口湯, 男人不相信婆娘, 兒子不相信他大。 如果聽到鄰家嚷仗, 就是為吃的, 吃飯讓一屋里人成了仇家。

社員把食堂的湯叫“星星月亮湯”, 就那糜子面野菜湯湯, 清的能照見人影影子。 你爺提回來了, 你婆先給你爺倒上一碗, 再摻上些水, 總想多些嘛, 給我們幾個娃喝。 你婆自己喝的就是刷下罐罐的水, 啥麵氣都沒有了, 還要刷好幾回喝, 罐罐就不用洗。 你爺吃起飯來不用筷子, 舌頭長得很, 把碗舔得明明光光的, 叫幾個娃也舔, 舌頭伸得長長的舔, 推廣他的“先進經驗”哩。 一吃起飯來, 老的小的就和幾個狗一樣。 你那個小舅還用指頭刮哩, 刮一下舔一下指頭, 刮一下舔一下指頭, 唆著指頭都是香的。“媽, 我還吃呀, 我還吃呀。”舔得再淨也沒用, 清湯湯喝的人肚子脹, 覺得快爆炸了, 尿幾次可肚子又癟了, 又饑了。

記得有一次, 我跟上你爺去食堂提湯。 你爺成天吃不飽, 腿是軟的, 下一個土愣愣子, 給坑絆了一下, 一趔趄, 手就鬆了, 就聽著: “咕咚! ”一聲, 瓦罐罐子給摔爛了, 摔成幾片片子了, 麵糊糊給潑了一地, 眼看著就往地下滲。 幹饃了能拾起來, 麵糊糊看著就沒辦法, 想捧都捧不起來。 我和你爺都驚慌了。

“富貴, 趕緊! 趕緊! 喝! 喝! ”

我還站立著, 聽不懂你爺的意思。 你爺扯了我一把, 自己先爬在地皮子上, 脖子伸得長長的, 嘴縮成吸管裝, 對著地上的稀湯湯子就鼓勁: “呼——呼——”地吸溜, 吸了幾口, 又喊我: “趕緊吸! 學大! 趕緊吸! ”我也馬上爬在地上, 學你爺的樣子吸地上的麵糊糊, 一時父子倆吸得唏唏呼呼的, 搶著吸哩, 土吸到嘴裡了都不知道, 就是害怕那些湯滲到地下去了, 不吸地下的湯, 這一頓就沒啥吃了。過路人看見, 也沒人笑話。

五九年春上, 食堂辦不下去了, 散夥了, 隊上沒糧食了, 野菜苜蓿都沒有了, 連根都叫人挖完了, 叫社員回屋裡自己吃。 吃啥哩? 沒鍋沒灶沒糧沒菜沒柴沒草。你爺在窯窯裡頭盤了個小泥爐子, 就用從屋裡拿出來一個鏽鍋做飯, 人餓瘋了, 能吃不能吃的都吃。 你婆先把枕頭裡的蕎麥皮皮子炒熟, 用石頭窩窩子搗爛, 熬上些湯給一家子人喝。 麥殼皮皮子搗爛, 也熬湯喝。 就這還是一頓三把, 不敢多抓。 沒有富裕的, 吃了就沒有了。

依: 從什麼時候開始餓死人的? 食堂解散後都是吃什麼東西?

舅舅: 古話說: 民以食為天。 人天生下就是要吃飯哩, 不論做啥都是為這張嘴。 吃不上, 十天半月見不上些正經糧食, 人就一下子瘦了, 走路沒力。 壯年人

走路都要扶牆哩，女人害頭昏哩，小娃都不胡跑了不叫喚了。人瘦上一陣子，就開始浮腫了，就和吃胖了一樣，臉大頭大腳腫手腫。對面看著個熟人，你就瞎好認不出來。人家也認不得你，臉腫的把眼睛擠住了，看不著人了，得揚起頭來看。就這，還拄上個棍棍子下地幹活呢。五八年年底、五九年春上，店下灣村裡就開始死人了。

好好個人，說沒了就沒了，人不敢說是餓死的，人民公社餓死人，新社會餓死人，你想受法呀？餓死了人的屋裡不敢說，聽著的人不敢多打問，也不敢傳。傳也只能說是病死了，得了暴病了，叫天爺收去了，不敢說是餓死。你說新社會你說共產黨你說毛主席叫人往死裡餓哩，你不是反革命是啥？人餓死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餓死，這麼快死了還是有福的。世上沒有比餓死再遭罪的死法了，慢慢地煎熬著煎熬著等著咽氣。女人能熬些，有些野菜有些清湯，就能支撐時間長些，就是一點吃的沒有，也能熬個十來天。男人不行，喝菜湯湯等於沒吃，還叫人下地勞動哩，鋤頭都拿不起來，眼是花的，腿是軟的，走路都是一搖三晃的。一個男人，如果六七天沒一口飯吃，就撐不過去了。村上那時候靜得很，靜得叫人害怕，沒雞沒狗，牛叫不動，娃跑不動。連兩口子嚷仗的都沒有，人沒力氣嚷仗。許多人在門口曬太陽，就一個勁按自己的腿，浮腫了，一按一個深坑坑子，半天起不來，再一按，還是個深坑坑子。再消一次腫，再浮腫上一次，這人就差不多了，最後就乾瘦乾瘦的，只剩下皮包著骨頭了，肋骨都能數清楚。男人比女人扛不住餓，那壯勞力比這老弱的扛不住餓。平時能吃，需要量大，一下子給喝玉米杆湯湯，身體一下子就撐不住了。有些人正在地裡做活哩，就跌過去了，就死了。有的人走在半路上就腿軟的爬下了，就咽氣了。到臨死人還沒糊塗，還要的吃哩。“給我吃上一口，給我吃上些。”走在半路上看見死人不奇怪。

公共食堂還沒停的時候，按人頭分飯哩，說起是飯，就是些清湯。屋里人多，打的湯就多，人少就打的湯少。我知道這村裡有幾家子，屋裡有老人小娃死了，不對外說，用棉花套子包住，放在炕角角子上，來人就說人病了動彈不了。就為多打上些湯，多分的吃上一口。晚上，就和死人在一個炕上睡著。人那時候不知道害怕，自己啥時候死都說不來，還知道害怕？就為多吃上一口。

村裡幹部會計屋裡幾乎沒死啥人，最多就是餓得瘦些。人家有糧哩，夜裡偷著吃。從收麥的時候偷，到搜糧的時候偷留。社員都知道，但人家是貧僱農，成分好，理直氣壯，誰不滿他就是反共產黨，就是摸老虎屁股，就不得活了。村裡娃有一句順口溜：“一碗湯，三泡尿。社員餓腫了，幹部吃胖了。”

你媽和你那個姨姨天天提上個罐罐子到山上去拾地軟（註：一種地上長的菌類），地軟你吃過嘛？像黑木耳，小些薄些，熬湯還好吃。地軟也不好拾，婆娘娃拾的人多得很，跑到遠處山上沒人去的地方才能拾上些。我和你小舅天天跑到場上，跑到人家飼養室翻麥秸草，撿麥顆顆子吃，撿一顆往嘴裡塞一顆，那就是我們的飯。那麥秸草不知道被村裡的娃翻過多少次了，想撿些麥顆顆子都艱難，

還時常招飼養員罵，人家還想簸出來麥顆顆子給自己家人吃。生麥咋能吃哩？吃多了娃一肚子蛔蟲，有時候一拉屎，二尺長的蟲就滿地爬，所以我和你小舅都瘦得很。大腿只有大人拇指那麼粗。我還幫你小舅扯過蛔蟲，因為一半在外面，一半在屁股裡，蟲還活著哩。。

五九年冬上了，野菜野草啥都沒有了。後來人沒辦法了，把那玉米芯芯磨成麵，玉米杆杆子皮皮子磨成麵。放上些地軟，熬上些湯，一人喝上些。喝完湯了人就不敢多動彈，渾身冒虛汗哩，手發顫哩，走路腳底下是搖晃的。白天也睡在炕上，這樣餓得慢些。吃的這號東西就不是糧食嘛，十幾天都拉不出來屎。村裡一些人都拉不出來，特別是年紀大的。有個老漢脹得讓婆娘給掏屎，疼的叫喚，說那屎比石頭還硬。掏出來屎上都是血。

我記得那一次好幾天啥都沒有得吃，就是喝些雪水。冬季裡，地裡找不到啥，草根苜蓿根都叫人挖完了，就連野棉花人都吃哩。窯窯子裡就剩下幾個凍洋芋蛋蛋，不敢煮著吃，是活命的洋芋。喝完了湯，還是餓的睡不著，幾個娃就圍著你婆要洋芋吃。“媽，再給上些洋芋嘛？叫人吃上些嘛。”“媽，你咋不叫你娃吃嗎？我肚子難受的，成扁扁子了。”你婆沒辦法了，把半個洋芋拿出來，切上幾片片，薄薄的，一人給塞上一片片，“趕緊吃，吃了睡覺去。”然後把剩下的藏在包袱裡拾掇起來，第二天可再給娃切。“明天吃，明天叫娃多吃上些。”你婆總是這麼說，第二天還是這麼說。讓我們覺得明天就能多吃上些。

一村子幾百號子人，最先死的就是小娃和這壯年男人。為啥起來？你想嘛，小娃本來就嬌弱得很，抵抗力差，愛感冒愛發燒，農村醫療條件不行，加上大人餓得沒奶，沒啥給娃吃，娃成天饑得哭，最後哭都哭不出來聲了。私人不准養羊，羊都是生產隊的，找不上些羊奶，想給娃熬上些白麵糊糊子都沒有。娃就活不成，娃全憑大人照顧哩。

咱家最先死的是你那個小姨。娃也就是個一歲的樣子，身體長得不好，在炕上坐不住，軟得很，脖子也軟得很，撐不住頭。普通一歲多的娃能走能爬能說話。娃立不起來，爬不動。就沒說過話，就會說兩字：“媽，吃。”“媽，吃，吃。”娃哭一時，睡一時。我但能從場上拾些麥顆顆子回來，手裡捏著一把給你婆，你婆就把麥顆顆子嚼在嘴裡，嚼爛了，餵些麵水子給娃，就是大人對著小娃嘴餵，娃急得咬你婆的嘴皮皮子，餓

三婆說：“六十一，想不到還能見到你呀。”

慌張了, 把你婆嘴都咬破了, 血都叫娃吸去了。 你婆再精心, 也沒能把娃留下。 關鍵是沒有啥吃, 大人沒有奶水。 把娃活活給餓死了。 是我的小妹子。

依: 舅, 那女娃叫個啥名字? 後來埋了嗎? 埋到哪裡了?

舅舅: 叫個啥名字? 好像還沒顧上給起名字, 那陣人餓得顧不上。 你婆就叫娃 "心疼娃", 你那個小姨是在你婆懷裡沒有的, 眼睛閉上了, 身上軟了, 不哭了不笑了不找你婆的奶頭了不要吃的了, 娃不動彈了, 睡得實實的。 你婆一個勁兒叫哩, 娃就是不醒來了, 和睡著了一樣。 你婆難過的哭, 你爺就勸你婆: "別哭, 娃死了好, 娃死了好, 不受罪, 這號世道活下也是受罪哩。 我娃下輩子投胎才享福呀。"

"把娃丟了去! 別丟太遠, 娃萬一想回來看看咱了能找回來。" 你婆難過得動彈不了, 你爺抱著娃, 我跟上出去了, 就扔在山坡坡下面, 蓋了些乾草。 按咱老家那地方的習慣, 小娃死了不能埋, 說是娃太小了, 還沒成人, 天爺不收。 村裡誰家死了娃一扔就完了。

依: 舅, 你說說我爺的情況, 他餓死時多大年紀?

舅舅: 你爺是五九年年底餓死的, 四十二歲。 人吃不上飯, 啥怪病就來了, 又沒錢看, 山溝溝裡哪裡找過個大夫去? 人就沒了。 咋說男人, 壯年男人餓死得快? 關鍵是種莊稼的人平時飯量大得很, 沒吃的人就頂不住。 你爺五尺高個男人, 上頓下頓一點清菜湯湯, 一點糜子皮湯湯, 咽不下去, 拉不出來, 先是瘦了, 瘦成麻杆杆子了, 後來浮腫了, 身上到處腫, 臉都是大的, 眼窩都是腫的, 腳腫得穿不進去鞋, 就拖在腳上, 走路扶著牆走哩。 腫了瘦, 瘦了腫, 人最後就頂多六七十斤重, 只有骨頭和皮, 血管和筋都能看著, 沒得救了, 人就像鬼一樣。 一個原先身體好好的男人就活活給餓死了。

天氣冷, 沒柴火燒炕, 前後把你爺的書都燒了炕了, 我記得有《論語》《春秋》。 你爺說, 留下也沒用, 燒了去。 但是你爺哭了, 捨不得, 是攢了多年的寶貝東西。 沒啥吃, 熬不過去。 就是鐵打下的漢子也熬不過去。 你爺最後那樣子, 我永遠都記得, 頭髮留了半尺長, 不叫剪, 說頭髮長還暖和些, 臉瘦得像是剔了肉了, 兩個顴骨凸出來, 眼窩跌到深坑坑裡去了, 只吸氣不出氣, 給灌水都咽不下去。 想說話哩啥都說不出來。 只看著頭大, 身子成了玉米杆杆了, 把人餓得熬幹了沒有了, 就是個骨頭架架。

一提起你爺我心裡就害難過, 我就不愛給人說, 說了有啥用? 天爺沒眼睛, 種糧食的人叫餓死了。 那時候, 沒人不偷, 隊長偷會計偷, 社員偷群眾偷, 不偷沒法活。 糧食都交給國家了, 根本不給社員留口糧, 就這還到屋裡翻哩找哩挖哩撬哩, 說反瞞產哩, 說你私藏著糧食哩。 說起來是偷, 地都是貧下中農自己種下的, 自己勞動種下的, 苦上一春, 候上一夏。 場一打, 縣上來工作組監視著呢, 一裝袋子都拉下走了, 給國家了, 一點都不給社員留, 留些麥殼子蕎麥殼子, 吃不成的東西, 逼著人當賊娃子哩。 當時村里人說的順口溜, 我還記得: "偷一斗, 紅旗手,

偷一擔，當模範。”這是說那些幹部哩。 還有，“不偷不摸，餓死活該，”就是說你這地主、富農餓死活該。

偷，也不是好偷的，幹部的婆娘娃偷了有人包庇，如果你是地主富農成分，你偷了，看人家不把你往死裡打，說你破壞農業生產。 你老爺，就是我爺，為啥死得那麼早？就是餓得招不住啦，半夜睡不著覺，到隊裡白菜地裡偷了一個白菜，又吃不到嘴裡，就在地裡燒了些草，燒著吃哩。 地裡冒開煙了，就叫隊長看著了，把你老爺逮住，麻繩一捆，白菜掛在胸膛上，算是贓物，開社員大會批鬥，你老爺就站不住，歪歪斜斜跪了幾個鐘頭，你上來一腳，我過來一捶，連小娃都上來給老漢臉上吐唾沫哩。 把你老爺打瓜（土語：傻了）打瘋了。 連餓帶生氣，你老爺五八年就死了。 為偷一棵白菜，還沒吃到嘴裡就把命給送了。 隊長叫個狗剩，隊長說：“活該！死球子沒人偷生產隊的白菜了。”人不值個白菜，生產隊的白菜比你那命值錢。

“你們幾個，聽大的話，不敢偷，好壞不敢偷。 咱這成分，偷啥給人逮住了，就往死裡打呀。 娃，咱屋裡好歹不敢有個啥，你們都好好的，聽你媽的話。 叫我先死，人死的多了，政府就會來救命了。”這就是你爺最後的叮嚀。

你爺是啥時候咽的氣都沒人知道，怕是半夜裡就沒人了。 第二天你媽喊：“大！大！”，你爺沒應聲，你媽搖你爺哩，人早硬硬的了，眼睛睜著嘴張著，一動不動，看著害怕得很，你爺是閉不上眼睛，不放心扔下你婆，不放心扔下我們這幾個小娃。 捨不得走，瞎好捨不得走。 我估計就是半夜裡沒了的，無聲無息的沒了。 你想，叫人鬥爭了幾年，大會小會的，想打就打想罵就罵，成日擔心受怕，聽人說話聲大些心都顫。 房沒收了，牲口沒收了，糧食沒收了，果園、柴火沒收了，把啥都叫人家拿去了，屋裡就幾個碗幾雙筷子，身上的爛衣服是自己的，再啥都沒有了。 那人那精神上就已經蹋了，肚子裡一直有氣呢，心情愁悶得很。 再加上這一年多吃糠咽菜，沒吃過一頓飽飯，就是熬完了，人成空空人了，成紙糊的人了。 小風一吹，就沒了。 你爺死的時候，我們就睡在他身邊上。 他還睡在靠門的地方給我們防狼哩，還怕狼把娃刁著吃了去。

依：爺爺沒有了，你當時哭了嗎？我婆哭了嗎？

舅舅：沒有哭，你婆都嚇瓜了。 我們幾個那時候就不知道哭的了，不知道害怕，不知道難過，人活著呢，和死人一樣，麻木了，沒感覺了。 肚子餓得頭昏心慌，手都捏不緊。 你知道，你爺死的那幾天，屋裡一點吃的都沒有，我們吃的啥？天天吃冰柱子，你婆慢慢走到外頭，拾上些冰柱子，一人給上一條條子，叫吃哩。 連點熱水都沒有，沒啥燒。 你說，人還有眼淚？還知道哭？沒勁哭，沒力氣哭，不想哭。 就想吃就想睡。 睡著了就不飢了不害難過了。

那時候，村裡三天兩頭有人死，死了人沒人埋，人都沒力氣挖坑。 最後是咱的本家大大（土語：叔叔）牛志斌給挖了個淺坑，把你爺給簡單埋了。 也沒有棺材，就蓋了件舊皮襖，還是你爺在天水師範穿過的舊皮襖。 說起來，人家是我們

的恩人，在最困難的時候給咱幫了忙，但是也沒機會報答過。這個叔前幾年才過世。

我就記得你爺死那一天，下了一層薄薄的雪，山上地上到處都是白的，你婆就說："是天爺送人哩。"

依：舅，你說還沒有了一個姨姨，一個小舅舅，他們叫什麼名字？死的時候多大了？

舅舅：你媽下面一個是女娃子，我叫二姐，名字叫個佛黛，因為你爺信佛，給起下這麼個名字。女娃子，家裡窮還愛打扮，兩條毛辮辮子用個爛木梳一天梳幾回，就怕不光溜了。手還巧得很，會繡花會納鞋墊。

你婆最喜歡你這個佛黛姨，娃性情好，話不多，低眉順眼的，知事得很。那兩年餓的沒啥吃，人能找上些吃的都先往自己口裡塞，你這佛黛姨找下些野杏樹上的那幹杏子，挖上些啥草根根子，都是先給你婆吃給我和小舅吃，有多餘的了，自己吃上兩口，沒多餘的了，喝上些涼水，把褲帶子紮緊些，不喊叫餓，知道屋裡沒有啥吃的。娃躺在炕上，眼窩看著窯窯頂，不知道想啥哩。餓得勁大了，你佛黛姨就把辮子放進口裡，嚼著嚼著，就睡著了，又是一天。熬天天哩，好好個女娃子熬天天哩。沒啥吃嘛。

你佛黛姨死的那一年虛數十五，快成人的了，眼看著快成人的了，在農村過兩年就能說婆家了。公共食堂剛關了的時候，你佛黛姨還到地裡找野菜偷苜蓿，勤快得很。野菜剛剛冒出些綠尖尖就叫娃剜的去了，總想給屋裡找些吃的，叫你婆高興。有一回你佛黛姨偷著掐苜蓿，叫那一夥二球子貨給逮住了，把苜蓿沒收了，把罐罐子給踢爛，一腳踢到土崖子下頭去了。佛黛姐回來哭了半晚上。

成天沒啥吃，把你媽餓的，十七、八歲了看上去像十二、三，身子扁扁的。你這佛黛姨瘦得幹幹的了，頭髮脫落的勁大，以前好好兩條毛辮辮子，成了兩條幹蔥了。娃臉色難看的，不像個年輕女娃子，臉色黃不楚楚的，乾枯枯的，手就和雞爪爪一樣。瘦過了，跟著浮腫了，臉盤大的看不見眼睛。你佛黛姨說自己胖了，沒吃啥都胖了。人躺在炕上，想出去找些吃的呢，起不來，爬都爬不起來。嘴乾的，裂著口子。兩大眼睛都沒神了，烏達達的，就和快沒有油的燈捻子一樣，睜一下，閉一下。用力睜著眼睛，怕閉上了再睜不開了。

"媽，我想喝哩，口乾得很，給，給上，給上些水。"

你佛黛姨單薄地就像個紙片

五十年，回來了，小路依舊，人卻老了。

片落在炕上，吹股子風就能吹倒天上去飄，身上蓋著被子，如果看不到頭看不出來蓋著個人。聽佛黛姨要喝水，你婆和你媽就到泉上抬水去了，那時候村裡還有泉哩，水清得很，水甜得很，一村子都吃的泉水。“娃乖，把你姐看好，媽就回來了。”你婆出門還交待我和小舅，把佛黛姨照看好，說一時就回來了，回來了就燒些熱水喝。你婆離開窯窯的時候，佛黛姨是睡在炕上的，眼送著你婆你媽出去。我和你小舅坐在炕上，靠著牆，餓得一動不動。我們知道佛黛姨奄奄一息了，要好好看著她，不然，狼進來把你姨叼的吃了。

“水，水，我想喝，喝。”

你佛黛姨嘴乾得呻喚著，想起來，想起來找水喝，瞎好起不來，就爬哩，一點一點往炕邊邊子前爬哩。不是炕邊邊子有個缸，娃想喝上些水，人那時候都糊糊塗塗了，不知道缸裡沒水了。佛黛姨硬掙的到炕邊邊子上了，想到水缸前去舀水，人再朝前一爬，就“咕咚！”地一下子栽到炕下頭去了，眼睛緊閉著，嘴裡吐的都是白沫沫子，一口接一口，渾身打顫，不靈醒了，啥都知不道了。眼睛再都睜不開了，再啥話都說不出來了。我和你小舅想看看你佛黛姨，但我們沒有力氣爬過去。

等你婆和你媽回來，兩人趕緊把佛黛姨合力抱到炕上，趕緊舀了碗涼水，給娃灌，娃嘴張著，就不咽，就不得進去，水順著脖子流，嘴裡還著吐白沫沫子，呼吸已經微弱了。“姐，姐，說話嘛，說話嘛。”我叫哩，你佛黛姨也不答應。全家幾口子圍著娃，眼看沒辦法，眼睜睜地看著好好個女娃子給咽了氣了，不動彈了。這是你婆最傷心的事情，多少年都在我面前念叨這個娃裡，說這個娃最乖。

我下面有個兄弟，你叫小舅，名字叫個祥娃子，六零年剛剛六歲，也是活活餓死的。看娃餓得不行，幾天都不下炕了，那麼小的娃，知道自己沒救了，對你婆說：“媽，我不想死，我還小著呢。”你婆也知道娃沒救了，還是哄著說：“祥娃，別胡說，媽還指望你長大養媽哩。”你婆在村裡借麵，人家都不給借，知道借給你還不上。最後求爺爺告奶奶從一家子借了一碗雜麵，就想做上些麵疙瘩湯，叫祥娃好好吃上一頓。

“媽，給我，給餵上些，我餓得很。”

祥娃子到死都要的吃呢，娃餓的拿不住筷子。六歲娃成天在炕上睡著，就是坐起來，脖子支不住頭，只能天天躺著，娃臉白的和白麵一樣，沒點點血色，嚴重貧血，營養不良。頭大得很，和年畫上那老壽星那腦門子樣的。你婆給娃餵麵疙瘩湯，娃也想吃，可是吃不下，嘴裡鼓勁嚼著，就是咽不下去，喉嚨失去功能了，喉嚨出毛病了。想吃，就是咽不下去，咽一點就都吐出來，吐的都是綠水水子，聞著都是苦的，和苦膽一樣，把胃裡的水都吐出來啦。娃好長時間沒有吃上糧食了，娃腸子細了，胃薄了，受不了。想吃但是吃不下去了，娃就沒了。也是隨便扔了。

五八年年冬上六零年春上，不到幾個月，就咱這屋裡，一家子八個人五個人

就沒有了，說沒有就沒有了，叫天爺收地走了。人死多了，就麻木了，不如死個雞，人就不會哭，不知道哭，哭不動。就等著死，死了就不飢了，就不想著吃了，就沒啥痛苦了。就沒啥熬煎地了，人真的是活一天，算一天。今天睡下了，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起來，還能不能睜開眼窩看著太陽。

我那陣年紀小，不知道村上死了多少人，反正多得很，十戶五空，有些屋裡死的沒一個人了。這叫關門閉戶。

依：那後來呢？我婆、我媽和你是咋到陝西的？走的時候帶了些啥東西？一路上都吃啥？

舅舅：不走只有等死，一個寡婦兩個娃就沒出路。是有人領上來陝西的，說難聽些就是叫人家販過來的。你婆一個女人家，小腳，這麼單薄，死了男人，領上倆個娃，還都沒成人哩，還有啥辦法？找個男人跟上是唯一的一條出路。後來我就想，你婆能下這麼大決心外跑，也是想給你爺留下個後人，就我一個男娃了嘛。女人能掙扎，都是為了娃。

我們走的時候也是偷偷摸摸走的，天沒亮就跑出來了，半路上有民兵逮人哩。你婆是小腳，想跑也跑不快，急得滿臉都是汗水。拿啥哩？啥都沒有，就穿一身爛衣服。對了，還背了一個鍋，想著以後還要吃飯哩。鍋背上重得很，到半路上又給賣了，賣了幾塊錢，為了換些吃的。販人的人也給一點點吃的，反正不能叫你餓死了，餓死了就貼賠了。有兩天就啥都沒吃，硬挨著，總說到陝西就好了。人販子說：“到了陝西天天叫你吃點心、白麵饃！”

從甘肅要飯來陝西，半路上還發生了一件意外。我和你婆你媽又累又餓跟上人販子跑了幾天，一路都是慢車。後來停留在西安火車站，火車站人多雜亂，突然人販子就說要上車了，要帶我們去咸陽了，幾個人提著包袱就在人群裡擠著上車，可是到了咸陽，才發現我不見了，我根本就沒上車。你能不能想像一個當媽的不見兒子那時候的感受，簡直就是天蹋地陷。你婆一下子人就軟了，嚇得只會說：“天爺呀！天爺呀！你是殺我哩！”你媽光會哭，哭著說以為人家一喊叫，我就跟上上車了。你婆和你媽當時就覺得這一輩子都找不到我了，西安那麼大地方，到哪裡找個小娃去？你外婆後來說，如果找不到我了，就跳井自殺，沒法再活了，心被剜去了。

三個人又匆匆坐火車回到西安，到處找，到處喊。最後在座位下面找到我，我還在座位下面睡覺呢，因為我太累了，加上餓了兩天，迷迷登登睡著了，發生的事情我一點都不知道。就聽著有人叫：“富貴——！富貴——！”就給驚醒了。那時候，要飯的娃多得很，火車站上叫父母親扔掉的娃也多得很，也沒人拾沒人要，娃要吃飯哩呀。所以你婆和你媽又找到我了，你婆摟著我就哭就嚎，說以為再也見不到了。唉，你婆遭下的罪，說不成，說不完。

我們孤兒寡母三口子人，沒點點家當，沒點點錢，真個是叫化子。就離開祖祖輩輩居住的甘肅秦安，來陝西逃命來了。後來我才知道，陝西和甘肅是隔壁

省，怪不得從甘肅來陝西的人那麼多。陝西人對甘肅人親得很，因為嫁給陝西男人的甘肅女人很多。有姑娘娃，也有媳婦子。有些是死了男人的，有些是屋裡有男人的。都是沒辦法，出來活命的。全陝西有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很多，幾萬總有哩。咱這一家就這樣落腳在陝西了，就沒再回去。這裡就成了我們後來的家。說起來，是陝西人把甘肅人給搭救了。

“兄弟呀！你回來了！”

依：我後來這個爺叫啥名字？我小時候光知道叫“爺”，到現在都不知道爺的名字。

舅舅：你婆後來跟上這個爺姓黃，叫個黃喜聯。

那人販子和你婆說好的，來陝西了跟上個男人，有個地方落腳，有個地方吃飯，還能把兩娃拉扯著長大。你婆說咱是叫化子，沒啥挑揀的，只要不是癱子不是瓜子（土語：傻子），只要人家要咱，只要人家給上口吃的，只要人家願意收留下倆個娃。寡婦嫁人，是為養娃，把娃養大。這也是當時要活命的唯一出路。再有啥辦法？

當時這老漢是太窮了，四十多了，聽說是女人得了病死了，也沒有個娃，多少年都是一個人過活。娶不下婆娘，窮得沒人跟。一年給生產對死裡活裡幹上一年，分不下一點點糧食，一分錢都沒有，誰願意跟哩？最後就拾了個從甘肅來的叫化子，不要錢，只要一口吃的。像我們這種情況很多，我們村就有好幾家子。人家人販子也能從中得點利，估計也就是幾十斤麥，或者幾十塊錢。那時候農民手裡哪裡有錢嘛？

說起來，你這個爺是個善人，雖然不識字，但懂道理，說饑荒年，誰遇上也沒辦法。老漢愛娃得很，從來也不說是不是親生的娃，愛我，愛你媽，從不說一句啥不滿的話，就是我們倆剛開始不叫大，人家也沒說啥。還成天領上我逮雀雀哩，偷些豆角玉米棒給我吃哩。有時候過會（土語：趕集）從街上回來，還給我從懷裡掏出來一個白麵饃，叫我吃上，自己都捨不得吃。那時候白麵饃貴得很，一個白麵饃一塊錢，一個農民從哪里弄來的錢？是你這爺偷偷的到街道上買上個羊，拉到另一個公社的會上，轉個手，能掙上一塊兩塊，其實就是“投機倒把”，給我買上個白麵饃，叫我一個人吃上，說我是男娃，長身體哩。說起來不是親生父親，比個親生父親還好。老漢還把我供給了個高中，那陣一個村子也沒兩個高中生，比現在的大學生值錢。

第一章

叫我看，你婆到陝西那一年是四十出頭些，年紀還不大，看跟的這個人好，想給人家添上個娃，把人家報答一下。可再添不上娃了，那幾年餓過頭了，身上沒血了，停月經了。女人沒血了，哪裡還能生出娃？也沒能要上個娃。你婆這後半輩子身體都一直不好，胃不好，虛弱，幹啥都頭昏。我後來才聽你媽自己說，二十多了才來月經，都是因為餓的，不好好發育。後來有人把你媽介紹給你大，你大也惜慌，你爺爺死得早，你奶奶跟上人去新疆了，屋裡就你大一個，你媽就跟上了。那時候也是窮得很，結婚連頓臊子麵都沒吃上。但你媽嫁得也不遠，能常回來看看，以後有了你，有了你幾個妹子，這個家就越來越多大了。

七二年，你這爺得了個食道癌，我算盡了孝心把他葬埋了。所以這些年村里人叫我牛富貴，也叫我黃富貴，我都答應。我來的時候才十歲，人家扶養了咱，救了咱，不能把人家的恩情忘了。

你婆老的那一年是八十三，整整來陝西四十二年，從來也沒有回去過，小腳，出門不方便。我就把你婆的墳埋在你這爺旁邊，就叫老兩口子陪伴著，一個鍋裡吃了十幾年，把我給拉扯大了，把三個人命給搭救下了。說起來，是咱的救命恩人，剛來的時候，幾個人吃老漢一個人的糧，都是咋熬過來的？每年過清明，我都提上些吃的上墳，給老兩口子燒個紙。說起來不是親生父親，但是和親生的一樣。到後來，我和你媽一直把老漢叫大哩，把老漢高興的。老漢愛你們這幾個娃娃得很，有一口，都叫你們先吃上。我們有一個媽，兩個大。你也是有一個婆，兩個爺。一個甘肅爺，一個陝西爺。

今天，我給你說句實話，當時咱家有些藏的糧食哩，是你爺裝在甕裡埋在地底下準備饑荒年吃的，就是不敢回去挖。回去會被人打死，就是挖出來也吃不到嘴裡，還是會被搶去，罪更大。有糧也吃不到嘴裡，人家就不叫你吃。

人餓死了，可是咱有糧哩。

依：舅，你是說，咱家地下還是有些糧食，地上卻五個人被餓死？那些糧食呢？

舅舅：是有糧食，還有賊娃子來偷糧食，在牆上鑿的洞。如果能少吃上些，就不會死五口子人了。時間長了，沒人找到，怕是都發霉了。那些年就是那個樣子，有糧食也不叫人吃，餓死的人數不清啊。

依：我一直以為是沒糧食吃才餓死人……。

後記：這是幾十年來，舅舅第一次給我說我們家的家史，讓我吃驚之極。聊到下午，我和舅舅去給外婆劉玉梅、繼外祖父黃喜聯去上墳，燒了些紙錢，並面對墳頭三鞠躬。六十一歲的舅舅指著印著毛澤東頭像的紙錢說：“如果放在以前，就是反革命。現在農村都是燒的這個，燒毛主席哩。”

2011 年 6 月 28 日，我陪伴母親牛淑英、舅舅牛富貴、老姑牛俊娣回到了他們當年逃荒離開的家——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給外祖父牛志恆上墳燒

紙。

三、老姑: 一個女人的飢餓、逃荒與生存

受訪人: 牛俊娣, 女, 72 歲, 陝西省耀州縣柳林鄉五峰大隊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點大隊店下灣村人。

時間: 2012 年 8 月 22 日、23 日。

牛俊娣

錄音長度: 134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耀州縣柳林鄉五峰大隊牛俊娣家。

大饑荒餓亡人: 牛振福, 男, 60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點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牛俊娣的父親。

牛壯盛, 18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點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 性別不詳, 尚未嬰兒, 甘肅省秦安縣蓮花鎮人, 餓亡。

×××, 性別不詳, 未成年, 甘肅省秦安縣蓮花鎮人, 因大人上工疏看管, 淹死。

前記: 根據我的母親牛淑英的介紹, 牛俊娣的父親牛振富和我的曾祖父牛富成為親兄弟, 我的曾祖父為老四, 牛俊娣的父親為老六。 故我的母親稱呼她為姑, 我們孩子們稱呼她為“老姑”。

採訪我的老姑頗為周折, 我和母親先坐汽車到富平縣, 再轉車到耀洲縣, 然後再轉車到柳林鎮, 就再沒有公共交通了。 打了電話, 老姑十八歲的孫子慶濤開著三輪車來接我們。 雖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但是上山的路還是陡峭、顛簸、泥濘得令人吃驚。 在打上鐵鏈的三輪車上一晃三跳了有近一個小時後, 我們來到了深山老林中的老姑家——一個逃荒女人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地方。 四面環山, 吃水靠擔、種田靠肩的地方。 買包鹽要跑十幾里, 孩子讀書要天天跑二十里。 這些年, 人們都搬遷的差不多了, 一個村子只有六戶人家。

(一)老姑回憶我的家人……

依：老姑，你記得我爺爺（註：外祖父牛志恆）不？給我說說。

老姑：記得嘛，咋還不記得？

你爺爺那幾年，有些錢，就叫人家拿去了。你爺爺個子大，連餓帶病，勞動不了，生產隊就不給他麵，你爺爺死前，不得動彈了，走在半路上，“啪！”地跌了一跤，看見地下有一截子蘿蔔。跌了一跤都不知道疼，就趕緊把這個蘿蔔拾起來就吃。那是幾時的蘿蔔？前一年到第二年春上，凍了一冬天，在地裡拾上這麼長的一截子蘿蔔，爬在地上就吃。

依：紅蘿蔔？還是白蘿蔔？

老姑：白蘿蔔，指頭這麼粗，連土都沒有擦，就香得趕緊吃到嘴裡。蘿蔔柔柔的，就吃上了，你看惜惶（土語：可憐）不？就受這樣的罪呀。

後來你外爺就睡在炕上不得動彈了，你婆找隊長去了，“我男人餓得不得起來了，兩個娃都餓死了，你隊裡去檢查一下嘛，去檢查一下嘛，不然，我屋里人就餓死完了。”

最後隊裡給了一點糧，算是把你媽、你婆、你舅給拉住了。你爺爺就沒救下。

餓死的人，我給你說，就是五天啥都不吃餓不死。女人能活七天，男人如果能喝上一口涼水，三、五天都餓不死，要活個六天哩。你看，餓死的人嘴不閉眼不閉。人身體沒有問題，就是耗乾了。你爺爺死的時候，眼睛睜得圓愣愣的，嘴就這麼張開著，人家說這是把人硬餓的沒有氣了，渾身是稀軟的，眼睛睜得多麼大。人家說：“你心不安，肚子空著餓著，眼睛閉不住。”就把人餓到這個程度上了。唉！那整個造孽。

我給你說，你爺爺死了沒有人埋，人都沒有力氣埋。不是我哥哥，還沒有人給埋。就靠住那個土崖，挖了個窯窯子。人挖不了坑，都沒有力氣，不是人不給人幫忙，是坐下了人起不來。就把你爺爺塞進土窯窯，把上面的土刨下來，就算埋了。過了十來年，你媽在陝西的情況好些了，你媽又回去咱老家。我哥哥給釘了個柳樹板棺材，把你爺的骨頭挖出來，又重新埋到馬窯那邊，那地方好，平坦一些，還向陽。又埋了第二次，算是盡了做後人的心。兩次都是我哥哥幫忙埋的，我哥哥說：“都是咱自家人，咱不管，誰管呀？”

依：老姑，你說人家打的是我老爺，是我媽的爺爺嗎？

老姑：是，是你老爺。叫個啥哩？叫個福成，牛福成，就是你媽的爺，你要叫老爺哩。

我大（土語：父親）叫個牛振富。他們老弟兄六個，我大是老六，你老爺是老四。

依：你說他挨打是為什麼打？

老姑：我給你說，咱不是成分不好，都是富農成分。

依：你們也是富農？

老姑：都是富農嘛，咱都是富農嘛，成分高得很。

你老爺原先那個院子大得很，還有炮台，四面還蓋著房子。解放了那幾年，都叫人家給攆出來了，把你爺、你婆、你媽都給攆出來了。一家子人在人家屋裡住著哩。

人家把房子圍起來，就不叫你進門。想著裡面還有銀子、錢、啥寶物，房子一佔就不准你進去。你有啥東西也拿不走，人家才搜你到底有，還是沒有。綁、打是為什麼？就是問你老爺："還有多少錢？還有多少糧？"

你老爺挨打就是人家要錢，要糧，你老爺說："沒有，有的都叫你們拿去了。"就給綁住了打，人家是拷錢哩。

依：咋打呢？

老姑：把你老爺用繩子綁住，就用鞭子抽，就問你東西、錢都在哪裡藏著哩。把你老爺綁在羅家灣哩，把你爺爺就綁在店下灣裡上房，吊在房樑上，腳都站不住地面。父子兩個分開審問哩。就打著問："你還有沒有錢？還有沒有錢？老實說。不說了還打哩。"

我只記得你老爺爺後來瘋瘋癲癲的，屋裡東西叫別人都拿去了，啥都沒有了，把老漢給氣瘋了。

依：我老爺也是餓死的嗎？

老姑：那時候，人都餓得胡吃哩。你老爺挨打受餓，人腦子就不清楚了。我記得他出門到外面背了一個驢頭回來，幹得沒個啥能吃的了。我說："四大大，沒有肉，吃不成了。"你老爺說："我餓得害難過，這頭裡面還有腦髓哩，我砸開了吃腦髓呀。"他從王家堡子回來，這個驢頭不知道是從哪裡拾下的。背著走到我家門口，你老爺就問我媽："你有啥吃的？給我給上些。"我媽就給你老爺一疙瘩苜蓿菜，鹽油都沒有，你老爺兩口就填到嘴裡了，嚼都沒嚼。我媽就問："四大大，背上個驢頭幹啥呀？"你老爺說："我吃腦髓哩。"你看，把你老爺餓到這個程度上了。那個驢頭都臭了，不臭人家不丟。

沒啥吃，你老爺餓得晚上睡不著，想著地裡有白菜，去偷去，偷的吃上些，翻起身來到村子西頭地裡拔了一個白菜。咱屋里人還膽子小得很，你去偷，就多偷上些，被打了也合算。就只偷了一個，餓瓷（土語：呆）了。半夜裡不知道遲早，先跑到地裡把地裡的蘿蔔撥出來就吃，又拔了一個白菜。你老爺還沒走哩，想著把這蘿蔔吃完，人身上就有了力氣了，我就把這白菜偷回去吃。那時候不叫私人屋裡冒煙，你煙筒裡一冒煙，幹部就馬上來看你吃得是啥。你老爺想著在炕洞前搭著火，不是炕洞能把煙抽走嘛，想回去燒白菜吃哩。結果還叫人家給打死了。

你老爺去拔了一個白菜，那個根狗給看見來了，根狗是隊長，連打帶踢帶鬥爭，把人綁在食堂門口一頓打。六十幾歲的老漢，能經得起這麼打？這就把人打得洋洋昏昏的，就叫那個根狗打死了。

依：根狗多大歲數？

老姑：啊呀！他早都死了，那幾年還是個小夥子，是個二球貨，當隊長著哩。

把你老爺打得連餓帶病就死了。那幾年，幹部把人打得餓得一身的病，難活人得很。

依：我老爺死多大歲數？

老姑：六十幾，六十七、八的樣子。你老爺六十一上有你舅的，你舅小名字就叫個六十一。你老爺死的時候，叫我看，你舅八歲了，你老爺就是六十九了。他年紀還不大。

你老爺硬是叫根狗打死的，人餓得沒啥吃，黑了還想吃點啥，就到地裡拔白菜去了。偷了人家一顆白菜，還沒吃到口裡。那人已經就不行了，走一段，爬一段，走不動路了。還叫人家看見了，就叫人給打了一頓，還死得快一些。不然，死得沒有那麼快。

依：老姑，你說說我那個小姨咋死的？

老姑：你看，你媽是老大，你舅是老三，現在活著的就這兩個了。老二、老四就都餓死了。你餓死的那個姨（註：我的大姨牛佛黛），比你媽身體好，個子高高的，長得好得很，都十四、五歲了。這個娃人勤快，剜苜蓿菜還比你媽剜得快。娃餓得有了病了，你婆說：“你去掐些菜去，拿回來了媽給你煮上。”娃在地裡刨苜蓿根哩，刨出來的菜都是白顏色的根，都挖完了，人天天都在地裡刨哩。頭一天娃還在地裡掐菜哩，我看見了，就問：“佛黛，你掐菜哩？”娃說：“嗯，我掐菜哩。”娃掐菜都沒有力氣了。你婆（註：外婆）說：“娃，你掐菜，到那邊河邊邊上刨去。這裡沒有了，刨不出來了。”娃都餓迷糊了，刨出來些根根子，連土塞進嘴裡一吃，刨出來些，嘴裡一吃。娃臉上看著都瓷完了，娃眼睛看著瓷瓷的（土語：呆滯）。娃娃跪在地上剜菜哩，我看見娃勾子裡（土語：屁股）就冒清水哩，我就說：“妹子，你再不敢吃了，勾子裡流清水哩。”就回去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娃就死了，你這個佛黛姨就沒有了。

娃死了，你婆說：“人還說流眼淚哩，人就沒有眼淚。把娃死在炕上睡著哩，我們燒了些湯喝著哩，娃還長不列列的在炕上擺放著哩。”這個女娃子死是五九年，叫個佛黛，個子高高的，長得好看，比你媽好看。原先身體好著哩，如果不是餓不得死。

話說到這，我就說這樣的話，你婆人個子小，又是個小腳，孽張（土語：軟弱），幹啥都慢。人家能上樹拔樹葉子，下地挖草。你婆就上不去，下不來。你腳大的人這裡拔了，看到前頭有就過去了，小腳你想過去半天都過不去。別人能拾一籠柴，她連半籠都拾不上，惜惶得很。去問人借個啥吃的，又不好意思借，也借不上，人都沒有嘛。去偷人，又不敢偷。

我是五九年來陝西的，你婆、你媽和你舅是六一年來的。甘肅我大（土語：父親）來信讓我找你婆和你媽去，我就跑到富平打問著找到你婆、你媽和你舅。我和你媽算是聯繫上了，這就來往了五十年。都是從甘肅逃荒過來的，再沒有個親人呀。

（註：我從老姑口中得知老爺牛福成、爺爺牛志恆、小姨牛佛黛餓死前最後的情況。）

（二） 老姑回憶自己的逃荒、生存、日子

依：老姑，你給我講一講以前的事情，我這次來，就是專門問你來的。 你想到哪裡，就說到哪裡，隨便說。

老姑：你能跑這麼遠的路把老姑看看，老姑高興得很。 以前的事情，我給你慢慢說，你住下，我給你慢慢說。

我記得，那時候剛剛解放，還有民兵哩，天黑了就把你的房子圍住了，就看你轉移什麼東西不？看你還罵人不？還每天晚上巡查哩。 把人就害怕得不得了。

咱家裡是富農成分，人家給劃下的。 我的哥哥那一年才十六歲，就在我屋裡被綁著吊起來拷錢哩，就打得昏死過去了。 把我哥哥綁住審問著："你大（父親）說你屋裡有錢哩，錢在哪裡哩？"我哥哥說："我大說有錢，就讓我大來找嘛。 我是個唸書的學生，我咋知道哩？有沒有錢，我不知道。"人家說："你大說你們還有哩。"我哥哥說："我大這麼說的話，讓我大領上你們去找去，反正我沒有。"我哥年齡小得很，骨頭還嫩著哩，打著把腰給吊斷了。 腰疼得叫喚哩，不得動彈，就打得稀裡糊塗的。 來的幹部一看就說："這個人一定是沒有錢。 不然打成這個樣子，早就交待了。"我哥哥個子就不長了，一輩子落下個腰疼的毛病。

依：後來呢？

老姑：後來工作組找我大說："你把這牲口賣上兩個，不然就給你劃成地主了。"我大害怕了，就賣了兩個牲口，只賣了六十塊錢。 那陣子還用白元哩，後來就用毛主席的紙票子了。 隊裡有些人說："娃年齡小，人家只有一個兒子，把人給打死了咋弄呀？"我記得我哥給打得昏死過去了，就舀了些涼水把我哥給潑活了。

依：誰潑的？

老姑：隊裡的人，隊長，把我哥哥給潑活了。 處理就沒有處理個啥出來，把我哥哥房子周圍的地整個挖了一遍，挖得坑坑窪窪的，也沒有挖出來個啥。 把炕打爛了，把鍋頭砸開了，找錢找糧都沒找出來，就再沒有打過我哥。最後還給劃了個富農成分。 再沒有打過人，來要過幾次糧食。

那時候，我十四歲，已經開始給農業社擔糞了。 擔上一早晨，

老姑回到甘肅秦安店下灣的老家。

能給上二兩麵，這二兩麵，不在你口糧裡面算，是給你獎勵的。你今日不擔，就沒有這二兩了。娃擔得少，擔一上午給一兩，或者半兩。路遠了就多些，少了就半兩。

依：是當天給？

老姑：當天給。你一擔，給你一個條子，到中午去，會計給你計算。

依：條子誰給你發？

老姑：隊長嘛，領麵是從保管員那裡領，會計那裡領，這一陣子還叫冒火，自己屋裡能做飯。給你二兩麵，就是小半碗，沒有一把，拿回來燒湯。哎呀，咱吃二兩糧，就是餓死你那個姨的那一年。二兩麵有時候還不給了。

有時候，一個月一個月都不給了。你不勞動去把你的糧就不給了，扣了。扣了就挨餓，越不得動彈了。就沒有人勞動了。

這吃著吃著吃啥哩？把這樹皮刮光吃光，這又吃樹根哩，把那個樹根挖出來，把樹根上的樹皮剝下來，剁爛，剁成長截截子吃了。把這個苞穀杆、苞穀芯芯子，砸成小疙瘩，放進磨子裡麵磨出來。玉米杆子，把皮剝了，裡面的白心心，剁成節節子，磨成麵，燒上湯還是烙上饃是最好吃的。啊呀，吃得拉不出來，把娃娃脹的，漲得臉紅盆一樣拉不出來。把柳樹葉子吃完，把榆樹吃。把榆樹細枝枝子都砍成細節節子，把木頭都磨成麵了，都吃上了。

吃榆樹皮，如果吃的時候，一邊流到地上了，一邊還在嘴裡哩，黏得很，一口就得喝完，咬不斷，就和膠一樣黏。用苞穀擀的麵，抓上一把榆樹皮麵，擀出來的麵長長的。我記得包穀杆上的細籤子就在碗裡呢，那時候吃咋不扎喉嚨哩？

這地裡的野刺荊、野苦曲都長得半人高了，長成草了，人都把那個拔回家，等明年再吃。到了冬季，雪地裡挖出來，在煎水裡面一燙，鍋裡還沒有燙好哩，就一把一捏，就滿口滿口的吃，又沒有油，又沒有鹽，就吃著哩，就這還爭著吃哩。

你今天這裡扔上個傢具、衣服沒有人要。人都是找吃的，人把苜蓿根都刨出來吃完了。如果誰看見你們家廚房裡有刺荊、苦曲燙熟捏成的蛋蛋子，就偷跑了，偷著吃上了。人餓的都吃哩。我媽提了一籠野菜回來了，煮熟，涼在案板上，又拾去了。再回來一看，不見了，叫人偷跑了。屋裡再啥都沒有拿，把這一案板菜偷上走了。我媽那幾年有我們姊妹幾個，拾來的幹刺荊、蕎麥的葉子，在地裡都成黃的了，都拾回來，藏在院子裡的蜂窠窩子裡。天黑了，我都睡在炕上了，聽見外面有聲音哩。我媽說：“賊進來了，有啥偷的呢？院裡有沒有啥偷的。”人餓得睡下不得起來，就沒有管。哎唷！到第二天早晨一看，啥都沒有拿，就把那些乾菜偷上跑了。你看，這賊偷的惜惶不？人啥都不偷，就偷著吃。

唉，受過得這罪就多了。啥沒有吃過？後來把這枕頭裡面蕎皮子倒出來，倒在地下，燒些火一點，像燒炕一樣燒成灰，放在磨子裡大概一推，正磨著哩，一把挖著吃著哩，黑得像鍋灰一樣。就是真正的鍋灰嘛，就還吃得香得很。吃著還你說我吃得多了，我說你吃得少了，還分著吃哩，一個人或者是一碗清湯兩碗清

湯，都分著吃哩。 那時間，啥都好吃。 最啥難吃？胡麻衣，那個燒出來的湯和毒藥一樣，人都喝了。 把那個麥衣子燒成灰，捏成蛋蛋子，再在磨子上一推，用篩子一篩，烙上餅子都吃上了。 唉！那受過的罪，說起來真個多。

要穿的沒穿的，要吃的沒吃的。 穿的沒有了，人也不在乎，主要是吃的。 吃苦曲沒苦曲，吃麥沒有麥，還吃麥哩？根本就沒有，一年下來打上一點點，哪裡給你分哩？主要是五八年、五九年、六零年，這三年把人餓咋了。 咱隔壁那個通渭縣把人餓死，自己把自己的娃都煮著吃上了。 你看造孽不造孽？

看一個人走過來了，胖胖的，幾個人就趕緊攆，看這個人腿上還有些肉哩。一旦這個人跌倒了，就叫人壓住殺得生吃上了。 人一吃這人的肉了，眼睛就成了紅的了。 人吃了人肉，就能多活幾天，一下子死不了。 就這麼惜惶（土語：可憐）。

依：嗯，嗯，嗯。

老姑：這一代人受下的罪，真個說不完。 有的人在地裡找柴哩，不是才打完糧，屋裡沒啥燒。 咱甘肅柴少，房子這半邊住著人，那半邊就把房子拆了。 這邊住著人，那邊雪落得厚厚的，這人就把椽拆下來，都煮了野菜了，用房上的椽煮了菜了。 你看把人的罪受成啥了？

那幾年，人啥都不偷，只要吃的。 咱村上一個人，買了個油餅子，手上吃著哩。另一個人看人家吃哩，自己餓得一死一活的，抓過去搶到手裡，就跑。 人家後頭攆哩，這人看旁邊一堆騾子糞，那人快攆上了，這個人就把油餅塞進騾子糞裡面。那個人就打人哩，別的人就說：“你別打了，趕緊搶你的饃饃，這個貨餓瘋了，你讓他給你饃，他可不給。 你還能把人家打死去？”那個人一想，就搶饃，這人一聽搶饃就把饃塞進騾子糞裡去了。 那個人一走，人家拿出來就吃上了，手擦了兩下就吃上了。 你說，那幾年乾淨是個啥？人是個啥？啥都吃了，餓死了。 不餓，我和你媽能到這裡來？

咱甘肅樹上的都吃完了，樹皮樹葉子都吃完了。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燒了柴了。 地裡打不下，哪裡來的燒的？把牲口都餓死了，把貓都餓死了，狗都沒有了。你想，人都沒有吃的，給牲口吃啥呀？把牲口餓死，把那個皮拿來，毛一燙，拔一拔，架在火上一燒一燎，切成條條子，就煮著吃了。 就吃這個還鬥爭哩，你吃牲口皮，別人沒吃上，還有意見。 說你不好好餵養牲口，把牲口餓死了，你是為了吃牲口的皮哩。 就那個皮掛了很長時間了，人還取下來，架在火上，毛一燒，就吃上了。 把皮鞋都吃上了，不是老早有人是從部隊上下來的，把鞋放在煎水裡面一煮，剁成絲絲子，剁成小塊塊子，就把皮鞋吃掉了。 喉嚨粗的啥都能吃下去，就是椽吃不下去。 再啥都能吃下去，把人都餓死完了，不然甘肅好些人都逃荒到這裡了。

依：你那時候出嫁了沒有，在秦安老家？

老姑：嫁了。 我十、六七上就給到杏樹灣裡，那地方有些人也叫牡丹坪。 我的婆家就打著不給我吃，從隊裡打來飯，他們吃，不給我這當媳婦的吃，把我就

燕妮說:“經常聽我婆(奶奶)說她逃荒的事情。”

餓瘋了。 我那個家婆說:“我叫我兒子活下哩,給你吃上弄啥哩? 把你死了,媳婦子還能再找上一個。”我成天哭著哩,挨餓著哩。 我哥哥放牛著哩,看見我了,我就幫我哥哥放牛。 就跟上回娘家了,娘家還是沒啥吃,還是挨餓哩,我個人就出去要飯去了。

後來杏樹灣裡的男人還來我娘家找過我,我哥哥說:“人要飯去了,你們也打聽,我們也打聽,打聽著了就給送回去。”

依:這個男人以後怎麼樣了?

老姑:不知道,再沒有來往。 聽說也是餓死了。

依:有沒有幹部來屋裡搜糧食的?

老姑:那有哩。 搜出來就拿走了,後來也沒有啥可搜得了。

依:咱村裡是不是死的人多?

老姑:多嘛,沒有病的,都是餓死的人。 人喝上些涼水,把這二月對付出來,有啥吃哩? 榆樹葉子、柳樹葉子,這就出來救人來了。 再就是地裡的苦曲、苜蓿就出來了,把苜蓿葉子吃完,把根都掏著吃完,有牙的人就咬得:“咯嚓,咯嚓”的,滿嘴都是綠水。 死人最多就在這正月二十幾。 熬不過去呀。

咱甘肅人,一個通渭縣一家子一家子就把人死完了。

依:你咋知道呢?

老姑:咱是秦安縣,和通渭縣是連著哩,你二老姑那個村子就餓得死沒人了。一家一家死的沒人了,這房子就給拆了。 人沒啥吃,沒啥燒,就半邊房子住著人,半邊房子就拆了,把椽拆下來燒了柴火了。 逃出去的人還逃活哩,這沒有出去的人就一家一家死沒人了。

你看,如果這一家子人和氣,打上點麵,農業社不是吃食堂,食堂倒了,就給私人屋裡一點麵。 如果你今天給農業社擔糞上工,就給上一兩半麵,有時候給上二兩麵,你勞動了就給這麼多。 不勞動了就給個一兩半麵,勞動的時候,如果給上半斤,這就富足得很了。

依:給生的還是熟的?

老姑:生的,剛開始吃食堂還沒有太餓,一天吃上兩頓飯,人家還都是糧,都是五穀,有時候還吃饃哩,有那個糜麵饃這麼大,一個人半斤麵的饃,你能吃飽,就是不讓你拿,你在食堂吃三碗、五碗,往飽裡吃,不准你給屋裡拿一把。 後來就定開量了,各人從食堂管理員那裡拿回來或者兩碗,或者一碗半。 我們這一家

子五個、六個人，拿個罐罐子，就給你舀到這罐罐子裡，你提回去自己吃去。 食堂散了以後，哎呀！人餓死了，餓得一晚上睡不著。

把人餓的，我給你說，人都吃死貓肉哩。 人沒啥吃，冬季裡下了雪了，就到地裡拔些黃毫子，放在地上點著，把貓塞在裡面一燒，哎呀，說了你都噁心哩，還沒有燒熟，人都等不及，就生啃著吃上了。 說給現在的人都沒有人相信。 恐怕說我說謊哩，那個怎麼能吃？把貓都餓死，人把貓都吃了，狗餓死，把狗吃了。 我記得我大太爺對我大說：“我不得死，要活命哩，昨天晚上在倉房裡我打了十一個老鼠，我煮熟，撕了一老碗肉，我本來想吃半碗，留下半碗明天吃，把我想的黑了睡不著，心慌得忍不住，就坐在地上一頓一碗肉吃了。 我再活五天沒問題，一下還餓不死。”

依：你家餓死的有誰？

老姑：我大，就是我父親。 本來就有胃病哩，別人能吃菜，他不能吃菜，吃不上糧就餓死了，硬餓死了。

依：死的時候多大歲數？

老姑：他死的時候才六十歲。

依：是哪一年？

老姑：人都餓瓜（土語：傻）了，都不曉得了。

依：他叫什麼名字？

老姑：叫牛啥哩？叫牛振富。 他們老弟兄六個，我大是老六，你老爺是老四。

依：你說說你大死的情況？

老姑：我大，我大還是胃病，吃不上飯，就餓死了。 就是硬給餓死了。

依：死的時候是在家裡，還是在外面？

老姑：在屋裡，我那時候還沒有來陝西。 在農業社幹活哩，五月間，天乾得很，那一天下了些雨，我出去掐野菜去了，我媽就在鍋上煮菜做飯，我大回來了說：“你去擔些糞來，我把這幾窩子煙種上。 我沒啥吃的，把煙抽上，不叫心那麼慌。”我哥農業社幹一天，沒吃的東西，餓得人乏的不得動彈，我大叫我去擔些糞來。 我說：“種煙葉幹啥哩？”我大又說：“你去擔些水，擔些糞，我把煙葉子種上，我還能捲一鍋子煙。”我頭一擔子糞擔回來，就讓我大種煙著哩。 我記得那是五月十五了，我父親那陣就不行了，等我擔了第二擔回來，就看見他地上爬著哩，我就問：“大大，你咋了？”他說：“不，不知道咋了。”煙也沒有種成，就趕緊把我大背回來，我就跑到生產隊要糧去了。 我說：“我大摔倒了，起不來了，把隊裡的麵給我秤上一斤，我給我大燒上些湯，叫喝上。”人家就給我秤了一斤，穀麵，就是小米磨出來的麵。 一斤麵拿回來就燒了些水湯。 我老二妹子不是病多得很，就看著我大大，我大大就喝了兩碗，就說：“讓娃娃喝去。”我媽就勸說：“你不行了，你喝，那娃娃還能動彈哩。 你喝上，給娃幹啥哩？”我大說：“娃有病哩，叫娃喝去，我喝上些就行了。”這人湯喝了，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上了個廁所，

“咣!”地跌倒，這人就死了，就這樣死了。

我大死了埋不起，造孽的，又到隊裡要了七斤穀子，磨出來，光給人家陰陽（土語：送喪的人）燒了兩頓湯，就那樣埋了個人。就好壞打了個洞洞子，就那樣埋了。就再啥都沒有了。

依：你的妹子呢？

老姑：後來好些了，吃點野菜也算是渡過來了。

唉，再別提了，咱這一門子人，真個是可憐，說起來，咱的人都老實，心老實。農業社那幾年，手長的人還可以，規矩的人就不行。還有把柴了草了能偷來的人，死不了。如果人膽子小，不敢偷不敢摸，就吃那二兩糧的人，就死完了。一家一家餓死四、五個人。

依：你說是咱村子裡？

老姑：就是，就這樣咱秦安縣還是比較好的，通渭縣、武山縣著兩個縣死的人才多。

依：你自己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

老姑：那看見了嘛，媽呀，有個娃，叫個壯盛，都十八了，一屋子人個子大得很，死了沒有人給埋，就把那人死在河灘裡，三月間死的人，到了八月間還在河灘裡，長長的睡在那裡，人都臭了，蛆生滿了，蒼蠅飛滿了，沒人埋。這都是咱看見的嘛。

依：老姑：你是咋來陝西的？你給我說說，細細地說一下。

老姑：我給你說，咱是自己人，不怕你笑話老姑。我是咋樣來的？挨餓，餓得沒啥吃，沒啥喝。胡跑哩，出來要飯哩，逃活命哩。

依：你說你要飯，到哪裡去要？

老姑：從甘肅出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拿。也不知道去哪裡要去哩。

依：家里人知道你去哪裡要飯嗎？

老姑：人餓得沒辦法了，我哥哥還是出去要飯去了，走了內關營那一路了。屋裡就留下我嫂子看門哩，我哥剛結婚時間不長，還沒有娃。我媽哭著說：“好我的娃，媽沒本事。你有本事了，就出門去，逃命去。看哪裡有吃的就到哪裡去。”我就從店下灣走了。

往哪裡要哩？人家也沒有，就這麼在街道裡要。要上了吃一口，要不上就餓著。

依：你要飯有沒有罵人的？

老姑：還是好人少，當然有罵人的。

依：那一年你多大歲數？

老姑：我來那一年十九歲，我們一起來了三個人。在半路上，人家收容所還把我們收著去，關了三天。

依：在哪裡的收容所？

老姑：秦安縣的，跑到秦安縣就叫人家給收容了。

依：咋把你們逮住的？

老姑：不是我們三個走著哩，走在縣城裡。

依：他咋知道你是要飯的？

老姑：我們要搭車哩，人家就來問："你們去哪裡？說，去哪裡？"我們就害怕了，就老實說："出門要飯去呀。"人家又問："你們是哪裡來的人？"我們就說："王堡鄉的人。"這個收容所的站長不相信，就打的電話到鄉上問哩，最後人家說都是討飯的，關了三天，就把我們三個都給放了。

依：收容站把你關到哪裡？

老姑：關到秦安縣的收容站，就是一個大場子，人多得很，人擠得滿滿的，幾百人哩。 男的、女的、娃娃家，擁擠的、肮髒的說不成。

依：為什麼收容你們？

老姑：不是一個隊、一個隊人都跑完了，人家就不准跑，如果是犯了錯誤的、出門要飯的，都不許跑。 這裡把人收容了，就給鄉上打電話，叫領人來。

依：收容的時候給你吃飯嗎？

老姑：給吃哩，比屋裡還強些，給兩碗玉米麵糊糊，說一天給一個人四兩麵，早晨兩碗，晚上兩碗，還能喝上一口糊糊子。

依：晚上能睡下嗎？

老姑：還睡覺哩？我看，那裡面有十幾間房子，鋪上些草，就在裡面鑽著哩，你靠我，我靠你，打上個盹就好得很了。

依：有人打、有人罵嗎？

老姑：沒有，沒人打，都快餓死了嘛。 老的、小的、都快不行了，臉上身上髒得看著不像人樣子，橫著豎著都睡下。 我們鄉下回話說，有這幾個人，是出門要飯的，就把我們給放了。

依：你出來又到哪裡去了？

老姑：把我們放出來，我們又去坐車，就問人家："這車去哪裡的？"

依：那你坐車沒有錢怎麼辦？

老姑：錢不多，是有一點點。 我走的時候賣了一些草繩，到地裡拔下的草，自己搓下的草繩，賣了幾塊錢，其他兩個女子也拿了幾塊錢。 我們也沒有捨得買票，就偷著扒上火車，一路坐到咸陽。 問人家："這到陝西了沒有？"我們三個都不認得字，人家說："娃，這就到陝西了。"我們三個就下來了。

依：你當時咋知道往陝西跑的？

老姑：聽人家說："陝西日子好，那裡能吃飽。"這是聽咱秦安縣的一個人說的，他頭一年把他個人的妹子，還小小的，不到十六歲，就領下來，給到這山裡了。我要飯哩，就要到咸陽，就碰著這個人了，他就問我："女子，你去哪裡去？"我說："我不知道到哪裡去，走到哪裡算哪裡，胡跑哩。"那人就說："你們怕是逃荒的，

這樣的話，就跟上我走，我把你們領到山裡去，到山裡去能吃飽，吃得好。有柴燒、有啥吃，我妹子就在那裡哩。”那咱沒地方去，那幾年誰給你吃呀？沒處吃。這人就把我們三個領來了。

依：那兩個女子叫什麼名字？

老姑：一個叫蓮英，一個叫萌子，我是叫個俊娣，牛俊娣。

我們三個女子就把這個人跟上，到了下來的這個村子，最下面現在倒了爛窯的那一家子，沒兒沒女，家裡就老兩口子，一個兄弟，這個人叫個六桂子，年紀大了。這個人把他的妹子就先前給了這一家子。他把我們從咸陽領到這裡，從耀縣跑回來，跑來就半後晌了。這個屋裡的老婆子給我們燒的是苜蓿菜苞穀珍子，我們喝了吃了，吃得香得一個勁兒誇哩。“這麼好吃，人家還有苜蓿，還有珍珍。”好吃得很，還放了兩滴油，有辣子有鹽，香得很。我們喝得多的，一個人就喝了三、四碗。

依：你在門口吃，還是在屋裡吃？

老姑：人家那個人好得很，把我們叫回去吃的，還坐在人家炕上吃來著（註：在陝甘農村，來了貴客才請到炕上小桌上吃飯）。你想，從耀縣城出城的時候，啥都沒有吃，一路跑到這裡幾十里，跑到天快黑了，把人餓的真個是叫娘哩。一個人就這麼大的老碗，就三碗四碗，吃著還沒有了，把鍋都刮著吃上了，吃光吃淨。第二天就呆在人家屋裡，你想，我們三個人，再加上那個男人，就是四個人，人家家也沒有富裕的吃的。人家就說：“你們瞅著，不想走了，就給你們幾個找個相（土語：對象）。”就把我們三個留在這裡了。

那是五九年那一年二月間，苜蓿剛下來，想起來那個飯咋那麼香？現在都變了，老房子拆了，貌變得認不出來了。

依：從那家子出來以後呢？

老姑：我們三個女子從耀縣走到柳林鎮白溝，走了有三十里路。那個領我們的人跑到街道裡吃去了，我們三個靠牆坐著哩，有一家子人就問：“你們怕是出門要飯的？”我們就說是，人家就說：“那我回去給你們一家舀上一碗飯喝上，怕是肚子餓了。”一個女娃子說：“餓得很了。”這人回去舀了三碗稀湯湯子，裡面還有一點麵條子，一家子給端了一碗，還放了些辣子，叫我們吃上。那人又問我們：”你們去哪裡哩？”我們說：“不知道，那個人說要把我們領到山後面去哩。”

依：你多長時間沒有吃飯了？

老姑：從甘肅下來有三天，就在四溝喝了一頓苞穀珍子，再就是走到柳嶺鎮吃這一頓麵湯，人家這是糊糊，湯糊糊的，裡面還有麵片片子。最後走到西部子，這人的妹子家，給我們擀了麵吃了，第二天燒了一鍋珍珍子，我們一個人幾碗幾碗的喝，那個飯稠稠的，好吃得很。總算是吃了一頓飯。

吃了飯，人家上山來就把這裡你老姑夫（註：老姑的丈夫）領下去，他那陣是衣服沒衣服，沒個啥東西，日子過不前去，就鑽在這山溝溝裡。

依：我老姑父叫個啥？

老姑：叫個楊德英。

依：那陣我老姑父多大歲數？

老姑：他二十，我十九，他比我大一歲。說是大一歲，也就是大幾個月。我是前半年的生人，他是後半年的生人。他也是惜惶得很，他的父親弟兄三個，炕上沒蓆子，沒被子，沒褥子，沒單子，什麼都沒有。天黑了沒地方去睡，他婆（註：奶奶）就給我們一個爛套子（註：爛棉絮），就叫我蓋上。後來用一個爛單子，上面補滿了補丁，黑的白的都有，就算是給我們兩個人做了一個爛被子。

到這裡剛開始還是沒有啥吃，沒有啥喝，也沒有啥穿。吃的嘛，到這裡也受了有三年罪，沒有咱甘肅的吃柴吃草，但吃饃日子也不得過。你想我們三個人吃上一個人的自留地，一個人的自留地只有七分，一年打上一莊子麥。這到人家種的時候，我們連種子都吃完了。我找麥種去了，一個二叔說：“娃，人常說能吃屎不吃籽種。你咋還能把籽種吃了？”我說：“二叔，這個常識我懂，場上打了三斗麥，吃稀的都不夠吃嘛，就一百多斤麥嘛，吃的沒有了，好壞把你的麥給借上些，叫我種上。”老漢就給我秤了四十斤麥籽這就種上，以後吃的上沒有受上啥罪，但是苦下多了。

蓮英、孟子兩個，她們都回去了，以後年成好了，都回去了。

依：她們兩個沒有在這裡結婚嗎？

老姑：兩個都在這裡找了男人，結了婚，都一年多了，上頭男人叫哩，就跑回去了。

依：你和家裡是怎麼聯繫上的？你不會寫信嘛？

老姑：我來我知道甘肅老家的地址，你老姑爺給我家裡寫信哩，那是都到第二年了。家里人就說：“怕是沒有人了，出門去餓死了。”去了信，家里人才說：“這俊娣還能，現在在陝西哩。”知道我還活著哩，有些人出來就沒命了，餓死在半路上了。我媽拿著信就哭開了，就知道我還活著哩。去了幾封信家裡才收到，

你老姑父給上頭（甘肅）家裡寫了一封信，叫我哥哥來看一看，就放心了。我哥哥就趕緊來看我來了，背了一張羊毛氈。十月間來的，又回去，到十一月又來了，給我背來了衣服、被子，就這樣才算是過活下來了。我給你說，剛來沒有換洗的衣服，給你老姑爺洗衣服的時候，他就把我的褲子穿上，

老姑在陝西耀縣的深山老林裡生活了五十多年。

鄰居還以為他穿的是他的褲子，就說：“德英，德英，把你的褲子借給我，把我的洗一洗去。”人可憐的都借著穿褲子哩。

你老姑爺有一次去韓城，晚上睡覺把衣服放在火爐邊上都燒光了，六斤黑豆換了一件單褂子，二月天穿回來了，凍得大病了一場，險乎把命要了。我這家裡阿家（土語：婆婆）穿的衣服我給你說，就是把羊毛拍成片片子，用麻繩連起來，渾身上下沒有巴掌大的一片布，這一家子人原先整個窮得很。我到這裡兩年了，沒有穿過一雙鞋、一雙襪子。

那幾年，這裡也惜惶，只是不缺柴，不缺柴了，我就想，這苞穀麵了、麩子了、豆子了總有哩，總是五穀嘛。後來就有了這幾個娃。上面我哥又來給我背了一個氈、一個被子，就這樣才過著、過著。那是到了六幾年，那個叫個啥主席？叫私人開荒地哩，我們兩口子就挖荒地，這日子才好了，有吃的了，有燒的了。第一年，就打下了兩擔穀子，就是小米。做米飯、燒米湯，我們荒地裡種的洋芋就男人拳頭大，煮洋芋、烤洋芋。荒地裡打了一擔麥，幾斗麻子，就有吃的了，人不挨餓了。

依：老姑，我聽說你要回甘肅呢，老姑父說送你回去，你看人家人好，又不回去了？是不是這樣？

老姑：不是那麼個話，情況是這樣子。那幾年不是政府要遣送人哩，從甘肅逃荒過來的婦女都要遣送回甘肅去哩，外流的人都要遣送，鄉上來了人，要把我送下去。你老姑爺把我送到富平你媽那裡，就給人家幹部說：“她富平有親戚哩，走親戚去了。”他給我說：“你來時間長了，到你大姐家（註：我的外婆家）逛一逛去。等政策過了，你再回來。”

依：當時是必須走，還是有家了就不走了？

老姑：咱人老實，心裡想，人家再窮，只要有一把柴，沒啥吃咱種著吃。我不願意回去。

依：遣送人是哪一年？

老姑：六一年、六二年，所有沒有戶口的人都得送回甘肅去。

依：你那時候結婚了嗎？

老姑：那結婚了，人家讓我回去哩，說我沒有戶口，攆我回去哩。

依：你都有家了，不回去，他能把你怎麼樣？

老姑：那不得成，鄉上來的人找你生產隊的隊長，隊上來人就悄悄給我說：“你去，去富平親戚那裡住上一段時間，避上一段。”後來，我給秦安老家去的信，才把遷移證寄下來了。

剛開始，人家對咱甘肅來的女人不放心。那一年都有我的琴（註：老姑的大女兒）了，我回娘家回了三個月。這裡你老姑爺就急瘋了，就說：“咋了？戶口都按了，甘肅地方好了，不回來了？”你老姑父就天天來信，三天一封信，兩天一封信。那當時是我媽有病哩，等我媽下世了，我就回來了。

屋裡的人都說：“怕是甘肅上頭的年成好了，人家不想回來了。人家走又沒

有拿咱個啥，連一件好衣服都沒有穿，有良心就回來，如果沒良心就不回來了。”我回來了，屋里人都誇：“人家這女子有心，回來了，人回來了。”我回去身上沒有多餘的錢，沒有錢，就不敢住的時間長。走之前，你老姑父說：“我給你拿上三十、四十元。”你老姑父就給我取了些錢讓我拿上，回去給家里人給上些。背後就有人給你老姑父說：“德英，你不敢，你不敢把鑰匙給媳婦子拿，叫人家把錢都拿去跑了，看你咋辦呀？”你老姑父說：“跑了跑去，人都跑了，錢跑了算個啥？”那時候幾十快錢可是值錢得很呀，生產隊一年到頭才分上幾十塊錢。我出門一分錢都不要，你老姑爺非要給我裝上。他就知道，我不是要跑掉的人。

依：你到這裡和我老姑父都不認識，就能過到一起？

老姑：那不認得嘛，那人一輩子老好得很，他老好，我也老好，我生氣了，他不多說話。他生氣了，我不多說話。我們一共生了五個娃，一個男娃，四個女娃。

我進了這個家，有一把吃一口，兄弟們就分開過了。二月間，要麵沒有麵，要玉米珍沒有玉米珍，沒碗沒筷子，沒鍋沒灶，真是窮死了。有那麼三天，啥都沒有。有個鄰居說：“你啥都沒有，吃不上，你吃不上能成，娃咋辦哩？你要給娃餵奶哩？你來，我把我的玉米麵給你舀上一碗。”人家給我舀了一碗玉米麵。你姑爺出去借糧去了，跑到旺東粱河那邊去，要四五十里路哩，等一天，天下雨哩不回來，等一天，不見人回來。一碗玉米麵我一個人吃了四天，那一天就光光的了，就想這天氣晴了，怕是能回來了。第二天，你老姑爺拿著些麵回來了，給我說：“我在我姑姑屋裡住了三天，沒敢張口，不敢說借糧食的話。”從他姑姑屋裡拿回來五個饃，兩個先給娃的爺和婆，再給我們娘們兩一個，我就吃上。給我侄子一個，給我琴娃一個，五個饃就吃光了。這咋弄哩？他也發愁，我也發愁，發愁到天黑了。第二天又求他伯去，趕著牛到這個大山上，就蹲下等，等看人來不來。為啥哩？不是那幾年找糧食都偷著找，不敢明著問。私人買賣糧食就是投機倒把，錢和糧都沒收了。等著等著，最後在山背後找來了四十斤玉米。

依：你說找糧食是用什麼換嗎？

老姑：是今年借上些，明年咱有了再給人家還上。四十斤玉米背回來，套牛的套牛，簸玉米的簸，馬上套牛磨珍珍子，就趕緊燒火做飯。你磨上一斗出來，你家挖上一碗，我家挖上一碗，我們三家子呀，都要吃呀。咱借下的，給娃他爺娃他婆都吃上，以後咱再還。

就說做飯，我還沒有鍋。借了別人一個爛鍋，把水燒煎了，棍子一攪，鍋是漏的，水就漏光了，弄點麵糊住鍋，放上水再燒。借了別人一塊爛核桃案板，咱自己屋裡做飯、蒸饃。我和你姑爺倆個吃飯咋吃哩？用我從甘肅拿來的一個缸子吃飯哩，他出去借一個碗，他媽吃完借他媽的吃，他大媽吃完借他大媽的吃。有時候，我這裡飯做好了，你老姑爺跑到人家門口一看，要人家的碗來了。人家就說：“你來要碗了？”就趕緊讓你老姑爺拿去。有時候說：“我們的飯還沒有熟哩，你先拿去吃。”拿回來，你老姑爺吃飯快，一吃，我趕緊把碗給一洗，就趕緊給人

丈夫自殺了，老姑和兒子、媳婦生活在一起。

家送回去，人家才吃飯。 就這樣對付了四、五年，才買了鍋、買了案板、買了暖水壺，才一樣樣的置辦。

以後了吃的沒有缺過，糧食、油、菜、辣子都沒有缺過，都是自己種上些。 這裡窮，就是經濟窮，就是黑麵饃、玉米麵饃也能吃上。

依：你知道不知道那陣子甘肅為啥沒有糧吃？

老姑：為啥沒糧？那個張仲良，虛報浮誇。 本來沒有打上這麼多的糧，那些幹部在哪裡的糞堆上拔上一枝長得粗壯的玉米，去一展覽，就說甘肅省哪個縣哪個鄉的玉米長得多好多好，這說好了，把糧食全部一交，把獎狀一得，這樣社員沒啥吃，沒啥喝。地裡的麥子只有一尺高，交那麼多的糧，就這樣把人餓死了。

魏店、鐵桂子這一帶朝東去，人都死完了，房子都拆沒有了。 人都罵哩，“你看你的政策，把人家女人娃娃餓死完了。”你還說多麼好多麼好，家家屋裡熬著喝菜湯，女人都往人家陝西跑哩。 有個大幹部下去檢查後，給社員供應的被子、蓆子、糧，供應了一些東西，才慢慢的緩過來了，才慢慢好轉了。 如果不檢查，甘肅人就死完了。

依：你經常給你的燕妮（註：老姑的孫女）說這些嗎？

老姑：說哩，燕妮當我說白哩（土語：謊話）。

依：燕妮，你相信你婆說的話嗎？

燕妮：相信哩，我婆經常給我說哩。

後記：我後來得知，老姑的丈夫楊德英，前幾年患病住院，拖欠住院費三、四千元，因為付不起這筆費用，而在自家草房裡上吊自盡。

“前兩個月，我住院的時候，都不敢吃飽，買著吃太貴了，路太遠，屋里人又送不來，我就趕緊出院了。”老姑的話又一次刺疼了我……。

四、舅爺：咱活的孽張（可憐）得很

受訪人：牛景峰，男，71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4 日。

錄音長度：56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牛代祥家。

牛景峰

大饑荒餓亡者:

牛守進, 男, 10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某女, 年紀不詳, 地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人, 被人食。

某女, 年紀不詳, 地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人, 被人食。

×××, 男, 2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牡丹園村人, 餓亡。

牛兆國, 男, 2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花樹岔村人, 逃荒路上被人搶劫打死。

× 樂樂, 男, 2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花樹岔村人, 在洮河工程被炮炸死。

人吃人事件:

通渭縣, 某莊子, 一男子殺掉一個女子, 準備吃肉。 殺人者和被殺者關係不詳。 是被殺者活著時被殺, 還是死後被刮肉, 不詳。

通渭縣雞川鄉, 牛景峰的父親牛宗泛去耕地時, 在一條溝裡的苜蓿地裡看見一個年輕婦女的身體已經被刮光了肉, 只有頭和身體扔在地裡。 婦女是什麼地方人、姓名、年齡不詳。

前記: 按輩分算, 我稱呼牛景峰為舅爺。 去年回來, 我沒有多問他什麼。 今年又回來, 把他請到牛代祥家, 遞上煙, 端上茶, 請他講過去的事情, 挨過餓的事情。

依: 舅爺, 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舅爺: 七十一, 剛過了七十一。

依: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舅爺: 四一年的人。

依: 舅爺, 我這次回來, 就想問問老人過去的事情。

牛: 咱活得孽張 (土語: 可憐) 得很, 餓肚子的事情, 就再不能說了。

依: 舅爺, 你去煉過鐵沒有?

舅爺: 煉過, 在通渭的那個隴山,

依: 沒有鐵礦拿什麼煉呢?

舅爺: 用鍋, 用自己屋裡的鍋, 收集的家裡的鍋、火盆子、鏵, 鏵就是犁地的

那個鏵，都收著去了。 那裡還有乾泥。

依：啥叫乾泥？

舅爺：乾泥就是和泥土一樣，乾泥能做那個喝茶的罐子，說那個乾泥裡面有鐵哩。 我是學生，都叫大煉鋼鐵去了，都集中到何家峽。 晚上就在一個驢圈裡睡著哩，驢在一邊吃草著哩，我們就在地下睡覺著哩。 反正時間不長。

依：有沒有那個高爐子，煉鐵的高爐子？

舅爺：沒有，就用個吹風機吹風著哩。

依：那咋煉呢？

舅爺：咋煉我沒有見，人家讓我們在溝裡拾礦石著哩，那麼大的石頭塊子不知道有沒有鐵，就拾上去了，不知道煉出來鐵了沒有，不知道。

依：用木頭煉、還是用煤炭煉？

老舅：煤，煤炭。 就用手搖著一個吹風的機器，就一個咱們喝茶的這麼大的小爐爐子，哪裡有鐵哩？幹啥著哩我也曉不得。 那裡還唱戲著哩，煉鐵的地方。就是歡迎煉鐵的戲，在通渭縣唱了幾場子戲。

依：唱的什麼戲？你記得不？

舅爺：唱了個啥戲？唱了個《串龍珠》，古戲，唱了一本子這個。 就是讓人聽著高興，讓人好好的煉鋼，聽著熱鬧得很。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提倡那個深挖、密植？

舅爺：有哩，深挖地。 挖的那個地有這麼茶几桌子這麼深，挖著哩，翻著哩，到處都挖著哩，沒有把人勞死。 號召，上面的號召到下面就要執行哩，必須執行。

密植，也有哩，咱這裡還種過雙插花，套種，種兩樣子。 平時不那麼種，人家非要讓那麼種，就是苞穀地裡套黃豆了，小麥地裡又不曉得種上些啥。

依：最後產量行不行？

舅爺：不行嘛，咋行哩？一樣子都長不好，咱這裡氣候不行嘛，不因地制宜嘛，非要人種哩。 最後苞穀不得黃嘛，硬要種哩。

依：你記得我爺爺吧？

牛：那我曉得，曉得的勁大，早前的時候，你爺爺在甘南哩。 餓的時間，人說是偷著吃哩，本事好的人，偷著吃上活了。 人孽張的，偷不上吃的不得活。 你爺爺就餓死了嘛。

你媽走的時間還小，才十六、七，你婆過下的日子就不能再說了。

依：那為什麼沒有糧食吃呢？

舅爺：早的時間，咱這里人好著哩。 你這個舅舅家（註：指代祥家）、你爺爺家還都是好光陰，你舅舅家、你老爺家都是富農嘛，村裡就這兩家子情況好嘛。把你爺爺餓得就不能說了。

依：五八年的時候，你們這邊也吃食堂吧？

舅爺：吃食堂是五八年、五九年，吃的啥？唉！開頭有飯哩，過了一段時間，就成了湯了。

依：什麼湯？

舅爺：水湯，清清的，後來還沒有了，水湯也沒有了。先是個人屋裡湊合著吃，等到了六零年國家供應著哩，一天給半斤糧，自己又沒有錢買，掏不出來錢，買不來糧。就在這個巷子裡，把人餓死了。

依：就是國家的救濟糧，還得拿錢去買？

舅爺：人家給供應的糧，要錢買哩。

依：一斤多少錢？

舅爺：這是糧食錢，小麥一斤一角三分五，莊農人又沒有錢買。包穀這個幾分錢一斤，靡子、穀子幾分錢一斤，油是幾毛錢一斤。買不起，眼看還是餓著。咱秦安縣還算餓得慢，從上面這個仙陽岔山梁梁分，梁那邊就是通渭縣，這邊就是秦安縣。通渭縣，在咱山背後一個村子、一個村子餓死人，那邊餓死人多得很。

咱這裡提前了四十天供應量，咱比通渭縣提前供應四十天糧。

依：那糧食來了，沒有錢買也不行。

舅爺：人就是拆房、賣椽、換衣服，想盡辦法弄些錢，先到糧站上買上些。比如買上十斤，賣上五斤，一斤麥子在黑市上最高能賣到六元上。就是先買上些，再賣掉些，有了錢了，再去買。周轉一下，倒個手。有的人供應半斤糧，都賣著哩。不賣，買不來。有些人手裡有錢，一斤六元也吃哩，先把人救活。那時間不說吃飽吃好，就看把人能救活。

咱秦安因為提前了四十天供應糧，餓死人少一些。

依：咱們這個村子餓死多少人？你知道嗎？

舅爺：解放的時候，這個村子有兩百多人。解放的那年，四九年，我整八歲。這個村子有餓死的，有逃荒的，具體數字我就不清楚了。

依：你去過洮河工程嗎？

舅爺：洮河我沒有去過，三峽去過兩回，修水渠，引水。

依：你去三峽吃、喝怎麼樣？

舅爺：吃喝？我是貧下中農，每天給我發半斤熟麵，就是黃豆麵、穀子麵，也吃不飽，就是能吊住個命。住就在私人屋裡住著，三九寒天去就睡在光炕上，你能拿上些鋪蓋，還能鋪能蓋上。如果沒有拿啥去，就蓋不上，把人冷得縮團團子哩。

在三峽，你六合舅舅的爸爸，你二爺嘛，走在半路上就沒有了。人得了病了，不行了，不能算一個勞力了，不能給人家幹活了，人家就打發他回來了。走的快到屋裡了，人就沒了。

依：多大歲數？

舅爺：不上五十，年齡不大。

依：名字叫啥？

舅爺：名字叫金斗，牛金斗。

依：人死在半路上，誰去抬回來的？

舅爺：還是咱莊里人，莊里人抬回來給埋了。

依：他回來，是不是他兒子得頂替去？

舅爺：他兒子也在那裡做活著哩，就是六合嘛，你要叫舅舅哩，他也是三峽上做下活的。

我是去頂替我小爸爸（土語：小叔叔），我回來就再沒去過。

依：你為什麼頂替？

舅爺：我小爸爸回家有事情，我就去頂了幾個月。 我那時間還唸書著哩。

依：你上學的時候，學校裡有沒有定量？

舅爺：學生個人從屋裡背著吃哩，沒有定量。 柴火也是從屋裡背哩。 那你沒有見過，泥爐子有三個腳，中間點著火，上面架上個小鍋鍋，做些吃的。

依：做什麼飯？

舅爺：水湯嘛，有洋芋了放些洋芋，沒有洋芋就光是湯。 剜下洋芋種子的核核，幹幹的了，就帶上去吃，吃一個星期。 沒有饃饃，哪裡有饃饃哩？洋芋都吃不上呀。

依：那時候偷吃也多得很吧？

舅爺：膽子大的偷活了，偷不上的就餓死了。 事實就是這個樣子，沒有辦法。偷吃的生糧食都吃哩，陽坡裡我姨姨的兒子，老三在地裡偷著吃麥穗子，麥穗子有麥芒哩，把麥穗子一揉，麥芒子吹不乾淨，就吃上了，吃著吃著麥芒子從喉嚨裡扎出來了。 娃娃餓得不行，就跑到陝西去了。

依：那娃娃多大？

舅爺：也就是幾歲。

依：你說誰去陝西了？

舅爺：就是我這個姨姨的三兒子，在這裡餓得受不了，就逃荒去了，自己就走了。

依：娃娃那麼小怎麼走呢？

舅爺：逃荒嘛，出去死了就死了，有人收留了就活了，娃娃個人就走了。 這是我姨姨的老三，老二都比我小得多，反正也就是個七、八歲，就自己跑到陝西去了。

依：後來找到沒有？

舅爺：現在和我姨姨有來往哩，還在陝西哩。 唉！餓的那個時間的情況就不能說了，還說啥哩？能留在世上是命大，是命好的。

依：舅爺，你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舅爺：我家就是把我小大大（土語：小叔叔）餓沒了。 我小大大沒的時候有

十歲了，是四八年的娃，屬鼠的娃。 我父親是老大，這個叔叔是最小的一個。 餓死了，也就是十歲，沒了。 我們在一起過著哩，是一家子人嘛。

依：娃娃叫個啥名字？

舅爺：叫個守進，牛守進。

依：娃娃是餓死在家了，還是外面了？

舅爺：在咱屋裡，六零年餓死的。

依：娃娃死以前，又沒有出來要的吃過？

舅爺：沒有，沒有，成天睡在屋裡，沒地方要。 這村子裡十家子要，十家子沒有糧，到誰家要去哩？根本沒人管。

再說，咱比通渭糧食來的早，早了四十天。 供應糧來了，沒有錢買，買上些賣上些，倒騰一下，吃了一點點，死的人少些。 通渭司家川關了門的多得很。

依：有沒有幹部來家裡搜糧食的？

舅爺：有，那是五八年、五九年，人家挖出來，多了少了，人家就全部拿走了。拿到食堂去了。 一建社，糧食就不歸私人經營了，都是集體的，個人幹活，但個人不能動人家那個糧食。

依：社員有沒有在家偷偷吃的？

舅爺：有哩嘛，天黑了，出去偷上些麥穗穗子、穀穗穗子，回來揉一揉就煮著吃開了。

依：發現了怎麼辦？

舅爺：發現了就挨一頓打、一頓罵，人家拿上走了。

依：打人的人都是村子裡的人，他咋下手呢？

舅爺：人家是幹部，那個時間人不管人情。 人情是個啥？兩口子在一個炕上睡覺著哩，兩個人一個人一個鍋做飯著哩，分開吃，就怕你佔了我的，我佔了你的。餓成那個樣子了。 一個鍋裡都沒有飯，兩個鍋裡哪有飯哩？還另外多浪費些，起碼柴火多浪費些。人餓得認不得人了，沒有親朋了。

餓的那時間，個人養下的（註：自己的孩子）都不認得，不心疼，娃娃餓死在炕上、完了（註：餓死了）在炕上，大人說：“這還有肉哩。”還把個人的娃娃吃上了，就餓到這個程度了。 咱這裡有吃了人肉的，我那個從會寧回來，打問路哩，到一個部子裡打問路哩，“天黑了，我看不來路了，走紀家峽咋走哩？”

小老姑牛丑娣說：“我那時候在人家的幼兒園，成天吃不飽。 幹部教我們，檢查團來了就說能吃飽。”

我頭一探，看見一個人把一個大女子殺了，就準備吃肉哩，就把這個娃娃已經殺了。 我去問路去了，這個人提著殺豬刀子就要攆我哩。

依：這個事情具體發生在哪裡？具體地址？

舅爺：在通渭縣，具體莊子不知道。 紀家峽在我們附近哩，我要回家哩。 這個人就提著殺豬的刀子攆哩，在麥地裡攆我哩。 這裡的人好壞還能吃上些，還能跑動，通渭那邊的人餓的時間長了，跑不動，攆著攆著，這個人就摔倒了，我就跑脫了，把我沒有嚇死去。 殺人的人也沒有力氣了，摔倒爬起來了沒有，就不曉得了。 你想，到了吃人肉的程度了，他能有力氣嗎？

依：就是你看見這個院子裡把一個女子殺掉了？

舅爺：我看見了，但不知道是啥關係。

唉。 還有哩，我家老人家（土語：父親）到店上去，走到溝裡，到一片苜蓿地裡，他就看見頭上是一個年輕女人嘛，身上的肉刮得光光的，只留下骨頭在地裡扔著哩。

依：誰看見的？

舅爺：我的父親，在魏店耕地去了，在苜蓿地裡，在一個溝裡，看起來是一個年輕些的婦人，身上刮得光光的，只有骨頭了，叫人刮著吃了人肉了。 看見回來給我說的。 我父親那時候也就是五十多歲，現在早不在了。

南岔裡新莊子，也是吃過人肉的。

依：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舅爺：叫牛宗泛。 他看見了害怕得很，人看見死人都害怕哩，把人刮成個骨頭架架子了，咋不害怕？光骨頭了，身上的肉都刮了，吃了肉了。

依：那內臟還在不在？

舅爺：光骨頭了，身上的肉刮了。 人的內臟也不見了。

依：你父親看到這個被刮的人是在什麼地方？

舅爺：在通渭縣雞川鄉。 從魏店下來回屋裡路上看見的。

我爸爸從會寧下來，背著些糧食，走到了爛泥灣，就看見兩個年輕人等著哩，天黑了，有月亮哩，老遠就喊叫：“爸爸，爸爸，把你背上的給上些。 給我們少給上些。”我爸爸不敢給，少給也不敢給，說：“我沒有啥給的。”就趕緊繞著路回來了，不敢在路上歇息一下。 不敢走近人家，不敢停下腳步，害怕叫人殺了。 就說沒有啥能給。

依：背了多少糧食回來？

舅爺：麵了糧食了，超不過四十斤，多了背不動，山路，走了一天一晚上，都是步行的。 就想著，人家打死了，糧食就叫人家拿去。 打不死了，背回來給家里人活命。 我爸爸就是豁出去了，打死了，你吃去，打不死，我就回來了嘛。

比如兩個人去背，我背上了，你就奪著去了，搶哩奪哩，多得很。 那時候的社會，我還碰著你六十一舅舅，我在泉上提水去了，腿子就這麼粗，提上個罐罐，給

屋裡提水哩。沒吃的，就喝些水吊命著哩。

是那個社會就是那個樣子，不是人壞得很，人餓得很，偷著吃搶著吃是膽子大的，膽子小的還吃不上。

依：你偷過沒有？

舅爺：我沒有偷過。餓了就挨著，忍著。人都瘦得幹幹的了。

依：你浮腫了沒有？

舅爺：我沒有腫。人都不太腫，都瘦成乾柴火了，皮包骨頭。

那陣子有開的給病人的食堂，餓得不得動彈了，就拄上個棍棍子，都走不到食堂，食堂是給病人燒湯的。

依：就是去食堂必須是病人，不是病人不能吃？

舅爺：餓下的，哪裡有病哩？

依：給病人吃什麼？

舅爺：去了一人給上一碗水湯，糊糊清湯。沒有病的人不能去，能擔擔子、能到地裡做活都人就不能去，給這些睡倒不能起來的人，一頓給一碗水湯。

依：能不能把人救下來？

舅爺：能，不是那些湯就把人餓死光了。你三爺爺，就是不中用的一個，眼看著快死了，拄上個棍棍，從食堂喝上一碗，終究是沒餓死，喝上一碗湯就沒餓死，有些稀湯湯、麵糊糊就能活。水喝上些都能活哩，人餓著餓著腸子都沾住了，都不想喝水了。

我八爺的兒子倉虎餓得睡著哩，我爸爸轉著看去了，給拿了些白糖，就一茶碗子，就給沖了一碗白糖水，給倉虎灌上，人救活了。我八爺過後說："倉虎，把頭裡你哥哥謝一謝，不是你哥哥，你不得活。把你哥哥記住。"我爸爸不知道從哪里弄來的一點點白糖，給倉虎口掰開灌了些糖水，救活命了。

你爺爺，人家說："你去偷上些，吃上。"你爺爺人固執得很，不偷，最後就把他餓死了。才四十多。你爺爺個子大得很，大個子。

你爺爺以前在甘南馬場裡，當兵著哩，可能是國民黨的部隊。你爺爺還是解放以後來的，解放後來的。如果不回來恐怕還死不了，那陣要劃自留地哩，就回來了，總想分些地。你爺爺是從岷縣回來的，長了那麼大，沒有務弄過莊農活，回來了務不了莊農。你婆是個小腳，也爭著做活哩，不能擔擔子，鋤地挖地都幹著哩。

我和你爺爺是一輩人嘛，眼看著就餓死了嘛。

依：咱這村子跑出去的人多吧？

舅爺：走得多，走得女人多。男人出去沒人要，沒有收留。不知道那陣是不是陝西那人少一些，咱這裡去陝西的女人多得很，逃荒的女人不要人家一分錢，給上一碗湯就行了。男人給上一碗湯，女人就留下給當媳婦子了。陝西那地方餓得勁不大，會寧那地方一片一片不一樣，山這邊挨餓著哩，山那邊還就好一些。

看當地的幹部怎麼樣了。

女人跑出去，給上一碗湯就留下了。咱這個村子裡，風祥大的女人就走了，

依：這個女人多大歲數？結婚了沒有？

舅爺：就是個二十幾歲，都是結了婚的嘛。男人在家，女人就走了。女人餓得呆不住，女人要走，男人也不擋女人，男人擋下人，把人也餓死了。好比我們兩口子，你有辦法了就往出逃，把我一個人餓死在家裡就算了，沒有辦法了。男人也沒有本事擋，沒有本事給吃上一口飯。

依：那時候有沒有娃娃？

舅爺：那時候剛結婚，還沒有娃娃，就餓得受不了，就走了。有些是女娃娃從小定了親，娘家硬要讓嫁過來哩，去，到男人屋裡去，餓死了我也不管了。女孩子還小著哩，娘家養不了，推責任著哩，推過來餓死的有哩，跑了的也有哩。娘家養不住了，推倒婆家能活了活下，活不下了也沒有人來找麻煩。那時候，人命不值錢。值錢啥哩？白給人當媳婦子人家還不要，餓得不要，來給幹活就喝碗湯，人家都不要，個人顧不上個人，沒吃的給嘛。自己都沒有吃的，要上個媳婦子餓死了還是個人命。

有些女人去了陝西幾年，也有叫回來的。餓過了，有心的就回來了，有些在人家陝西有了娃娃了，人家就不回來了。有些是叫共產黨硬趕回來的，人家有政策哩，不讓在陝西落戶嘛。

人餓了，啥都往口裡吃。我到我舅舅家去了，看見炕洞子裡面有個窯窩子，她吃一口，往窯窩子裡面一塞，吃一口，再一塞，坐在炕上紡線著哩，嘴就吃了一個黑圈圈子，我舅舅家的嫂子，吃的是蕎皮子，燒成灰的蕎皮子，我回來了，我問我婆哩，“我舅舅家那個嫂子，吃的是黑麵麵子，嘴都吃成黑的了，哪吃的是啥？”我婆說：“蕎皮子熟麵，還是啥好的？”

還是土改的時候，從地主屋裡分下的，糧食都壞了的磨下的麵，實際上是油渣麵，有啥吃啥，苦死了，鬧死了。還有苞穀芯芯子吃不下去，就是苞穀顆子剝光的那個芯芯子，砸碎，磨成麵，就吃那個哩，那個不得了。哎呀——！能吃下去，不得下來。唉呀——！那個東西了不得，吃不下去，還不消化，大便不出來，把人撐得實實的，人不是個牲口，吃不了那個東西嘛。

通渭司家川的驢沒有草吃，沒有苜蓿吃，就餓死了，飼養員餓得沒辦法，就想：“管他什麼農業社不農業社，叫我先剝了皮吃上。”就偷偷煮了一個驢腿，一邊煮一邊吃，還沒有煮熟就開始吃，等煮熟了，也吃完了，結果把這個飼養員給脹死了，腸子給脹破了。平時餓的太長時間了，一下子吃上幾斤肉人就受不了了嘛。

我們隔壁村花樹岔那個兄弟，屬虎的，他是家裡的老二，在屋裡吃了一肚子苞穀芯芯子，就跑了，跑到西藏去了，身上拿了兩塊錢當路費哩，還讓人給搶去了，死在外面再沒有回來，死了，死在外面了。他的女人就走了，都是女人在食堂裡做飯哩。

依: 這個人叫什麼? 有多大歲數?

舅爺: 死的這個人叫牛兆國, 死的原因是身上有兩塊錢, 叫人給打劫去了, 把他弄死了。 也就是二十來歲, 比我大三歲, 這人死的時候還有食堂哩, 就是五九年。

花樹岔的一個小夥子, 去了洮河修水利, 點炮去了, 讓炮給炸死了, 名字叫個樂樂, 也就是二十來歲。 不知道叫那個樂, 你就隨便寫一個就行了。

依: 這個樂樂當時有沒有結婚?

舅爺: 結婚了, 娃娃怕是沒有。 女人被旁人領走了。

依: 那樂樂的屍體有沒有拉回來?

舅爺: 怕是沒有, 人被炮炸成肉塊塊子了, 胳膊、腿都找不見了, 就沒有屍體。

依: 當時為什麼糧食這麼緊張? 是有什麼災荒嗎?

舅爺: 唉! 政策, 賣糧哩。 沒有糧, 還要賣糧, 賣公糧、賣 "餘糧"。 人沒有吃的。 還賣 "餘糧" 哩, 糧一賣個人就啥都沒有了。 糧食打下來, 到不了個人手裡, 農業社, 都公共著哩。

現在好著哩, 吃的都是白麵, 還買著吃哩。

五、舅爺: 把糧食糟蹋掉了

受訪人: 牛耀乾, 男, 80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王青芬, 女, 80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時 間: 2012 年 9 月 4 日、8 日。

錄音長度: 39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牛耀乾家。

牛耀乾

王青芬

大饑荒餓亡者:

牛金斗, 男, 5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X 改改, 女, 5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無名氏, 男, 年齡不詳, 住址不詳。 在甘肅省秦安縣馮坪村被人活殺吃肉。

人吃人事件:

第一章

甘肅省秦安縣馮坪村，一個外地的逃荒人餓昏在山路上，另外一個人在他還沒有咽氣死亡時，就開始用刀刮肉。 為牛耀乾和另外幾個人去魏店趕集的路上親眼目睹。 沒有人知道被刮人肉吃掉者的名字，也不知道刮吃人肉者的名字。

前記：按輩分排，牛耀乾老人和我的外祖父為同輩人，因此我稱呼牛耀乾老人為舅爺。 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的妻子王青芬熱情地請我上炕坐。 盤腿坐在炕上，我和兩位老人聊起來。

依：舅爺爺，你身體好著沒有？

舅爺：我身體好著哩，能吃，能做，今年八十了，還給人家下地幹活哩。

依：給我說說以前的事情。

舅爺：我給你咋說哩？不知道咋說哩？

依：你就從我爺爺說起，好嗎？隨便說，隨便說。

舅爺：你爺爺，我看見你爺爺走到小學校那裡就跌倒了，我走在大路上看見了，我就想：“這個人咋了？人餓倒了，不得動彈了。”我就回去燒上些湯，想端過去救一下，我過去一看，你爺爺在地上睡著哩。 我就問：“哥，你走不動了嗎？”你爺爺說：“我不得起來了。”我又問：“你餓不？”你爺爺說：“餓，餓。”我就把湯端上，給餵著。

依：是你給他灌，還是他自己喝？

舅爺：人餓軟了，碗都端不住了，我給灌哩。 你爺爺喝得美得很（土語：喝得好），把那一碗熱湯就喝上了。

依：是什麼湯？

舅爺：苞穀麵糊糊，清得很，我們自己也沒有，反正有點麵氣子。 你爺爺喝上，身上有些勁了，想翻起來，我就扶了一下，先讓你爺爺坐起來，還不敢一下子站起來，人頭昏得厲害。 你爺爺就感激得很，就說：“耀乾，你今個把我命救了。 我現在能走了。”我說：“多歇一下，怕是還不能走。”你爺爺說：“我能走了。”我把他拉起來，他就走了。 那時候，你爺爺從上灣裡被攆出來了，就住在學校的小窯窯裡，路就不遠，就走著回去了。

你爺爺從那天走了以後，我就再沒有見過。 他們就搬到上灣裡一個高窯子裡，就下場（土語：過世）到那裡了，餓完了，餓死了。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你爺爺。

王：你爺爺就那麼餓得下場了，你婆就領著你媽、你舅舅，六十一你舅舅，走了陝西了。

依：你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舅爺：我家裡嗎？沒有，我家裡沒有餓死的人，我們偷著、摸著吃上，好了歹了都吃上，餓是餓著哩，可沒餓死人。

依：你們偷什麼？

舅爺: 灣上偷洋芋, 娃娃去偷洋芋, 就這麼吃。 我把那個蕎皮子燒成灰, 麥草燒成灰, 都吃著哩。 榆樹皮還沒有。

王: 榆樹皮是紅色的, 難看得很, 還沒有, 就吃的是蕎皮子。

依: 你不怕人家把你逮住嗎?

舅爺: 不害怕, 偷著吃。 在食堂裡喝的就是菜水湯, 一家一個人就是一勺子, 就喝那個, 咋能喝飽哩?

依: 你那時候有沒有當幹部?

舅爺: 沒有。

依: 是不是幹部能多吃上些?

舅爺: 那些人能多吃, 能多吃。 食堂的會計、保管員、做飯的女人都吃飽著哩, 都天黑了偷著吃哩。 先給社員舀著吃過, 人都回去了, 人都睡覺了。 食堂才好好做飯, 才偷偷的吃哩。 這些人吃飽著哩。

依: 有沒有幹部來家裡搜糧食的?

舅爺: 有嘛, 我給你說, 是初一了, 拆房打炕, 講究的是破你的四舊哩, 來把你的炕一頓子鏃頭給砸了。 就轉身走了。 他們說毛主席說是四舊, 就砸了。 鍋, 為了大煉鋼鐵, 就都給摔了, 你想吃, 還沒有鍋吃, 必須到食堂吃飯。 胡整治人哩。

我給你說, 他們來我家裡有幾次, 手裡拿著鐵棍子, 到處打到處戳, 地上搗、牆上搗, 就看空著沒有, 空了就是埋東西了。 插得到處都是窟窿眼睛, 就看你埋下糧食著沒有, 在屋裡、院裡到處搜著哩。

依: 是村子裡的人, 還是工作組的人?

舅爺: 那是工作組, 村子裡的幹部跟著哩。

依: 有沒有打人的現象?

舅爺: 打人, 是批鬥人打哩, 來找糧食還沒有打。 來了就問: “你有沒有糧食? 在哪裡藏著哩? 老老實實說! ” 我說: “沒有糧食。” 人家不相信, 就用鐵棍子到處扎到處戳。

依: 你有沒有被搜出來?

舅爺: 我藏了些糧食, 藏在豬圈窯窩子裡面。 我的豬圈在上頭坡下面, 豬在裡面窩著裡, 下面挖了一個窯, 蓋有一層板子, 糧食就在下面埋著哩, 人輕易看不出來。

依; 你藏了有多少糧食?

爺爺: 六百多斤。

依: 你藏的是玉米, 還是其他東西?

爺爺。 有豆子, 還有穀子, 就這兩種。

依: 糧食不怕發霉嗎?

舅爺: 糧食好著哩, 放的時間還不長。 後來, 開社員大會哩, 給我施加壓力哩, 幹部就說: “牛耀乾, 我們知道你有糧食哩, 你如果自己報出來, 就給你安排

口糧，就給你留下些。 如果你不報，被我們搜出來，你就看著咋辦？”我就給人家報了。

依：你報出來是因為害怕嗎？

舅爺：我想，不報的話，還是被人家搜去了。 自己報了，還能給家里人多少留一點。 我就報了。 給我留了大概一半，給別的人沒給，因為是我自己報上去的，人家說我表現好、態度好。 在這之前，開會把我叫去，審問了好幾次，說我有糧食哩，聽別人說我有糧食哩，

王：就給村子人分了，給大家分了，有些豆子，把些糜子給咱安排了口糧。 我有一個小箱箱子，一天就一個人吃二兩，多了還不敢吃。 把娃娃餓得，就把苜蓿掐上些，掐上就吃上了。 生吃上了。

依：你有沒有去偷過什麼？

王：我把洋芋偷著挖出來，生挖上就吃開了。 不知道是怎麼活著過來的。

舅爺：說起來是看莊稼哩，結果是看莊稼的人偷著吃著哩，他自己也要吃哩。人餓的撐不住，偷苞穀棒子、偷洋芋，偷來了就煮著吃。 這幾個人一偷一吃，不偷熬不住嘛。

依：你那時候幾個娃娃？

王：娃娃多，七個。 你想咋拉扯哩？一天吃啥哩？大的一個就去偷洋芋，多偷上些，給每個娃娃一個給上一個，苜蓿煮熟一人給上一疙瘩。 我出去找野菜去了，找刺荊、苦曲，煮上難吃得很。 娃娃是沒有餓死，整個是不得過來了。 蕎衣子點著，磨成灰吃。 還有麥柴燒成灰，吃起來苦得很，那不是人吃的。 苦得很，但是鬧不死人。 農業社裡見不到個飯，大鍋飯的食堂在這個下坡裡，提上個罐罐子，就給一點菜湯湯，清清的。 哎呀，險呼餓死了，都不知道是咋鬼弄著活過來的。

依：糧食為什麼這麼缺？

舅爺：糧食為什麼這麼缺？我給你說，莊稼長得好著哩，但把這人力是這裡一批，那裡一批。 比如說走上洮河修水利的，還有走上三峽水利上的人，村裡留下的勞力就不多了，老的、小的、婦人，做不成啥。 灣上的糧食收不回來，都糟蹋上了。

王：莊農人不像個莊農人，不做莊農的活。

依：是不是徵收也厲害？

舅爺：就是，那時候的糧，生產隊要給人家交哩，那時候的糧徵得重。 有時候糧還沒有幹，就讓社員在炕上炕（土語：烤）、鍋裡炕。 麥子不幹，人家就不要，社員就得給人家炕幹了交。

依：把麥子拿到家裡炕。 你不敢吃嗎？

舅爺：那不敢吃，人家秤哩。 一百斤炕幹了有八十多斤，拿進來秤，拿出去秤，你就不敢吃。 糧食長上了，都是被糟蹋了。

還有虛報、浮誇，生產隊裡把哪里長得最好的最粗的苞穀棒子拿上幾個去縣

上，開展覽會去了，就說：“羅店的苞穀長得都是這麼好，一畝能產××××斤。”那人家就認為你糧食多得很，實際上是沒有糧食，把人餓死了。幹部虛報著哩，生產隊掙積極著哩，掙紅旗著哩。

舅舅牛六合的父親牛金斗餓死於當地的水力工程，自己餓得用一條氈換了些洋要芋，被幹部沒收。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說一畝地有上千斤、上萬斤？

舅爺：有，就是，就說一畝地打了上千斤，幾千斤，其實畝產連三百斤都打不下。幹部吹牛皮著哩。

依：你去大煉鋼鐵了沒有？

舅爺：煉鋼，我沒有去。

依：修三峽你去了沒有？

舅爺：三峽，我去過。哪一年我記不清了，做得那個活計，能把人做死。天黑了還開批鬥會，把人鬥著推著，一個人你推過來，我推過去，推上一晚上，能把人撞死，不撞死也幾天不得動彈了。

依：為什麼開批鬥會？

舅爺：說你沒有幹活，逛著哩。還有你白天說下的啥話，思想不好，又不對了。開了玩笑的話也不行。反正要把你人批鬥哩。三峽我做的時間長，挖水渠，幹的那個辛苦活。

依：你每天干多少個小時？

舅爺：哎呀！哪裡有小時哩？從早晨起來做到天黑，哪裡有個時間？沒有個時間。

依：每天吃的什麼？

舅爺：你個人帶啥吃啥，人家不管吃。沒有正經糧食，都是亂七八糟的東西。我拿的是蕎衣熟麵，把我吃的身上癢癢的，受不了，抓了脊背抓肚子，渾身癢。臉上癢的都抓爛了，紅查查的，不得了。

依：有沒有饃饃？

舅爺：就是菜饃饃，苞穀菜饃饃，一次去拿上十來斤的饃饃，過幾天回來再背一趟。

依：一來回走多少路？

舅爺：一來回二十幾里路，回來還要請假哩。做到後面起開灶了，但還是吃不飽。

依：你在工地上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

舅爺：我在工地上沒有見，走在半路上，把這個莊子的一個人死了。那個官名叫金斗，牛金斗。那個人那陣子也就是個五十歲，往屋裡走哩，走在半路上李家渠的粱粱上，就餓完了（土語：餓死了），就抬回來，埋在山坡的窯窯子裡。這一個是餓死了。這是在三峽修水利餓死的一個人。

我從工地上回來，餓得走不動路了，經過一個村莊，看見一個豬槽裡面有食哩，一把抓上就往嘴裡填。我還正吃著哩，就聽那一家子的兒子罵開了。“誰偷我們的豬食哩？你他媽的吃了，豬吃啥哩？”我聽著罵著哩，還不想走。那家老婆子心好，出來就說：“不要罵了，叫吃上些，不叫吃把人餓死了。叫吃上些。”我就吃了一頓豬食，才走著回來了。

依：你在村子裡有沒有看見過死人？

舅爺：那看見過。我看見上灣裡一個女人，前一天還好好的，我後一天上去，這個女人叫啥？守錢的女人叫啥？叫改改，姓啥我不知道。人家說把這個女人死了。我說：“我不信，昨天我還見了。”人家說：“死了。”我說：“我去看去，她沒有死。”我進了院子，有一個小房子，從窗子裡能看見炕，我站在外面從窗子裡一看，娘——！這個女人臉上黃的不得了，展展的睡在炕上，真個是死了。娘！我從門口走出來，頭皮子發麻哩，把我給嚇了。沒想到這女人一下子就死了。

依：這個改改多大歲數？

舅爺：這個女人也就是剛五十歲，前一天看著還好著哩，第二天就沒了。餓死了。就一天，我從那個房子裡跳出來了，把我嚇了，這一個是我見下的。餓死的多，過去了人就忘了。

這個改改的男人餓得沒辦法，就到外面逃荒去了，就再沒有回來，不知道是不是餓死在外面了。

依：你有沒有看見過人吃人的？

舅爺：有，有。我到魏店趕集去了，走到馮坪河灣上過去，我看見一個人，不知道是哪裡的人，我在頭裡走路哩，看見山底下有一個人，我看那個人還沒死哩，人不行了，但是還活著哩，還沒有完全咽氣哩。我也沒有管，就走了。等我從魏店回來，哎呀！還是那個人，衣裳都叫人給剝了，跟前蹲著一個人，旁邊一個罐罐子，在那個人身上刮肉著哩，割肉著哩。

依：就是你看見那個人在那裡割人肉著呢？

舅爺：嗯，那個人就蹲在那裡割肉著哩、刮著哩。我看了一眼，就害怕得很，紅不刺刺的。我們一起好幾個人，就說：“趕緊走，趕緊走。”我一個人還不敢走，幾個人一起走。

這是我見下的。

依：刮的時候這個人死了沒有？

舅爺：刮肉的時候，這個人恐怕還活著哩，還沒有完全咽氣哩，也叫不出來聲音了。我往魏店走的時候這個人還睡著哩，還好著哩，就是餓昏了，沒人管。回

來的時候就看見叫人刮著哩，這個人可能還沒有死。

依：刮人肉的人有沒有看見你們？

舅爺：看見著哩。

依：有沒有說話？

舅爺：沒有，還說啥話哩？那個人沒有管，我看著餓得瘦得很，可憐得很。望了我們一眼，就又低下頭刮肉著哩，人餓得啥都顧不上了。

我在魏店集上碰到一個生產隊的隊長，背著幾個剝下的羊皮，有三張還是四張，用個棍子挑著。這個隊長站著哩，有一個人跑過來把羊皮上的肉串串子扯哩揪哩，扯下來就吃到口裡了，哎呀！吃的一嘴的血水。那人餓的，不管生的熟的。那個羊皮上的肉難吃，不知道都多長時間了，臭掉了。餓了啥都能吃。

在魏店賣饃饃的人，被人壓在地上，人搶著吃著，等賣饃饃的翻起身來，饃饃都搶得光光的了，就一個空籃籃子沒人要。

王：隊裡的牲口餓著跌倒，人就刮開了。

舅爺：在上川裡，那地方叫個鐵桂子，一個人叫個要德，把一個油餅子搶上，一個讓人在後頭攆哩，攆到半路上，這個人跑不動了，那裡有一堆豬屎，就把油餅戳進豬屎裡，後頭這人就不攆了。這油餅就沾了屎了，那個人從屎裡面掏出來，就吃上了。

把那個社會，你看看，你看看。

依：吃那個牲口是怎麼回事情？

舅爺：那個是我們隊裡，飼養員放牲口去了，一個驢就跌倒在地下，還活著哩，腿腿子還一伸一伸的，我莊裡的人，就是餓死的那個改改的男人，守錢，那時候還是病號，餓病了在食堂那裡睡著哩，聽說驢跌倒了，就拿了個刀子，驢還活著哩，就刮開了。等把驢肉刮著來，那一晚上就煮驢肉著哩，我也在那裡哩，我看驢肉還剛剛煮著哩，血水子還沒有幹，那守錢就說：“熟了，熟了，能吃了。”我擋也擋不住，他就從鍋裡撿起來一疙瘩就吃開了。一咬血淌開了。旁邊的人就說：“守錢，你吃慢些，還生著哩。”守錢說：“熟了，熟了，爛得很，爛得很。能吃，能吃。”哈，哈哈，血水還淌著哩，怎麼能爛呢？那是人餓慌了。女人餓死了，守錢以後就走了，還是餓死了。

王：改改死了，男人就逃到靖遠去了，他們的娃娃最後當兵去了，以後回來要把他媽的墳往上搬哩，沒找到，當時生產隊埋在哪裡了，人都不記得了，就沒有搬。餓死的人多的，就不能說了。

舅爺：那個時候，那個階段，把人餓得兇，那個政策咋弄著哩？硬是虛報浮誇弄完了，硬是下面的幹部虛報，吹牛皮，去開會，就說他隊裡一畝地打了多少，個人掙得表揚了，把社員就餓完了。為了個人的光榮把人命給賠上了。莊農是這裡抽人，那裡抽人，生產隊里人少得務弄不過來，就把糧食糟蹋了。

依：舅爺，你有沒有出門逃過荒？

舅爺：我沒有逃過荒。 我光是正月初四，背了個袋袋子，出門想看看哪裡能找下些糧食。 我到親戚家轉了一轉，人家給了些洋芋片子，我背上回來了。

依：你走到路上害不害怕？有沒有同路人？

舅爺：我害怕哩，一起去了幾個人，一個人不敢走。 四、五個就不害怕了。 走了個靖遠，在親戚家吃了幾天。 我走到會寧縣的收容站上，人家把我收住了，問我：“你是哪裡來胡串的？”我說：“我是秦安來的。”“秦安哪裡來的？”我說：“王堡公社。”人家把我拉去，把我關進三監獄裡面，成了犯人了。 管了兩天後，那裡面的人說：“你自己賣票，坐車回秦安去。”我身上沒有多少錢，我就說：“我沒有錢。”天黑了，鐵門裡的犯人敲門哩，就把門開開了，這麼粗、這麼大的木頭桶子兩個人抬著哩，我就想抬的啥？一看只有刺荊酸菜呀。 湯清清的，只有半桶，每一個人端上碗，只給舀兩勺，再要再沒有了。 桶裡面還多著哩，人家就抬上走了。

下面房子裡的人罵開了：“哎呀！你狗日的，人還餓著哩，給人舀上嘛，湯還有那麼多，就抬走了，這人壞得很。”這一吃，我還餓得挨不住了。 那些人身上的衣裳穿得年成多了，肉都在外面裡。 有個人找了些柴火就點著，烤火取暖。 就說這麼餓咋辦呢？把哪裡找來的一截子皮帶，就燒開了，燒脆了，就吃上了。 把皮帶燒著吃上了，我看著就說：“這可了不得了。 這人整個是餓。”我在外面看著哩，我就想：“今天晚上不走，身上還裝著幾塊錢。 還了得？”我聽說這個監獄裡面有大煙販、殺人犯、小偷盜竊的，我就害怕，等天不亮錢就叫人家偷走了。

我看見一個房子裡面燈明光光的，我就喊：“開門，開門，我走哩。”人家問：“你拿錢了沒有？”我說：“有哩。”人家來把門開開，我們四個人天黑就賣上票上了車，到半路上，車停下來，我們就從火車上跳下來，就在黑地裡胡跑哩，走著走著，走到天亮，就走到會寧縣了。 又返回去，去了一趟靖遠。 走到靖遠親戚家，人家給了些洋芋片片子，就擔回來了。 正月初四走的。

依：你擔了有多少洋芋片片子？

舅爺：四、五十斤，那是救命的東西呀，幾個娃娃在屋裡等著哩。

王：那時候把大人娃娃餓得不得動彈了，唉，那過下的日子就不能說了。

依：你們給娃娃們說不說過去的這些事情？

舅爺：給娃娃們說，娃娃不信。

後記：在牛耀乾舅爺家採訪完，我被留下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圍著炕桌坐下，他的三個賢惠兒媳，端上來炸油餅、熱氣騰騰的煮玉米、洋芋，還有蒸蘋果。 牛耀前舅舅一口氣吃了五、六個煮洋芋，說：“我愛吃洋芋，我就愛吃洋芋。”

六、寶德舅：就這麼個過程

受訪人: 牛寶德, 男, 七十一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人。

時間: 2012 年 9 月 5 日。

錄音長度: 39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牛寶德家。

牛寶德

大饑荒餓亡者:

牛金元, 男, 60 歲,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人,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秦安縣白楊林村, 一戶人家有三個孩子, 兩個男孩一個女孩, 當女孩快餓死的時候, 她的父親一巴掌打死她, 煮熟後, 女孩子的父母親吃了這個女孩。 以後這夫妻兩個還是餓死了。 他們的兩個兒子沒有吃妹妹的肉, 後來得到救濟糧, 活了下來。

前記: 母親老家的村子, 都姓牛, 都是本家人。 母親那一輩的表兄弟有十幾個, 我都稱呼舅舅。 但是因為回去的次數少, 我叫不上他們的名字。 寶德舅舅我見過兩次, 他聽不太懂我所說的普通話, 在舅婆胡仙娥的 "翻譯" 下完成了採訪。

依: 舅舅, 我想問問你過去的事情。

寶德舅: 好, 你問。

依: 舅舅, 你記得我爺爺不?

寶德舅: 記得你爺爺不? 記得呀。

依: 你給我說一說。

寶德舅: 你爺爺在農業社的時候, 餓死了嘛。 莊子上不讓住, 就鑽進住在一個窯窯子裡就餓死了。 就埋掉了。 就這麼個過程, 就餓死了, 在農業社裡, 就這麼個過程。 餓死就埋了。

依: 舅舅, 你說一說去洮河的事情。

寶德舅: 洮河? 你問我去洮河的情況嗎? 我是五八年去的洮河。 去了三年, 我去了一次馬河鎮, 後頭搬家搬到三子叉。 人就住在窯窯子裡, 窯窯子、棚棚子裡面住著哩, 就是給人家挖渠道。 還用人做的車子拉土。 後來又搬家了, 搬家搬到何家梁, 我在何家梁做了一年, 挖山、挖石頭, 就用車子把土拉走。 何家梁幹了一年, 又搬到固城, 到了九月份, 下起了大白雨。 一下子把壩給沖垮了, 我們

又搬家，搬到柳林，到柳林炸石頭山，炸水渠，就在柳林幹了一年。 在柳林做了一年，又原搬到固城，修大壩。 五八年、五九年，六零年後來就散夥了。 我就回來了。 就這麼個過程，在固城就是炸壩嘛。

依：你在洮河上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被炸死的人？

寶德舅：沒有餓死。 炸死的人不少哩。 石頭砸死的人，隨便就砸死了，石頭滾下來隨便砸死的人不少哩。 炮炸死的、石頭砸死的。 炸石頭山的時候，下面人還幹活著哩，聽著上頭“誇嗒嗒！”就下來了。 把人就壓在裡面了，一個地方就整個埋掉了，把人掏不出來。 眼看著掏不出來。

依：有沒有你親眼看見的？

寶德舅：我看見了，我看見了人掏不出來，我看見了。 炮眼打開，雷管放在裡面，有點著的，有沒有點著的，人跑上去看去了，一下子炸了，就把人炸得不見了，上了天了，胳膊、腿不知道炸到哪裡去了。

依：這是什麼地方放炮把人炸了？

寶德舅：峽城，猴子嘴，在猴子嘴上炸石頭、炸山。

依：有沒有炸殘廢的人？把胳膊、腿炸斷的人？

寶德舅：有嘛，炸殘廢的人還活著哩。 炸得兩個眼睛看不著了，這裡有一個，和我同歲。 屬蛇的，就在這個張灣，人還活著哩。 雙眼炸得啥都看不見了，瞎了一輩子，做不成活了。

依：這個眼睛被炸壞的人叫什麼？

寶德舅：王萬福，今年七十一歲，就在張家灣。 那一次炸了三個人，一個在楊家岔，一個羅家岔，這兩個炸傷了，後來好了。 這一個把眼睛炸瞎了。

依：舅舅，你給我說一說，你們在洮河上怎麼吃、怎麼住？

寶德舅：洮河上咋吃咋住？用的是大鍋灶，用大籠蒸饃饃，白麵、高粱麵、苞穀麵都吃。

依：人能不能吃飽？

寶德舅：哎呀！吃不飽，吃不飽，那是定量哩。 一個人一頓半斤饃饃，一缸子湯。 吃不飽，也沒有辦法。

住的就是棚棚子、挖下來的小窯窯子。 走到哪裡就在那個山上挖個小窯窯，鋪上麥草，打些草簾子，個人背著被子，爛被子，小窯窯，人站立不起來，睡覺了就爬進去，上工了就爬出來。 就這麼個地方。 有麥草鋪還是好的。

依：你在洮河上一天幹多長時間活？

寶德舅：天一亮就起身了，天幾時黑，幾時休息。 沒有時間，幾時黑幾時緩（土語：休息），有時間還要加夜班。 我們那個時候是軍事化的組織，幹活站好隊，走路喊上：“一、二、三！一、二、三！”就走到地方就散開幹活。 等天黑了就回去了。 有時候加班，還要擔土哩，擔到半夜才回來睡覺。。

依：在洮河上有沒有開批鬥會？

寶德舅：經常開，天天開。講的啥？講的就是毛主席的著作，怎麼個工作，怎麼幹活。要說你的決心有多大，你要表示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就是說這些。

依：開會有沒有打人的？

寶德舅：沒有打人，講政策。讓我們好好幹活，讓好好幹活，勞動。每個人都要表決心，表自己的決心有多大。洮河上還不打，那個時候人不敢犯錯誤，都盡忠得很。盡量都好好幹活，還要得到表揚。

依：你在洮河上有沒有工資？

寶德舅：三年發了一年工資，當時還評一等、二等、三等，評等級著哩。有些人多，有些人少，按等級發。一年最少的給了十六、七元。給我發了多少我也記不清楚了。

依：你們家那幾年有沒有餓死的人？

寶德舅：噢——！我給你說，就我二大（土語：二叔）一個餓死了，我的二大就是餓死的。

依：你二大叫什麼名字？多大歲數？

寶德大：啊呀，年齡我不曉得，名字我曉得。那時候也就是六十歲，名字叫牛金元。

依：哪一年餓死的？

寶德舅：五九年，是五九年餓死的。

依：二大死你在不在家？怎麼埋下的？

寶德舅：那我就不曉得了。那陣我不在家，人死了，就埋了。回來沒有見到人，就是個墳堆堆子。

依：從洮河上回來家裡吃什麼？

寶德舅：唉！吃啥東西？吃的沒情況。吃蕎衣、吃柴咬草的。還沒有吃的，有蕎衣還是好的，都沒有了。榆樹皮，榆樹皮還是好的，都吃光了。再就是吃刺荊，遇到啥吃啥，挖草根根子吃。榆樹皮、蕎衣都是好的，後來都沒有了。

依：有沒有幹部來家裡搜糧食？

寶德舅：那沒有，家裡沒有陳糧，如果有陳糧，人餓不死。沒有，那個沒有。個人屋裡有一點點糧食，人家收陳糧就收去了。哪裡有陳糧哩？連麵罐罐子人家都端著去了，把人就餓死了。屋裡沒有一星星糧食，人就餓死了。

依：你在路上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

寶德：我沒有見。我走了三天從洮河上回來，人在路上餓的，看著不行得很，走不動路。人死了，能動彈的就把人埋了。

依：你知道不知道附近有人吃人的事情？

寶德舅：哎呀，那有哩，把人死了，人刮著吃人肉。把人肉刮著吃著，吃得人眼睛紅查查的。還把人肉在缸裡面腌著哩，在缸裡面腌著，放下慢慢吃。吃著吃著，吃了人肉的人也以後死了。

還有一家子，我到這一家做活去了。一家養了三個娃娃，兩個兒子，一個女子。把這個女子餓得不行了，快死了，大漢（土語：女孩的父親）看女孩子餓得不行了，就打了幾巴掌，把那女孩子打死了。女孩子死了，兩個大漢（土語：女孩的父母親）就把女孩子煮著吃上肉了，給兩個兒子沒有吃。兩個兒子還活著哩。兩個大漢吃了這個女孩子的肉，這兩個大漢後來都餓死了。兩個兒子活著，公家給兩個兒子糧，他們就活了。

依：這是在什麼地方？

寶德舅：哎呀，這個地方叫白楊林，我記不清楚了，就記得白楊林。

依：你在這一家子幹過活是吧？

寶德舅：這個女娃娃我沒有見過，這兩個兒子我見過。我做活的時候，已經供應上糧了，娃娃已經死了，我沒有見過，兩個兒子我見了。這兩個娃娃活著就六十幾了。

依：你怎麼知道了這個事情？

寶德舅：我去給人家打磨子，石磨子。人家鄰居給我一說，我就害怕了。兩個大人一個女孩子都死了，就留下這兩個娃娃了。我給鄰居家打石頭磨子，沒有地方住，人家讓我去這一家子去睡覺。我一聽，頭皮子就麻了。

依：這是哪一年的事情？

寶德舅：六一年。

依：這個女娃娃是不是被她的父母殺掉了？

寶德舅：是娃娃餓得不行了，眼看也活不了了，讓大漢打了幾巴掌，把這個娃娃打死了。大人都餓著哩，就把這個娃娃煮的吃上了。這兩個兒子後來公家給上糧食了。這個女孩子，兩個大人吃上了，大人也死了。

依：舅舅，你有沒有出去要過飯？或者找過糧食？

寶德：唉！那要過，要飯那是平常事，還有啥說的。找不上活，就沒有吃的。就叫人家："爸爸""媽媽"要著吃饃饃，一要就吃上。有些人給，有些人還不給。

苜蓿，本來是餵養牲口的草，那時成了最好吃的東西，成了"救命草"。

依：你知道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糧食吃？

寶德：沒有糧食吃，我也給你很難說，莊農都長得好著哩，公糧重得很。人家讓你吃大食堂，吃飽的就吃飽了，吃不上的就餓死了。就是這麼個過程。

大鍋飯吃上就把人餓死了，人就餓死完了。

依: 謝謝你, 舅舅, 明年我再來看你。

寶德: 好, 好。 等你再來了, 我給你慢慢說, 還多得很, 我去過那裡、幹過啥, 都細細緻致給你說。

七、舅婆: 過去的事情苦腸得很

受訪人: 胡善娥, 女, 73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時 間: 2012 年 9 月 3 日、4 日。

錄音長度: 37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胡善娥家。

大饑荒餓亡者: 胡 ××, 男, 歲數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莊里村人, 鬥亡, 為胡善娥的叔父。

胡田有, 男, 30 歲, 甘肅省秦安縣莊里村人, 餓亡。 為胡仙餓的哥哥。

胡善娥

前記: 兩次回到老家, 我都住在牛代祥舅舅家, 他是老姑牛俊娣的侄子, 他的父親牛志斌已經過世三年了。 他的母親胡善娥我稱呼為舅婆。 白天裡, 她爬山下溝帶我去拜訪親戚, 到了晚上, 她就有一句沒一句地聊過去的事情。 她總是說: "我不會說, 我給你說啥哩?"

依: 舅婆, 你是哪一年嫁到這裡的?

舅婆: 我嗎? 我到這裡是十八歲(虛歲), 剛過了十七個歲。

依: 你嫁到這個家裡是不是成分也不好?

舅婆: 富農, 我們是富農。

依: 我舅爺有沒有被鬥過?

舅婆: 當然鬥過嘛! 唉, 我總是說, 受下氣, 受下罪了。 把你舅爺爺(註: 胡的丈夫牛志斌)吊在咱這房梁上, 拷打哩, 要白元(土語: 銀元)哩。 把你老舅爺嚇得鑽在部子裡不敢出來, 還是叫人家逮起來, 吊在樹上, 兩條胳膊朝上著, 人就受不了, 就說: "有些白元哩, 你們挖去。"人家在後院裡挖出來一個罐罐子, 裡面有十來個白元。 把人家高興得跳哩。

依: 挖到了就不打了吧?

舅婆: 挖出來了, 才打得更兇了, 說你還有哩, 還打你老舅爺哩。 你老舅爺就

哭著說:“我手裡實在是沒有了,有的就說了,把我的娃娃放了。”那幹部就吼著罵:“你不老實交待,就打死你的兒!”把你舅爺爺都吊著昏死過去了,從梁上放下來,用涼水潑活過來的呀!

那個階段不得了,我娘家是地主成分。地、牲口、房子都被沒收著去了,把人都攆出來了。我父親弟兄六個,我最小的六叔叫人拉去批鬥,一個隊一個隊轉來轉去的鬥,連打帶鬥,就鬥死在外面了。

依:你六叔叫個啥?當時多大歲數了?

舅婆:叫個胡啥?年紀不大嘛。

依:舅婆,你給我說說五八年到六零年挨下餓的事情。

舅婆:餓死了,那陣子整個把人餓死了。那時候大煉鋼鐵,把私人屋裡的鍋都收走了,都摔成碎片片子了,拿去煉了鋼鐵了。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煉鐵?

舅婆:沒有,沒有看見,不知道人家拉到哪裡去了。反正是個人屋裡沒有鍋了,不叫做飯了,都吃大食堂了。吃食堂的時候,給勞動的人吃飯加一鐵勺,你舅爺爺在屋裡害病著哩,不能去勞動。我上工擔糞去了,我回來到食堂打飯去了,就聽人家在罵:“有啥病哩?男人在屋裡害思想病著哩,做活沒人,把飯也不要給吃了。”我到食堂排隊打飯,隊長就罵著哩。食堂的一個女人說:“給把飯舀上,人家女人還是擔糞著哩。”我先舀了些湯喝上了,剩下的洋芋疙瘩子放在一個缸子裡,想拿回來給你老舅爺吃。如果麻利些的人,兩口三口就吃上了。結果又叫人家搶回去,分給別的人碗裡了,一人分上兩疙瘩三疙瘩子,就不讓我拿回來。

依:搶洋芋疙瘩的是做飯的、還是隊長?

舅婆:隊長。

依:隊長叫個啥?

舅婆:叫個虎子。

依:隊長多大歲數?

舅婆:隊長屬虎的,比我大一歲,就是個十九、二十歲。真個心眼子壞得很。

依:舅婆,你去修過水利沒有?

舅婆:去過嘛,咋沒有去過?

依:你去能幹啥?

舅婆:打壩著哩,我去給人家鏟土、打夯。用人家那個車車子推土,用木頭的那個木夯打夯,啥都幹哩。

依:去走多遠?

舅婆:步行六十里,叫個三峽,就住在那裡不回來。人家不叫回來。

依:在哪裡住?吃的啥?

舅婆:在人家找的閑莊子裡住著裡,十多個人的通鋪,地上鋪上些麥草,自己拿被子。吃的是農業社拿去的糧食,哪裡出人哪裡出糧。

依：那時候婦女也要去修壩嗎？

舅婆：去的婦女多得很，去的都是年輕的，能下苦的，能幹活的。我那陣才二十歲嘛。還有去洮河工程的，你舅爺留在農業社擔糞著哩，莊上做農活的人就少了。那時候去壩上的還是分階級著哩，咱這是富農，就叫去了。這個貧下中農人家有勢哩，就不去了。咱的富農女人娃娃就得去那個苦焦的地方去。

依：先派地主、富農去？

舅婆：嗯，那個社會，地主、富農的子女先往苦的地方去。貧下中農、有勢力的、有後門的就留住了，咱地主、富農就得去，還吃苦、還受罪大。

依：那時候你家裡有沒有娃娃？

舅婆：那時間還沒有，我幹了好長時間。有時候天氣冷得人受不了，腳凍腫了，手凍腫了，就偷偷跑回來。人跑回來隊裡不給吃飯，打飯去人家不給吃，沒辦法。

依：為啥不給吃？

舅婆：人家說你的糧在工地上哩，回來就沒有吃的。我和你寶娃老姑兩個人晚上偷跑回來，第二天又被趕回去了，隊上不給吃的。沒有辦法，還得回去。

依：在壩上婦女和男人幹的活一樣，還是不一樣？

舅婆：一樣的。那幾年誰還說婦女不婦女。

依：記不記工分？

舅婆：記哩，能幹的工分多，不行的少嘛。

依：修三峽是不是修水庫？

舅婆：就是。

依：有沒有放炮的？把人炸壞的？

舅婆：有哩，放炮眼的那個，把人就炸死了。人把炮點著，等著等著，咋不炸哩？跑上去看去了，一下子炸了，把人炸成碎渣渣子了，炸死的、炸傷的多得很。還有一個人，半個臉就不見了。還有炸瞎的，把胳膊炸掉的。

依：冬天天氣那麼冷，幹不幹，還是就回來了？

舅婆：還是做哩。地整個冷得挖不動，非要挖哩，用洋鎬挖哩，用兩頭子尖尖的那種洋鎬挖哩。地凍實了，你還得挖，把地下挖出來大塊子的凍疙瘩，這麼厚、這麼大的凍塊子，下面的沒有凍。男人還可以挖，女人挖不起來。我的腳面都凍腫了，腫得和饃饃一樣高，到晚上就癢得一個勁兒用手挖，挖得流開水了。那時候又沒有個機器，都是人力挖著哩。受得了受不了都得受，就是那個社會階段。

依：在壩上能不能吃飽？

舅婆：吃不飽，給的有數的。

依：壩上有沒有餓死的人？

舅婆：我還沒看見餓死的人，如果人不行了，人家就不要了。人做不動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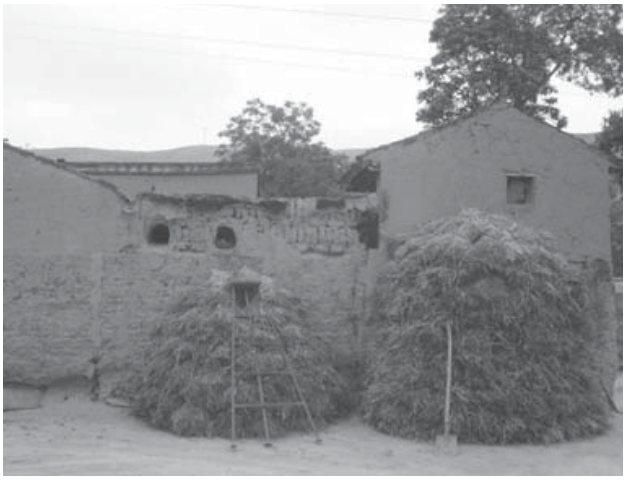
了病了，不能幹活了就不要了，就讓你回屋裡去。一天給的幾兩麵，又轉回屋裡了。

依：那幹活有沒有報酬？

舅婆：那沒有，白幹。人不行了，就不要了。

依：在壩上吃什麼？

舅婆：吃得不行，就這麼大的一個饃饃，沒有白麵，就是苞谷麵、高粱麵、谷麵，啥麵都有，一天一個半斤麵的饃饃。你老姑在馮家堡子，也到壩上做活著哩。我們領上些蕎皮餅子，這麼大的餅子，捨不得吃，還給屋裡存上些。我和你老姑們兩個拿來一起一吃，省上些。



胡善娥的公公、丈夫是富農成分，曾被在這裡吊打。

依：你自己都吃不飽，還能存著拿回來？

舅婆：從家裡拿去些野菜，自己吃上些。給屋裡存些蕎皮子饃饃，屋裡有男人哩，吃不飽。

依：你一次能拿回來多少饃饃？

舅婆：拿不上幾個。我個人口裡省下的存上些，人家也不管，拿回來給你舅爺爺吃，你舅爺爺吃不飽，還要做活哩。那時候屋裡沒有東西吃，說起來苦腸得很。

三峽上，過年的時候煮上些洋芋葉子，還有刺荊，放上些豆腐，給一個半斤的饃饃。就算是過年了。

依：三峽最後修成了沒有？

舅婆：那我不知道，後來生產隊活計緊張了，我又回來幹。

依：食堂解散以後，又沒有飯吃的時候吃什麼？

舅婆：吃不上了，食堂吃不上了，就個人屋裡吃柴柴子（註：麥秸、苞谷杆）、衣衣子（註：谷衣、蕎皮）炒上些熟麵，把蕎皮子點成灰，然後磨成熟麵，黑得像炭一樣，火點了，能不黑？吃菜，苜蓿都算是最好吃的。刺荊、洋芋葉子、草草子都吃上了。

依：舅婆，那時候是不是偷著吃的也多得很？

舅婆：偷哩，偷著吃哩，想偷還偷不上。隊長看守著哩，地裡派上專門的人看守著哩，你就是想偷上些吃偷不上。隊長、組長、管理員都看守著哩，有巡夜的人，樣數子多得很。

依：偷的是麥子、包谷、還是洋芋蛋蛋子？

舅婆；啥都偷哩，偷洋芋，地裡長著谷偷谷穗子，手掌這麼長的谷穗子。扳苞

谷，煮苞谷。

依：你有沒有偷過？

舅婆：我嗎？咱是富農不敢偷去，人家打哩。

依：不偷餓得很，怎麼辦？

舅婆：隊裡給一點點，給富農給的少些。我的婆婆、小姑子，還有我，天天出去找野菜，加上蕎皮子麵吃。吃那個，我還天天給人家掙工分哩。

依：你娘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舅婆：我娘家哥哥沒有了，他們住在莊裡，我哥哥餓得不行，走到一個鋪子裡，想要些吃的也要不下。人家問："你來了？"我哥哥進去到店裡要了些涼水，想喝熱水呢，沒有，就喝了些桶子裡的涼水，回來身上就腫得皮都撐破了，把我哥哥沒有了。

依：你哥哥叫什麼名字？

舅婆：我哥哥叫個胡田有，那陣子還不到三十歲哩。我姊妹四個，我哥哥沒有了，我大大早沒有了，這就覺得一家子人不得成了，我哥哥早先領了草家灣裡的一個女孩子，來了有了兩個娃娃，我叫姐姐，就是我的嫂子。我哥哥沒有了，一個男娃，一個女子，領回草灣裡了，現在還在草灣裡哩。娃娃唸書念得好。

依：老舅爺是哪一年死的？

舅婆：不知道是哪一年死的。那時候人餓得啥都曉不得，餓死了，我看著人沒有了，跑出去叫莊里人，隊長罵著說："昨天還在灰溝裡哩，今天就死了，沒有那麼容易。"人來了一看才說："我昨天還見在灰溝裡，今天可就死了。"

依：老舅爺多大歲數？

舅婆：咱曉不得。人餓得糊糊塗塗的，啥都不知道。

依：咋埋的？誰埋的？

舅婆：就埋在灰溝裡，他們家的陰陽（土語：幫忙埋葬的人）多得很。等以後地劃下來，劃到個人屋裡，咱還就能吃飽了。

你寫這麼幹啥？這麼苦腸的寫這個幹啥？

後記：2013 年 8 月 22 日，我又回到了店下灣，還是住在老舅婆家。

八、95 歲三婆：受過餓的人快死完了

受訪人：朱拴過，女，95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為我的本家外婆，也是整個採訪中年紀最大的老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22 日。

錄音長度：50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朱拴過家。

朱拴過

前記：我三次來到三婆住的小院子裡，都是夏天。第二次，三婆坐在院子裡紡羊毛線，這次她坐在炕上。一年沒有見面了，她一眼認出來我，高興得喊："你是淑英（註：我母親）的女子嗎？"95 歲的老人了，記憶力讓人很吃驚。說起以前的苦腸日子，老人滔滔不絕說起來，一會兒罵，一會兒哭，什麼都記得清清楚楚。

三婆是目前農村少有的小腳婦女，也是村裡少數活著的倖存者之一。

依：三婆，我媽走，你記得不？和我婆去陝西你記得不？

三婆：走陝西我記得不？我記得！

依：你記得啥？

三婆：你媽和你婆兩個，人家領來了，一個老漢，把你媽，還你舅舅領下了。那個老漢穿著黑布褂子，我記得嘛。

依：為啥去？

三婆：那餓著呢，餓著逃下的，餓著大家都逃哩。都走了，底下（土語：陝西省）沒有女人的人，去了給人家當女人。就這麼個情況。逃下去，人家領的人賣上兩個錢，賣了，人家就走了，這個叫人販子。就這麼個，哪有個人走的呢？個人走不了，都是人領去的。這莊裡你大姑姑也是人販子領去的，還活著哩。環琴走了，再沒有回來。

依：那時候餓得你吃的啥？

三婆：餓得很嘛！吃的啥？

唉！那現在給你不能說，把你爺爺（註：三婆的丈夫）餓得不得動彈了，病著，人家還照顧病人。上灣裡的萬錢大（人名字）採來的野棉花、水葉菠，沒有病的人還不給。我說野棉花不能吃，人中毒哩。盜喜在場裡把我的，打了十幾下。蕎衣、樹皮、苞穀芯推出來都是柴，啥都吃上了。我三九天去地裡挖苜蓿，到灣上地裡挖蓿蓿。

我拾蕎衣、胡麻衣，我十天沒有見過個五穀，還往死裡打哩。以後餓死了你大爺爺，你六太太還活著哩。你小姑姑（註：三婆的女兒）才兩歲，還在我奶頭上爬著呢，還把我打著呀。你六太太燒了一碗洋芋湯，就一點點湯，你大爺爺把我給灌活過來了。十天不見五穀，活著啥都不知道。胡麻這個吃上，就把我和你姑

姑沒有鬧嘛(註: 中毒)。 把你三爸爸、根娃子鬧著, 就吐著, 吃了胡麻就吐了。 餓死了救過來的人, 把你爺爺, 灣裡的隊長叫虎子, 叫著種麥子、豆子去, 打著不讓在家裡住, 就在前面的莊子裡住, 隊長把你爺爺打得屁眼裡流出來這麼多血, 你爺爺官名叫成林。(註: 為三婆的丈夫牛成林。)成林種地去了, 人家罵著: "你幹什麼去? 日你媽去嘛? " 我姐姐跟在成林後面, 就看見屁眼後面這麼一堆血。 虎子打人打的……! 給你們說, 你們不知道嘛。

野棉花葉子、水葉菠那個不能吃, 鬧人哩。 在正虎家的地裡, 我一冬天拾幹刺荊葉子, 那個葉子幹了弄碎, 就不太扎人了。 柴了草了啥都吃哩, 也得能吃下去嘛, 不然餓死了。 我八個人, 可是沒有失散。 幾乎把我餓死了, 我的六個娃娃都在哩。 唉! 說吃的啥? 十天不見五穀嘛, 還打著、罵著。

花枝岔的青元, 拿馬刀把我打著, 罵著打著十幾下。 把人餓著, 一個人一天一兩口糧嘛。

依: 一天一兩口糧?

三婆: 那時間的口糧, 你看夠不夠? 一天給一兩口糧, 給你爺爺硬是擠出來這麼一盅子麵, 我們喝的都是白水。 給你爺爺吃上一點點。 幾乎餓死了, 我家可沒有餓死人。

把你六婆餓的, 天黑了, 沒有人給湯, 餓得嗚嗚地哭哩, 我就領到溝裡, 收拾了些胡麻衣麵, 我給了她一點點, 舔了舔, 我們兩個就慢慢走回來了。 現在我給你說, 那是豬都不吃的, 現在的豬吃那個嗎?

你們不知道呀, 人到地裡幹活, 偷點麥顆子, 揉一揉塞進嘴裡, 人家看著就打哩, 就打得不得了。

依: 誰打哩?

三婆: 那些當幹部的都打哩, 都打哩。

依: 有沒有打你?

三婆: 打哩, 咋不打?

依: 打哪裡? 身上? 還是臉上?

三婆: 身上打、臉上打, 盔喜哪裡都打。

依: 有沒有拿棒子打?

三婆: 拿馬刀打哩! 還棍子?

攆著、打著, 打著人不得活。各到處挖著找, 各到處挖著找, 院地裡、鍋灶下、炕裡, 挖著找, 各處找。 娃娃們拾些麥穗子, 你二爸爸給人家放羊哩, 拾到一把麥穗子, 藏到牆縫裡, 人家抓住我打著,

去年見到 94 歲的三婆, 今年 95 歲了, 什麼都記得。

把那一把麥穗子拿去了，拿去給農業社了。你小姑姑在農業社的豌豆地裡，個頭才這麼高，摘了一點點。她穿了個爛褂褂子，被扯著拉著，我去看，她被綁住了，被拉著打。碗裡有一點豌豆角，打著讓開會哩。在村子裡開會哩。大家去開會了，就散著吃上了。給你們說，我都忘了……那個整個苦情，我菜了草了吃著哩，六個娃娃全著哩（註：沒有餓死）。

那時間人餓得很，人到灣上，嘴裡揪上有個麥顆、谷顆子，人家看見就追著打。我那時間坐在土台台上，餓得很，揉了一把麥顆子，虎子是隊長，把人打著。把我們三個女人，腳踏著，那個崖比較低，比炕頭矮，把我們踏著打著，幾乎打死了。

我餓得受不了，就回娘家去了。我媽煮下的洋芋這麼大，給我了一袋子。我拿回來，藏起來，我們八個人。吃了十天。

依：你拿回來幾個洋芋？

三婆：是受了凍的洋芋，就這麼一袋子，我切碎了喝湯，吃了十天呀，你不知道！

哎呀，天黑了不敢冒煙，一看黑了，房上、地上、房子背後、崖上，天黑了人家巡著、看著、巡著、看著，看你冒煙了沒有。不敢吃，人去偷著吃。裝在肚子裡了人家看不見。只要人家一看見一點點，就把你抓住打。那些當幹部的，外地來的，分配著來的，都打人哩。那個八明姐夫不知道活著沒有？那個人進來把我打了幾巴掌，那個，現在給人說？說餓的事情，多得很。（三婆忍不住留出了眼淚，很傷心，我給她擦著眼淚。）

依：三婆，不要哭，不要哭。

三婆：現在都忘記了，九十五、六的人了。說餓的事就忘了，我說我到如今難過著，我說起餓的事，光是吊命著哩，吊命著哩。我的六個娃娃，兒子四個，姑娘兩個，可是沒有捨人。唉！難活得很。現在人家扔掉的，我都捨不得，菜葉子我都捨不得扔。

你大舅舅（註：三婆的大兒子）七十幾了，餓的時間二十來歲，到通渭去買些蘿蔔，回來切著吃，就不太餓了。到通渭買的蘿蔔。哎呀！給你們娃娃說一說，真個是害怕。

野菜、苞谷棒子，偷著搗著推著，那時間用的是磨子。苞谷棒子鋸沫子一樣，磨子上推。麥顆子這個，吃到肚子裡他找不到。莊子裡的幹部，一邊來的幹部，你吃到肚子裡掏不去了。哈，我說笑話哩，我坐在台台上揉了些麥穗子吃，我們三個吃了些麥，人家踏著、打著。隊長的虎子大在哩，把我們三個打著。這麼高的台子，不是把我們三個要摔死了嗎？我就吃了兩個麥顆子，我說出來難聽得很，我說：“你只有吃到逼（土語：女性生殖器）裡面沒有挖，再處都挖到了。”打著、掏著。鞋碗碗子裡都掏了。

依：什麼是鞋碗碗？

（我沒有聽清楚，三婆挪過自己的三寸金蓮——小腳比劃，我才明白三婆說的是幹部連她的小鞋都搜過了，可謂“登峰造極。”）

三婆：把我鞋裡面都掏了，在這裡面都掏哩。

依：我看看你的腳？現在就是最小的腳了。

三婆：你看，糧食顆藏在這裡面有多少，人家把我的鞋子拽著脫了，看鞋子裡面裝了多少？有的人裝哩，我膽子小不敢裝。有人褲襠裡裝一點，被人打著，褲子給脫了。

依：把婦女的褲子也脫了嗎？

三婆：打著脫了，褲襠揭開，抓著哩呀，有的人從腰上灌下去，紮住，就裝著哩。有些人褲襠大了，紮個袋子，褲襠裡裝著哩，在褲襠裡裝著哩……。唉！你們娃娃不知道，這麼大點腳，比大腳少嘛。這裡面（小鞋裡）都掏哩。都掏著去了，麥子顆顆……你看有多少哩？有多少哩？（三婆脫下自己如今很難見到的小鞋給我看。）

依：就是裝滿也就是兩、三兩，還有腳呀？

三婆：脫下來裝上一把，餓了胡偷哩，這鞋子裡面裝上些。那時候都是爛襪子，爛的，布做的，裝一點，給你們說。帶子一綁，就裝一把，一、二兩都吃不上。人家拿著個鐵棍子在裡面，在腳裡面扎，看有沒有。有的人有，有的人沒有。我膽子小，打著不敢折麥穗子。我不敢裝。盔喜真是壞，打人的時候，萬錢媽罵著不讓打不讓罵。那個老婆子好得很。

這麼小的腳，鞋給脫了，在裡面找糧食哩。哈哈。

人家幹部鞋裡、褲襠裡都挖哩。灣裡 ×× 媽那一天偷了些麥子，穿了個布兜子，麥揉了，裝進去了，裝在褲角裡。

依：把糧食掏去了嗎？

三婆：掏著去了，打我們的人多數都死了，多數都死了。盔喜大（註：盔喜的父親），心壞的，褲腳裡、褲襠裡都挖。有些人，褲角裡裝一點，我沒有，我穿著單褲子，不能裝。永弟媽你知道嗎？在場裡幹活，她穿了個大褲子，裝了糧食，被打著，打的瘸了，被掏著去了。盔喜大這個人壞得很。

唉，我給你說，我活了九十五歲了，在舊社會，我娘家都富得很，富得很，我沒有挨餓。十八年是天災，我六歲，我記不得餓。到了

三婆說：隊長用鐵棍子搗我的鞋，看裡面有沒有偷下糧食。

五八年，我有幾個娃娃，五、六個娃娃，挨打跑死了，我一個勁兒跑，跑著躲著呢。一兩麵，一天給一兩喝湯著理哩。

依：一天給一兩？

三婆：白水，沒有菜。 三九天在苜蓿地裡挖菜著哩，你說有沒有？

依：隊長打你打得流血了沒有？

三婆：隊長，打得淌血哩，人家打著，打得臉腫、臉上淌血，讓人家攆著打，拿著馬刀砍，那個人已經死了。

依：還有什麼地方流血？

三婆：身上、胳膊上，淌血哩，沒有人管，人家隊長一個人說了算，都得聽，打著。 現在都過去了。 佔林還活著哩，別的都死了。 壞人都死了，那個盔喜來了炕洞裡，針線包包裡各到處找。 我有一個包包，你爺爺給我買了一疙瘩白線，剛買來的，放在包包裡，人家把我的包包扯開，當是洋芋，把我氣得罵：“你吃了呀！”把我包包裡的白線當洋芋。 你說，那時間的事情，多得很，早忘了。（三婆說忘了，忘了，其實什麼都記得。）

偷上些，吃上一點點就過去了。 有些莊裡不太打人，這個莊子打得厲害。

依：那時候當幹部的壞得很，是吧？

三婆：那就是，賜貴媽，人家灣裡的，兒子當隊長，人家沒有怎麼挨餓。 老漢把他三媽餓死了，在棺材裡裝了一棺材麥子，人家偷下的，沒有挨餓。 灣裡的賜貴媽偷下的。 再的人都挨餓著哩……。 三媽過世的時候，一棺材麥子在裡面放著哩。 把那個老婆子餓死了，人家可沒有餓死。 真是壞，孫錢大真是壞，打人，和盔喜一起打人。

哎呀，我難過的，把你見了，還不知道再見上見不上了。 我黑了就昏著睡覺了，一晚飯吃兩頓。 前幾年拾些杏核，賣上些錢。 現在吃得好，大家都給我送，這家子給，那家子給。 現在再好，是我的年紀到了。 年紀到了。

後記：雖然我的書稿已經定稿了，編輯還是同意加進去。 因為我們覺得每一個見證人的經歷都不一樣，更不能錯過這位 95 歲世紀老人的珍貴聲音和記憶。

第二章 婦女、兒童

——從甘肅逃荒到陝西

“爹，啥叫逃荒呀？”

“沒有吃的了，出門找吃的去，就叫逃荒。”

——摘自電影《一九四二》

1959—1961 年 6 月，甘肅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靜寧、隴西、通渭、崇信、莊浪、天水、武都等縣流入陝西隴縣、興平咸陽、寶雞等地 16—45 歲婦女兩萬餘人，並和當地群眾非法同居，未辦結婚手續的佔 73%。 辦了手續的佔 11%，訂婚的佔 16%。 有的已生了小孩。 外流同居婦女原說自己沒有結婚或丈夫去世，但實際上多數是有夫之婦。 有的丈夫已找上門來，有的寫信向政府告狀。有的屬於“放鴿子”，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背井離鄉來陝西求生就食。 大量甘肅婦女流陝，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 希望中央政府協調兩省共同解決。

——摘自《關於甘肅省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同居情況的報告》

……自 1959 年以來，甘肅災區流入陝西的婦女約有 5 萬多人，由於兩省各級黨政領導的重視，已先後動員遣返原籍有 2.5 萬人。 現仍留陝西的約有 2.5 萬人，這些婦女中原籍有丈夫的佔相當比例，而很多人已同陝西群眾非法同居。

——摘自《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紀要》

1958—1962 年，到底有多少萬婦女從甘肅逃荒到陝西？官方的數字有說五萬，也有說八萬，這應該是一個最低的數字。 我們一家就有四個婦女逃荒，我採訪過的李順子家有三個婦女逃荒，王秀英家兩個婦女逃荒……他們中最大年紀的六七十歲，最小年紀的十四、五歲，但是他們唯一的活路——把自己嫁給陝西男人。

我想探究的不是數字，而是這些婦女為什麼逃荒？是怎麼來的？逃荒中經歷

了什麼？怎麼落腳到陝西的？她們以後的生活怎麼樣？因此，我去陝西的戶縣、興平縣、耀州縣等地尋找從甘肅來陝西的逃荒婦女，其中我所採訪的幾位未成年逃荒者，都是當年由母親帶領逃出來，嫁給陝西男人，才得以倖存，為逃荒兒童……

一、 不跑，就等著餓死

受訪人：王新定，男，62 歲，陝西省富平縣流去鄉北耕大隊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天戶鄉永樂村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16 日。

錄音長度：113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北耕大隊王新定家。

王新定

大饑荒餓亡者：

張俊山，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天戶鄉永樂村人，餓亡。為王新定的父親。

×××，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天戶鄉永樂村人，餓亡。

×××家，一家四口，兩個大人，一男一女兩個小孩，甘肅省秦安縣天戶鄉永樂村人，均餓亡。 絕戶關門。

前記：王新定和我的舅舅生活在一個村子裡，但是我並不認識他。 我問舅舅：“你還認識從甘肅逃荒過來的人嗎？”舅舅說：“這村裡就有一個。”舅舅就用摩托車把我拉到王新定家，聽說他前幾年出了車禍，把一條腿截肢了，出門不方便。

依：叔，你看，我媽、我舅都是從甘肅逃荒過來的。 我也喜歡寫點啥，就想多問問老人，有經歷的人，那幾年的事情。

王：能成，你舅給我說了。 我想去你屋裡去哩，腿疼得走不成。 我這腿是個假腿，前幾年開三輪車車翻了，把腿沒有了，就安了個假腿。 我今天去地裡打藥忙得勁大了，把腿磨破了，疼得不能走路。 不然，我就跟上你舅去你屋裡了。

（我看了一眼，王新定的腳腕出露出一截木棍，而非正式的假肢。）

依：一樣的，我來一樣的。 叔，你那時候從來陝西之前，在甘肅哪個縣、哪個鄉？

王：是甘肅省，這個你知道，秦安縣天戶鄉。

依：叫個啥村子？

王：天戶鄉永樂村，時間也長了，要回想一下……。

依：你那時候已經有記憶了，把你記得的當時的情況說一說。

王：我來陝西的時候是九歲，還是個娃，生活艱苦得很。

我記得我爸在劇團工作，害有那個羊癲瘋病，也沒有治好，以後沒啥吃，就去世了。

我和我媽是六零年下來（註：把來陝西叫下來）的，那日子我還記著呢，到死都不得忘。 六零年，那時候，吃糧緊張，沒啥吃餓得到處胡跑哩。 後來，，我媽沒有辦法，就領上我兩個人跑出來了。

依：你媽叫個啥名字？

王：叫個董玉蘭，玉門的玉，蘭州的蘭。

依：你媽那陣子多大歲數？

王：三十歲，三十出頭些，我只有九歲。 我是五零年出生的，今年也就是六十二了。

依：當時家裡困難到什麼程度？

王：哎呀！那困難得很，那困難的就沒辦法說了。 野菜都吃不上，苜蓿都吃不上。 有些人餓得成天到晚睡在炕上，我是也沒有上學，餓得面黃肌瘦，家裡揭不開鍋，國家給你也沒有糧食，沒啥吃。

我年紀小，可啥都會幹，提上個罐罐子，提些泉水給我媽喝上。 我還放羊哩，放羊的時候，再拾上些柴火，我背不動，就用繩子一捆，羊就給我駝回來了，我偷上些玉米，腰裡一塞偷回來，再偷偷刨上些洋芋，沒地方藏，塞在柴火中間，他就看不出來，不偷沒有辦法，也不能天天偷，能吃一口算一口。

依：你們那時候吃的什麼東西？

王：吃的秫秫，這是咱土話，其實就是高粱，咱甘肅人叫個秫秫。 還有洋芋，再還有啥？麥就根本見不著，想都不要想，一顆都吃不到嘴裡。 農業社能給你給上些了，你就吃。 不給你了，你就不得吃。 我那時候小，農業社怎麼弄不知道，就是沒啥吃。

依：你們吃過食堂嗎？

王：吃過嘛，那時候我們那個食堂建在廟裡呢，成天吃洋芋熬的糊糊湯，給一個人打上一碗，給上些野菜。 食堂為吃飯還打人哩，咱小，吃飯去了，還要排隊打飯哩，如果擠了搶了，人家連飯都不給了，哎呀，把他媽日的，壞猴。 吃了沒有多長時間，我們就下來了。 六零年下來這裡還是吃食堂哩。 最後食堂就解散了，生產隊還是個沒啥吃，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情，咱到這裡得時候年紀還小。 只記得人沒有啥吃，為了維持生活，人就到處跑，到處找吃的，只要能活命。 跑出來就為活個命。

依：地裡打下的糧食呢？

王：那陣哪裡有你自己的糧食呢？全部都是農業社的地，都是集體化。人餓的沒有一點點辦法。咱上頭（註：指甘肅）不是吃洋芋，就是偷的刨著吃，偷生產隊裡的洋芋，一天一天的維持。六零年，餓得沒有辦法了，實在是餓得受不了。通過甘肅上頭一個人，把我們領下來，介紹到這裡。那是餓得沒辦法，逃荒要飯哩，人嘛，要活命哩，總不能等著餓死在屋裡頭。餓死的人不少哩。

依：那時候，如果偷吃乾部就打人嗎？

王：打哩，打人哩，咋不打？你偷人家生產隊的，人家當隊長當幹部的肯定要打哩。有些人出來偷玉米棒子，往腰裡一塞，塞上一圈子，有那麼七、八個，衣服放下來，別人就看不出來。但是今天看不出來，偷回去了。明天再偷，終有讓人家發現逮住的時候，就沒有好果子吃了。被抓住的人都被打的吱吱哇哇亂叫喚。

依：有沒有工作組來家裡搜糧食的？

王：有，那有。我記得來我們屋裡搜糧食，看你有沒有糧食。在瓦缸裡看，到處看。我記得我家廚房有一個瓦缸，這麼高這麼大，有一個人一揭開，看裡面空空的，什麼都沒有。然後把我媽裝衣服的箱子都翻了個底朝天，看藏下糧食著沒有。還有挖地，到處亂挖，看你家地下埋著糧食沒有，還有就是在炕洞子裡，用那個竹竿子使勁捅、使勁掏哩。村裡的幾個人，有工作組領著，到處戳，到處翻。那時候，家裡有一點糧食，就是一碗玉米麵，還是要分好幾天吃哩，人家不要這個，要找麥子哩。

有一個叫耀娃，家裡是地主成分，比我們的情況好一些，偷偷藏了一點糧食，工作組來到處翻，也沒有找到。說起來，找糧食的有辦法，藏糧食的人也有辦法。有叫人家找到的，當然也有翻騰不出來的。那夥子人比土匪還土匪，一來就胡亂挖，屋裡挖，院裡挖，挖的大眼睛小窟窿。我記得我媽偷下的玉米棒子，在炕洞的窯窩窩裡面藏著，不敢直接放進去。但結果還是讓人家搜出來了，讓我媽背著背簍子送回去。送回去了，就沒有挨批鬥。我媽回來了就哭了一鼻子。我媽說：“我沒藏好，讓人家搜去了，今個給我娃吃啥哩？”偷了糧食，讓人家搜出來，你就得送去。

我們村不是有窯窩嗎？儲存洋芋的，一冬天就吃洋芋、高粱、大豆。我們的定量是一天二兩，我們拿上碗去打飯，大人小娃，一人給上二兩，算是一頓飯。

依：那陣子不允許私人屋裡冒煙，是吧？

王：五八年，把私人屋裡的鍋都給砸爛了，進一戶砸一戶，逼迫著叫你吃食堂，不准你屋裡有鍋，不准冒煙，挨家挨戶的砸。砸了你就做不成飯了。這可好，等食堂一散夥，人都慌張了，為啥？沒有鍋做飯了。胡偷胡逮，刨洋芋、揪苜蓿、找野菜，天黑了吃。苜蓿那時候都是高級東西，地裡拔得光光的，芽芽子一冒出來就被扣了，有些人一邊扣一邊往嘴裡吃，等不到拿回去。

那是後來了，食堂解散了以後，沒有辦法了，揭不開鍋了，就自己給自己想辦法，偷上些吃。

依：有沒有扣飯的現象？比如你媽生病了不能出工？

王：扣哩，不參加勞動，就不准你吃飯。娃娃還是給吃哩，大人不勞動，人家就給你沒飯。食堂的飯就提不成了，給上一碗包穀糊糊，下上些洋芋疙瘩，這算是好的。到了最艱難的時候，那湯能照見人的影影子，就和咱們現在喝的麵湯一樣清。天天有湯喝還是好的，有時候五、六天就啥都沒有了，想喝些開水也沒有。人睡在炕上，也沒有柴燒，餓得沒有辦法了，就拾上一塊冰柱子抿兩口。你知道，就是下雪了，一融化，房簷下流水凍起來的冰柱子，在嘴裡抿，我當是吃冰糖哩。冬天沒有啥能燒炕，連麥秸草都是農業社的，私人不能拿回來燒。我七、八歲，也沒有上學，就背上個背簍，掃填炕的柴火，到地裡鏟些莊稼的根。長些的柴還捨不得燒，挑出來給我媽燒灶火做飯，渣渣子來燒炕。

依：你知道不知道，你們那裡有沒有人去參加過洮河水利工程？

王：叫我想想……。對了，我媽都去過，我媽給我說過。屋裡我爸身體不好，去不了，就抽調我媽去了，我媽那陣子還年輕著哩，我媽說在洮河把人餓的受不了，一些人都餓死了，還有放炮炸山給炸死的，勞累死的。我媽就偷偷跑回來了，主要也是惦念我，我還是個小娃嘛。我媽回來給我說：“好我的娃哩，把人餓的，那怕怕得很，吃不飽，還叫人成天到晚幹活哩。天不明上工，天黑了還不下工。人不是牲口嘛？一天兩頓洋芋糊糊，連饃都沒有。”我媽還說：“住的啥地方，就是地鋪，挖下的窯洞，地上鋪上些草，就那麼十幾個人住一間，地下都是潮濕的，把人睡得渾身疼。”我媽十天、半個月才回來一次看看我。我媽不在家，就是我大媽管著我。我餓得不行，就常常哭，想我媽，我大媽就哄我：“娃，別哭，大媽明天就給你做拌湯。”大媽是哄我哩，哪裡來的拌湯？我媽回來的時候，人就虛弱的不行了，三十歲的人，說五十有人相信哩。

依：那陣把你餓到啥程度？

王：哎呀！我餓得成天都不出去玩，不想動彈，就坐在牆邊邊子上等我媽，等我媽回來，看能不能給我拿些啥吃的回來。我媽上地回來了，在人家生產隊的地裡偷上幾個洋芋，用苞穀麵一起煮上。家裡有一點點麵，也不敢一頓吃完了。只敢撒一點點苞穀麵，放蔥花一樣那麼點。就洋芋疙瘩子加上些苞穀麵叫我吃，叫我一個人吃。這是家裡最好的飯了，我媽成天吃的啥？一天三頓吃的都是菜，野菜和苜蓿，不見一點點麵氣。到了冬天，野菜也沒有吃的了，沒有辦法了，就趕緊通過人介紹，才跑出來。那陣子，能跑的人都胡跑哩，甘肅跑出來的人不少，特別是婦女。人餓的沒辦法。

榆樹皮，咱這一說，我猛然給想起來了。我們那地方的榆樹，在溝沿沿上長著哩，人餓的把那榆樹皮都給剝光了，乾乾淨淨的，就吃榆樹皮。咋吃哩？先剝下來曬乾，剁成小節節子，磨成麵。榆樹皮熬的湯就和熬出來沾木板的膠一樣，是黏的，吃不到嘴裡，咬不爛。還有吃那個玉米芯，就是咱冬季裡燒炕的玉米芯芯子，把那個砸爛，在石頭磨子上磨爛，就吃那個。人一吃那個就大便不下來，

硬得和石頭一樣。 我媽就給我用個柴火棍子掏，給我掏糞哩。 人要填肚子裡，就必須吃那個。 不要提那個了，說不成。 一些娃他媽都要給娃掏糞哩，把娃掏得蠻哭。

一些家庭看（土語：養育）的羊，羊都吃不上野草，都死了。 村裡有有辦法的人，沒辦法的人必須逃，必須出去逃一條活命，人總要活命哩。 如果我和我媽不下來，就都餓死了，死的沒有影了。 我們下來以後，我那叔父，就是我大（土語：父親）的兄弟，寫來信給我，說上頭就和發生了瘟疫似像，就那麼死人哩，六零年，死了多少人哩。 誰管哩？有什麼辦法？有辦法的有辦法，沒辦法的只有死。就到那一步了，不然，咱自己家不呆，咱能跑到這地方來？

依：你有沒有看到村子裡的人浮腫？

王：有哩，我記得出了我家的門，朝南走，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老漢，是樂娃他大，臉腫得害怕得很，手腫得多高，亮光光的。 那是把人餓成那個樣子了。 沒啥吃，到地裡刨出來些洋芋一吃，腫成那麼個樣子，臉色稀黃的，沒一點力氣，走路晃晃悠悠的。 誰管哩？沒人管，後來就餓死了。 把人餓得亂爬，有人爬進窯洞裡，死在窯洞裡。

膽子大的人能偷些洋芋吃，膽小的人就不敢偷，害怕人家逮住了打。 不偷就不行，洋芋下來了，包穀下來了，高粱下來了，就偷上些，還不敢叫人家發現了，偷著在鍋裡一煮，趕緊一吃。

依：你周圍有沒有看到餓死的人？

王：有哩，咋沒有？有些人餓得沒有辦法，還不是就死了，吃不上，連野菜也吃不上。 咱是山區，有苜蓿哩，但是苜蓿地都被人啃得光光的。 還有一種苦曲，剜回去就吃那個，苦得很。 到了冬天，想吃那苦曲菜都沒有了，就是洋芋疙瘩子對付著。

我們那裡是山區，有窯洞哩，有些放羊的人，屋裡日子過得不太好的人就住著窯洞。 我有些時候到我外婆家去，都是步行著去，沿途窯洞裡就有死了的人。小娃娃家，想看，又害怕看。 就在洞子口口看一眼，看死人穿得破破爛爛的、嘴張大著橫在裡面，就趕緊跑。 害怕叫鬼攆上了，人家說，人死了就變成鬼了，攆人哩。

把人餓到啥程度？把人巴（土語：大便）下來的屎都吃哩，有些人不是吃了生的糧食，不好消化，糧食還是大顆粒子，有些人就挑出去，洗一洗又吃上了。 你看把人餓到啥程度了？有啥辦法？要活命哩，天爺給你了命為叫你活著嘛。

依：父親叫什麼名字？是哪一年死的？

王：我父親叫個張俊山。 對，我記起來了。 我和我媽下來的時候，我大還沒有死了，就是六零年。 他是長期有病哩，又沒又啥吃的，人瘦幹了，只有幹骨頭。我大餓得就出不了門，想要著吃都走不動路了。

依：你爸去世的時候多大歲數？

王：就是個四十多歲。他人瘦得很，連餓帶病就死了。甘肅我叔叔來信，就說我大死了。我問咋埋的？我叔說我大一死，也是用蓆子一捲，就打發了，沒有個棺材什麼的，已經埋了。我們逃到陝西那一年，我大就死了。可能我們走的時候給我大和我媽商量過，就說把他一個人留在屋裡混著，再怎麼艱難，都要把咱這個娃給養活下來哩。咱就這一個娃，還是個男娃。我大讓我媽領上我逃活命去。

我媽也沒多給我解釋過啥，後來我就自己想、自己琢磨哩，是我大看著我可憐，不領出來不行嘛，一天吃不上個啥啥，別說那麼長的時間了，就剩下最後一口氣了。剛開始我還能提上個小罐罐子剜些野菜回來，剜上些苜蓿芽芽子，最後連出門的力氣都沒有了。

依：你見過多少餓死的人？

王：那時候，餓死的人多了，人一死，就抬出去埋了，用張蓆子一捲，抬出去就算完了，打發了。那陣子，活人都管不住自己，還能顧死人？

餓死的小娃娃多得很，隔幾天，把小娃用爛蓆子一捲，就埋去了，半坡坡上、山溝溝裡一埋，那都是餓死的娃娃，娃一受餓，再得上些啥病，抵抗力就不行，就死了，就餓死了，都是天黑了把娃一扔。大人還能吃樹皮吃包穀芯，小娃就吃不成，娃娃腸胃受不了那麼粗的東西。

玉米芯芯砸爛，放在磨子上磨出來，在鍋裡熬出來叫人吃哩，嘴裡粗的，哎呀，老人有句話說；“六零年，把人餓死了，把狗的眼睛吃成紅的了。”有時候就沒啥都沒有了，給你斷糧了，把人餓得招不住，就偷上些洋芋，白天還不敢吃，晚上偷偷熬上些湯吃上。我媽就給我說：“好娃哩，咱娘們倆不跑出來，不到這地方，就沒有人了，”人見了人不說話，為啥不說話？沒有精神說話。我七、八歲，成天一坐就是幾個鐘頭，沒有一點點勁，餓得沒有指望了，啥都不想，只想吃，想咋才能活命。一個小娃只想活命，年老體弱的只有死。走不動，山裡的小腳老婆子，咋出來哩？步行幾十里咋走哩？甘肅的人陸陸續續的，把人都餓死了，埋人連棺材都沒有，死那麼多人，哪來的棺材？人一死，都是蓆子，一捲，一捆，用個杠子，四個人一抬。有時候把門扇卸下來，放上人好抬一點。我們山區，這裡住一家，那裡住一家，住得也分散得很，我就常常看見坡坡上幾個人下來了，抬著死人去埋人，就知道，又死人了。咱年紀小，就看見隔幾天就埋人，隔幾天就埋人。還不敢說是餓死的。

餓死的都是老人，沒有一點點辦法，就只有餓死了。如果人快咽氣的時候能給灌上些糊糊，也不得死，人沒有病，就是餓死的。把人的身體把人的內臟餓得幹幹的，沒有油沒有糧。也沒有人哭，餓的連眼淚都沒有，再別說弔孝了。

秦安縣城還可以，我們那個公社餓死的人不少，經常大人說這裡餓死多少，那裡餓死多少。可以說，那個時候，還有全家絕門閉戶的。那時候，人口不多，三五個一家，兩三個一家，有的就關了門了。我家住的那個地方，山底下有幾口

人，他媽是一個晚上餓死的，他大早就餓死了，一個女娃一個男娃，那些娃後來沒有人管，也都餓死了。 三個人餓死在窯洞裡，我村子人，叫啥名字我不記得了。我那陣太小，不記得了。 人一死，蓆一捲，杠子一抬，正常得很，有人願意給你抬就好得很了。 人沒有力氣抬死人呀。

依：你聽說過人吃屎的事情嗎？

王：有哩，那時候，吃屎的都有。 咱這個年紀了，還能說假話？是我媽從我外婆家回來了，翻山越嶺回來了，給我說：“娃，你看惜惶不惜惶？你婆村裡有個老漢捧著吃不知道是人巴（土語：大便）下的，還是狗巴下的，就吃那個哩，把人餓成啥樣子了？吃屎哩！人吃屎哩！”他不吃，餓得沒辦法，心裡慌得挨不住。 我媽看見的，回來給我說的。

依：你聽說過人吃人的事情沒有？

王：我聽我媽說過，我媽說：“人都吃人哩。”我還小，聽說有人把自己的娃吃了，是個人吃人的社會。

那時候，真的是餓得沒有辦法，還不是偷著往外面跑哩，不敢叫人知道了，跑遠了他就找不到了。 那時候不叫你出門，出門叫個盲流、流竄犯。 到處都逮人哩，把你當壞人往回送哩，哪裡來哪裡送。 我們偷偷跑掉了，我媽把我領上。 如果被人家逮住了就不得了了，挨打哩呀。

依：你爸知道不知道你們出來？

王：知道嘛，他咋能不知道？他和我媽咋商量的我不太清楚，大體就是那個意思，男人家出門不好活命，女人出來，能跟上個人就活下來了，男人領上個老婆娃娃，誰收留哩？出來的都是婦女和小娃。 婦女有人要了，娃娃也就有飯吃了，男人出來得很少，留在家裡的男人也很可憐。 因為女人多數都不回去了。 你看，甘肅出來的都是女人，就沒有男人。 誰要你哩？

有啥吃誰願意逃荒？把家庭拆散了，把人給逼得沒有辦法，人要活命嘛。 我們走了時間不長，我大就死在屋裡了。

依：當時你們往陝西跑，家裡還有誰知道？

王：就我大媽知道，我大媽說：“好我的娃，你和你媽趕緊往出逃，不朝出逃，你就餓死在這屋裡了。”我記得夜裡我偷偷跑到我大媽屋裡，偷偷給我大媽說：“大媽，我給你說，你給其他誰都不要說，說了我媽打我哩，我媽準備領上我去陝西去呀，說陝西有吃的。”那陣去甘肅領人的人多得很，有人去就能領上人來。沒啥吃嘛。 我大媽也不知道陝西在哪裡，五十多歲的老婆子，就問：“你們幾時走哩？”我說：“我不知道。”我大媽說：“你娘們兩趕緊朝出跑，別管你大了，三個人都在屋裡等死呀。”我大媽愛我得很，弄上些吃的，洋芋疙瘩飯偷偷給我吃，她還有一個小孫子哩，就讓我和那個孫子吃，還不敢讓別人看見了。 她自己不捨得吃。 我大媽餓的站不起來，兩條腿爬著走路哩！我的老人可憐得很！

依：你大媽哭了嗎？

王: 哭了嘛, 那是肯定的。 我大媽把我摟在懷裡, 哭得眼淚一串一串子, 我大媽愛我得很, 叫我回去問我媽幾時跑哩, 我記得清清楚楚, 我媽對我說: "娃, 不敢給人家說咱要跑呀, 等著, 等天黑了, 看人家來不來, 人家來領咱了, 咱就走。" 第一天, 那個人沒有來, 第一天天下雪哩, 雪下得厚得很, 怕是路上不好走。 第二天, 那個人給來了, 我穿著一雙爛鞋, 張風漏氣的, 我媽給我鞋子上縫了個繩子, 給我綁得緊緊的, 說要跑遠路哩。 誰還穿襪子, 誰還知道啥叫個襪子? 我記得我穿的那個爛棉衣, 脊背上胳膊上的棉花都跑出來了, 垢甲就是一層, 整個是個叫化子模樣子。 到這里人還笑話我哩: "看, 看, 看這山裡來的人曰髒不? "

依: 說一說你和你媽逃荒來的這個過程。

王: 我們坐火車來的, 有一個男人領著來的, 大概我還能記得那個人的眉眼, 但是不知道叫個啥。 現在他早死了, 是個熟人, 介紹我們來陝西。

依: 屋裡的東西就不要了?

王: 屋裡就扔了, 屋裡也窮得沒有個啥值錢的。 一張蓆、一個破被子。 不要了, 先顧人先逃命, 還能顧啥哩? 來了好多年, 我都沒有機會回去看看, 以後再回去, 我們的老房子都塌了, 牆都倒了。 沒有家了。

依: 你去過其他地方, 還是直接到這裡?

王: 就直接到這裡來了, 都是那個人給找好下落了, 人家給說好的。 我九歲到今年六十二歲了, 五十多年了, 在這裡生活了這麼長的時間, 實際上我還愛我那家鄉, 還想著哩。

依: 你媽媽來了, 也必須改嫁, 找個出路, 是嗎?

王: 你想想看, 我爸不在了, 我們娘們兩個咋生活呀? 沒辦法生活。 自己家的親戚連自己都顧不上。 那時候, 只有誰對我們好? 我大媽 (土語: 伯父的妻子) 的確對我好得很。 有時候, 她節省出來一點點包穀麵, 煮上些洋芋疙瘩, 給我藏上一碗, 偷偷摸摸給我趕緊吃上, 害怕她的兒女看見了數落她。 因為我們都住在一個院子裡, 都是一家子, 她們住在前院, 我們住在後院, 她還能把我關心一下。 我和我媽屋裡一把米麵都沒有, 吃啥? 只能走那一步路了, 想剜地裡的野菜都沒有, 大家都在剜, 全村子人都在啃樹皮吃包穀芯芯子。

我們坐火車一、兩天就到咱陝西了。

依: 你們從村子裡走出來到哪個站坐火車?

王: 先是走了四十多里路。 那陣子, 沒有汽車, 我和我媽一路上跟上人走哩。 我媽還是大腳, 走路還可以。 秦安縣沒有火車, 說要到天水火車站搭車哩, 秦安縣城到天水怕是又走了七十多里路, 把我們走的骨頭散活了。 我記得是半夜走的, 肯定是要三更半夜走, 這雞一叫就動身, 火車是有時間的, 不等咱, 要趕著攆人家的車。

依: 你路上吃啥? 屋裡又拿不上些吃的?

王: 路上有人領著哩, 人家就給買上些啥一吃。 對, 我記得在天水火車站,

甘肅許多年幼的孩子跟隨母親逃荒來到陝西，有了新的父親，新的家，因此改名換姓。

買了兩個柿子大的饃，要一塊錢一個，那陣一塊錢值錢得很。 我和我媽一人吃了一個，覺得香得不得了，沒吃飽，算是把肚子稍微填了一下，人能走路了。 也不敢想能吃飽的事情。 到這裡生活還是不行，也是糧食緊張得很。 但是比甘肅強多了。

依：你們路上帶了些什麼？

王：啥都沒有，屋裡窮，爛房爛牆又帶不走，一張蓆、一個幾個人合蓋的爛被子，咱遇上饑荒，真正的把苦受了，把惜惶受了。 我記得有三年沒有見過油、沒有見過鹽。 吃誰的油？吃誰的鹽去呀？哪裡有呀？就在泉上提些水，弄些苜蓿、玉米麵一煮。 有時候稠些就高興得很，沒有玉米麵了，就清些，就照這樣吃。

依：你媽到這裡就是改嫁，還是被逼迫的？

王：我媽來了就跟上我後來這個大（土語：父親），人家也沒有結過婚。 來了，就跟上了，也沒有提前見個面。 那時候，人窮，也就沒有那個講究。

依：你的繼父叫什麼名字，當時多大歲數？

王：叫個王先春，先進的先，春天的春。 我以前姓張，親生父親姓張，後來改姓王，張新定改成了王新定，改成我繼父的姓了，人家把咱命給救了，把咱養活大了嘛。

依：你們來了，你媽和你和後面的父親相處的怎麼樣？

王：相處的好，相處的好。 人家對咱好，對我媽好。 關鍵是人善良。 屋裡沒吃的了，到街道裡買個啥回來，先喊著我吃上，說我是個娃，先叫娃吃上。 當時，我這個父親也就是四十多歲的樣子，也不說我什麼，從不說，不嫌棄我。 我把他叫“伯”哩。 我們這裡叫“伯”和叫“大”是一樣的稱呼，都是親親的。 人家對咱好，對咱就像自己生下的親娃一模一樣好，咱也把人家當成父親一樣。 那時候人家給咱一口，勝過好的時候給上一斗。 我媽到這裡又添了一個兄弟、兩個妹子，加上我就是兄弟姊妹四個。 成了一大家子人。

依：到這裡以後，生活怎麼樣？

王：剛來的時候，生活條件也很艱苦，六零年吃了沒有多長時間食堂，六一年就散夥了，剛來也吃食堂，老毛手裡，聽說全國各地都是統一吃食堂。 陝西這地方平一點，土地面積寬，就強一點。

唉！我媽那陣身體差得很，從上頭過來的人，一個個看上去都是面黃肌瘦的，

沒有一個好人。 我到這裡的時候, 人看見了就說: “天爺, 咋把娃娃餓成這個樣子了? 黃皮爛西瓜的, 不像個樣子。” 再咋說, 人家陝西的食堂比上頭都強得多了。 雖然糧食少, 還一直叫你吃上些。

依: 你們這裡還有其它從甘肅逃荒過來的人嗎?

王: 年輕的、中年的婦女, 能走的能跑的還能逃一條命, 把娃娃拉扯出來。 當時也不考慮以後的事情, 光是先逃活命。 這些女人來, 都是領著娃。 年紀大的婦女, 跑不動也就餓死在家裡了。 走投無路。 先活命, 都領著娃, 我附近還有一個甘肅來的, 餓得沒辦法跑出來, 是我伯(註: 父親的哥哥)辦下的女人, 一起生活了十多年, 來的時候二十幾歲, 走的時候有四十了, 甘肅的男人來叫哩, 就回去了, 再說人家是原配嘛。 這附近有五、六家子, 有些都死了。

六二、六三、六五年甘肅還下來人哩, 先來的人就把自己家的侄女、外甥女又領來, 介紹個對象就過來了。

依: 書上、電視上都說是 “三年自然災害” 。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王: 咱就不管那些, 咱只能知道咱自己受過的惜惶, 把人餓咋了, 那啥自然災害, 我還沒有經歷過。

依: 那你看到冰雹呀、蟲害呀、乾旱什麼的了沒有?

王: 那沒有, 旱, 也是有點旱, 咱那裡有點雨水, 就長糧食, 地裡我看還是長糧食哩, 不知道咋弄的? 人家集體一收, 群眾也沒有辦法, 也吃不到嘴裡。 有糧還吃不上, 不知道到底是啥政策, 群眾也不敢多說一句話。 全國來說, 甘肅最嚴重了, 下來陝西的人多得很, 尤其是婆娘和小娃, 有些那邊是有男人, 出來重新跟上個人。 你看, 我們一家子就好好的給解散了。

依: 你給自己的娃娃說過這些事情沒有?

王: 說哩, 我給我兒子說哩。 我就這麼一個小子, 今年二十七了, 我給他說: “娃, 大是受過惜惶的, 從甘肅逃荒要飯過來的。 大都快把命給餓死了! 好我的娃。” 把我的經歷都給他說過, 我的小子問: “大, 你還是逃荒過來的? ” 我說: “不是逃荒, 早沒有我了。” 我給我兒子說的時候, 兩股子眼淚, 我兒子說: “大, 你不要哭了。” 我說: “這不由得我, 一提起來就是兩股子眼淚。”

挨餓可怕得很, 甘肅情況特別嚴重, 都是山區, 自然條件就不好, 甘肅那個省長給共產黨爭氣哩, 叫甘肅人胡跑出來要飯哩, 他媽的 ×, 放在現在, 看他挨球的, 他狗日的把農民沒餓死完。 我老是愛回憶, 忘不這些事情, 到死都忘不了。

二、逃荒兩姊妹

受訪者: 宋玉蘭, 女, 75 歲, 陝西省富平縣曹村鄉小賈大隊人。 宋玉英的妹妹。

宋玉英, 女, 77 歲, 陝西省富平縣曹村鄉小賈大隊人。 宋玉蘭的姐姐。 逃

荒前甘肅省定西縣人。

宋玉蘭和宋玉英姐妹

時間: 2012 年 8 月 20 日。

錄音長度: 72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富平縣曹村鄉小賈大隊宋玉英家。

大饑荒餓亡者:

宋發元, 男, 44 歲, 甘肅省定西縣人, 餓亡。

肖 ××一家四、五口, 甘肅省定西縣人, 絕戶關門。

曹元娃一家四、五口, 甘肅省定西縣人, 絕戶關門。

侯 ××, 男, 40 多歲, 甘肅省定西縣人, 餓亡。

×××, 女, 60 多歲, 甘肅省定西縣人, 餓亡。

前記: 我的朋友康凱鵬領我到宋玉英家, 她身材比一般農村婦女高大, 慈眉善目。聊了一會兒, 她的妹妹宋玉英就來了。兩姊妹一起和我談了她們從甘肅逃荒來陝西的經過。是我唯一採訪的逃荒兩姊妹。

依: 姨, 你叫個啥名字?

姐: 我叫個宋玉英。

依: 你們是從甘肅哪個縣來的?

姐: 甘肅省定西縣。

依: 你是哪一年來的陝西?

姐: 我是六一年來的。

依: 姨, 你就隨便說, 別緊張, 你想到哪兒說到哪兒, 就是咱們說的諞閑傳(土語: 聊天)。

姐: 就是敘家常一樣, 是嗎?

依: 你經歷過啥就說啥, 你看見過啥就說啥。你來的那年多大歲數?

姐: 二十八。今年七十七歲了, 我是 1936 六年出生的人。

依: 那麻煩你把來之前老家的情況講一講, 為什麼要來?

姐: 我來的時候帶來了一個娃, 他爸在外面工作著哩, 我的家和我的娘家是兩個小隊, 以後是我父親過世了, 我就在我娘家照管我娘。人家對我就有意見了, 說我照顧娘家太多了, 把關係搞壞了, 因此……

(這時, 宋玉英的妹妹宋玉英也被請來, 我和她打招呼)

依：姨，你好，我們在聊天，如果你想插話，你就說。當時的生活怎麼樣？

姐：生活就是苦焦，苦焦得很，是到了五八年開始的，是吧？

妹：五八年、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我們就都到這裡了。

我五九年下半年就下來了，你來可能是六一年。

依：五八年不是大躍進、人民公社，你們講講在定西的情況。

姐：五八年，挨開餓了，我還是個共產黨員，娃他爸在武威工作，想把我調到那個廠裡，我們大隊不讓我走。那一年是哪裡來的哪裡去，因為我是個幹部，是個共產黨員，人家就不放，就沒有走，在大隊搞生產。以後把我放在大煉鋼鐵的地方。

依：你說說怎麼大煉鋼鐵？

姐：大煉鋼鐵，就把隊裡的主要勞力就抽調上走了，搞鋼鐵去了。村裡走不了的，要生娃的婦女就辦了一個婦產院，就讓我在婦產院幹。

依：當時吃食堂是怎麼個吃法？

姐：就是按人給你舀上些，人家給你舀飯。

依：你能不能吃飽？

姐：那吃不飽。

依：多少個人吃一個食堂？有多少人？

姐：一個隊，一個生產隊有幾十戶，有一、兩百人。至少有一兩百人。

依：你們當時吃什麼東西？能給你多少？

姐：剛開始是上頭的幹部問生產隊長，問：“一天一個人吃一斤夠不夠吃？”浮誇假報，隊長就說：“夠吃。”上面又問：“一天一人半斤夠不夠吃？”隊長還是說：“夠吃。”就這樣浮誇假報把人餓的，最後指定了個三兩八錢的。

妹：是二兩八錢。

姐：吃了三天就把人吃得不行了，以後上面又調查這個問題，給補了個半斤，就把人高興的，能吃上半斤了，那人可憐得很。

妹：等我下來，是五九年了，我記得我四哥成天說：“毛主席，像太陽，一天給人吃二兩。”

依：社員把糧食打下來以後，你知道不知道徵糧的情況？

姐：知道，就不准生產隊存糧。這裡場裡打出來揚出來，馬上就送到庫裡去了。

依：能給社員吃多少？

姐：上頭批下來，能給你吃多少就是多少，就是個半斤。

妹：都沒有半斤，以後給咱吃的是黃豆，磨出來的黃豆，一天二兩黃豆，還有豆皮。反正吃的飯裡面只有一點點麵，主要是野菜。

依：糧食徵不夠，有沒有到社員家搜糧食的？

姐：有呀，我知道，我們不是有地窖，那邊的人有點糧食都藏在地窖裡。人

家一進來就戳，就搜，看你藏糧食了沒有？

依：是本村的人搜？還是外村的人搜？

姐：公社的人，到那時候我家啥都沒有了，自己都吃不上，還有啥藏的？

依：如果搜不出來，有沒有打人？

姐：那沒有。那是土改的時候對地主、富農這樣樣子，批哩鬥哩，你一晚上要交出來多少錢，多少糧，不給就打，給了還打，想多要出來一點。對社員沒有打。

依：食堂不行了以後，渡荒的時候怎麼度？

妹：我們吃的主要是菜，樹皮，榆樹皮。

依：你自己有沒有刮過樹皮？

妹：剝哩，吃樹皮、蕎麥皮，把蕎麥皮在鍋裡炒焦，在磨子上磨出來那個黑末末子，就那麼沖著吃，老是吃得拉不下來。娃在廁所裡一蹲就不出來，大人問："你咋了？"娃說："我拉不下來。"蕎麥皮最難吃，榆樹皮倒還不算難吃，一見水是黏的。

姐：我們把榆樹皮剁成指頭大的蛋蛋，炒幹，然後倒進磨子裡磨，磨成麵，就吃那個。

依：當時社員偷也很厲害是嗎？

姐：就是，那沒有辦法，膽子大的人就能吃上。

依：你自己有沒有去偷過？

姐：沒有，沒有，我那時候是共產黨員，一點都不敢偷。

妹：我自己的家裡，把我父親餓死了，我父親是一直都吃不上，一輩子是個老實人。

依：父親當時多大歲數？

姐：四十四歲，大概也就是五八年，或者五九年。

採訪完，合個影。

依：父親叫什麼名字？

妹：我父親叫個宋發元。

依：那把你父親去世的過程說一說。

姐：我父親人心小得很，我們家被徵用做了食堂，客廳成了飯廳，就把我大攆到別人屋裡住著哩。

妹：在人家家裡住，還是我的老舅家，我老舅是個地主，就我大（土語：父親）這麼一個外甥，到了民國十八年這樣的年景，我老舅就把我大、我奶奶收留下。

姐：吃的不要錢的飯，做的不給錢的活。

妹：我大就像我老舅的長工一樣，是他僱的人，他自己在城裡住著，我們在鄉里住著，他的地呀房呀都在鄉里，我大就給他僱的這些夥計照看著，夥計吃飯都是我大管著。那陣子隊上的幹部壞得很，我大也可憐，我兄弟還小哩，就把他們都給攆出去了，全家都攆出去了。把我老舅的房子辦成食堂了，不讓在自己屋裡住。

依：全家幾個人？

妹：那時候有六個弟弟，兩個妹子，人不少，我媽生了十一個娃。隊長把我們一家子給攆出去。隊長家煮的洋芋，他的娃吃洋芋剝下來的皮，我小弟弟、小妹妹拾起來吃，搶著吃。（說到這裡，宋玉英的眼淚掉下來。）

姐：我大心小得很，把自己的地方叫人家佔了，給攆出去了，就一直思想不痛快。最後就有了病了。我媽人是善良得很。

妹：我媽是寧可自己不吃，都給娃先吃。做飯的時候，就給我大做上這麼一碗，我大也吃不下去，娃娃幾對子眼睛望著他，嘴上不說，都想吃一口。我媽對我大說：“你吃，你管你，不要管娃。”娃沒有吃的，我大自己咋能咽得下去？

姐：我家老大一個當兵去來，家裡的這幾個都小，我一天就照管著。

妹：我兄弟被打發去修水利去了，還小著哩，又瘦又小，才十三、四歲。主要是隊裡的幹部對我們一家子不好，我們沒有依靠，老實人，娃都小，就欺負你哩。

依：到水利工地上的娃娃叫個啥？

姐：叫個宋孝，孝敬的孝，娃娃就瘦得一把幹骨頭，還給人家挖土哩，幹和大人一樣的活。

依：他去工地上多長時間？

妹：去了有一年多。

姐：娃可憐得很，吃不上，偷跑了。如果你偷跑了，在工地上把你抓住了，就往死裡打哩，不打你，別人又跑了，就是要讓你害怕。苦焦得很，苦焦得很，吃不上，活又重，娃娃才十三、四歲，身體根本就受不了。

妹：就是我的兄弟一個當了兵了，一個上了水利了，我大心小得很，操心娃娃，就病得不行，心情又不好，又吃不上飯。

依：你父親最後能吃上些什麼？

妹：給我老父親吃的還比幾個娃娃好，能強一點。

姐：是後來給每家子一點點麵，多一半就給我大吃了，做點麵條，煮些麵糊糊，給我大吃。別的人吃的全是菜。

依：父親是在什麼時間死的？

妹：大概就是四月，不太暖和的時候。那時候地裡有苜蓿了，有野菜了，我們甘肅那邊天氣涼一些。

依：父親去世的時候，你們在不在身邊？

妹：沒有，都沒有。

姐：我也不在。 我是娃他爸叫我去他那個廠子去，人家不叫走，那天晚上我就把鋪蓋捲起來，先讓他帶走，我慢慢留下來辦手續。 我天不亮把他送到車站回來，想做點吃的，給我大送去，因為我娘家近近的。 可是我還沒有做好飯哩，我的兄弟跑來了，對我說：“姐，大老（土語：過世）了。”

依：過後你媽怎麼說你父親的情況？

妹：早晨我媽還給我大做了一碗飯，我媽說：“趁熱吃，別管娃，娃還有哩。”我大想張嘴吃哩，幾個娃就圍著看著，咽口水哩。 我大就想給娃餵上一口，我媽就攔住不讓餵，我媽攔住說：“你自己吃，不要管娃，你顧你。”就這樣，一碗飯沒有吃上，吃不下去。 思想壓力大得很，自己吃，娃吃不上，自己就吃不下去，覺得對不住娃。 我大就沒有了……。

在這之前，我父親已經癱在炕上好一陣子了，下不了炕，連病帶餓，思想壓力大，就沒有了。

依：父親是怎麼埋葬的？

姐：那就可憐的沒法說了。 用一些薄板板子，叫了個木匠，就要釘哩，用一堆小板板子釘上一個棺材。 要去買些釘子，我二兄弟餓得腿疼得軟得走不動，除了餓還是餓。 我兄弟給我說：“姐，你給人家說一下，我明天早晨去買釘子去。”第二天，我兄弟去買了些釘子，把棺材釘好，就湊湊合合把我大給埋了。 就在土崖崖上挖了一個窯洞，把棺材放進去。 過了幾年，以後條件好些了，我們又買了一口棺材，給正式的、好好的埋了一次。

依：你們在那裡見過餓死的人嗎？

妹：人正走在路上，倒下去就再不起來了。

依：你親眼看到的有多少？

妹：有，有，有。 我們那個隊上把兩家子人都死絕了。

依：戶主叫什麼名字？你知道不知道？

妹：一家子是姓肖，就留下一個女娃，給咱這裡附近了。

依：叫啥名字記得不？

妹：我現在都忘記了，這一家子有四、五口子人，就留下這一個女娃子了。

依：這個女娃娃當時多大？

妹：可能就是個十二、三歲。

依：另外一戶人家姓什麼？

妹：姓曹，在咱山上住的那一家子。

姐：那家，咱叫他元娃，就叫個曹元娃。 有三、四口子人。 那時候人死的，慘的都不記那些事情，就只自己顧自己都顧不住，就不管別人的事情。

依：你說說你在路上看到的死人。

妹：路上死的人不少。 那陣子咱也小，自己管不住自己，我那陣也就是二十出

頭，我今年七十五。

咱老早搞水利，當營長的那個人，就死在路上了，從城裡回來，就在一個山上的路口子上死了。

依：這個營長是你們村子人嗎？

姐：外村的人，搞水利的時候把我們都叫去了。如果婦女有娃，就叫幾個老婆子給你把娃管住，你一天做活去。那個營長壞得很，打人罵人，那最後也是餓死了，在路上走著路，就死在路上了。他死了，人都說："把那個壞人，趕緊叫死了去。"

依：他死了，你們有沒有見到？

姐：沒有，聽別人說，他死的地方我們都知道，他姓侯，原來知道叫什麼，現在不記得了，年紀也就是個四十幾歲。他是從工地上回來的路上死的。

妹：他管人的時候可是兇得很，幹活的人吃什麼？就吃點糜麵糊糊，做的活達不到他的標準，他就破口大罵，扣人的飯，不給人吃飯。我去工地上了，我知道那情況。

依：叫你幹什麼活？

妹：是生產隊叫我去的，深翻地哩，把上面的土翻下去，把下面的土翻上來。

依：距離家有多遠？

妹：距離家大概有，在石家坪。我和另外一個鄰家的婆娘，她比我年紀大，我們挖出來一個什麼根，白白的，有蘿蔔粗，一尺多長，不知道是什麼根，把人餓得就說嚐一嚐，嚐起來味道還甜甜的。我們就吃了，我吃的少，那個人吃的多，險乎鬧（土語：中毒）死了，中了毒了。兩個人都中毒了。

姐：把人餓的，不管好壞，只要能咽下去就吃上了。

依：是嘔吐還是拉稀？

妹：人頭昏得站立不起來，我還不知道怎麼回事情，我就想："我咋了？得了什麼病了？"我說今天昏得怎麼了？到了第二天，你不去上工不行。那個婆娘說："可能是吃了那個根了，我昨天晚上咋難過得不行。"我說："我也害難過，我還比你輕些。"險乎鬧死了。

這是在水利工程上，人吃不飽，抓住啥吃啥，不管好壞。

依：這是叫個什麼工程？

妹：就是當地的一個小水利。我和那個婆娘被安排在那裡幹活，挖地修渠。

依：每天幹多長時間活？

妹：就是給你吃飯時間，你想說多休息一下，那不行。人家給你定這數量哩，完不成不行。吃的東西就不能提了，主要是菜。

姐：野菜，誰還說買菜，就沒有買的菜。只要能挖著吃上。

妹：偷著揪苜蓿，還有地裡挖的苦曲菜，苦曲菜吃完了，就吃咱那裡的鵝蓬，葉子大大的。地裡放了工了，我和我姐上了山，一人挖一背簍子就回來了，弟兄

們、姊妹們就煮上吃。

依：你在工地上有沒有看到餓死的人？

妹：在工地上，如過你幹不動了，就叫你回去，你回去好壞，有沒有吃的就不管你了，反正不讓你在工地上了。

姐：你已經沒有力氣了，身體不行了，人家就不要了。 在農業社的食堂，發那種小饃饃，你今天去地裡幹活，就有一個，你今天去不了地裡，就給你沒有。 就扣飯了，不勞動就沒有飯。 你到食堂領飯去，你今天沒上工，你提前假沒有請到，今天你就吃不上飯，就不給你，說你沒有勞動，就不給你吃了。

妹：領飯去，看你屋裡有幾口人，給你舀煮的糊糊，看一個人是兩勺還是一勺。 全家人提回去半罐罐子，屋裡有娃的，給小娃的先給娃舀些出來，再倒進鍋裡，加上野菜煮。

姐：你煮野菜不是煙筒裡要冒煙哩，煮些菜，熬些糊糊，人家在社員大會上就批評開了。

依：有沒有到家裡砸鍋的？

姐：有，有來找的。

依：在村子裡有沒有看見餓死的娃娃？

妹：那陣誰不管誰，只聽說誰家的娃死了，誰家的娃死了。 三天兩頭就聽見了。

姐：人死了，娃死了，不奇怪，不驚奇，不是說人不可憐人，是人顧不上。

妹：有個人快死了，咽氣前還說：“給我喝上一口湯。”

依：是誰？

妹：我的五老妗子，死的時候六十來歲，年齡也不大，和我們在一個村子，兩家就隔著一個牆，我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快咽氣了還說：“給我一口麵糊糊。”就那也沒喝上，死了。

姐：誰給她喝？哪裡有麵糊糊？一個顧不上一個。

依：說說人餓得浮腫到什麼程度？

妹：那多得很，黃腫黃腫的，人都說得了黃腫病了。 其實是餓成那個樣子了。最後皮膚破了，水都流出來了。

依：最後有沒有辦浮腫醫院？搶救人？

姐：沒有，我記得後來政府也管哩，吃的拿下來能到幹部手裡，拿不到群眾手裡，就被人家卡掉了。

妹：食堂的管理員、做飯的，那些人吃得多，胖的快得很，其他人越餓越瘦，人家越吃越胖了，看起來還顯著得很。

姐：政府管的時候給浮腫的人給的油、白糖、米，照顧這些病人，但是都照顧到幹部家裡去了，分不到你手裡。 現在看個胖人不覺得，那時候胖人就覺得稀奇得很。 人都說幹部吃胖了，社員浮腫了。 腫的人多得很。

依：你說說人腫了是什麼樣子？

姐：腫的連眉眼都沒有了，見了熟悉的人就認不出來了。走路頭揚得高高的，他眼睛腫的看不見路。臉上腫的不成人的樣子，人都成那樣子了，也不奇怪了。哎喲——！我老四兄弟的耳朵腫的大得很，像兩個爛洋芋掛在耳朵邊上。

依：有沒有最後腫的皮膚破了的？

姐：皮膚腫的太厲害了，就破了，就裂開了，就流開黃水了。人腫來腫去，皮膚破了爛了，誰管哩？哪來的藥？這以後，政府管開了，都管到幹部那裡去了，東西發到他們手裡了。

依：那你們兩個一個一個說，最後怎麼能做這麼大的決定到陝西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來？

姐：那時候，人都說這裡比上頭（註：甘肅）能強一點，哪裡能活就到哪裡去。我的娃餓得骨頭都能看見，就不用摸。我帶著一個娃娃來，要讓娃活哩。

依：你的娃娃領來那年多大？

姐：就是三、四歲，是個男娃。屬雞的，都五十好幾了。社會就是那麼個樣子，人再能也沒有辦法。那是沒有辦法了，人才逃荒呀。

依：是有人領你出來嗎？

姐：嗯，一來就落腳到這裡。

依：你那時已經結婚了，那這個關係怎麼辦？

姐：我是顧娘家太多了，以前我們關係好著哩，我是看我大可憐，顧我家多了，把自己的家給耽擱了。那時候，我還是婦女幹部，我娃他爸領我來了，人家不讓走，我父親老了，我兄弟當兵去了，我媽怎麼辦？我不顧就不行，兩個小妹子還躺在炕上不會動彈哩。唉！把一家子人餓的，兩天領一點糧，三天領一點糧，我給幹部說：“把我的糧食給我媽轉過去，養幾個娃娃。”我家是一隊，我媽是五隊。我是幹部，經常開會，半夜開會，沒有人看娃娃，我就把娃娃放在我們家，讓我的兄弟給看，那我就能照看我媽。婆婆和小姑子就對我有意見了，我自己家也是一間小小的窯洞房子，我覺得沒有辦法生活下去了，人家也提出來要和我離婚，就辦了。那時候，我是堅強得很。

依：有人領你嗎？

姐：我妹子前頭已經下來了，我就下來了。我準備是轉一轉就回去，可是最後又沒有回去。當時黨員關係、戶口都沒有帶。我後來把戶口給轉過來了。

依：你到這裡又新成了家？

姐：這家子是父子三個人，一個老父親，他爸，還有一個兄弟，他在莊裡的一個工廠上班。我的娃把他叫“伯”，他對我領來的這個娃娃就好得很，人家就不說啥親的不親的，對娃好著哩。我掌櫃的（土語：丈夫）的兄弟，是屬雞的，現在都五十好幾了，我來以後給照看著長大，給把媳婦娶上，就是我的小叔子。一家人都和氣得很。

依：你的丈夫以前沒有婚姻嗎？

姐：沒有，沒有。 他還比我小一歲。

依：你們以後有小孩了嗎？

姐：有一個女孩，一個男孩。

依：你領來的孩子叫什麼名字？

姐：叫個六斤，姓賀，賀六斤，小名字就叫個六斤。

依：你剛到這裡的時候，生活條件怎麼樣？

姐：不好，沒有地方住，我們的上輩子人在坡上挖著窯，土窯，也是苦焦得很，苦焦得很。 你要吃的沒吃的，要穿的沒穿的，這邊的男人也可憐，咱是逃荒的，就是湊合在一起過日子。 誰也不嫌棄誰，我過的日子可憐得很，只要能湊合，只要能吃上。

依：到這邊吃什麼？

姐：我來的時候，食堂剛散了，給每戶分點東西，我就去分去了，人家這裡的人把我當外地的人，不給分。 在那裡當的是幹部，剛開始人家就不給，最後給說了說好話，人家就給了點，就算了。 我也是外面跑過的人。

我們先時在窯洞裡住著，生了三個娃娃。 我的大女子今年都四十九了。

依：姨，你再講一講你來的前後經過？

妹：我來是五九年，說起來是人家人販子把我販賣來的。

依：你那時候在甘肅有沒有成家？

妹：成家了。

依：有沒有娃娃？

妹：有哩，把娃留下走了，這個人經常打我，三天兩頭的打我，日子就過不成，我就把他告了，法院時間不長就判了，就離婚了。 一個人也是艱難得很，這裡有人上去，就說這裡有多好，有多好，糧食多得很，苞穀架了幾椽，去了就不挨餓了，我把你領上去，

就把我領來，是把我給騙了。 實際上是我這裡（註：丈夫這裡）委托他，說你去了，看合適的，給我領個女人下來。 給那個販子給了一百元。

依：你當時已經離婚了，來陝西是不是還是因為餓？

妹：屋裡沒啥吃，人家就說這裡糧食多得很，我來一看，炕頭上就幾個苞穀棒子，也沒有糧食。

人販子拿了人家一百元，把我領到陝西，可是心又壞了，把我不給這裡這一家子了。 又另外給我找了一家子，我這裡的外爺家剛好在那個村子裡，我這個舅舅就問人販子：“你又把人領上到哪裡見面哩？”

依：他錢都拿了，又為什麼改變主意？

姐：他可想多要些錢。

妹：西頭那邊的人來搶我來了，這一家子把我往哪裡藏呢？就是在犁溝裡藏

著。 他還沒有拿上那邊的錢，先是收了這邊的錢。 我下午藏在犁溝裡，到了晚上藏在東頭人家窯裡，人家叮嚀："你悄悄藏在窯裡，窯外面誰說話，你都不要出聲。 誰如果叫門你也不要答應。"

把我藏起來，到了晚上，那一家子人來了，有公安上的人跟著，還拿著槍。 到第二天，這些人就走了，說人不見了。 第二個晚上，人販子來了，對我說："誰來了，你再胡說什麼話，你小心些！"還威脅我哩。 我二舅找到人販子說："你拿了人家的錢，你還想怎麼樣？一個女子想賣幾次哩？"過了幾天，這裡才領了幾個人，黑天偷偷把我領回來，就算這樣安頓下來了。

我在這裡添了三個女子，老漢也死了，死了十一年了。 現在就剩下我一個人了和大女兒過著裡。 我成了老孤寡了，人老了可憐。

依：當時你的娃娃多大？

妹：和我姐的娃差不多大，就是個三歲多。

依：這個娃娃有沒有來往？

妹：來著哩，認我這個媽哩。

依：你和這個娃娃見面是什麼時候了？

妹：娃娃知道，我娘家和娃在一起哩，娃娃還在甘肅。 我來了心不死，又回去了一趟，想要這個女娃，人家不給，經過法院還要不來，不給我就回來了，沒有辦法。

依：這麼多年不在一起，你和女兒有沒有感情上的隔閡？

妹：沒有，沒有。

依：你給女兒怎麼解釋當時為什麼留下她，自己跑出來？

妹：人家對娃娃說以前的事情，說你媽是餓了一次沒死的人。 娃娃都懂事，沒有怨我，她來看我，把縫老衣的料子都拿來了，還給了我幾百元。 娃娃不怨我，就是怨，咱也沒有什麼話說。 娃娃理解我，知道是年景不好。

依：這個女兒叫什麼名字？

妹：小名字就叫個女娃，經常來看我，去年還來了。 苦是苦，母女感情還好著哩。

依：你給我說這些你害怕嗎？

姐：咱不害怕，咱說的都是事實，都是自己經歷的事情。 不害怕。

依：謝謝你們，給我說這麼多。

後記：宋玉英的丈夫去世後，宋玉英就搬到姐姐宋玉英的村子裡，現在，逃荒兩姐妹經常見面，相互照應。

三、我一輩子記得那個晚上

受訪人：牛俊香，女，60 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人王家村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0 日。

錄音長度：58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牛俊香家。

牛俊香

大饑荒餓亡者：

王繼 ×，3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人王家村人，餓亡。 牛俊香的父親。

×××，男，6、7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家村人，被飢餓的爺爺煮食。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人，餓死後被村人刮吃。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秦安縣某村，一個老人餓死後，被幾個還有點力氣的年輕人用一扇門板抬出去，刮食。 被吃人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王家村，家裡只有兩個餓得奄奄一息的爺孫，爺爺讓孫子去看炕頭的水開了沒有，孫子說：“開了”，爺爺說：“你再看一看開了沒有？”就把自己六、七歲的孫子掀進開水鍋煮食。

前記：牛俊香住在距離我家不遠的村子裡，卻是我第一次見她，第一次知道她和她的母親、妹妹和我的母親、外婆、舅舅在 1961 年一起被人販子領來陝西。 來的那年，她只有八歲，她的妹子三歲。

依：姨，你叫個啥名字？

牛：我叫個牛俊香，今年六十歲，是五二年生的。 來陝西五十多年了。

依：姨：我找你，就是想問問以前的事情，你從甘肅來咱陝西前後的情況，你就隨便說，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咱們就當拉家常。

牛：叫我看，我來到人家陝西是八歲了。 我記得老家我們那裡有災荒，人有病，我記得我父親不在的時候，他的腳面上、腿上都是流著黃水，是腫脹的破了，流出來黃水，人家說是一種啥病（註：浮腫病的後期）。 因為那時候人的知識都淺，不知道是啥病，是餓成那個樣子的，我父親就不在了。 我和我媽要飯哩，到這裡要，到那裡要，我想我父親就是餓下的病。 那幾年國家的經濟就是那個樣子，就沒人了。

依：你媽叫個啥名字？那時候多大歲數？

牛：我媽叫個牛金香，那陣子也就是個三十七歲。秦安那邊姓牛的多，我也是跟我媽姓哩。和我媽要飯可憐到啥程度？你都想不來。我大死了，我媽領上我到那一家要飯，我想起來了……說了可能對這社會不是多麼好。（註：牛遲疑地看我，欲言又止。）

依：沒有啥不好，你說，我們說事實就行了。

牛：那時候，把人餓的，我都記得。那糧食緊張得很，生產隊的牛跑脫了，把穀穗子給吃上了，那拉下的牛糞裡面有穀顆子，人都可憐的搶著刨開在裡面找，找出來穀粒粒子吃，就到這種程度上。我妹子那陣子才三歲，和鄰居一個男娃子搶著吃，被那個男娃子打得直叫喚，吃不到嘴裡。就為吃人家牛糞裡的穀顆粒粒子。你想想。

我和我媽、我妹子要飯要到一個村子，到一個門上。那個事情，我記得清楚得很，房子有兩扇門，一扇不在了，一扇門還在。我媽手裡握著一把菜刀，站在門背後。後來，那把刀我們背到陝西，還用了多年。屋裡中間有一個炕，中間有個洞洞，有了啥往裡面能藏，炕中間還有一點熱氣，是人家燒了炕還留下些溫度。下午這個房子裡的主人，是一個老漢不在了（註：死了），有些力氣的幾個年輕人就給抬出去了。

那一晚上，我們就在那裡住著，死了人的空房子鑽著。只有一扇門，我和我妹子兩個人睡在炕上，我媽就在那一扇門後面站著，手裡緊緊的握著刀，不敢睡，好壞不敢睡，害怕來上個人。我和我妹子還搶著佔炕上那一片稍微熱和的地方哩。冬天，天氣冷得很，就在天還沒有明，就趕緊走了，害怕村子裡的人審問，來了幾個要飯的，有啥家害哩。人那時候，沒有吃的了，人見了人都是仇視的，沒有啥關心什麼的，絕對不和善，不和你好好說話。我們天不明就離開人家那個村子了，要到誰家門口，如果誰能給上一碗清清的湯，好像那就是個好人，好得不得了的好人。

吃榆樹皮是最燙人的心了，生的不能吃。把榆樹皮熬成飯，黏得很，舀不出來，又餓得要吃，一下子吃下去，從嘴裡到胃裡，就把你的心燙了一條路。榆樹皮我吃過，糠我吃過，還算是好的。春天苜蓿苗苗出來了，人都去扣著吃，扣得一年四季它就不得長出來，野菜都找著吃，後來都找不著了。我和我媽在甘肅要了三年飯哩，要著搞著（土語：湊合著），我們娘們三個就這麼過日子。

依：你妹子那時候多大？

牛：我妹子今年五十五了，那時候也就是個三歲，叫個牛格香。她那陣還小，啥都記不得。我們那里人跟媽姓。我給她說我大死了，她說她不知道，年紀太小了。

五八年，吃那個大鍋飯，我去食堂打飯，提了個罐罐，上坡坡的時候，一不小心，把罐罐給打了。我們三口子人就一罐子飯，按現在看，最多兩碗，清清的湯，

碗底子有幾粒燕麥，能數出數數子，成天就吃上這麼多。食堂的湯清湯寡水的。我出來的時候是八歲，我妹子比我小五歲，也就是三歲。

陝西我大（註：繼父），也是經過熟人介紹的，他跑到咱甘肅，才把我們一家子領到這裡來，來了那幾年還是困難得很。

依：你大是自己去甘肅的嗎？他在這裡有沒有成過家？

牛：他自己去甘肅領我媽的。他成過家，婆娘死了四、五年了，前頭留下三個娃，都是女娃。我是老四，還有我妹子，一共五個女子。我們是坐火車來的，我大其實就是經過人販子，給他介紹個老婆。那個人販子後來受了法，給政府判了刑了，他是從甘肅販賣婦女哩，往這裡領人掙錢哩。

我記得這個人販子叫張廣祿，是咱那裡郭家鎮人，也就是個五十幾歲，那一次一共來了七個人。有個老婆子一來就死了，那是一路上餓的熬的受不住了。

依：那時候的人販子，其實也是救了人的命，從中能得到些啥利？

牛：那時候可能是給些錢。可能就是個幾十塊錢，那時候幾十塊值錢得很。這個人販子從甘肅把那邊的婦女往這邊領呢，我大就跟上人家去了，去的目的就是看能不能給自己領一個女人回來，就把我媽和我妹子，還有我給領回來了。後來，我媽又回去，把戶口遷移過來，我的戶口沒有過來，因為到了六二年，國家叫甘肅逃荒到陝西的人往回遣返哩，人家不給戶口，叫留下一個。把我的戶口沒有給，就是給甘肅我大那邊留下一個娃。

依：姨：你是哪一年來的？

牛：是六一年，我八歲。我來了，也是困難得很，先是我們三個人，隊裡不給分地，不分糧，也沒有吃的。我們就靠野菜、白菜葉子、甜蘿蔔填肚子。那個甜蘿蔔我也不愛吃，那時候種那個甜蘿蔔，那難吃得很，難吃的。家裡就我大和我三個姐的糧，四個人的糧八個人吃，根本就不夠吃，見啥吃啥，胡吃一點，飽與不飽，就是一頓飯。就那麼胡搞著過日子。也沒有辦法。

依：你這父親叫什麼名字？

牛：叫個黨積乾，比我媽大十九歲，四十好幾，快五十歲了。人家人好得很，厚道，對我們幾個都好得很。一句話，我把人家虧了，我記得我們來的時候是夏天，有花桃哩（註：棉花結桃的時候），是娃上學的時候了，人家學校嫌我聽不懂陝西語言，不叫我上學。我這父親對人心好，沒啥吃，想盡一切辦法都叫人吃上。人家對咱和他自己的女兒不一樣，對我好，對他的女兒不太好，害怕鄰居說閑話。叫我吃飽，自己的娃少吃上些。買鉛筆，給我買，我用的剩下的短截截鉛筆給他女兒用。他的女兒比我大一歲。我父親找人說了話，我一來就去唸書，唸到文化大革命，又給耽擱了幾年，唸到高中，我對父親有啥付出呢？沒有回報過，一句話，我對父親沒有回報過。以後，我就嫁到這裡來，他一直幫助我，咱是不是把人家虧了，沒有回報過我這個大。

現在，我才覺得我長大了。那時候，顧不上想。我父親九四年不在了，八十

幾歲的人了，屬雞的。他不在了，我想起來就傷心得很，傷心得很。人家把咱命救了，咱回報不了，回報不了。到現在我還在想我這個父親。

七幾年那些年，咱農村還可憐得很。我是七五年結的婚，七七年生的老大。那時候，隊上就不給小娃分糧，比如說兩個大人三個小娃，小娃就不給分糧，吃大人的糧，兩口子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分下的糧食當然就不夠吃。吃乾麵大人一吃一碗，小娃也能吃一碗，我和你叔分下的糧就不夠吃，我大叫他的兒子，還有我妹子芳娃給我送糧食來。我媽在這裡先生了一個女娃，叫黨秀芳，後來生了一個男娃，叫個黨文勝，文化大革命生的嘛，就是那個意思。我大叫那兩個把麵磨上，給我推著架子車送過來，叫我們吃上，不要熬煎。我媽不是會做醋，做好醋了，我大就說：“去，趕緊給你姐灌上些醋送過去。”這麼遠的路，老跑過來送，叫我吃上，叫我喝上。我是六一年落腳到藏村，唸了多年書，七五年嫁到咱東川，七七年生下大兒子。那時候，農村還是可憐。

唉！不知道別人咋想，我好像對過去的事情就忘不了，老在我腦子裡，老想，老回憶哩。我們老家住的那山，和電視上演得一樣，高高低低一層一層的。我記得苜蓿發芽芽了，就扣，長一點就扣，它就不得長出來，還在土哩，就刨著吃了。那日子，的確是沒有辦法說。我長大了，都記得我妹子，小名字叫個格兒，在那牛屎裡撿那沒有消化的穀顆粒，和鄰家的小男娃打架，吵嘴。那個男娃厲害，把我妹子打得鼻血直流，流得到處都是。吃不上，還挨打。

唉！除了榆樹皮，豌豆蔓蔓子，洗出澱粉，實際是泥，用那個熬飯喝哩。白白的顏色，我都記得清清楚楚的，我一直都記得。前幾年，我在西安給人家當保姆的時候，比較閑，沒有鄉下這麼多活，人也不乏力。中午還能陪著那個老太太睡一時。每到晚上，我就想來想去，想過去的事情，像過電影一樣，都記得清楚得很，都能記得起來。

那時候，我父親餓死了，我媽也沒有能依靠上的人，沒有兒子。在原先那個家也不好過，只能另外跟上個人，我這裡的大就把我們領來了。

依：你們是秦安縣哪個鄉的人？

牛：是秦安縣啥鄉？記不得了，我們那個隊叫個王家村。

依：你親生父親叫什麼？

牛：姓王，叫個王繼啥記不住了，我從小都叫“大”嘛。

依：你多講講你父親去世的先後經過，你說的流黃水是因為浮腫，皮破了。

牛：我就記得父親的腳面腫得多高，穿不進去鞋，就拖拉著走路，後來就破了，黃水流得不斷，鞋都流濕了。擦了又流，又流。

依：他去世的時候，你在不在身邊？

牛：在哩。

依：他有沒有說什麼話？

牛：剛開始還聲喚著說：“餓……餓……餓……”他已經不能動彈了，睡在炕

上好十幾天了，一天到晚餓得昏昏迷迷的，剛開始還含糊地說：“餓。”再說不出來啥，到後來連餓也不說了，神智不清了，就等著咽最後一口氣了。

依：你父親後來是怎麼打發的？

牛：你不問，我想不起來，你一問，我就想起來了。我記得清楚得很，頭一個晚上，屋裡點著煤油燈，我父親被放在薄木板子上，下面支撐著凳子。第二天，有幾個人在山坡坡上挖了個洞洞子，就把我父親給塞進去了。用一張舊蓆子一捲，一捆，就算埋了。你一問，我就想起來了。

我後來回去去找那個墳，再找不到了，都幾十年了，看不出來埋在哪裡了。

我媽算是把我們兩個娃娃領出來了，把命活下來了。我在西安打工的時候遇到一個老婆子，她有兩個兒子，當時就是為她活命，自己跑出來，就沒有帶那兩個兒子，放在甘肅了。後來她回去了才知道，一個兒子餓死了，想把另一個領回來，那個兒子不來，也不認她，對她說：“你自己逃活命去了，把我們不管，我就沒有你這個媽。”她現在年紀大了，一想起來就哭，想起來就哭，覺得對不住娃。

我媽的好處是再艱難，把兩個女子都沒有扔，不領出來就沒有命了。如果不領我們兩個，她一個人逃命要簡單得多，走路能走快些。要上一碗湯喝，一個人夠喝了。但是三個人要上一碗湯喝，三個人都不得夠。我媽捨不得娃，哪個都捨不得扔，都是媽身上的肉，就三個人都活下來了。咱大人還是心善，她下不了那個決心。

依：你說要了三年飯，都住在什麼地方？咋要飯哩？

牛：一般都是走到哪裡要到哪裡，要到哪裡走到哪裡。到一個村子，有空房子就住下，就是人餓死絕了的那空房子，就鑽進去。如果找不到空房子，就鑽進麥草窩子裡，避風巷巷子窩一窩，暖一暖。那時候，大戶人家不多了，地主、富農都被整治的窮了。剛開始還能要上些，還可以。到後來人自己沒有了，要飯的人也多了，就要不上了。人家不給，自己都吃不上，還能給人吃？我們有點好處，那三年能堅持下來，能活下來，原因是我舅舅幫助著哩。我舅舅在定西，牛家灣屬於定西管，我舅那時候是公社的書記，把那地方還領導的強一點。有時候，我們去舅舅那裡能刮上些拿上些，也不敢多停留，害怕人給提意見，人口不叫往外走，不叫收留。

我給你說，我還吃過老鼠。你不提，我還記不起來了。

依：是死老鼠，還是你逮住的？

牛：死老鼠，我還能逮住個老鼠？是人餓的沒啥吃，把死老鼠拿回來，就那麼燒熟，皮一剝吃裡面的肉，我媽、我妹子都一起吃，還香得很，還搶不到手哩，那老鼠肉就是那幾年我唯一吃到的肉，起碼是肉。是我從外婆家回來的路上，人家莊子邊邊上撿到的，咋死的咱不知道，反正沒有把咱鬧死（毒死），就是莊子的牆，護衛村子的牆邊，撿到死老鼠的，撿些柴，燒著吃了。吃那個燒老鼠，我記得清楚得很。

依: 你要飯的沿途中, 有沒有看到餓死的人?

牛: 那有哩, 都是我親眼看到的, 那有哩。 路上躺著的, 不一定是死了, 不一定還是有點氣哩, 就睡在路上,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也沒有人管。 過往人看著還害怕, 都躲著走。 那個時候, 如果你拿上些饃就危險得很, 也沒有饃拿。 都是亂七八糟能充飢的東西, 你看到路上倒下去的人, 就不敢過去看, 就害怕人家一下子起來, 把你手裡吃的搶去了。 那時候, 一句話, 人都害怕人。 不是說人跌倒了, 我去看一看, 憐惜一下, 主要是害怕。 害怕人家把你一把抓住, 看你手上, 還是布袋裡有啥吃的沒有。 害怕到那種程度。 如果真正是死人, 人反而不害怕。

不是人盼望著人倒下去死, 是害怕人家搶自己手裡那點吃的。 我看見有的人棍子、籃子、包袱扔在地上, 人披頭散髮地睡著哩, 不動彈。 死人活人都有, 多得很, 見過好多好多哩, 老見哩。

我們的身體能逃過那一劫的原因, 是我舅能偷偷幫助一下。 一個寡婦和娃, 是不可能的事情, 逃不過那一劫, 壯勞力都逃不過, 都餓死了一層, 我們能逃過來?

依: 你舅咋幫助你們呢? 也不敢住在他哪裡?

牛: 那當然了, 有時候去了, 住上一天、兩天, 看有啥吃的, 再拿上些, 吃一口好過沒有那一口。 我舅舅是在牛家灣大隊, 是什麼縣, 我給忘記了。 對了, 是通渭縣牛家灣。

依: 你那時候, 有沒有看見過、聽說過、或者聽你媽媽說過人吃人的情況?

牛: 有, 我敢說嗎? (註: 受訪人有點猶豫不絕, 想說, 又有點害怕。)

依: 敢說, 只要是真實的事情, 敢說。(註: 我鼓勵她說出來)

牛: 有, 有這麼個情況, 我媽那一個晚上, 是為啥不敢睡覺, 就是害怕叫人把我和我妹子吃了。 我媽拿個刀子躲在一扇門後面, 一個晚上, 就沒有敢睡覺。 就是害怕叫人把我們吃掉了。 我媽拿了把菜刀躲在門後面一個晚上。 我記得清清楚楚。 我剛才給你說了那麼一點, 覺得對社會有什麼不好的影響, 我就說了一句, 就不敢朝前說了。 你如果再不問, 我就不說了。

事情是怎麼樣? 是我們那一晚上要飯要到那個村子, 是個老漢下午死了, 有點力氣的人就把老漢拉出去了, 把他刮著吃了。 老漢已經餓死了, 村裡還有力氣的人, 年紀輕的人幾個來抬老漢。 我聽人家說, 人吃了人, 眼睛發紅哩, 我們娘們三個就不敢出去吃。 幾個年輕人到外面吃老漢去了, 你看我媽膽子大不? 老漢那一天死了, 叫人拉出去吃了, 我們就住在裡面, 只有一扇子門, 躲在門後面。 我和我妹子睡在炕上, 搶那片熱些的地方哩, 還把那個圓蓋子揭開看了看, 裡面沒有個啥。 為啥不到天亮就走? 就是害怕村里人來了, 看一個婦女領上兩個娃娃, 我媽三十四、五的樣子, 我媽領我們趕緊走的目的, 就是害怕人家來了, 她擋不住人家有力氣的, 把這兩個娃娃吃了, 吃了就白吃了。 我媽害怕, 把我們天不亮就領著逃出那個村子了。

過了好多年，我媽還給我說過，那一段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我老是想，咱媽為了咱一晚上不睡覺，心驚膽戰，有點聲音就當人家殺娃來了，刀捏得緊緊的。眼睛都不敢閉一時，娃娃不知道，還睡覺哩。現在想起來，媽為了保護我們兩瓜（傻子）女娃子，就操了那麼大的心，受那麼大的苦。我媽可憐，我媽可憐，一輩子勤快，到最後幾個月實在不能動彈了才睡在炕上。我就想，我媽那時候應該把我們扔下逃命去。（註：說到這裡，牛俊香眼淚流出泣不成聲，我也跟著哭。）我媽如果不堅強，就沒有我的小命了，到不了今天……

2008 年，我媽媽去世了，八十幾了，受了一輩子罪，活夠了。

我還記得那陣子，我媽在穀地裡，還是有些糧食哩。我媽就偷了些穀穗穗子回來，人家不准在屋裡生火，誰家冒煙就招禍了。我媽媽就生著吃，可能偷的時候讓誰給看見了，就告給幹部了，說她偷了糧食。我媽不承認，說沒有偷。人家幹部就到茅房的屎裡去檢查，找出來穀顆粒了，生吃下去的，不消化嘛，就不能不承認了。說到這，我媽還是厲害，不怕沒有男人了，也不怕人家鬥。我知道，她還能強一點點，偷上些穀穗穗子吃，不叫生火，就生吃上些，拉出來的屎裡面都是穀顆顆子，就那麼查出來了。不偷著吃，早餓死的沒媽了。

牛：有沒有批鬥你媽？

牛：那社會人餓得都顧不上了，沒勁批鬥人了。後來，村裡的牛了、羊了、狗了都沒有啥吃，牲口都餓死了。如果說了對社會不怕的話，真的是人吃人哩！還有吃屎的，在沒有消化的屎裡找穀顆粒吃哩。

吃人肉，這是我們生產隊的，我嚇得再沒有去過那家。那家有一個老漢，老漢五十多歲，孫子也就是個四、五歲的樣子。兒子、媳婦能跑動的都出門要飯去了，逃活命去了，一老一少走不動的留在家裡，沒有吃的，沒有辦法。娃娃餓的成天哭，要吃的，爺爺也給不上。爺爺自己也餓的兩股子黃眼淚，老人的眼淚都是黃的，看著讓人噁心。聽娃哭老人也心煩，也沒辦法。老人都疼娃得很，如果有吃的，都叫娃吃上。那怕自己不吃。老漢餓慌了，躺在炕上不得動彈了，就打這孫娃子的注意，屋裡再沒有啥吃的。爺爺硬起來，抱了些柴，燒了些水。咱甘肅有些地方那鍋頭不是在炕邊上哩，爺就問娃哩：“娃，水煎（開）了沒有？給爺看看。”娃餓得皮包骨頭的，還乖得很，可能他媽出門給他交待的，聽爺的話。娃想出去玩也跑不動了，就成天和他爺在炕上睡著哩。娃鼓勁翻起來看了看鍋，就給他爺說：“爺，煎了，我看著煎了。”爺爺又說：“沒煎，你哄爺哩，你再給咱看清楚。”娃往鍋邊邊子爬近了些，給他爺說：“煎了，真的煎了，我不哄你。”他爺又說：“沒有，你湊近些，再看看。”娃一湊近，爺把娃一把就掀進鍋裡去了，娃還穿著衣服哩，還叫喚了兩聲。聲也不大，餓得叫不動，又害怕，沒力氣叫。煮熟了，他爺就把他孫娃子吃了。

依：這個老漢的名字你記得嗎？

牛：記不得，我記不得。

依：這是哪一年？

牛：五九年，我走前的最後一年，就在我們村上。

依：最後這事情咋讓人知道了？有沒有人來調查？

牛：沒有沒有，沒有人管。是他孫子人再見不著了，找不到了。老漢眼睛紅得很，像火苗子一樣，看著讓人害怕得很。人就判斷出來了，就逼問哩，一問他就給人家交待了，經過就給人家交待了。原來是他爺把他孫子吃了，燒開水煮著吃了。他吃了人肉，眼睛是紅的了。那時候社會亂得很，誰法辦誰哩？誰也不管誰，人吃人，正常得很，吃死人的辦法多，埋了吃，不埋了吃。吃活人的少，我們這個村子裡的老漢是吃活人。那時把人餓瘋了，成了狼了。

我們家是獨莊子，這個老漢住在我們家下面，拐彎的地方，老漢餓的不是個人了。那時候，你手裡但是拿上個啥吃的，一群人就擁上來，來搶吃的。我媽手裡總是捏著把菜刀，防身體哩。不是害怕你是婦女，人家欺負你，是害怕人家把你殺的吃了。這把刀拿到陝西還用了多年，我媽老拿著，東來西去都隨身裝在布袋裡，保護我們哩，老拿在手裡，這個我記得清楚。如果不是我媽，我們逃不出來，活不下來。年輕的男人都跑不了，都餓死了一層，別說我們三個寡婦娃。

我媽還算比較厲害，能偷就偷著吃上，偷回來還是吃生的。我媽還到修壩的工地上去過，我也去過。到了五九年就不修了，做不動了，食堂也解散了，沒啥吃了。我媽這個人，只要地裡有，就去偷，給我們吃，養我們娃娃。偷回來又煮不成，就生吃，生穀子吃，有時候吃了拉肚子，吃下啥，原拉出來啥。五八年還有食堂，到了五九年、六零年連食堂都沒有了，燒開水還需要柴火哩，人最後沒有一點力氣，就在太陽下面曬太陽。好多老人小孩坐在太陽坡下面曬，就把人給曬死了。不是說太陽把人曬死了，是人餓的快死了，曬在太陽坡下面，就睡著了，就再不動彈了，給咽了氣了。人都知道不是太陽把人曬死了，是餓死了，啥話都不說，就咽下最後一口氣了。早晨出門看著好好的人，一時就睡在太陽下面了，就死了。不奇怪。

薺薺菜就根本找不到，到哪裡挖野菜去？把榆樹皮都剝光了，光溜溜的。今年剝光了，明年就沒有了。樹都死完了，吃皮都吃不上。還有吃玉米芯芯。高粱還是好的，後來連高粱也沒有了。玉米芯芯我記得是怎麼弄的？先是用錘子打碎，用篩子篩，曬出來那個細粉，熬湯喝。你想，到了七幾年，甘肅人還沒有電，還推磨哩，全憑人推哩，給娃喝，倒上些水一攪和。我還幫忙用棒槌槌苞穀芯，這我記得。糠是最好的，有多少糠，你偷我偷，都偷完了。五七年、五八年能吃上，到了五九年、六零年見都見不上。

我們那地方，男娃、女娃、老人死了，都有人吃哩。不光是吃女娃，男娃女娃只要是死了就吃，活著吃人的就是這一個老漢。我為啥記得清楚，這個老漢，他眼睛看人紅得很。我媽就每天都叮嚀：“娃，不敢到 ××爺屋裡去，看人家把你殺著吃了去。”特別是我小妹子，餓得一個勁兒哭，愛哭得很，外面下雪哩，我媽

就把妹子關在門外面，就罵：“你再哭，叫人家把你弄去吃了去。”妹子就嚇得不敢哭了，光是嘴動，不出聲。我媽又把妹子拉進來。其實是餓的哭哩，大人煩得很，沒辦法。

我走的時候沒啥拿，拿了一個鏟鏟子，是黃銅的。我媽的刀就一直沒有離開身，帶到了陝西，就再沒有個啥拿。我們以前是好人家，不是那麼窮。我前些年回去，家裡的樓還在哩，說是給我的這一份家當，磚頭有半尺厚，我們家是地主、富農、壞分子這一類的壞成分。人吃人，是真的，人死了，就吃了。吃的都是老弱病殘。年輕人出門就拄個棍子，不是防身，是人餓的走不動了，二、三十的小夥就拄著棍子走路哩。不奇怪。

我看見的四、五歲餓的娃爬不起來，有些七歲的娃一年多都不會走路，都站立不起來，一天光是睡著。我們那裡餓的最厲害。

依：這些事情，你有沒有給人說過，給娃娃們說過？

牛：不說，不想說，真的不想說。特別是我媽領我們出來那一段，不說，從來不給人說，說起來太傷心。但是也忘不了，老記得，老記得那一個晚上，想起來就哭，想我媽是咋熬到天亮的，外面的年輕人在吃那個剛死的老漢，我媽就捏著刀守著我們姊妹兩，讓我們睡覺。我媽咋過來的……？

後記：話說完了，牛俊香的眼淚還沒有幹，她的眼睛好像看見了五十年前，看到了她的母親，看到了那個夜晚。她才八歲，妹妹才三歲……

四、我不吃人家做的包子

受訪人：染月花，女，80 歲，陝西省耀洲縣柳林鄉蔡河鎮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2 日。

錄音長度：31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耀洲縣柳林鄉蔡河鎮醫療所。

染月花

大饑荒餓亡者：

×××，女，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餓亡。

李寶家，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餓亡。

李寶家的弟弟、妹妹，姓名、年紀均不詳，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餓亡。

××, 女, 36 歲, 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 因為磨麵偷吃, 脹死。

燈燈(小名), 女, 58 歲, 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人, 餓亡。

何 ××, 男, 30 多歲, 因為偷吃害怕被批鬥而逃跑, 在馬營被人殺害而食。

人吃人事件:

通渭縣店子河, 一個孩子餓死後, 他的母親因為家裡沒有鍋煮, 就在火上燒孩子的肉吃。

甘肅省通渭縣冰裕鄉, 村民伍孫子因為飢餓, 拉回村人、路人的屍體, 剁碎腌製在缸裡, 準備渡荒。 後被公社發現, 召開現場會, 把缸抬到現場, 教育村人不要吃人肉了。

何 ××, 男, 3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人。 因為偷吃生產隊的洋芋, 害怕被隊長批鬥, 逃跑途中因為乏力, 在馬營鄉被人按地殺害刮食。 為染月花的二姐夫。

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 村民曹玉洲, 吃了自己已經餓死的孩子。 並剝下衣服賣掉。

前記: 燕妮姑娘帶我去找染月花, 那天她剛好來柳林鎮吊液體。 在很簡陋的、吵雜的小醫務所, 我完成了這次採訪。 照片上, 還能看到染月花手臂上的輸液管。

依: 婆, (註: 陝西鄉下把年長的婦女尊稱婆, 意為奶奶) 你家裡以前在哪裡?

染: 我家裡在通渭哩, 在那個叫冰峪鄉(同音)。

依: 你今年多少歲數了?

染: 娃, 我八十了, 今年是過了八十了。

依: 那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三二年吧?

染: 那我不知道。

依: 你是哪一年來咱陝西的?

染: 五九年, 我是五九年就來了。

依: 你是一個人, 還是幾個人來的?

染: 我跑了一圈圈(註: 意思是很多地方), 我和我嫂, 先是到了馬腳鄉那裡, 轉過來的, 就轉過來落腳到這裡, 你爺(註: 染的丈夫)在食品加工廠幹活哩, 來找我就來了。

依: 你當時有三十歲嗎?

染: 差不多三十, 我不知道嘛。

依: 你們在通渭的時候吃什麼?

染: 吃的樹皮野菜, 村里人把樹皮剝的光溜溜的, 樹就給剝死了, 沒有皮了嘛。 你問這些事情, 就多得很, 把人死得多了。

依: 那時候通渭情況怎麼樣? 你記得什麼給我說一說。

染: 情況不行, 路上人死的沒處走路了, 人也都不知道害怕了, 小路上死人死

滿了。 你爺在食品加工廠裡，還是個工人，我是臨時工。 就這也沒有辦法，最後餓得人吃開人了嘛。

依：你見過嗎？

染：見過嘛。

依：你見過人吃人嘛？

染：見過嘛，人吃人我見過嘛。 你再往下走，還是咱通渭來的人，她的娃娃家媽，我們家再往下頭走，河那邊那個人，她的媽把自己餓死的娃，沒有鍋煮，放在火上燒著吃了。 我見過的。

依：誰燒著吃娃呢？

染：就是咱甘肅通渭店子河那裡，他媽燒著吃她娃哩，娃死了，她媽餓得吃娃的肉哩。 那陣，人惜惶的。（註：老人她開始哭了，一邊哭，一邊訴說。）咱逃到這來，惜惶的。

依：你看見的死人在路上？還是在地裡？

染：我們那裡有個人，我叫四公哩。 人家施工打窖哩，發現把他餓得，把餓死了的人拾來腌了幾甕（註：幾缸），準備藏起來慢慢吃，度饑荒哩，用鹽腌著不得壞，慢慢才吃哩。

依：這個四公是不是把人切開了？整人也腌不到缸裡？

染：我看見有腿伸出來，伸出多長，還有手、胳膊。 他用鹽腌在甕裡，是胡成哩，餓成那個樣子了。

依：是你村里人嗎？他不怕受法嗎？

染：是我村里人，我還叫四公哩，後來他受了法，他也死了。

依：那人是咋死的？

染：死了，人都說死了。 我不知道咋死的。

依：他多大歲數？

染：活著的話就是九十多歲了，那陣子也就是四十幾歲，名字我知道，名字叫個伍孫子，名字我可記得清楚。

依：他腌的是村里人嗎？

染：村里人，村裡餓死的人。

依：最後咋叫人給知道了？

染：是這樣，最後去了幾個幹部，到他屋裡搜出來了，看伍孫子把死了的人，給腌上了，就抬到打麥場上開社員大會哩，開批鬥會哩，叫全村人都來看看，受教育，幹部說不準吃人肉了。

我也跟上人看去了。

依：打那個人了沒有？

染：打了嘛，往死裡打哩。

依：是不是把那個甕抬到會場上了？

染: 抬到會上了, 叫人看哩。 幾個人把那個甕抬出來了, 抬到麥場上, 叫人看, 展覽哩。 有人的腿就翹出來, 還有肉剁成塊塊子。 肉看著黑得很, 害怕得很。 都是他在路上拾到的死人, 偷偷拉回來腌的。 過了一年多, 四公就死了。

依: 有幾個缸?

染: 不知道, 我忘記了。

依: 開會的時候, 叫那個人跪下沒有?

染: 跪下了, 幾個人打哩, 朝死裡打哩, 你吃了人肉了還不挨打?

依: 給那個人判刑了沒有?

染: 沒判刑, 就開了個會, 沒判刑。 他腌下的都是死人, 不是他個人打死的人, 都是路上死了, 多得很, 有時候我走在路上, 看見死人, 沒有家裡人找, 沒有人來埋的人。 路上死了人沒有人管嘛。

還有一個人, 叫曹玉州, 把娃都吃完了, 把五個娃都吃完了, 還把衣服都剝下來, 都賣了, 換上些啥都吃上了。

依: 是殺了吃的, 還是死了吃的?

染: 他是吃的死了的娃。 有個女人背簍裡背上個娃路過, 聞著他的院子裡香得很, 一去看, 他在屋裡吃娃哩。 他受了法, 那個人死了。 多得很。

依: 你和娃來的? 男娃女娃?

染: 我和娃來的, 老大是個女娃, 我先和娃來, 後來你爺也來了。(註: 提起往事, 老人哭得更厲害了。)

依: 我爺也是通渭來的?

染: 嗯, 他後來來的, 惜惶得很。

依: 婆, 不要哭, 別哭。 我聽說通渭二十多萬人, 餓死了七、八萬人哩。

染: 多得很, 那多得很。 人死了, 人把死人胳膊上的肉、腿上的肉、屁股蛋子上的肉都剜下來吃上了。 自己把自己娃都吃上了。

依: 你屋裡誰餓死了?

染: 我屋裡大嫂子餓死了, 把一個娃娃都餓死了。

依: 你大嫂那一陣多大歲數?

染: 我大嫂怕是四十幾歲了, 家里人都沒有了。 有個娃叫李寶家, 我大嫂子的名字我忘了。

依: 死了幾個娃?

染: 一家子死了三、四個娃, 一家子人都死完了。

依: 你哥哥呢?

染: 我哥哥招出去了(註: 招, 就是給人家當上門女婿了)。 我哥哥死得早, 不是餓死的, 再的人都是餓死的。 我哥哥和那個女人後來又生了一個娃, 我哥就這一個娃了, 我就這麼一個侄娃子。

依: 還有誰死了?

染：死下的人不少。 通渭那路上、山上、溝壩壩裡都是死人，多得很，我的大姐夫就叫人給刮著吃了，他單個走到馬營，叫人給打倒了，刮著吃了人肉了。 他是為啥？是偷得吃了生產隊的洋芋，隊長找上人要來打他哩，他就嚇得跑掉了，結果還半路上叫人給刮著吃了。

依：你說的是你姐夫？

染：姐夫，二姐夫，讓人吃上了，再沒有找到，才三十幾歲。

依：你姐夫叫個啥名字？

染：叫個啥？叫我慢慢得想，叫個何啥？他偷洋芋吃哩，跑了，讓人拉著刮了，煮了吃上了。 人沒有力氣，防不了人嘛。 名字我還一下記不起來了。 多年了。

我姐姐後來跑下來（註：來陝西），現在眼睛也看不見了。 我二姐。

依：你在屋裡的時候，有沒有幹部到你屋裡搜糧食？

染：有哩，咋沒有？搜哩搜哩，來幾個人拿著鐵棍這裡搗、那裡戳，鐵鈸到處胡挖，多得很，能搜上一點點糧食就拿去了。 也不管是不是你的口糧，不管你有沒有得吃。

依：有打人的嗎？

依：有哩，有哩。 把鍋也叫人家拿去了，不叫你個人屋裡做飯，幾個月都不叫你做著吃，以後，把咱甘肅的那個啥長？對，叫張仲良叫人逮了。 說你有糧哩，不給人吃。 這人怕是死多了，如果不是中央派人下來，甘肅人還餓死的多。

社員沒啥吃，剛開始庫房裡籽種，誰都不敢吃，吃了第二年拿啥種哩？最後都偷著吃了，誰知道還能不能活到第二年，就偷著吃，生著就吃了，等不到做熟吃。我嫂子咋死的？我嫂子六個月沒給吃，一個人是二兩穀，五個人的穀。 拿回來去推去了，在磨子上推完了，吃完了。 吃完了，喝了些涼水，給脹死了。

依：你嫂子多大歲數了？叫個啥？

染：我嫂子三十七，叫個啥我忘記了。

依：你屋裡除了你姐夫、你嫂子，還有誰餓死的？

染：那多得很，多得很。 就沒辦法說，說不完。

依：你來陝西的時候，父母親都在家嗎？

染：我媽硬是睡在炕上餓死了，我媽硬是睡在炕上餓死了。 死前想吃些沫糊，甘肅人叫水湯，我媽給我說：“娃，你給我搞上些水湯，叫我喝上些。”我弄不來水湯，十個指頭端不來一碗水湯。 我媽

老人說著哭，我聽著哭。

就這麼拷死了，就這麼拷死了。臨死還想喝上碗水湯，都沒有喝上。

依：你媽過世的時候多大歲數？

染：我媽五十八歲上餓死的。

依：你媽叫個啥？

染：我不知道，我媽小名子叫個“燈燈”，人都叫她“燈燈”，我想起來了。不是點的煤油清油燈，不叫個燈，我媽就叫個“燈燈”。人家說：“你媽叫個燈燈，你不敢叫。”我想起來了。

依：你大（土語：父親）呢？

染：我父親死得早。

依：你知道是怎麼死的？

染：我不知道，不清楚。

依：你知道為什麼餓死這麼多人嗎？

染：我不知道。

依：為什麼沒有糧食吃？是有什麼天災嗎？比如水災、旱災、蟲災？

染：沒有，哪裡有水災、旱災？沒有。

依：哪糧食到哪裡去了？

染：糧食都叫人家拉上去了，像土匪一樣，糧食都拉上去了。

依：你為什麼說像土匪一樣拉糧食呢？

染：搶哩，打上些糧食都叫人家搶著去了。你知道嗎？沒餓死的都是幹部、幹部的娃、婆娘沒餓死，人家幹部吃飽著哩。咱就是爛菜葉子都吃不上。我在食品加工廠幹活，就是做糖的廠子。六零年，做糖的那種甜蘿蔔，就搶著生吃那個甜蘿蔔，叫人看見了打著攆著哩，胡跑哩。路上、水渠裡都是餓死的人。臉上身上沒有一點肉，就剩下皮和骨頭，跑出來是死，在屋裡也是死。跑到遠處的也死了。身上稍微有點肉的還叫人吃了肉了。

那個人叫個啥？公社給下面派來了個醫生，叫他來看病，要走到通渭的義崗川，要走六十里路哩，給人打針去了，看病去了。那人去了，看見那家屋里人幹啥哩？用玉米芯芯在鍋裡炒著，叫這個醫生吃哩。這家子人說：“我去叫人去。”醫生問：“叫人咋哩？”人家說：“看病哩。”這個屋里人就出去了，走之前，先是一個人把大盆放在炕上，把一把刀放在炕上，叫人來殺人哩，來殺這個醫生哩。醫生一聽，媽呀！刀放在炕上了，剩血的盆子都放在炕上了，就嚇得跑了，跑回來了。人就問：“你咋跑回來了？”他說：“那個人沒有病，我就回來了。”逃過了一陣子才說出來，“我看人家準備殺我哩，連藥箱子都沒提，還險乎把我的命要了，我就跑出來了，把我嚇得命都沒有了，都不知道是咋跑回來的，看著那刀明晃晃得害怕得很。”那個，害怕得很，你說，人自己都吃開自己的娃了，殺人吃哩，把人餓成啥了？

依：吃自己的娃是殺了吃？還是餓死了以後吃？

染：不知道。 有的人把死了的人收拾下，膽子大的，有辦法的，還包上包子賣包子（註：人肉包子）哩。 我到今天都不吃包子，人家買來的包子，我連嚐都不嚐，除非我自己蒸下的包子，我吃哩。 鄰居家的包子，我不吃。 走到哪裡，人家蒸下的包子，我不吃，誰再勸我都不吃。 我想起來，我就噁心。 在咸陽火車站，我買了個包子，一塊錢我買了一個，一掰開開，指頭這麼長（註：老人用手做比劃），在包子餡子裡哩，人家吃哩，我不吃。 我覺得噁心。

依：你親眼看見的手指頭？

染：我看見的嘛。

依：你看見包子裡面有娃娃的手指頭？

染：就是嘛，你還當啥哩，我見下的嘛。 所以誰的包子我都不吃，一吃我就發噁心。 這裡他媽（註：指另外一個從甘肅逃荒來的婦女），怕是也是吃過人肉的，她家阿家（註：公公婆婆）在炕洞裡燒著吃，她就跟著吃，人家把鍋都給砸爛了，他們就燒著吃，在炕洞子裡燒著吃。 她也吃了，人餓瘋了……

我沒有，人肉我沒有吃過。 我在食品加工廠，偷著吃甜蘿蔔，吃糖渣渣，連洋芋杆子都吃過。 我沒有吃過人肉，人肉我沒吃過。 狗，人家殺了讓我吃，我不吃，我不吃，我想起來就發噁心。

依：你來的時候領著兩個娃嗎？咋來的？

染：我領著我的兩個娃娃，一路上就要著吃著哩，走著吃著，逃活命哩。 我們先跑到蘭州、白銀去，叫個啥地方，被拘留的人多得很，那裡面死得人就多得很。

依：他為什麼拘留你？

染：人家不叫你往城裡跑，不叫外流，人家收容站收人哩。

依：人家把你收容了多長時間？

染：正月走了的，四月回來的，走一截子，死了的人，天黑了就讓去挖坑埋掉，死的人多得很。

以後又就這裡要飯，那裡要飯，走到耀縣這裡了。

依：你要飯到晚上咋睡覺哩？

染：走到哪裡歇到哪裡，路上各處歇，哪裡有個下數。

依：能要上吃的不？

染：有的人不給，有時候給上一點點，有些人就不給。 人家也沒有吃的，都吃食堂哩，哪裡有多餘的給人吃？我要到神水，人家沒人給，把我們餓的受不了，晚上娃娃睡下了，我去地裡偷了些豌豆，我們娘們三個吃上，叫娃吃上。 我把啥罪都受過了。

依：你到這裡怎麼樣了？

染：還是艱難，能強一點，也還是沒啥吃的。

現在好著哩，吃的有哩。 我不願意在這裡生活，現在老了，也沒有辦法了。

我的女兒昨天還看我來了，她已經有五十七歲了，還給我留了些錢。但是兒子過得不好，讓我很操心。

五、叫我嫂子活下

受訪人：陳玉蓮，女，71 歲，陝西省耀洲縣廟灣鎮蔡河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2 日。

錄音長度：32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耀洲縣廟灣鎮蔡河村稱玉蓮家。

陳玉蓮

大饑荒餓亡者：

×××，男，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人，餓亡。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人，餓亡。他的幾個孩子也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有村民煮食人肉，被幹部發現後，召開社員大會，將人肉拿到會場，讓社員看，教育大家再不要吃人肉了。

前記：剛開始老人有點戒備，當知道我是她們逃荒老姐妹的孩子，她一下子熱情起來。問什麼，說什麼。

依：姨，你多大歲數？

陳：我七十一。

依：你老家在哪裡？

陳：我老家在甘肅，秦安縣。你老姑是王堡鄉，我屋裡是國旗鄉，距離也就是個二十多里路，我們過去就是黑石頭。從黑石頭過去就到通渭縣了。我也是秦安縣人。

依：那咱們真的是老鄉。

陳：現在給你說這些沒有啥後果嗎？（註：老人有點擔心，疑惑地看著我）

依：沒有啥，都是過去五十年的事情了。再說國家領導人都換了，這已經是一段歷史了。只要你講的是真話，不會有人來找你老太太，你不可以說這些。因為

毛主席那個時代早過去了，已經三十多年了。沒有任何問題，沒有任何問題。

陳：你姐說話你能聽懂嗎？你能分析開嗎？（註：老人還是不放心，又問領我來採訪的我的老姑的孫女燕妮姑娘。）

燕：能，我婆（奶奶）都說了，把當時那個可憐的經過都說了。

依：你是個農村老婆子，還能把你怎麼樣？

陳：我給你說，我這個家裡沒有父親早，我六月的生人，到十一月就離了父親了。我媽有我姊妹四個，把我們拉扯不到前去，舊社會嘛，拉不前去，就招了一個人（註：意思是讓男方來自己家過）。繼父老子把我養活大了，我媽、我繼父老子都去世了。我們姊妹四個，有一個哥。我媽在世的時候，我都看著給我哥把媳婦訂了婚，都給娶回來了。那陣子我也就是十二、三歲。我從甘肅來陝西是十九歲。

依：你吃過食堂沒有？

陳：在甘肅吃那個食堂，吃得一天到黑是三兩穀麵。最後連鍋都砸了，連一口水都喝不上，到食堂去，一人給上二兩麵，就是一碗清麵湯，就像下過麵的麵湯。我就找些苦曲，農業社的洋芋葉子你還不敢拔，就吃刺荊、苦曲菜，就是吃的那些東西。

依：那陣子不是不允許個人家裡生火，人家到你家搜糧食沒有？

陳：搜是搜哩，你上地去，人家農業社的洋芋、穀子，人到地裡吃穀，生的糧食就偷吃。你把我擋住，我把你擋住，就一揉趕緊一吃。生吃上些。

依：誰看你們呢？

陳：隊長呀。

依：他自己不吃飯？

陳：人家好著哩，人家當官著哩，誰敢說什麼？你去說看把你打不死了去？人家提著馬刀看不把你打不死了？種洋芋的時候，人偷吃洋芋種子，隊長來了，把有的人渾身打得烏青烏青，黑一片，青一片。再有的當官的婆娘，妹子，就不敢出去，你出去了，找野菜去，在地裡把你逮住了就刮了。在地裡見的死人都剝得光光的了，就是剩下個骨頭架架子，沒有人管，沒有人埋。

依：你都看見來？

陳：那成天這個隊裡，明天那個隊裡，人都把這些人叫“刮刮”（註：刮人肉的人），來手裡拿著刀子，拿著羊皮，來刮人肉的。有的食堂賣的包子裡面有人肉哩。那時候我十八歲，我們那個公社開會，端出來洗衣盆這麼大的一個瓦盆，裡面放著人肉。人肉煮出來沒有肥肉，都只是些瘦肉，那油花花子看著就像咱們那個羊肉一樣。就是那樣逼出來了，把人嚇的。

依：你說那個盆盆裡是啥？

陳：人肉嘛！

依：開會幹什麼？

陳：叫人看哩。

依：開會是鬥爭人嗎？

陳：就說是不要吃人啦，讓社員看哩。咱都餓得走不動了。唉！這些說起來就像故事一樣。

我就逃難逃出來了，我不是人不正經的往出跑哩，是社會逼到這裡了，是年景糟到那裡了。五八年的年景糟到這裡了。

依：你們家親戚裡面有沒有餓死的人？

陳：那有哩，那有哩。我嫂子的二哥餓死了，她們村里人多，距離我家五里路。還有我們家的妹子，我走的時候才五歲，我媽老的時候才三歲，我說我走了，把她就餓死了。但是到了後半年情況好了，就好了。我屋裡就沒有餓死人。

依：你到陝西來的時候多大歲數？

陳：我到這裡來是十九歲。那個年景糟糕的，都要飯去了，人吃人。他婆把孫子吃了，他子把他媽吃了，多少有點肉，刮得有一點皮都吃了。我看著害怕，把人殺的。有的農業社好，有的農業社爛髒。把我嚇的，看人都朝出走，我也朝出走。我哥死活不叫我走。他說：“妹子，你不敢走。”

依：這是哪一年？

陳：六一年，我剛十九了。就是六零年、六一年遭年景了。我主要是害怕我嫂子逃出去，我可憐的我媽就養了這麼一個兒，我都不叫嫂子，我叫姐哩。親得叫姐哩。我說：“我不走，我害怕我嫂子出了門了，不回來了，把我哥一個人扔在屋裡了。”我又說：“我一走，我就不管我這幾個妹子了，她們在家能活了活去，不能活了死去。”我這心忠（註：忠心）得很，就怕嫂子餓得跑了。

好我的娃哩，你想想，一個人一天給二兩穀麵，一頓燒上些糊糊，每個人都喝上些，也急忙不得死。飯量大的就不行，飯量小的還能出去拾個柴。我那個二妹子可憐的，一頓就喝上些榆樹皮湯。那湯黏糊糊的，就和下了羊娃子的羊水一樣，你吸吸不動，用力一吸，一口就全下去了。我說讓我走，讓我嫂子留在家，我那幾個妹子餓死上幾個，就餓死了。我還有三個妹子哩，但不能把嫂子餓死了。不然就把我哥給害了。我走的時候，我都和我哥商量好，我嫂子不叫走，我三個妹子不叫走，叮嚀幾個人把我嫂子保住。

我哥又說：“妹子，你不敢走，媽閉眼睛的時候給我安頓說：‘娃，你把幾個妹子照看好，要死就死在一堆，你可不敢弄的東一個，西一個。’妹子，你出去了，你但回不來了，我活到老了，我拿什麼給老人交待哩呀？我到陰間見了媽咋說呀？”我對我哥說：“哥，是這樣，這年景就是娘不管兒，兒不管娘的年景，你叫我出去，我要飯去。”

結果我去要飯去了，和我一起要飯的這個老婆子，把男人餓死了。他娘家離我們二十里路，她的婆家距離我們很近，一河兩岸，人家在山上，我們在這邊山上，他哥把她送出來，我把她叫姑婆哩。這個人把他的妹子、一家子都拷（註：餓）死了，掌櫃的（註：丈夫）大煉鋼鐵，拷死了，她把她妹子領上說找上個人，逃

命去。 結果走在半路上，我給碰上了，我們就搭了個伴一起走。 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甘谷的火車站，爬上火車，坐到寶雞。 有個人販子要把我往山西販哩。我對那個女人說：“我們死活不敢分開，都要跟上哩。”那人的妹子也有四十幾了，你想她的娃都單獨過了，掌櫃的拷死了，他家里人和兄弟不要她了，給攆出來了，說你逃活命去。 她先是去了她娘家，她的嫂子也不要她進門，可憐的，又被自己娘家人給攆出來，她就說：“餓死了就餓死了，能逃活命就逃活命。”

這個老婆子來了三年就死了，我們住在一起，同吃同住著。 她老了，我就把她給埋了。

依：那陣子，她有多大？

陳：我看屬猴的，我算不來多大了。

依：她來領娃娃了沒有？

陳：沒有，都死了，都拷死了。 得病的，拷死的都拷死了。 男人也死了。

依：這個老婆子叫個啥？

陳：她姓李，名字叫個啥我可忘記了，叫，叫個李少青。

我們走到這裡，人販子說：“走，我們去山西。”我說我不去，太遠了，我都瓜（註：傻）的不知道在哪裡。 我害怕。 最後我就找到這個屋裡，一個老漢離了婚了，留了一個兒子，父子兩個，兒正唸書哩，是個學生娃，老漢是個光棍，我就留下了。 他們可憐的就在食堂吃飯著哩，我三月十六了，到他屋裡的。

咱甘肅到了七月，省委上來了個大救濟，給咱甘肅人穿的、戴的、鋪的、蓋的、傢具、簾簾子，啥都給照顧上了，人家甘肅就變了。 我就留在這裡，人家是救了我的命，人家說年景好了，好多人不是都回去了。 我說：“咱回去了，可把人家這一家子人給哄了，看人家可憐的，把人家人要耽擱了。 人家把咱救活了，你一走怎麼辦？”

我來以前也沒有找人家，就這一家。 人家都走完了，咱心善的說：“咱好了，娘家、妹子都能看起些，你窮的搭不起鍋了，你回去還是個淘氣，還要讓哥為難哩。 咱就安頓在這裡，哪裡的黃土不埋人？”年輕的時候都行，現在老了，幹不動了，前不去了，社會形勢變了，我也做不了了。

年輕的時候只要能幹，吃的有穿的有，好的沒有，但能穿暖。

依：你到這裡是哪一年結婚的？

陳：就是六一年，在灶火頭裡磕了個頭就算結了個婚。

依：那你給我說說咋結的婚？

陳：來還是窮得很。 我給你說，我到他屋裡，老漢可憐的，老婆離了婚了，就父子倆，兒子說下的對象也給退了，人家嫌他窮，農業社嘛。 老漢這麼大一個罐罐子裡面就一罐子炒麵。 我們一起來的三個人就吃那個炒麵，老漢就說，我們三個人一晚上把那一罐子炒麵都給吃完了。 就在食堂裡秤了些苞穀珍，一點麥麵，做的吃了一下，我們幾個就留在這裡。 在食堂裡吃了十天，給人家吃超了，從

食堂打的飯回來，我的老公公吃上半碗飯，炕上一睡，就說：“你倆吃去。”我們就把飯吃了，十天一吃吃超了，不行了，把食堂散夥了，又在食堂打了些糧食。我是三月到屋裡的，四月五月收麥哩，這一下把麥收了，分了，分下來給人家吃超了，老漢人勤快得很，就把我領上種荒地，種擴大地，我們搞了三年，糧也有吃的了，就是沒什麼穿。一個人布證一年一尺七，能做個啥？做鞋面都不夠。我把一個被套，剪開做涼鞋穿，給一家子都做涼鞋穿。我就是這麼過下的，不然，我怎麼會心善的把人家老漢（註：公公）養老歸終。老漢死的時候都七十多了。從我到屋裡二十多年，到他老，老漢沒有受過委屈，我們是全大隊的五好家庭。我是家庭好、勞動好、態度好、人艱苦，我是個五好，大隊給我評的是五好社員呀。

依：有一陣子還把婦女往甘肅遣送哩？你知道嗎？

陳：送哩，我給你說，人家要送我，這裡我的公公心善口善，從不得罪人，大隊裡的幹部也照顧他，送的時候就把我給跳過去了，不叫送，人家說：“這個娃乖，這個娃好，那個女子心底好，就給姓王的一家子留下。”人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把我沒有送。我的戶口還沒有來哩，人家把地都給我劃下來了。我就是以實為實，大家把我也沒有說過啥。我能下苦，一輩子到老能下苦。人家說，八十老，看黃好，你不看，還沒有柴燒。咱不能靠兒，人家有人家的過活，人家有兒也有女，娃還要勞心哩。

依：你到這家是誰介紹的？

陳：還是我們要飯的人給介紹的，就到這裡了，就落腳下了。人家心黑的，家裡有掌櫃的（土語：丈夫），都接回去了。有的姑娘，已經給了人了，可是又走了。咱人心善得很，看這父子倆，我一走，日子又沒法過了，連個做飯的人、縫補的人都沒有。所以鄰居給我說：“娃，人家人都走完了，你還不想辦法走，你以後受罪呀？”我說：“球，命苦的人走到哪裡都要受罪，咱壞的那個良心幹啥呢？我不走。”我就這麼活了大半輩子，現在土都埋到鼻子跟前了。你還想怎麼樣？

依：你結婚的時候這家就父子兩個？

陳：嗯，父子倆，看著人家人好。人家老漢人心底好，能吃苦，就落腳到這裡了。

依：你們附近還有從甘肅來的人嗎？

陳：有哩，我們那時候不認輩分認親人哩，有一個老婆子，我認成了姨，一直到陝西五十一年了，來往都沒有割斷過。

依：你回去過沒有？

陳：我回去過，回去看哥哥、嫂子。

我給你說，說到這咱就不說了，就是這麼個根源，我給咱做飯去，弄些菜，有饃哩，我給咱下些麵。你來了，姨就是燒上些水叫你喝上，姨心裡就不難過了。

後記：想起陳玉蓮老人，還是讓我難過，她的一個兒子去西安打工，被電打死。

一個兒子四十了還沒有成家，在廣州打工。

一個兒子蓋了新房子。

老伴害眼疾，終生勞動，腰已經直立不起來了。他們的房子破舊，到處漏雨，我們吃飯的時候，就看見房樑上的老鼠跑來跑去。只有院裡一棵梨樹果實繁多……

六、我媽把我和兄弟拉扯大了

受訪人：張范琴，女，62 歲，陝西省富平縣到賢鎮槐原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村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3 日。

錄音長度：58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到賢鎮愧槐原村張范琴家。

張范琴

大饑荒餓亡者：

張 ××，男，40 多歲，甘肅省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村人，餓亡。

×××，男，4、5 歲，甘肅省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村人，被父母殺食。

楊黑黑，女，30 多歲，甘肅省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村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村，一對夫妻殺了自己四、五歲的兒子，煮食，村人看見這一家人吃的眼睛發紅，嘴巴發油。父母、孩子姓名不詳。

前記：是小妹的同學介紹我去採訪張凡琴的，提起過去的事情，她一邊哭一邊說。和她一起逃荒來陝西的母親和兄弟都去世了。她不識字，但是表達能力很好，語速很快。

依：姨，你多大來陝西的？

張：我到咱陝西還小著哩，才十一歲嘛，在甘肅那個生活苦難才過來，才十一歲嘛。我弟弟，才九歲，我們兄弟姊妹倆個一起來的。那把苦難受咋了。我就不認字，沒有唸過書。

依：姨，你甘肅老家在哪裡？

張：現在說，我也記不得。

依：你知道你們是哪一個縣？

張：隴西縣，那陣是沒有吃的。

依：隴西縣叫個啥地方？

張：那個地方我知道叫個何家門普陀塘，這兩個地名我記得，再的我就記不得了，我年紀小得很，那時候瓜（土語：傻）著哩。

依：你再回去過沒有？

張：我和我媽、我兄弟回去過就一次，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再沒有回去過我那個老家。 我外婆家沒有人了，我媽也沒有回去過，我爸這邊也沒有親人了。 以前有個奶奶，奶奶都死了，誰還回去哩？

依：隴西聽說苦焦得很。

張：苦焦得很，那陣，火車到隴西就不走了。 那一年，我和我媽，還有我兄弟去看我奶奶，我們娘們三個一起去的。 我們上去（註：回去）都多年了，都二十幾年了。 我那個兒子才多大，就再沒有回去過。

依：你媽來咱陝西的時候多大歲數？

張：我媽現在都下世了。 我媽來的時候三十五、六，從甘肅來咱陝西還年輕得很，我媽領著我姊妹兩個逃難哩。 哎唷！甘肅可是最苦的地方，人吃人哩，我都親眼看見過，我看見的，把這麼大的娃在鍋裡煮著吃，我都眼見的。

依：真的？

張：（開始哭了，滿眼眶眼淚）他們和我們就住在一個院院裡……。

張的丈夫：你別哭了。

依：姨，你別哭，咱慢慢說。

張：我們在一個院子住著，他們把他們的那個娃娃吃了，把我大和我媽嚇得到地裡幹活去，不敢把我和我兄弟留在屋裡，老把我們領到地裡去，總叫娃跟著大人。 那個院子裡住了好幾家子。

依：你說你住的那個院子里人吃人哩？

張：嗯，就是。

依：吃人的是誰？

張：是我們的鄰家。

依：娃是死了，還是活著吃了。

張：活著哩。

依：男娃女娃？

張：男娃。

依：娃多大了？

張：我記得娃都這麼高了，有桌子這麼高了。 五、六歲吧。

依：是他大（土語：父親），還是其他人吃的？

張：是他大和他媽，把人都餓瘋了，他們家娃娃多，給娃吃不上。 我媽就我和我兄弟兩個娃，後來我媽不敢在那個院子裡住了，就挪出去了。

依：他們怎麼吃的那個娃？

張：不知道，他們怎麼吃的，誰也看不見。 反正那一晚上聽著啥怪怪的聲音，早晨起來不見那個娃了，一家子人眼睛就紅紅的，嘴一下子油亮亮的，身上一股子啥味道，反正看著怪得很。 我大和我媽就覺著了，就走到哪裡，把我們倆帶到哪裡，不敢留在屋裡。 害怕叫人給殺著吃了肉了。

依：那人叫什麼你記得嗎？

張：我記不得。

依：那娃叫什麼你記得嗎？

張：那我記不得，我們成天在一起玩耍哩，是個男娃子，把我叫姐哩。 後來，我們就不在那裡住了。

依：他們把娃吃了，你見到骨頭沒有？

張：沒有，人家吃了。 就偷偷的把骨頭埋了，都把人餓昏了。 我們單另搬出去，我們先是在何家門住，那家人把自己的娃吃了，人吃了人，眼睛都是鮮紅的，像是流血哩。 第二天，我們看見那一家子人眼睛紅紅的，看著害怕。 我們就挪到普陀塘去了，到了普陀塘，我大我媽去下地，就把我留在屋裡，叫我奶奶看管著。發生了這事情，我媽就說：“長短不敢叫人把咱娃給吃了，太慘了，把咱兩娃給看好。 要操心看好。”不久，我大就去世了。

依：把你大去世的經過說一說。

張：我大餓死了，沒啥吃，餓死了。 我就記得麥都黃了，上了色了，我媽還說：“這麥都黃了，再有幾天，就能收了，就能吃上了。”那幾天，我還和我大到河裡抬水哩，拿上這麼大個罐罐子，抬水哩。 我大本身沒有啥病，就是餓死了，硬是給餓死了。

依：他死在外面還是家裡？

張：在家裡，後來就埋了。

依：你大那陣子多大歲數？

張：我大那陣子還年輕得很，還不到四十歲，甘肅省統一都是沒啥吃，人挨餓，我大餓得臉黃黃的，人瘦得幹幹的了，胳膊、腿就像乾柴火一模一樣。 餓死了，眼看麥都熟了，沒等住。 逃到咱陝西的甘肅人最多了。

依：你大叫個啥名字？

張：我大叫個啥？我大叫個啥？我都記不起來，叫個張什麼？我們姓張，我咋都記不起來我大叫個啥？

依：你大是咋埋的？誰來給埋的？

張：我記得那時候家裡什麼都沒有，用一張爛蓆一捲，兩條棍夾著就抬出去了，我記得啥都沒有，就挖了個坑，土一填，就埋了。

依：你大也不是一下子就餓死了，也是慢慢的、慢慢的餓死的嘛？

張：就是一天一天人吃不上，餓著、餓著人就耗乾了，就不行了，人要吃飯哩。

依：他死前說過什麼話？

張：我記不得了，那陣子有我媽照看我大哩。 我還小，不怕你笑話，我還穿著開叉褲（註：小孩穿的露出屁股的褲子），我也不怕你笑話，我到陝西都十一歲了，還穿這開叉褲。 那陣餓得瓜得，能記得啥？啥都記不得，只想吃。

依：你父親死是那一年？

張：我記不得了。

依：吃食堂的時候你們吃什麼？

張：吃的是苦曲菜，苦得很，苦的，食堂裡連一把麵都沒有，用苦曲菜捏成菜疙瘩子，把苦曲在水裡泡上幾天，吃著還是苦的，人就咽不下去。 我媽不知道在哪裡挖下的啥根，手指頭這麼粗，筷子那麼長，煮一煮就給我們吃那個，苦得很，苦得簡直不能吃。 再就是吃楊樹的葉葉子，把楊樹的葉葉子吃完了，沒有麵，連一把麵都沒有。 楊樹葉、柳樹葉都吃完了。 沒有啥吃，娃沒有啥吃的，一天到晚都沒有任何吃的給一口。 沒有我大了，我媽天天都出去，就是找野菜給我們吃。

我媽老就說：“我再多苦，都要把人家姓張的這兩個娃給人家養大哩。”到這裡，屋裡也沒有多餘的吃的，到食堂打上一點點飯，先叫我大吃，娘們三個都先叫我大吃，就這麼樣也沒有把我大的命留住，我記得麥子都黃了，我媽還說，麥都黃了，能熬過去了。

依：你們不敢去偷上些麥穗子嗎？

張：那不敢，說麥都黃了，那怕等上幾天，能摻著煮上些，用石頭窩窩捶上些麥顆顆子都能把人救下。 我還和我大抬水去了，河也不遠，就在我家門口。 我記得我大臉餓得黃黃的，我大的腳就腫得幾寸高，走不成路，一步三歇。 沒那麼幾天，我大就死了，穿了一身爛衣裳。 男人家、年紀輕、飯量大，沒啥吃人就頂不住了。 我媽還提上個罐罐子，領回來一罐子湯，就和麵湯一樣，後來食堂還給散夥了，沒有東西做飯了，還沒有地方吃飯去了，到處都是一樣的，要飯都沒處要去。

依：食堂解散了以後，你們怎麼辦？

張：吃大食堂，是那些大人都死完的家庭，留下的娃娃沒有人管了，大隊就給辦了個托兒所（註：孤兒院），把沒有大沒有媽的娃集中到一起，我媽把我領到這裡來，沒有領我的弟弟，叫我大大（土語：叔叔）去找那個幹部，求人家把我的兄弟放進托兒所，就說娃沒有大了，也沒有媽了，就留在這裡收留下，叫娃有個地方吃飯，活著。 我媽先領上我逃出來了。

我媽為了我姊妹倆把惜惶受盡了……。 我媽到陝西是第三個男人了，之前，我媽把我領到找到的那個相（土語：對象、丈夫）家，人不好。 不是我大死了，我媽沒辦法，又另找了一個人，把我們兩個領過去，人家就不叫我倆吃飯，就不叫你進人家那個廚房們。 我媽惜惶的沒有辦法，找人就是為娃能吃上飯，眼看人家

不叫吃，後來，就又把我們領走了，這一處留不下三個人，再想辦法……。

依：那你媽咋沒有一起領上你的兄弟？

張：沒有，我們是五月份來的，到了第二年的冬天我媽才回去，回去領我兄弟。回去以後一看，人家托兒所早就散攤子了，把我兄弟早早攆回普陀塘，讓我奶奶給看管著。我奶奶天天就對我兄弟說："好我的娃，看你媽幾時回來領你哩？"一提我媽，我兄弟就哭，覺得我媽不要他了。我奶奶看著我兄弟就惜惶的。就等我媽回去哩。老的等，小的等，沒有黑明的等。

依：你兄弟叫個啥名字？

張：我兄弟叫個喜民，張喜民。我媽回去一看，人家托兒所早散了，給娃就沒啥吃，把娃餓的。有許多人一家子、一家子，大人死完了，留下小娃娃沒有人管，說辦個托兒所把這些娃娃管上。托兒所辦了一陣子也散了，生產隊辦不起，沒有糧食給娃吃。我奶奶就給我媽說："哼，就別提了，你一走，時間不長，托兒所也不辦了，開不成了。叫個人屋裡領個人的娃哩。有些娃就沒有地方去，沒人管。"第二年冬天，我媽才把我兄弟給領回來了。我兄弟一步都不離開我媽，就怕再把他丟了去。

依：你媽回去那一年，你沒有回去嗎？

范：我沒有回去，那陣車費大，咱剛來也沒有錢。等我媽把我兄弟領來就再沒有回去，直到前幾年，我娘們三個才回去了一次，看了一回奶奶，奶奶老了，就想見我兄弟一面，她帶過的孫娃子嘛。

……不然，我媽臨死前總對我說："娃，我對得起你大了，我把你們兩個都拉扯大了，我對得住你大了，我也能閉上眼睛了。"嗚嗚……。嗚……你說，我大給我媽留下兩個吃屎大的娃娃……。叫我媽咋辦哩？……沒吃的沒穿的……。嗚嗚……。

（張哭得泣不成聲，非常悲痛）

依：姨，不要哭，你不要哭，有啥苦都說一說。

張：我媽到這裡就算落腳了。

依：你媽找上的這個男人叫不叫你們吃飯？

張：頭一個不好，人家就是嫌棄我們兩個，不想要娃，只想讓我媽留下。娃要吃飯裡，要叫人養活哩，人家就不願意，覺得負擔太重了……。我媽到這裡才算是落住腳了，算是有個窩了。

依：姨，你不要太難過。你們在前一個家住了多長時間？

張：住了沒多少日子，我媽看那人不行，不讓帶娃，不叫娃吃飯，就走脫了。

唉！我媽為了我們姊妹倆把惜惶受盡了，把眼淚流乾了。我媽臨死的時候就說："我都對得住你大了，把你們兩個拉扯大了。"我媽都過世三年了，七十八歲上沒有的。

依：你媽叫個啥名字？

張：我媽叫個楊芬芬。

依：你們到那家是那個男人嫌棄你們嗎？

張：人家那邊的條件能好一些，我記得人家過得還可以，能湊合吃上些啥。我記得我媽一旦偷偷給我們倆一點饃饃了，那個男人抓住就把我媽往死裡打，揪住頭髮亂打，沒個輕重。那男人那個媽兇得很，成天罵我媽，罵得難聽得很，基本上就說是把別的男人的娃領來了，叫她屋里人給養活哩。我媽看我們倆呆不住，就領上我們又走出來了。在那裡住了有幾個月，就呆不住，人家見不得我和我兄弟，見不得我們張口吃飯。我媽說：“你見不得娃吃，我逃活命就是為了兩個娃的，你不叫娃吃，我也不在你屋裡呆了。”那男人和他媽都打我媽哩，不讓我們兩個吃飯。我們小，又不敢打人家，只會哭。

依：你們出來拿了些什麼東西？

張：我們背了個被子，餓得也拿不動，我們兩個還小，我媽也背不動。最後我媽就把東西在那個村子的一家人家寄存下來，我媽給人家說好話：“在你們這裡放上兩天，等我回去緩上幾天，再回來取，把你們麻煩一下。”那個壞猻，等我媽再回去取被子，人家說：“啊呀，我屋裡遭了賊娃子了，你們的東西都叫賊給偷去了，沒有了。”也不是啥好被子，就是個爛被子，被子裡面還有我和我兄弟的衣服，人家一下子都不給了，人家自己貪汙去了，還撒謊說賊偷去了。上一回，我和我媽回去看我奶奶，還經過那個人門口，我媽就對我說：“就是這一家子，咱那被子、衣服都是叫這一家子人拿去了。年景不好，人心就壞了。”

我媽娘家一大家子人，等我們走的時候，我媽娘家人都餓死光了，門都關了。

依：你們走，人家叫你們走嗎？

張：人家叫走哩，人家看我媽帶了兩個娃，也生氣，也不喜歡，還要吃呀喝呀，還要養活哩，不是一天兩天能長大的。我媽也看不行，就把我們倆個領出來了。

依：又到了哪裡？

張：又回到普陀塘，那時還沒有來陝西。我奶奶可憐，一個小腳老婆子，去找隊長求情，說好話。我奶奶說：“這家子男人死了，看這娘們三個咋弄呀？他大餓死了，出門找了個相，人家又見不得這兩個小娃，求你給咱想個辦法嘛？看著我這老臉上。”後來，隊長說：“行，就呆在咱隊上，隊裡分啥了給你們也分上，你和娃娃搞著（土語：湊合著）住在這裡。我媽一天還是出去找野菜，食堂打回來的稀飯和麵湯一樣清，能看見人的臉，眼睛鼻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娘們三個就這樣搞著，活一天算一天。

依：你自己看見過餓死的人沒有？

張：看見了嘛，滿山上都能看見，人正在路上走著哩，就跌過去了，就死了，就餓死了。我看見人就在路上睡得直直的，長長的，叫老鴉把眼睛都給叼著吃了，那老鴉還怪，專門吃人眼睛哩。還有些都叫狼吃上了，我從小就給人家放羊哩，那一家子叫我給放羊哩，結果是狼鑽進羊群裡，把羊給咬死了，脖子血就到處噴

到處流，我嚇得不敢動彈，眼看著狼把一隻羊給吃了。 我回去那家主人還罵我哩：“你咋不叫狼給吃了去？把我的羊叫狼吃了，你給我看的啥羊？”人家不管我怎麼樣，直埋怨狼把羊吃了。 那陣子，山上死的人多，來的狼多得很，來吃人哩。

那人走在半路上，就死在路上，老鴉吃、狼吃、狗吃，就沒有人管，到底誰管誰哩？

依：有把死人拉到家裡吃的嗎？

張：有哩，別說吃死人，活著的人都吃哩。 走在半路上都叫人殺的吃上肉了，餓得沒有一點點勁，人沒辦法了才吃人哩。

依：你家還有誰餓死的？

張：我媽是老大，我二姨早餓死了。 我二姨叫個黑黑，我們來陝西時間不長就餓死了。 我那個小姨來得早，再也沒有音信了，比我媽來得早，跑出去要飯去了，這個是三姨，再也沒有找到人，到今天也沒有找到，沒人了。 她如果人還在世，這麼多年了，她總會想辦法給我們來個信。 沒人了，我媽說怕是早都沒有人了。

依：你三姨叫個啥名字？

張：我不知道。 一些人死在外面家里人都不知道，死了活著不知道，找不到了。 我大大來看我們，還打問我這個姨，根本就沒有音信了。

年輕人都扶著牆走路哩，娃娃餓得脖子都是軟的，頭都抬不起來。 我們那裡柳樹多，把柳樹葉子都吃光了，弄下來一煮，泡上一晚上，再一煮，誰還管中毒不中毒，只要吃上肚子不餓。

依：地裡的糧食到哪裡去了？

張：誰知道？誰知道糧食到哪裡去了？我們那一年再回去，生活就好多了，烤出來的那個洋芋就有咱紅薯大，粉麵粉麵的，好吃得很。 以前那是把人往死裡餓，誰知道糧食到哪裡去了？有本事的人都沒有辦法，我大還是沒有本事的人。

依：你們哪裡有沒有人去修水渠？

張：有哩，渠上也沒有什麼吃。 我的二大大（土語：二叔叔），那一年，我聽我媽說他去修水渠去了，那也是餓得沒啥吃，就偷著跑回來了，人家不叫跑，跑了挨打哩。 我二大回到屋裡，還是沒啥吃，後來就給人家招了女婿了，到平川去了，在米家門。

依：你們最後落腳到哪裡了？

張：就在咱富平縣的蘇坊鄉高耀村。 我後來才嫁到這個倒賢鎮。

依：你們走，你奶奶捨得叫你們走？

張：我奶奶就流著眼淚說：“我也沒有辦法了，兒子死了，留下兩個娃，你們娘三個逃命去，能逃了逃下來，逃不下來也沒有辦法。 千萬不敢在屋裡，在屋裡就等死了。 去，看你能不能把兩個娃拉扯大。 如果拉扯不大，也沒有辦法。”我奶奶攆我媽，是為了我們這兩個孫娃子，不然，我們也不會來陝西。

我那個小姑姑，可是把我稀罕（土語：喜歡）得很，吃了啥了，總是說："媽，我把這個給琴娃拿去吃上。"有上一口，都趕緊拿過來給我吃上。我姑姑今年都七十幾了，那陣子才時七、八歲，還沒有結婚哩，吃啥都想著我，我和姑姑親得很。

依：以後就到陝西了？

張：時間不長，我這地方的大（土語：父親），在甘肅有個做生意的人，就把我們介紹到這裡來，我大自己去甘肅把我媽和我領來了。

依：中間有沒有人？比如說人販子？

張：沒有，我大是親自去甘肅領人哩。

依：那他這裡以前有沒有成親？

張：這裡有哩，我聽說我大前面的婆娘死了，聽人說是坐月子得了什麼病了，就死了。留下兩個女兒，他有一個女兒比我大一歲。剛來那時候條件也不行，我大去甘肅辦了我媽，我和我媽就跟上來了，我媽還沒有敢領我兄弟。

依：為啥沒有領？

張：那原因是不知道這邊的情況，不敢冒領。先來看一下，害怕這個男人又和前一個男人一樣了，把我兄弟委屈了。我媽總覺得她受些委屈都沒有啥，捨不得讓娃看人臉色。來一看，這人情況和性格都好，來的時候我媽都沒有給我這個大說實話，就說只有我一個娃，一來看這裡情況還好。我媽到這裡，心裡老是想著我兄弟，每到吃飯的時間了，我媽做好飯，都不吃，就出去了，朝土原上跑，叫我們吃飯。我大端著飯碗就奇怪了，就問我們："誰惹你媽著氣了？"我們說："沒有，沒有。"

我大天黑了就問我媽哩，說："你咋每回都不吃飯？身體要緊哩，好了壞了吃上些。"

依：你媽是不是害怕吃飯人家不高興？

張：還不是，是我媽吃不下去，一端起碗來就想起我兄弟了，想我兄弟還餓著肚子哩，頓頓吃飯，我媽飯一做好，叫我大和我吃，自己就低下頭出去了。那是我媽哭哩，害怕叫我大看見了。我大人也靈（土語：聰明），就非要問清楚，就問："你咋頓頓都不吃飯哩？有啥事情你就說嘛。"我媽哄著說身體不舒服，不想吃飯，還不敢說屋裡還有一個男娃。後來時間長了，兩個人有了感情了，我媽覺得我大人讓人放心，才對我大說："我上頭還……還有一個娃哩，一直沒敢給你說，把娃留在屋裡，我咋能吃得下去飯？"我媽就哭開了。我大就問："是男娃，還是女娃？"我媽說："是個男娃，八、九歲了。"我大這裡先是有兩個女娃，沒有男娃，聽我媽說有一個男娃，把我大給高興的，就對我媽說："你咋不早說？去，去，把娃領來，把娃領來，領到咱自己屋裡來。"我大人好，就趕緊讓我媽回去領我兄弟去，娃咋能離開他媽哩？第二年冬天，我媽才把我兄弟領回來，等我兄弟回來，我媽頭一個就生了一個男娃，把我大高興的，四十上才有了這個兒子。

張凡琴和丈夫在自家門前。

依：他對你兄弟好嗎？

張：好，好，好得很。

依：你和你兄弟把他叫大哩？

張：叫哩，我也叫大哩。 人家對咱好，好得很。 我媽把我兄弟領來了，才算是娘們三個又過活到一起了，要不然我給你說我媽受了一輩子的罪，惜惶，我媽還是個小腳，舊社會用布把腳指頭纏得拳頭大，小小的。 我媽到這裡又生了一個男娃，兩個女娃，加上前面的兩個女娃，我和我兄弟，成了一大家子人，大家庭了，前前後後加起來就是七個娃，一大家子。 光吃飯就得做一大鍋。

依：你們兄弟姊妹們相處的好嗎？

張：好，都好，我大前面生下的女子們都好，都對我媽好，我媽也對人家娃好，人家把咱給搭救了，給咱飯吃了，不能對不住人家。

依：你這個大叫什麼名字？

張：叫個德娃，姓劉，劉德娃。 我把姓也給改了，叫個劉凡琴，以前叫個張凡琴。 上頭（註：甘肅）的人餓得沒有辦法，有些人販子就給販過來了，也是給人一條活路嘛，你說，男人死了，婆娘娃怎麼辦呀？

依：到這裡生活怎麼樣？

張：咱甘肅那個地方，是山區，都是山嘛，是甘肅最苦焦的地方，陝西人是沒有老伴的，人窮的，才到那裡去辦老婆哩，不管怎麼說，人可是怎麼樣，模樣子怎麼樣，屋裡怎麼樣，女人就是為逃命，為了娃活下，就先為了吃。 再啥都顧不上管。 我大的墳還保護的好著哩，我大大每年還給我大上墳哩。 我也回去給我大燒過紙，上過墳。

過了幾年，我姑姑來陝西看我們，對我媽說：“姐姐，我都沒有想到你能把兩個娃娃給拉扯大了，那陣，都不知道你能活到今天。 這是我們張家的苗苗子呀，不管他姓啥，終歸是咱們的娃娃呀。”

依：你和我叔（註：張的丈夫）說過去這些事情不？

張：我不說，我和他不愛說這些事情。

依：你和自己的娃娃說不說你從甘肅來的？

張：他們知道，細緻的事情我就不多說。

我媽得了病走了，我兄弟也得了病走了，都三年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一直想，一直想，想我媽，想我兄弟，我就睡不著覺，整夜的睡不著覺……。

七、父親把他自己殺掉了

受訪人：牛來喜，男，60 歲，陝西省興平縣西吳鄉散區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3 日。

錄音長度：27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興平縣西吳鄉散區村村委會辦公室。

牛來喜

大饑荒餓亡人：

董 ××，男，不上 50 歲，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自刎而亡。

董 ××，女，13 歲，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被自己的父親殺死。

董河心，男，14 歲，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因飢餓難忍上吊。

數名無名嬰兒，姓名、性別、年紀均不詳，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餓亡後，被扔在山溝裡。

人殺人案件：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村民董 ×× 在妻子帶領著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逃荒到陝西不回後，因為生活困難、絕望，先是用刀殺了他年僅十三歲的小女兒，然後用同一把刀自刎。

前記：聽帶領的人說，西吳鄉散區村是養豬專業村，溫家寶總理還來視查過。到了村委會辦公室，果然懸掛著溫和村民的大幅照片。大隊支書給牛來喜打了個電話，正在幹活的他就來了。看上去是一個很老實厚道的農民。

依：叔，你叫個啥？

牛：姓牛，叫牛來喜。

依：你是從甘肅哪一個縣來的？

牛：我是從甘肅省甘谷縣來的，那就是個苦焦地方，特別是我們家，相隔這一座山，特別的偏僻。

依：你今年多大了？

牛：我今年六十歲，是五二年的生人，我是 1960 年和我的母親、姐姐三個人逃荒來到陝西的，為啥逃荒呢？當時的那個情況是沒有什麼吃的，餓死的人太多了，沒有辦法了。

依：你就隨便說，像拉家常一樣。

牛：對，能成。 沒有啥吃的以後，我的父親又特別的老實，特別的怕事，哪怕餓死，都不敢偷，不敢拿公家的東西，就是農村膽小怕事的那種人，見了人家幹部，話不會說，人先發抖的那種人。 我媽當時的情況是，眼看著娃娃沒啥吃，再不胡偷胡逮，娃娃就要餓死了。 我媽爬到山坡上去偷了幾個洋芋，做上了給我們幾個娃娃吃，先讓娃娃把命保住，那時候就是保住生命。 結果被看洋芋的人給發現了，那個人認識我媽，算是沒有找大麻煩，就到我家說了兩句：“你們不能偷隊裡的洋芋，以後再不要偷了，也難為我哩，我給人家看守洋芋頭著哩，人家看著了就不得了了。”就教訓了我媽一頓，算是沒有打，沒動手。

那陣子情況特別的厲害，當領導的人心特別厲害，如果偷了，打罵特別的厲害，社員就挨批挨鬥挨打，不偷就等著餓死。 我媽看到這麼個情況，就和我父親商量，領上我、我姐姐逃出來了。 領我，因為我是個男娃子，要留下個後人（土語：兒子），妹子領不上，一個女人領太多娃娃了，不好出門，不好照管。

依：那你父親怎麼辦？

牛：我父親和我妹子就留在家裡了，我和我媽、我姐三個人就晚上偷著跑出來，在甘谷火車站，爬上人家拉煤的火車，就到了陝西的咸陽市，到處都是要飯討飯的人。 我們也要著吃，不要沒辦法。

依：你把這個過程講詳細一點，怎麼要飯？人家給不給？

牛：講那麼細緻，我也記不起來了，時間太長了，好幾十年的事情了。 叫我想一想，搭上火車以後，從火車上下來，我們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沒熟人沒親戚，就走到哪裡算是哪裡。 那時候到了陝西這個地方，基本上比甘肅好得多，要飯的時候，還是善良人特別多，好壞多少都給上些，知道咱是受了災了。 也有個別的人，不好不給，還罵人哩。 那時候，我媽沒出過門，也不知道東南西北，到了馬村後，自己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了，只要能要的吃上一口飯，能把命活下來就行了。先是在咸陽附近要了一陣子，後來要到咸陽城裡，叫個啥？叫個啥單位？

依：收容站，是嗎？

牛：對，收容站就是把這些逃荒的人要飯的人全部都收進去，關在幾個房子裡，不叫出來，到時間給你發一點吃的，不叫你餓死了。

依：發點什麼？

牛：就是那種稀飯糊糊，或者苞穀麵糊糊，將就著把命拉住，你死了，人家還得埋人哩。

依：你被收容的那個房子裡有多少人？

牛：大概也就是三十多個人在房子裡，三十多個人。 關了三天，就把我們給

放出來，當時那個階段，還沒有遣送回去的政策，就放出來了。那個時間，國家窮，光這個收容站長期也養活不起這麼多人，天天要吃飯，就放出來了，我們母子三個人出了咸陽城，也沒有目的的胡亂走。走到馬嵬坡，我們三個人就找了個破廟住下來，能避個風雨。後來，我父親（註：繼父）和我們村上的二叔、三叔，他們三個人不知道出門要到茂陵幹什麼去，經過馬村這個廟的時候，猛聽見廟裡面有人說話，就跑進來一看，就看見我們母子三個人破衣爛衫，沒吃沒喝的，也沒有地方睡覺，就倦在牆角角。他們三個人問了問情況，就把我們帶回村子去了。以後，我媽就跟上了這個父親。

依：你媽媽那時候多大歲數？

牛：那時候，我母親也就是四十多歲。

依：你媽媽叫個啥？

牛：我母親叫個石俊梅，單立仁，俊俏的俊，梅花的梅。我父親去辦事經過那個廟，就發現了我們，問了幾句話，就把我媽、連我和我妹子都算收留下了，算是有個家了。那是六零年，哎呀，但是在這個地方剛開始還是難腸得很。

依：當時你這邊這個父親有沒有家庭？

牛：當時，我這個父親是從部隊上復員下來的，我對父親的具體情況不是很瞭解，畢竟我那時也才是個八歲的娃娃嘛。

依：你這裡的父親叫什麼名字？

牛：我這裡的父親叫牛志亮，志氣的志，亮堂堂的亮，我就叫個牛來喜。

依：你以前叫個什麼名字？

牛：我在甘肅以前姓董，叫個董來喜。以前的父親叫董什麼，我不記得了，這個父親把我們娘們三個搭救了，我就改為牛來喜了，改了人家的姓了。

我這個父親以前沒有成過家，先是到劉家村，我父親的舅舅家在馬村，都是吳西鄉，從劉家走到白馬村他舅舅家安家落戶，後來他舅舅家沒有人了以後，他又從白馬村搬移到散區村來。這是我父親以前給我說過的事情，也算是一點家史。我這個父親是在外面闖蕩過的人，在過日子上也不太行，吃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人。所以，我們母子還是比較艱難。

依：他對你們怎麼樣？

牛：人家對我們娘三個都好著哩，都好，都好。我父親特別的愛我，特別特別的愛我，就我一個小子娃，我媽來了以後，又生了一個妹子，兒子就我一個。父親就把我當成自己的娃，愛我得很，我知道。

依：你來這裡吃得怎麼樣？

牛：六零年來也是緊張。我在這裡也吃過玉米芯磨的麵，吃過草根、樹葉，六零年到六二年這個階段特別的緊張，吃糧特別的緊張。現在吃的這些東西想都不敢想。那個時候，吃個麥子麵饃就算過年了。平時根本吃不上。

依：你妹子當時多大？叫個啥？

牛: 我妹子是屬羊的, 比我小三歲, 大概是五五年出生的, 我妹子叫個啥? 我都不知道, 那時候人餓得咋啥都不記得, 成天就想吃。 再啥都不想。 平時我就叫她妹子, 我是個糊塗哥哥。 在這個地方生的這個妹子, 我可知道名字, 這個妹子和我一樣, 都是屬龍的, 也都四十八、九了。

我甘谷的妹子如果活著的話, 也都有五十六、七歲了。

依: 你說妹子過世了, 生病了嗎?

牛: 不是生病, 還不是生病。

依: 如果是私事, 不好講的, 我就不問了。(註: 談到這裡, 我想如果是與饑荒無關的個人隱私, 我就不問了。)

牛: 到了六八年, 我甘肅的父親, 實在是生活不下去了, 自盡了, 我父親把我妹子殺了。

依: 你說你父親把你妹子殺了?(註: 我聽到非常震驚。)

牛: 我父親又等我媽不回去, 我不回去, 我姐也不回去。 自己沒辦法生活, 沒有希望了, 我父親就把我妹子殺了, 把自己也給殺了。

依: 妹妹六八年還小得很呀?

牛: 妹子十來歲, 我父親太絕望了, 我們都不回去了, 他就啥都沒有了。

依: 太傷心了, 讓人不能相信的事情。 沒有想到是這樣。

牛: 人家發現的時候, 地上就是兩個血人, 我父親和我妹子滿頭滿臉滿身, 渾身都是血, 地上也是血, 都變成黑的了, 也不知道是誰的血。 我父親是怎麼回事情? 他是我媽走了, 也許本來想等災荒過去了, 我們就回去和他過活了, 結果我媽在這裡又有了家庭, 有了娃, 就回不去了, 等了五、六年也不見我們回去, 自己也沒本事再討個女人, 日子艱難, 就絕望了, 覺得活不下去了。 六八年的十月, 就把我妹子先殺掉, 我妹子才十一、二歲, 還小得很, 父親又把他自己殺掉了。 他的想法是留下一個女娃子, 還是受罪哩, 娃太小了, 自己沒法活, 就把我妹子先殺掉了。

依: 用刀嗎? 小娃娃也沒有抵抗能力。

牛: 是, 用刀, 就先殺了我妹子。

依: 殺了你妹子以後, 他自己上吊了嗎?(註: 我這樣猜測, 因為上吊是農村人自殺最常用的方式)

牛: 不是, 他也把他自己殺了, 用同一把刀把自己給殺了, 自己殺自己。

依: 人自己殺自己怎麼殺呀? 能用上力嗎?

牛: 人在絕望的時候, 一氣之下, 啥都不想了, 就有那股子勇氣, 只想死了算了, 自己抹自己脖子, 覺得活得太苦焦了, 太煎熬了。

依: 你父親當時多大歲數?

牛: 我父親當時不到五十歲, 這還是飢餓造成的。 如果有飯吃, 我們也不會出來, 如果父親後來能生活上稍微好一點, 也不會走到那條路上去, 還是給逼的

沒辦法，沒活路了。

依：那你父親自殺前有沒有給你們來封信？

牛：那時候的農民，又不認識個字，寫啥信呢？

依：你們後來怎麼知道這個事情呢？

牛：是六八年的事情。到了六九年，我和我母親回去了一趟。我母親說："時間這麼長了，出來一直都沒有回去，這次回去看一看。"是我舅舅的兒子，我叫哥，給我們來了封信，說了我父親的事情，他是下半年死的，我們第二年的上半年就回去了。當時，我母親太傷心了，一進村子叫喊了一聲："娃他大，我對不住你呀——！"就昏死過去了，一下子就昏過去了，當時我有個二伯把母親抬回家。我母親是覺得對不起我父親，對不起我妹子，一下子死了兩個親人，死得那麼慘。但是也不能怪我母親，當時跑出去是實在沒有辦法的辦法，也是為了把我和我姐姐活下去，不逃命，也許都餓死了。可是，我們回到家，我大、我妹子都死了，我們的舊房子空空蕩蕩的。我媽就受不了了，醒來就一直嚎，一直嚎，哭死人，哭自己。逃活了三條命，卻死了兩條命。說啥哩？

依：村里人有沒有責怪你媽媽的？

牛：責怪什麼呢？那時候，我的舅舅來了，和我母親吵嘴，我媽媽這人，沒文化，也不會說出來個啥道理，當時不出去也不行，全家都走，人太多，又害怕沒處落腳，就留下我父親和我妹子。結果……。

那一次回去，沒把我媽哭死，傷心得很。

依：你在來陝西前，在甘谷有沒有見過餓死的人？

牛：見過，在路上沒有看見過。在我甘谷，西十里鋪王家莊，那個村子，扔掉的小孩特別的多，那個山區。當時，我就是個七、八歲的娃娃家。每天都到山上、溝裡找東西吃，就看見山底下死小孩特別多，小孩一死，人抱出來一扔，也沒有人埋。狗吃老鴉吃。我不敢靠近看，我害怕。

依：你的親戚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牛：我大伯的兒子，我叫大堂哥，都因為餓得沒辦法，生活不下去，上吊了。

依：他多大？叫個啥？

牛：他是四幾年出生的，上吊的那年也就是十四、五歲，他叫個董河心。

當時我堂哥自殺以後，我大媽就得了精神病了，受得刺激太大了。

依：從甘肅回來，你媽媽有沒有給你說過什麼？

牛：我媽媽沒有給我說過什麼，這些事情都是我親眼看見的，經歷過的。我和媽媽從甘肅回來以後，經常哭、經常掉淚，胸口犯疼，也沒有辦法，還要生活，也都是硬扛著，沒地方去說。

依：你和母親回去，你這裡的父親說過什麼？

牛：也沒有說過啥，也沒有讓我媽走的意思。當時，我父親還唯恐我媽媽反悔了，和我回去不回來了。我父親對我媽媽特別的好，再一個，我媽人心裡有事

情，性情也就不大好，我父親害怕我媽生氣，還總是讓著我媽媽，不敢多說話，我父親說：“你想回去了，就和娃回去看一看。 你如果不想回去，就不回去，看你咋樣子高興。”六八年的下半年，我舅舅的兒子寫來了信，說我父親和妹子不在了，我媽才再忍不住了，實在是忍不住了，才回去了一趟。 可是，人見不到了，只見到兩個土墳，黃土堆堆子。 父親不在了，妹子也不在了。 一個家就……

依：以後你們再回去沒有？

牛：就再沒有回去，家裡沒有人了。

當時的情況提不起來，一提起來我就心裡難受得很。 師傅，就說到這吧，我還要給人家幹活去呢。 那我走了。

後記：談完話，牛來喜眼含淚水走了，說還要去幹活。 我很內疚，好像把一塊長好的傷疤又揭得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八、我把他叫“爺大”

受訪人：王秀英，女，76 歲，陝西省戶縣澇店鎮余姚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千戶鄉千戶鎮。

時間：2012 年 9 月 14 日。

錄音長度：60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戶縣澇店鎮余姚村王秀英家。

王秀英

大饑荒餓亡者：

無名嬰兒，40 天大，王秀英在武功火車站被收容後，餓死於車站。

無名嬰兒，八個月大，因父母沒糧食吃，發生炒嘴打架，而被父母摔死。

玉鳳，未出生，因為大饑荒後的備戰備荒，王秀英將女兒在戶縣醫院引產。

王家大嫂，姓名不詳，二十六歲，因為給自己的孩子買奶粉而在新陽川被火車碾死。

王家大嫂的兩個娃娃，姓名、年紀不詳，母親死後，孩子被餓死。

吳大轉，女，五十一歲，甘肅省秦安縣人千戶鄉人，1962 年餓死。

在甘肅省的三羊川、西羊川、南河川收容站，每天都有被阻攔的逃荒者餓死，

人數、姓名無法統計。

一對雙胞胎，男，兩、三歲，甘肅省秦安縣千戶鄉千戶鎮，因為母親出門尋找被幹部打跑的哥哥，無人照顧，餓亡在家裡的炕上。

前記：我和王秀英坐在她家後院聊天，說到過去的生活，她聲音放得很低，不想讓在外面幹活的兒子金龍聽見。不過，金龍也沒有興趣聽，一直在外面幹活。

依：姨，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王：你看我多大了？七十六了。

依：你是甘肅什麼地方人？

王：甘肅省秦安縣千戶鄉，千萬的千，千戶鄉。

依：你是哪一年到這裡來的？

王：六零年。

依：你們吃大食堂的時候，吃什麼？

王：我把罪受夠了。在我娘家沒怎麼受罪，在婆家把罪受多了。半夜一點起來推磨子，一家子二十來口子人，你推不出來，十二點就吃不上。家裡有牲口不捨得叫推，讓人推。我們的老大媳婦子，先是推磨，被婆家打，打得手打壞了，那幾年她男人在白銀呢。她找著給娃買奶去了，讓火車給壓死了。就是我的大嫂子，我們倆都是人家的媳婦子。

依：是哪一年？

王：還是六零年。在新陽鎮叫火車給碾死了，在火車站的人一看，早碾得碎碎的，只找到個腿。

依：你嫂子多大歲數？

王：屬雞的，死的時候二十五、六。如果活著，也就七十八、九。我這個嫂子沒有大、沒有媽，我們去找的時候，拿著選民證，上面有她的像片子。火車站上說："火車碾死人，我們不管。"我們用像片去找，只找到條腿，一家子都沒有哭。她死的時候年紀還不大，才有了第二個娃。屋裡沒啥吃，去找著給娃買奶粉，就碾死了。

依：具體是哪個站？

王：在新陽鎮。那一家人也死完了，大人死了，兩個娃娃也死了。就剩下我，我就說，我能活出去，不死出去。我就走了，不走，就餓死了。

依：你來的時候，那裡家裡情況怎麼樣？你隨便說，就像拉家常一樣。

王：那陣子可憐得很，走的人、死的人多得很。日子過不前去，我剛過了月子，出滿月的四十天就把娃抱出來，帶著攢的八塊錢，十月的天氣，過了三條河。先是過了兩條河，水手就不攙了。第三條河就是我自己過，我把娃頂在頭上。老人說過河要淌著走，不敢腳抬起來走，那樣危險得很。我把我的月娃子，是個女

娃，頂在頭上，越過水越大，越過水越大。 水最後就淹到脖子上了。 我說：“娘娘呀，這不得過去了。”

依：就你和娃？

王：就我和娃，我就想這不得了了。 再走了一截子路，大水下來把我和娃沖上下去了，沖了有一兩丈遠，一個大石頭把我給攔住了，我就一手把石頭緊緊地扳住，一手把娃不敢鬆手。 閻王爺不收了，咱不得死，但這就一下子把奶給急幹了。再沒有奶水了，娃才出滿月，過了三條河嘛，就沒有奶了。

依：你在甘肅哪個站上的火車？

王：在新陽鎮。

依：你上火車買票了嗎？

王：我哥哥給我買的票。

依：那時候出門逃荒的人多吧？

王，能跑動的人都往外跑，不跑就等餓死了，人要活命嘛。

三羊川、新陽鎮、南河川都是我走過的地方。 收容站收容下的人多得很，窗子門都封閉的嚴嚴實實的，你想跑也跑不掉。 男人女人都擠在一起，一個靠著一個睡，可憐得很。 人晚上還睡覺呢，看著好好的，我的爺，一到天亮就抬出去幾個。 人餓得沒辦法，就餓死了，給人家領導一說，就抬出去了，每天都抬出去幾個。

依：抬人的人是站上的人，還是逃荒的人？

王：是站上的人，人家把你不當個啥，一天就給一點糊糊，餓死了就餓死了。

依：你和哥哥在一起，咋後來被收容了？

王：那是以前，我獨個走，跑了五回，被收容了五回，都被人家抓住了，攔住了。勞改五回，勞動五回，然後被送回去。 婆家不給吃，不讓我進門，隊上人家還好，給我一碗麵，就有一斤穀子。 我說：“媽，讓我用一下磨子，磨些麵，給娃燒些湯。”我把穀子推了，為娃燒湯，人家老漢（註：家公），一鍋子水潑到灶火裡。 你說，我還能活嗎？我的另外一個娃就把我跟上，喊叫著：“媽——，你把我領上，我也去哩。”這個娃是老二，是個男娃，那陣才兩歲，我對娃說：“你去，聽你婆的話，我給娃要乾乾饃去。”我就走了，不是我不愛娃，是懷裡還有個小的女娃，才出月，顧不上。

依：後來娃呢？

王：到了武功，我就被收容站收容了，把娃扔在車站住的爛房房裡，勞改了五天。 把奶急乾了，娃也沒啥吃。 娃就餓死了。 我給看門的老漢說：“老爸，幫我把這個娃扔了去。”我還要給人家勞改呢，幹活呢。

依：為啥要勞改？

王：外流人員不讓出來，不讓要飯。

依：在哪裡勞改？

王: 武功(註: 陝西省), 就咱這武功車站。勞動了五天。

依: 人家讓你幹什麼活? 給我說說。

王: 啥都做。 在火車站上抬煤、抬糧食口袋, 就在車站上沒有了一個娃。 我的兒子(註: 後來生養的)到現在都不知道, 有些老人知道, 我也不給人說。

在武功車站, 有壞人, 也有好人。 有些人說: "老婆子, 你去給我拆洗個被子。" 我說: "能行。" 我就給人家拆洗被子, 連洗代縫, 三個被子, 人家人也好, 給娃娃了一個小被子, 給了衣裳。對我也好著呢。

剛到陝西時的王秀英, 嫁給比她大二十多歲的男人。

依: 你來之前, 屋裡有男人嗎? 你給我說沒麻達(陝西話: 麻煩)。

王: 有哩。 過日子和人家過不到一起, 沒啥吃, 但是我出了門不偷不逮, 給一家子人找不來吃的。 他就罵: "去, 千戶鎮上的人。" 我就說: "你也不要罵, 我自己出門。" 那陣子, 我是團員, 是婦女隊長, 後來還是個黨員。 我那口子說: "你的黨證讓我看看。" 就拿上去塞到灶火給燒了, 故意氣我哩。 燒了我也再沒有管, 到了第二年, 到大隊去開會, 幹部都換了, 人家再不承認我是黨員了。 不承認了算, 我就再沒有當黨員了。 去他的。

我是婦女隊長, 是人民代表, 和隊上的人一起種玉米、種棉花。 但是日子過不下去, 我那口子說: "滾, 千戶鎮上的人。" 屋裡二十口子, 吃不上, 我推磨推得腳底下都是死肉, 長滿了雞眼, 疼得走不了路。 唉, 把可憐受多了。

依: 就是說, 你的娃就扔在武功了。

王: 是呀, 是個女娃子, 沒奶吃就餓死了, 就扔了。 我來之前, 在家一共有三個娃娃, 第一個娃, 是他讓我出門偷出門逮, 我不願意。 他沒啥吃, 就發脾氣, 就摔娃娃, 我看他摔, 我也摔, 拿娃娃出氣, 把娃娃摔死了。

依: 娃娃多大了?

王: 八個月, 剛生下胖得很, 勾子(土語: 屁股)這麼大。 他把娃娃摔死了。

依: 那時候是不是吃不上飯?

王: 吃不上, 人家不讓我出門, 怕別人把我教壞了。 我是十五、六上結婚了, 可憐的, 人家把咱腳呀手呀都綁住, 綁了三回, 有了三個娃。 活了一男娃, 現在在新疆打工哩。

依: 這個娃子現在多大?

王: 屬猴的, 今年也五十五、六了。 把可憐受多了, 在人家家, 糧、油, 都是婆婆管, 不讓吃, 我把眼睛都要哭瞎了。 你看, 我這個眼睛就看不清楚人。

依：就是說，你三個娃，一個摔死了，一個在車站上餓死了。餓死的這個娃死的時候你看見了嗎？

王：看見了，我抱著嘛。我去給人家勞動去了，回來一看娃娃死了，我就對看管犯人（註：看管被收容的人）的人說："老爸，你把這個娃娃給咱扔了去。"他說："我才不敢，萬一人家找我的麻煩。"前幾天就死了一次，娃娃眼睛閉著，我抱在懷裡給暖，暖著暖著給暖活了，給灌了些水。第二天再去勞動，不然菜湯也喝不上，回來娃就死了。

依：娃在炕上嗎？

王：哪來的炕？就地上鋪些草，把娃娃放下。房子小，住得人多得很，到晚上睡覺，就是你靠著我，我靠著你，打個盹，懷裡把娃抱上，天明了，娃娃放下，再去給人家勞動。

依：你來那一年多大年齡？

王：我才是二十四。娃死了，人家不給我幫忙，我就把娃娃夾在胳膊下，就走到武功車站的麥地，就扔了。可憐得很，過去了，人就不想了。

依：娃叫個啥？

王：死了，沒名字，才滿月嘛。

依：去新疆那個男娃你再見過沒有？

王：娃來找我，找過兩次，來都是大小夥子了，誰養大的？自己養大的。等說了媳婦，來找我，我這金龍的媳婦給了臉色，就再沒來過。娃想留在這裡，人家不要，這裡的兒媳婦人家不要，娃就再沒來過。現在一個月、兩個月就給我打電話。

依：娃也沒有怨你，說："媽，你咋不要我了？"

王：沒有，娃也知道，知道我是沒辦法。

依；這個娃叫個啥？

王：叫個吳福太，給我打電話的時候說："媽媽，我把你也照看不了。"我說："我把你也沒有照看過。"人家不讓留，嫌吃飯哩，我也為難得很。他現在一個男娃，三個女子，都在新疆。這個男娃是屬猴的，也快六十的人了。那年把娃娃留下難過的，哭得這一個眼睛都看不見了。我這個人剛強，人家開追悼會，人家喊一聲："大""媽"，我就難過了。

依：在甘肅的時候，你自己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王：那一家子二十多口人，老弟兄三個。在他家裡沒有人餓死，我自己家裡也沒有。我哥哥是個工程師，在陝西三原縣工作。

依：你在甘肅的時候，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

王：多得很，死了的人多得很。到處都是，沒人管。

依：你在哪裡看見的？路上還是地裡？溝壩裡？

王：路上，餓死的，也有些是地裡死的。到地裡勞動就死在地裡了，走不回去

了。 人餓極了, 趕著牛, 就刮著吃牛肉。

依: 是牛死了嗎?

王: 還活著哩, 就拿個刀, 用刀子割上吃。 如果你手上拿一點菜饃, 就讓人刁(土語: 搶)去了, 把人就搡到河裡了。 我父親就被人搡到河裡, 差點淹死了。 他拿了三個白元(土語: 銀元), 換糧食去了, 到寶雞換糧, 走在路上, 讓人把糧食搶去了, 把人給搡到河裡。 五十里路兩個光腳片子、兩隻空手回來了, 回來還讓我媽罵。 我說: "罵啥? 別罵了, 人能回來就行了。" 那幾年人可憐得很。

依: 你在村子裡有沒有聽說過有吃人的事情?

王: 有些食堂, 買下的包子。 吃起來, 裡面有娃娃的指甲蓋蓋, 我就嚇得不敢吃, 不敢買, 就走了。

依: 你最後是怎麼來陝西的?

王: 我哥哥在東北唸書哩, 給我爺爺過三年的時候, 我哥哥從陝西回來了, 我媽就對我哥哥說: "茂德, 你把你妹子領上去, 不然就餓死了。" 那是六零年, 我哥哥說: "把你領到哪兒? " 我說: "咸陽好。" 我是聽別人說咸陽好。 在咸陽下了車, 就在咸陽找南山, 遇到一個老漢, 我就問: "老爸, 南山咋走哩? " 他就問我: "你南山弄啥去呀? " 我說: "我南山要飯去呀。" 老漢說: "那走。"

依: 你一個人, 沒人領。

王: 就一個人, 沒人領。 從咸陽下了車, 分不清東南西北。 我哥哥就給我指: "這是南, 這是西, 這是北。 你自己好好走。" 給我指哩, 沒有送我。 他還要回去上班哩。 我哥哥的眼淚就一串串, 一串串的流, 就給我招了個手, 說不出來話。 讓我往南邊走。

依: 你哥哥叫個啥?

王: 叫個王茂德。 我就往這裡走。 到現在, 我哥哥過個一個月兩個月, 我哥哥想我了, 就打電話給我: "嗚……, 嗚……" 地哭, 我就說: "別再哭了, 現在好著呢就好了。" 我哥哥現在還在三原呢, 以前在咸陽, 以後調到東北, 在軍工廠, 做槍、做機器。 屬豬的, 七十七了, 退休了。 嫂嫂是東北瀋陽人。

依: 你咋到這個村子來的?

王: 路上碰到個老漢, 說: "走, 我把你領上走。" 這裡一個老婆子給我吃了一碗攪團(註: 一種玉米麵食, 稠些的糊糊), 我把老婆子記了一輩子, 做了鞋了, 送給她。 老婆子死了, 我就把衣裳給穿上。 到現在, 年輕人、老人死了, 讓我穿衣裳我就去了, 上吊的讓我穿衣裳我就去了。 咱身體好, 一個人走到哪兒心術好就沒有事兒。 我七十六了, 這個手有勁, 他小夥子都怕哩。

依: 你咋找到這個家的? 我不是問你私事, 就是問當時的情況。

王: 好我的爺! 我走在那個村, 一個老漢, 給我領來了三個瞎子, 都是眼睛看不見的, 讓我跟上。 領來這一個, 我看不上, 領來那一個, 我看不上。 我就問: "你們陝西男人都是瞎子? " 後來又找了這個。

依：把你賣了多少錢？

王：剛開始我不知道，後來知道是給人家了一百塊錢。這屋裡的人（註：後來的丈夫）給我說的，他是沒有老人，當了一輩子光棍，窮得很。跟上也是住廟著哩，住了三年多，就兩間草棚房子，長蟲（土語：蛇）多得很，把我嚇的，一到晚上，長蟲褲帶繩一樣的亂爬，把可憐受咋了。

依：這個男人給領你來的老漢一百元？

王：嗯，我後來才知道。

依：他是老單身漢，你能看上嗎？

王：看不上怎麼辦？那個老漢說："明天給你領一個眼睛大，長得好，又聰明的男人。你跟了跟，不跟了把吃上的喝上的錢和糧票給我。"我沒辦法，就好壞跟了一個。

依：他多少歲？

王：他老婆死了。那個老漢說："領一個你看不上，領一個你看不上，給你領一個聰明的。"結果一來，人個子低低的，又老。

依：他比你大多少？

王：唉！他屬猴的，我屬牛的，比我大二十多歲，我把他叫"爺大"哩，你想想。如果現在還活著，就九十多了。我給他端飯，我就喊："給，爺大。"。

依：什麼叫"爺大"？

王：把他叫爺哩，叫大哩。人家問我："咋叫爺大？"我說："長得就像爺大。"哈，哈哈。

依：你這人有意思。但都是生活逼迫的。

王：他比咱大二十多歲，個子低低的。他看上咱，咱看不上他。住在廟裡，炕上沒蓆沒被子，咋睡覺哩？隊長可憐我，對我說："偷去，你偷上些棉花給你裝被子。"我說："我不偷，走到哪兒都不偷人。"隊長給我說："偷一斗，紅旗手，偷一擔，是模範。不偷不逮，餓死活該。"我不去偷，人家隊長好，用一個大筐子給我提了一筐子棉花，讓我做了一個被子。天黑了沒處睡，我們兩個人就在棉花裡睡著哩，隊長說："千萬別抽煙，把棉花燒著了，就把人燒熟了。"人家的好，咱記得呢，記了一輩子，把心都補了，都補上了。

依：這個男人對你好著呢？

王：老實人，好著呢。剛結婚打了我一回，讓我一腳給踢到炕角去了，就再沒敢打過我。

依：他為什麼打你？

王：是我娘家我大來了，我爸來了，嫌我爸吃了飯了。就打我，我就罵："打我的人還沒有生下呢。"我踢了一腳，他就在炕角角上哭了。我長這麼大，沒挨過打。他如果打我，我就打他。

依：你在這裡有了幾個娃？

王: 兩個女子, 一個男娃子。 女子都嫁人了, 都有外孫子了。 來了把血氣餓幹了, 身上不來血了(註: 婦女因為長期飢餓, 導致停經)。 緩了一年, 第二年才有我的大女子, 大女子以後就有了這個娃子, 叫金龍, 屬龍的, 今年也四十八、九了。 人窮得很, 名字還好得很, 三個娃娃叫金龍、金鳳、銀鳳。 玉鳳還扔了, 流產了。

依: 為什麼?

王: 那幾年不是備戰備荒, 都六個月了, 就到縣上引產了。 走在路上, 我心裡難受得很, 就拔了個紅蘿蔔一吃, 回來身體就好些了。 人賤嘛。 這個娃是金龍下面的, 金鳳上頭的, 要備戰備荒嘛, 這也四十多年了。

依: 娃叫個啥。

王: 沒生下, 就扔了。 名字早起了個玉鳳。 這些老人說: "你窮得很, 給娃起得名字都好得很。" 我就說: "我把玉鳳扔了。"

依: 你剛到這裡吃得怎麼樣?

王: 吃得可憐得很, 吃榆樹皮、榆樹葉。 吃大食堂, 食堂的饃用玉米芯子磨成麵, 做的饃。 人家說: "去, 給秀英端過去吃。" 大鍋灶上有人吃, 咱就吃。 我這個人就是想, 人家有了, 咱就有了。 人家病了, 躺在炕上, 我就給端個飯。 農村人, 鄰居比個親戚強。 親戚來還有個忙閑哩。 如果來個要飯的, 問我: "有衣裳沒? " 我說: "有。" 我就給找, 舊的爛的給找上, 找不到就把身上的衣服脫給人家。 咱是逃荒過來的, 知道那個艱難。

依: 你來了, 知道甘肅家里人的情況嗎?

王: 我是六零年來的, 到了六二年, 我媽就餓死了, 才五十一歲。 我還把我媽領到這裡來了一回, 想把我媽留下。 但是這裡有的人心壞, 就對我那口子說: "你把那個老婆子打走, 不然你把人家女子吃胖, 人家就偷著領走了。" 我沒辦法, 把我媽送到火車車站上, 把我難過的, 差點走不回來了。 回去, 我媽就死了, 我沒有回去。 就害了心臟病、肺結核、氣管炎, 吃不上, 又心裡不舒坦, 就病多。 現在病都好了。

娘家我媽死過兩回, 民國十八年大荒, 我媽到地里弄菜去了, 就餓得昏死在地裡了, 讓人給背回來, 給燒了些拌湯, 就給我媽把嘴撬開給灌, 就把我媽給救活了。 我媽十八年沒餓死, 你, 你看, 到了五八年、六零年, 就沒救過來, 餓死了。

依: 你媽叫個啥?

王: 我媽姓吳, 叫個大轉, 吳大轉。 我媽死得可憐得很, 死在家裡都沒人知道。 我爸爸跑到外面地裡勞動去了, 後來我的妹子從學校回來, 進了房子, 搖我媽的身體, 喊叫: "媽! 媽! " 人不說話, 早咽氣了, 眼睛還睜得大大的。 我媽是硬胃疼死了, 長期吃不上啥, 吃草吃樹根, 就鬧胃疼。 我妹子把一個姓宋的老婆子叫來看, 老婆子一看對我妹子說: "趕緊叫你大去。 瓜猴, 你媽死了。" 我媽死了, 後來, 我哥哥把我大領去了, 我對嫂子說: "就麻煩你把我大養活上。" 後來等我爸快死的時候, 就對我說: "女子, 把大送回老家去, 不然, 你哥哥就把我火葬了,

我想回咱老家。”我就和嫂子把我大送回去，讓大死在了秦安。

依：你甘肅那個男人來找過你嗎？

王：那一年，他領著他妹子從甘肅來找我來了，我說：“你趕緊走，我到你屋裡去，你媽連水都沒喝，你到我家來，沒情況，趕緊走你的路。”我就施了個計，我就找到這裡的民兵隊長，我說：“甘肅人來了，你去，嚇一嚇。”他問我：“咋說哩？”“你就給他說，國家不叫外流人到村子裡來，你來的這時間不好，村子查著哩，如果查到了就把你拉著走了。”我還藏著哩。

依：他是讓你回去呢？還是想要啥東西？

王：他想在我家住，想要飯哩，在甘肅還是生活不行。 我就給我的女子說：“金鳳，你給咱燒鍋，我給咱要漿水去，咱做些漿水菜。”我出去要漿水，我就對海文說你去把他嚇一嚇，把他攆走，海文是隊裡的幹部。 那男人領著他妹子，他倆走了，我才回來。 回來幾個人就指著鼻子罵我：“你這壞饃饃臭得很，人家那麼遠的來了，你給人弄點吃上嘛。”我給他吃？我能在他家吃上就不出來。

依：你這裡的老漢（土語：丈夫）知道嗎？

王：知道，我說：“你到一邊去，沒你的事。”老漢好，老實人，他也不管。 他餵養牲口著哩，晚上在飼養室睡。 天黑了，甘肅來的男人說：“讓我黑了歇在你屋裡。”我說：“屋裡沒處睡，你要睡到飼養室睡去，我娘們都沒地方睡，還有你睡的地方？”他就到飼養室睡去。 我就想，你遠路來了，不吃不喝也對不住你，叫你一吃飽，趕緊走。 第二天，他就回去了。

依：他沒有說叫你回去？

王：沒有，他不敢說，他也打不過我。 幹部把他嚇了嚇就回去了。 總之是為了一口吃的，逃出來，是為吃，不回去，也是為了吃。 陝西地方好比甘肅多少強一點。

依：你們家還有其它逃荒來陝西的的女人嗎？

王：有，好幾個哩。 我有個姐，就是我伯的女子，家裡沒有吃的，也來了陝西了。 逃到樓關，有個老漢把老婆死了，留下兩個娃，就把我姐弄去，我姐把兩個娃給奶大了。 為了給人家奶娃，自己屋裡一對雙生的娃，把自己的娃在炕上都餓死了，沒人埋。

我姐是跑出來找娃來了，她的老大娃給隊裡看麥哩，人家曬麥哩，麥叫雞吃了，娃娃讓人打跑了。 她出來找娃，兩個雙胞胎餓死在炕上了。 沒有人給埋，兩個男娃子。

依：那個看麥子的娃娃多大？

王：小小的。 給農業社看曬場的糧食，麥叫雞啄了，叫人給打跑了。

依：那個娃娃最後找到了沒有？

王：找到了，他媽找娃哩，娃找他媽哩。 最後算是找到了。

依：家裡的兩個雙胞胎就餓死了？

王: 沒人管, 餓死在炕上了, 就是個兩、三歲。 村里人進去就把娃扔了, 我姐夫也死了, 餓死了。 一家子人死完了。

依: 你親妹子是誰領來的?

王: 我領來的, 我來的第二年回了一趟秦安, 我婆婆問: "你還回去不? " 我說: "回去哩。" 她說: "你回去, 就沒有啥吃。" 我到大隊裡秤了兩斤白豆, 磨成麵吃。 險呼把我妹子餓死了, 我不回去把我媽和妹子就餓死了, 我就把她們領來, 在這裡住了一個月。 我妹子屬龍的, 就留在陝西了, 沒有回去。 她今年七十一了, 我七十六了。

依: 你說把誰換了一升玉米?

王: 就我妹子嘛, 換了一升玉米就跟了人了。 那個七升他媽說給他兄弟說媳婦呢, 我給我妹子教: "你去看看, 你看上也和姐商量一下, 看不上也來和姐商量一下。" 這個瓜猴 (土語: 笨蛋), 到人家屋裡看人家吃的白麵饃, 吃了人家兩個白麵饃, 人就不回來了。 人家七升他媽就給我端了一升玉米。 最後我把一升玉米可給人家原還了, 咱不要他的啥。 也沒有給過錢。

依: 你妹子叫個啥?

王: 玉蘭, 王玉蘭, 給七升家了, 把可憐受多了, 那個男人經常打她, 她可是把打挨多了。 那陣子甘肅來的女人多得很, 給一口飯就跟上人家了。 沒辦法。

後記: 其他逃荒婦女回憶苦難往事的時候, 總是哭哭啼啼, 唯獨王秀英老人始終特別平靜, 有時嘻笑著敘述過去的苦難經歷。 不由的, 讓我對這位普通的農村婦女產生深深的敬意, 並為她頑強的生命力和堅強樂觀的精神所深深的感動。

九、把我換了兩斗玉米

受訪人: 張海花, 69 歲, 陝西省戶縣澇店鎮姚余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蓮花鄉羊彎村人。

時間: 2012 年 9 月 15 日。

錄音長度: 24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戶縣澇店鎮姚余村張海花家。

大饑荒餓亡者:

×××, 女, 6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蓮花鄉人, 餓亡。

×××, 女, 年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蓮花鄉, 餓亡。

張海花

依：姨，我來就是想問問你以前的事情，五八年、六零年。

張：那個，可憐得很。（老人一下子開始流眼淚。）

依：姨，你別哭，咱們慢慢講，你看，我又把你弄傷心了。

張：我今年身體不好，病多得很。

依：你叫什麼？

張：我叫個張海花。

依：姨，你今年多大了？

張：六十九，屬猴的。

依：你原先甘肅老家在哪裡？

張：秦安縣，蓮花鄉，在秦安縣的梁上，叫個羊灣村。

依：你再回去過沒有。

張：今年我就想回去，我上次回去都有十年了。

依：你是哪一年到這裡的？

張：六零年，吃大食堂那一年。

依：你來的時候還不到二十呢？

張：十七歲。 我是人家把我哄來的，老家的情況不好。

（張海花雙眼含淚哭起來）

依：咋個不好？別哭，別哭。

張：我哥教學哩，當著小學校長，吃是吃大食堂，吃不飽，沒有饃吃，一天二兩麵喝三頓湯。 吃不飽，天黑了偷著吃上些，我媽在食堂做飯哩，偷偷給我多吃上些，反正也吃不飽。 我哥說這裡好，要人哩，陝西好。

依：你偷的吃過沒有？

張：我偷哩，在地裡偷洋芋，偷麥子，種啥偷啥。

依：你不怕人家把你逮住？

張：那個地方的村長好得很，人家不打人，說：“裝去，趕緊裝上回去。”隊上人都偷哩，不偷人餓得沒辦法。 那個王主任好得很，那個人好得很，幾個人都誇那個人好，心善良，看見了就叫你偷了趕緊回去。 我沒有要過飯，我一家子人沒有要過飯。

依：你們哪裡有沒有餓死的人？

張：有，我下來以後餓死的人多得很。

依：你家有誰餓死了？

張：我舅婆就餓死了，就是我媽娘家的媽，就是我婆（土語：外婆），當時就是五、六十歲了。 我大妗子（土語：大舅母）也餓死了。 我回去的時候，聽我媽說，她把我婆叫來，我哥一個勁兒抱怨哩，我哥說：“餓死人的年景，把老婆子叫來弄啥哩？叫老婆子來，要把我娃餓死呀？”我媽給我婆撈的漿水，天天吃漿水，涼得

很，一吃就拉肚子。 我哥非不要我婆，對我媽說：“你把老婆子送回去，救娃娃不救老婆子。 八十歲的老婆子救下能弄個啥？”我媽就偷偷給我婆裝了幾斤麵，拿回去，一天只能吃一兩糧嘛。 最後就餓死了，是我哥不讓我婆住在我家，害怕我婆吃飯，他娃吃不上。 讓小的吃不讓老的吃。

依：別哭，別哭。 我不是問你私事，當時來的人多得很，人家把你咋哄來的？

張：我是大姐和二姐兩個人跑過來，二姐回去了，我哥教書哩，我二姐說，陝西好，咱全家都搬走，羊灘有房子，能住人，人家要人哩。 後來又說，全家去不行，人家又不要，就把我和我的一個侄女領來了。

依：你在路上有沒有被人收容？

張：收過，在寶雞車站，我和我哥哥兩個人。 人家攆哩，我們就跑了，人家就沒有攆上。

依：誰把你領來的？

張：我哥哥，我哥哥說：“走，咱都下去，甘肅不好。”跑下來，把我放到羊灘，人家不要，就把我放在這裡。 我只有十七，我不愛這裡，我不愛這裡。

依：你哥哥把你領到這裡，給我伯？（註：張的丈夫）

張：羊灘是我姐家，就把我說到這裡。 給了兩斗玉米，把我換了兩斗玉米，給我哥哥，叫拿回甘肅，叫家里人吃去，活命去。 我家這個人是個死人（土語：不太好的人）。

依：姨，你佔人家便宜了，我聽說還有只換了一升玉米的。

張：佔了便宜了，你看他我生病了，管不管我？

依：你結婚之前，有沒有見過他？

張：唉，見了一回，誰把誰也沒有看一眼。

依：你倆說話了沒有？

張：說啥話，我是要飯的，就對了。

依：你在見他之前，有沒有見過其他人？

張：沒有，就這一個。 有個家落腳，有個地方住下吃上就行了，見他的面連頭都沒抬起來，沒有看。 咱是要飯哩，吃上住上就行了。

依：他比你大多少？

張：他是屬兔的，七十四了，比我大五歲，兩斗玉米換了個媳婦。 那時候和他姐家吃飯，一起過活。

依：你到陝西以後吃的怎麼樣？

張：也吃的不好，他是他伯養大的，他伯人好。 他媽那人，磨上些麵，自己烙些鍋盔，自己一吃，雞下了蛋，自己一吃，不給我吃一口，我過來也可憐。 這男人人不行，我再有病也不管我，光是捨不得，我一年住幾次院，他老不管我，娃回來要錢，他就吼：“可又來要錢了！可要錢哩！”我命不好，遇的人不好。

依：剛來的時候怎麼樣？

張：他把我打的和啥一樣，往死裡打哩，我害了病，按在炕角上就打，拉住就打，我一年害十次病，九次都是他打下的病。那是那幾年有娃了，沒有娃我就走了。

那一年，政府要往回送人，我就藏起來，躲避過去了，有娃了，捨不得，回不去了。

依：你在這裡有了幾個娃？

張：五個，三個女娃，兩個男娃，我現在和老二過著哩，老大不管我。

依：你到這裡能吃上嗎？

張：那幾年也甚吃不上，咱沒菜地，人家有菜地，能吃飽，我們吃不飽。只給分一點點糧，沒有吃過饃，每頓就是兩碗稀飯。到這來我後悔，我後悔了，如果沒有要這幾個娃，我就走了，娃娃放不下。我是沒有辦法。

地方好著呢，平平的，比甘肅好，是遇上的人不好。人不行，差得遠，你再病，人家不管我。人家家看病，都是一對一對的，我就是一個人，沒跟過我……不管我。

依：姨，不要哭，不要哭。

張：我心裡難受得很。到陝西遇上這人不好，這幾年是不打了，那幾年天天打，正月初一都打哩，打得過不成年。現在不打了，也是成天胡罵哩。我看病要錢，他就不給，說：“你要那麼多錢幹啥哩？”人家是屋裡的掌櫃的，娃娃給我一點錢，就拿走了。我愛娃，我不愛他。我給你說，我不愛他，我孫子好得很，兒子也好，就看在娃的份上，才沒有回去。我不愛他，一輩子不愛，我是沒辦法。我是逃荒的，才落到他家裡，我是沒辦法。

我兒子好，給我錢用。我兒媳婦也好，我有心臟病，給我把藥買上，說：“媽，你吃藥，吃完了再買。”讓我吃，我孫女還好，給我買衣服，給錢。

依：你到陝西以後，你老家的人生活怎麼樣？

張：我大娘娘好，我姐夫也好，給上些糧食、麵，讓我大（土語：父親）背回去，讓我媽燒些湯，還能揭開鍋，還能有三頓飯，我大每一年都來背一回糧食，背回到秦安，我大那一年來，還到公路上去打了一年工。

我大人能行，每次來拿些蠟拿些蒜，換上些糧，上下來回盤纏能掙出來，來背些糧食背回去，一年跑個兩次，能燒個拌湯，就能把嘴餵住。

依：你爸這樣背糧食回去會不會被人家攔住？

張：被攔過一次，在天水那個車站，路過一個窯，出來了三個人，拿了個棍子，是搶糧食的人，那牆上掛著紙佛爺，刮了一股子風，那幾個人眼睛給迷住了，看不清了，我大就跑了。他每次背糧食操心得很，半路上有截糧食的人，不操心就被人殺掉了。我大一年背兩次，年上一回，夏天一回。

依：一次能背多少？

張：七、八十斤。我姐夫好，把麥磨上，裝在口袋裡，給我大背上。我這口子

不行，就是一碗都不給，說：“你去借麵去，你去借麵去。”不給，就是一顆糧食都不給。 我姐夫給，把麵背上，把我大送到興平火車站，這個人不行。

那一年，我要回家，到對門三大家要了些麵，他給了我十塊錢，回了一回娘家。那陣車費便宜，一趟就是五塊錢，我去搭了個煤車，就沒花錢，能給家裡賣點啥。我牽了個娃，背了有三十多斤麵，就回去了。

依：你家裡現在還有誰？

張：我兄弟，幾個月就給我打一個電話，我對他說：“姐好著哩，姐好著哩。”他就說：“你不好，你不好，我心裡就知道你不好。”我在這裡一直過得不高興。

六零年，把我換了兩斗玉米，我這一輩子就是這個樣子了。

十、我一家子沒人了

受訪人：嚴寬幸，62 歲，陝西省戶縣澇店鎮余姚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6 日。

錄音長度：36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戶縣澇店鎮余姚村嚴寬幸家。

嚴寬幸

大饑荒餓亡者：

侯紀祖，男，33 歲，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餓亡。

侯耀祖，男，36 歲，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餓亡。

延寬幸家還餓死了爺爺、奶奶、弟弟、大伯母，一個堂兄弟，姓名、年齡均不詳，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

依：叔，你叫個啥？

嚴：嚴寬幸。

依：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嚴：我今年六十二，是五零年出生的人。 在屋裡沒啥吃，整天吃苦曲菜根，實在是沒有辦法，我舅就把我和我媽領來咱陝西了。

依：你在隴西啥地方？

嚴：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鎮，俺那個村子叫個殷家門。

依：叔，你是哪一年來咱陝西的？

嚴：我是六一年，六一年冬天，和我母親母子兩個過來的。當時家裡那個情況是沒啥吃，整天價吃那個苦曲菜，苦得很，就咽不下去。我整天去挖苦曲菜的那個根，拿回來讓我媽煮著吃。我那陣子還小，也就是個十一歲。那個地讓人翻的啥都沒有了。

經常吃的是苞穀芯芯、蕎麥皮皮、麥糠衣子。吃了那個蕎麥，人就腫了，看著胖得很。把那個榆樹皮都剝著吃完了，吃起來甜甜的，吃了肚子發脹，難受得很。人是餓得沒有辦法了。我還記得我們村子有一家子，那麼長的老鼠，他們打死都吃上了。

依：你看見了？

延：我看見，他們就煮著吃了，煮熟就吃了。不管啥東西，都往嘴裡吃，人餓得受不了。

依：叔，麻煩你把來陝西之前家裡的情況講一講？

侯：家庭生活條件，當時我也小，也甚不記得那麼清楚。我就記得沒啥吃，把人往死裡餓，我大（土語：父親）、我伯、我爺、我婆（土語：奶奶）都餓死了，都是一個一個餓死的。我記得，我們當時兄弟兩個，有個弟弟，屬羊的，也餓死了。

我伯家一家子都餓死了，可以說是關門閉戶了。我父親弟兄四個，有我三爸、四爸，說起來是四爸，也不過比我大個兩、三歲，出門要飯去了，也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再沒有找到，可能就餓死在外面了，連屍首都沒有，也沒有人去找。那陣子是各人顧各人，能活命了活，活不下了就算。就算天爺收著去了。

我記得我三爸那陣子結婚時間不長，也還沒有娃，給新媳婦沒啥吃。我三娘餓得在家呆不住，也走了，也不知道跑到啥地方去了，就再也沒有回來，到現在都沒有回來。我們也不知道她到哪裡去了。那陣吃人肉的多得很，怕是走在半路上叫人刮著吃上肉了，反正是再沒有影子了。

依：你父親當時多大歲數？名字叫個啥？

嚴：我父親當時也就是個三十二、三，年輕得很嘛，名字叫個啥？叫個侯紀祖。

依：父親過世的時候，你在不在身邊？有沒有印象？

嚴：在哩，當時我大餓得不得動彈了，我年紀小，我記得我大死的那個晚上，村裡來了幾個人，來幫忙埋人來了。也沒有棺材，沒有衣服，就是咱那山坡坡地裡挖了一個淺坑坑子，就算是埋了。還是別人給幫忙埋的。

依：你記得你媽哭了嗎？

嚴：我哭，我媽也哭，整天兩個人就是沒啥吃，啥時間都哭，哭得都沒有眼淚了。也沒有人來說上兩句好話，沒人來安慰一下。就沒有人管，各人顧不上各人，誰還能管上誰？

依：你大伯死時多大歲數？

嚴：我大伯比我大大個兩、三歲，也就是三十五、六，名字叫個侯耀祖。

依：你大伯過世你記得不？

嚴：我大伯和我們分開過著哩。我記得我大伯一整天都沒有開門，我和我小爸就跑過去看去了。我就奇怪地說："唉？咋一天都不見人出來？"進去一看，大伯早已經餓死在炕上了，啥時間死的都不知道，人早死得硬棒棒的了。我大媽也是這種情況，人死了多久了，別的人才知道。

依：你大媽當時多大歲數了？叫個啥？

嚴：我大媽可能比我大伯還大個一歲，我大伯家的娃也餓死了，光剩下一個女娃子，比我小一歲，後來跑到哪裡去了，也沒有下落。

依：你大伯家死了幾個娃娃？

嚴：一個，是男娃子，這一家子算是關了門了，死了三個人，我大伯、大媽、一個兒子，跑了一個女子，屋裡沒有人了。絕戶了。

依：你說你家死了一個弟弟？

嚴：我弟弟比我小幾歲，當時也就是五、六歲，餓死了。

依：弟弟叫個啥？

嚴：記不清楚了，時間太長了。

依：弟弟死你有沒有印象？

嚴：弟弟死我咋好像不知道了，成天沒啥吃，就操心吃，就啥都顧不上想。

依：你家還有誰是餓死的？

嚴：我爺死得遲些，我爺和我婆都是餓死的。我爺可能是五九年就餓死了，我爺我婆當時看著就老得很了，農村的人面相看著老氣，也就是五、六十歲的樣子。

依：爺爺、奶奶死你記得嗎？

嚴：光記得大人來抬人，我跟著哭，我爺死我也就是八、九歲，腦子裡稍微有點印象，但是咋死的，我知道主要是沒啥吃，把那麥秸草抖來抖去，在那裡面撿麥顆子哩，一天到晚能撿到多少？連半碗都沒有。

依：你們那陣是啥成分？

嚴：是個富農，分啥都給分得少，先照顧貧下中農，你成分大就不照顧。我小時候小，不懂啥叫個成分，後來情況好了，我三爸來看我們的時候，給我說咱那個家庭成分是富農。

依：記不記得有人到你家搜糧食、銀元？

嚴：沒有。我記得我們家當時的院落比較大，所以在我家院子裡搭成了公共食堂，把我們一家子給攆了出去，在人家屋裡的小房子裡住著哩，人家讓出去就出去，誰也不敢多說一句話，後來房子也叫人家隊上的人給拆了，我三爸、四爸都跑了，我和我媽也走了，一大家子人就都沒有了。房子拆得沒有影子了。

依：那為什麼沒有糧食？

嚴：後來，我三爸給我說，不是地裡不打糧食，地裡也打糧食哩，當時肯定是

比不上現在的產量，現在有化肥。當時是國家的幹部謊報哩，比方說有畝地產兩百斤，人家就報四百、五百斤，就胡報哩。那陣那國家愣是（土語：拼命）徵糧哩，就把糧食徵完了，就成那個樣子了。

依：你們那個村子出門逃荒的人多不多？

延：多得很，可以說，我和我媽走的時候，那個村子能走動路的都走了，走不動的沒有走，所有能走動路的都走了。走的沒有人了，我媽還是個小腳，都跑出來了。

依：你在父親去世後來到陝西，麻煩你把這個過程說一下，細緻一點。

嚴：那個可憐的就不能說了。我記得從家裡往隴西火車站走，不但肚子饑，又是冬天，把人冷得直想哭。我媽今年八十五了，那陣子也就是個三十多歲，我那一年就是十一歲。我媽把我領上就離開老家了。

依：你媽叫個啥？

嚴：王婉婉。

依：這個名字還好聽，是人家把你領來的嗎？

嚴：是我舅家的我哥，我舅的娃，我表哥把我們領到陝西來的，表哥現在七十多了，那陣也就是二十多歲。那是沒有辦法了人才往出跑哩，他之前來過陝西，路熟悉著哩，不然，我們咋敢來。

依：你們是咋走的？

嚴：光是步行就走了四十多里路，都是山路，你知道，咱那地方的路沒有一尺寬，難走得很，走了一天都沒有走到。我記得走到火車站就半夜了，火車來了，人家站上的人不叫上車，我表哥最後沒有辦法了，把我從窗戶裡硬塞進去，叫上不叫上都硬往上塞，我上了車，他才領上我媽上了車。都半夜了，火車外面黑咚咚的啥都看不見。也沒有買票，身上沒有一分錢，咋買票哩？那陣，從甘肅下來的人都不買票，車上人多得很，都是出門要飯的人，老的少的，擠得人不得動彈，氣味難聞得很。我光記得我哥把我從窗子裡塞進去。

依：你在路上咋吃呢？

嚴：好我的爺！我記得把我餓的，一直哭，整天價哭。我媽就說：“娃，別哭了，到站就好了。”母子倆一路都沒啥吃。到了興平火車站，下來以後，人家不准在候車室留，人太多了，一個勁兒往出攆人，我和我媽、我表哥就在人家興平人的麥秸草堆裡睡了一晚上，險乎沒把人凍死。鼻子都凍得鐵一樣冰。第二天起來，就要著吃，走著要著，走到哪兒，要到哪兒，要飯哩。

依：你舅的娃落下腳沒有？

嚴：沒有，我舅的娃沒有落下腳，原來我有個表姐，就是我舅領到陝西，安頓到這裡，能多少換些糧食，給屋里人吃上些，不然在屋裡也是等死。第二回，我表哥就把我媽和我領過來了，叫我們逃個命。

依：你要飯人家給不給？

嚴：在那麥秸堆裡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要飯哩，不要沒啥吃，要了三、四天，有些給，有些就不給。

依：有沒有人罵你？欺負你？

嚴：有嘛，咋沒有？有哩。 遇到那種嘮叨人就罵，看我們臉髒手髒，穿的棉衣棉花都成絮絮串串了，不但罵，還往外掀，往外推，要飯的人不如要飯的狗，那可憐的就不能提。

依：要了幾天飯以後呢？

嚴：我記得在那個原村魏風鄉，我記得有人把我們介紹給那裡的一個老漢，介紹我媽到那家子。 我記得在那家只住了一個多月，那老漢是個澀皮，捨不得讓人吃，不叫人吃飯，每回吃飯眼睛都瞪得多大，牙齒咬得各蹦蹦響，捨不得叫我和我媽吃飯。 當時陝西吃糧也特別緊張，他就捨不得叫人吃，也不怪人家，一下子添了兩口子人，人家受不了。 後來，原村有一個人給我媽說這裡有個老漢，就又介紹到這裡來了，當時這個男人是個獨子，就一個人。 就是我後來的繼父，我媽就把我領過來了。 總要找個母子倆能吃飯的地方。

依：你的繼父叫個啥？

嚴：姓延，叫個延繼升。

依：你後來改姓了是吧？

嚴：改了，叫個延寬幸，我原先叫個侯克仁，人家把咱收留了，就把姓改了。我後來也想了，改了姓也沒有多大關係。

依：你這個父親多大歲數？

嚴：他比我媽大得多哩，當時可能就是五十多歲了，以前也沒有成過家。 後來又生了三個妹子，始終就我一個男娃子。

依：父親對你好嗎？

嚴：唉！我對你說，我這個父親是個啥樣的人？一輩子都不做啥正經事，光知道抽煙，抽啥煙？抽大煙，原先是個獨子，國家對他也沒有辦法，也買哩也抽哩，從我和我媽進了這個門，才不抽了。

我記得是六四年搞社教，住隊幹部上門教育他，不准他再抽大煙了。 我記得最清楚，是有一回幹部把他叫去說，教育他，讓他戒煙，不准他回來。 到了吃飯時間，我就提個罐罐，去給他送飯。 過了一段時間，才把抽大煙的毛病給戒掉了。

那抽大煙的人身體就不行，是個空瓤瓤子，做不了啥，光吃飯、睡覺，吃了睡，睡了吃，自己做不了啥，還要人伺候。 我來的那一年十一歲，我記得每天都是背個背簍子去拾柴，找苞穀根、穀子根，拾柴燒炕燒灶火，我不給我媽幫忙誰給我媽幫忙哩？到了我十二、三，就沒有上學了，就在生產隊幹活勞動，掙上人家那五、六分工分，不然咋分糧食哩？是個娃，幹的大人的活。 我來我還得養活這個家，不是人家養活咱，是咱養活人家。

依：那你就沒有唸下書？

嚴：沒有，我在甘肅小時候唸過幾天書，遇到這麼個家庭，這麼個父親，也沒有辦法。 我媽也是個老實人，跟上這麼個人，就一輩子過活，也沒有辦法。 我來了這二、三十年，我這父親根本就不能做啥，身體就不行，我把他養活到最後。算是盡了咱的心。

依：到這個家後吃得怎麼樣？

嚴：當時也可憐得很，也是吃了今天沒有明天，那是哪一年？是六四年搞社教以後，也沒有啥吃，國家給了一點點救濟，就到這邊後還要了兩次飯。

依：你又去要飯，媽媽有沒有跟著？

嚴：沒有啥吃，就得去要飯。 我獨個去，我已經十三、四歲了，就在村子裡面要，我這個村子大，有兩百多戶人哩，有些人給，有些人就不給，也就是給些玉米饃，有些比較富裕些的人就給上些，要上了拿回去給我媽吃給我大吃，自己再吃。要飯也是可憐得很，也要不上，有時間一天都要不上，一天連個屁都要不上。

自己沒有，看見個要飯的也生氣，還罵哩，唾哩。 我吃菜、吃草，啥都吃過了。

依：陝西是不是比甘肅強一點？

嚴：我們到陝西來，還有謊報的情況，我記得有個啥檢查團要來了，隊裡就把三、四畝地裡的麥子移到一畝地裡，讓檢查團的人看看，我們一畝地就割了這麼多的麥。 和甘肅一樣，都是這種情況。

都到了六四年、六五年了，人家講究一畝地種三百斤、四百斤種子，住隊幹部在庫房裡，看著你把麥抬到架子車上，拉到地裡去，那些歲數大的農民就說：“天爺！一畝地就敢種這麼多，那出來咋長哩？”有些農民就把麥種子偷偷地藏在路邊的苞穀杆子裡面，不往地裡種那麼多。

依：你回甘肅老家過沒有？

延：落腳到這裡，到了六八年，我和我媽回去過一次。 前幾年還回去過，我三爸沒有了，我回去看一看。

依：你母親現在好著嗎？

延：好著哩，就跟上我過著哩。

依：這些事情，你和自己的孩子說不說？

延：唉！也沒有說過，沒有說過。 他們都不知道。

十一、我的鼻子都腫爛了

受訪人：楊彩蓮，女，71 歲，陝西省戶縣渭豐鎮元南村二隊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徽縣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6 日。

錄音長度：41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戶縣渭豐鎮元南村宋蘭英家。

楊彩蓮

大饑荒餓亡者:

楊彩蓮的奶奶,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餓亡。

楊召, 楊彩蓮的爺爺, 51 歲, 甘肅省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餓亡。

宋蘭英, 楊彩蓮的後母, 30 多歲, 甘肅省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餓亡。

楊三白, 楊彩蓮的侄子, 10 歲, 甘肅省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餓亡。

宋蘭英的弟弟, 名字、年紀不詳, 餓亡。

宋蘭英的妹妹, 名字、年紀不詳, 餓亡。

楊友林, 楊彩蓮的三爸, 30 多歲, 甘肅省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餓亡。

依: 姨, 你叫個啥名字?

楊: 楊彩蓮。

依: 你是從甘肅哪個縣來的?

楊: 徽縣, 從鳳縣過去大概就是徽縣, 搭車走起來得幾十里路, 那裡都是山區。 我來這裡才十七歲。

依: 徽縣哪個鄉?

楊: 叫個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

依: 你今年多大了?

楊: 我今年七十一。

依: 你是哪一年來的?

楊: 我是五九年來的, 我來的早, 其他人大多數都是六零年、六一年來的。

依: 你來之前是啥成分? 家裡情況怎麼樣?

楊: 上中農, 在這裡是貧農。 就是上中農也叫人家給整治了, 我們那是四合院房, 有幾座子房都叫人家收去了, 人家想收就收了。

依: 你在徽縣生活怎麼樣?

楊: 生活可憐。 農村說起來糧不少, 各大隊都有倉庫, 但是給人吃就一點點, 一天兩、三兩。 這人到地裡去, 狗樹你知道嗎? 狗樹上的那個葉子, 弄下來一煮, 涼水裡一泡, 就吃那個。 還有把一兩尺高的芨芨草, 折下來, 鍋裡一煮, 在涼水裡一泡, 捏成圓蛋蛋子, 多少撒上一點麵, 一蒸, 就吃這個。 吃榆樹皮, 還有蕨菜你知道吧? 蕨菜根挖回來, 淘淨煮爛, 加上蘿蔔吃。 吃那個把人吃的手也腫了,

臉也腫了。

依：你在徽縣看見過餓死的人嗎？

楊：餓死的人多得很，餓死的人多得很。

依：你家有誰餓死的？

楊：我婆，我爺，我娘。 我娘就是我媽死了，我大後來辦上的老婆，我的後娘。 那個年紀輕，能勞動，飯量大得很。 我家就餓死了三個人。

依：你婆當時多大歲數？

楊：我婆當時年紀不大，那時候是沒啥吃，我都看著可憐的，吃菜就吃死了。見不上糧食。 我婆死的時候我在旁邊哩，我就抱著她，她就呻吟著：“給我吃上些，吃上些。”她害難過，要吃。 我就給她煮了些苜蓿菜，給她往嘴裡餵，連個麵湯湯都喝不上，她想吃也吃不下去了，就硬是給餓死了。

依：你婆是咋打發的，你記得嗎？

楊：咋打發？就是挖個坑，就是身子下面墊了個板板子，就那樣埋了。

我娘主要是飯量太大了，我大自己也是臉腫，身上腫得不像個人模樣子了，我浮腫的鼻子都腫爛了。 剛開始一點點腫，最後越來越腫，就裂開口子了，就流開黃水了。 擦了流，流了擦。 我吃啥？就是吃蕨菜的那個根，磨成粉，和菜攪和上烙那個饃，是難吃得很。 我後來去給人家修水利，肚子饑了怎麼辦？我就跑到地裡去，有種的菜，我就吃那個菜根根子。 還吃那個野草莓，吃上點，再繼續幹活。

依：你在洮河修水利嗎？

楊：就是，工程大得很，我去了大概一個多月，我就給人家挖溝，可憐得很。當時就有死在那裡的人。

依：是餓死的，還是工傷死的？

楊：是餓死的，你想，是幹活那麼重，又沒啥吃，就餓死多得很。

依：在洮河餓死的人是怎麼埋的？

楊：就隨便挖個坑坑子，就埋了。 哪裡有個棺材？就隨便埋了，我也聽說有些人炸山給炸死了。

依：你記得你娘死的時候多大歲數？叫個啥？

楊：也就是個三十多歲，叫個啥？大概叫個宋蘭英。

依：你爺叫個啥名字？

楊：叫個楊召。 我伯屋裡也餓死了幾口子，當時就把一個兒子餓死了。

我記得我爺餓得在鍋裡煮野菜哩，菜還沒有煮熟，人就不行了，倒在灶火前，就死了，才五十一歲嘛。

依：你伯的兒子多大你知道不？

楊：兒子大概也就是十多歲，叫個啥？叫個三白子，姓楊，叫個楊三白。

人家說甘肅那陣子有個代省長，硬是虛報產量，把人往死裡餓，餓死了一層子人。

依：你們的親戚家還有餓死的人嗎？

楊：我後娘家餓死了兩個人，說起來，我是也叫舅，叫姨。他們年齡都小，就是我後娘的弟弟和妹子，娃娃吃不上，餓死了。

我三爸也是餓死的，那陣也就是三十多歲，名字叫個楊友林。當時我們已經分了家，個人顧個人，誰也顧不上別人。後來沒辦法，我三爸的女子，我叫妹子，就嫁到寶雞這裡來了。

唉！把人餓的走路都走不動，還要給人家勞動哩，放了工，就到地裡去，拔些菜根子，就吃那個，還吃野果果子，有時候吃上還中毒哩。

叫我想想，我隔壁有個女娃，也就是比我小兩歲，娃就吃樹上的豆豆子，一下子吃得亂吐，吐得滿地都是水，中了毒了。我就鼓著勁把她背回去，人家大人還抱怨我，說我把她領上去吃了野豆豆子。女娃娃最後還給救活了，

依：那你從徽縣是咋來的？

楊：那是我有一個熟人，她的男人在徽縣做點生意，她回家來把我領到陝西的。

依：她給你說的時候是咋說的？

楊：她給我說：“這家子有三間房，人是二十三歲。”其實她說的是她丈夫的兄弟的名字和歲數。但是我來了，這個人比我大十七歲哩。是人家騙我過來的，我後來把我和兒子領回去不回來了，我這裡的丈夫還找去了，叫我們回來。

依：那你父母親同意嗎？

楊：我說起來就可憐得很。我三歲就離開了我媽，我媽死的時候才二十五歲。我媽得了病了，隔壁的女人跑到山上去拔了些草，熬了一碗藥喝上，睡了一會兒，往外面走就昏倒了，可能就中了毒了，放在那陣的社會就沒辦法，沒有醫院。我從小就沒有媽。

依：你在半路上有沒有被收容？

楊：走到鳳縣，人家收容站上就擋著不叫出來。我還是個團員，入團的時候只有十五歲，實際我的戶口我就不願意搬，我的團關係都沒有搬。我都有了病了，在炕上睡著哩，人家把戶口要來了，把我拉到公社去落戶口，我父親就把我的戶口給轉過來了，我去要團關係，人家說：“難道徽縣沒有你的對象？你非要跑到陝西去？不給！”沒有吃的，還不讓走。

到這裡來，又把我送到官區，要把我往回去送。其他人都送回去了。情況好些的都不願意回去，在這裡有娃娃的也往回送，我的大姑讓人販子領到賈村原，在那裡都讓人逮住給送回去了。那陣我大姑也就是三十多歲。

依：你大姑在這裡有沒有跟人？

楊：跟了人了，在這裡沒有娃。那陣，有娃的也往回送哩，人家是甘肅來人就要要人哩，這頭就要送人哩。把好多夫妻就給拆散了。

我姚村有一家子，是秦安縣的，那個女人眼睛大大的，現在七十幾了，熱情得

楊彩蓮母女。

很，她甘肅的丈夫和娃來找她來了，她娃來她認哩，叫她回去哩，她就不認她娃了。 這裡的公安人員和那頭的公安人員就對上頭了。 那邊大隊的人到這裡大隊就要領人哩，攆到她屋裡去，她翻了幾個牆跑了，沒逮住。 本村的人都向著本村的人，幾個小夥子拿著鐵鍬堵住路，不讓領人。 從這以後這個丈夫就再沒有來。

依：那時候你結婚了嗎？

楊：我就沒有領結婚證。

依：有儀式嗎？

楊：儀式上就算住到一起了。

依：不是人家給你說的二十三歲，結果和給你說的不一樣，那你怎麼辦呢？

楊：不一樣，我的爺，我那時候年紀小。 就是把我領來的人把我領到這裡，人家跑到公社去，公社裡有熟人哩，也把我叫到公社去。 我去一看勾子（土語：屁股）一擰就走了，沒人把我擋住，沒有領結婚證。 唉，這個人是年齡又大又老，還是二婚。 他媽還是個瞎子，啥都看不見，他的兄弟在外面上大學哩。 我把可憐受多了。

說是二十三，來了是個老漢，和人家說下的不一樣，我就不願意，他把我拉拉扯扯拉過來，硬是拉扯著過來。 說起來，我那口子也可憐，父親是河北人，逃難逃過來的，就把他帶過來了，又是個地主成分，就給人家地主家拉了長工了，他就沒有和人家地主家過日子，是單獨過著呢。

依：沒辦法，就過活到一起了？

楊：沒辦法，我也回不去了。 爺呀，不敢提，整個不能說。 那陣就是想走也走不離，你自己又沒個錢，東南西北摸不來向。 那時候去西安，一天只有一趟車，我自己走，誰收留我呢？也害怕。 那個社會，你往哪裡走呢？回去也沒有後路。

後來有了娃了，自己心也就慢慢定了，願意不願意就那麼回事情了。

依：有一陣子，不是甘肅來的婦女往回遣返，你有沒有受到這個衝擊？

楊：那陣我還沒有娃，是六一年吧，人家說要往回送哩，我說好，那咱就回自己家去。 人家送人是咋送哩？他有個姑姑，姑姑家的兒子就在陝西省公安廳工作，知道有這個政策，有人送人，就把咱不送了。 把人都送完了把咱給留下了，走了個後門。

等有了娃了，就沒心，也沒能力跑了。 唉！走了，把娃扔了，扔不下娃。 領上去，這裡他婆（土語：孩子的奶奶）可是愛娃得很，我自己也養活不了。 甘肅情況糟糕不說，我還是個後娘，是我爸後來找上的。 爺呀，可是把可憐受多了。 但我的娃都好，兒子、媳婦、孫子都對我好，算是老天爺把我給補償了。

依: 再後來怎麼樣?

楊: 我到這裡也把可憐受了, 娃他爸死的時候我才三十八歲, 丟下了四個娃。老大上高中, 唸書唸得好得很, 那是七幾年了。 他爸有了病了, 就回來了。 回來部隊上來驗兵了, 他也被驗上了, 是新疆汽車連在隊上收七個警衛兵, 娃娃驗上了, 但家庭情況不好, 還要勞動哩, 就沒有去。 老二考上高中了, 上了榜了, 沒錢上, 他哭我哭, 就沒有上。 老四, 考上了西北工業大學, 沒上。 那陣子, 我瘦的只有七十多斤了, 我沒有辦法, 我晚上咋睡呢? 總是縫紉機放在炕邊給人家做衣服, 有時候給人家紡線。 那時候穿的衣服, 都是棉花紡成線, 織成布, 才能做衣服。穿的鞋也是一雙雙做, 收拾鞋的時候鞋底子摞了有兩尺高, 手就沒停閑過。

現在好著哩, 吃的穿的都有, 娃娃們也對我好得很。

十二、我吃屎呢! 我吃什麼?

受訪人: 劉書蘭, 女, 71 歲, 陝西省耀州縣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通渭縣人。

時間: 2012 年 11 月 16 日。

錄音長度: 25 分鐘。

採訪形式: 電話。

大饑荒餓亡者:

受訪者劉書蘭, 甘肅省通渭縣人, 家裡餓死了父親、母親。

還有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家的一個姐姐、一個妹妹, 一個老奶奶。

這些人的姓名、年齡、地址均不詳。50 多年了, 老人記不清了。

逃荒姐妹們的留影, 50 多年了。

依: 嬸嬸, 你叫什麼?

劉: 我, 我叫個劉書蘭, 唸書的書。

依: 你家原先在哪裡?

劉: 甘肅, 通渭。

依: 通渭哪一個鄉?

劉: 哎喲, 我一下子說不上了, 現在都變了, 我說不上了。

依: 你是咋來陝西的?

劉: 我是要飯來的, 咋來的? 甘肅人都胡跑哩。

依: 你是哪一年來的?

劉：六一年。

依：你今年有多少歲數？

劉：今年七十一了。 來的那一年剛剛二十。

依：把你在通渭家裡的情況說一說。

劉：家裡的情況，唉！給你說啥呀？人都餓死完了，一大家子人都餓死完了，就留下我一個，我就要著吃著，跑到這個地方來了。

依：嬸嬸，你不要太難過，那時候都不好。

劉：對著哩，那時候是普遍的，不是一個人、一家子的情況。

依：那陣你結婚了沒有？

劉：也沒有結婚，人餓得要死，我娘家人就把我硬送去了（到婆家）。 嫁人了，餓得呆不住，沒有辦法。

依：你給我說說，你家沒有了幾個人？

劉：我家裡，我家裡七口子人，死光了，就跑了我一個。

依：你把家里人死的情況說一說，叫個啥、多大年紀，說一說。

劉：那就不知道了，多大年紀就不知道了，我給你說不上來了。

依：那你家死的是誰？

劉：死的是我的老公公、老婆婆、一個姐姐、一個妹子、一個老奶奶，一共死了五個人。 就是我婆家的姐姐、妹子。

依：公公、婆婆叫什麼知道嗎？

劉：五十多年了，我給你說不上來了。

依：那你那個男人也餓死了嗎？

劉：他沒有，他還沒有餓死。

依：你那時候有沒有娃？

劉：沒有，餓得連命都保不住了，還能要上娃？

依：那你出來的時候，那個男人讓你出來嗎？

劉：那時候就誰都管不上誰了，餓的命都顧不住，就誰也不管誰。他就說：“你去，你活命去。”他也沒有辦法。

依：你娘家在哪裡？

劉：也在通渭哩，我那時候已經出嫁了。

依：你娘家餓死了誰？

劉：我媽、我大（土語：父親）都

這個通渭婦女說：“一家子，一家子人死光了。”

是餓死的，在通渭哪個鄉記不得了。餓死人最多的一個是通渭，一個是隴西。是最嚴重的。特別是通渭嚴重，人跑不出來，就死了，路上都是死人死娃。

依：當時為啥沒有吃的？

劉：那時候實際上莊稼還長得美得很（土語：長得好、長得壯），等收下來，那些幹部一下子就送到倉庫去了，人家不給你。不給人吃，不是說沒有打下糧。弄到庫裡去了，人家不給你吃。國家給你給哩，一天給你二兩一兩，人家幹部從庫裡領回來，領到他們家去了，人家不給你。

依：你們吃食堂吃什麼？

劉：五九年年底到六零年，三個月沒有見到一顆米麵，把人餓死完了。三個月沒有見人家的一顆糧食，沒有一口米麵。

依：那陣幹部到家裡搜糧食沒有？

劉：人家不給你糧，還到你家裡翻，把家裡挖坑，搗牆，挖炕，說你地下有陳糧哩，把家裡挖了幾尺深，也沒有挖出來一點糧食。

依：你們村死的人多嗎？

劉：我們那村里人就惜惶（土語：可憐）的，能跑的跑，不能跑的都死完了。一院子、一院子的死人，躺在炕上沒人管，老鴉都來啄著吃人肉，把人的眼睛、臉都啄爛了。

依：人死了誰埋？

劉：剛開始人死了，是幹部埋，幹部家裡沒有死人，人家沒有受餓，人家還一天到晚吃著哩，喝著哩。最後死的人多了，人家幹部也不給埋了，就死在炕上。老鴉、鳥鳥就把人給啄著吃了，人都臭了，生了蛆了。沒有人埋。

依：你見過死人沒有？

劉：哎喲，我見過的死人，我出來走路，把我擋著都走不成路。還沒有見過？滿路上都是死人，滿門口都是死人。哎喲，餓死的啥人都有，老漢、老婆子、男娃、女娃，那死的可嚴重了。

依：你們村子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嗎？

劉：那我就不知道了，來陝西逃難的都是咱甘肅人。那個事情人就不能說，一說人就受不了。

依：我知道受不了，我們這一輩人一直都不知道，這事情一直沒有人管。

劉：誰管哩？沒有出來的都死光了。

我認識的這裡的人好幾個都是甘肅人，甘肅逃難來的人。

依：你當時是咋從甘肅來的？你給我說一說？

劉：我是從甘肅要飯來的，咋來的？甘肅人惜惶（可憐）的，到處亂跑哩。

別人先是把我妹子領到陝西來了，人家說陝西麥子長得好，人家說你妹子跑了，你去找你妹子去。我就跑出來要飯，找我妹子找到這裡的。

依：通渭沒有火車你怎麼走？

第二章

劉：我從通渭起身，慢慢一步一步走到甘谷，在 ××歇了一晚上，又在 ××歇了一晚上，第三天走到甘谷，到甘谷才搭上火車。（地名聽不清楚）

依：從通渭到甘谷多遠？

劉：一百二十里路。

依：你在路上咋吃呢？

劉：我在路上吃屎哩！我在家都沒有啥吃，還在路上吃？（老人很憤怒地喊著說道）要著吃，見了人了就要，要一口吃一口，要不上了就挨著。

依：你們路上幾個人？

劉：我一個。

依：你不害怕嗎？

劉：那時候還知道害怕？人都死光了，還知道害怕？就想著跑到哪裡能喝上一口湯。

依：上火車人家讓你上嗎？

劉：人家讓上哩，一看你就是逃難的，一看那個穿得破破爛爛的，頭髮髒、臉髒，知道是甘肅出去逃難的。

依：你在半路上被收容過沒有？

劉：那個人家不管。

依：你是在哪一個車站下車的？

劉：我是從耀縣下了車，一步一步要著吃著，來到這個山區。 我先是找到我妹子，我妹子的婆婆把我領到這一家子的。 就落腳到這裡了。

依：你妹子多大逃難出來的？

劉：我妹子出來是六零年，才十六，來了就跟了人了，今年六十八了。

就是到了六四年，國家的政策，不讓我住在這裡，遣返的時候，人家非要把我送回去。 我回去住了三個月。

依：他是非要押你回去嗎？

劉：人家讓我出錢，我說我不出錢。 我也沒有錢。 就把我送回通渭了。 我走了，在這裡留下一個兩歲的娃，男娃。 我是六一年來的，六四年人家送我回去了。

依：你都有了娃了，他不應該送你了？

劉：那人家不行，不管你有娃沒有娃，還是要送我哩，說我沒有戶口。 國家攆你回去哩，不讓我留在陝西，說你沒有戶口，是黑人黑戶。

依：你通渭那邊還來往著沒有？

劉：有哩，還來往著哩。

我哥哥有六個娃，三個男娃，三個女娃，不過都是饑荒年過後養下的。 咱不說了，不說了。 我一說就難受得很。

依；好，等我下回回去看你。

後記:“我吃屎呢!我吃什麼?”

劉書蘭老人的兩句怒吼,一直迴響在我的耳邊。有老人說,劉書蘭和她的公婆燒著吃過娃娃肉。但是我怎麼也不敢、不能問她這個過於殘忍的問題。

附件: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紀要

為了貫徹西北局和陝西、甘肅省委關於處理甘肅災區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指示精神,陝、甘兩省的省、專、縣有關部門,於 1963 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在西安召開了座談會,研究討論了進行這項工作的一些具體問題。甘肅省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民政廳副廳長王志厚、天水專署副專員白璋、定西專署副專員毛德功以及省公安廳、高級人民法院、武山、甘谷、秦安、張家川、通渭、隴西、漳縣的負責同志等 22 人;陝西省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民政廳副廳長呂向晨、省高級人民法院尚振瑞庭長、省婦聯副主任劉靜以及省公安廳、寶雞專署民政局、咸陽專署民政局等單位的負責同志和幹部 12 人。

據部分地區的調查材料估計,自 1959 年以來,甘肅災區流入陝西的婦女約有 5 萬多人,由於兩省各級黨政領導的重視,已先後動員遣返原籍有 2.5 萬人。現仍留陝西的約有 2.5 萬人,這些婦女中原籍有丈夫的佔相當比例,而很多人已同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妥善處理甘肅災區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對維護國家法紀、社會秩序,對保障人民群眾的婚姻、家庭,對發展集體生產、鞏固集體經濟,對增強兩省人民的團結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陝甘兩省的有關部門和有關地區,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互相密切配合,認真做好這項工作。

目前的形勢很好。甘肅地區的農業生產已有了很大的恢復和發展,群眾生活有了保證;各地正在陸續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群眾的政治覺悟都有很大的提高;兩省各級黨政領導均很重視,幾年來在具體工作中也取得了很多經驗,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做好這項工作的有利條件。

座談會認為:處理甘肅災區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的問題,必須認真貫徹西北局轉發的陝西省委批轉省政法辦公室“關於制止、處理與外省災區婦女

非法同居問題的報告”精神。在座談中，雙方就工作中的一些具體問題，經過協商討論，共同提出以下意見：

一、對甘肅災區流入陝西的婦女，流入地區應認真動員，使她們返回原籍與家人團聚，而動員重點是有夫之婦。

1、有夫之婦原則上均應反覆說明動員其返回原籍和家人團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攔。由於人數較多，工作量大，因而在進行工作的步驟上，應盡先說服動員原夫來信或來領的婦女和現役軍人妻子及早返回。

2、現役軍人妻子（包括未婚妻），革命殘廢軍人、復員、退伍軍人妻子，應堅決說服動員返回。涉及訴訟法律等問題時，應按保護軍婚的原則處理。

3、部分有夫之婦因與本夫感情不合，或因與現同居者已生有孩子等原因堅決不願回原籍的，應繼續說服動員，什麼時候思想通了什麼時候送回，不要強迫命令，防止發生意外。個別與原丈夫感情已完成破裂，無法和好的，如雙方同意，可向男方或女方現居地的法院起訴，由法院判處；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應向本人現居地法院起訴，由法院和對方法院取得聯繫後判處。

4、無夫之婦，願回原籍的，應當送回原籍；如和現在同居者情投意合，不願回原籍的，由本人和原籍聯繫，原籍公社應及時出具該人在原籍無有配偶的證明，女方現居地公社接到證明後，應准予落戶，承認其婚姻關係。

5、童養媳和流來的小孩，原則上應一律送回原籍。其中原籍確無親人，生活沒有依靠願回原籍的，遣回甘肅，由甘肅省設法安置。個別堅決不願回去的，應准許現撫養人繼續撫養，不得歧視虐待；但屬於童養媳的，應一律宣布廢止，待雙方達到婚齡時，是否結婚由雙方自行決定。返回婦女原帶來的小孩，應一律隨其母返回原籍；與現同居者所生的小孩歸誰撫養，應本有利孩子教育成長的原則，由雙方協商確定。

凡經說服動員後願返回的婦女和小孩，應按本人具體情況，有的可由政府或本人與原籍聯繫，取得同意後自行返回。有的由前來接領的家屬領回，毗連地區，如陝西的隴縣、千陽、略陽、寧強遣回甘肅清水、張家川、康縣、文縣等地的盡可能通知原籍家屬和政府派人前來接領，有的可由甘肅工作組接領，不能自行返回也無人接領的，經當地收容站通過專區所在地收容站送至甘肅省天水北道埠接收站接轉，但由收容站遣送時，必須防止強迫命令、民兵押送、打罵捆綁、侮辱婦女等違法亂紀現象的發生。自行返回和家屬領回所需車路費一般的自籌，有困難時由當地民政局從資遣費內酌情補助；甘肅工作組或有關縣來人接領的，所需車路費由甘肅方面負責；各縣、市遣送婦女所需的車路費，由各縣、市資遣費內開支。

二、工作中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

1、處理甘肅災區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是一項相當複雜和艱鉅的工作，有些基層幹部、群眾有許多思想阻力，特別是現在未返回的婦女，其中

有很多人流來時間較長，有些和同居人已建立了感情，有的已生有孩子，有的是過去曾動員而不願返回的。 因此，必須做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和艱苦的說服教育工作，嚴肅慎重，妥善處理，絕不能強迫命令，簡單從事，嚴格防止發生打罵、捆綁等事情。 流入和流出地區，均應向基層幹部、雙方當事人及其家屬，反覆地耐心地做好思想工作，時刻掌握他們的思想動態，嚴防搶親、鬥毆、兇殺等事件的發生。 凡黨、團員和基層幹部有留居甘肅流來婦女的，應說服教育他們帶頭將留居婦女送回原籍；並通過他們積極向群眾宣傳動員，將流來的甘肅婦女及早送回。

2、對送回的婦女，甘肅地區必須認真的做好接待和安置工作，對她們的衣、食、住等具體困難，應及時予以妥善解決，不能岐視虐待和刁難，以便使她們回原籍後心情舒暢，積極參加生產，防止再行流出。 具體接待，安置辦法，由甘肅省另定。

3、這一工作涉及兩省的很多地區，情況又很複雜，因此在工作中省與省之間，流入地區與流出地區之間、上下左右之間必須取得經常的聯繫和配合。 任何地區和單位，對有關方面索要的情況和要求配合解的問題，均應及時予以認真處理，以便使工作順利進行。

4、在陝西、甘肅省委、省人民委員會和各級黨政的統一領導下，兩省各級民政、公安、法院、婦聯、共青團等有關部門必須密切配合，民政部門應主要做好說服動員、資遣和接領安置工作；法院應做好有關法律、訴訟等審理工作；公安部門應做好保證安全和辦理戶口登記等工作；婦聯、共青團應主動協助做好說服動員和安置教育工作。

三、為了做好這一工作，甘肅省已由民政廳王志厚副廳長率領工作組二十餘人到陝西具體聯繫和協助。 工作組的主要任務是接領返回婦女、協助陝西地區進行說服動員工作、和流入流出地區聯繫並處理一些具體問題。 工作組住寶雞市。 寶雞市和其他地區對工作組的工作和生活應給以協助和照顧。

1963 年 12 月 13 日

——摘自《陝西省志。 審判志》

第三章 甘肅省通渭縣

——“紅旗縣”餓死八萬人

有糧不敢自己用，夜晚舉炊犯疑嫌。
推磨唯恐磨子響，煮食又怕灶冒煙。
超英趕美百姓苦，挖來野菜無鍋煮。
停屍冷炕裝病漢，只為多打食堂飯，
——一通渭人。（註：2011 年 7 月，作者第一次去通渭縣採訪，在一農家抄錄。）

在 1959 年到 1961 年的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的“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後，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事過五年以後的 1965 年 7 月 5 日，中共通渭縣委才就此事件寫出報告：《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這個報告稱：“全縣人口死亡 60210 人，死絕了 2168 戶，1221 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 11940 人，土地荒蕪 36 萬多畝，牲畜死亡 33000 多頭，羊被宰了40000 多隻，豬、雞、貓、狗等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 5 萬多間，砍伐樹木 27 萬多株，農業生產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盪不安。”（《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 [65]347 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2000 年 8 月 9 日，在本書作者召開的通渭縣的老幹部座談會上，幾位親歷者講述了當年的慘狀。他們說，通渭縣向中共西北局匯報的數是縮小了的，實際是餓死了三分之一。當時，70% 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屍體沒有人掩埋。當時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發生不少……

——摘自《通渭問題》作者楊繼繩

一、洮河工程上死的人不計其數

受訪人: 苟興華, 男, 89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老中醫。

時間: 2012 年 9 月 7 日。

錄音長度: 52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苟興華家。

苟興華

大饑荒餓亡者:

苟興華的嬸娘, 女, 40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因搜糧而被摔死。

龐 ××, 男, 2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於洮河工地。

×××, 男, 30 多歲, 地址不詳, 在洮河工地上摔死。

何順祥的母親, 女,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因為兒子搶湯喝, 被推下土崖而摔死。

何順祥, 男, 18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因為搶湯摔死母親, 被槍斃。

苟振甲, 男, 6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世芬, 女, 5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世 ×, 女, 不到1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在 "共產主義的工程, 英雄人民的創舉" ——引洮水利工程上餓死、累死、病死、工傷死了有來自定西、天水、平涼地區十幾個縣的 ×××× 名農民。 僅定西地區就有 2146 民民工死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村人因為飢餓, 把餓死在路上的人拉回去吃。並有吃掉自己餓死的孩子的現象。

前記: 我去的時候, 因為前段時間摔了一跤, 苟興華老人睡在炕上。 因為要和我說話, 他費力地坐起來, 雖然說話比較慢, 但年近九十歲的他, 思維清楚, 記憶力好。苟興華老人為我的老姑牛丑娣的公公。

依: 老爺爺, 我就想問一問五八年大躍進時候的事情, 你隨便說就行了。

苟: 我記不清楚了。

依: 那時候你們吃的什麼?

苟: 吃的啥? 五八年莊農長得不薄, 長得好著呢。 就是大躍進, 叫人做這個,

做那個，把莊農糟蹋了。 地裡的土豆隨便拾一下，就扔在地裡了，沒有收回來。莊農還可以，大躍進就顧不上收。

依：人幹什麼去了？

苟：煉鋼去了，勞動力都出外了。 還有一部分走洮河上了，挖洮河的水渠去了。

依：那時候，幹部來搜糧食的多不多？

苟：來挖陳糧。 在地裡各處找、挖陳糧。

依：有沒有打人逼人？

苟：人家逼著要糧食，就把人集中在一起，推、搡、撞、摔，逼糧食，把人往死裡打哩，人家說："不把你打疼你不說實話。"

依：有沒有打過你？

苟：沒有。 我的一個嬸娘，就是我的嬸嬸，家裡搜不出來糧食，就讓人家拉去，拉到牛坡大隊就鬥著打著，人推著來、推著去，推下土崖崖，就摔死了。 就給跌倒溝壩裡摔死了。

依：這個嬸娘都是多大歲數？

苟：她的娃娃是個六、七歲，她個人也就算四十歲。

依：這個嬸娘叫什麼？

苟：我不知道，沒問過。

依：那是哪一年？

苟；修洮河的那一年，就是五八年。

依：是誰把她掀下溝去了？

苟：人家的勞改隊，就是集中人的地方，人家就逼你，這個搡那個，那個推這個，胡撞著哩。 就是為了拷打陳糧，搜糧食。 就把她搡著摔死了。

依：把人摔死了，有沒有政府人員來調查？

苟：沒有，沒有人負這個責任。 沒有人管，家里人就埋了。

依：洮河你去了沒有？

苟：我去了，我那一年還不到四十歲。 我在一個大隊的保健站上，當醫生。村裡大部分人在洮河上，還有一部分人去靖遠煉鋼鐵去了，就莊農上留得很少、很少。

依：你去洮河是徵去的，還是自願去的？

苟：本來那裡有一個老中醫，他回來了，就讓我去，是換上去的。

依：你在洮河上主要負責什麼工作？

苟：我那個大隊上，有一個中醫站，我在站上給人看病。 再也沒有什麼辦法，就是拿些乾針，給扎一扎。 頭疼感冒的藥給上些。

依：你在洮河上能不能吃飽？

苟：吃不飽，一天是一個八兩麵的饃饃，就一個饃饃，是十六兩的秤，就是半斤，吃不飽。

依：洮河上有沒有餓死的人？

苟：洮河上死的人…… 嗯，是不計其數，不計其數。 這個路上死了的人，埋過人的地方，那個味道臭得人就走不過去。

依：那是哪一年？幾月份？

苟：五八年四月、五月。

依：是不是因為埋得淺得很？

苟：埋得淺得很。 會川有個大醫院，洮河的大醫院在會川。 洮河上人有了病往會川送，常常是還沒有送去，人就死在半路上了，就扔掉了。

依：那個生病的願意是因為餓、還是凍？什麼原因？

苟：原因就是吃不飽。

依：你說人死在半路埋不埋？

苟：埋是埋，就淺淺挖一個坑，用土掩埋一下，很淺。 人都沒有力氣挖坑埋人。

依：死人最多是什麼時候？

苟：最多是五八年，大躍進的時候。

依：爺爺，你給人看病咋看呢？

苟：我一天背上個箱子，在工地上轉一轉，看一看。

依：人病了，你有藥給嗎？

苟：藥有，但是少得很，中藥、西藥都有，少得很。

依：但是人是餓出來的病嘛？

苟：沒有糧食，民工都吃不飽。

依：有沒有你親眼看見餓死、倒在你面前的人？

苟：那有。

依：你能不能給我舉幾個例子？多大、叫什麼名字、怎麼死的、說了什麼話？

苟：歲數，我都不知道。 就是有一個姓龐的，我記得最清楚，因為是我們這個村子的人，他來看病，走出去就跌倒，就算完了，就死了。

依：姓龐的多大歲數？

苟：他大概也就是個二十幾歲，還是個小夥子。 從我那個房子裡出去就死了。

依：當時就埋了嗎？

苟：就埋了。

依：你還有沒有記得其他的人？

苟：還有一個我記不得名字了。 他是上夜班，又沒有電燈，就一個小煤油燈，一下子就掉到挖的那個深溝下面，就跌死了。

依：他是工作的時候跌死了？

苟：工作的時候，他上夜班的時候死的。

依：你有沒有見到那個人的屍體？

苟：沒有見到，就沒有人去找。下去危險得很。

依：這個人多大？

苟：這個人年紀老些，一般的民工二十幾歲，也有個三十好幾了。

依：你在洮河上住在哪裡？

苟：我在洮河上是在會川那一段，我們住的是房子。

洮河是分了好幾段，有靖遠、會川、武山好幾段。

依：幾個人一個房子？

苟：民工住得就特別的擠，一個班多少人就住多少人，二十、三十人都有。我的情況好一點，住在保健站的房子裡，我們三個人住一間房子。就看病的房子裡面有一間給我們住。

依：你有沒有看見過工傷、比如炸炮眼被炸死的？

苟：炸的那個有，那個有，那個經常有。這個我們治不了，就送到縣醫院去了。有炸死的，也有炸殘廢的。農民沒有幹過那個活嘛。

依：你是自願去，還是人家派你去的？

苟：先是一個老中醫去了，他回來了，不願意去了。就讓我去，就把我給換去了。

依：你看工地上浮腫的人多不多？

苟：工地上有浮腫的人，但很少。民工每天有一個饃饃，總有些糧食能吃到口裡。浮腫就是缺糧的浮腫的多，我在工地上轉，也沒有注意人浮腫沒有浮腫。因為我也餓得很，顧不上看。

依；你說洮河上的死亡主要是因為餓？

苟：餓，吃不飽，還主要是勞動力太大、太強，一天幹到晚，還要加夜班，要趕著完工哩，比賽哩掙先進哩。有些隊長好，散工的早。如果隊長認得真，積極，就下班的遲。人就勞死了。

依：一般幾點能回來？

苟：晚上上夜班要兩、三個鐘頭。晚上十二點才能睡覺，早晨天不亮就得起來。強體力勞動，又吃不上，人就受不了，加上天氣冷，人就病來。就死了。

依：人死了，就不拉回來了嗎？

苟：不拉回來，死在哪裡，埋在哪裡。

依：工地上男男女女都有嗎？

苟：一般都是男的。女的都是人家幹部隊長帶的家屬，女的很少。因為那時候，農村已經沒有吃的了，餓死開人了。工地上還能吃上一點，他們的家屬就去了，幹點啥活，能混著吃上。

依：人死了通知不通知家里人？

苟：不通知，隨便就埋了。

依：有沒有什麼登記？

苟：沒有，埋在哪裡也曉不得，沒有人知道。死人的名字也不知道，死了就死了。也沒有什麼補償，家里人就不知道人死了。沒有。

依：你在洮河上有沒有一點報酬、或者工資？

苟：到最後說有二十元的工資，但是也沒有領到過。

依：就是說有二十元，但是沒有領到過。

苟：沒有拿到過，我去了兩年多，沒有給一分錢，就給吃了個飯。我中間回來了一次，就是第一年去，年中回來了一次。再去，第二年過年沒有回來，後來洮河就散工了，不修了。

依：你自己看到的死的人有多少？

苟：哎呀，不計其數，不計其數。

依：山坡上有沒有埋過人的山包子？墳包包子？

苟：那有哩，現在不知道平了沒有？那個坡上那時候墳包包子就滿著哩。從會川到渭源走上去，那個會源的山上都是墳墓，一個挨著一個。

依：大概有多少？

苟：沒法子數。

依：有上千嗎？

苟：那有。沒法數，是因為難聞著人走不到跟前，氣味大得很，埋得淺，人都臭掉了。當時也沒有棺材、蓆子，人一死，就拉過去，如果認識的人，還挖個坑，揚兩鍬土。如果不認識，就根本不管，把人扔到那裡就算完了。屍體就扔在那裡，不管了。人就走不過去。路上人就不能走了，臭氣熏天。

依：你在洮河上有多餓？

苟：餓嘛，就是一天給一個饃饃，半斤麵，吃飽吃不飽就這麼多了。

依：有沒有菜？

苟：菜是有哩，洋芋蔓子，還有野菜吃上些。

依：有沒有開水喝？

苟：開水有，灶火房裡燒下的。

依：冬天冷怎麼辦？

苟：那都是在山裡頭，好多個農民在一個大房子裡，一個擠著一個住，沒有炕、沒有爐子，擠在一起就不太冷了。但是在外面幹活就冷得很，地、山都凍硬了，也不叫歇工，還是繼續幹。一人拿一個鋼扦，一個鋤頭，鑽出來一個大坑，然後放進去炸藥把山炸開，然後再挖，就用這種辦法。

依：你們去了多少人？我不是說全部，你是你們自己這一個隊？

苟：我不清楚。

依：你們這裡有沒有餓死的？

苟：就是那個姓龐的那個，另外村子裡的人不熟悉。

依：你是哪一年回來的？

苟：六零年回來的，屋里正苦難著呢，就不能說了。

依：爺爺，你要給我說哩，把你們經歷過的事情說給我。

苟：我老了，腦子記不清楚了，我記不起人名字了。

我回來的時間，人吃開人了，人吃人了。

依：你說人吃人，是你親眼看見的嗎？

苟：是在班房子裡頭，很多。 娃娃吃他媽媽的也有哩。

依：是他媽媽死了以後吃？還是殺掉了吃？

苟：這一個娃娃是雞川四堡的一個娃娃，姓何，在那邊放羊著哩，從食堂裡打來湯，不給他媽媽喝，他媽媽要來端碗，他一把就把他媽媽搡到土崖下去了，把他媽媽摔死了，他舅舅把他告下了，就被關到班房裡了。 當時還不夠判刑的年齡。

依：姓何的這個娃娃多大歲數？

苟：槍打（註：被槍斃）的時候剛夠十八歲，年齡很小。 他搶他媽媽的湯喝，就把他媽媽推到溝裡去了，沒有吃他媽媽的肉，是把他媽媽給摔死了，為了搶他媽媽的湯喝。 他的媽媽就摔死了，槍斃的時候剛夠年齡。 剛十八歲。

叫個何順祥，對，就叫個何順祥。 母子兩個都死了，為吃飯的。 依：你給我說說人吃人的事情？

苟：人吃人，一般在外面搶著吃哩。

依：你們這個村子有沒有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

苟：有哩（註：老人回答的很肯定）。 人死了，就在這個路上溝裡，他們拉去就吃了。 不是自己家人。

依：有沒有吃了家里人的？

苟：有，有吃自己的死娃娃的。

依：你從洮河上回來吃什麼？

苟：從洮河上回來在家裡吃的是榆樹皮，燒些湯了就喝上，再就是地裡苜蓿剛出來，去掐些苜蓿根根子，當菜吃。

依；你有沒有出去給家裡找過糧食吃？

苟：那時候，平涼還可以，我的老丈人，在平涼，我把錢寄到平涼，買些糧食來吃。

依：買些什麼糧食？

苟：高粱。 人家有車了，就帶來了。 秦安縣還比我們通渭好一些。

依：你們這個村子餓死了多少人？大概？

苟：餓沒有了人……。 哎呀，還是多。

依：你們自己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苟：有。 我的父親，是一個，兩個小孩子。 我的女兒，兩個。

依：我們一個一個說，你父親當時多大歲數？

苟：那時候，我父親就是個六十歲左右。

依：老父親叫什麼名字？

苟：叫個苟振甲，就是甲乙丙的甲。他不在的時候我不在家裡，我去洮河上去了。

依：就是咋打發（土語：埋葬）的你也不知道？

苟：就是我媽、還有我娃的媽婆媳兩個挖了個坑坑子，就把我父親給埋了。兩個女人把人就埋了。別人沒吃的，人家不來，挖不動坑，沒有力氣挖。

依：你女兒不在的時候，你在不在家？

苟：不在家。

依：姑娘多大了？

苟：兩個娃，反正，一個五歲，一個不到一歲，剛出生的娃娃，沒有奶吃。

依：娃娃叫個啥名字？

苟：大的一個叫苟世芬，小的一個叫苟世啥？可能還沒有給起名字。就是兩個女娃娃，兩個女娃娃吃不上，餓完了。

依：你回來，是不是奶奶給你說娃娃沒有了？

苟：我早就知道餓死了。我一個做父親的……（註：老人說不出話，很自責）

依：你咋知道的？

苟：餓得最厲害的時候，我就把我的兒子領到洮河上，就怕把他餓死了。我的大兒子，就是苟世安，領到洮河上混了一段時間。為了把娃娃的命拉住。

依：就是為了吃上飯？

苟：吃啥飯哩？兩個人吃一個人的口糧。兩個女娃娃留在家裡，就沒有了。算是保住了一個男娃娃。

依：那你們父子兩個一份飯，兩個人都餓。

苟：餓，我讓娃娃多吃上一口，我少吃上一口。我還在山上拔些野菜，煮些野菜兩個人吃。

依：女娃娃埋在哪裡了，你知道不知道？

苟：不知道，扔了。我的那個小女娃娃死在炕上，她二媽來抱著就出去扔了，村邊的溝裡娃娃扔得到處都是，都是餓死下的。我們家就三個人，一個老父親，兩個娃娃，餓死的。

依：最後政府怎麼救濟呢？

苟：政府不管，沒有管過。

依：不是最後餓死人多了，有救濟糧來的嗎？

苟：來救濟糧的時候，把人數報上去，幹部把糧食領來了，人家吃著哩，給上半斤糧食，一個人給上半斤糧食。別的人家吃著哩。那是到最後了，十六兩的秤一天給半斤，還是不夠吃。剩下的幹部就吃了。就是把命吊住。

依：通渭死得人多。

苟：通渭死的人多，我們這個村子死的人多，上去司家川死的人多。餓得沒有人的、關了門的就好幾戶。當時莊稼好著呢，我們這裡平地還比較多，就是大躍進了，顧不上收莊稼。

依：如果家裡餓死了人，敢不敢說是餓死了？

苟：不敢說是餓死的。就不敢說。

依：以後《人民日報》上都說是“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話對不對？

苟：不是自然災害，是人為下的，都是人為下的。因為他的政策低級，低級了就死的人多。

依：你覺得是中央的關係？還是地方的關係？

苟：地方的關係多。中央也有關係，咋能沒有關係？他領導著哩，他是低級，喊了個大躍進，就做出來這樣的事情。

當時這裡徵購得厲害，家家就沒有糧食了。地好著哩，大躍進了，人都走了，沒有人種，沒有人收。

依：爺爺，你講得挺好的，這個年紀，思維可清楚了。

苟：我當了一輩子的老中醫，現在不給人看病了。老得跑不動了。

後記：《甘肅日報》1958 年 6 月 19 日頭版頭條，用醒目的大紅標題寫著《震驚中外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幹勁——引洮工程將在兩年內完成》，“到那時將是：旱地變水田，山頂稻花香，米麥堆滿倉，綠蔭遍山嶺，牛羊成大群，魚鴨滿池塘，電站林立，電燈起明，機聲軋軋，汽笛鳴鳴，船隻如梭。”1958 年 10 月 9 日朱德委員長題詞：“引洮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

人們說：“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馬，血淋淋的下馬。”

……對民工的生活關心不夠，施工安全措施不力，出現“同吃不同灶，同住不同床，同工不同活”的現象。加之，任務過重，勞動量過大，工時過長（每日 9 勞動時以上），伙食較差（開工初伙食標準七八塊錢，1959 年提高為 13 元，主糧 45 至 60 斤，副食少），住宿條件較差（相當一批民工住在草棚或土窯裡），醫療保健設施簡陋，使部分民工體力不支，消瘦浮腫，開小差和傷亡事故也時有發生。據 1961 年 1 月 11 日簡報載：“引洮工程 2 年來死了 ×××× 人，其中：××× 多人是因病死亡，××× 多人是工傷事故死亡，××× 多人非正常死亡，××× 多人殘廢。”又據 1960 年 4 月 18 日《甘肅省委關於引洮工程徹底“下馬”的報告》載：引洮工程共“死亡民工 ×××× 人，傷殘民工 ××× 人。”

（作者還沒有找到有關洮河工程的死亡人數文件，都是用 ×××× 代替）

二、大隊、公社都有勞改隊

受訪人：苟世安，男，65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為王彩林的兒子。

王彩林，女，88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為苟世安的母親。

時間：2012 年 9 月 7 日。

錄音長度：45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苟世安家。

苟世安

王彩林

大饑荒餓亡者：

這篇所談的一些餓亡者在《洮河工程上死人不計其數》《全家死光》中詳細寫出，故省略。

五爺爺，男，5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餓亡。

五奶奶，女，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因為偷穀穗，被幹部打死。

五爺爺的三、四個孫子，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餓亡。

苟世安姑姑的孩子，性別不詳，9 歲，甘肅省通渭縣人，餓亡。

前記：採訪完苟興華老人後，我又採訪了他的兒子苟世安和妻子王彩林。

依：你就隨便說，想到那兒說到那兒。

苟：我不會說，你問著，我就會說了。

依；那挨餓的時候，你就啥都記得。

苟：那記得，我親身經歷過的。

依：你就講一講你親身經歷的真實的事情就行了。

苟：那講什麼？

依：就講你五八年到六二年挨過餓的事情。

苟：五八年就進了食堂了，人民公社、大躍進。

依：那個食堂是怎麼吃呢？

苟: 食堂就是大家進去, 搶著吃。 就是人家給你舀上, 你端回來吃。

依: 是你打回來給家里人吃? 還是其他人去打?

苟: 剛開始是個人到食堂去打飯, 自己打自己吃。 等定量了以後, 就拿回來吃。

依: 剛開始吃的什麼?

苟: 剛開始吃的饃饃、洋芋菜, 吃得還可以。 這是五八年, 七月份進了食堂。

依: 饃饃吃了多長時間?

苟: 到了五八年的年底就沒有糧食了, 就喝開湯了。

依: 喝的什麼湯?

苟: 苞穀麵水湯

王: 水湯還是好的時候。

依: 是拿回來吃, 還是在那裡吃?

苟: 拿回來吃, 定量了, 一個人給舀一馬勺。 這時候村子裡就沒有人了, 農村的勞動力都走了, 一個是引洮, 人都到洮河上去了。 一個是在靖遠大煉鋼鐵去了。莊農好得很, 就沒有收著來, 咱這的糧食好得很, 洋芋都好得很, 沒有收回來, 都糟蹋上了。 國家還要的糧食多得很, 主要是公購糧厲害。

依: 食堂吃不上的時候, 你一天能打些什麼回來?

苟: 五八年還可以, 翻過年, 到五九年人就餓開了。

王: 到了五九年, 人就垮塌塌(土語: 大批大批的)的死開了。

依: 那你們吃什麼?

苟: 人就吃苜蓿菜、吃榆樹皮, 把驢都餓死了, 就吃驢肉。

依: 驢是生產隊的, 也不敢隨便吃呀?

苟: 那不敢。 五九年就挨餓了, 三月間, 人就餓得很, 到了五月, 這裡的人就餓死了一層子。

王: 世安他爺爺就餓下場了(土語: 過世了)。

依: 我聽你父親說, 最餓的時候, 還把你領到洮河上一段時間?

苟: 那是五九年的後半年, 再不去, 我就要餓死了。

依: 你咋去的?

苟: 我三舅舅領去的。

依: 你能走動嗎? 一個娃娃家走幾十里。

苟: 我能走動。 我們步行到秦安, 在新羊鎮坐上火車到隴西, 然後再走去。

依: 你到洮河上主要幹什麼?

苟: 我大大在洮河上當醫生, 我們兩個就吃一個人的飯。

依: 你爸爸有多少糧?

苟: 有了多吃點, 沒有了少吃點。 會川那裡死了很多人, 工地上病死了很多人。

依：你在洮河上混了多長時間？

苟：我是五九年的正月去的，七月間回來的。糧食下來了，我就回來了。

依：你在洮河上餓吧？

苟：我是個小娃娃，吃一口就餓不死。再說我大大捨不得吃，都是讓我多吃一點，把我的命算是拉住了。

依：你是老大嗎？

苟：老大，又是男娃子，就把我領上去了，不然，早餓死了。那時候通渭正死人著哩。

依：那時候你的兩個妹子還在嗎？

苟：大的死了，小的還在。我爺爺是正月十五餓死的。我媽、我妹子都到我舅舅家去了。我的弟弟世發，本來想送給別人，還換了一點點麵回來，最後人家不要了，娃娃原回來了。

我還每天跑我舅舅家喝一頓湯。

依：你舅舅家距離這裡有多遠？

苟：我舅舅家在秦安縣的月陽坡，來去四十里，去喝上一頓湯。

依：跑那麼遠就為喝一口湯？

苟：就我這個舅舅給，其他的人還不夠，都單另過著呢。就在秦安縣的月陽坡。

依：那回來不是又餓了？

苟：就是平跑，跑去喝一頓，就回來了。不然就餓死了。

依：你每天去，還是偶然去？

苟：幾乎天天去，臘月間就天天都去著哩。

依：你為什麼不住在哪裡？

苟：在哪裡住呢？我還要回來喝這裡的湯呢。那邊喝不飽。

依：湯裡麵有沒有麵？

苟：有一點麵，秦安稍微好一點。有時候還去我外爺家要著喝。

依：你跑去喝湯，路上不害怕嗎？

苟：那害怕啥哩，不害怕。

依：你們幾個人，還是你一個人？

苟：我一個人。

依：你不害怕別人把你吃掉？

苟：還是害怕哩，那能不害怕？多得很，一路上都是死人，出門要飯餓死的人。

依：你說滿路死人，是你喝湯路上看見的嗎？

苟：嗯，那多得很。

依：有沒有躺在路上呻喚的？沒有咽氣的？

苟：我不敢看，不敢走近去看。 就繞著走了。

依：你有沒有出去要過飯？

苟：沒有，年紀小小的，去哪裡呀？我們這裡閉塞得很，交通不方便，去哪裡都沒有車，去秦安都是步行去的。 不知道到哪裡去呀。 山區，信息閉塞，交通不便，再一個你出門就要證明哩。 沒有證明，你住店吃飯都不行。

我去洮河的時候，沒有辦法，去學校偷偷蓋了一個章子。 那時候，我大舅舅在學校當老師著哩，就把學校的公章偷偷蓋了一個。 拿上證明才能上火車嘛。我三舅舅在秦安二中上學著哩，從教導處開了一個證明，說到哪裡去探親，才能走，不然，你不能行動。 那個當時不得了。 那時沒有被逮住，逮住了可不得了，偷用公章，弄不好就判刑了。

依：為什麼沒有糧食？

苟：人家都收著去了，主要是把屋裡的東西都拿去了，到你屋裡大搜查，把你家的東西像日本兵一樣三光。

依：你給我說一說怎麼搜查？

苟：那個工作組來了，在這院子裡查、搜，把石頭磨子都推倒了，看裡面有沒有糧食。 枕頭都拆了、炕洞子都挖了，把人身上都搜著哩。 鄉上來的工作組，人家那時候叫公社。

村上、大隊隨便就關人，小隊就隨便關人、打人，要糧、還要白元（土語：銀元）。 關過我媽媽，把我爺爺關在鄉里的勞改隊關了兩個月，幾個鄉開大會，就把我爺爺綁著去鬥爭，要糧食。 比土匪還土匪。 我們這個村上厲害，死的人多。 上坡那個村子好一些，人家隊長好，餓死的人少。 從司家川到我們這裡最嚴重。

依：你的爺爺叫什麼名字？

苟：叫苟振甲。 當時五十四歲，給隊裡放羊著哩。 人家說你放羊就有機會偷糧食，就把他關起來打，綁起來打。 我爺爺就是六零年的正月餓死的。

依：到勞改隊怎麼吃飯？

苟：自己帶，我那裡有個姑姑家給我爺爺送點吃的。 姑姑家也餓死人了，把一個九歲多的娃娃餓死了。 爺爺在勞改隊吃不飽，又被打，回來十來天就死了。

依：你在這個村子，有沒有你親眼看見的餓死的人？

苟：那就多得了不得。

依：那你說說誰死了、叫個啥、多大年紀，就是舉個例子吧。

苟：這個三爺爺餓了沒有了十幾口子人，還有五太爺，連住四、五戶餓絕門子了。

依：這餓絕門子的主人你知道不知道？

苟：他太爺的名字叫苟振興，這是老大。 老二叫苟振武吧，小名叫周學。

依：這個家死了幾個人？

苟：那多了，就留下一個女孩子，留了個老婆子，最後走了。 餓死了五、六個，

都餓死了。另外一家，是這家的兄弟，叫個苟潤全，這個是老三。

依：這一家死了幾個人？

苟：多得很，死光了，老三家沒有人了。他們兩口子，幾個娃娃，七、八個人都餓絕了。沒有一個逃出去。大爺家也死了幾個人，女人叫個凡桃，男人叫個啥，苟應斗，和我父親一樣的歲數，活著就快九十了。

我們隔壁的五爺爺家餓死了四、五個人，留下兩、三個。

依：這個五爺爺多大歲數？

苟：當時也就是個四十歲，我五婆餓死了，幾個娃娃餓死了。他的兒子還在定西當幹部著哩。當幹部也顧不上家裡，也沒有辦法。

依：你說這個五婆是餓死的？

苟：叫人給打死了。我五婆偷了一把穀穗子，叫人打死在坡上了。

依：誰把她打死的？

苟：勞改隊，隊上辦下的勞改隊，在勞改隊打死的。來就死了。那家的女孩子叫扣雲，苟扣雲都餓死了。

依：這個五奶奶多大歲數？

苟：五十多，屬豬的。

依：這個奶奶叫什麼？

苟：那我不知道。還有我二爸的女孩子，白雲都餓死了。還有一個根根家，在牛家坡裡，五個人，就剩下一個女人，其他全部餓死了。

我五爺家裡最後就只有三個人了。

依：五爺爺家最後留下誰？

苟：留下三個，五爺爺的大兒子、小兒子，還有個一個女孩子，是出嫁了的。這個當幹部自己的娃娃當時是留在家哩，女人也在家，餓得受不住，就領上娃娃出門討飯去了，帶出去的娃娃半年後也餓死了。女人就跟了人了。

家家都有餓死的人呀。

依：這個村子裡餓死了多少人？

苟：多得不能說，差不多一半子死了。

依：一半？你說一半？

苟：連死帶跑，沒有了一半。有些人就死在外面了，逃荒去死在路上、山上，就再也沒有回來。

依：以前，村子裡有多少人？

苟：那我不知道。

依：那麻煩你講一講你看見的死人？

苟：我那時候小，成天跑來跑去喝湯著呢，就聽人家說這家誰死了，那家誰死了，肚子餓的，顧不上管那些事情。

依：你有沒有去偷過玉米、穀子？

苟：偷啥哩？我還孽張（土語：沒本事）得偷不來。 不敢偷。

苟的父親苟興華插言：天黑了，門就鎖了，你偷啥哩？隊長把你的門就鎖了。

依：把啥門鎖了？

苟：把大門鎖上，都貼著封條。

依：把什麼封了？

苟：大門。

依：什麼地方的大門？（註：我聽不明白，心想一個村子沒有圍牆沒有大門，怎麼鎖門呢？）

苟：把每一家子的大門就封住了，鎖住了。

王：害怕人去偷糧食。

依：這個我還沒有聽說過，我就想村子裡哪來的大門？

苟：到晚上了，把你門一鎖，貼個封條。 如果你出去了，封條就動了，人家就知道了，晚上不讓你出去，害怕你偷地裡的莊稼。 到晚上隊長就封門來了。

依：這個隊長王八蛋叫什麼？

苟：我不說，人家的後人（土語：兒子）還在村子裡呢。

依：我們在家說沒有關係，叫個啥？

苟：隊長是換著呢，天黑了，人家就轉著呢，有的鎖，有的封，有的連鎖帶封。天黑了各家各戶不讓出門。

王：咱們的兩個女孩都餓沒有了。 不是你舅舅給你喝一口，你也餓死了。

他婆去食堂打了些水湯，枕頭裡有點麵都叫人家拿去了，就打著餓死了。 把他爺爺餓死了，我的兩個娃娃餓死了，叫我開會去了，兩個隊長鑽進我家，把我的油、我的麵兩個人就分掉了，把我嚇得悄悄的，不敢多說話。 我回娘家去了，我父親給了我幾斤高粱麵，也叫人家拿去了。 人家家家戶戶都搜哩，你藏到這裡藏到那裡，都藏不了，都讓人家搜著去了。 我的個大女子就餓死了，才五、六歲，一歲的還是個女孩子，我給他爺爺燒湯的時候，就給灌上些，灌著灌著，還是餓死了。我的親戚，女人當隊長著哩，說：“才收這麼點。”你藏不了，藏到哪里人家都收去了。

我就拔了些穀子，炒了些熟麵，讓娃娃餓了舔一下。 就在炕眼上的火上做的湯，都是偷下的，真是偷來的。下地的時候，揪點穀子，不幹，拿回來炒了一下，用磨子磨了一下。 我就沒有辦法了，他爸爸在洮河上，大娃娃就領去了，把我的二兒子就放在朱家峽我二姐姐家。 人家秦安人能強一點點，住了三個月回來，就吊了個命，回來把娃娃餓得就不像個人了。 我回到我的娘家，就住到四月五月，不然就餓死了。 我的爸爸過兩天就來看我一次，帶點這個、帶點那個，給上些白麵、玉米麵，就把我救活了……。（老奶奶開始哭了）過的日子整個……，難腸得很。

依：那兩個女娃娃叫什麼名字？

王：兩個女孩子，餓死了，叫什麼，我都忘記了。 我從娘家回來走到梁上，隊

長險乎把我就打死了。我去我朱家峽姐姐家回來，拿回來一個兔子，隊長一把把我推倒，把我的兔娃子搶去，吃了肉了。

我去看我爸爸，我爸爸剛吃了湯，我爸爸說："我剛吃進去，你來了。"我和我爸爸一個晚上就哭，就睡不著。那是臘月三十，我就把我的二兒子領回來。我的娃娃，我都不敢想。一提起這些事情，我就心裡難過，咱過的日子，說不了，說不了。不是我爸爸，我就餓死了。（老人還在哭）

我想把我的二兒子送給人去，叫娃活個命去，送了幾回，沒有人要，那個時間，人養不起個娃娃。娃娃還給我說："媽，我爺爺給我吃的糖甜得很。"我走的時候，我爸爸給了我一疙瘩黑糖，我就接過來，給娃娃把頭梳了梳，我就說："我到你舅舅家要吃的去。"我領娃娃回來，遇到梁上一個老婆子，老婆子說："把人餓死了。"我的兩個娃娃都餓死了。唉！過下的日子。

苟：別說是社員，當幹部的也餓死了。

王：有點陳糧人就已經吃掉了，還搜哩。把我拉到梁上，拉著我的腿，要陳糧，我說："我沒有陳糧。"

依：誰拉你的腿？

王：隊長，把我往勞改隊拉哩。

苟：牛家坡有一個勞改隊，大隊有一個勞改隊，公社裡也有一個勞改隊。

依：就是不交糧就去勞改？

苟：就是。

依：勞改多長時間？

苟：那裡面打死的人多得很。

依：那奶奶有沒有去過？

苟：去過，我爺爺也去過，一個在村子裡，一個在牛家坡。是增祥爸爸把她放脫了，不然早打死在裡面了？

依：奶奶，是不是把你拉到勞改隊去了？

王：就是，讓我擔糞，我擔不動，人家往死裡打哩，從鐵桂子下來，我說家裡有小娃娃，人家不讓回來，就拉去勞改隊關在裡面了。增祥爸爸，在信用社裡，進去對我說："世安媽媽，世安媽媽，快點。"就把我放出來，不然，我出不來。

依：在勞改隊晚上有沒有打你？

王：晚上就打我、推我要糧哩，哪裡有哩？

依：是男人打你嗎？

王：是男人。我這裡有一個五娘，就勸我："彩林，你有了，你就說，把你打死了咋辦？"我說："我沒有糧，咋說哩？"就把那個五娘摔死了，回來就死了。整個是胡打哩呀，整個胡整哩。

依：咋打呢？

王：就是幾個你把你掀過來，再掀過去，就是炒豆子，就是鬥爭人哩。就把你

頭上的卡子，耳環子抹下來，人家就拿去了。

依：你的耳環是金的銀的？

王：銀的。咱村上這個隊長，把我關在一個小房子裡，讓我跪在地上，裡面還有一個棺材，是人家放棺材的地方。那個飼養員老漢好，從窗戶裡給我了一塊羊皮，說："娃娃，我給你個羊皮，你跪在上面，不要把你涼了。"我就在那個房子裡一個晚上，哭了一個晚上。增祥不知怎麼來了，我就說："增祥，增祥，你把門開一下。"我就出來不敢回家，就到我娘家，二十里路我就跑回去了。路上遇到村里人問我："嫂子，你到哪裡去哩？"我說："人家把我關在房房裡，把我嚇的，我到我娘家去哩。"如果不去我娘家，早餓死的沒人了。

這說不完，說幾天也說不完。

依：你有沒有挖野菜、找東西吃？

苟：那時候還小著呢，到哪裡找著去吃？啥都沒有，幾十天沒有給糧食。

依：幾十天沒有糧食？有多長時間沒有糧食？

苟：我看，沒有糧食有兩、三個月。

依：是哪一年？幾月到幾月？

苟：五九年，五九年臘月間一個月沒有糧食，到正月間人死過，人死過了才供應上糧食。

依：多長時間。

苟：四、五十天就沒有見過糧食。一點都沒有。

依：等糧食來了，你知道是怎麼發的？

苟：糧食來了，給貧下中農給哩，給這個地主、富農、成分不好的還不給。糧食來了以後，還把人餓死了一大堆。

吃飯舔碗，通渭特產。饑荒過來的老人依然保持著舔碗的習慣。

依：你們家是什麼成分？

苟：我們是上中農。

依：你說地富還不給？

苟：不給，糧食來以後，有些人還是吃不上，餓死的人多得很。

王：還有吃上脹死的。

苟：一天給吃上七兩，那時候是十六兩的秤，七兩糧，還沒有半斤，人餓得不得活。

依：最後有沒有省上派人來搶救人命？

苟：有哩。煮的黃豆，開的醫院。有中央工作組，也有省上的工作組。把中央派來的人就留下了，一直做基

層工作。他們也把罪受了,中央工作組派來一個人叫張一,他家是河北張家口人。一個大資本家出身,他們來也沒有吃的,把他給餓壞了。

依:他們來也沒有東西吃嗎?

苟:沒有。

依:他們來主要是做什麼工作?

苟:主要是搶救老百姓的生命。做的康復散,用麥糠、紅糖什麼做的,給浮腫的人吃。煮上黃豆,放上糖。但是只給一點點,也搶救不了人命。再不行的就送到醫院,給打個針。

依:醫院有多遠?

苟:這裡沒有醫院,就是臨時的醫院。村上派了一個醫生,住幾天就走了。臨時的。

依:黃豆是煮好了自己去吃?還是挨家挨戶的送?

苟:挨家挨戶的送,人想吃就餓的下不了炕了,爬都爬不動了。就給一點點。就是來救人也救不下。哪有一盆盆子給你吃?一天才七兩糧嘛。

依:你們有沒有吃上黃豆?

苟:我跟我父親上了洮河了,我媽、我兄弟、我妹子去了秦安我舅舅家裡了。

甘肅餓的厲害,通渭就最厲害。當時通渭的書記叫席道隆。他一來就把通渭的一個縣長給逼死了,叫田步霄,自殺了,用槍把自己打死了,是陝西人。現在席道隆還沒有死,退休前在定西農林局當局長。我們這裡當時當公社副書記的一個人還看他去了。沒死。

你們陝西沒怎麼餓,省長是張德生,這個老漢厲害,人家就沒餓死人。我知道,河南、山東、廣西餓死人多。

依:你說的都是歷史見證。

苟:見證也沒治。

後記:說完話,我在苟世安家吃午飯。喝完苞穀湯,八十八歲的王彩林伸出舌頭一下一下地舔碗,把碗在手中轉著舔得乾乾淨淨。這個動作讓我心疼如扎。"吃飯舔碗,通渭人的出產。"這饑荒年間餓出來的習慣,看上去怎不令人心酸?

三、皮鞋響,必然是苟隊長

受訪人:苟正中,男,80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8 日。

錄音長度:36 分鐘。

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苟正中家。

大饑荒餓亡人:

王 ××, 女, 7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餓亡。

苟 ××, 女, 4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餓亡,

一個小孩, 姓名性別不詳, 5、6 歲, 甘肅省秦安縣龍王廟鄉人, 餓亡被人刮食。

苟秉章, 男, 6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餓亡, 為苟正中的三爺爺。

苟秉 ×, 男, 6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餓亡, 為苟正中的四爺爺。

苟正中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秦安縣龍王廟, 一個 4、5 歲的孩子餓死後, 在路上被人刮肉吃了。 孩子姓名、性別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 苟正中的四媽吃了人肉, 雙眼發紅, 被村子人發現。 吃誰的肉、怎麼吃的, 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 一個人餓死在路上, 被人刮去身上的肉, 只剩下頭和骨頭架子, 姓名、年紀、住址不詳。 苟正中回家路上所見。

依: 爺爺, 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苟: 八十了。

依: 你是哪一年的?

苟: 哪一年的我說不上來。

依: 你叫什麼名字?

苟: 苟正中, 正月的正, 中華的中。

依: 你一輩子都在這個村子裡嗎?

苟: 嗯, 老先人都在這個村子裡。

依: 爺爺, 你有沒有去過洮河干活?

苟: 洮河, 沒有去過。 靖遠我去過。

依: 你去靖遠幹什麼?

苟: 去靖遠轉過煤, 炭, 燒的炭。

依: 是你自己去, 還是給公家轉?

苟: 公家, 五八年調著去, 趕了個馬車拉煤, 先拉到堤窯子, 到堤窯子, 再拉下來。

依：你轉煤吃怎麼吃？

苟：公家管著哩，兩天給三個饅頭，吃的是饅頭。

依：大多的饅頭？

苟：半斤重，三個饅頭。

依：那也不夠。

苟：不夠，出苦力的人，吃不飽，餓得很。後來把我派到靖遠去拉草，下去給老鄉拉上一車驢馬糞，人家給我些炒麵，我才能吃上點。最後又讓我送病人哩，通渭出門要飯的病人，就是餓下的人。我回了一趟家，就再也沒有去。

依：五九年、六零年最難過的時候，你在哪裡？

苟：我回來是五八年，老人下來了，婦人（土語：妻子）娃娃都走了，都去了西吉了。臘月間去了西吉，那裡還有點麵，能喝上些水湯，我住了兩年。那裡川大風大，我不喜歡就回來了。這裡已經餓死的人多得很。

我和婦人一起走回來，我擔著我的小女子，大的女子跟著走著哩。

依：你挑著娃娃？你挑了幾個娃娃？

苟：挑著，三個。那時間大的十一、二，自己走著哩。我挑了一個，老婆子挑著一個，擔子一頭還有些被褥零碎。就這樣的。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苟：有哩，我的奶奶餓死了。

依：奶奶在這個莊子裡嗎？

苟：在老莊子裡，還是一個隊。就是上面紅磚房子，我奶奶餓死了，我大姐餓死了。

依：奶奶當時多大歲數？

苟：七十幾歲了。

依：奶奶叫個什麼？

苟：名字？名字我不知道。姓王，啥名字我不知道。

依：奶奶餓死的時候，你在不在跟前？

苟：沒有，我還在西吉哩，我的爸爸在。

依：你的大姐姐多大？

苟：我的大姐姐，那時間也就是四十多歲。都是那一年餓死的人。我來通渭的時候，隊上死了個狗，人家回民不要，我偷著就殺了，提上放血哩，就煮上。拿上回來路上吃，來這裡看了看，說要人哩，我又回去，一共走了十一天。從西吉回來，一天走三十里，走了三百多里，十一天。西吉是寧夏的一個縣。

依：你走在路上不害怕嗎？

苟：不害怕，我回來一個人，再上去下來，就是一個婦人，三個娃娃。

依：你不怕人家把你吃掉嗎？

苟：路上我看見一個人被人刮得光光的。餓死了個娃娃。

依：啥地方？

苟：龍王廟，這是秦安管。

依：多大的娃娃？

苟：人就吃著哩，就是個五、六歲的娃娃，躺在地上就那麼長嘛。大人就把肉刮去了，吃去了。

依：你家還有誰餓死的？

苟：我家，就是我們本家子，我三爺爺餓死了，我四爺爺餓死了。

依：四爺爺、三爺爺叫什麼名字？你記得不？

苟：我四爺爺名字叫個……？嗯，我三爺爺叫個苟秉章，我四爺爺叫個啥名字？叫個苟秉 X，我說不上來了，我三爺爺出名得很，把《三國演義》都全部看過。

依：你三爺爺多大歲數？

苟：六十幾，四爺爺也是六十幾。都是六十幾。我家裡就餓死這四個人。這個村里門關掉的多得很，本來那時間，我們這個隊上那個隊長壞得很。

依：怎麼個壞法？

苟：看人家有一桶菜，菜桶子都提走了，不叫人吃。有一個老奶奶有一點糧食，實在是沒有地方藏了，一頭就拴在腰上，藏在褲襠裡，都叫隊長搜著去了。這個隊長現在也死了。

依：這個隊長叫什麼？

苟：苟世元，壞得很。那陣子五十多歲。成天見了人就罵。

依：老奶奶的糧食藏在褲襠裡，他怎麼搜呢？把人家褲子解開嗎？

苟：人家不管你，拿上走了，人家身上胡搜胡摸著哩，你咋了？就拿走了。

依：不能隨便解人家婦女的褲子嘛？

苟：誰管那個？在褲襠裡就拉出來拿走了。

依：奶奶藏了些什麼？

苟：麵，那時間沒有白麵，見都見不到。一點穀子麵。

依：這個奶奶叫什麼？

苟：叫啥？叫王啥？王秋娥。死的時候八十幾了。那個隊長壞的世上再沒有了。

依：這個隊長還幹過什麼壞事？

苟：當隊長當了幾年，把人都餓死了，都餓死完了，就弄的這樣的事情。晚上把門都封死了，不讓人出來，害怕人偷糧食。

這個隊長不顧人，有點麵、有點菜，人家一家子吃上了。把別的人餓死了。

依：隊長家有幾個人？

苟：他有六個後人哩。都活下了。他是每天起來，手裡拿一個馬鞭子，穿著皮鞋，帶著皮帽子，啥都不幹，不勞動。人就說：“皮鞋響，必然是苟隊長。”就是那一種人，不是人。壞得很，現在人提起來就罵著哩。

依：這個苟隊長，有沒有奸汙婦女的行為？

苟：有哩，咋沒有？把糧食拿去給婦人，正上工就不上了，弄得身上面白啦啦的一層子，人家經常在一起鑽著哩。那女人也是為了吃肚子，為了吃的，為了家裡的娃娃。

依：你說這個婦女是和他好，還是為了糧食？

苟：為了吃的。

依：這個苟隊長最後有沒有受到處罰？

苟：沒有，光是撤換了。

依：他隊裡餓死這麼多人他不負責嗎？

苟：沒有，他沒有直接打死人，都是餓死的。

依：如果偷糧食，被抓住了，打不打？

苟：打哩，還能不打。打哩。

依：這裡還有勞改隊是嗎？

苟：把人就拉到牛坡勞改去了，大隊自己的勞改隊。那陣子我當組長著哩，管著二十來個人，就一天喊著人幹活，沒有啥好處。

那時候種麥子著哩，就不見隊長和飼養員。我去找去了，這個隊長和飼養員偷偷分麥種子著哩，就讓我給拉住了。

依：你拉住，你不害怕？

苟：我不害怕，我拉住了，隊長說：“你不要出去說，我給你分上二十斤麥子。”那時候麥子八元一斤。我說：“我不要，把麥子種上就行了。”後來就把隊長換了，換了一個老漢，老漢不當了以後，就是我當。我當的時候，陪了八個公社書記。我還參觀過大寨。

依：六零年這裡還是苦難得很，你怎麼辦呢？

苟：我先去支援煤礦，後來去了西吉。住了兩年，就回來了，回來還是困難得很。沒有辦法，娃娃大的，一天去拔上些苜蓿，煮上捏成菜疙瘩吃。小娃娃挖不上菜，就那麼挨著。晚上燒下的湯，能看見碗底子，那還是有數的。大人給多少，小人給多少，多了還沒有。還不能喝飽。前一天有喝的，第二天還沒有了。

依：你在村子裡有沒有聽說過吃人的事情？

苟：吃人？有哩，我的媽媽就是吃下人肉的。

依：你的媽媽？親媽？

苟：不是，我的堂媽，就是我四爺爺的兒媳婦。解放前他的男人從蘭州去了北京，上了大學，就留在北京了，就不要這個媳婦了。最後來了一封信，我四爺爺拿著這封信，就到通渭把這個事情辦離婚了，就不要這個女人了。

依：她吃的是誰的肉？

苟：不知道。

依：你怎麼知道她吃了人的肉？

苟：人家說的，人家看見了。我四爺爺的兒媳婦，我叫大媽。

依：在哪裡吃的？

苟：咱沒有問，不能問，人餓得吃開人肉了，咋問哩？人都說她吃了肉了，兩個眼睛就紅紅的，那是男人不管，家裡沒吃的，沒有辦法了，我大媽是受了罪的！

你想，榆樹皮都沒有了，有了還是好的。這下面有一個世安媽，餓得厲害了，就偷了些豬食回去吃，結果就被隊長關起來，關在牛坡，關了好多個日子。這個老人有八十多了，就靠吃豬食活下來。人家現在好著呢。

唉！那時間，就這個隊死的人多。有一半子人沒有了，有好幾戶就關了門了。

你算，改蓮三爸爸一家子沒有了，改蓮的二爺爺家就留下一個女子，改蓮大爸爸餓死了。

依：你六零年不是從寧夏的西吉回來，路上你有沒有看見死人？

苟：那看過，那一路回來，從走上十里、十幾里就看見一個死人。有些好好的（註：屍體完整），有的就被刮的光光的，光骨頭。

依：頭在不在？

苟：頭在哩，頭沒人要，不好吃。

依：那衣服呢？

苟：沒有了，叫人拿去了。

依：你說刮光了，那內臟在不在？

苟：我沒有看見，光剩下骨頭架子。

依：就是屁股、腿都沒有了。

苟：都在哩，光骨頭都在哩。

依：手、腳在不在？

苟：我趕緊走過去了，不敢細看。光看死了個人，刮光了。有時候就看沒有刮。有一個娃娃，死在一個窯裡，我就沒有進去看。不知道是男的女的。

依：你偷吃過沒有？

苟：沒有。

依：你當組長能不能拿點糧食？

苟：拿不上，那拿不上。沒有，人家有管倉庫的人哩。

依：餓了怎麼辦？

苟：就挨著，天黑了就是一碗清湯，清湯一喝等第二天的清湯，就往死裡吊哩。

依：幹部有沒有來你家搜糧食？

苟：我們從西吉回來，他們知道沒糧食，他搜啥哩？

這個隊上搜糧食，把好幾戶都搜著去了，我家沒有搜，我又沒有。我的兩個案板食堂拿去了，我的磨子食堂拿去了。

依：最後有沒有來搶救人命？

苟: 有哩, 給快死的人一點麵, 一點豆餅。 就能救活一些人。 有些人救不下, 餓幹了, 腸子都餓得粘著了, 吃不下去了。

依: 給這些生病重的人有沒有糖呀、麵呀?

苟: 沒有。 那時間沒有。

依: 你們家有沒有拿到過救濟?

苟: 沒有。 四十多戶人, 幹部把麵拿來, 誰幹活給誰一點, 誰是本家子人給一點, 其他的人不給。 我就沒有見過個麵嘛。

依: 那時候, 莊稼長得好不好?

苟: 莊稼好, 莊稼好是沒有人收。 都糟蹋了, 都糟蹋了。 人是靖遠一股子、華家嶺裡一股子、洮河上一股子, 人硬是調走上走了。 村子裡就是老人、婦人、娃娃, 沒人務莊農。

依: 那是不是徵糧多?

苟: 徵糧多, 徵糧重得很。

依: 這個莊子有多大?

苟: 這個莊大, 有兩百多戶人家。 那時間有七、八百人, 現在有一千一百多人。

依: 死了有多少?

苟: 死了多少? 光我這一大家子就幾十個哩。 成上百人餓死了。

依: 爺爺, 你讀了個啥程度的書?

苟: 我讀了個五年級。 我識字著哩。

依: 那書本上說是“三年自然災害”, 你相信不相信?

苟: 六零年是人造下的, 那是人造下的, 人為下的。

我說主要是人為下的, 人為下的。 我們這個隊長不顧人, 有點麵、有點菜, 人家一家子吃上了。 把別的人餓死了。

依: 隊長家有幾個人?

苟: 他有六個後人哩。 都活下了。

依: 以前你敢不敢說人吃人、人餓死的話?

苟: 不說, 不說, 已經過去了說這個幹什麼? 不常說。

依: 給娃娃們說不說?

苟: 不說, 娃娃們不知道。 沒人給說。

依: 你有時候也會想這些事情嗎?

苟: 咋不想哩? 想哩。 我忘不了, 死了那麼多的人。

四、我的三個女娃娃都送人了

受訪人: 李蘭, 女, 84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時間: 2012 年 9 月 9 日。

錄音長度: 19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村口。

大饑荒餓亡者:

李蘭的爺爺,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李蘭看見隊長和幾個人殺人刮肉, 並聽見被殺者叫喚。 因為當時缺柴, 肉還沒有煮熟, 就被飢餓的人搶著吃。 李蘭說: “人肉看著紅得很。”

李蘭

前記: 我是在苟堡村村頭採訪李蘭的, 她拄著一根拐棍, 腿疼得不能走路。 每天出來曬曬太陽, 和幾個老頭、老太婆天天說說話是她最愉快的時光。

依: 奶奶, 你給我說說以前挨餓的事情。

李: 我不會說。

依: 你吃過食堂沒有?

李: 吃過。

依: 吃食堂吃的什麼?

李: 吃一點點, 就把人餓死了。

依: 吃食堂吃什麼?

李: 饃饃、飯、湯、洋芋, 樣樣吃。 餓死了。

依: 你吃食堂能吃飽嗎?

李: 吃上一頓就行了。 這裡有一個老婆子, 吃食堂的時候, 真個是好得很。有剩下的了, 就偷偷給人了, 心好得很, 到現在都心好得很。 吃食堂的時候, 有些人能吃上, 有些人就偷偷的吃, 就餓死了。 了不得嘛。

依: 你吃食堂的時候能吃上些什麼?

李: 拿一個碗, 給一個饃, 站在門上就吃了。 在門上就吃了, 就一點點嘛。

依: 最後就是湯了嗎?

李: 洋芋、湯, 不得飽, 給你吃上就行了。

依: 吃不飽怎麼辦?

李: 就沒有治了, 就沒有吃了, 就蹲著。

依: 隊裡也沒有什麼給你們嗎?

李: 沒有。

依：你有沒有去偷穀子、玉米？

李：沒，偷不上，有隊長打哩，抓住往死裡打哩。

依：你偷過什麼沒有？

李：沒，沒有，沒有偷上。 我要饃饃著哩（土語：意思就是要飯）。

依：你到哪裡去要饃饃？

李：在村子裡、到店下（註：另外的村子），有時候，偷偷買上吃。

依：你能要上嗎？

李：那時候人好，有了就給一點。 我要飯的時候，就把一個女孩子，嫁給人了。

依：娃娃多大？

李：這年成多得很了。 那時候就是個十一、二歲。

依：娃娃叫個啥？

李：叫小蘋。 沒有辦法了，就給別人屋裡留下了。

依：留在哪裡了？

李：留到店下了。 還在我跟前裡，近近的，讓人家領去了，不領去就餓死了。

依：人家把娃娃留下，給你點什麼？

李：給了點錢，把人餓的沒辦法。

依：給你多少錢？

李：這個不一定。 人家給了我一百塊。 吃不上，沒辦法了。

依：一百塊，有那麼多嗎？

李：四個，四個女子，兩個娃子（男孩），沒辦法活了，真個沒辦法活了。

依：你有沒有到外地要過飯？

李：要著哩，要饃饃著哩。

依：那你晚上咋住哩？

李：晚上就回來了，離得近，沒有跑太遠。

依：那你路上害怕不害怕？

李：害怕，也沒有辦法。 找些吃的就對了。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李：就是他爺爺，有病哩，反正吃沒有吃飽過，就餓死了。

依：爺爺多大歲數？

李：我不曉得，死的年成多了。

那時候人心還好，我就要著吃著哩，唉，餓死了。

依：食堂斷了怎麼辦？

李：人家就散了，糧食給每家給一點點，就吃著。 當幹部的把你餓死人家不管，人家偷著吃著哩，別的人就吃不上。 唉！了不得。

依：我聽說這個隊晚上把每家的門就封住了，是嗎？

李: 對著哩, 對著哩, 每天晚上封就封了, 門就封了。

依: 他早晨幾點鐘來開?

李: 他有時間就來, 有時間就不來。

依; 他不來, 人第二天怎麼上工?

李: 那時候, 人沒有工, 都要著吃哩, 偷著吃哩。

依: 這麼多家, 兩百戶人他都封?

李: 人家吃著哩, 別的人不得吃。 唉! 餓死了。

依: 最餓的時候吃什麼?

李: 還是要著吃。 榆樹皮吃過, 時間長了, 我曉不得了。 人餓了, 好了壞了就都吃上了, 不由人了。 要上些吃的, 就吃上, 店下的人好, 給上些吃的。 我的小芹就給了店下了, 餓得沒治了。

依: 你給了幾個娃娃?

李: 兩、三個哩。 餓的, 都給了。

依: 都是姑娘?

李: 嗯。 兒子沒有給, 兩個兒子在家, 兩個女子就給走了, 再沒有辦法了。

依: 兩個娃娃多大給人的?

李: 有一個叫小蘋, 十一二歲, 一個叫小芹, 十四、五歲, 還有一個叫彩花。

依: 三個女娃子都給了?

李: 嗯, 人家給我些錢, 給我些吃的。 把人餓死了。 沒辦法了。 我要上饃饃了, 不敢吃, 就拿回來給娃娃吃, 就這麼瞎活著呢。 人又不得死。

依: 你把姑娘給出去, 是不是兒子不捨得給人?

李: 不是, 兒子是沒有人要。

依: 為什麼沒人要?

李: 不曉得。 姑娘有人要, 養上兩年就給人家當媳婦子了。 男娃娃沒有人要, 沒有吃的給。

依: 你知道有刮人肉吃的嗎?

李: 有, 有哩。 刮人肉的。

依: 你有沒有看見過?

李: 看見過, 在那個大、大啥? 我咋不會說了。 當隊長的時候, 偷著把人殺掉吃人肉。

依: 是人活著殺了吃, 還是死了吃?

李: 是死了吃, 啥都吃。 人死了, 就吃人肉, 餓得沒治嘛。

依: 是你看見了?

李: 嗯。

依: 是在院子裡, 還是在野地裡?

李: 在地裡, 人過來過去走著哩, 就吃著哩。 唉!

依：他們是燒著吃。還是煮著吃？

李：沒有柴，有時候沒有柴，就肉拿著咬著吃開了。

依：生的？

李：嗯，生的，生的熟的就吃開了，餓的就吃開了。了不得，唉！

依：你說，他們也不煮一下。

李：不，吃的人多，就搶開了。

依：你說搶人肉？

李：嗯。

依：你看見過了幾次。

李：是五八年、五九年吃下的，有幾次不曉得了，多得很。

依：你認識的人裡面有沒有吃過人肉的？

李：沒有，我聽人家說誰吃人肉了。

依：但是你見過別的人吃人肉？

李：嗯，人肉看著紅得很。

依：你看這個人是活著呢？還是死的？

李：我看見人家就把人殺了。

依：那個人叫喚不叫喚？

李：叫喚哩，吼著叫喚著哩，沒但沒有辦法，就殺了。隊長打哩，打著吃肉哩。

依：隊長吃？

李：嗯，了不得。

依：你說隊長領上人吃人肉？

李：吃哩，有時候吃哩，餓得沒治了。

依：你去過洮河沒有？

李：洮河在我娘家跟前哩，近得很。我沒有去幹過活。那一年，好多女人都上了洮河了。我還在臨洮，家公把我領到這裡來的，跟了這裡的男人。

依：你去煉過鋼鐵沒有？

李：去過，幹的什麼活我也不曉得。

依：有沒有幹部到你們家搜糧食的？

李：搜哩，搜哩，人家來了，把糧食找著就拿走了。

依：你的糧食藏在哪裡了？

李：我沒有糧食。還是搜哩，家家戶戶都搜哩，挖地三尺，鍋鍋碗碗翻遍了。

依：來搜糧食的是工作組，還是村幹部？

李：工作組，村里人帶來的。

依：搜是在哪裡搜？

李：人家哪裡都搜，我們家沒有一點點糧食，吃的食堂嘛。

依：搜到糧食，或者搜不到糧食打不打？

李: 打哩, 打哩。 了不得, 把人餓死了。
依: 那時候莊稼長得好不好?
李: 莊稼好著哩, 都收著去了。
依: 那莊稼好著呢, 咋沒有吃的?
李: 唉! 幹部吃上了, 社員就吃不上。
依: 最後有沒有救濟糧來?
李: 救濟糧來過, 給上一點點不夠, 吃不上。
依: 能給你多少?
李: 一兩二兩, 一斤兩斤, 就這麼吃。

五、狗吃狗, 狼吃娃, 人吃人

受訪人: 牛羊秀, 女, 83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時間: 2012 年 9 月 9 日。
錄音長度: 25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堡村村頭。

牛羊秀

大饑荒餓亡者:
苟 ××, 女, 1 歲多,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為牛羊秀的女兒。
一個小姑娘, 姓名不詳, 屬羊,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被同村英全嫂子刮食。
苟珍珠, 女, 7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和母親一起去地裡拔洋芋葉子, 被狼吃掉了。 為牛羊秀的侄女。
牛 ××, 牛羊秀的哥哥, 4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石家岔人,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苟增祥家餓死了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 扔在村外墳堆上, 沒有埋葬。 同村英全嫂子去刮肉, 孩子已經餓幹, 就把小姑娘的皮刮下來, 拿回家煮食。 吃得夫妻兩人眼睛發紅。

前記: 聽村里人說, 牛羊秀老人以前是食堂做飯的, 心特別好, 總偷偷地給社員多吃上一些, 我就來到她家和她聊天, 問過去的事情。

依：奶奶，你多大歲數了？

牛：八十三了。

依：你給我說一說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吃食堂的情況。

牛：那個，就苦腸得很。 五八年，把我的一個姑娘餓死了，說啥哩，我都曉不得。

依：把誰餓死了？

牛：把我的一個女子。

依：那個女娃娃多大？

牛：屬猴的，那一年出生，一歲多些，餓死了。

依：是你沒有奶嗎？

牛：那時候沒有奶，苦腸得很，我上灣上回來，就把娃餓死了。

依：你去哪裡了？

牛：幹活，幹活回來，娃死在炕上了。 蒼蠅把蛆都下在娃臉上了。

依：你去了多長時間？

牛：天不明就出門，等回來天都黑了，蛆都下上了，娃餓死了，滿臉都是蒼蠅了，爬得滿滿的。

依：那個女娃子叫個啥？

牛：忘了。 不記得了，小著哩。

依：你沒有奶，是嗎？

牛：我沒有奶，給娃娃吃不上，我沒有吃的，哪裡來的奶水？一天就煮些苜蓿菜，讓娃娃吃，娃娃咽不下去，就這麼餓死了。

依：娃娃快死的那幾天能不能哭出來？

牛：哭不出來，沒有力氣哭，就這樣餓死了。

依：娃娃能不能站起來？

牛：站不起來，成軟麵條子了。

依：娃娃能不能爬？

牛：娃娃不能動彈，餓得勾子（土語：屁股）裡的水就流得垮遢遢的（土語：意思是很多），都是清水。 就餓死了。 我就到人家的食堂裡了，我就一手給人家管飯，做飯。 人都到灣上幹活去了，晚上回來，我就給做的這麼大的糜麵粑耙子，洋芋，等社員回來了，就給秤著給。 等都給過了，洋芋多了，我就偷偷給上些。 人都餓著呢，就給吃去嘛。 喝湯的時候，一家拿一個罐罐子，我就說：“你一個人拿一個罐罐子來，我給你多舀上些。 你一家子拿上一個罐罐子，我咋給你多些呢？”那湯清得很，就多給上些，把那個鍋底都刮得光光的。

依：你們幾個人做飯？

牛：我和增祥媽兩個人舀飯，還有旺盛大是食堂的管理員。 唉！那時候，難

腸得很。

依: 那時候隊長、會計和社員是吃一個灶, 還是兩個灶?

牛: 一個灶, 人家吃飽著哩。 我就給社員多舀些, 這些都是大家的。

依: 他們有沒有多拿?

牛: 沒有, 我看見的沒有, 一起吃著呢。 如果拿, 人家也是偷偷拿, 不讓人看見。 日子過得難腸得很。 就是這麼個情況。

食堂不吃了, 後來劃了自留地, 吃的菜就有了。 地給的少得很, 沒有莊稼, 人餓著哩, 我就要著吃著呢。

依: 你到哪裡要著吃?

牛: 月陽坡裡, 我領著吉祥兩個, 我們兩個去。 吉祥是我的老二, 五三年的娃娃。 領上娃娃了, 人家還給點湯, 叫娃娃喝上, 不領娃娃了, 就給點饃饃。 王家堡、朱林子都去要著吃過。

依: 你去要著吃當天能回來嗎?

牛: 不得回來, 就在人家家住著哩。

依: 人家要你住嗎?

牛: 人家要哩, 住上一個晚上, 第二天原在村子裡轉。

依: 你害怕不害怕?

牛: 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記得英全嫂子, 把增祥爸爸的一個女孩子餓死了就吃了。 她家住在那個河灘邊邊上, 餓死的娃娃幹幹的, 哪裡來的肉? 都是皮皮子, 他們就刮下來吃著哩。 嚇得我不得了, 就把那個娃娃煮著吃掉了。

依: 你說誰刮娃娃吃著呢?

牛: 就是英全嫂子, 英全嫂子。

依: 刮的是誰的娃娃?

牛: 別人的娃娃。 餓死的娃娃。

依: 那個娃娃多大?

牛: 那個娃娃是屬羊的。

依: 是一個人刮, 還是兩個人刮?

牛: 兩個人刮。 她刮了人肉吃上, 兩個眼睛紅查查的, 人家說是吃下人肉的, 紅查查的。

依: 英全嫂子多大歲數?

牛: 哎呀, 屬馬的。 我記得是屬馬的, 日子過得難腸得很。

依: 你看見她刮娃娃的肉?

牛: 嗯, 那個娃娃屬羊的, 餓死的, 只有肉皮子沒有肉。 煮著吃上了。

依: 那人家不找她?

牛: 不找, 那一家子人餓死完了。 沒有人找。

依: 你看見那個人眼睛紅了?

牛: 嗯, 那時間是人吃人, 狗吃狗, 到處都是死人嘛。

依: 你看見她割娃娃肉, 是在草堆裡, 還是什麼地方?

牛: 墳堆堆子裡。

依: 是從墳裡挖出來的嗎?

牛: 不是, 是娃娃死了, 都在墳堆堆上扔著哩, 她就刮著吃了。 人太餓了。

依: 這是哪一年?

牛: 六零年。

依: 你走在路上不害怕?

牛: 不害怕, 那時間不害怕。 就是害怕狼。 我就是害怕狼, 我領上我的侄女到上灣裡去, 去刨洋芋去了, 叫狼把娃娃給逮走了。 我聽著“呼隆隆”的, 一看地邊上一個狼, 它已經把我的侄女, 七歲的娃就一口咬著去了。

依: 哎呀! 你說那個狼把你侄女咬住了?

牛: 嗯! 等我上去把這裡扯得光光的。 就是心掉下來這麼一疙瘩, 心還撲騰撲騰的。

依: 是白天還是晚上?

牛: 下午, 在地裡。 她媽拔洋芋葉子, 我也在拔洋芋葉子, 我們兩個刨洋芋去了, 狼就把娃叼著去了, 娃娃還想翻起來哩, 狼就吃開了, 把娃娃扯開, 吃得光光的, 吃光了。

就眼看著吃光了, 就找到個頭咕嚕嚕的。 別的地方吃光了, 就頭在酸刺裡面滾著。

依: 娃娃叫個啥?

牛: 珍珠, 叫個珍珠, 苟珍珠。

依: 你們去拔那個洋芋葉子是為了吃嗎?

牛: 嗯, 我害怕狼, 再啥都不害怕。

依: 娃娃哭了沒有?

牛: 狼一下扯住, 就扯住吃開了, 我還沒有看見, 等看著就吃開了, 叫一個狼吃上了。

依: 你在路上有沒有看見過死人?

牛: 我見過, 多得很, 見過。 要飯的走不動了, 就餓死在半路上了。

依: 你家還有誰餓死的?

牛: 我娘家的哥哥是餓死的。

依: 你的親哥哥嗎?

牛羊秀老人和孫女。

牛: 嗯, 親哥哥, 那陣怕是四十幾歲了。

依: 你娘家在哪裡?

牛: 石家岔, 還是通渭。

依: 你最餓的時候還吃什麼東西?

牛: 我把饃饃要著來, 先顧娃娃, 四個兒子, 四個女人, 險乎餓死了。 要顧娃娃, 天黑了, 沒有人了, 我就去掐上些苜蓿, 把衣裳脫下來, 包上, 拿回來煮上, 給娃娃們吃上。 天黑了吃。

依: 你不怕人家看見?

牛: 人家看著哩, 有人看著哩。 有一天就讓人家看著了, 就沒收去了。

依: 是誰沒收去了?

牛: 隊長, 人家不讓拔, 我偷著拔哩。 人家就查著了。

依: 查著了打不打你?

牛: 有看苜蓿的人, 看著了就罰咱哩。

依: 咋罰呢?

牛: 就是不給你吃的, 分糧開了就扣哩。

依: 隊長有沒有來搜過糧食?

牛: 那時候搜哩, 到咱屋裡搜哩。 人餓得很, 到灣上挖上幾個洋芋, 人家來了, 就拿走了。 我拔了些胡蒜, 就害怕人家拿去。 就這麼個。

家裡啥都沒有, 還是到處找著哩, 翻騰著、戳著搗著搜。

依: 那時候, 你家裡有沒有一點糧食?

牛: 沒有, 沒有, 餓死了。 跑著要著吃, 等有了自留地了, 種上, 就這樣拉扯上了。 我們娃娃多, 只有兩個人的工分, 沒有工, 八個娃娃哩。

我的三女子餓得招不住, 就要饃饃去了, 就跑到甘谷了, 就跟了人了。 現在還在甘谷。

後記: 再聽老人錄音的時候, 我總看見苟珍珠鮮血淋淋的心在跳在說話, 它在說什麼呢? 一個七歲的孩子, 因為沒有吃的, 卻被狼吃掉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六、把我一個人活下為啥呢?

受訪人: 苟中華, 男, 八十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2013 年去世。

時間: 2012 年 9 月 9 日。

錄音長度: 35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苟中華家。

大饑荒餓亡者:

苟中華的奶奶, 80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苟中華, 騎自行車從通渭義崗川回來, 看見一具屍體被人刮光了肉, 只留下一條胳膊和骨頭架子。 被刮肉人姓名、性別、住址不詳。

苟中華

依: 爺爺, 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苟: 八十, 八十整了。

依: 五八年修洮河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過?

苟: 沒有, 那時間我當工人著哩。

依: 在哪裡當工人著呢?

苟: 五六年, 我去了玉門石油管理局, 五七年我被調到新疆的克拉瑪依石油管理局。

依: 那你是石油工人? 你是退休回來的?

苟: 我沒有退休。 家裡五八年、五九年家裡挨餓, 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老婆, 還有一個娃娃, 這就餓的懶散了。

依: 懶散是什麼意思?

苟: 就是餓得胡跑著哩, 這裡串那裡串, 要著吃著哩。 這裡要兩天, 那裡要兩天。 我在新疆當工人, 是工資大一點, 我是建設了邊疆的頭一批。 再一個新疆不怎麼挨餓, 定量呢, 但是不怎麼限制, 反正是新疆石油局人多得很, 來往的人多得很。 我的糧食每個月節約幾斤, 再一個同志之間幫助兩斤, 給我兩斤, 就給屋裡吃上。

我有一個兄弟, 餓得不行, 就從家裡跑到我那裡, 來找個工作。 我就給找到邊界上咯巴河, 離蘇聯近近的, 幹點活。 我父親也跑到新疆, 也在吐魯番, 在葡萄園, 給人家看葡萄著哩。 不然都餓死了。

依: 就是六零年, 你不在這裡?

苟: 我是六二年回到家裡的。

依: 你為什麼回來?

苟: 家裡不成, 沒有人勞動。

依: 你不當工人, 不是虧了? 掙不了錢了?

苟: 我不管, 家裡沒有人勞動, 就我的老婆一個人。 再是兩個老人餓得胡跑哩, 跑到哪裡餓死了就完了, 還帶著個孩子。

依: 你工人就不當了?

苟：不當了，我回來了以後。 我還是算支援過邊疆的，支援過新疆的。 我說，我要支援支援我的老家去哩，支援新疆幹啥？我就請了個假，回來就再不去了。就是這麼個情況，單位上叫我，說你不回來了，把手續辦了，我說沒有手續。

（這時，苟的妻子進來了。）

依：奶奶，你多大歲數了。

苟妻：七十四，屬牛的。

依：你們那時候是不是吃大食堂？

苟妻：吃大食堂，還沒吃死。

依：你吃的什麼？

苟妻：就是能看見鼻子眼睛亮亮的水湯。

真的，不好笑，就是端著碗看人的模樣子清清楚楚的那種水湯，一天兩頓。一天一人二兩，後來還沒有了，就是這麼個。

苟：一天是給兩頓稀飯，就是清得很的清水，就是一點點麵味道。

依：食堂關掉以後怎麼辦？

苟：就是務莊稼，農業社裡務莊稼。 吃食堂，把男人餓得胡跑哩，餓死了，女人餓死的也多得很。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苟：我家裡就是我的老太太，我的祖母就餓死了。

依：祖母多大歲數？

苟：八十多歲。 年齡大了，但是不餓不得死。

依：那是哪一年？

苟：我的老婆子，我的父親母親是我當工人跑來跑去，拿些東西回來，拉扯活了，不然餓死光了。 餓著把人看害怕了，關了門的人多得很，我們這個村子幾家子關了門了。 我就因為這個就回來了，工人不能當，就回來了。 人餓得胡跑哩，從家裡跑出去就再沒有信了，人也不回來了。 我這個隊上餓死的不少，逃到外面，不回來的也不少。 這個就不能說。

那時間的事情，就不能說了，一說起來人思想上就痛苦得很。 過去沒有吃的，我們通渭縣的縣長田步霄，他母親就餓死了。 後來這個書記席道隆還把他整了，自己就自殺了，個人把個人槍斃了。

一個隊和一個隊還不一樣，一個公社和一個公社也不一樣。 領導好的，實事求是的要糧、供應。 有的幹部胡吹皮、編謊、就看他自己能爬上去不。 說給社員了三百斤、兩百斤的口糧，其實幾十斤都沒有，就這樣把人餓死。

依：這個中間你有沒有回來過？

苟：回來過，我每一年回來一趟，來看看家裡的情況。 家裡真餓死人著哩。

我的老婆跑到蘭州，找不下工，沒有辦法，背的被子叫別人騙著去了，她就回來了。 我還有個妹子，在家裡不成，我一起工作的一個娃娃，是陝西省長安縣人，

人脾氣好，其他都好，人家屋裡吃不飽，也餓不死人，能吃上一口。他說他請假回家去，路過我們通渭。我就說："你去，看看我的妹子，如果你們兩個願意了，就領上去陝西，給你當個媳婦子。"這個小夥子來了，他們兩個都願意，就領我妹子到陝西的長安縣了。從我這裡家裡領到陝西，就結婚了。算沒有餓死。

六二年，我回來一看，一個老母親就餓的不行了，成軟得了。我的老婆子，瘦幹了，一個娃娃，就沒有人管。我說，再馬虎一下，老婆餓死了，娃娃餓死了，老娘餓死了，把我一個活下為啥呢？我一個人有啥活頭哩？我就考慮了這麼個問題，我就不回去了。我要務弄莊稼哩。

把老人家餓死，把女人娃娃餓死，我還活啥哩？人一輩子就這麼個，為了老的，為了小的，我就不去了。我回來養了六個後人（地方話：兒子），娃娃多著，單位上還給我一點補助費。我就下苦務莊農這個，給我這個隊上當隊長。

依：你從新疆油田上回來，在路上有沒有看見過餓死的人？

苟：路上，看見的餓的不行的通渭人多得很。

從蘭新鐵路上，我從玉門東站一路跟到新疆烏魯木齊，我在石油局管理材料，咱們內地拉上的材料，卸到那裡，石油工業部的汽車往礦區拉，要鑽頭鑽杆，要什麼拉什麼。我就保管著哩。火車往前一通，沿路就一落。我給供應材料。

依：你在沿路有沒有看見逃荒的人？

苟：那時間，我送材料著哩，跟上老師傅幫忙，送材料。遇上一個人，就路上躺著哩，走不動路。我看就是甘肅人，他的那樣子就是甘肅人，咱甘肅人皮膚都比較黑比較紅。我就問："老師傅，你是哪里人？"他說："天水人。"你走哪裡去哩？"他說："我走哈密去哩。"我說："你這個樣子，咋能走動哩？"他說："唉！走不動了。"我說："你胡跑就餓死了，凍死了。我把你帶一下。"我就給我的老師傅說好話："這個是我的老鄉，帶到新疆去，幫一下忙。"我的老師傅說："是不是你的老鄉？"我說："是，不是老鄉我敢帶嗎？是老鄉。"就把人帶到哈密，讓下車。有時候把人帶到吐魯番，有時候帶到鄯善。我帶人、給管飯、給送衣裳，花掉的錢多得很。

依：你是救人呢，你帶過多少人？

苟：我記不得了。我回家來，就從食堂賣上一袋子饅頭，半斤麵一個。在路上，我在餐車上買著吃，火車停在站上，車下面多少手就伸上來了，我看著人可憐得很，就把饅頭一掰兩半，就給人了。人都把我罵著哩。

依：誰罵你？

苟：火車上的人。人家罵："你這個人，把饃饃這麼給人哩？"我咋說？我說："我的屋里人也跑出去這麼要饃饃哩，人不給嗎？"這就是我的想法，我自己家的人也出去要饃饃，我就救別人。

後記：2013 年 8 月，我又來到通渭苟堡村，苟中華的妻子特意來說："我的老漢過

世了。”但是老人的話留在這裡了，永遠永遠……

我不認字，主要是我不識字，在外面幹沒前途。以前條件不好，沒唸過書，人名字都記不下，就弄亂了，文化不行。我跑站員，調度員都當過，都不行，就不幹了，就能下苦。

依：你沿路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

苟：有餓死的人，人家站上，看這個人不行了，人家往遠處轟哩，人家害怕站上人多看著不好看嘛。還有，今天活著哩，第二天天亮就餓死了，人家火車站就拉到什麼地方埋掉了。不放在那裡讓人看嘛。我說話不會編謊，就是不會編謊。

那時候，鄉里人、老百姓屋裡沒有吃的，就胡跑出去，走到那裡算那裡。活了就活了，走不動，咱們這幾個地區，山梁梁子又多，跑都跑不出去。咱們這個周圍，人餓死了，沒有肉，就是身上有些皮，都刮著吃肉了。

依：你看見過沒有？

苟：看見過，我回家來，走到路上，天黑了，騎著個車子。我有個老哥，人家是公社書記，在通渭縣義崗當公社書記。人家開會，給我借了個車子，那時間這裡還沒有通汽車，我就騎上，時間已經遲了，上面一個村子，走過河灣裡一個深渠。我沒有注意，一個死人，就有一條胳膊了，脖子裡皮還連著人頭著哩。我的車子從人頭上過去了，把我的車子顛得驚了一下，這是個啥嗎？我就下來看。黑麻麻的看不清楚。再看了看，哎唷！是個人頭嘛！還剩下一條胳膊，骨頭就被刀子刮得白查查的。

依：你一個人？

苟：我一個人。原來我不相信有人吃人的，我的一個爸爸給我說：“路上不安全，你拿上個傢伙，捎在車子上。”就把做飯的柴火給我了一根，讓我拿上，我說：“我一個大男人，這麼高個子，我還害怕人？”他說：“不行，你拿上，這一條溝裡下去，不好走。”他還不敢說餓死人，人吃人，不敢說。我看見了才相信了，人家說路不好走，死人讓刀子刮得白查查的。

他是害怕我路上被人殺了。因為那時候，我當工人回來，還身上有些錢，屋裡還有老人哩，有老婆娃娃娃哩，還有單位上帶回來的幾斤點心，還有一麵袋子蒸饃。蒸饃快到屋裡就快散光了，都給了人了。

我就這麼回來了，那個，我給你說，就不能說了。

依：你那個爸爸給你棒子的時候，你不相信是吧？

苟：我不相信，他說我不相信。等我見了，這才相信了。

依：是白天還是晚上？

苟：剛剛黑。

依：你能看清是人頭嗎？

苟：我看得仔細，清楚得很。那時候，不曉得，不害怕，人年輕，膽子大得很。

我回來了，一叫門，我的老母親在炕上睡著哩，還有一個小妹子，再的都跑沒有了，門叫了半天沒有人給開，沒有人答應。門口有一棵杏樹，我想爬上去，但是穿這皮鞋那個硬底子爬不上去。我又到門上，把車子碰了，那個車上的鈴鐺子響了一聲。我的哥哥，說會散了，來看一看他的老母親，提前捎過個話回來。我的小妹子說："媽媽，媽媽，門口車鈴子響哩，不知道是不是我大哥回來了沒？"我媽媽說："你聽一聽有沒有叫門？"我妹妹來開門，就叫："大哥。"我說："我不是大哥，我是你二哥。"……

我妹妹說："二哥，沒想到你回來了，家裡……。"再不要說了，我已經難過得不能說了……唉！我的爸爸、媽媽餓的，真個脫了幾層皮子。

我的老婆子還出門要飯去了。

依：你知道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饑荒？

苟：咱甘肅省就通渭縣餓的厲害，死的人多。席道隆，胡搞下的。

七、就這麼個情況

受訪人：牛福齊，男，92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9 日。

錄音長度：24 分鐘。

受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村頭。

大饑荒餓亡人：牛福齊的父親，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餓亡。

牛福齊的母親，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餓亡。

牛對子，男，38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在洮河工地上炸死。

牛福齊

依：爺爺，你叫個啥名字？

牛：牛福齊。

依：哪一個齊？

牛：我不識字，說不上來。

依：爺爺，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牛：九十二，我是屬羊的。

依：爺爺，我想聽一聽五八年到六二年那時候的事情。挨餓的事情。

牛：六二年，挨餓的事情，就說那個嗎？那時候餓死了一層子人。 我的老人家就這樣餓死了，我走了洮河，把我打發上去，等我回來，老人家就餓的下場（甘肅話：去世）了。 就是這麼個。

依：是你的父親、母親嗎？

牛：嗯，都沒有了，不是病，是餓下的。

依：你在洮河上吃的啥？

牛：洮河上講究的是一天兩頓大米飯，不得飽。 餓著呢，從早晨做到半晚上，一天做到昏天黑，一天規定要挖多少方，我做不下，就是這麼個。

依：在洮河上有沒有餓死的人？

牛：有打死（註：炸死，石頭打死）的人，打死的。 在洮河上炸山，山一下子下來壓死的，壓死的人多。

依：壓死了多少？

牛：唉！那現在說不上，在會川，我的黨兄弟打死在那裡了。 挖的那個洞洞子，天黑了，就跌倒，跌倒就打死了。 我說：“我去照顧一下，看著他。”先生（土語：醫生）說：“你去，不用你。 把你們的副隊長留下看，是一樣的。”把我打發走了，不要我留下，到了第二天，副隊長來說：“沒了，人沒了。”我就去了，那裡埋了兩個人，我的堂兄弟也埋在那裡。 餓的受不住，我就跑了，跑到陝西。 等我回來再去找，埋的時候是兩個墳，等我回來埋了一坡，是哪一個我曉不得了嘛，插了個牌牌子，不見了。 我認不出來了，曉不得是哪一個了。 就不搬了。

依：你堂兄弟叫個啥名字？

牛：叫個對子，姓牛，叫個牛對子。

依：多大歲數？

牛：屬雞的，今年活著就九十了，比我小兩歲。 那陣也就是不到四十歲，被壓死的，就是這麼個。

依：你到陝西幹什麼去了？

牛：那時間是餓得不成。 在屋裡就餓死了，就逃到陝西，到人家陝西還能要得吃上，要著吃著，沒餓死我就回來了，回來是臘月，又叫我到靖遠煉鐵去了，到石山裡面幹活，一天幹活下來，住在山窯窯裡，整個是要凍死在那裡了。 就這麼活了一場人。

依：在靖遠吃的啥？

牛：在靖遠吃的還是白麵，蒸下的饃，也吃不飽。

我這一輩子，老蔣拉去當了一回兵，我從蘭州城牆上跑脫，從城牆上溜下來，我就給自己說：“溜下去摔不死了，我就跑了，摔死了就算了。”我溜下來，把人嚇糊塗了，曉不得疼了，半天翻不起來，那個城牆八、九尺高呀，我能翻過來。 那時間打槍哩，走不脫就完了。 歇息了一會，我就順著牆溜下來了，我就跑了，就這麼個，就到新社會了。 就這麼個。 受的苦大嘛。

依: 在靖遠哪裡住著呢?

牛: 在白水子, 隊長罵一個小夥子懶骨頭不幹活, 去一看, 人死在炕上了。

依: 啥樣的房子?

牛: 白水子, 在石山裡面, 沒房子, 就是挖的窯窯子裡, 還有搭下的帳篷, 就那麼住著。

依: 是不是煉鐵著呢?

牛: 煉鐵, 就是把這個石頭挖出來, 就是一層子黑的, 把炭點著, 燒一陣子石頭, 說是煉鐵著呢, 就是這麼個。 沒有錢給, 給人家做活就行了。

92 歲的老人聽不懂我的話, 苟淑燕、苟新艷兩個小朋友給我做了翻譯。

依: 六零年在這裡吃的啥?

牛: 六零年, 吃啥哩? 樹葉子, 柳樹葉子, 就是煮一煮, 吃著呢。 還有地裡挑上些刺荊, 就這麼吃著挨過來了。 餓死了一層子人, 就這麼個情況。

依: 爺爺, 你們家餓死了誰?

牛: 我的媽, 我的媽餓死了。 我的爸, 我的爸都餓死了。 老人都下場了。

依: 你的兄弟和自己的娃娃有沒有餓死的?

牛: 沒有, 那時候, 他們都小得很。 我和我的老婆子養娃娃著哩, 娃娃餓得軟軟的。 人家給供應的豆餅, 一人吃上一點點。 這麼大的杯子, 大人一杯子, 娃娃半杯子, 就這麼活過來了。 就這麼個情況。

依: 你有沒有聽說過人吃人的事情?

牛: 聽說過, 在洮河裡有個煙霧溝, 那里人不得過來, 過來人少了, 就被打劫了, 拉著去就沒音信了。 我一起過來了七、八個, 每個人手裡拿個柳靶子, 我說: "人家不來了就不來了, 人家來了, 咱扭到一起, 人家打, 咱就打, 過去就過去, 不得過去就不得過去。" 過來的時候, 有四五個人, 拿個大鐵鍬看著哩, 看我們人多, 就沒有擋, 就這麼個情況。

依: 爺爺, 你在沿路上有沒有看見過死人?

牛: 那有哩, 走路著哩, 走著走著就睡下個人, 就那麼死著哩, 有哩。

依: 你最餓的時候, 有沒有偷過生產隊裡的莊稼?

牛: 沒有, 那不敢, 偷了人家鬥哩, 偷了人家鬥著打哩。 餓著我也不敢偷。

依: 餓得很咋辦呢?

牛: 那就挨著, 挨著嘛。 能動彈了動彈, 不能動彈了等著餓死就對了, 就是這麼個情況。

依：有沒有隊長到你屋裡搜糧食？

牛：搜過，鄉上來的女子、娃娃們來了就打著鬧著搜了，問我："有沒有陳糧？"我說："沒有陳糧，有陳糧了不往死裡餓。"我就在坑上睡著哩，人家各處搜，搜不出來啥，就走了。

依：人家打過你沒有？

牛：人家鬥過。人家開會鬥人哩，咱不言不喘，人家把我掀到頭裡，說："你為啥不說話？"我說："我沒說的嘛。你把我鬥就鬥了，我沒有話說。"就是這麼個情況。

依：你挨過打沒有？

牛：就是鬥的時候打，幹活的時候沒有。咱幹活不存力，都是盡量的幹好，咱是做莊農的知道，有給你實心做活的，有給你胡日鬼的人。就是這麼個情況。

依：就是救濟糧來了，你吃到沒有？

牛：隊裡的嗎？沒有，是人家隊長至親的，能說上話的給上些，別的人就沒有。

依：你那時候餓腫了沒有？

牛：腫著哩，臉上各處腫著哩，把我餓得軟的不得動彈了，翻不起來。我去了會寧，在汽車路上躺著哩，再翻不起來了，身體軟得翻不起來了。那裡有一個放羊的人說："你翻不起來了，你就不要走了，歇一歇。"我怎麼都翻不起來，他就給我了一個菜饃饃，我吃上，就翻起來了，就活了，不然就拉倒了。

就是這麼個情況。

八、全家死光

受訪人：苟應福，男，74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牛鳳雲，女，71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0 日。

錄音長度：51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苟應福家。

苟應福

大饑荒餓亡人：

苟振德，男，48 歲，苟應福的三爸爸，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王菊蓮，女，40 多歲，苟振德之妻，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苟根來，男，14 歲，苟振德的長

子,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男, 12 歲, 苟振德的二子,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女, 年紀不詳, 苟振德的大女兒,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女, 年紀不詳, 苟振的的二女兒,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女, 2、3 歲, 苟振德的三女兒,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牛鳳雲

苟振武, 男, 50 歲, 苟應福的二爸爸,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劉 × 娥, 女, 50 歲, 苟振武的老婆,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男, 7、8 歲, 苟振武之子,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男, 5、6 歲, 苟振武之子,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振興, 男, 55 歲, 苟應福的父親,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牛中娥, 女, 55 歲, 苟應福的母親,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應斗, 男, 34 歲, 苟應福的大哥,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女, 4、5 歲, 苟應斗的大女兒,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 ××, 女, 2、3 歲, 苟應斗的小女兒,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餓亡。

苟成兒, 男, 15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因吃救濟油渣而撐死。

牛凡雲的爺爺, 80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餓亡。

牛凡雲的母親, 6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餓亡。

牛凡雲的父親, 5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婦女司雙英, 二十多歲, 把餓死的小孩拿回家, 做熟和自己的公公、婆婆一起吃, 後來因為他們偷了隊裡的羊尾巴, 被隊上搜家, 在她家搜出來人肉。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牛德元, 四十多歲, 自己獨居苗圃, 吃食人肉, 村人在收拾苗圃時發現很多人的骨頭、指甲。 吃什麼人、數量不詳。

前記: 四十六歲的苟旺勤帶領我去採訪他的父母, 很破舊的老房子, 爛得不成樣的床單, 兩個老人坐在炕上。 外面下著雨, 我坐在炕沿上聽他們說。

依：爺爺，你叫個啥名字？

苟：我叫個苟應福。

依：今年多大歲數？

苟：七十四歲。

依：爺爺，我想和你聊聊五八年到六二年咱家的事情。

苟：說出來就多得很，寫出來就是一本書。

依：咱們就像聊天一樣聊，說咱們家的事情。

牛：我一家子，他三爸爸家怕是六、七個人就沒有了。

依：他三爸爸，就是爺爺輩的，咱們一家一家的說。事情過去這麼多年了，也沒有人問過。人死了就死了，也沒有人記錄過。你三爸爸當時多大歲數？名字叫個啥？

苟：唉！我三爸屬雞，當時就是個 48 歲，叫個苟振德。我父親是老大，三爸就是老三。

依：這一家子沒有了幾口子人？

牛：七口子，他有五個娃娃哩。

依：五個娃娃都沒有了。

牛：都沒有了。老婆老漢都沒有了，七個人。

依：那是哪一年？大概幾月份？

牛：五九年，十二月，臘月間。

依：就是五九年的十二月到六零年的一、二月間。三爸爸的老婆叫什麼名字？

苟：叫王什麼，王菊蓮，年紀和我三爸爸差不多，也就是四十多歲。

依：三爸爸的小孩叫什麼名字記得不？

苟：我都忘記了，大後人（土語：兒子）叫根來，苟根來。屬雞的，也就是十、四五歲，二後人名字叫啥我也記不起來了，比老大小二、三歲。

依：老三是個女娃子嗎？

苟：唉——！唉——！年成多了，我也說不上了，下面三個都是女娃子，都死了。

依：最小的多大？

苟：最小的也就是個兩三歲。

依：他們死的時候，你有沒有看見？

苟：沒人管，沒看見。我那時候在外面當民工著呢，還沒有看見。

依：你在哪裡當民工著呢？

苟：我在白銀、青海的明河縣給人家當民工，給人家修鐵路著哩。

依：你當民工是抽調上去的嗎？

苟：就是農村人抽著去，每個村抽，每家子抽，你必須去。

依：你當民工怎麼吃、怎麼住？

苟：當民工就是住的帳篷，飯做好了，一個人一個饃饃發上，有湯了給舀上。一個人一個月五十四斤糧，人也餓得很。你不看做的啥活？啥天氣？把人往死裡做哩。（註：室外重體力勞動者所需要的卡路里要比室內輕體力勞動者多 1 － 2 倍）

牛：他那一陣子頭髮都餓得脫光了，頭上沒頭髮了。

依：你在青海或者白銀有沒有見過餓死的人？

苟：唉！那當時是普遍的，不是送飯的挑上擔子送哩，那些老回回（土語：回族人）搶上一個饃饃就吃上了，人太餓了。那是六零年。

依：你在工地上有沒有見過餓死或者出工傷死的人？

苟：出工傷死的有嘛，出工就是炸石頭炸死的。就是炸石頭的時候，有些人躲了，有些人沒有跑脫，就炸死了。

依：你在鐵路上感覺有多餓？

苟：唉！去的時候，人家說民工和鐵路工人一樣的待遇，吃上五十四斤糧，反正人餓得很。

依：你去修鐵路有沒有工資報酬？

苟：給上幾塊，不多嘛，一年多總共給了一、二十塊錢。

依：你是哪一年回來的？

苟：六零年的後半年，老曆的八月間。

依：除了你三爸爸一家，還有誰餓死的？

苟：我二爸爸一家子也餓死了幾個，好幾個。

依：你二爸爸叫個啥？多大歲數？

苟：叫苟振武，當時五十歲。

依：你的二爸爸家沒有了幾個人？

苟：兩個老的，娃娃幾個？

牛：娃娃都餓死了，兩個男娃子。

苟：他還有兩個老婆，一個跟人走了，一個是餓死了。

依：餓死的是大老婆還是小老婆？

苟：大老婆，也就是個五十歲，叫個劉 × 娥。我咋也記不起來了，劉 × 娥。

依：小老婆跟上誰走了？

苟：去了秦安了，王鋪這裡的人，自己跑了，逃難去了，女人跟上個人才能過活，兩個女子就跟上她媽媽走了。兩個女子也就是十幾歲。現在一個六十八歲了，一個六十五歲了。

依：娃娃餓死的叫什麼？

苟：我現在名字記不起來了，兩個娃娃，都是男娃子，一個七、八歲，一個五、六歲。

依：奶奶，這一家子人餓死的時候，你有沒有看見？

牛: 這一家子人, 我來的時候, 是五九年的八月間, 人都走了, 死的死, 走的走了。

依: 這裡面有沒有你看見的餓死的人?

牛: 我看見的是老三的女人。 她是我的親房 (土語: 叔伯嬸子) 嘛, 喊叫渴得很, 我就給端了些涼水, 就給她灌, 聽著嗓子裡就 "誇答、誇答" 的就這麼咽, 水還沒喝完人就沒有了。 那是五九年的臘月間。

依: 你那時候還不大嘛?

牛: 我那陣十八歲, 我給灌了兩、三天水, 人就沒有了, 是我親眼看見的。

依: 她死前有沒有和你說過話, 讓你把娃娃照看好?

牛: 沒有, 那時間娃娃已經死的沒有了。 那個小老婆還對她說: "你好好緩一緩, 緩好了, 咱兩個跟人走。" 還怎麼說, 還說老漢死了, 咱們跟人去。

依: 她有沒有說不舒服, 想吃什麼?

牛: 沒有, 她知道沒東西吃。 我們這裡三個月沒有給糧吃, 從五九年的十月間就沒有糧食吃, 十月一個月, 十一月一個月, 十二月一個月, 到了正月給了一點油渣, 又撐死了一些人。

依: 就是說五九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這幾個月都沒有糧食吃?

牛: 都沒有。

依: 你說油渣撐死人, 有誰?

牛: 我們村裡母子兩個餓得很, 晚上吃的油渣太多了, 那個娃娃一直吐, 一直吐, 最後把娃娃脹死了。

依: 這個娃娃叫個啥?

苟: 成兒, 苟成兒。

牛: 還是六零年的正月, 油渣來的時候, 搶著吃哩, 他們娘們兩個分了一塊子油渣, 就把他吃著脹死了。 他媽心疼娃娃, 自己不捨得吃, 就叫娃娃多吃上些, 結果把娃娃脹死了。

依: 這個苟成兒多大歲數?

苟: 他比三爸爸的根來大一歲, 屬馬的, 十五、六了。

依: 你們是老大, 自己家沒有了幾個人?

苟: 自己家死了我的兩個老人家, 我的父親、母親、大哥、大哥的兩個娃娃, 兩個女子。

依: 那大哥的女人還在不在?

苟: 就改嫁了, 唉! 嫂子就改嫁了。

依: 我沒有聽過這麼慘的家庭, 他們的墳還在吧?

苟: 大人的有, 娃的就沒有。

依: 你的父親叫什麼名字?

苟: 叫苟振興, 當時也就是五十五歲。

依：他死你在不在跟前？

苟：沒有。我還沒有回來。

依：你母親叫什麼名字？

苟：叫牛中娥，和我父親同歲，也是五十五歲。三個月沒有糧食，鐵打下的人都餓死了。我沒有在家，等我回來這一家子就沒有人了。

牛：就我一個，人家把我放在食堂混著，不然，他出門了，這就沒人了。

依：你的大哥叫什麼名字？

苟：叫苟應斗，屬牛的，當時也就是三十四歲，年輕得很。

依：大哥的兩個女娃娃叫啥？

苟：名字我說不上來。反正是兩個女娃娃，一個四、五歲，一個兩、三歲。唉！

依：嫂子叫什麼名字，改嫁到哪裡了？

苟：叫牛凡桃，比我哥哥小個七、八歲，也就是個二十八歲。死了兩個娃娃，最大的一個也就是七、八歲，跟著走了，三個都是女子，沒有男娃。

我三爸爸家沒有了七個人，二爸爸家沒有了四個人，我自己家裡沒有了五個人，我們一家子就是十六個人沒有了。唉，我這個隊上死了一百人哩。

依：這裡面有沒有你看見死的人？

牛：我見過的，我見過的，我大（註：公公）死是我見過的。人家早晨還叫出工哩，叫擔驢糞去哩，人家來叫來了，我大口水掉得半尺長，人不能幹活了，屋里人還沒有觀察到。我去推磨去了，用玉米芯芯子磨麵去了。就聽人家叫我來了，說我大死了，咽氣我可沒看見，我回來看人已經死了。那是五九年的臘月。

依：這家母親死，你給我說說。

牛：他沒在屋裡，我在家，我媽也是沾了點子病，主要還是餓。那是第二年的六月間死了的。

依：她有沒有聲喚？要吃呀？

牛：我在跟前哩，那是到了第二年的六月間，我媽那叫喚哩，叫喚的害怕，要吃的哩，她就在這邊的地下睡著哩，沒有吃的給嘛。

依：當時你自己還沒有娃娃吧？

牛：沒有，剛結了婚。如果有了，也餓死了。唉。

依：過後有沒有人來過問過你？

苟：沒有。沒有人來問過，我這個隊上那時候就是重點。餓死了，沒留下一個人的有七、八家子，餓沒人的，關了門的。

依：你有沒有聽說過這個村子裡有人吃人的？

苟：司家川有吃人肉的，我這個村上吃人肉的也有好幾個。

牛：雙英家，司雙英，老漢和老婆子，他們兩個是吃了人肉的。

依：這個雙英當時多大歲數？

苟：那時候二十幾歲，不到三十歲，有三、四個娃娃了。

依：她吃的是自己家的娃娃，還是別人家的娃娃？

牛：別人的，死了的。

依：她拾到的？

牛：她割下的。 人家的娃娃死了，扔掉了，她割了肉，和她的公公婆婆一起吃。

苟：他的老公到蘭州打工去了，餓得沒辦法，她就和他的公公、婆婆吃。

依：那人咋知道他們吃了人肉？

牛：人家看見了嘛，隊上人去搜查了，搜出來人肉了。

苟：還搜出來羊尾巴，把隊上的羊的尾巴偷著割去了，搜出來了，還搜出來了人肉。

依：搜出來的是胳膊還是腿呢？

牛：人家說搜出來的是腳，說腳底下的肉硬硬的。

依：這個事情政府最後有沒有來調查？

苟：沒有，多得很，誰來調查呢？

依：還有一個是誰吃下的人肉？

苟：再一個，就是這個莊子上，牛家的，就是江江的大，叫個德元，牛德元。

依；牛德元當時多大歲數？

苟：也就是四十多歲。

依：他吃的是誰的肉？

牛：這個人吃得多，他沒地方住，住在苗圃裡，人家去看，他吃下的骨頭、指甲多得很。 打掃苗圃的人見下的。

（採訪過苟應福老人，開始採訪他的妻子牛鳳雲）

依：奶奶，你叫什麼名字？

牛：我叫牛鳳雲，都是牛家，店河灣的人都姓牛，一大家子人。 我和你們是一個牛家。

依：奶奶今年多少歲？

牛：七十一。

依：你娘家在通渭，還是秦安縣？

牛：我在通渭哩，通渭縣雞川鎮水蓮村。

依：距離這裡有多遠？

牛：四、五里路。

依：奶奶，那現在說你娘家餓死的人。

牛：我家餓死了我大（土語：父親），我婆（土語：奶奶），我爺爺，他們都死了。那時候，老了，又吃不上，就餓死了。 老的還愛死。 老的吃不上，不行，年輕人，吃不上也不行，娃娃吃不上，也不行。 誰都得吃飯。

依：你婆死的時候多大歲數？

牛：我婆當時就是六十幾了，屬雞的。

依：你爺爺多大歲數？

牛：爺爺是屬馬的，死時八十歲了。

依：你父親多大歲數？

牛：五十多歲。

依：他們死，你在不在跟前。

牛：我大死我在跟前，我婆死我在跟前，我爺死也在跟前。

我婆死前，我媽在灶火裡燒了一個手指頭粗細的饃饃，叫吃上了，我婆還說："你給我吃了個啥子？"算是吃了一口。

依：爺爺死你記得不？

牛：爺爺死是走洮河那一年，五九年。 我也不記得了。

依：你在路上見過死人沒有？

牛：我媽不讓我出去，害怕人把我吃了人肉，活吃上人肉，不叫我出門，多數在屋裡呆著，不敢出來。

依：你們那邊、還有婆家這邊，有沒有幹部來搜糧食的？

牛：搜糧的有哩，打著鬥著搜著多得很。 到這個家裡搜過，我那時間在那間屋裡，劉家坡的狗娃子就領了幾個人，在下院裡搗了一陣子，搜糧食，沒找到，就走了。 把院子搗了一遍。

依：在哪裡搗？

牛：院裡搗了一圈圈子，到處搗。 我說："如果有糧食，人餓不死。"

依：奶奶，你有沒有見過這個隊搜糧食打人的？

牛：啊呀——！打死人了，我阿公、我老哥這都是被打死的，打的不行了。 被拉到牛家坡的勞改隊蹲著哩。

依：就是你的公公苟振興，大哥苟應斗，都是人家打死的？

牛：我大哥那年偷了一把豌豆，地裡豌豆沒有豆子了，說我們一家子偷了，就到我們屋裡搜來了，我們屋裡沒有，我一顆都沒有偷，如果偷來了，就餓死不了那麼多人。 就把我大哥在村裡鬥著哩。 把我爸爸拉到牛家坡勞改隊裡鬥著哩。

依：大哥被鬥有沒有被綁？

牛：綁沒綁我沒看見，是挨了打的，是挨了打的。 我曉得是挨了打的。

依：那父親到牛家坡被關了多長時間？

牛：幾個月，勞改隊，讓勞動，不給吃啥。 人不行了，就放回來了。 從勞改隊回來沒有多少時間就死了。

依：勞改理由是啥？

牛：沒有糧食，沒有糧食給人家，就拉去勞改去了。 去了三個月，回來臘月間就死了。 多得很，多得寫不了。

依：最後死的人多了，有沒有人來發糧食？

牛：到正月間，發了一些。

苟：來的幹部說是搶救人命哩，給一家發一點糧食、一點麵，我聽下的，我沒有見。

牛：我正月間拿到一點，一點油渣，也不是麵。

依：那時候莊稼長得怎麼樣嘛？

牛：莊稼沒務弄好，人都走了許家岔幹活去了，黑天半地就把人叫上走了，糧食沒務弄好。人家一要糧，幹部說叫莊農人偷著去來，人家就打著搜呢。

苟：那時候主要是把人弄去修洮河，這裡、那裡把人都要走了，屋裡沒人。主要是浮誇，大躍進的浮誇，可是畝產多少斤，多少斤？就弄成這個樣子。

依：你們家死這麼多人，有沒有人來登記過？

苟：那沒有。

依：就是說你們家誰死了、幾個、多大歲數？有沒有登記？

苟：沒有，那沒人管。廬山會議上把彭德懷打倒了，這裡的幹部誰都不敢提意見，不敢有人說餓死人的。通渭有的地方，餓死人二、三十天沒有人扔，放在屋裡，縣上來的人說要“打掃衛生”哩，把人派去把人扔到溝裡填了埋了，人家就叫“打掃衛生”哩，還不敢說是把人餓死了。

依：你這一家子死這麼多人，誰給埋呢？

苟：沒有人管，人餓死了幾天，人都沒有力氣，就拉不出去。

牛：我三媽就埋在水渠溝裡了，是她的女孩子先知道的。她的女婿就翻牆進去把門封住了，不叫她的女孩子見她媽，那女孩子懷娃娃著呢，咱這農村講究不叫懷娃娃的女孩子見死人。就不叫進去。就把我三媽埋在水渠裡了。

依：爺爺，就是你從洮河上回來這些人就都沒有了？

苟：就沒有了，誰埋的，也不知道。

依：就是過後沒有任何人問，你們家沒有了幾個人？

苟：沒人過問，誰過問哩？

依：有沒有給你們些糧食？

苟：唉……！後來給別人吃十兩，給我們倆吃七兩，吊命哩！

依：這麼多年沒有任何人問嗎？

苟：那沒有，沒人過問。那陣把人餓死了，還說是病，把人餓腫了，浮腫的叫病，那一個隊有幾個病號，不說把人餓死了。餓死了就說病死了，不能說餓死了。

依：這個事情過去五十多年了，你們閑聊的時候，有沒有說過毛主席、中央有什麼不對、什麼問題？

牛：沒有，咱屋裡的人都不是會說話的人。

依：你們家死這麼多人，你們知道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苟：原因就是那時候，這裡那裡要民工，把主要勞動力都叫走了，把莊稼沒務

弄好。還有這個大躍進、浮誇，公家按照畝產多少斤的要糧，要糧時沒有糧。隊長說社員偷去了，到各家挖哩收哩，搜不出來。

依：當時的幹部也壞得很。

苟：當時通渭縣委幾十個幹部都是違反亂紀的，最後法辦了十六、七個公社書記，打人、罵人，搜糧食，給自己掙功勞，就餓死老百姓。唉！

我們一家子，人死光了。唉！

依：過後有沒有人來過問過你？

苟：沒有。沒有人來問過，我這個隊上那時候就是重點。餓死了，沒留下一個人的有七、八家子，餓沒人的。

後記：這一對夫妻是我整個採訪中，最慘烈、死人最多的家庭，一共十九人。從來沒有人來問過、登記過、調查過。

老人們回憶的時候沒有憤怒、沒有怨恨，甚至沒有悲傷，好像只有無奈和嘆息。

九、死一半算是正常的

受訪人：苟祥子，男，70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0 日。

錄音長度：36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苟祥子家。

苟祥子

大饑荒餓亡者：

苟世成，男，36、7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為苟祥子的父親。

苟強子，男，10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為苟祥子的弟弟。

苟強明，女，4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為苟祥子的妹妹。

苟正山，男，年齡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苟正山的六個女兒，年齡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老九（小名）的弟弟，年齡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老九的妹妹，成子，年齡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餓亡。

第三章

一個婦女，年齡不詳，地址不詳，餓死路上，被人剝光衣服。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苟正山的妻子在丈夫餓死，六個女兒都餓死後，其中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兒沒有扔出去，藏在家裡吃了。後帶著一個兒子逃到外地求生。村人稱呼這個女人“長海媽”。

依：伯伯，你今年多的歲數？

苟：我剛剛七十。

依：伯伯，你能不能和我說一說以前的事情？就是毛主席那時候的事情？

苟：毛主席在五八年，他發出的口號就是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還提出了一個天下人民是一家，大吃大喝，就吃光了。

那時候，人走到哪裡，吃到哪裡，不掏錢。吃了兩天就沒有吃的了。我從洮河上回來，經過一個村子，就問：“你吃了飯沒有。”我說：“沒吃。”“沒吃了到我們食堂吃走。”我就去吃了一頓。出來又走了。

其實地裡沒見下莊稼，他就搞得這一套，還說：“一天等於二十年”，就這個速度，過渡到共產主義上。大吃大喝，鬧爛了，人沒有五穀吃了上。上面一問：“糧食呢？”下面交待不了，就說：“社員偷著去了。”偷著去了，就搜。翻地挖牆的搜。

依：這是哪一年搜？

苟：五八年，五八年的下半年。有些幹部搜去糧食，放在食堂裡大吃大喝，農民有一點點糧食，看搜糧食開了，本來能吃三頓，就一頓吃光，如果不吃光，人家就搜走了，不如吃光，不然人家搜去了，人家吃掉了。社員家裡有一點的就趕緊吃光了，從社員家裡搜著去的也搶著吃光了。一下子就形成了沒有吃的。五九年的前半年，還將就著過得去，五九年的下半年人就垮塌塌（土語：大批的）的死開了，垮塌塌死開了。我這個隊裡，就關了門的就有六、七戶哩。一家子死成半家子的有一半，佔半數哩。

依：你說死人最厲害是什麼時候？

苟：死人最厲害是五九年的下半年，到六零年的前半年。

依：能不能麻煩你說一說你們家的情況？

苟：我一家子那時候六口人，我父親餓死了。（注；老人說到餓死的父親，眼淚一下子流出來，聲音哽咽）我一個弟弟餓死了，一個妹妹餓死了。一家六口三個人餓死了，逃活下來一個是我媽，一個妹子、一個哥。能活下一半人數的還算是正常的，不算多的。

依：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苟：我父親，叫苟世成。

依；當時父親多大？

苟：年齡就是個三十七、八歲。

依：你那時多大？

苟：也就是個十五、十六。

依：你父親去世的時候，你在不在身邊？

苟：我沒有，我在洮河上去了，我從洮河上回來，父親就沒有了。

依：你去洮河上幹什麼？

苟：我去人家那個洮河工程上，我在臨洮哩，我那時候也就是個十四、五，去給人家幹活去了。

依：餓死的還有誰？

苟：還有個弟弟，那時候還不上十歲，我記得。

依：弟弟叫什麼？

苟：叫個強子，苟強子。

依：弟弟死的時候，你在不在家？

苟：我在跟前哩，我在家。

依：那你詳細說一說。 弟弟那時候吃什麼？說過啥？死前的樣子？

苟：沒吃的，沒吃的，就是去挖一點苦曲菜，給你吃上點苦曲菜，人家就算完成任務了。 屋裡不讓你開火做飯。

依：弟弟死是什麼時候？

苟：差不多就是個五九年的十月份。

依：十月份，按理說剛剛麥收過時間不長？

苟：是老曆的十月，新曆的就十二月了。

依：弟弟是死在家裡嗎？

苟：在家裡，娃娃成天要著吃，沒有吃的，吃啥哩？連一點菜都沒有。 娃娃成天都睡在炕上。

依：弟弟死的時候，你在跟前嗎？

苟：我在跟前哩。 就是硬餓死的。

依：他有沒有說什麼話？

苟：沒有。 他不知道他會死，他不知道。

依：死的時候，他腦子清醒不清醒？

苟：那是餓死的，清醒著呢。 餓死的人，到死的時候腦子都清醒著呢。 大人都想不到自己能餓死，別說一個娃娃，他想不到。

大人看著是不得活，早點死了少受點罪，看著就活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 娃娃是不知道。

依：你妹妹多大了？

苟：妹子就是個四歲，個子小得很。

依：妹子叫個啥？

苟：強明，苟強明。

依：妹妹死你在不在跟前？

苟：和我弟弟一樣，情況一樣。吃不上，我記得是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死就是集中一兩天，不是一天，就是兩天，反正是沒有隔離多少時間。

依：你父親、弟弟、妹妹都是怎麼埋的？

苟：咋埋的？娃娃一死，抱出去，一扔。哪裡有溝溝子，哪裡近，就哪裡一扔。稍微能避過人眼一點，就一扔，從這裡走過來的水渠裡死娃娃扔滿了。

依：你說水渠裡扔滿娃娃了，是你看見的？

苟：嗯，那多得很。

依：你弟弟、妹妹是不是你扔掉的？

苟：就是。

依：是不是扔出去就完了？

苟：嗯。

依：你看到溝裡有多少個娃娃？

苟：唉，多得很。那村裡扔掉的娃娃多得很。

我們這裡另外一家子，就死沒有人了，扔掉了六個娃娃，全部女孩子，都扔掉了。

依：一家都死了？

苟：男人死了，六個女娃子死了，留下一個女人，一個兒子，女人帶一個小兒子去了跑了，逃活命去了。

依：這個戶主叫什麼名字？

苟：叫個苟正山，比我們大兩輩子。

依：你們叔伯家還有誰餓死的？

苟：那多得很，就說不清楚了。

依：你慢慢說。

苟：現在你能問上的，都是活的，死的人多的，都關了門了，沒處調查。

我的本家子都沒有怎麼餓死人。人家是當隊長的，食堂裡做飯的，人家能吃上，人家都沒有餓死，就我們家餓死人多。

依：他們不幫助你們嗎？

苟：幫助啥哩？那時候不害你就是好的。

依：是你父親的親兄弟們嗎？

苟：一個爺爺，親弟兄，人家不管。人家吃死就吃死，我們餓死就餓死。人家不管。

我記得是臘月三十的一天，牛家坡給我們分了一點點油渣，我和老九把油渣從牛家坡擔回來，老九家也餓死了兩個弟妹，老九的兄弟餓死了，他就說：“給我幫個忙，我一個人抬不動。”我們兩個人就抬去了，就扔到廟後面的溝壩裡了，第

二天，成子也死了，這是臘月三十的一天。

這個五九年的臘月間，到六零年的正月間，主要死人就是這兩個月。咱老曆的。

依：你在給我說說去洮河的情況？

苟：那時候洮河上還餓得慢（註：不太嚴重），我們那個工程是沒名堂。那是個山區地方，水多的山區地方。如果挖一個水渠，早晨費勁挖好，下午下一場雨，就垮遢遢的倒了。垮了又重新挖。有一個梁叫綜丹嶺，在山上鑿了個隧道，最後引洮沒有引來水，引不出來水了，就把所有的工具、鐵鍬、洋鎬、架子車都塞進這個洞裡，把洞子封住了。

依：為什麼把工具封上？

苟：因為這些車子、工具再不用了。沒處放，民工又拿不回來，沒有汽車，好幾十里路回來都是步行，人都沒有吃的，誰能拿工具回來，人都走不回來。

依：你說車子都封掉了？

苟：那時候就是木工做的小車子，架子車就算是先進的一種機器，再就是鐵鍬、鏃頭，都不要了，都不拿回家了。

我剛去洮河，那一帶的樹滿山長得綠綠的，把那個大樹都砍了伐了，做成車子，燒柴火，把那一帶的樹木都弄完了，結果啥都沒弄成。那不是勞民傷財嗎？

依：你看到那個洞子有多大？

苟：那個和火車洞子一樣大。最後把所有的工具都塞進去，就把洞口子封住了，打發民工回家，哪裡來，哪裡回。我就回來了。

依：你在工地上有沒有看見過因為爆破炸死人、炸殘人的？

苟：我就爆破過，我就爆破過。那裡是一個土山，從地子裡挖下去一個井，井邊上挖了三個大窯，裝了三窯炸藥，點那個炮的時候，我們就撤遠了，人撤離了有十里路遠，看能不能把那個山炸掉。結果點了炮，我們覺得就是晃了兩晃，那個紅土山也沒有炸開，就花了些錢。山沒有炸開，土都沒有起來。

依：是炸藥不好，還是怎麼回事情？

苟：石頭能炸開，土炸不開。還是測量不對，沒有個計算，都是民工，會算個啥？

依：你從洮河上回來的路上，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

苟：那還是五八年，還沒有開始特別的餓，我五八年八月回來的。

依：你們村去的人多嗎？

苟：多得很。

依：有沒有婦女去？

苟：有哩，我們村子裡有，別的村子裡也有，有婦女突擊隊。

依：婦女突擊隊主要突擊什麼？

苟：拉土，還是拉土嘛。那時候誰管你婦女不婦女，去的還都是年輕的，能

做動活的。

依：是不是還有少年突擊隊？

苟：那個有，都是小娃娃，為了鼓勵娃娃，還給發紅旗哩，讓多幹活。 還有青年突擊隊。

依：在洮河上你們住在哪裡？

苟：住就是老鄉的房子，擠著住，當地的老鄉給騰出來的房子。 有的在太山廟裡住著哩。

依：最餓的時候，你有沒有去要過飯？

苟：沒有，我跑回來了。 那時候，能跑出去的，活下的多。 跑回來的，就餓死的多。 我沒有往外面跑，我特別想家，想父母親，就沒有跑。

依：你去挖野菜的時候，有沒有在山坡上、溝裡見過死人？

苟：那時候，死人是到處都滿著哩。 到了晚上，人出去掐一點苜蓿菜，揪一點莊稼穗穗子，就吃這個。 人不害怕死的，害怕活的，被抓住了就跑不掉了，死的就腳底下咣郎郎的。

依：啥叫咣郎郎的？

苟：就是多得很，從那一條路過來，有的人肉壞了，腐爛了，骨頭白查查的露著。 還有的肉沒有壞，就在人腳底下哩，人不害怕。 死了人，如果老人還值錢些，老人還有人埋哩。 小娃娃，誰管哩？就扔掉了。 多得沒處埋呀。

有一次，我從許家岔回來，看見路上一個女人，不知道啥時間死的，被人把衣裳剝得光光的，這個女人就光光的睡在路上，連褲子都脫著去了，身上沒有一絲線。 我看見的，我自己看見的。

依：你知道不知道這個村子有吃過人肉的？

苟：有哩，我們村子裡的長海媽把她的大女孩子吃上了，就是死了六個女孩子的那個女人，把自己的一個姑娘吃了。

依：這個確定嗎？

苟：她的女孩子死了，她就沒有扔，就刮著吃上肉了。

依：死的這個女娃娃多大？

苟：就是個十、五六歲，和我差不多。 人餓得不像人了。

依：村里人知道她吃了人，有沒有人報告？

苟：誰管這個事情哩？人看著都不得活了，誰還管這個事情哩？

依：有沒有到你們家來搜過糧食？

苟：五九年，到村裡各家各戶都搜著哩，如果不收，不收糧食，肯定死的人少。每家每戶都有一點糧食，大不了吃三頓的吃四頓，吃細緻一些。 因為他們一收，都拿去了。

依：辦食堂的時候，搜一次，說是辦食堂。 後來要交公糧，又搜一次，這是哪一次？

苟: 辦食堂是前面。 這是已經死開人了, 沒有糧食了, 說糧食都讓社員偷著去了, 又搜了一次。 這是五九年了, 因為地裡沒有打下糧食, 人都去了引洮工程、大戰華家嶺、大煉鋼鐵, 都鬧了這個了, 地裡沒收回來糧食。 屋裡都是老弱病殘, 莊稼收不回來, 上面一檢查, 就虛報浮誇, 就說莊稼收完了。 比如洋芋, 把蔓蔓子一拔, 就說收過了, 其實洋芋還在地裡哩, 就搞的這種辦法。 沒有吃的了, 就說人都偷去了。 所有的糧食都說偷去了。 上面說: “偷著去了, 搜! 搜! ”

依: 搜是本地幹部搜, 還是外地幹部搜?

苟: 本村子的也有, 大隊的也有, 咱們苟堡和牛家坡是一個大隊。 專門組織了一個打人、鬥人、搜人的大兵團。 就專門領上來搜著哩。

依: 好比說, 來搜人的人, 到你們家來的, 搜的是伯伯、叔叔, 這個怎麼下手呢? 村子裡肯定有認識的人嘛。

苟: 那時候, 誰管你那個, “寧欠血債, 不欠糧債。” “你沒有糧食交, 那就把你的頭交上。”

依: 你父親挨過打沒有?

苟: 他沒有挨過打, 不等挨打就死了, 挨不上。 打不上了。 打人最厲害是五九年的年底, 這幾個月, 五八年還打得不厲害。

依: 我聽說這個村子每到晚上就把門給封了。

苟: 那有, 那有, 晚上封上, 第二天就來撕開了。 他知道你能出去偷糧食, 就把你門封上了, 餓得不能動彈的, 人家就不封了。 人家叫你下地幹活去, 人家就來開門來了。 幹活叫你幹, 吃飯不叫你吃。

依: 最後救濟糧來, 你們能吃上些嗎?

苟: 等上面察覺到, 等搶救人命, 等救濟糧來, 已經來不及了。 人已經死的垮遢遢的了。 剛開始, 一個人給上二兩, 一斤十六兩的秤給二兩糧, 你想一想。 二兩糧能救下個啥? 剛開始二兩糧還沒有, 從那裡調來的黑糖, 人睡在炕上不得動彈, 拿黑糖的人讓你嘴張開, 給倒進口裡。 這是最開始的時候, 一勺子糖還要讓你咽下去哩。 這個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有的人已經吃不下去了, 給一勺子糖不起作用。 有的人就等咽最後一口氣了, 救人來的時候, 又死了一批人。 就像那個燈沒有油了, 就滅了。 再給多少油, 都亮不起來了, 耗完了。 沒辦法了。

那個真是厲害。

依: 那時候糧食長得怎麼樣?

苟: 那時候, 天又沒有旱, 糧食長得好得很, 是沒有務出來, 沒務下。 地裡沒種上, 沒收上。

依: 你們在六、七十年代敢不敢講這些話?

苟: 那時候不講, 害怕麻煩著不講。 毛主席手裡不敢講, 誰敢說啥話? 兩口子睡在一個炕上都不敢說心裡話。 不敢說毛主席不合適, 外面有人聽見了, 就抓住了, 有時候, 老婆子就告老漢去了(註: 妻子告發丈夫)。 誰敢講?

依：你給娃娃們說不說？

苟：娃娃們人家就不相信，現在的年輕人誰聽你說這些事情。就說：“把人還能餓死？”還說：“有地哩，你咋不種地哩？”

依：你知道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饑荒、餓死人？

苟：主要是毛主席這個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三面紅旗都是錯誤的，他提倡天下人民是一家，一天等於二十年，要過渡到共產主義，就要往這個路上走哩。結果啥也沒有弄出來。那時候，人走到哪裡，吃到哪裡，不掏錢。吃了兩天就沒有吃的了。

後記：苟祥子是我採訪中最高水平的一個農民，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大饑荒是因為毛澤東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三面紅旗造成的。採訪完他，我採訪了他坐在一邊的妻子楊巧香。苟祥子的院子裡種滿了牡丹和月季花。花後面是大片的玉米地。是我唯一見到的把莊稼種在院子裡的人，他說：“地閑著也是閑著，種上些啥讓長去。”那玉米杆上的苞穀穗子又長又粗……

十、我和妹妹就成孤兒了

受訪人：楊巧香，女，66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大饑荒期間娘家在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大石溝村。

時間：2012 年 9 月 10 日。

錄音長度：24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楊巧香家。

楊巧香

大饑荒餓亡者：

楊秀山，男，54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大石溝人，餓亡。為楊巧香的父親。

×××，女，50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大石溝人，餓亡。為楊巧香的母親。

楊鳳英，女，28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大石溝人。大饑荒過後得肺結核病亡。為楊巧香的姐姐。

依：姨，你也是通渭人嗎？

楊：我娘家是秦安人，我的家在秦安的魏店，大石溝村。和通渭挨著哩。我

父親在義崗川做生意著呢，我們就住在義崗川。 算是通渭地區的。

那陣餓著，都餓死了，我的父親，我的母親都餓死了。 我父親是六零年正月十一餓死的，我的母親是二月十五餓死的，一個月就把父親、母親餓死了，就全餓死了。 我的一個哥在老莊上在大石溝哩，再我們姊妹三個，有一個妹妹，一個姐姐，我們就在義崗川住著哩。 我姐姐的婆家就在義崗川，就領去結了婚了。 就把我和我的妹妹就放在福利院了。 我們成了孤兒，我們就到福利院去了。

依：父親叫什麼？

楊：我父親，叫楊秀山。

依：母親叫什麼？

楊：母親我不知道。 現在的娃娃聰明，問哩，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依：你父親當時多大歲數？

楊：哎呀，死的時候是六零年，就是五十幾歲，屬馬的人。 我光曉得我母親是屬豬的，我母親也有五十歲了。

依：你父親、母親死的時候你在不在家？

楊：我在跟前哩，我在跟前哩。 我記得我父親正在食堂裡吃飯哩，那時候還有湯喝哩。 我和我的姐姐到食堂提湯哩，天亮了，我父親還下炕了。 我父親就說："你們兩個趕緊去，不然去的晚了，就給的少了。"我和我姐就提了個罐罐子，就提來一罐子回來，放在廚房，舀了一碗湯端過去。 我父親在炕上喝茶著哩，旁邊有一個火盆，就一手提著水壺壺，一手拿個杯子倒茶著哩，我就叫："大大！大大！"他就沒有答應。 我去食堂的時候，他還答應我呢，還說："去，提湯去。"還沒有死哩。 回來就不說話了。 我把湯端過去，他的頭就低下了。 就再啥話也沒有說。

依：父親前幾天能不能下炕？

楊：能下炕，能下來，就硬是餓死了。 還從炕上能下來，還說："昨天你們提的湯少了，去的太遲了，今個早些去。"天亮了，還下炕拄著棍子轉了一圈，那時候五十幾歲了，又上去喝茶去了。 就不答應我了，我叫了幾聲也不答應了。 我就叫我母親："媽，我叫大大，大大不說話。 你去看看咋了？"我和我媽過來，就聽見我父親喉嚨裡咂噹噹的喘氣，氣出不來，呼嚕呼嚕。 我們就去找隊長來，把人就放倒了。 這是吃早飯的時候，一直到天黑了人才咽氣。 不是一下子沒有了。

那可憐得很，就鋸了些榆木板子，做了一個板子，就那麼發送了。 把我父親沒有了，公家給了一點麵。 算是重病人，就是餓的不能動的，給了一點麵，一點糖，還算是救人哩，也把人沒救住。 我的母親到了正月十五就沒有了。 我母親沒有的時候，我姐姐的公公就給買了一個薄皮棺材，就埋了。

依：你媽媽咽氣的時候，你在不在跟前？

楊：在跟前，我父親、我母親過世我都在跟前。

依：她自己知道不知道她不行了？

楊：她知道，我哥哥在魏店沒有來，我們姊妹三個就圍著我母親，我姐姐也就

是十、五六。 那個晚上她個人能覺著，覺得不行了。 就對我們姊妹說：“娃，我覺得我不成了，我要走哩，不成了。 媽再也管不上你們幾個了……”。 一晚上就嘟囔著說話哩。

我們姊妹三個，都小小的，再沒有人管。 等我母親死了，隊長轉了一圈出去了，就再沒有人管。

依：你媽媽死了以後，你們怎麼辦？

楊：我姐姐找下婆家了，就把我和妹妹沒有人管，就住在那裡。 我姐姐就結婚了，姐姐只有十六歲就結婚了。

依：姐姐叫什麼？

楊：叫個楊鳳英。 沒有辦法，她早早就結婚了，他的男人那時候在銀行裡工作哩，他的婆婆是大隊的婦女主任，條件還好一點，人家一家子還好著呢。 我父親和我母親沒有了，我們的莊子（註：房子）就全部公家管了。 鑰匙我們拿著，但是隊長和會計就把房子封起來了。 隊長說：“你們兩個，如果誰願意在這個院子裡住了，就給你把門開開，不願意了，就給你們鎖上。 你哥哥想領你們回去了，你們就回去。”公家就這麼把我們安排了。

依：你那時候多大？

楊：我就是個十二、三歲。

依：是不是去了孤兒院？

楊：孤兒院，就是沒有父母親、沒有人管的娃娃們。

依：你妹妹當時多大？

楊：我妹妹是屬馬的，也就是六歲，五、六歲。 小得很。 就放在孤兒院幾個月。

依；在孤兒院，能吃上嗎？

楊：能吃上些，我是算大娃娃，給人家幫忙著做飯、擇菜，以後說要往通渭縣轉哩，我哥哥來看我們，就領回來了。

依：你在孤兒院有沒有看見過死了的娃娃？

楊：我沒有，我是小娃娃。 死了娃娃，人家有大人就管去了。 我是女娃娃，瓜（土語：傻），不去看。 男娃娃就轉著看哩。

正餓的時候，我沒有在大石溝，在義崗川，為了佔地，才回到大石溝。

我姐姐也沒有了，把我們兩個領下來，她操心著就沒有了。

依：姐姐是哪一年沒有的？

楊：姐姐雞年沒有的，二十八了，年齡小得很，屬羊的，就沒有了，肺結核。 那不是餓死的，是病死了。

我父母是正月沒有的，到了五、六月，說要給我們劃一點自留地。

丈夫苟詳子插言：劃自留地這個我給你詳細說，劃自留地是鄧小平、劉少奇看著情況不能成，就說自留地給社員劃上些，種上讓農村少吃一點。 餓得慢一點。

因為餓，楊巧香 15 歲就結婚了。

為了多劃一點點地，她哥就把她們姊妹從義崗川領回家裡了。

依：回到家就是為了多劃一點地？

楊：我們回到魏店大石頭溝，就窮得險乎過不去。 我十三，是我娘家的哥領回去了，領到大石溝，為了多佔一點地。 六一年住了一年，我是六二年的臘月間，在哥哥嫂子手裡過不去（註：沒辦法生活），我那時候是十五歲，就叫著老漢（註：現在的丈夫）到魏店，就說："你領去，你能拉扯活就拉扯活，拉扯不活了就算屁子。"我哥哥讓我出去，就是少了一個責任，他們也過活的難得很。 我在我哥哥那裡，還是共產黨的食堂裡拉扯著救活的，我去了他就不要我了，不要我和妹妹了。 我哥哥到另外一個莊當會計、當隊長去了，我嫂子就把我和妹妹兩個趕出來不要了。 在一個空莊子裡住著，差一點點就把命斷了。 這隊長看見了，就把我們領到食堂，別的社員那時間都散夥了，還有幾個住隊幹部吃飯，我們就在那個食堂裡吃點湯湯水水，人家剩下的，就算是把我們兩個救活了。

這是六一年，到了六二年，人家給我找了個婆家。 我說："你給我找婆家幹啥？餓死了就算了。"年紀小，就這麼弄上來的。

苟祥子插言：我去把她領來的。 來的時候才十五歲。

依：你結婚了，你的妹妹呢？

楊：我的妹妹叫個楊寵娃，最小的一個，我父親、母親愛娃娃得很。 我到通渭了，妹妹沒有辦法，還是回去和嫂子過。 沒有人供給著唸書，就給嫂子看娃娃、放牛、拔草，沒有唸過一天書，不識字。 稍微大一些，就嫁了人了。 就是這麼個過程，真個苦腸得很。

那時候，都過去了，我現在老了，腿呀腳呀都不靈便了，挨餓的時候，過的那個生活，骨頭就成這個樣子了。 其他都好著哩，那時候的事情怪社會，沒有辦法，誰也沒有辦法。

社會就那個樣子。

十一、我擔任"中央搶救人命小組"的連長

受訪人：趙志勇，男，80 歲，1961 年為"中央搶救人命小組"委派奔赴甘肅省通渭縣搶救人命小組的連長。 現為甘肅省天水市某院校教授，退休。

時間: 2012 年 8 月 30 日。

採訪地點: 甘肅省天水市某餐廳。

大饑荒餓亡者:

饑荒期間, 有大批農民逃到省會蘭州要飯求生, 結果卻餓死在火車站、大街上、小巷子裡。 蘭州化工廠、蘭州煉油廠, 這兩個大廠子每天要派出去五、六輛卡車進城, 去收拾大街上的屍體。 餓亡數目不詳。

×××, 女, 19 歲, 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大牛坡人, 被大隊書記吊打折磨而亡。

×××, 女, 16 歲, 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大牛坡人, 被大隊書記吊打折磨而亡。

×××, 女, 16 歲, 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大牛坡人, 被大隊書記吊打折磨而亡。

一家五個孩子, 姓名不詳, 性別不詳,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鄉大牛溝村人, 餓亡。

甘肅省通渭縣二十八萬人, 餓死三分之一, 將近十萬人, 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 "通渭問題"。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大牛坡, 一家有六個娃娃, 全家餓得不行, 就把中間一個煮著吃了。 這家人吃上人肉身上燒得不得了, 就在地上打滾, 眼睛紅紅的。 後來餓死五個孩子, 只活下一個。

前記: 前一天, 朋友介紹我去趙先生家採訪, 被他的妻子阻攔, 說年紀大了, 不想招惹什麼麻煩, 未能採訪成。 朋友不甘心, "把他請出來, 他就說了, 他可以從上層的角度給你談一談當時通渭的情況。" 於是在一家餐廳, 我們一邊吃飯, 一邊完成了採訪。 趙先生口才很好, 不用提問, 就講了一大堆。

後中立左三為趙志勇。

依: 趙老師, 給我講一講六零年甘肅的情況。

趙: 我給你們說, 甘肅省的饑荒比其他地方都厲害, 到什麼程度了? 六零年, 到了人最餓的時候, 農村

裡沒有吃的，開始餓死人了，就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向城市。農村人總以為城市有糧食，去了城裡發現，也沒有糧食給他們吃。結果是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餓死，在火車站、在汽車站、馬路上、居民區到處都能看到死人的屍體。家屬區的小巷子裡就有來要飯要不到而餓死的人。當時，我在蘭州化工廠工作，蘭州化工廠、蘭州煉油廠，這兩個大廠子每天要派出去五、六輛卡車進城，去幹什麼？去收拾大街上的屍體，見一個，拉上去一個。有些還沒有完全咽氣，也就拉上去了，不然明天還得來拉，反正是不行了。這些餓死的人都是從農村進城來要飯的人，沒名沒姓，不知道從哪裡來，估計也就天水、定西、平涼這一帶的人，反正是甘肅本省的人。來了，還是餓死了，拉到蘭州郊區一個地方埋了，人家叫那裡“萬人坑”，不知道埋了多少人，就沒數！這就是甘肅省省會蘭州當時的情況！

後來，我還去通渭縣去搶救過人命，那更慘。

依：你是哪個單位的？以什麼身分去搶救人命？

趙：我們當時是蘭州石油化工廠的人，是一機部派下去的工作隊。隊長就是汪道涵，知道吧？他原來是一機部的副部長。這個人解放以前是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上海人，衣著比較講究，那個頭髮總是梳得一絲不苟，光溜溜的，很講究很紳士的一個人。中央派他來甘肅搶救人命。給我們配備了槍。

依：那麼怎麼可以帶槍呢？

趙：那時候的民兵都有槍，哪個民兵沒有槍？

依：當時通渭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居然驚動了中央上層？

趙：通渭地方小，但是情況很複雜。當時，通渭縣的縣委書記叫席道隆，很年輕，也很狂妄，是省長張仲良的紅人，這個人的罪行非常重。他就聽說通渭縣的隴山公社，有兩個轉業軍人，從青海回到他們的老家一看，就看到家家戶戶餓死了那麼多人，地裡路上都是餓死的人。這兩個人就趕緊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反映通渭的情況。但是這個信從中央被退到了省上，省上打電話叫席道隆去蘭州匯報工作。席道隆就去了，還是極力隱瞞真相，就說：“現在的通渭縣，不是餓死人的問題，是浪費糧食的問題。”中央也派了兩個糧食部的副部長來檢查，席道隆說：“你們不相信我說的話，你們就自己去看一看，看我說的是不是真話？”

通渭去過的人可能不多，因為火車不從那裡過，交通很不方便。當時縣城就只有六間門面的供銷社，供銷社一轉彎就是縣委招待所。招待所對面就是縣委。席道隆早一個電話都布置好現場了，在供銷社的門口那幾個樹坑裡，扔進去了幾個白麵饅頭，裡面還有水。那一天，就有人攔住，不讓人從那條街道上經過，沒有行人。七輛小汽車從蘭州一路下來，加上甘肅省第一書記、當時毛主席的忠實幹將張仲良，他坐的是第一輛小車，就到了供銷社門口。席道隆就說：“停車！停車！”他下車裝模做樣的四處看了一看，從水溝裡拿起白麵饅頭，給糧食部的工作組看：“你們說通渭餓死了人，你們看看，親眼看看，我是從樹坑裡撿起來的饅頭，這麼好的饅頭都沒有人吃，扔到這狗都不吃了。唉！這是浪費糧食的問題，不是

餓死人的問題。”他早安排好了招待，幾輛小車開到招待所七碟子八碗一吃，酒一喝，這兩個副部長就撒了，就回北京了。席道隆是被摸了老虎屁股了，居然敢到北京告老子的狀，讓隴山公社的派出所把那兩個復員軍人吊起來就是一頓暴打。打了兩天以後，這兩個軍人乘看管的人鬆懈的時候，就偷偷跑出去了。

這兩個復員軍人一商量，還得去北京告狀去，不去，通渭人就餓死完了。但是兩個人身上沒有錢，怎麼辦？兩個人就步行到天水市，去了第一醫院。那時候不叫第一醫院，叫天水地區醫院，兩個人就去地區醫院賣血，換得了一些盤纏，還不敢多留，害怕被人來逮住。就連夜坐上火車跑到了北京去告狀。這兩個人我見過，是在華家嶺公社的招待所，個子挺高大。到了北京，到哪兒找毛主席去？兩人想了想，就去天安門找毛主席，等了好幾天也沒有等上。人家說：“小夥子，毛主席不是住在天安門，你們一直往西走，往西走就能看見新華門，就從那進去看看怎麼樣。”他們兩個就去了，去了人家也不讓進，就跪在中南海門前，當然人家站崗的不讓進去。後來是周總理的第七辦公室的主任宋平從小車出來了，看見兩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人，就停下車問：“你們兩個是從哪裡來的？”接待人員就說：“甘肅通渭縣來的。”宋平對甘肅比較有感情，就問：“你們從甘肅來北京要幹啥呢？”這兩個復員軍人就說：“我們，我們想找毛主席。”宋平說：“這樣吧，你們先把這兩個人安排好，洗一洗，吃點東西，換一下衣服。明天了叫他們來，我和他們先談一談。”

宋平說話了，把那兩個人就安排在前門外廊房頭條國務院第三招待所，住下後的第二天宋平就接待了他們。這兩個人就趕緊把通渭餓死人的情況都匯報了，宋平給中央做了匯報。同時，還有多人用各種渠道向中央反應情況。很快的，就派汪道涵做為中央工作組組長，做為中央第二次來人才算是把問題給解決了。那兩個復員軍人的確是救了通渭人的命。

1961 年春天，“西蘭會議”以後，中央小組來了以後，除了省上派了一些工作人員以外，就是從蘭州各個工廠裡面組織工人，成立搶救人命工作隊。我們蘭煉就找到我頭上，我那年是二十七歲，我是軍人出身，讓我組織一個連隊。我就提出來全部要轉業軍人，因為當兵的比較好指揮，不然到那種山區，雖然是工人，有些人去了，吊兒郎當的也不好指揮。

我們去的主要任務，第一就是搶救人命，第二是幫助春播，那時候沒有幾個人能幹活了。第三個就是整頓幹部。

依：你們的槍是發的嗎？

趙：我們連裡面有四條步槍，八十發子彈。在萬一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我們去的時候帶著自己吃的米麵，就住在大牛溝。

那是到了六一年的春天了，通渭大量死人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我們到了那裡，那麼大的村子死氣沉沉，就四、五個娃娃站著看我們，面色黃黃的，胳膊腿特別的細，肚子大大的，就像幾個會站立的蜘蛛，我摸了一下其中一個孩子的頭，他也不

動一下。 我們一起去的有女同志，就趕緊熬稀飯，大米熬出來也不糊，就撒上些麵，用那個白麵還是苞穀麵熬成糊糊，挨家挨戶的救人，一人手裡提一個瓦罐子，就是白蘭瓜那麼大的瓦罐，提上以後給每一個人灌。

依：還要灌呀？

趙：人起不來了，得用勺子給灌。 那時候，通渭人餓死的餓死了，沒有餓死的就已經躺在炕上坐不起來了。 這個村子本來有八十戶，有三分之一就把窯門用土胚泥住了，全家死光了，沒有人給埋，就封門了事。 一個村子只有七十多個人了。 我們用小勺勺給一口一口地灌。 有兩個年輕人就牙咬著不張開嘴，我們就灌不進去，他們說：“我們寧可死，也不吃共產黨的飯。”他們的意思是你們把糧食搶去了，讓我們家餓死那麼人，我們還吃你們的飯？我就去好言好語的勸說，給老鄉做解釋工作。 我說：“那些搶你們的糧食的都是壞人，不是共產黨做的。 毛主席黨中央都知道通渭的情況了，就是派我們來救人的。”這些老鄉才慢慢喝開我們的湯了。

我們去之前，上級就給我們說，在通渭縣華家嶺的大牛溝，有一個三條人命的案子，這個人必須抓住。 是怎麼回事情呢？姑娘，請你出去一下，因為你還是個小姑娘。（註：趙先生請十幾歲的服務員出去了）這三個姑娘的事情，人家已經都調查清楚了，就說這個人必須抓住。 這三條人命，一個十八九歲，兩個只有十六歲的姑娘。 這個地方的大隊黨支部書記，他這個人對他所管轄的姑娘、媳婦擁有初夜權。 在他大隊的社員都得聽從他的指揮，每個結婚的女娃娃、新媳婦他都要先睡第一個晚上，先佔人家的便宜。

但是呢？這三個姑娘還沒有結婚，他就非要拉人家陪他睡覺，人家不願意，他就冒火得不行，就想我書記的話都膽敢不聽從了。 就派人把這三個姑娘綁起來吊在房樑上，全身衣服扒光。 就用那個擀麵杖撐開綁住姑娘的兩條腿，用繩子綁住，這不腿就叉開了，拿那個粗草繩往姑娘下體塞，然後使勁往外拉，把陰道拉的血赤糊啦的，把骨頭都拉出來了，就活活把這三個姑娘給折磨死了。 就是因為人家不陪他睡覺。

依：最後你們去怎麼處理這個書記呢？

趙：我們去了以後，冬天晚上，九點多鍾的時候，就進了這個村子，那裡真是雞不叫，狗不咬，煙筒不冒煙，沒有點人氣氣子。 我領了幾個人到他們那個隊部，那裡有個會計，人家還能抓藥，兼管看病，看些小毛小病的。 我就問：“你們的劉書記呢？”會計說：“我不知道，人家沒有給我說。”我又問：“你們劉書記到哪裡去了？你咋不知道？”我看那人嘴硬，就把省委的介紹信拿出來，我說：“同志，我是來救人的，帶了一些人來，幫著給你們把地種上，種子都帶來了。”那個會計一看介紹信，馬上換了一副笑臉，一個勁兒說：“這就好得很，這就好得很。”他出門給我指了一下說：“劉書記，就在那個部子裡頭，你去找去。”那頭村子裡有高牆圍著，就是過去有錢人家防土匪搶劫修下的高牆。 人生地不熟的，我就領了四個班

長，帶了四條步槍。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劉書記配有槍，當時公社的幹部、大隊的幹部都有槍，縣長都有槍，那個通渭縣縣長田步霄不是就是用手槍自殺的。 我們還帶了兩條繩子，我給幾個班長一交待就進去了。

進去了以後，一進屋，一個土炕，燒得熱呼呼的，炕上一個小炕桌子，那個劉書記就很舒服的躺在炕上，腿就翹在那個小桌上。 房子裡有兩個女人，不知道是小媳婦，還是小丫頭，給他擀麵的擀麵，烙饃饃的烙饃饃。 我快速地掃了一眼，看見炕上面的牆上掛著一條步槍。“你們是幹啥的？”劉書記問，我就把介紹信拿出來問他：“你就是劉書記吧？”他回答：“我就是，有啥事情？”我說：“劉書記，我是省上派來的，來幫助你們春耕、春種的，工具、種子我們都帶來了。”劉書記說：“那就好，那就好。”我又問：“你是不是劉書記？”我得確定他是。 他說：“就是，就是，你找對人了。”我就使了一個眼色，讓兩個排長把他的槍先給卸了，再上去壓住這個傢伙。 我是當兵出身的，參加過抗美援朝，還是有些經驗。 每到一個地方，第一就是卸槍，讓他沒有辦法反抗。 第二就是保護水源，可別讓人給下毒了，我這一連一百四十多個人的命沒有了，可不得了。 都是有老婆娃娃的人。

依：你們去了多少人？

趙：一百四十六個人，我擔任連長。 我就命令：“捆上！捆牢了！”幾個人上去用繩子把這個劉書記是五花大綁，連踢帶拉拖到院子裡，院裡子堆放著一堆柴火，攤開曬著。 那些排長拿起木柴棒子就是一頓美揍，打得那個劉書記哭爹爹叫娘娘，差一點就打死了。

依：你有沒有打？

趙：我沒有，那幾個排長打，打了好一會。 我說：“行了，行了，不能打死了，打死了交不了差了，人家要活人哩。”然後我就趕緊給華家嶺上級打電話，請示：“我們把人逮住了，下一步怎麼辦？”這個電話就掛了有一個小時才掛通，在大隊部打的那個手搖電話，一個大隊一個。 有些大隊還沒有裝。 是給幹部用的，好多農民就沒有見過電話是啥樣子。 電話掛通了以後，上級幹部命令：“把人看好，明天一大早把人押送到華家嶺來！快一點！”我們就看守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晨，我就派了兩個班長，背了兩條步槍，子彈壓上，叫他們倆把人送到華家嶺去。 心想兩個對一個，還有槍跟著就萬無一失了。 可是還是出了點差錯。

那時候沒有汽車，都是步行，去華家嶺的路上，有一段路是特別的陡峭，那個路窄到什麼程度？一腳寬，一邊還是溝，得用手扶山坡走，人還沒有辦法扶別人。那個劉書記就不肯走，就央求那兩個班長：“你們把我綁住？我咋走哩？這走不成路嘛。”那兩人一看也是，就給那個劉書記鬆了綁。 走著走著，一個排長就去上廁所去了。 這一個害怕人跑掉，就跟得特別近，這個傢伙抓了一把土就朝後揚過去，“叭”地一下子撒在後面這個人的臉上，這個班長眼睛頓時就疼得睜不開，看不見了，手捂著叫喚開了。 另一個才褲子提上跑。 這個劉書記就朝坡下一滾，打了幾個滾人就找不見了。 人家必定是本地人，熟悉地形。 啊呀，這兩個排長回來一

說，可是把我給嚇壞了，就趕緊給華家嶺打電話報告，就受到一頓臭罵。人家就派來了一個解放軍的排，把那個地方全部包圍起來了，搜山搜村。我將近有三十二個小時沒有吃飯沒有睡覺，連水都沒顧上喝幾口，嘴上急得長泡，都破了。結果是在一個老鄉的地窖裡把這個劉書記給找到了，就給提出來了。

通渭縣雞川鎮的村婦：那時間，我想吃屎都沒有人給巴（拉）呀！

那個地方餓死的人多，把公社的書記早就抓起來了，這個書記叫什麼我不記得了，也就是個五十多歲。一個禮拜以後，就給槍斃了。

依：你在通渭還遇到些什麼事情？

趙：村里人看我們送糧食來了，幫助種地來了，有什麼都愛和我說。他們說，這個村子有一對剛結婚兩三年的小夫妻，餓得沒有辦法，就聽人說陝西好，就搭上火車一路走到陝西的周至，出了寶雞的一個小站。一邊走一邊要，路上就商量好了，害怕不好要飯，就說如果有人問了，就說是兄妹關係。就要到一戶人家，出來了一個老漢、一個小夥子，老漢就看了姑娘幾眼就問：“這女子是你啥人？”小夥子哼哼唧唧的就說：“妹，妹子。”老漢一聽高興了，就說：“那咱們商量一下子，我們家父子倆，沒有個女人給做飯、洗衣服。能不能把你的妹子給我們當個兒媳婦？我們沒有錢，給你上些苞穀？”那小夥子左右為難，一頭是自己的新媳婦子，一頭是糧食、是命。看了看媳婦，就對老漢說：“我們商量一下。”兩人在門口說了沒有幾句，就敲門說：“行，我把我妹子給你們留下。叫好壞吃飽。”兩個人也沒什麼好商量的，與其兩個人餓死，不如讓媳婦留下，男人能拿上些糧食拿回來救家里人的命，以後還有個“富親戚”可以來往。小夥子背著糧食就回來了，村里人就問：“媳婦子呢？咋沒有回來？”小夥子說：“跟了人了。”也沒有人笑話，哪家沒有跑掉的女人？那個男人又去了幾次，還帶上村裡的年輕人去陝西幹活，背糧食。

哎呀！遇到的事情就多了。還有一個山東老漢，我們從他身上搜出來四十斤糧票，八十六塊錢。他是個人販子，只要給姑娘家給上二十斤糧票，就能把一個姑娘帶到山東去，轉手一賣。他已經倒手了三個姑娘，我們就等他再來。這個老漢一在這個地方出現，就有老百姓來給我報告：“趙連長，來了一個人販子。”我問：“哪裡來的？”“就是那個山東來的老漢。”我就和人去把這個老漢給捆起來了，美美地打了一頓。打完了之後，綁到一棵槐樹上，結果就搜出了錢和糧票。說是老漢，也就是個四十出頭，吃不飽，鬍子拉喳的，人就顯老。也是山東糧食緊張，

給家里人倒騰些吃的用的。 我們這些人去通渭以後，上面給予我們殺人權。 就是說不管遇到什麼危機的情況，逮捕了那個人，如果這個人反抗不從，就可以立即執行槍決。 完了以後寫報告就行了。

依：有沒有給你一個條子，或者什麼證明說你可以槍斃幾個人？

趙：那沒有，就是口頭交待，交代任務就是汪道涵交待的。 我們那幾個排長說："把這個狗日的槍斃了去，拉出去一槍完事。"哎呀！我就轉來轉去想怎麼辦？因為這個老漢並沒有反抗，最後還是沒有槍斃，就上交上去了。

我們一直呆到五月底，麥苗苗都出來了。 過五一的時候，村裡就有些人氣了。我們春播完畢以後，還剩下幾百斤麥子，但是不敢決定給老百姓吃，就請示上級，上級說讓我自己處理。 我就讓兩個人把麥子磨成麵粉，磨了兩天，給每家每戶分了四、五斤。 那一天，家家都做麵條，做好了不吃，都說讓我吃第一口。 我沒辦法，就挨家挨戶挑一筷子吃。 村里人已經好幾年沒有吃到麵條了。

能吃上些，人就慢慢有力氣了，有些就開始能下地了。 有一天我正在地裡幹活呢，就看見路邊過來一個女人，好像是要到地裡去挑野菜，那個女人臉色就像黃紙一樣，瘦得一把骨頭皮包著，表情癡呆，也不和人打招呼。 等她走過去了，老鄉悄悄給我說："剛才過去的那個女人，屋里人都死完了。"我就問："那她咋活下來了？"老鄉說："咋活哩？靠吃屎活哩。 這幾年這個女人一看幹部來檢查工作，就一直跟著，人家只要一拉屎，就搶著去了，就吃上了。 幹部的屎才能養活人嘛？人家是吃下糧食的嘛。"這屋裡就丟下這個女人了。 你說，種地的農民活到這種程度……。 把我聽著難過的。

從大牛溝翻過一座山，那裡曾經出過一個案子。 那家有六個娃娃，全家餓得不行，就把中間一個煮著吃了。 吃上身上燒得不得了，就在地上打滾，眼睛紅紅的。 我進到那個人家，家徒四壁，三個娃娃女人就躺在炕上，女人連衣服都沒有，用一塊爛布蓋著下身，目光呆呆的。 我看見地下一片地方亮光光的，就問怎麼回事情。 女人才開口說："那是晾麵的地方，幹得快些。"最後這一家子人死完了，就留下一個娃娃。 那時候，通渭的孤兒多得很。

那一年，我還送了十幾個年輕人去青海當兵，有一個轉業回來當了秦安縣的公安局副局長。 我這一輩子走到那兒，人家都給我個小官當當，但是我沒有入過共產黨。

平時，我也不愛和人說這些事情，不想打擾我的退休生活。

十二、我的腿疼了五十多年了

受訪者：苟應倉，男，83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23 日。

錄音長度：15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口。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一個叫苟蓮香的十三、四歲女孩餓死後, 同村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雙英將她刮了吃了肉, 她的眼睛發紅。 女孩子的父母沒有怪她, 因為他們餓的沒有力氣找她鬧。 也沒有任何幹部、機構來調查審問。 饑荒過後, 雙英去了甘肅省酒泉地區生活,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讓人們忘記她曾經吃過人肉? 雙英還活著嗎?

苟應倉

前記: 去年, 我曾採訪過苟應倉老人的老伴牛羊秀, 並在他家吃過一頓臊子麵。 但老人沉默寡言, 不善言談, 也就沒有多打問。 今年路上遇到老人, 老人笑眯眯的, 說還記得我。 老人坐在小板凳上, 我蹲在路邊就聊起來了。 同時有他的兩個可愛的孫女苟淑燕、苟新艷做"翻譯", 在此感謝。

依: 爺爺, 你家裡幾個娃娃?

苟: 四個男的, 四個女的, 八個娃娃。

依: 你有幾個孫子?

苟: 十六個, 六個男的, 十個女的。

依: 爺爺, 你有沒有去過洮河?

苟: 沒有, 我哪裡都沒有去過, 在農業社務莊稼著呢, 留在隊裡務莊稼, 哪裡都沒有去。

依: 六零年, 莊稼長得好不好?

苟: 六零年莊稼長得好著呢, 是人偷著害沒有了。 人餓的半夜挖洋芋、掐谷穗、麥穗, 都偷光了。 莊稼好著呢。

依: 莊稼好著呢, 為什麼沒有吃的?

苟: 沒有吃的, 公家收著拿去了。 黑天裡給人家碾出來、打出來, 就馱走了。 就倒進倉庫裡了。

依: 不給你留下一點點嗎?

苟: 屋裡都沒有糧, 空空的。

依: 有沒有到家裡來搜糧?

苟: 搜過, 糧食搜過。 我還是舊社會存下的糧食, 人家都挖出來拿走了。

依：挖了有多少？

苟：挖了有七百斤，都是穀子。

依：他們來的時候有沒有挖地？

苟：地裡沒有挖，在屋裡挖著找糧食。 在院子裡挖、在炕眼、門口挖。

依：那餓的時候吃什麼？

苟：餓的時候吃野菜，樹皮，剝樹皮。 榆樹皮，磨成麵吃。

依：吃了以後能不能大便下來？

苟：哎呀，那淘氣（土語：艱難）得很。

依：肚子疼不？漲不？

苟：疼呀，漲呀。 慢慢習慣了，習慣了就不了。

依：爺爺，那大便的時候會不會流血？

苟：流呀，血流的有呀，硬的，塞住了呀。

依：那你大便有沒有人給你掏？

苟：沒有，我沒有。 但有掏的人，個人家沒有辦法了。

依：爺爺，你有沒有去要過飯？

苟：要過，你婆（土語：奶奶）都是要過飯的，到處要著。

我娃娃多，那時候家裡五個人，沒餓死，難腸得很。

依：你有沒有看見過餓死的人？

苟：我看見得多了，到處扔的人多得很。 這麼大的娃娃、這麼高的娃娃，都扔到底下河灣裡的水裡了。

依：死了的人有沒有人給埋？

苟：沒有人埋，死了沒有人埋。 還有刮著吃了人肉的呀。

依：你有沒有看見有人刮著吃肉？

苟：這個莊子下面有一個是刮著吃了人肉的。 吃了人肉眼睛都紅了，眼睛紅查查的，吃了人了。

依：吃人的是男的女的？

苟：女的，吃了人肉的人後來去了酒泉了。 現在好著哩。

依：她吃的是自己的娃娃，還是別人的娃娃？

苟：旁人的，這個莊子裡的。

依：被吃掉的娃娃名字叫什麼？

83 歲的老爺爺，讓我和他八歲的小孫女看他曾經因為浮腫割刀放水的腿。（網絡圖片）

苟: 蓮香, 苟蓮香, 女的, 十二、三了。 餓死了, 人家刮著吃上肉了。

依: 吃人肉的女人叫什麼?

苟: 雙英, 司家川嫁過來的人, 去了酒泉了。

依: 她吃了人肉, 有沒有幹部來問過?

苟: 噢, 那沒有問過, 那從來沒有問過。

依: 這個村子餓死了多少人?

苟: 噢, 那多, 餓死的人多, 關了門的幾家子沒有人了, 門都關了。 有的家五、六個人, 死的沒有一個了。 底下莊裡。

依: 爺爺, 那時間你腫了沒有?

苟: 腫了, 腿腫得割了刀子還在哩, 在這裡割下的。

依: 為什麼割刀子? 是不是放水?

苟: 割下的, 腿腫了這麼粗。(註: 老人比劃著, 有麵袋子那麼粗。)就割開放水。 水, 黃水裡面還有血。

依: 是自己割還是別人割?

苟: 醫院裡割的。

依: 放出來有多少水?

苟: 那多了, 有半臉盆子, 血和黃水。

依: 爺爺, 疼不疼?

苟: 疼得很呀!

依: 我看一看。

(老人撩起褲腿, 給我和兩個小孫女看他的右腿, 乾乾瘦瘦的, 皮包骨頭。)

依: 割了有多長?

苟: 這裡割過, 從這裡到這裡, 半尺長, 流了半盆子水。

依: 有沒有縫針?

苟: 縫了, 縫了三針。 沾住了, 現在成了死皮了, 皮死了。

一百天才好了。

依: 我掐你疼不疼?

苟: 麻的, 不疼。 不疼, 麻的。

依: 再割一刀疼不疼?(註: 我開玩笑道。)

苟: 再割一刀也不疼, 麻的。 捏起來不疼。

依: 整個沒有感覺了, 這邊呢?

苟: 這邊好著呢。

依: 那你走路行不行?

苟: 現在走路兩條腿都疼。

依: 哪能不能幹活?

苟: 活一直幹著呢, 今年不能幹了。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

依：割了以後能不能幹重活？

苟：重活能做，擔子都擔著哩。

依：有沒有救濟糧來？

苟：救濟糧，那供應著哩，一天四兩糧。

依：四兩給的啥？

苟：樣樣有，糜子、穀子，還有加拿大的燕麥。 都吃。 還有紅薯片，樣樣有哩。

依：以後慢慢就好了嗎？

苟：嗯。

依：我年輕，沒有聽說過，和爺爺說一說，知道一下以前的事情，你不要難過。 過去了，就不多說了，爺爺，你要注意身體呢。

後記：老爺爺談的時候，眼睛裡包含著淚水，表情非常痛苦。 我覺得很自責，又很想瞭解那些不堪入耳的細節。 聽著胸口一陣陣難受。 實在是不想在問什麼了，不想再問任何人了。

老爺爺腿上的傷疼了五十多年了？誰能看得到？

他的兩個可愛的小孫女長大了，會記得、明白爺爺今天說的話嗎？

附件：通渭縣委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

地委並報省委：

……

（二）

1958 年全縣人民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實現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各個戰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但是，從 1958 年後期到 1960 年兩年多的時間裡，由於違背了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工作中犯了一系列的嚴重錯誤，使已經取得的成就受到了嚴重破壞，給通渭人民帶來了一場巨大的災難，使黨的政治威信受到了極為嚴重的損害。 主要錯誤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農民問題上犯了及其嚴重的錯誤。 全縣從 1957 年到 1959 年，在大辯論、拔白旗、批判富裕中農冒尖人物中共錯誤鬥爭農民 10360 多人。 一個時期大平大調、大刮“共產風”，使農民受到很大的損失，從土地、勞力、畜力、農具、樹木、房屋、家畜家禽，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財物，平調總值共達 990 萬元。 農

民群眾氣憤的說:“這幾年剝奪了農民的發言權、選舉權。”“共產黨變了,和以前不一樣了。”“東西都被拿得一乾二淨,有啥心思搞生產,有啥心思活下去。”這樣,就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嚴重地破壞了工農聯盟。

二、生產上瞎指揮,盲目蠻幹,造成生產連年下降,糧食嚴重減產。 從 1956 年起,瞎指揮就露了頭,到了 1958 年、1959 年,發展到極為嚴重的程度。 一方面是,不顧條件、地點、不經過試驗,盲目地改革耕作制度,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使土地大量荒蕪。 全縣耕地面積,1959 年比 1958 年減少 20 萬畝。 另一方面,不顧實際可能,要求提倡一切大辦,齊頭並進。 在大搞工業、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中,不顧當年生產,大批抽調勞動力,1958 年春,抽調勞動力 17900 多人大辦工業;5 月抽調 1.8 萬多勞動力,投入引洮工程。8 月正當黃田在地,不顧收割,為中央水土保持團的檢查,以十多天的時間集中 5 萬多勞動力,從劉家埂到華家嶺公路沿線,擺了一條 120 華里長的龍門陣,紮彩門,飄紅旗,大字報滿山,鑼鼓喧天,搞形式主義,突擊進行培地埂、打壩等水土保持田間工程:10 月又抽調 2.5 萬多勞動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1959 年又抽調 5 萬多勞動力,興修 6 個大、中型水庫。 這樣接二連三的反覆抽調勞動力,使勞動第一線的勞動力由 1957 年的 54% 減少為 35%。 這一系列的瞎指揮、盲目蠻幹,農業生產遭受了嚴重破壞,造成了糧食大幅度下降。1957 年總產 16423 萬斤;1958 年總產 11576 萬斤;1959 年總產 8386 斤;1960 年總產只有 3623.4 萬斤了。

三、大計劃、高指標、高估產、高徵收、上面逼、下面吹、弄虛做假,以致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1958 年糧食計劃畝產 200 斤,總產 3.8 億斤,實際畝產 61.5 斤,總產 11576 萬斤,而上報為 2.6 億斤,徵購 4360 萬斤,實入庫 4154 萬斤,佔總產量的 36%;1959 年計劃畝產 140 斤,總產 2.4 億斤,實際畝產 49 斤,總產 8386 萬斤,而上報為 1.8 億斤,徵購 5400 萬斤,實際入庫 3958 萬斤,佔總產量的 47.2%。 由於產量逐年下降,徵購任務逐年增加,實際兩年沒有給群眾分什麼東西,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壞,人口外流和飢餓死亡一年比一年嚴重。 早在 1957 年徵購糧食入庫中,有些地方就已經很緊張,動員群眾賣陳糧、吃陳糧。 只分現金,不分糧食。1958 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公社就發生了人口外流和死亡現象,到 1959 年情況更為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 162 個大隊中,有 102 個大隊三個月沒有給社員打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 40 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衣草、剝樹皮充飢。 但是以席道隆為首的縣委領導,一直不敢正視實際問題,哪裡反映實際情況,缺糧、要求供應,便扣上“在糧食問題上打小算盤,以糧食攻擊縣委,向縣委要糧,是富裕中農,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壞分子”、“放炸彈”、“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而頂了回去。 把糧食問題一律看成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搗鬼,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敵我問題”,“剝樹皮是冒尖人物的破壞,是反革命分子有意把死人拉到路上”,“沒糧是思想問題,而不是實際問題”,“當前糧食趕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在一起搗鬼,要進行

打擊”。 開全縣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生產隊召開“千人鬥爭大會”，以開展兩條路線鬥爭和打擊敵人為名，大批地鬥爭要求供應糧食的群眾和反映真實情況的基層幹部。 提出“對富裕中農要來個雙倍打擊，加倍賠償，算清不勞動，破壞生產，不合法收入三筆，壓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結果不僅使中農受到打擊，而且許多貧下中農被批判鬥爭。 接著又組織“千人整社團”在農村大搜大查，拷打群眾，大挖糧食，挨門逐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 一直到 1960 年，問題已經發展的十分嚴重了，縣委領導和地委工作組的一些人，仍然不顧群眾死活，只顧個人得失，搞假安排，寫假報告，說什麼“鬧糧兇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是反革命集團。”碧玉公社趙河生產隊已死亡 50 人，生產處於停頓狀態，他們卻報告說：“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搞得較好。”給領導上建議：“思想要堅定，思想上要有糧食，要有最大的決心。”“裝病、鬧糧、剝樹皮、要統銷、不論耍什麼花招，玩弄什麼手段，我們心中有底。 頂住這股歪風，絲毫沒有被假象迷惑，這是保證安排好生活的關鍵。”還將這些報告批發全縣，實在害人不淺。

四、漠視人命，嚴重違法亂紀。 早在 1957 年農村大辯論中，部分地方對群眾就有轟鬥、推撞、毒打的非法行為。 特別是 1959 年發展到十分驚人的地步。全縣在糧食入庫“萬人鬥爭大會”、“舉辦勞改隊”、“千人整社團”的過程中，普遍發生捆綁、吊打、扣押群眾的違法亂紀行為。 在糧食入庫中，上面逼，下面就壓。 說什麼：“完不成任務，提頭來見。”這樣就大大助長了基層幹部的違法亂紀。 有的公社幹部提出“一個會場，十個戰場”，“寧欠血債，不欠糧債。 完成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裡擋住，哪裡開刀。 向小隊長要糧，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時，有民兵攜帶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 馬營公社黨委書記親自主持鬥爭，毒打群眾 160 多人，當場扣押勞教的 66 人。 在大轟鬥中，對被轟鬥的幹部群眾濫施刑法，有竹籤戳指頭、站冰塊、雪裡埋人、打夯、拔鬍子、戴紙帽子遊街等 120 多種。 有的被整殘、整死。 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 1100 多斤（大部分被“千人整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浪費了）。 打死、逼死 1300 人。 群眾對幹部的違法亂紀、比作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活剝皮”、“狼狗”等等。 這種違法亂記行為，使黨的政治威信、黨群關係受到了極為嚴重的損害。 也使敵人鑽了空子，進行了階級報復。 地富反壞分子逼死、打死人的案件不斷發生。 什川公社組織了 200 多人進行搜糧，其中有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家屬以及由於民主革命不徹底混在基本群眾內部的階級敵人 30 多人，佔 15% 左右。 義崗公社文化大隊段家西坡生產隊漏劃富農分子段汝西打死逼死社員各一人。 襄南公社幹部、右派分子袁玉乾打死逼死 3 人。 碧玉公社趙河大隊姚家嘴生產隊壞分子姚世祿活活打死了 4 人。

五、在黨內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對好幹部動輒就批判、鬥爭、撤職、開

除、法辦，以此來作為推動工作的手段。在鬥爭中普遍存在推、撞、鬥、打，進行人格侮辱，肉體摧殘，使有些人神經失常。造成了相互戒備、人人自危的緊張狀態。從 1958 年開始，共批判、鬥爭、處理脫產幹部 541 人，其中錯案佔 71%；基層不脫產幹部 2062 人，其中錯案 36.2%。僅在 1959 年幼 1109 名幹部，因反映了農村實際情況而被整掉了。原縣長田步霄同志因縣基建和城市建設用錢與席道隆同志有爭執，這本是工作上的正常現象，但在反右傾運動中，以“1956 年未選上縣委委員對黨不滿”，“歷史未做結論，對審幹不滿”，“大辦工業錢卡得緊，不滿大躍進。”等罪名批判鬥爭，致使自殺。商業局幹部張國珍因不同意縣委提出將該局負責人 ××× 選為縣黨代會代表，就以反映農村情況是“醜化農村，不滿領導”等批判鬥爭，下放改造。但對迎合他們的一些人，不問政治情況如何，則提撥重用。因此有許多部門和公社的領導權就落到了壞人手裡。152 名公社主任以上領導骨幹中，有敵偽黨、團、軍、警、憲骨幹、特務、一貫道等 24 名，佔 15.2%。30 名縣委委員和後補委員中，有各種政治歷史問題的 8 名，佔 22.6%……黨內過火的鬥爭和縱容壞人，不僅幹部隊伍被打亂了，骨幹被打掉了，組織被打散了，而且嚴重地破壞了黨內鬥爭的原則、組織原則和民主生活的準則。

以上錯誤給通渭人民帶來了一場大災難，使通渭已經取得的成就，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和破壞。全縣人口死亡 60210 人；死絕了 2168 戶；1221 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 11940 人；土地荒蕪 36 萬畝；牲畜死亡 3.3 萬頭；羊被宰殺 4 萬多隻；豬、雞、貓、狗等家禽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 5 萬多間；砍伐樹木 27 萬株；農業生產處於停頓狀態，學校、工廠關門，幹部、群眾思想非常胡亂，社會次序動盪不安。

為什麼犯這樣嚴重的錯誤呢？除了執行張仲良（省委第一書記）、竇明海（定西地委書記）等同志的一套錯誤主張外，主要是當時的縣委領導同志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只顧個人得失，不顧黨和人民利益，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在許多方面還發展了張仲良、竇明海等同志的錯誤。當然也有些錯誤是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發生的。

……

中共通渭縣委

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

第四章 甘肅秦安縣

——男死女乞討 娃娃成孤兒

秦安縣，1959 年末人口比 1958 年末減少 22，799 人，1960 年末人口又減少了 20，156 人，兩年共減少人口 13%。 兩年間淨遷徙出縣僅 48 人。 因此非正常死亡以及少數“盲流”（非合法遷移）的人數共 4 萬左右。(《秦安縣誌》，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158、175 頁）

以上是我目前唯一看到的一點官方有關秦安縣的材料，由《人禍》作者丁抒教授從電郵上發來。 秦安縣和餓死八萬人的通渭縣相鄰，唇亡齒寒，當時的秦安縣同樣是餓殍遍地、饑民四逃。 我去採訪秦安縣縣誌辦一位退休幹部時，我問：“秦安餓死了多少人？”他回答：”那個不能說出來，三個數字不能說，餓死人的數字、徵兵的數字、鎮壓的數字。”

一位秦安縣的擺攤人說：“我家餓死了爺爺、爸爸、媽媽，我和妹妹成了孤兒。”

一位秦安縣的老人說：“我們這裡有個老師，比較胖，走在半路上就被刮著吃上肉了。”

一位從洮河工地上回來的民工說：“一個幹部偷了幾個旁人的饅頭，拿回來給自己的女人娃娃吃，被判了八年刑。 正常得很。”

秦安縣的少年張千虎、張纏虎，年僅十來歲，自己逃荒扒火車來到陝西，給人家當兒子活了下來。

秦安縣成千上萬的婦女，年紀十三、四歲到六十多歲，先是步行，再扒火車，有些在人販子的帶領下逃荒到鄰省陝西，其中一部分已經有丈夫、孩子，也重新跟了陝西的男人，以求活命、以求養活自己的孩子。 許多的家庭，姑嫂跑掉四、五個婦女。 可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秦安沒有形成“事件”，形成“問題”，但是我還是要追問：秦安縣到底餓死了多少人？

一、秦安縣農民城雙寶的三封書信

受訪者: 城雙寶, 男, 58 歲, 甘肅省秦安縣秦國鎮春場里村人。

採訪形式: 書信、電話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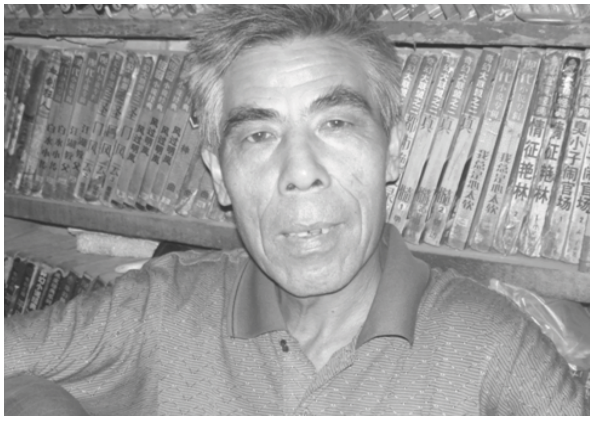
錄音長度: 21 分鐘。

時間: 2012 年 1 月—4 月

大饑荒餓亡者:

城牛娃, 男, 58 歲, 甘肅省秦安縣秦國鎮春場里村人, 餓亡。 為城雙寶的父親。

根根, 男, 5 歲, 甘肅省秦安縣秦國鎮春場里村人, 吃油渣中毒死亡。 為城雙寶的幼年夥伴。



城雙寶

張世元, 男, 7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秦國鎮春場里村人, 餓亡。

前記: 2011 年 7 月 2 日、2012 年 9 月 2 日, 我先後兩次去秦安縣拜訪開著一家小出租書店的城雙寶, 想和他談談饑荒經歷。 能寫點文字的他, 特別的認真, 說口頭說不清楚, 非要用文字寫給我。 我就等來了他的兩封書信。

書信一:

依娃:

你好, 你打問我六零年飢餓的事情, 那簡直是不能說, 沒法說。 那是我這一輩子最遭罪的日子。

在空前絕後的六零年困難時期, 食物不僅僅困擾著我們五口之家, 也困擾著我們鳳山村全莊幾十戶男女老幼。 當時人民公社的口號是: “不勞動者不得食。” 就是說一個家庭主要成員出工到地裡幹一天活, 就能到大躍進的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裡領到二兩糧食。 其他老、弱、病、殘的成員, 因為不是勞力, 不能給公社幹活, 就領不到二兩糧食。 比如我們家只能領到父母親的兩份糧食, 我們兄弟姊妹四人就沒有一點糧食。 於是乎, 全村的老弱病殘走出家門, 撲向了田野, 抓住一撮撮野菜就等於抓住了生命的生存實質, 托住了困擾生命的罪惡太陽。

挖光了野菜, 找代糧食, 樹皮、樹葉、駱駝蓬、冰草、麥杆、穀糠、玉米芯都磨成了粉, 變成很好的代糧食, 油渣就不必說了, 豆餅是難得的美餐。 最難得的是甜薯, 加各種病死動物的屍體, 刀切成片, 或煮熟了吃, 或者拿回來就生嚼了, 大塊咽下去。 有時也嘔心厭氣, 有時也噁心, 但強忍著咽下肚。 讓虛空的身體充實了許多, 讓細麻杆樣的腿停止了打擺, 雙眼暫時不昏花了, 走路暫時不東倒西歪了, 暫時不會像一條狗一樣蜷曲成一個逗號樣的半圓圈躺在地上。

這是我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 我是五三年出生的, 飢餓開始時還不足五歲,

還是一個不諳世事混沌未開的孩子，按我們家鄉的說法還只是一個奶腥腥的瓜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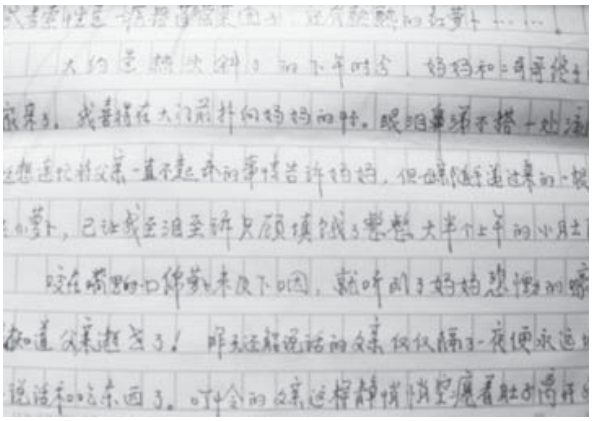
我永遠忘不了農曆 1960 年 6 月 19 日這一天。飢腸轆轆的母親領著同樣飢腸轆轆我的二哥哥，早早出門去三十里外的王堡鄉挨門串戶的要飯去了，因為害怕我走不動路，母親雖然不放心，還是把我留在家裡，叮嚀我照看好已經餓的、病的不能下炕的父親。那時大哥哥也不在家，跟著舅夫去了陝西省寶雞地區要飯換糧食，能不能要上換上誰也說不上，但比等在家裡餓死強。姐姐去了小莊奶奶家找野菜，也還沒有回來。一家六口東跑西串，都是為了一張嘴。就我最沒用，呆在家裡當個小看門狗。

“寶兒，吃上，把這個吃上。”晚上，面色青黃、全身浮腫的父親滿眼眼淚花子把他自己的一小塊菜饃推給我，叫我吃。這些日子，生病臥炕的父親總是眼圈紅紅的望著我，很難過的樣子，因為他不能下地幹活了，也領不會來那勞動所得的二兩糧食了。“大，你吃不？”我問父親。其實我自己很想吃。“我的寶娃吃，大不餓。”父親抹了一把眼淚，招手讓我上炕。我就爬上了炕，鑽進黑糊糊的被窩裡，坐在父親旁邊吃著菜饃，一口一口地咀嚼著吃完了。關於這塊三角型的野菜饃，我知道這一塊菜饃是父親的那份。而我的那份，從家裡廚房領到早被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父親沒有捨得吃，攢下來給我吃。

那陣子我們家採取份量定額分配制度，只是比公社共產主義公共食堂稍微優越了一點，那就是不論男女老少，並不按勞分配，只要長著一張嘴就能得到同等份量的一份飯食。我是家裡年齡最小的成員，飯糧卻大的驚人，總是覺得肚子餓。我得到的飯根本不夠我吃，也是因為那時的飯不是湯就是野菜，根本沒有什麼糧食。常常是剛吃了飯一陣功夫，我的小肚子感覺又餓了。“媽——，我餓了，我餓了。”也許，我叫喚的聲音太淒慘、太可憐，令父親母親心煩意亂，又沒有法子。

我成了家裡唯一一個能吃到偏食的孩子，經常吃到父親的那份份額，又吃到母親的那份份額，有時，還吃到兩個哥哥和姐姐的那一份，常常吃掉大家的份額，成了我心理上的理所當然。吃起來毫不含糊，覺得應該，如吃飽的小豬爬上炕短時間內就能呼呼入睡。

那天，吃完了菜饃，肚子不怎麼餓了，我卻怎麼都睡不著，媽媽和哥哥姐姐不在家，屋裡太安靜了。我不敢挨著父親冰冷的身體，很想張嘴問一問他怎麼樣了，又怕把他從沉睡中吵醒。我從被窩裡探出半個腦袋，想看看窗戶上有沒有透過月光，卻是滿屋漆黑啥都看不見，夜風吹得院裡的柴火嘩啦啦地響，就像有人走路的腳步聲。我很害怕，在不安中，我心裡烙餅子一樣翻了一夜，天終於亮了。我鑽出父親的被窩，自己穿上衣服，就溜下炕，看父親還熟睡著，一動不動，就不忍心叫他。想著生病的他，多睡一睡吧。醒來也沒有食物吃，連一口熱水都沒有。我想等媽媽回來燒些熱湯了，再叫父親起來喝。



城雙寶認真地寫來三封信。

我坐到大門口的門廊下，一邊曬太陽一邊等媽媽。鄰居家也沒有小孩來找我玩耍，他們不是挑野菜去了就是要飯去了，有些餓得渾身軟囊囊根本不願意出家門。我時不時地往小路上張望，但小路上總是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影子。我從來也沒有像那一天那麼想過媽媽，其實，說實話，不是我的腦子裡想媽媽，是我的肚子特別想媽媽。我知道媽媽一回來，就等於食物回來了，就能讓我吃飽肚子了。媽媽從一開始出門乞討，每次回村總能在她拎的爛了幾個洞眼的籠籃裡取出幾樣食物，半碗黃澄澄的穀麵、野菜疙瘩、酥麵餅子、半個拳手大的苜蓿菜糰子，或者幾條煮熟的紅蘿蔔……。一想到這些美味無比的食物，我的肚子更餓了，我只好蹲在地上，用兩個膝蓋頂住肚子，這樣肚子好受一點兒。到太陽快下西山的時候，我終於等到蓬頭垢面疲乏不堪的母親和二哥哥回來了，我站起來，叫了一聲：“媽——呀！”一頭撲進母親懷裡嚎啕大哭，委屈得不得了，眼淚鼻涕胡亂流。媽媽心疼地摸著我的頭哄我：“寶娃，媽的乖寶娃，別哭了，媽給你個好吃頭。”我很想把父親躺在炕上一天都沒起來沒有聲音的事情趕緊告訴媽媽，但媽媽從籃子裡取出來遞給我的一根煮熟的胡蘿蔔讓我把啥事都給忘記了，一把接過來就往嘴裡塞，想趕緊填飽餓了一個上午的小肚子。它好像已經餓得貼在脊梁上了，成扁扁子了。

“天爺——呀！我的個天爺——呀！”

我咬在嘴裡甜甜的麵麵的胡蘿蔔還沒顧上下咽，就聽到房子裡母親一聲能撕開天扯裂地的嚎哭，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母親用這種聲音哭過。我和二哥哥跑進房子裡，看見媽媽爬在父親身上大哭，才知道父親已經去世了，啥時候咽的氣，也沒有人知道。昨天還說話的父親，今天就不能說話了，不能再吃東西了，不能用手摸我的頭了。可憐的父親就這樣靜悄悄地帶著空癟癟的肚子離開了我們，死前連一口熱湯都沒能喝上。

那時候，別說給父親一副棺材，就是一張炕蓆都沒有，給死人裹了，活人就得睡土皮炕。父親沒有棺材入殮，有一位好心的鄰居同情相贈，將他家的一張炕桌端過來，鋸掉了四條腿，就給父親當了特殊的“薄皮棺材”，將父親送進了厚實的黃土。這一天是農曆 1960 年 6 月 19 日，這一天，我們全家和村里人都悲傷的流了淚。

父親是活活地餓死的，比走路突然摔倒死去的幾個同村父老算是幸運的，我永遠都忘不了父親，也忘記不了黑暗的 1960 年。長大以後的，總是以審視的眼

光，觀察著每一種食物，那怕是掉在地上的一個小饃渣，我也會俯身拾起來，我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同時，在我困惑的眼睛裡，關注著大地灣上這些鮮活的可愛的生命，就像觀察流星一樣，觀察著的它的軌道和去向。不知道這又是為了什麼？

關於農村生活的書我總是喜歡津津有味的看，謝謝你的贈書。

城雙寶

2012 年 1 月 6 日

書信二

依娃：

你好，你要瞭解我六十年代的人生記憶，我確實還有一段，記憶如下：

那個時期，中國農民經歷了空前絕後的大飢餓。

那個時期，樹葉、樹皮、穀糠都叫糧食，薺薺菜、灰灰菜、駱駝蓬、苜蓿、油渣、豆餅，美其名曰，都叫代糧食，那時期，一張張面孔饑黃面瘦，憔悴難看，一個個人，都像竹竿杆撐著一個大頭，走起路來個個是東倒西歪，又餓又病的漢子，常常在不盡意間跌倒，便再也爬不起來了。在昏花的眼睛裡，太陽在天空裡跳著盲目的舞蹈，大地彷彿一個旋轉的輪子，承載著一具空蕩蕩的軀殼，載向在不該著落的地方。掙扎著還能爬起來的人算是不幸中的萬幸，搖晃晃顫抖抖撲向野菜，抓住野菜，就等於抓住了維持生命的內在實質，將罪惡的太陽重新托了起來，讓生命的大廈不置於剎那倒坍消失。

關於我父親的死，我再多補充兩句。

公元 1960 年 6 月 19 日那天，太陽剛下西山。父親突然不能言語了，臉青了嘴紫了，閉目合口，不能再動彈了，不能再和我們說話了。母親哭嚎起來，打發我去找人。我到村裡找了幾個人來，不滿六歲，嚇得渾身發抖的我才知道父親去世了。父親去世的年齡剛剛五十八歲，屬牛，算來是 1902 年生人，父親名字叫城牛娃，一輩子務農。記得清清楚楚，父親去世的前一個晚上，將母親做的一碗蕎麥麵酸菜糊糊湯，沒有捨得喝，而是用微顫顫的手推過來給我，說：“寶娃，你喝，你是小娃，日子還長著呢。”我聽不明白父親說的是啥意思，端起碗就把那碗酸菜湯倒進肚子裡了，然後伸出舌頭把碗舔乾淨，乾淨的我媽媽都不用洗碗了。雖然肚子脹得像個大西瓜，我還是感覺餓。

在這段日子裡，我們家常常斷炊，冒不出煙。母親總是想方設法，將一家人的吃喝做熟了，對等分配給每個家庭成員。由灰灰菜糠麵做成的菜餅，母親用刀把餅子切成五片大小一樣的三角型，樹葉子湯玉米芯湯都是每人一份。但常常分到最後，就沒有母親的那一份了，她就用鏟子鏟鍋底，將鍋上粘的一點糊吧渣子用鏟子送到嘴裡吃，然後再加一點水，喝掉涮過鍋的水。

父親臨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還拄著枴杖一步三挪地，強掙著到隊裡的食堂

磨子上推了一些玉米芯麵，雖然吃了那種“麵”會拉不出屎，平常年月農村連餵豬都不用的東西，但那也是一家之主最後能給這個家提供的“糧食”。滿天星星了，掌燈時分了，因為家裡沒有煤油，就沒有燈，我和父親就早早上了炕。我和父親趟在一個被窩裡，記憶中那床湘色面的被子，一動就會呲啦啦地響，布就被扯破了，棉花頭露出來，雖然媽媽縫補了很多次，但是我一用力就撕爛了，已經到了不堪補救千瘡百孔的時候。但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那是我和父親能睡在一個炕上的最後一晚，不到六歲的我，不知道什麼叫死。父親就躺在那副贈棺上匆匆離我們而去。

父親離開的半個月後，我也幾乎離開這個飢餓的人世。我和二哥哥因為吃隊上分來的油渣中毒吃壞了身體，就像小魚兒在院子裡翻起了身體，胃如刀絞，在院子裡哭喊著：“媽呀！媽呀！救救我呀！我要疼死了！”躺在地上一個勁兒地打滾。

事情是這樣的，父親去世後，家裡沒有壯勞力了。寡婦拉扯娃娃不容易，年過半百身體虛弱的媽媽成了家裡唯一能到生產隊幹活領到一天二兩糧食的勞力，來養活我們兄弟姊妹四張嘴。年齡尚小的哥哥姐姐也到處找活幹，添補家計。

媽媽那天去場裡幹活掙工分，十二歲的大哥和舅父去了寶雞討飯換糧食還沒有回來，二哥背著一個背兜到野山上拾柴火，家裡獨獨就我一個人守門看院。我坐在房簷下的石階上，拿著幾根青草玩了一上午，到中午了，媽媽還沒有回來，我的肚子早餓的呱呱叫喚了，好像幾個鴨子在吵嘴。我鑽進廚房，東翻西找，卻是冰鍋冷灶，什麼都沒有翻出來。失望之下，我又去了睡房，才發現房門被母親意外地用一個將軍不下馬的鎖子鎖住了。平時，我們家的住房是從來不上鎖的，難到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兩扇不規則的門，被我輕輕的一推，就開了一條半尺寬的縫子，大人鑽不進去，但是餓得像瘦猴子樣的我，身子一側，不用費力就鑽進去了。從沒有蓋住的碗櫃裡喜出望外地找到了一個小瓦盆子，裡面是滿滿一盆從隊裡分來的油渣幹片，怪不得媽媽會讓將軍不下馬把門。我連忙抓了一片，送進嘴，用牙齒用力一咬，就發出一陣“咯蹦，咯蹦”悅耳的聲音來，那是我長了那麼大最好聽的聲音，讓我渾身上下都愉快無比。好幾塊油渣餅下肚，覺得嘴上油汪汪，胃裡好舒服，便樂滋滋的把盆子端出門，放下，自己再鑽出來。我知道這是全家人好幾天的口糧，我吃掉了，媽媽回來會打我罵我，可我控制不住自己，非美美吃一頓不可，那怕吃得撐死。我坐在房簷下抱著瓦盆大嚼大咽，獨自享受油渣片。那一刻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比當皇帝還美氣。

正在我美滋滋獨享油渣餅的時候，我的二哥哥滿頭大汗的回來了，背著一捆子柴火。他看見我有東西吃，眼睛一下子放光了，“咣”地一聲扔下柴火，著急地問我：“寶娃，你吃的啥？”就朝我走過來，他沒顧上罵我，也伸手抓了一片油渣片吃了起來。我們兄弟倆誰也顧不上說話，只聽見“咯蹦、咯蹦”的咀嚼聲，就像兩匹馬被攆著跑路。不一會，眼看一瓦盆油渣餅快吃完了，我的肚子已經疼得躺

在地上，兩手抱著肚子，哭喊著：“疼死我啦——！日了你媽了，疼死我了！”二哥吃的沒有我多，也肚子開始疼了。他捂著肚子堅持著跑到場上找到正在幹活的媽媽。

媽媽一聽，腿都軟了，急火火地跑回來，哭著把我抱在懷裡，給我灌漿水。漿水就是我們農村人做的一種麵湯，酸酸的，夏天喝了能消暑。又用她的手指頭扣進我的嘴裡，盡量往我的嗓子眼扣，讓我噁心反胃。我一難受，胃液就翻上來，就“哇哇哇”地嘔吐起來，地上吐了一大攤，有些還是沒嚼爛的油渣餅。用同樣的辦法，母親給二哥灌了漿水，再用手扣，二哥也在一邊“哇哇哇”地嘔吐了一地。母親一邊管我，一邊管二哥，我們倆都被漿水洗了胃。算是從死亡線上脫險撿回來兩條小命。

看我們兄弟倆活過來了，母親才流著眼淚說：“隊裡分下的油渣餅，媽還沒捨得吃上一塊，想著給你倆慢慢吃。吃多了，能吃死人哩……。咋給你大交待哩。可惜了，可惜了。”我那時候小，啥事都不懂，逮住吃的就吃，好像不知道饑飽。可把媽媽嚇得魂都沒有了。

那時候，男女老少人人挨餓。我聽我們隊的高大伯說，我們的鄰居張爺爺是高大伯的忘年交好友，也是天天參加勞動的公社社員。高大伯說：“你張爺爺是個農民，卻會做一點詩。那一年春天，也就是大家都開始挨餓的六零年，一天下午，你張爺餓得實在沒有辦法了，就一個人慢慢的走到村邊高家大院裡，以七十老身費力的爬到榆樹上，伸手就拔榆樹葉吃。低處的早被人拔光了，當他伸手朝高處時，一不小心，“咚！”地從樹上摔了下來，跌得半死，不省人事，村里人把他拖回家。第二天早晨張爺才甦醒過來，滿頭青腫滿臉破傷，腰疼的不能下坑。有鄉鄰來看張爺，他就隨口說出了一首打油詩：“家住仙龍潭，名叫張世元。手把榆葉拔，一心想上天。撒手騰空去，忽聽有人喊。誰知功未滿，還在人世間。”三個月以後，因為餓，加上摔傷，你張爺就去世了。你想想，七十老漢都餓得爬樹拔樹葉子吃。人餓到了什麼程度？

後來才聽人說，我們甘肅省那個省長叫張仲良，舔勾子（土語：屁股）貨，壞得很，抓農民的糧食抓多了，讓甘肅人受餓。他提出的口號是：“寧叫人民吃青草，不叫先進紅旗倒。”他自己到鄉下檢查工作，都是讓專車從蘭州的大飯店做好送過來，不吃農民一口飯。張仲良讓甘肅餓死多少人？是秦安縣

隨便問街邊的老人，他們就會講過去挨餓的事情。

餓死的太人多了，省上緊張了，才從東北調運來一些豆渣餅，發給農民，當時叫“救助糧”。那種油渣餅吃多了，人口渴，再一喝水，肚子一脹，就把餓細的腸子或者餓薄的胃撐破了，人就活活撐死了。當時我們秦安縣因為吃油渣餅撐死了二十多個娃娃，這是上了縣誌的。我小時候的玩伴根根就是吃豆渣餅吃多了，撐死的，才五、六歲。我害怕，沒有敢去看根根。後來日子艱難得過不下去，根根全家都跑到新疆逃命去了。那些個年，跑新疆、跑陝西的人很多，整個是逃命，不逃不得活。

所以說，我的命是撿下的，是天爺給留下的。我媽媽帶著我們弟兄靠幹活靠討要算是掙扎過來了，到了六二年，情況就好轉些了。這段人生經歷過去幾十年了，但是還是刻骨銘心，有時候，我坐下來，思考民以食為天的生活哲理，會深深悲嘆。

你讓我寫一下我的簡歷，實在是簡單的不能多言。但是我還是這樣寫，城雙寶，男，漢族，現年五十八歲，秦安縣人，一世務農，後來做小攤生意，也曾任十四年小學民辦教師，一月二十七元，所得收入不能養活一家老少，拮据度日……。生活把我的腰壓彎了，但我都挺過來了。現在都好些了，孩子工作了，這個小攤子能勉強維持我們老兩口的生活。我要抽空把那段飢餓的生活都寫下來，留給後人。

等下回你再來秦安了，我們再好好喧。

城雙寶

2012 年 2 月 15 日

後記：有一些內容，是我給城雙寶打電話問清楚後，補充進去的，我很想採訪一下他到陝西要過飯、換過糧食的哥哥，但是他的哥哥一口拒絕：“說這些事情幹啥哩？”

二、我和妹妹進了孤兒院

受訪人：擺攤人（姓名不詳，他在路邊擺攤。）男，65 歲，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鎮茂林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3 日。

錄音長度：22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縣城這個擺攤人的攤子前。

大饑荒餓亡者：

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鎮茂林村餓死三分之一人口，五十人到六十多人之間，姓名、年紀不詳。

一個老奶奶，7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鎮茂林村人，餓亡。

×××，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鎮茂林村人，餓亡。

×××，女，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鎮茂林村人，餓亡。

第四章

前記：那天我要坐車去母親的老家王堡鄉店下灣村，汽車是中午一點開，我到一個小攤子上買了一些紙錢和黃紙，準備給外祖父上墳燒。時間還早，就想和一個個子矮小的擺攤人說話。擺攤人看我站著，熱情地找了一個凳子讓我歇歇。那時沒有什麼生意，我就和他聊起來。沒有問他名字，就叫他擺攤人吧。

依：秦安是我的老家，我回來看看，給爺爺上個墳。

擺攤人：那好得很。來看一看，祖籍嘛。不管咋說，還有親戚，走一走。

依：以前，這裡生活困難得很，是吧？

擺攤人：生活困難的時候，那吃啥事哩？啥都沒有。糟糕得很。

依：你們是供應著吃嗎？

擺攤人：一天供應上一兩，是十六兩的秤，最生活困難的時候，就供應上一兩，吃一兩。

依：你們是吃食堂？

報攤人：食堂吃了一段時間，就垮了，就辦不下去了。

依：吃食堂的時候，你能吃飽嗎？

擺攤人：吃不飽，哪裡能吃飽哩？

依：五八年的時候你多大歲數？

擺攤人：我是四七年的，現在六十五、六歲。我都記得那時候的事情。

依：多少個人吃一個食堂？

擺攤人：一個村子上的人。那時候人不多，就是個一百六十多個人，老少就是個一百多人。最後就辦不下去了。

生活困難的時候，秦安的女人走了陝西的多得很。

依：你們家有沒有去的？

擺攤人：我們家沒有。人要生存哩，要吃肚子哩，就是搶就是討要生存哩，咋樣子想辦法都要活命哩。總之人要生存，各人有各人的辦法。

依：那時候餓死的人多吧？

擺攤人：就是，就是。

依：你們縣城餓死的人多不多？

擺攤人：多，多，我們村子上，大概估計，我也沒有準確的數字，餓死的人有三分之一，將近一半。

依：當時村子有多大嘛？

擺攤人：村子就是一百六、七十口子人，三分之一還多一些，就是個六、七十人沒有了。

也是不同程度，一個村子一個村子不一樣。

依：你們叫個什麼村？

擺攤人：我們這裡叫個城關鎮，茂林村。以前叫公社，現在就叫鄉政府。

依：死那麼多人呀？

擺攤人：我說的是我們小隊，茂林是一個大隊，分了三個小隊，我們一個隊餓死了這麼多的人。三分之一還多一點。我們家從這條路下去，就到了。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得沒有的人？

擺攤人：我的個婆婆（土語：奶奶）是有病，加上餓就去世了。

依：你說婆婆就是奶奶嗎？

擺攤人：奶奶，我的奶奶。我的父母親也是餓死的。

依：哎唷，真可憐，真可憐。你奶奶那陣多大歲數？

擺攤人：我婆婆去世七十三了，有些病，與生活困難有關係，但不是主要的，吃不上就死了。

依：那是哪一年？

擺攤人：是五八年的九月間，餓得很，冷得很，就去世了。

依：你的父母親應該還年輕嘛？

擺攤人：不年輕了，我父母親也就是四十幾歲。

我們家就沒有了這三個人。

依：你爸、你媽是哪一年去世的？

擺攤人：他們間隔的時間也不是太長，就是個半年，一個是五九年的年底，一個是六零年的年頭上。

依：你的父母死了，你那麼小，誰給埋的？

擺攤人：村上，我的父親去世，咋埋的我都記不清楚了，餓得糊塗了，不記得啥。我的媽去世了，就用炕上的一個炕桌，長長的，就翻過來用，變成了一個棺材。

村上的人給埋的，挖了個小坑坑子，人沒有力氣埋人。父親咋埋的我現在記不得了。

反正是打過糧食的衣衣子（註：皮、或者殼）都吃上了，麥衣子、穀衣子、蕎衣都吃上了。苞穀剝了以後，裡面的芯芯子砸了，磨碎都吃上了。榆樹葉子、柳樹葉子、榆樹皮都吃上了。你見過榆樹嗎？

依：我們老家有榆樹，我見過。

擺攤人：衣衣子裡面最好吃就是高粱衣，那個吃起來好。蕎衣吃上人浮腫，身上發癢。

依：你們家親戚家有沒有餓死的？

擺攤人：那就多了，沒有辦法算了。最生活困難是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有半年。生活最困難有兩年多。

依：你們有沒有地方偷著吃？

擺攤人：偷著搶著，啥都有。我還沒有偷過。我就是到莊稼地裡去，苞穀棒棒子能生的啃著吃些。

依：你沒有偷過？

擺攤人：沒有。

依：你不餓？

擺攤人：餓了就跑到地裡去吃。

依：那不是就是偷嘛？

擺攤人：就是啃兩個苞穀棒棒子，那不叫偷。

依：你妹妹還小著呢？

擺攤人：小著呢，我到地裡，自己趕緊啃上兩個棒棒子，胳膊下面夾上兩個棒棒子，這不算偷，拿回來給妹妹吃。 如果你拿上個袋子裝，偷上裝上，這才是偷。我這算不上偷（註：老人的生活邏輯很幽默）。

依：你還要照顧妹妹呢？

擺攤人：我妹妹比我小三歲，五零年的，屬虎。

依：你那時候還是個娃娃家。

擺攤人：我就是個十一、二歲。

依：你和妹妹有沒有去要過飯？

擺攤人：要過。 我跑得遠遠的，要過飯。

依：你和妹妹一起去，還是分開要？

擺攤人：我一個人去，我的妹妹在家裡。

依：你能要上些什麼？

擺攤人：要上些菜饃饃，自己吃上些，給妹妹拿回來上些。

依：那晚上在哪裡睡呢？

擺攤人：晚上在飼養員的炕上，場房房裡，人家的馬槽下面，就睡下了。

依：你能要上嗎？

擺攤人：給一些，能給一些，人家看娃娃可憐。 給一點。

依：你每天回不來，怎麼給妹妹吃呢？

擺攤人：就是五、六天，四、五天就回來一趟，要上饃饃，就馬上曬乾，不然就長了毛了，就背回來，給妹妹吃。

依：你妹妹就沒有出去？

擺攤人：年齡小得很。

依：是不是害怕被人拐掉了？

擺攤人：那時候沒有人拐娃娃，沒人要娃娃，誰也顧不上誰。 還沒有聽說過拐娃娃的。 我妹妹小得很，走路走不動，都是山路，我一天走幾十里，到處跑著要哩。 一個地方時間長了，人家就不給了。 得挪地方，再要。

依：你妹妹一個人在家沒有人管嗎？

擺攤人：有人管，我的一個大媽管著哩，照看著。

依：有人管還好，不然哭死了。

擺攤人：不哭，不知道粘人的，不知道哭。 慣娃娃，那是條件，拿錢慣娃娃哩，那時候沒有人管。 有些饃饃吃就好得很了。 沒地方哭去，給誰哭哩？

依：你父母沒有了，怎麼生活哩？

擺攤人：我和我的妹妹兩個去孤兒院一段時間。

依：那你可憐得很，孤兒院吃什麼？

擺攤人：孤兒院生活好著哩，到年齡大了，人家就不要了。

依：你們兩個在孤兒院呆了多長時間？

擺攤人：兩年多些。

依：那個孤兒院有多少娃娃？

擺攤人：數字我不清楚。 反正也多，有好幾個房子，我看有一百多個娃娃。

依；都是多大的娃娃？

擺攤人：有大些的，有小的。 最大的有十多歲，我就算是大的了。 有一個女娃娃比我還大一、兩歲，是從王堡鄉來的，都是沒有大沒有媽的，那個娃聰明得很，唸書唸得好得很，好些年沒有見了。

依：是誰管娃娃著呢？

擺攤人：有專門管的人，女娃娃女的管，男娃娃男的管。 娃娃們都是分著班。

依：一個炕上能睡多少個娃娃？

擺攤人：睡的是通鋪，有大鋪，有小鋪。 你能睡下就行了。

依：鋪蓋都是公家的？

擺攤人：都是人家給的，鋪蓋都是人家的。

依：孤兒院有沒有餓死的娃娃？

擺攤人：都是有病的娃娃，餓得時間長了，娃娃救不活了。

依：就是政府把你們養活了幾年？

擺攤人：養了幾年。 我們沾了共產黨的光了。

依：你在孤兒院吃的什麼？

擺攤人：孤兒院還是和城鎮居民一樣，供應的麵粉，百分之六十粗糧，百分之四十細糧，一個月一人半斤油。 那就好得很。

依：你那時候有沒有唸書？

擺攤人：唸了三年書，一輩子唸了三年書。

依：那你回來以後怎麼辦？

擺攤人：那時候我十四、五了，回到生產隊幹活。 後來到了二十一、二了，生產隊就讓我出去當工人去了，人家看我可憐得很，就讓我到白銀的建築單位上。七零年出去的，算是正式工人，我現在退休了。

依：你出去了，你妹妹怎麼辦？

擺攤人：我出去，我的妹妹就去了婆家。 我們就姊妹兩個。 你看，我的個子

不長，這麼矮。 娃娃長身體的時候，吃不上，身體就不長。

後記：和我聊完天，擺攤人的兒子來替換他，他就回家去了，告訴我，家就在前面的小巷子裡。 看著他矮小的背影，我反覆咀嚼著他的話："我沾了共產黨的光了。"

三、偷吃饃饃，被判了八年刑

受訪人：王維歧，男，76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5 日。

錄音長度：38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某修理廠。

王維歧

大饑荒餓亡者：

王 ××，女，5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鄉咸陽岔人，餓亡。 王維歧的姑姑。

"扁坡上"（外號），男，50 多數，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鄉咸陽岔人，餓亡。 王維歧的姑父。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鄉咸陽岔人，餓亡。 王維歧的表姐。

×××，男，6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龍王廟硯瓦掌人，餓亡。 王維歧的舅舅。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龍王廟硯瓦掌人，餓亡。 王維歧的舅母。

一個孩子，性別不詳，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龍王廟硯瓦掌人，餓亡。 王維歧舅舅的孩子。

楊衛振，男，5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南莊人，在通渭牛家坡被殺而食。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南岔村餓死一百多人，姓名、年紀、性別不詳。

人吃人事件：

秦安縣魏店鄉南莊，楊衛振，五十多歲，是一位教師，他從龍王廟回來往南莊走，要經過牛家坡，到通渭的牛家坡有條河灣，就被人殺害吃了人肉，等家人發現，只留下骨頭架子。

依：伯伯，你多大歲數了。

王: 我七十六。

依: 五八年糧食長得怎麼樣?

王: 五八年, 莊農這個長得好著哩, 但是大煉鋼鐵抽調人, 上洮河抽調人, 壯年的、年輕的都調走了, 把莊農這個就沒人管了, 就糟蹋上了。

依: 我聽說你去過洮河?

王: 洮河, 我去了三年。

依: 你是被徵去的?

王: 人家鄉政府組織著去的, 我們前頭就去了四十個人。 一個村子去了四十個人, 是做準備的, 修建這個房子, 建棚子, 我是個木工。

依: 你是五八年的幾月去的?

王: 五八年的四月間。

依: 你走上去的?

王: 走著去的, 那陣沒有車。 我看, 我不知道有多少路, 走了兩天, 走到去蘭州的雙華公路上。 走到甘谷, 走了兩天, 下午的五點就到了, 上了火車坐到馬河鎮, 是一個火車站。 我就到那裡的一個木場做工, 我們在何家梁搭棚子, 用竹竿子、椽子搭棚子, 到了八月, 就來了很多人, 大部分就來了。 咱們村裡, 一部分人大鬧鋼鐵, 把人就叫走了。 女人、娃娃、學生走到那裡吃飯不要錢。 這個莊裡到另外一個莊裡去吃飯不要錢, 實際上莊農好著哩, 但是都糟蹋掉了。 洮河上又走了一批, 把莊農就糟蹋完了。

那是甘肅省的書記張仲良搞下的洮河工程, 線路拉得長得很, 從岷縣的固城, 有個水庫, 大得很, 都有部隊駐紮看守著哩。 就一直要引到平涼的董志源。 當時的規劃是要修世界上最大最長的運河哩, 河上幾條船都能開, 又說馬路上多少車能開。 要向毛主席、黨中央報喜哩。 戰線拉得太長做不完, 後來就縮短了, 工程大得很。 那時候朱德都來看過, 都題了詞。

依: 你在工地上主要幹什麼?

王: 我是做木工的, 做的推車, 人家叫旱船, 說是船但是是人力拉的, 是人家東北支援的松木板, 拉來都鋸開, 都做成車子。 上去的時候是重的, 裝著土, 倒掉。下來的時候就是空的, 是輕的。

依: 你們做的車子能用嗎?

王: 能用。 這邊把土運上來, 那邊輕的就下來了, 重的就上去了, 像傳送帶一樣, 就這麼個道理。 我做的是樣品, 木頭五分厚、六分寬, 釘成架子。 那時候編製是連、營, 送到連裡, 連裡再加工下一步, 他們有木工做。

依: 你們在洮河上咋吃、咋住呢?

王: 吃的是梅花子灶, 那是在山裡頭, 大樹成天都叫人去砍, 砍來就塞進去燒, 基本上都是粗的, 細的都被砍掉了, 沒有拿回來。 大鍋大灶, 蒸饃饃用的是大籠, 得兩個人雙手抬, 還得是用力氣的人, 不然還抬不動。 抬一次五層子饃,

怕是有上百斤哩。 這鍋就架上了, 燒上了。

吃飯就是大鍋, 一個班、一個排, 二、三十個人, 給發上一桶, 有班長給你舀飯, 有菜、有糊糊。

依: 吃飯你個人不能舀嗎?

王: 你個人不能舀。 食堂上有發飯的, 先舀給排長, 排長再舀給各人。

依: 饃饃是白麵饃饃嗎?

王: 白麵饃饃也有, 雜糧也有, 剛開始洮河上好著哩, 能吃飽, 還講究一週不吃重飯, 就是一頓稀飯也叫一頓不吃重飯, 稀糊糊子也叫不吃重飯。 就這樣子。

依: 饃饃能不能多吃?

王: 那是有份子的, 一份多少就多少, 一頓半斤, 有些人夠, 有些人就不夠。從甘谷那裡下去到峽城都是石頭山, 就打炮眼, 用炸藥炸, 綠旗子兩面堵住, 炸開山了, 就讓人跑開了。

依: 有沒有被炸死的人?

王: 這有哩, 這有哩, 有被炸死的, 也有被石頭砸死的, 還有被炸殘廢的。 有個地方叫猴子嘴, 山高, 那裡風大得很, 打炮眼, 要把那個嘴炸掉, 十八個人在裡面打炮眼, 打炮眼的時候, 上面釘一個鐵鉗, 然後用根繩子把人攔腰拴住。 你看過電視吧, 就是打一下, 把人往外一甩, 再一打, 再一甩。 等洞子打開了, 架子車就能進去了, 人就能進去了, 洞子大得很, 打開了等著裝炸藥哩, 能裝幾吨炸藥哩。看檢查的人過來了, 窯門子塌下來了, 把十八個人都堵在裡面了, 外面的人還聽見“噹! 噹噹! ”地打炮眼著哩。 人家說: “看看這個幹勁! ”人家是個突擊隊、突擊連。

依: 這些人活著沒有?

王: 人活著哩, 檢查的人過來了, 窯門塌了, 裡面的人還不知道。 這是突擊連。

依: 三年你有沒有受餓?

王: 我沒有餓, 五八年過年, 給了六個蒸饃, 半斤麵一個, 我不捨得吃, 拿回家裡, 我的父親說: “哎喲, 哪裡來的這個饃饃? ”家裡吃樹皮著哩。 我給我的親戚, 我的親戚說: “哎喲, 你吃的這樣的饃饃? 我餓死了。”我說我吃的是這樣的饃饃, 家里人吃的是草、樹皮、苞穀的芯芯子、蕎皮子還沒有。 蕎皮子還要燒成灰, 再拌一下吃, 人吃著哩。

我回來就看見這樣的生活。 我五九年過年回來了一會, 那一年就結婚了。

依: 你南岔家裡有沒有餓死的人?

王: 那餓死的多得很呀! 一個村子四百多人, 連餓死帶逃荒就沒有了兩百多人, 其中餓死的有一百多。

依: 是多大的範圍內? 是一個小隊, 還是一個大隊?

王: 是一個大隊, 那時間、張菜、楊坡、張岔、大小石溝, 那個隊大得很。

我光說的是南岔一個莊子，四百多人，走了一百多，餓死了一百多。

依：你們家親戚裡有誰餓死的？

王：在雞川鄉的咸陽岔，屬於通渭縣管，我的姑姑就餓死了，姑姑和姑父兩個都餓死了，他們沒有娃娃。

依：你的姑姑多大歲數？

王：那時間就是五十幾歲，不到六十歲。

依；姑姑叫什麼？

王：我說不上來，我姑父的名字我也說不上來。腿有些瘸，人就叫了個外號“扁坡上”，那時候都沒有來往，人想看一下也沒有力氣走路。餓著，人不來往。胡家崖的剩剩，是我的姐夫哥，他的女人是我姑姑的女孩子，這個女孩子過來過去照看我的姑姑姑父，又吃不上，就下場（土語：死亡）了。這就是我的表姐，是五八年。

依：你們比較親的人裡面還有誰餓死了？

王：我的三舅舅在硯瓦掌上，就餓死了，我三舅舅的媳婦子都是餓死的，他家的娃娃都餓死了，四個娃娃，兩個男娃娃，兩個女孩子。娃娃餓死了一個，還是兩個，不太清楚了。

依：你舅舅那時多大歲數？

王：我舅舅六十歲，名字也說不上了。

依：你舅舅家在哪裡？

王：硯瓦掌村，是咱們秦安縣魏店鄉龍王廟大隊。我的大大眼看著拉到了（土語：快死了），但還是沒有拉到，把命吊住了。

依：你知道不知道這裡有人吃人的事情？

王：人吃人哩，咱南岔莊裡有一個人就叫人打死吃上了。在楊灣裡有一個老師，走到牛家坡，往回家走哩，還沒有回來，就是通渭的牛家坡，在河灣裡讓人攔住吃上人肉了。

依：這個老師叫啥？

王：叫楊衛振，五十多歲的樣子。

依：這個老師的家在哪裡？

王：家在南莊，我們住得很近，就是隔一個村。他是老師，他從龍王廟回來往南莊走，要經過牛家坡，到通渭的牛家坡有條河灣，就叫人家給打劫下了。那是天黑了，人也餓得沒有力氣，跑不脫了。吃下人肉的人有力氣。

老人的孫子，天真可愛，不知道餓死過人。

依：最後咋知道他讓人吃掉了？

王：最後被人發現了。

依：有沒有找到屍首？

王：那屍首找到了，那裡的人發現了，就給這裡的人說了。 就是個骨頭架架子了，肉叫人刮著吃上了。

人死得多，路上看見死人，人也不害怕，看著就走過去了。

依：你知道是什麼原因餓死人？

王：先是大煉鋼鐵，修水利。 後來又是下虛報浮誇，就這麼樣的把人餓死了。

那時候，害怕本地人有人情，不好管。 就把這個莊裡的幹部調到另外一個莊裡，另外一個莊的幹部調到這個莊裡。 咱們的莊子是別處人管著哩，能管好嗎？所以說一個村子和一個村子不一樣，一個村子好一些，死的人少，有一個村子管不好，真個是餓光了。 還有這個村子管的好，死的人就少，如果另外一個村子管的不好，我到你村子，我把糧食偷上，給隊長給上些，我也吃，你看見也不出聲，都合夥著哩，隊裡沒本事的就挨餓，餓死的都是老實人，偷不上逮不上的人。

吃食堂，都讓食堂管理員弄完了，人家說：“抬頭看人，低頭舀勺子。”想給了，鍋底下挖著給，看著不順眼的，上頭給舀上些清湯湯，還不給你多。 人家攢勁的人，搶著吃哩，看見人手裡有吃的，一把就搶走了，把吃的戳進屎裡面，戳進大糞裡面，就跑了，見人走了，他又從屎裡面掏出來吃上了。

咱們這裡說是：“做不做，四百二。”意思是給每個社員的糧食就達到四百二了。 說四百二的生活就可以了，就虛報。 實際是糧食糟蹋掉了，大學生、走洮河的、大鬧鋼鐵的、把糧食糟蹋了，人沒吃的了，糧食長好了，人都走了，把這糧食沒收回來，都糟蹋了。

那時間誰沒有挨餓？村子裡當隊長的、正隊長、副隊長、民兵排長、管理員、保管員、會計、看場的都能吃上，沒人管，這炕上死人睡著哩，活人也睡著哩，沒人抬，沒人管。

依：那時候偷吃也厲害是吧？

王：那個時間，偷著吃就法辦了，就勞改去了。

偷人的菜，偷人的饃饃，這個都法辦了。 我們村上那個滿生，去了三峽工程上，偷了兩個饃饃。 一個民工說：“我的饃饃咋不見了？誰偷上去了？咱都上班了，再沒有其他的人了。 這啥人偷上去了？”另一個也說：”我的饃饃也不見了？”實際上他那時跟著測量隊，拉尺子，扶杆子，能走動，一查就把他給查出來了。 工地上就派人來家裡搜查，到處翻饃饃，最後在他女人裝衣服的箱子裡找出來幾個饃饃，人家就搜出來了，就法辦了八年。 坐了八年牢，坐出來了。 就為幾個饃饃著。

依：他偷了幾個饃饃？

王：不知道，他是餓得很，屋裡女人娃娃餓著哩，他想著偷上些給女人娃娃

吃，白天別的人上工去了，他是測量隊的能出出進進，他就偷上了，偷上就晚上跑回來給女人。（給定的罪名是“破壞水利工程”，還發了布告了。）

後來，搶救人命的來了，還不敢說是餓下的，就說有病哩，那裡有一個學生，說了個肚子餓，吃不飽，就成了反動話，就法辦了八年，勞改出來以後連對象也找不上。

唉！我如果不去洮河上混幾年飯，也沒有命了。

四、逃荒逃到吐魯番

受訪人：張鳳姐，女，89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村五隊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5 日。

錄音長度：41 分鐘。

地點：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村張鳳姐家。

大饑荒餓亡人：

×××，女，7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村五隊人，餓亡。張鳳姐的家婆。

增娃爸爸，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村五隊人，餓亡。張鳳姐的哥哥。

轉香，女，13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村五隊人，餓亡。 張鳳姐的女孩。

張鳳姐

前記：我和親戚走在魏店街道，看到街邊坐著一位年紀很長，滿臉皺紋的老太太，我想和她談一談，就去上前和她說話。 不想她一下子雙手拉住我，非要讓我去她的家裡看一看，說她的房子快倒塌了，每個月只有五十一元的低保。 我就跟著她去了。 她的家破爛不堪，一邊是炕頭，一邊是灶頭。 她快九十歲了，生活無著，一邊哭，一別說。

依：奶奶，你叫個啥名字？

張：我嗎？我叫張鳳姐。

依：你多大歲數了？

張：八十九了，這個村上就我歲數最大了，其他的都死光了。 我是屬牛的。

依：奶奶，你給我說一說以前的事情。

張：我給你咋說呢？

依：你隨便說，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張：我也是個共產黨員，四九年，解放的一年，搞土地改革的時候，我就入了個共產黨員。咱舊社會也是個窮人，咱條件好，出身好，就入了個黨。讓我的老漢也入黨哩，老漢說他不識字，不會說話，入黨幹啥哩。

依：你識字不識字？

張：我不識字，沒有唸過書。

六零年，挨餓著哩，我有四、五個娃娃，沒有辦法，我就領上往新疆跑了。等以後這裡劃開地了，我這個老漢要回到老家裡來，就回來了。老漢前幾年下場（土語：過世）了，我現在就一個人過著哩。

依：你慢慢說。

張：我給你說，我經過過民國十八年，那時間就要饃饃（土語：要飯）著哩，到六零年又要饃饃著哩。我村上我的年齡最大了，八十九歲了。

依：你六零年吃的什麼？

張：六零年，唉，那就不能說了，吃的葉子、吃的草，連枕頭裡面的蕎皮都吃上了。倒出來洗一下，鍋裡炒一下，磨成麵，燒成湯吃著哩。娃娃吃完那個嘴上就黑黑的，喝了墨一樣，那個叫蕎皮熟麵。我們村上的大隊幹部還胡說，“今天人家吃的是白麵，出門就蕎皮打花臉。”哪裡有這樣的事情？把娃娃餓得不會走路。那一年，餓死的娃娃多得很，把好好的娃娃就硬是活活的餓死了，還說家裡白麵吃飽了，出門蕎皮打花臉。沒有良心呀。人出了門，都是鬼樣子，不像人了。

樣樣都吃上了，柳樹葉子看著綠綠的，吃起來苦得很，咽不下去。蕎衣、穀衣我都吃過。

我就餓著沒有辦法，我有幾個娃娃，娃娃要餓死了。我就跑到新疆的吐魯番。

依：你就帶上娃娃去了吐魯番？

張：帶了四個娃娃。

依：男娃娃？女娃娃？

張：四個女娃娃，我和老漢（土語：丈夫）帶到吐魯番。

依：你咋走到火車站呢？腳這麼小？

張：天水，天水北道有火車哩。我們走到王堡，老漢擔著兩個娃娃，我走著哩。魏店沒有通車，就硬走，沒有辦法。

依：你們走了多少里？

張：有四、五十里路，沒有辦法。老漢擔著兩個娃娃娃娃，我背著被子，領著兩個娃娃我硬是走到王堡鄉，搭上汽車到定西，定西坐上火車到蘭州。從蘭州倒車到哈密。

依：你們擔的娃娃多大？

張：那時間都小得很，大女子屬虎的，二女子屬龍的，三女子屬狗的。

依：你帶了些啥？

張：我就把枕頭裡的蕎皮掏出來，洗了一下，曬乾，炒了一下，磨了些熟麵，裝了一個口袋。 娃娃叫喚開了，就給一個娃娃一茶碗。 不敢多給，我說：“這一茶碗你吃上，再餓了就挨著，看這些麵能不能吃到吐魯番。”不敢給，給多了就沒有吃的了，去不了吐魯番了。 一頓讓娃娃吃上了，沒吃的了，就餓死了。

依：你們路上怎麼吃？

張：唉！沒有吃過飯，沒有吃過飯，吃啥哩？我看見人家火車上有的人帶著掛麵，就生吃著哩，咱孽張著不敢要著吃。

下了哈密火車站，我們進了食堂，那時候幹部吃食堂也要糧票哩，人家吃完苞穀麵稀糊糊的碗都不捨得放下，都舔著哩。 我就看人家吃過的碗裡還有渣渣，我就給我的娃娃說：“娃娃，人家幹部都舔碗著哩，你也去找兩個碗舔一舔。 你就不餓了。”我的娃娃就在食堂裡舔碗，人家還不讓舔，罵哩轟哩。 本來想到了吐魯番給娃娃買的吃上些，人家吃飯要糧票，我說把我的娃娃餓死在這個地方不得了，我就要饃饃著哩（註：討飯），人家吃食堂飯，也沒有多餘的，有些人就給上一點點。 我要上些就給我的娃娃吃上，那個苦得都不能說了。 那苦得不得了。我就站在路上伸手要饃饃著哩。

依：你要飯人家給不給？

張：人家看我帶著幾個娃娃，可憐得很，就給一點點。 我和娃娃要著吃，老漢到吐魯番種棉花的地方，撿一點棉花杆，背上些棉花杆子給娃娃換些饃饃，老漢就用柴換饃饃。 我年輕，還會做鞋，拾上些爛布，糊成褙子，做成鞋子，我就送給人，人家給我一點饃饃。 黑了明了，我就做鞋，手不停的做，換了饃饃給娃娃吃上。

我和老漢就帶著四個娃娃到吐魯番。 那時候火車通到哈密，到了哈密再走就是汽車，坐汽車人家要證明哩，我們沒有證明，是偷偷跑出來的。 老漢就給人家說好話，人家就讓坐上了，我老漢不認識字。 我們就坐到吐魯番。 老漢在吐魯番林業站上找了個臨時工，我就當家屬，當民工。 吐魯番桑樹多，人家中午睡覺，我就不睡，去掃那個桑葉子，拿去賣錢。 掃上幾麻袋，背上幾麻袋去賣掉。 那時間，新疆的人也餓著哩。 吃食堂飯，定量給。 我餓的沒有辦法，吃飯要糧票，買饃饃要糧票。 沒有辦法，咱沒有糧票，我就去買上些豆腐，豆腐不要糧票。 給我的娃娃吃上些豆腐，就餓的慢一點。

公家給的定量少得很，我就給定量吃著哩。 我烙上一點餅子，分給幾個娃娃。 給這個掰上一點點，那個一點點，娃娃伸出手，眼睛望著當媽的，就怕給的少了。 我就沒有吃餅子，都是吃菜。 野菜，我去找上些野菜煮的吃上，把命吊住。我餓死了，我的娃娃怎麼辦？

等咱老家劃地的時候，我的老漢說：“我老了，我要回老家”。 我說：“咱老家

山坡陡地，苦得很，回去幹啥？”他非要回來，他的單位還派了一個人來咱老家做調查來了，回來的人說：“你們大隊上說，你們的情況好得很，還是個老共產黨員。你們那個地方是個山溝溝子，你甘心回去當農民？”老漢說：“我甘心。”劃開地了，我們一家子就從吐魯番回來了。

老奶奶以為我是幹部，哭訴著求我解決她的生活問題。

依：你是哪一年從吐魯番回來的？

張：不記得了，幾十年了。不記得了。

依：回來以後怎麼樣？

張：回來沒有地方去，沒有地方住。今天住在這個小房，明天住在那個小房子。我一共四個女孩子，沒有吃的，把兩個糟蹋了（土語：夭折，死亡），一個半死不活的，這個是我三十七歲上養下的，娃娃眼看著不行，人家還說：“你年紀大了，生了個寶貝。”我不願意回來，老漢要回來哩。娃娃回來沒有吃的，罪受多了，娃娃真個是罪受多了。（註：老奶奶提起女兒，禁不住哭起來）

依：奶奶，你慢慢說。

張：娃娃罪受得太多了。回來還是沒有吃的嘛。

依：你有沒有去要過飯？

張：沒處要去，家家都沒有吃的。吃的樹葉子，穀衣、蕎衣還算是好的。我就把枕頭裡的蕎皮掏出來，洗一下，磨成麵，黑得很，人餓了也能咽下去。唉！幾乎餓死了。

依：六零年，你們家下場（土語：死亡）了誰？

張：有哩，有哩。我的老漢的媽媽，就是我的家婆，就餓死了。我的一個老哥也是餓死的。我看沒有辦法，才把娃娃領上往新疆跑了。

依：你的婆婆多大歲數？

張：也近七十多，下場了。

依：你哥哥多大歲數了？

張：他的娃娃叫個增娃，增娃爸爸有病哩，走路腰彎上，嘴裡口水淌著多麼長，有殘疾病，餓了一陣子，這就過世了。那陣子也就是四十多歲，年齡不大。六零年就過世了。

依：你的娃娃呢？

張：一個下場了，領來領去，下場了，現在有三個丫頭，一個後人（土語：兒子），我的娃娃沒有餓死，去了新疆吐魯番，就想給娃娃找上些麵食，食堂裡有飯有饃

饃，咱沒有糧票。

依：那個娃娃咋下場的？

張：得了個病，沒有吃的，沒有錢，救不活。就沒有了，是個十三歲的娃娃。

依：是哪一年？

張：年成多了，我想不起來了。十三了，把我難過的尋死尋活的。

依：你的那個女娃娃叫個啥？

張：娃娃叫轉香，一個女子。

依：你有沒有看見過餓死的人？

張：見哩，路上餓死的人這裡一個，那裡一個。有些人還沒有死，在地上爬著哩，沒有人管，也就餓死了，凍死了。路上死掉的娃娃，就叫人吃上了。人走在路上，跌過去就起不來的人多得很。餓死的多得很。把個人的娃娃餓死了，大人就吃掉了，人吃人哩。個人吃個人的娃娃，娃娃餓死了，大人心疼著，能吃上嗎？人是餓瘋了。稍微胖些的人不敢一個人上路，有一個人胖一點，被人攆哩要殺哩，就跑開了。那是人吃人的時候。我看見的，我看見的。

我妹妹在吐魯番鐵路上工作，回屋裡來看我，人身上有肉哩，有人攆哩，險乎把我妹妹嚇死了，走都不敢走，她要回雞川去，從許家堡子走，那時候了不得。

依：你們這個村子裡有沒有人吃人的事情？

張：那個不得了，南岔裡的楊文振，住在半山上，他的孫娃子的叫楊永建，走在半路上，讓幾個人給攔住了，就把那個老漢吃了人肉了。人說老漢死的沒有信息了，人吃上了，那個還是個老師。人家說，他的女人還活著哩，九十多了。吃上肉了。

依：那個楊文振多大歲數？

張：如果活著就一百歲了，幾個人拉著去，剁碎，分掉。屍首再沒有找到，沒有信了。那時間不得了。

我們不去吐魯番，全家就都餓死了，我連枕頭裡的蕎皮子都吃上了，我沒有辦法了。我受下的罪多得很，怨大得很，看下的臉色，聽下的言語，就不能給你說了。

說過去的事情，就像哄人一樣，人不相信，能吃的都吃完了，這個綠葉子，吃起來苦得很，苞穀葉子，咽不下去，柳樹葉子不能吃。

我的家在下面的溝裡，住著一個爛房子，天一下雨就要塌了，我說，塌死我，我不害怕，把我塌殘廢了怎麼辦？我以前要饃饃去能走動，現在走不動了。現在的共產黨真個好，好得了不得，老百姓還是受難著哩。我快九十歲了，沒有享過一天福。

後記：張鳳姐非要拉我去她家看一看，她破爛的家一邊是灶頭，一邊是炕頭，房子幾乎要倒塌了，令人淒淚。張鳳姐家院子裡一架葡萄藤上爬滿了葡萄，張鳳姐說：

“這是人家從吐魯番帶來的。”

五、人不怕死，只怕餓

受訪人：王慶榆，男，68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5 日。

錄音長度：32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某修理廠內。

王慶榆

大饑荒餓亡者：

王照明，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因徵糧被打死。

王玉丑，男，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因大煉鋼鐵餓亡。

王 ××，男，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滿明，男，50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死在山梁上，原因不明。

×××，男，年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人，文革中被上繃子，折磨而死。

依：伯，你叫個啥？

王：王慶榆，六十八了，老了。

依：那時候魏店情況差得很，是吧？

王：五九年、六零年的挨餓，就是五七年、五八年造成的。

依；那是為什麼？

王：那時候是農業合作化，吃大鍋飯，吃著吃著沒有了。

依：你也吃過大鍋飯？

王：最後吃那個爛洋芋，再沒有吃的了，就是這麼個事情。

依：吃大鍋飯能吃上多少？

王：穀麵，熬上些糊糊子，這就是最好的，喝著喝著就是水湯，水湯喝著喝著也沒有了。 就這麼個事情。 地裡種下兩個糧食，這裡炸壩要人哩，那裡修水渠抽人哩，屋裡勞動的人就沒有了，就這麼造成的。

六零年之前十七年叫了個十八年，這個六零年之前就是經過了這麼個大年

成，陝西的人往咱這裡逃。到了六零年，五七年、五八年造成的，咱這裡的人又往陝西跑，咱們兩個省舊社會、新社會就像親戚一樣，來來往往的，人家說陝西甘肅一家親，就是這個意思。

依：你有沒有去要過飯？

王：沒有，那時候還小。

依：那你們咋渡荒呢？咋吃呢？

王：活神仙，能從那時過來的都是活神仙。出門看見一個綠草就吃上了，苜蓿芽子，草根根子，只要人能嚼爛吃，人都吃上了。吃榆樹皮，吃燒了的麥皮子的灰，蕎麥皮，苞穀芯芯子，磨子上一磨，哪怕吃上就讓你死，你餓，還是要吃哩，不害怕死，人害怕餓。那個土都想吃，但是咽不下去。我咋說是活神仙？不知道是咋活下來的？反正是活得神。

那陣子，咱甘肅逃荒出去的多得很。在毛主席那陣，年紀大一點的，出門還不要手續證明，年齡小的往陝西地方跑，人家還要手續哩，沒有手續你也跑不出去，人家也不敢收留。一朝有一朝的方式。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王：我一家子餓得狼蒼（土語：厲害），餓死了七、八個。

依：都是你的什麼人？

王：我的父親、母親、哥哥、嫂子、侄娃子。你不曉得，那時候還有個運動哩，人家劃的階級。

依：你們家是什麼成分？

王：給我們劃的中中農。中農中間的。

依：那時候，有沒有幹部來你們家搜糧食？

王：有哩，是家家沒有糧食。我父親就是搜糧食搜死了。人家給你劃了個階級，好壞就出在莊裡了。你成分稍微高一點，就問你要糧哩，你沒有，人家來要哩。我們還不算高的。人餓死了，人家還來要糧哩。你沒有糧，人家還要打哩。

依：你爸爸當時多大歲數？

王：如果活著一百多歲了，那陣子就是個四十幾歲。

依：你爸爸是餓死的？還是鬥死的？

王：鬥死的。人家就整死了，活活就打著打死了。這是五八年。

依：死的時候你看見了沒有？

王：人死在我莊上了，我是個小娃娃，也不管閑事情。家裡沒有吃的，他先是逃脫走了，去了青海，等他回來，人家上門要糧哩，搞運動哩。在莊裡，咱沒有糧，人都餓死了，還問咱要糧哩，人家不滿意就打哩鬥哩。人吃不上喝不上，我父親被打得不得動彈，說我父親是裝洋蒜著哩，還要拉著鬥我父親，就鬥死了，打死了。沒有糧，還要哩。這就是這麼個事情。

依：你父親死是在家裡，還是外面？

王：家裡。 沒糧食吃，人家還鬥爭哩，要糧食哩，就打死了。 看著就不得活了。 我父親擔子擔不動，餓得不能勞動，人家說裝著哩，還挨打哩，就打得不行了。 我年紀小，我對父親說："大大，你出去混你去。"就沒有混出去就死了。

依：你爸爸叫什麼？

王：照明，王照明。

依：那你媽媽是怎麼死的？

王：我媽媽是七零年沒有的，那時候，是不太餓的時候，能吃上些菜，生活還是不行。

依：你哥哥、嫂子是哪一年沒有的？

王：我二哥哥是五八年沒有的。 那時候是大鬧鋼鐵，到徽縣大鬧鋼鐵去了。他去給人家煉鋼去了，不去不得行。

依：他多大歲數？

王：他是屬鼠的，那陣子就是二十幾歲。

依：這麼年輕，咋會沒有呢？

王：挨了餓了。

依：人死在哪裡了？

王：人在徽縣工地上，人吃不飽，那麼大小夥子，一天給上半斤糧，挨餓受凍。人看著不行了，就拉著回來了。 拉回來到家就沒有了。

依：你哥哥叫什麼？

王：玉，玉米的玉，玉丑，王玉丑，就是人家從徽縣看著不行，拉回來，人回來就死了。

依：誰把你二哥拉回來的？

王：我看，我得這個人叫張守仁，徽縣大鬧鋼鐵，他是鄉上派去管人的。 那時候是一個鄉上，一個大隊派上去管著哩。

我的二哥餓死了，大哥也餓死了。

依：大哥在幹什麼？

王：在屋裡務農著哩。 屬啥我咋記不清楚了，反正是屬雞的，那時候就是個二十多歲。 有病，又沒有吃的，最後胃出血，就完了。

依：你的嫂子是哪一個哥哥的老婆？

王：我的嫂子，是我二大大（土語：叔父）的兒媳婦子，餓的就跑了，逃荒去了。

我有個大表哥，在咸陽工作呢，那是我姑姑的後人（兒子），我姑姑也是餓下場的。

依：你的侄子呢？

王：我的二大大就帶上走了一個，再的娃娃不知道到哪裡去了，一個女孩子給人了。

我的大大都是五八年那個時候出了事情了，那是報了案的，死在張家坡上了。

依：大大是你的伯伯，還是叔叔？

王：大大就是叔叔，我的大叔，就是我父親的哥哥。

依：為什麼報案？

王：因為死的不明。 不知道死的原因。

依：找到人沒有？

王：人是找到了，死在梁上，人發現了，我就去抬回來了。 等發現人早死了。

依：你的大大叫什麼名字？

王：我的爸爸叫照明，大大叫滿明，王滿明。 他們兩個是親弟兄。

五八年到處炸壩，修水利，把村裡的年輕媳婦子、婦女都調上走了。 炸壩事故多得很，

那一年就把三個人，我的嫂子，我的三娘，就是我三叔叔的婆娘，我媽媽給炸了。 我媽媽的腿被砸斷了。 我媽被壓的最厲害，以後多年都是瘸子。

依：這個崖是怎麼塌下來的？

王：在我們上面炸壩，挖洞子。

依：為什麼炸壩？

王：那是修水渠，說把水往崖上引哩。 我嫂子、三娘都受傷了，但是我媽被壓的最嚴重，以後就是瘸子。 五八年。 還有蒲幾峽下面的這個三峽，炸壩死的人更多，好些人在工地上被炸死了。 回不來了。 好多河南人來修水利，都餓死在這裡了。

依：你有沒有在路上見到過死人？

王：人餓的擔土擔不動，人家說你裝著哩。 那時候沒幾天死一個人，簡單得很，說死就死了。 那時候，都是餓死的，說死就死了。

通渭人把個人的娃娃餓死了，就刮了肉煮在鍋裡吃了，人吃開人了。

依：你那時候有沒有浮腫？

王：都浮腫著哩，吃的是柴草。 咱的榆樹皮都吃掉了，像膠一樣黏，咬不動，一吸，又一口卡住喉嚨，想咽咽不下，想嚼嚼不成。 苞穀芯芯子磨成麵，吃了大便不下來，吃上是下不來。 那個蒲公英菜也吃，所有的柴柴草草樣樣子都吃了，柳樹尖子就苦得吃不下去，杏樹葉子就苦的吃不下去。

我那時候就是成天找綠草吃，能嚼爛就吃。 吃不上，身上血了水分了都沒有了。

那時候叫十家九無煙。 十家子九家就不冒煙。 人家不讓你冒煙，非要你吃大鍋飯，你就是剜一鍋菜，你個人不得吃上。 你吃，人家連鍋都提去了，五八年大鬧鋼鐵，你屋裡有一點點鐵，人家就拿走了，家家的鍋，拿去一摔，就大鬧鋼鐵去了，就拿上走了。

人家煉出來那個黑鐵疙瘩就拿走了。 你不敢說，你一說大帽子就扣給了。 就把你整死了，人家不害怕你死嘛。

依：你們家一共沒有了多少人？

王：我二大大是五七年就當兵去了，算是把命拉住了。

最後來調查哩，有啥說的，沒有糧食，餓死了嘛。再不能給你答覆了。最後中央派人來搶救人命，來問："給你們吃啥好？"剛開始先生（註：醫生）還不敢說糧食好，就說："吃康復散好。"康復散是有點糖、有點穀，吃上些就好一點。

依：救濟糧來的時候能給點什麼？

王：那時候是生產隊，給你多少就算多少。當官的還要多吃些，貪汙些，老百姓不知道，給上些就算是好的，有的就不給。你還吃哩？

反正毛老人家是個闖王皇帝，你看看老戲，就是爭天下、管天下，為什麼他給人劃階級？給人劃地主、富農、中農、中中農，團結貧農中農，把地主、富農、反革命就是敵人，把地主、富農吊起來打，打還是軟的，還有上蹦子。最後他就是沒有辦法了，就問農民要糧食，說你有糧食哩。

依：啥叫上蹦子？

王：你還不知道，就是擺一個板凳，把人放得平平的，肩膀、腰、腿一綁，就往腳下面墊磚，看你說不說，你不說，再加一塊磚。加著加著就把人的筋繃斷了，腿繃折了。

我大哥的丈人家是地主，就這麼給弄死了。那時候，亂得很。把我大哥的丈人上蹦子就給折磨死了。

七幾年以後，自由市場開放些了，咱們這裡的人就到會寧，人就跑開了，不然餓光了。

依：你給你的孩子講這些事情嗎？

王：我的老大，屬馬的，三十幾了，找了一個陝西女娃。我給娃娃說這些老事情，娃娃就說："你不要說了，我就不愛聽，你還會說啥？"

現在農村的學校都撤銷了。現在娃娃都到外面上學去了，家裡就我們兩個老兩口。現在地荒了，停產了，村裡沒有年輕人了。

六、農村、縣城，處處見死人

受訪人：王邦元，男，72 歲，甘肅省秦安縣人，退休教師。

時間：2012 年 9 月 5 日。

錄音長度：46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某修理廠內。

大饑荒餓亡人：

王 ××，男，73 歲，甘肅省會寧縣人，餓亡，為王邦元的爺爺。

王扣寶，男，52 歲，甘肅省會寧縣人，餓亡，為王邦元的大伯。

王元元，男，30 多歲，甘肅省會寧縣人，餓亡，為王邦元的堂哥。

一位老人，姓名、地址不詳，來到秦安縣城要飯，餓死在大街道上。

趙裕一家，隴西人，關門絕戶。幾口人不詳。

宋永德的父親，四川某縣人，年紀不詳，餓得去燒湯，餓死在鍋蓋上。

×××，男，20 多歲，姓名不詳，坐在秦安縣有家飯館前，死亡。

王邦元

人吃人事件：

秦安縣農民王虎寶到通渭縣親戚家背櫃子，看見親戚家將自己餓死的孩子煮食。 嚇得背著櫃子跑回來，告訴自己的兒子王邦元。

秦安縣魏店鄉小石溝，一個父親，三十多，因為自己的孩子哭著要吃的，就把自己的孩子勒死，扔到溝裡，被政府關押了幾個月後，被放出來，走在回家的半路上，被當地的饑民殺掉刮肉。 姓名不詳。

依：伯伯，你叫什麼名字？

王：我叫王邦元

依：伯伯，你今年多大歲數？

王：七十二了。

依：那個困難時期你在哪裡？

王：唸書著哩，十七、八還唸書著哩，在秦安唸書著哩。

依：你在學校有沒有去煉過鋼鐵？

王：煉過，人家大煉鋼鐵去了，我背不動石頭，我就跑了，跑到會寧，修了兩個月的壩，還是累得不行，我就回來了。 那時候，大煉鋼鐵的也回來了。

學生娃上學去報名，還要帶四個老鼠爪子，老鼠的爪子，十個麻雀的腿。

依：這是哪一年？

王：五八年，不然不給報名，那時候政策是“是消滅四害”。

依：你交上了沒有？

王：我的大大給我打上就讓我交了，假的，不是我逮下的，我打不上老鼠麻雀。哪裡來的爪子？

依：是不是也徵收厲害？

王：徵收厲害，編謊，一畝打了一千斤、幾千斤、上萬斤，一級哄一級。 就是這樣子。

依：那時候這裡有沒有萬斤田？

王: 有, 在這個魏店的前面, 麥子種得稠得很, 說是一畝能打一萬斤, 一畝連一千斤都打不下。 還說是跨黃河過長江。 就這樣吹牛皮著哩, 吹牛比賽, 把人吹死了。

依: 這裡搜糧食也厲害吧?

王: 人沒有糧吃還徵餘糧哩, 把糧食一產下來, 就一下子拉上走了。 在家裡挖陳糧。 把糧挖去了, 把人餓死了, 在會寧我家裡挖出來了兩斗糧。 把我家挖出來一斗豆子, 一斗油麥, 人家就拉去了, 人就沒有吃的了。 就把我的哥, 我的爺給餓死了。

依: 那是具體什麼地方?

王: 會寧縣老君坡壘堡村, 我們家在會寧和秦安兩個地方住著哩。

依: 你們當時是什麼成分?

王: 中農。

依: 當時是不是社員偷吃的也很多?

王: 有的社員上工的時候, 偷偷裝些洋芋、穀子, 幹部檢查出來, 就搜著去了。還有人裝在褲襠裡、腿裡的都被搜著去了。 女人把糧食裝在褲襠裡, 人家都掏哩, 搜女人。 就是這個樣子。

各個莊子都派上人看糧食哩, 都偷哩, 不偷不得活。 就是這樣子。

依: 挨餓的時候你沒有在家嗎?

王: 餓的時候在學校裡, 這裡餓我知道。

依: 在學校能不能吃上?

王: 二十三斤, 公家給供應著吃。 吊不死, 餓不死, 但是都挨餓著呢。

糧關係在學校, 餓得很。

依: 學生有沒有偷著吃的?

王: 天黑了, 我就偷人家苞穀去了, 翻牆去偷社員的苞穀, 偷回來一煮, 吃一下。 餓得受不了。

依: 學校裡有沒有餓死的學生?

王: 學生, 死不到學校裡, 學校裡沒有死人。 出了學校們, 滿街都是小娃娃, 大人死沒有了, 那麼冷的天氣, 都是精身子, 沒有衣服穿。, 吃生苞穀棒子吃得滿嘴白沫子流, 沒有人管, 沒有人要, 娃娃就在苞穀地裡睡著呢, 就這麼個樣子。 這和西遊記一樣, 沒有人相信。

依: 你在秦安縣的大街上有沒有看見過餓死的人?

王: 我走著哩, 一個老漢死了, 正咽氣著哩。 一個女孩子給把鞋穿上, 掉下來, 再給穿上, 又掉下來。 咽氣著哩, 沒有人看, 沒有人管, 這個老漢就死在街道上了。 餓死的多得說不了。

秦安縣沒有這鄉下餓得厲害。 咱秦安縣餓死人最多是魏店和王堡, 人吃開人了。

在通渭，我舅舅家的我舅婆，把一個櫃子賣給我們了，我父親就去拿這個櫃子，就看見娃娃死了，在鍋裡煮著哩，我父親看著害怕得很，就把櫃子背上，趕緊走了。

依：你說是你的舅婆煮自己的娃娃？

王：嗯。

依：就是娃娃死了以後煮的？

王：死了，一家子人煮著吃哩。

依：娃娃多大了？

王：具體我不知道。

依：但是你父親看見了？

王：嗯，就煮著哩。 我父親嚇得不敢停留，背上櫃子就回來了。

依：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王：王虎寶。

依：這是哪一年看見的？

王：六零年。 我父親給我說的，那是我的二舅婆，餓的沒有辦法了，娃娃餓死了，就吃上了。 把我父親嚇的就跑了。 這個我具體知道，是我們的親戚，但是不知道是男娃娃，還是女娃娃。。

還有小石溝，具體我記不起莊名了。 把娃娃哭哩，要吃的哩，大人就說：“別哭了，我把你領上走。”大人就用繩子把娃娃背上扔到溝裡，娃娃被摔死了。 大人被法辦了，法辦了幾個月，縣裡也沒有辦法，看著人也快死了，就放回來，走到馬家灣，就叫人刮著吃上了。

依：這個人是個男人？

王：男人，三十多歲。 名字不知道，外莊里人。 娃娃成天哭著要著吃，大人煩得很，就把娃娃勒死了，扔掉了，結果被發現了，法辦了。 關的時間不長，人不行了，回來走在半路叫人刮著吃上人肉了。 沒死，活吃上了。 這是六零年。

依：你知道不知道具體的地址？

王：就是秦安縣魏店鄉小石溝人。 那種案子多得很，說不了，每一個莊子都是這個樣子，沒有死人的是少數。 如果隊長這個好，偷偷把糧食藏一點，這樣就能給社員分一點，這就是好的。 如果幹部不好，糧食都交了，這個莊裡就餓死的人多。 種糧食的沒吃的。

我從秦安縣到郭家鎮，天麻麻亮了，從秦安走到那裡八十里路，我一月吃二十八斤，身體還可以，我看一個人餓得不行了，手裡拿個鐮刀攆我著哩，讓我給跑了，沒有攆上，不然拉住吃上了。 悲慘得不能說。

那時候吃食堂，天天就是兩碗水湯，等後來食堂沒有了，解散了，就把人大量死開了，死的沒有辦法收拾了。 這個山溝溝裡沒有人來，沒有人知道。 跑又跑不出去，往哪裡跑哩？

咱們甘肅修洮河，修三峽餓死多少人？三峽這裡本地人都不去了，叫河南人來修，把河南人餓死多少？我記得秦安縣的一個飯店，裡面沒有飯，就賣的菜湯。我看見有一個娃娃，背著個被子，戴著個爛草帽，坐在飯店的門口，飯店裡的師傅，還是個回回（註：回族人），出來一看，娃娃沒有氣了，就端了些菜湯給灌，娃娃就不喝了，就死在飯店門口了。坐著就再沒有起來。就是最後一口氣了。不奇怪，滿街道死人著哩。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王：我家裡，我爺爺，餓死了。我大大，餓死了。我大大的二後人（土語：兒子）餓死了。三個。

依：你爺爺多大歲數？

王：七十三歲上餓死的。那是五九年。

依：老人家叫什麼名字？

王：名字我不曉得了。不知道他的名字。

依：爺爺去世你在不在跟前？

王：他在會寧哩，我在秦安。我沒有看見。

依：你大大（土語：叔叔）多大歲數？

王：五十二歲，餓死在這裡了。是我的大伯。

依：大伯叫個啥？

王：叫個王扣寶。具體我不知道，我光知道餓死了。我在秦安唸書著哩。那也是五九年。

依：還有誰？

王：我的大伯的二後人，男娃娃，才三十幾歲，餓死在會寧縣了。我們一家子餓死三個人。

依：他叫什麼名字？

王：王元元，餓死了。

依：你們自己家呢？

王：我的妹子餓死在炕上，讓村里人去扔沒有人去扔，家里人都不得動彈了。到了天亮，我的大嫂子進來看了看，用手在娃的鼻子上感覺了一下，還有一點點氣，就舀了些酸酸的漿水給灌上，娃娃慢慢的又活了。那是沒有死，是餓得昏迷了。

依：你妹妹那時候多大？

王：十一歲。以為死了，沒有人去扔，我大嫂子給灌了些漿水，又給救活了。算是把命救了。人餓的不知道死活了。

依：你的妹子叫什麼？

王：王特巧，已經餓得癱在炕上了，沒有氣了，餓幹了。可能是那個漿水酸酸的刺激了一下，就活了，留了一條命。人見些水就能活。

我們村子餓死的人多，怕是有二、三十個人，死得多，死得多。

依：你能不能記得一些人的名字？

王：多得沒處說，大概餓死了二、三十個人。名字多得我記不起來。老的一代不是把女人餓死了，就是把老漢餓死了。少年人就偷著吃，餓死的都是老人、娃娃，年輕人還好些。從秦安到會寧餓死的人多得很。縣城能好一點，城里人，居民多，他們有供應。

我學校裡有一個老師，叫趙裕，隴西人，在初中代數學。一個月七十五塊錢，買餅子自己吃，錢都花光了，把家里人餓死了。

依：七十五塊錢，他為啥不給家裡給？

王：他餓的吃上了，買這麼大一個薄餅子，一個一塊錢，不得夠吃。具體餓死了幾個人我不知道，那一家子人都餓死了，心裡難受得不當老師了，回秦安西川開大型拖拉機去了，又給摔死了。慘得不能說。

縣上的鋪子，等天黑了，人就偷這個鋪子的門板，人沒有燒的。公家攆著哩，人還是偷著哩，把鋪子上的椽拆下來就燒了。那個過得不容易，過得艱難。就是夫妻之間還不敢說挨餓，女人問男人："你飽了沒有？"男人只能說："飽了，飽了。"如果說餓著呢，就被人拉住鬥去了。誰敢說自己餓？

上了中學，給的定量是三十斤，就問學生："夠吃不夠吃？"有一個學生，叫啥名字，我忘記了，就說："我不夠吃。"就馬上拉著綁起來了，綁起來吊在床板上，就是學生住的那種上下鋪，吊在上面一層，和我是同學，說肚子吃不飽，就吊起來了。人不敢說實話嘛，這個比西遊記還西遊，比封神榜還封神。

我們三中有個老師叫宋永德，五八年，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毛主席，我愛你，我恨你，我愛你，你把我一個農民的兒子供給成了大學生。我恨你，是你把我的爸爸餓死在鍋蓋上了。"這個宋永德是四川人。

依：那不是也收不到？

王：收不到，他想寫，就發出去了。不然我也不知道，是後來鬥這個宋永德，我才知道了。

依：他的父親咋餓死在鍋蓋上了？

王：老漢燒湯去了，爬到不得起來，就死在鍋蓋上了，就餓死了。再有啥內容我就不記得了，把這個人法辦了。當時這個人四十多歲了。這個人膽子大。

依：法辦了多少年？

王：不知道多少年，現在都平反了，出來了。三中的老師。

還有一個秦安縣民警隊的隊長，叫王得宏，看農村胡鬧著哩，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就說："毛主席，你的大煉鋼鐵把農村的人都煉沒有了，你的合作化走得太過了，弄的農村雞狗全沒有了，人都餓死了。我建議你老人家到我們這裡看一看，查一下。"把他抓起來，法辦了。戴著腳鐐手鐐，一直等鄧小平出來平反了，出來了。

依：他是什麼地方人？

王：魏店鄉王家灣子人。

依：那陣子他多大歲數？

王：我看見他戴著腳手鐐開公審大會，也就是三十幾歲的樣子。當時讓人討論，人都說給他判死刑，最後沒有給死刑。那是民兵隊的隊長。他看老百姓死的多，就要告狀哩，不告狀人死完了。我偷著同情這個人。我就聽人說，到學校裡人說：“魏店出來了個英雄！”“魏店還有這麼個人，把大家不敢說的話說出來了！”真的是英雄，拿上腦袋說實話哩。

我記得還有兩個五八級的學生，出去就偷了農民的蘿蔔，拔了幾個蘿蔔，就讓人家逮住，就法辦了。那時間就法辦了。娃娃家，還是學生嘛。

依：他們有多大？

王：初中生，就是個十四、五歲，法辦了多長時間不知道，就給關死了，再沒有音信了。弄不好就餓死在監獄裡了，外面沒有吃的，監獄裡更沒有吃的。就為幾個蘿蔔。

到後面中央來人，搶救人命搶救了一部分。那時候已經餓死好多人了。就給發的康復散，治療浮腫病，說是疾病。

依：不是說“三年自然災害”嗎？有災害嗎？

王：那是胡說哩，沒災害。那是公家人說的，咱這裡沒有自然災害。把沒有的說上了，這裡沒有自然災害。正常得很，風呀雨呀都沒有，五八年這裡莊農好著哩，長得好得很，大煉鋼鐵，糧食扔在地裡沒有人收，就把人餓死了。

全國我不知道，這裡沒有自然災害。那風調雨順，好著哩。書上的歷史是假的，是哄娃娃家的。

依：秦安縣餓死多少人？

王：人家縣誌辦公室有統計，死了幾萬人，有統計，有數字，出版過一本書，都寫出來了。

六二年、六三年，劉少奇大劃自留地，人把棍子拄上把洋芋種上了，就把人給救住了，就好了，後來，地又收了，就緊張起來了，這裡一直都緊張得很，一直到七七年，鄧小平把地劃下來，才好起來了。

依：你給娃娃說不說這些事情？

王：知道這些事情的就是我這個年齡的，六十歲以上都知道。五十歲以下的都不知道。如果給現在的娃娃說，娃娃就說：“你們咋不跑？你們咋不搶著吃？”那陣子哪裡跑？哪裡搶？一個戶口就把人綁得死死的。

依：以前敢不敢說這些話？

王：那不敢說。

依：從什麼時候開始敢說？

王：改革開放以後，以前說了不得了，一說就是反革命，不敢說餓死人，現在

大量說著哩，都說著哩。咱們鄉下還敢說，到城市根本不敢說。現在說這些不害怕，不害怕，

公家把我拉著去我不害怕，是事實嘛。

現在生活好著哩，頓頓白麵人還不愛吃，人就是對貪汙腐敗，心裡不滿意得很。

七、不怕死人怕社幹

受訪人：王振昌，男，81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郭九子的丈夫。

受訪人：郭九子，女，81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王振昌的妻子。

時間：2012 年 9 月 6 日。

錄音長度：38 分鐘。

大饑荒餓亡人：

王印寶一家，五、六口，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關門絕戶，王印寶一人外逃。

王環環（王維華）一家，在下篇《我們家下場（餓死）了七個人》有詳細記錄，故省略。

郭狗子，男，2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義岡川人，從洮河回來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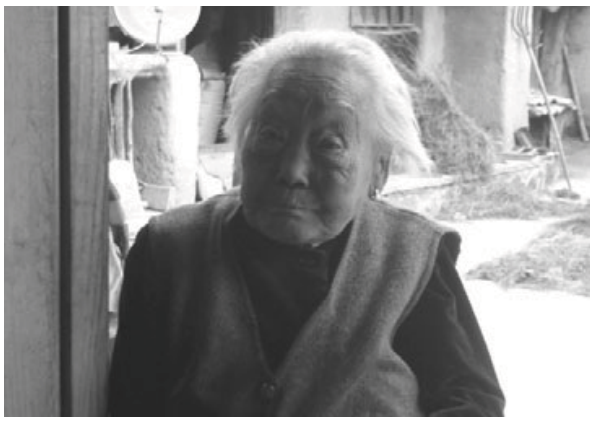
王重柱，男，5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重柱的妻子，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雙吉，男，7、8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 ××，女，5、6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振昌



郭九子

王寶喜的妻子、兩個女兒，名字、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關門絕戶。

前記：我的親戚帶我走過窄窄的山路，來到一座破落的土房，喊了一聲，只聽見答

應聲，不見人出來。好一會兒，一個白髮蒼蒼、牙齒豁漏、滿面滄桑的老奶奶從廚房裡爬出來。她的確是爬出來的，小板凳往前挪一步，身體往前爬一步，就這樣緩慢地爬到上房前，坐在門檻上喘息。她的第一句話是："這莊裡成天人見不到，狗也見不到。沒有人來和我說一句話。"兒子打工去了，女兒在蘭州有自己的家。屋裡就剩下了不能勞動的老兩口，靠低保度日子。我就坐在門檻上和兩位老人說話。

依：爺爺，你叫啥名字？

王：我嗎？我叫王振昌。我不識字。

（老人拿來個人的私章，給我的筆記本上蓋了一下，我說這個好。）

依：奶奶叫啥名字？

郭：郭九子。郭家人。

依：爺爺，給我說一說過去的事情，挨餓的事情。

王：過去的事情，苦腸著說不完。

依：那陣子，有沒有幹部到社員家裡搜糧食的？

王：那有哩，搞著收陳糧著哩。

依：到你們家來過嗎？

王：那搜哩，我屋裡沒有糧食。搞陳糧是五九年，來的幹部多得很，上面來了七、八個幹部搞陳糧，就家家戶戶翻地挖牆，人一進來就各處挖、到處找，看你偷著藏下糧食沒有。那找得兇。

依：打不打人？

王：就拉到會上打著鬥哩，要糧。說你家裡有糧，你不說實話，就打著鬥哩。鬥社員的時候，幹部就吼著問："老實說，你有糧嘛？你有糧嘛？藏在哪裡了？"社員就說："沒，沒有。"打是打，沒有打死。莊上沒有打死人。餓死人是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這幾年餓死人多。

那時間就是個活命，能偷著吃上就能活，你不行，膽小的就餓死了。家庭和氣的，沒有餓死人，一個還顧一個。就是家庭不和氣的，個人顧個人，那個得著那個吃，就餓死人了。這個莊上關了門的多得很。

郭：一家子七、八個死人哩。

王：我這隔壁關了門了，地方都給人家騰出來了。

依：這一家沒有了幾個人？

王：我看，五個人，有家子六個人沒有了五個人。一個後人（土語：兒子）去的別的地方，他的莊子就賣給別人家了。

依：你們家隔壁叫什麼名字？

王：後人的名字叫印寶，王印寶，這一家子就留了這一個，逃走了，家也賣了。

依：那個王印寶多大歲數？

王：他比我大，如果活著就八十六、七了。那陣子就是三十多歲，屬虎的。他

是六一年走的，走到哪裡去了，也沒有人知道，再沒有回來。 不知道，出去活下來了沒有，不知道。 再沒有信息了。

依：你還記得這個莊子裡誰家餓死人的？

王：那多得很。 這頭上這一家子，環環家死了八個人。

依：哪一家？

王：還是我的本家人。

依：叫什麼名字？

王：主人叫王環環。 我不識字，不知道是那個環字。

依：他多大歲數了？

王：七十多歲，是我的堂兄弟。 人還在哩。

依：他家餓死的都是誰？

王：兩老人家，長元家四個，就是環環的哥哥和嫂子都沒有了，還有兩個女孩子都餓死了，就是環環的兩個侄女，這一家子就餓死了四個，留下兩個男娃子。還有老三的女人。 這有家子弟兄三個，人口多，死的人也多。

人家環環心腸好，就把兩個侄兒子拉扯成人了。 就是他大哥留下的兩個娃娃。 哥哥、嫂子、兩個侄女都餓死了。

我們還有一個伯父，這一家子死了四個人，

依：這一家主人叫什麼？

王：名字叫王重柱，一家四個人，死得光光的，沒有留著一個。

依：王重柱當時多大歲數？

王：當時就是個五十多歲。 這兩口子死了，一個女子、一個男娃娃都餓死了。就沒有一個人了，莊子就被別人佔了。

依：這兩個娃娃叫什麼名字？

王：女子我曉不得，兒子叫雙吉，兒子大，女子小，我不知道名字，餓得不記事情嘛。

依：娃娃多大了？

王：男娃娃七、八歲，還不上十歲，女娃娃比她哥哥小兩歲，就是個五、六歲。

這一家子餓死的光光的，沒有留著一個。 沒有一個後人。

郭：餓死人的家多，沒有餓死的少得很。 這裡有一家子人就捨耗掉了，一家子沒有了幾個娃娃，沒有了幾個大人。 餓死了三個，留下三個，女孩子給了人了，早早嫁人了，把一個兒子領著去了陝西去了，逃荒活命去了。

依：那個主人叫什麼？

王：主人叫王寶喜。 是我的堂哥，是我的二太爺的後代。 死了兩個女孩子，一個女人。 他就搬到陝西去了，再沒有回來過，傷了心了。

郭：村裡四百多人，連死帶走沒有了兩百多人。

依：最後剩下多少人？

王：不到兩百人了，有逃到外面去的，有死的有逃的。現在又有五百多人了。

依：死了大概有多少人？

王：死的就將近兩百人。

餓死的人多得很，就埋了，坑挖不深，就在崖上開上個窟窿，把人塞進去，填上些土就算完了。山上跑的野狐狸就爪子刨出來，啃著吃上了，把人咬得爛爛的。把人就吃的沒有蹤影了。

老奶奶說：“死人我不怕，我就怕幹部！”

咱們這裡還埋人哩。通渭上去有個坡子川裡，人死在炕上，扔都沒有人扔，一炕一炕的死人哩。通渭的鐵桂子人一死就刮著吃上肉了。

依：你怎麼知道呢？

王：我們和通渭是交連，這大路這邊是秦安縣，那邊就是通渭縣，他們比我們還要嚴重。

依：你有沒有看見過死人？

王：人死了，在溝裡扔著哩，人不害怕，看見就過去了，不管那個，不曉得害怕。我看見溝裡有死人哩，我不害怕，只害怕碰見人家的社幹。

依：為什麼害怕社幹？

王：天黑了，去偷吃的，偷著吃就恐怕人家社幹在路上碰著，死人這些、狼鬼這些不害怕。曉不得害怕，人就成這麼個了。

依：奶奶，你娘家那邊有沒有餓死人？

王：她娘家，餓死了一個弟兄。

郭：我兄弟是上了洮河，我的弟弟去了吃不上，住得房房子潮濕得很，成天挖山挖土，活計重得很，就得了病了，回來就糟蹋了（土語：死了）。大搞洮河，百姓去的多得很，是國家讓去的。

依：你弟弟多大歲數？

郭：我的弟弟，我是老大，屬豬的，從洮河上回來也沒有吃的，屋裡真緊張著哩，回到家裡有病就死了。

依：這是哪一年？

郭：五九年，臘月間。那陣就是二十幾歲。

依：你弟弟叫什麼名字？

王：郭狗子，小名字叫狗子。比我小兩、三歲。兩口子，男人一死，女人就跑了。

依：他有沒有娃娃？

郭：還沒有娃娃，那女人當然跑了，找著吃去了。我娘家在通渭義崗川，情況就不知道了，人死的多得很。

依：你兄弟是怎麼埋的？

王：曉不得，咱餓的親戚也不去嘛，每一家個人顧不住個人，還顧旁人哩。沒有去，走不動。我前一年去看，人好著哩。人死了，人家也沒有來信，情況都不知道。

郭：我到莊頭偷一點點菜，那個張書記看著就讓我吃不到口裡。

依：你咋偷著吃呢？

郭：不偷就餓死了。天黑了去拔上些苜蓿，偷上些穀子，就這麼吃上。還不敢熟吃，就生吃上了，不敢冒煙火，一冒煙火就收著去了。這上面有一戶人家，八個人餓死了，八個人。這是我們的五太爺，我們家排行老三。

王：鍋都給端著去了，連門鼻子都拔著去了，磨子中間有個鐵軸都拿著去了，麵都磨不成了。收著煉鋼鐵去了。

這個不怪上頭的人，是下頭弄下的。

郭：我的兩個老人家，我的父母親，兩個眼仁子都餓得藍藍的，餓得沒有光氣了。偷上些，摸上些，就硬是把命留下了。沒餓死。

這麼高的刺荊、蒿草就吃上了，苜蓿都沒有。把綁簸箕的驢皮都拆下來，泡軟，煮著吃上了。人逃活了，活得不容易。

依：你那時候有沒有浮腫？

王：人都餓幹了，還腫啥哩？人幹幹的。

依：你有沒有出門要過飯？

王：沒有去，到哪裡要去呢？一天給你幾兩麵，如果不幹活，這幾兩麵還不給了。你一出去這幾兩都沒有了，人就不敢出去。那時候，我家裡有兩個老人家，我們兩個，兩個女孩子。你如果出門去，這一家子就不給吃了，人家就扣了，你就不敢出去。

依：那糧食都到哪裡去了？

王：沒有糧食，人家都管了，沒有糧食。看著糧食多得很，生產糧食著哩，不給人吃。等上面來查的時候，人餓光了。其實是社幹不敢實報，不敢說沒有糧食，上面就說收這麼多糧食，下面還夠吃。其實是沒有糧食。空報，國家要糧哩，就給人家交上了，要公糧要購糧。給國家都交夠，社員就沒有糧食了，就是這麼死人了。都是社幹空報上了，其實是沒有糧食。

郭：沒有糧食，都在公家大灶上哩。一個人一天是半斤、幾兩糧食，都在人家食堂裡，就一家給舀一點點。記起那時間的事情，我就害怕，吃柴咬草人得能動彈，拔野菜去人得能動彈。

我們經歷下的，就不能再比那個苦了。

王：甘肅餓得最厲害的是通渭、張掖。等中央查到已經餓死了一層子人了，弄

了個張掖社教，才挽救開了。

到了六二年，中央知道了，就劃了自留地，就把人救活了。是劉少奇、鄧小平給劃的，毛主席就把劉少奇弄死了，把鄧小平就沒有弄死。

八、我們家下場（餓死）了七個人

受訪人：王維華，男，74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楊旺兒之夫。

楊旺兒，女，75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王維華之妻。

時間：2012 年 9 月 6 日。

錄音長度：45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王維華家。

王維華、楊旺兒

大饑荒餓亡人：

王家全，男，66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東女，女，66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瞞生，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張串兒，女，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魏鳳女，女，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 ××，女，5、6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 ××，女，兩、三個月大，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前記：從王振昌老人家出來，我問領我的親戚："王彎彎家遠嗎？"她說："不遠。"我說："那去一下好嗎？"我們就去了，原來王彎彎的官名叫王維華。他和妻子、兒子、媳婦正在吃午飯，熱情地端上兩碗臊子麵讓我們吃。吃完飯，老人講述起過去的事情，他的妻子楊旺兒也講了許多。

依：伯伯，你今年多大歲數？

王：七十四，我這個老婆子七十五，她比我大一歲。

依：伯伯，麻煩你給我講一講那些年挨餓的情況。

王：說這些幹啥哩，就不能說了。

依：你那時候結婚了沒有？

楊：我的大兒子就是六零年生下的。正挨餓著呢。屬鼠的。正趕上挨餓。

王：那時候有個張部長，是個住隊幹部。看見我的老婆就喊：“唉！這是誰家的？”另外一個幹部叫楊會生，就說：“這個女人剛生了娃娃，還在月子裡，不要叫上工了。”這個張部長就說：“不行，上工去，女人家誰不生娃娃？”那個楊會生說：“這個地方，女人生了娃娃，要坐三十天月子哩。”那個張部長像瘋了一樣，女人才生了娃娃兩三天，喊著攆著叫幹活去哩。

依：這個張部長是哪裡來的幹部？

王：是縣上來的住隊幹部，見了人就喊：“過來！過來！”就在人身上摸身上搜。到食堂去也是見人就喊，也不管是男是女，就在身上掏。還是個部長級幹部，是個大幹部，就胡打胡鬧，看見人家婦女挨餓著哩，還要搜身上哩。見了人就挖就掏，看你裝著糧食沒有。縣部長一級的幹部。

依：是哪個部門的部長？

王：縣一級的幹部，是水利部還是農業部？

依：這個幹部叫什麼名字？

王：張敬文，敬禮的敬，文化的文。這個人可能早死了。人一過來，老人小娃婦女，都搜，滿身搜，積極得很。唉！就是那個時候的形勢。

依：那時候吃食堂吃的什麼？

王：唉，每天就給二、三兩麵，有時候給個巴掌大的穀麵饃饃，燒些湯，沒有吃的，有時候弄些麥麩，燒些糊糊，哄人著哩。就那麼吃著哩。等上面察著人餓光了。

依：有沒有來社員家裡搜糧食的？

王：有哩，住隊幹部有哩。在這個魏家坡，祥元的阿公躺在地下，餓得叫都叫不起來，來的人哄著說下午打糧去哩，有生豆餅，這麼大這麼厚，拿來就炒，熟了以後再磨成麵吃。吃上讓人上工幹活去。

那時候有個糧站上的幹部，來了人就不敢開門，進了人家的門就挖，就和人家打哩鬧哩，那時候有個周書記，是個站長，人家就告狀去了：“你去把你們的人管一管，人餓著哩，看著就餓著哩，咋一進來就打人哩。”那時間的情況，還是上面要糧哩，下面就搜哩搶哩。

依：那時候社員偷吃也多得很嗎？

王：人家幹部說你偷著吃哩，不要偷。人餓得招不住。打個比方，你是個幹部，監視我著哩，我都不管，生洋芋塞進口裡就吃開了，人餓瘋了。

楊：我記得我就是偷著吃，我把衣裳、布衫子都賣了，那陣子一斤麥子漲價到八元錢，我就買了三斤麥子，用個袋子裝著來，口子紮緊緊的，沒有地方放，放進一個箱子裡，沒有鎖子，就放在桌子下面，這三斤麥子吃了好幾個月，每天抓上小半把。唉，咋還沒有吃哩就沒有了。把我愁得，這點糧食這裡藏、哪裡藏，算是沒有叫人搜著去，算是把這一家人拉扯活了。那時候，大人偷，娃娃偷，不偷不得

活。 人孽張（土語：可憐）得很，和戲一樣。

依：那時候幹部看見人偷打不打？

王：看著了就罵哩，踢幾腳、打幾巴掌那是經常的事情，在後頭再批評一下，就說：“不要偷了。”我和我弟弟是雙生，是雙胞胎，我的兄弟餓得跑到嘉峪關去了。

依：你們家餓的沒有了幾個？

王：挨餓的時候，我也就是個二十一、二歲，我家裡將近有十二個人，就餓死了七個人，哥哥、嫂子、兩娃娃，父親、母親，還有我叔叔的女人，七個人都餓死了。我哥哥留下兩個娃娃，就沒有人管了，我說這咋辦哩？就弄到一家，我和老婆子就管上，把兩個侄子拉扯大了。

楊：老人都餓死了。 家裡還有半缸洋芋葉子，就分開過了，不然，一大家子人沒法過。

我就偷哩摸哩，攢了一點點，到了臘月間就吃得光光的了，口糧都吃光了。 到後頭，老三的女人也餓死了，娃娃沒有辦法了，我就說，來我們屋裡過。 我們三家子合成了一家子。

我們這個老漢（土語：丈夫）本事大，別的人都餓死了，把他沒有餓死。 他偷著吃，我偷著吃，一天三兩的口糧加上樹皮就這樣吃，我就這麼鬼倒著過日子，那苦得很，和戲一樣。 餓著，他媽媽就餓沒有了。 我還沒有給你說，人餓了就毒得很，他媽媽說：“不要給小女子給，把這個餓死，她的口糧給我吃上。”把一個屬蛇的女孩子就這麼餓死了。 娃娃一死，口糧馬上就取消了。 咱那時候真個是苦。

依：伯伯，你的父母是哪一年去世的？

王：哎喲，是六零年，他們兩個是同一年沒有的。 父親就是個十一月十幾日沒有的，我爸爸。 我母親是五月初一。

依：你的父母叫什麼名字？

王：那記得，我父親有官名，叫王家全，家庭的家，全家的全。 我的母親還是姓王，王家的人，叫王東女，

依：你哥哥嫂子叫什麼名字？

王：我哥哥叫個王瞞生，嫂子叫個張串兒。 都剛剛上四十歲。

依：你哥哥、嫂子去世你看見了沒有？

王：那在哩，我哥哥是五月初七，都是我弄出去的。 就弄了個板子，放在磨上抬出去了。

楊：初八，不是初七。

王：我嫂子也不曉不得了。 用蓆子一捲，就扛著出去了，人餓得沒有力氣，想挖個窯窯子挖不動。 叫我兄弟，我兄弟還不去。

楊：嫂子是臘月三十嘛。

王：我和豐祥爸爸兩個人抬著哩，再沒有人願意去。 到溝溝裡挖不開，我們

兩個也沒有力氣，不得動彈，隊長叫王會英，跟著哩，就幫著掏出來個坎坎子，塞進去，填了幾鍬土，就埋了。兩個老人家、哥哥、嫂子一去世，兩個娃娃也下場（土語：餓死）了。

村裡一些人死了，埋得淺得很，那陣子紅毛豬多得很，就叫掏出來吃上了。

依：你另外一個嫂子也餓死了？

王：我那個兄弟媳婦也就是個二十出頭，是六零年的臘月間餓死下的。

依：叫什麼？知道不？

楊：鼠蛇的，二十多了。六零年四、五月沒有的，幾個人都是同一年。

王：魏莊人，姓魏，叫個魏鳳女。是我們親戚的娃娃，人孽張。都是那一年沒有的，人死的就像黃杏子，嘩啦嘩啦往下掉哩。我嫂子還和我媽一起去灣裡拔苜蓿哩，下午去，第二天就沒有人了。

楊：前一天，鳳女還給我說："我要找苜蓿菜去哩。"第二天人就沒有了，等天亮就叫不應聲了，我這個老漢去擔糞去了，我就去喊："回來，回來，姐姐叫不喘了。"他的娃娃叫："媽，媽！"也叫不醒。等他回來一看，人都硬邦邦的了。過的日子整個苦得很。你問這個弄啥？

依：我不是問你們家私事，是想寫書，把你們經歷的苦事情寫出來。

王：我埋了幾個人？父母親、哥哥、兩個嫂子、兩個侄女，七個人，我們一家子沒有了七個人。把人送到地裡哭，走回來哭，就難過得走不回來了。隊長說："不要哭了，把你哭死了，一大家子人咋辦哩？"

人餓死了七口子，把我難過著沒法活。有一天，我從門裡出來，看見崖上有一棵椿樹，那是二、三月間，我就說我們就是這個椿樹，老的讓人家砍了，新的又長出來了。我還有二個侄兒子，就領過來拉扯，也是艱難得很。來還是喝湯，一年一年熬著就慢慢強一點了。就算把這兩個娃娃拉扯成人了

最後，招兵的來了，隊長說："叫娃娃當兵去。"我說："當兵好是好，我這個是侄娃子，如果有啥事情，人家會說，你們的娃娃你不讓去，把兄弟的娃娃弄上去。"隊長說："讓去，部隊上好著哩。"我的侄娃子就當兵去了。

依：你哥哥去世的時候，你的兩個侄子多大？

楊：大的唸書著哩。

王：大的就是個六、七歲，小的就是一歲多些。

依：兩個娃娃叫什麼名字？

王：老大叫王俊元，老二叫王長元。老大就當兵去了，和山上一個娃娃一起去的，他們兩個是同學。我哥哥和這個娃娃的父親是同學，經過多少年，轉了一圈，兩個娃娃還是同學。我說，這還好，有個照應，咋和戲一樣？

依：你的兩個侄女死你看見了沒有？

王：那時候的人，大人死人都記不住，那兩個女子也就是個兩、三歲。

楊：那大女孩子都大了，屬馬的，五、六歲了。我是羊年上來的，那個小娃娃

還沒有過百日。

依：那兩個女娃娃叫什麼？

楊：幾十年了，記不起來了。

王：我咋記得我們村莊裡餓得勁大，人餓得就起不來了，死了就扔到溝裡去了。人家問我："這個是誰？"又問："那個是誰？"我說我不知道，天天扔人著哩，誰曉得是哪一個人？

村子裡的人把驢的耳朵都割上了，我把那個人給抓住了，他說："叫我走，我餓得很。"我說："你不能走，你把人家驢耳朵割了，讓隊長知道了，是個大事情，說不清楚了。"

人餓瘋了。

依：這個割驢耳朵的叫什麼？

王：王維錢。

依：他是不是飼養員？

王：不是，他不是飼養員。就是餓了胡找吃的哩。

依：他割了驢耳朵，不害怕隊長找麻煩？

王：人不害怕了，餓得快死了，不知道害怕是個啥了。

依：那個驢耳朵是熟吃還是生吃？

王：找了些柴火就煮上，還沒有熟就吃上了，人餓瘋了。有一次，八旺子說："哎喲，那裡有一個死驢子。"我們就去給隊長說了一下，幾家子把驢剝了，大人娃娃就分著吃了，把人命救一下。

楊：我這老漢拿回來兩個驢蹄子，我就燒到灶火裡。哎呀！險乎把我給熏死了，臭得很。

王：是我走在路上，人家給我兩個驢蹄子。

通渭比咱這裡還厲害，人吃開人了。人吃了人眼睛是紅的，人就不敢出門，出門就有人攆著殺上吃肉哩。前面有一個地主，他家裡是地主成分，當過老師的，他的女孩子在龍王廟，他去了，女孩子那邊生活能強一點，就給老漢給了一點麵，背回來，想著給女人娃娃吃哩。走到半路上，人家看見他背著糧食，幾個人紅了眼，就把老漢收拾了，刮上了。等過了幾天人去找，老漢都陷在爛泥裡面了，就沒有抬回來。家裡娃娃拉不回來，沒有人管，活著的人也沒有辦法。那個老師在農村來說就是個胖人，那個坡就是牛家坡，人經過都害怕得很，刮著吃人肉哩。

依：你那時候敢不敢出門？

王：輕易不出門，餓得走不動路，我記得是出了一次門。我的姑父在馮坪上哩，他家有些椽，我家裡修房子裡，我姑父說讓我們去拿。我們兄弟都不得動彈，我就說咱倆個慢慢走，抬椽去，看姑姑能不能給咱們一頓吃喝。我們兩個都沒有力氣，勉強能抬起來，我姑姑說："看把兩個娃娃餓成鬼了。"給我們兩個烙了些高粱麵饃饃，端了有七、八個，半盤子，我們兩個幾口就吃掉了。我姑姑就

喊叫:“把娃娃餓瘋了,慢些吃,慢些吃,把你們兩個脹死了。”我們還是吃,都給吃光了。我那個兄弟膽子小,就老老實實坐在我姑姑家。我膽子大,就到處看。飽是飽了,但是還能吃。我鑽到廚房裡,廚房裡有一個大盆,蓋著一頂草帽,我揭開一看,裡面有幾個白麵饃饃,我姑父在鄉上當了個啥官,拿回來的白麵饃饃。我姑姑給察覺到了,知道我進了廚房害人去了,就叫開了。“你在廚房弄啥哩?咋不出來了?”我說:“我渴得很,喝上些涼水。”姑姑說:“少喝上些,趕緊出來。”我再吃吃不下去,剛吃了飯,我那陣穿了一個汗夾子,就偷了一個饃饃藏在胳膊下面。我姑姑就喊哩:“你出來,不要再害人了。”我就夾著饃饃出來了,我說:“我要上廁所。”我就跑到廁所裡,那麼大一個饃饃我一下子還還吃不了。我姑姑在屋裡哩,我就蹲在廁把一個大饃饃給吃上了。不是姑姑捨不得,是害怕把我給脹死了,不敢給我給了。走在路上,我兄弟問我:“你上廁所咋那麼長時間?拉的啥高級屎?”我說:“我偷了個大白麵饃饃,沒地方吃,蹲在廁所就吃上了。”那一頓才算是吃飽了,就把那根椽給扛回來了。

我記得吃了那一頓,一半天都不餓。

依:你們那時候有沒有出門要飯?

王:不敢出去呀!有膽子大的人,就走了。膽小的還不敢走。我是餓得不得動彈了,我這個老婆子就到處找著吃。那時候,隊裡說:“到地裡找洋芋去。”她就在窩窩子裡面找,找出來都是黑洋芋,拿回來就煮上吃,都是凍了一冬季的黑洋芋。我就想:“走,咱又走不動,出去又到哪裡去呢?沒路走。”

你想想,人都吃不飽,誰給你哩?知道沒有,哪裡有饃饃哩?人乏得走不動路,還害怕到哪個村人,人家把你殺了去,還害怕得不敢出門。

楊:那個洋芋難吃得很,就拿那個救人命哩。還有我找那個馬蕨吃,苦得很,有時間還中毒哩。也有人來找我,問我出去不出去,去陝西哪裡逃荒去,我想去,給老漢說,老漢就說:“我對你好著哩,你跑出去幹啥?”這麼一說,我就不去了。死了死,活了活。咱熬著。

王:刺荊、苦曲還沒有,找野菜的人太多了。蕎麥好吃,麵麵的,但是人吃上身上癢得不得了,榆樹皮也好吃,能咽下去。

依:那時間為什麼糧食緊張?

王:莊稼在地裡長著哩,人餓得,管理不好,就擔不回來,再偷著吃上些,最後就沒有糧食了,這幾個方面形成的。等上面來檢查,食堂借了些麵,做上些饃饃,叫幹部看一看,幹部問哩:“這是不是社員吃的?”隊裡的幹部撒謊說:“是的,是的,天天都吃的是饃饃。”幹部說:“吃這個把人餓不死。”等人一走,人家兩、三個人一吃,社員哪裡有饃饃?弄虛做假。情況一直反應不上去,人就死的多得很了。最後才來挽救,就晚了。

毛主席說:“以糧為鋼。”還說:“深挖洞,廣積糧。”就是讓人不要浪費糧食,口號是這麼個。那個階段可怕得很。

依：上面來人怎麼挽救呢？

王：派來了些醫生，醫生帶著康復散。 有的人吃榆樹皮、野菜吃的人都浮腫了，個個都像大胖子。 還有些人好長時間沒有吃上糧食，上廁所都沒有東西拉出來，還有些人大便乾燥著拉不出來。 上面政策是好著呢，地方上的人上報的時間就說好著哩，好著哩，不說實話。 上面管不住下面。

依：你去過浮腫醫院沒有？

王：那沒有，遠得很，我去不了。 就給的是康復散，人家來把腫的人集中在一起，給挽救一下。 有些人能救過來，有些餓的厲害的，三救四救就死了，救不過來了。

依：你吃過康復散沒有？

王：沒有，我腫著哩，我沒有吃過。

依：你們家過世的這些人都有沒有墳？

王：父母親有哩，哥有哩，嫂子沒有，幾個娃娃都沒有了。 當時也是隨便打發掉的，那幾年野狐狸多得很，人沒有力氣，都埋得淺薄得很，狐狸聞著了，就把人拉出來了，扯著吃上了。

依：平時你給不給自己的娃娃說這些事情？

王：不說，說起來太麻煩了，老人家都餓下場了，咱現在生活這麼好，你過就對了，說起來人思想上覺得不好。 再一個，年輕人不相信，還不愛聽。 你一說，年輕人還說：“說那個幹啥？”

現在生活好著哩，頓頓都吃白麵，人還不愛吃了。

九、我們家沒有餓死人

受訪人：王元順，男，74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6 日。

錄音長度：33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地頭。

王元順

大饑荒餓亡者：

王余丑，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余余的父親，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得雲，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富錢，男，年紀不詳，甘肅省

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富錢的妻子，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富丑，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雲祥，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前記：這裡沒有大樓，也沒有馬路，只有層層疊疊的山巒。出了村子滿眼都是蘋果樹，還有洋芋地苞穀地。我看見一位老者在地裡用鋤頭鋤地，就和他打招呼。他七十多歲，慈眉善目。我就坐在地頭，和他聊天。

依：伯伯，你幹什麼著呢？

王：我把這個地收拾一下，把草除一下。

依：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王：七十四了。

依：你一輩子都這個地方嗎？

王：我斷斷續續去過外地，時間不長就回來了。基本上在這裡。

依：五八年、六零年你在這裡嗎？

王：六零年，我到外面去了一段時間，一年多兩年又回來了。

依：到哪裡？

王：我到洮河上去了，等回來就不太餓了，這裡吃的緊張得很，餓得很，等回來好一點了。

依：你是哪一年去的洮河？

王：五八年、五九年，我記不清楚了。我家里人是餓得很，但是沒有餓的失散（註：沒有餓死的人），也緊張得很，我就回來了，照顧屋裡。

依：你在洮河上幹什麼？

王：給人家修水渠著呢。

依：你去洮河是走著去的？

王：走著去的，都是步行，苦得很。我們先是在魏店公社集中，小石溝梁上上去，菜子那邊下來，一直走到甘谷，走了有一百四、五十里路。

依：你們去了多少人？

王：那我曉不得。咱也不管，反正是人多，一起步行著哩，像個部隊，就是穿的衣服有黑有藍，長長短短不像個部隊。

依：你們路上吃什麼？

王：隊上給蒸的饃饃，一頓一個四兩，或者半斤，也不敢多吃，就再沒有了，我記得到甘谷就上了火車了。我那時候還是個小夥子，才二十幾歲嘛。

依：那是抽調的嗎？

王：不是，公社上給每一個生產隊下達任務，就把人數要報名夠哩。那時間

人還搶著去哩，說到洮河上能吃飽，屋裡沒有糧食吃，挨餓著哩，其實去了也吃不飽。 幹著餓著，人受不了了，也開始逃跑了。

依：那人家不逮你？

王：也是抓哩，有攔截的，在火車站攔截住了，就攆回去了。 人那時候人了鬼了，分不清楚了，像穿著孝一樣，能跑的跑，跑不了的就回去了。 回來也是沒有吃的，沒有辦法。

依：那個活重不重？

王：那了不得，重得很！我那時間年紀輕，別的人幹不動，我能幹動。 但是家裡過不去，一年多我就回來了。 那個洮河那個渠不知道修到哪裡了，那時候看著淒涼得很，灣裡、大溝裡、石嘴子，我們看著不行，人家非要修。 碰上石嘴子了就炸，打炮眼，用炸藥就炸。 後面弄了啥，我也不知道。

依：在洮河上能吃上嗎？

王：給四十八斤的口糧，人還是挨餓著哩，能挨住。 活重得很嘛，全憑力氣哩，四十八斤，活重人就不夠吃。

依：在洮河上怎麼住？

王：在那個半山上挖個窯窯子，半個人高，晚上就爬進去一睡，就像狗進窩一樣的。 地上鋪著草，還是潮濕得很。 後來蓋了房子，搞成工程隊，後來人家弄好了。 我有個姐夫，在洮河上幹得時間長了，在洮河上放羊著哩，後來轉正了，就留下當上工人了。 現在在臨洮縣甘泉嘴上落腳了。 一般人呆不住。

依：是不是洮河上傷亡很厲害？

王：有哩，多得很。 有出了工傷事故的，有的人有病，還有生活上不行，把人餓壞了，餓死了。 還有些人想回家走不回來，餓死在半路上了。 家裡的人以為在工地上哩，工地上的人以為回家了，那時間人又不寫信。 等知道了，人都找不到了，沒人知道人死在哪裡了。

有些人回來就害怕人抓，就走山路、走樹林子，走不出來了，餓死了，病死了，叫狼吃上了，啥都有。 洮河上死的人不少。

依：那你回來是走回來的？

王：我回來順利著哩，我坐車到南河川，人家一個月給我五、六塊，我有些路費，坐車再到秦安縣，就再沒有車了，就一直走著來。 也有三、四十里路哩。

依：那時候家裡情況怎麼樣了？

王：那時間屋里人餓得臉白得沒血氣了，是六零年，食堂已經都解散了。

人吃的蕎衣，吃上身上發癢，受不了。 還吃這個蒜大葉，根子苦得很。 經過的那個餓，都不知道是咋過來的。

依：你咋知道屋裡餓著呢？

王：唉！走的時候就餓著呢，我曉得。 屋裡沒有給我寫信，我個人回來的，不放心，有些人在洮河上屋里人都餓死完了。 我知道，十個簸箕一個斗，走的時間

就餓得很。

依：你回來沒有吃的怎麼辦？

王：那個時候還是生產隊，就一天給上個半斤，口糧就有一點點，還是餓得很。那個階段，沒有一個人說生活能好一點。那個四爺沒有怎麼受餓，人家四媽在食堂裡做飯著哩。

依：她能不能給自己的男人拿上些？

王：那肯定能拿上，那幾個在食堂的人，做飯的人都混飽著哩，不甚挨餓。人家白天不吃，晚上吃。這個苞穀地，隊裡都派人看著哩，怕人偷哩。晚上人偷偷出來扳苞穀棒棒子，人餓得受不住。那人餓了都要吃哩。那時間看見人掐穀扭穗，扳苞穀棒子還要挨批。咱村上的滿生在三峽領導民工著哩，偷了民工吃的饃饃，那嚴得很，給判了十年的刑。他那陣已經結婚了，有一個娃娃，他的女人名

同一個村子，有的家餓死七個人，有的一個也沒有，因為他們是幹部、食堂管理員。（網絡圖片）

字叫玉茹，比我小一歲，他家老四叫尕滿，這個我記得。

依：你們家那時沒有餓死人算是條件好的？

王：我就找野菜，麥青（註：未長飽滿的麥穗）這個就拿回來吃，還沒有長飽，就吃上了，還甜得很，我都吃過。 餓是餓得很，每頓吃飯就用個秤著吃哩，我家裡就這麼吃。 我奶奶、我父母都是偷著挖著吃，餓死人是把人餓慌了，不得動彈了。 還有的家，把麵分來，人顧不住，沒有計劃，吃幾天，吃光了就沒有了。 把人餓死了。

依：你們家沒有餓的沒有的人？

王：沒有，沒有餓死人。 餓是餓得很，一個人一天四兩，我七個人是兩斤八兩，我爸爸每天都用秤一秤，讓我媽媽做飯，吃多少就是多少，多一把都不給。 餓了就硬是挨著，不然明天吃啥哩？下一頓吃啥哩？加上些野菜吃上，人就害怕天爺下雨，天爺一下雨就找不來野菜，等第二天天爺晴了，人就出去找野菜。

依：就是你們家人也出去偷是吧？

王：當然有哩，出去扳人家的苞穀棒子，掐人家的穀穗子，那是人餓的，那時間是家家如此。 有些人偷東西是麻利得很，就偷上一點，把命拉住，再也沒有辦法。 看地的人把人看不住，這頭子攆人哩，那頭子可偷開了。 小元爸爸看洋芋地著哩，我去了，他說：“是你呀？餓啦？”他笑了笑說：“你回去，拿一個小鍋鍋子來。”我問：“拿小鍋鍋子弄啥？”他說：“你拿個鍋鍋子來，再拿上些柴，咱們兩個吃洋芋。”我就拿了個鍋，弄了些柴，他挖了一個坑坑，挖了些洋芋，也沒有洗，沒有地方可洗，就煮上了。 熟了吃起來麵得很，就煮在泥水裡，也吃得香得很，我們兩個把兩鍋子都吃上了。 那時間，人餓完了。

依：兩鍋子有多少斤？

王：兩鍋鍋子有二十斤，都叫我們吃上了。

依：吃上是舒服，還是不舒服？

王：脹得很，吃得難受得很，睡不下，站不住，難受得很。

這村上有一個生富，給隊上擔羊糞著哩，看旁人吸煙哩，就要了一鍋子煙抽上，蹲在地上抽，抽著抽著，抽了兩口，人就跌過去了，煙把人給鬧了。

依：死了？

王：沒有，是人餓得很，害心慌，說要著抽上一鍋子煙，抽著抽著人就給跌倒了，那是人太餓了。 這裡還有個曾祥的爸爸，走去會寧，餓得招不住了，看見人家的豬食裡面有洋芋，就挖著吃哩，人家娃娃罵著要打他哩，吼著罵：“你把我豬食挖著吃了！”那家大人就說：“叫吃去，人餓死了。”他就吃人家的豬食哩。

我那時間是給食堂裡分糧食，這個看洋芋的來了，我就說：“晚上來。”就偷偷給吃上些。 我那時間當會計著哩。

依：你那時候當什麼？

王：我在隊上當著個會計。 那個時間，餓得很，人餓完了。 我的一個姐姐在

西吉，一個在臨洮，餓是餓，沒有失散人。

咱莊裡，我能記得起的，這裡雙慶家餓死了幾個人，雙慶家，老大叫余余，把余丑餓死了，老三是慶餘，老四是雙慶，余余大也是餓死了，丑慶大的哥哥也餓死了，名子叫得雲，得雲的女人改嫁了，走了。盛子大是老大，老二叫富丑，富丑餓死了，老三叫富錢，富錢餓死了，富錢的女人家餓死了。

依：這一家餓死了多少人？

王：一個富錢，一個富錢的女人，一個富丑就是三個。這一家子餓死了三個。

有個叫王勝，王勝是我救活的。王勝、小元、還有來寶都是我救下的。還有一個叫夏柱。夏柱的爸爸叫雲祥，也餓死了，夏柱也成孤兒了。

依：你怎麼救的？

王：這是人餓得受不了的時候，讓我在食堂當管理員，這三個孤兒娃娃，家裡沒有大人管了，這三個娃娃一天白天看田地，天黑了看場，在食堂吃著哩。那時間食堂散夥了，但是還有住隊的幹部，還吃食堂著哩，我就讓這幾個娃娃一起吃，我都救下了。還有夏柱也在食堂吃飯，也是我救下的。

前年夏柱還回來著哩，把我叫過去，我一點都沒有認得，他頭髮都白了，一見我就喊：“哎喲，大爺。”我就想誰叫我大爺哩？我就想這是誰家的娃娃？聽聲音是熟悉得很，就是想不起來是哪一個娃娃，我說：“你咋把我叫大爺哩？”他說：“我是夏柱，你認不得我了嗎？”他就說：“那個時間，我和王勝、小元、來寶幾個，如果不是你，都餓死了。你幫了一下，還餓得好一點。”

依：你給他們弄啥東西吃？

王：那時間生產隊裡沒有糧食了，統一在糧站上買糧，還有大米、苞穀、豆餅，買回來給娃娃是一天半斤，我還害怕娃娃出去給幹部說，我就把娃娃喊來。就在屋裡偷偷的讓吃，我說：“你們就蹲在這裡吃，出去不要亂說，亂說了以後就沒有吃得了。”娃娃出門也不敢胡說。這四個娃娃還是餓，但是能強一點，我都記得。

依：你們有沒有出門要飯逃荒？

王：有人搬家去了靜寧、會寧，搬家的有哩，得勝家就去了會寧。有一個給人上門當了上門女婿，那個女人叫個石榴，是男人餓死了，帶著兩個娃娃，沒辦法生活，就招個男人。實際上這個男人才二十多歲，比石榴還小，就一起過活上了。

那個階段吃柴咽草的，我們家的人沒有失散，到了七九年才土地劃分了，那幾年糧食就夠吃了。

我唸書不多，但是算術這個都能算清楚，我還會看病，那時候公社培訓醫生，人家看得起我就讓我去了，頭疼感冒小病都能看，不然這山裡面看個病還麻煩得很。

後記：告別了王元順，走在回村的路上，我說：“他說他們家沒有餓死人。”

親戚說：“人家說是保管員，是會計。當幹部著哩。”

十、人家罵我少娘缺老子

受訪人：劉景花，女，60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鎮劉岔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2 日。

錄音長度：35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鎮某小雜貨店裡。

大饑荒餓亡者：

劉 ××，男，41、2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鎮劉岔村人，餓亡，劉景花的父親。

劉 ××，男，不足十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鎮劉岔村人，餓亡，劉景花的大哥。

劉景花

前記：那是我要離開秦安縣的最後一天，公共汽車還沒有來，走近一家商店，老闆娘很熱情，我張口一問過去的事情，她就說：“我給你說。”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師，口才還比較好。

依：劉老師，請你給我說一說以前的事情。

劉：我年紀小些，記下的不多。

依：你記得啥就說啥。你吃過大食堂沒有？

劉：我那時間只有五、六歲，印象不是很深刻了。記得我家的老人拉著我去食堂吃飯，去了怎麼樣吃？吃的什麼、喝的什麼，我都記不清楚了。光知道家裡不讓做飯，家家戶戶都吃大鍋飯。到底為啥吃大鍋飯，是怎麼回事情我就印象不深了。那時間年紀太小了。

依：吃大鍋飯你覺得餓嗎？

劉：唉！怎麼能不餓呢？咋不挨餓呢？

我是五二年生下的，從記事情的時間就是低標準。我爸爸就是五九年走下的人（註：過世），五九年就走了。

依：你爸爸那陣應該還很年輕吧？

劉：我爸爸那時間就是個四十一，或者四十二歲，反正是年紀不大。後來我聽我媽媽說，我爸爸臨死以前，前半夜還和她說話來著，後半夜就不說話了。

依：你爸爸說了什麼？

劉：他說隊裡把他的糧食扣掉了，把我們一家子的糧食扣掉了，還說我家裡前幾年有陳糧，埋下了攢下了，就不給我們新糧食了。怎麼說呢？就是不給你們家一家的口糧了，你們把埋下的糧食挖出來先貢獻給生產隊裡，我爸爸說，家裡的確沒有糧食了，如果有就早給隊裡了，真個是沒了了。哪裡有陳糧哩？我們家的成分是富農，人家想是有哩，實際是沒有，個人都沒有吃的。就這樣，前半夜我爸爸還和我媽媽說話著哩，到了後半夜，我媽媽覺得奇怪，怎麼聽不見說話了，就想："這人還正說話哩，咋不言語了？"就推了幾下，還是不說話，人好像就沒有氣了。

我記得我媽媽還對我說，我爸爸那個晚上對她說："村裡的這些幹部，就是村裡的這些能說上話的人，就把咱們家給捅了，告發咱們家裡有陳糧沒有挖出來，他們就想方設法挖出來，就把咱一家大小的糧食給斷了，就想看看咱自己挖不挖糧食出來。這好多天不給糧食，這叫人咋活哩？天爺……。"前半夜我爸爸就給我媽說的這些，就一個勁兒說："人家不給咱糧食。人家不給咱糧食。"罵了這些，後半夜就不說話了。我就記得我媽給我說了這麼一點點。

依：你爸爸是怎麼埋的？

劉：我爸爸過世了，沒有做棺材，沒有錢做棺材。當時房子裡有一個兩尺多寬、五尺多長的炕桌子，就是咱們農村用的炕桌，把那個炕桌子翻過來，把四條腿腿子鋸掉，就把我爸爸放在桌子上，就抬出去了。

依：上面有沒有蓋什麼？

劉：蓋啥呢？什麼都沒有。就那麼拉出去，就行了。這就是我的父親。

依：父親叫什麼名字？

劉：不知道，我那時間小，沒有問過大人的名字。姓劉，叫什麼不知道。

依：你爸爸不在了，你哭了嗎？

劉：沒有，不知道啥叫個死。我有時候回想起來，那時間真瓜（土語：傻），父親死了，媽媽給我穿了一雙白鞋子，把我高興的，還跑去給別人看，因為是新的，我沒有穿過新鞋呀。也不知道穿白鞋是啥意思，死人是啥意思，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才六歲嘛。

依：還有其他沒有的人嗎？

劉：還有一個就是我的同輩人，就是我的大哥。好像我的爸爸是五九年沒有的。我的大哥是六零年沒有的。走的時候，家裡還有我媽、我的弟弟、還有我。我們都在一個炕上睡著哩，我印象不深。好像睡的一個炕，前面一片是空空的，有個窗戶，因為把我的大哥抬出去了。不是在食堂管理做飯的幾個人能吃飽，就來了幾個人，就到我家裡來要把我大哥抬出去。我有個印象，我媽媽從炕上爬過去拉住不放，不叫抬走，我媽媽就求人哩，就問："你們不要抬我的娃娃，不要抬我的娃娃。你們要把我的娃娃抬到哪裡去哩？"我媽就抓得緊緊的不放，那幾個

人就說：“放手，放手，你的兒子以後都不養活你了，就叫走，叫走。”這幾個人用一片爛蓆子把我大哥一裹，捲起來，炕上還有一個爛被子，就蓋在蓆子上，抬出去了。過了好一陣，那些人回來了，又把那個爛被子還給我們，就是把我大哥蓋了一下，等把他埋了，又把這個被子拿回來，到晚上了，又蓋在我媽、我弟弟、我身上。我就記得這些。

一般來說，死了人的東西就不要了，但是我媽、我弟弟、還有我把蓋哥哥的那個被子又拿回來，蓋過死人的被子又拿回來，我們三個人蓋。說實話，還不是一個被子，是給我和弟弟蓋腿的小褥子，我媽根本就沒有什麼蓋，就是這麼一個小褥子，又爛又髒，埋完我大哥，又拿回來放在炕上，不知道蓋了多少年？也不知道有沒有病菌？我們又用開了。你說，這是為什麼呢？

依：你們是不是不捨得，留個紀念？

劉：不是，那不是紀念的問題。是因為家裡沒有第二條被子，家裡太窮，什麼都沒有，如果把這個被子給來哥哥拿去，這家裡三個人就沒有蓋得了，就要挨凍受冷了。還談不上感情的問題，是我和弟弟當下就沒有蓋的了。只能把死人埋了以後，拿回來，活人再蓋。

依：你哥哥當時多大歲數？

劉：不知道，大概多大我也不知道。

依：大哥叫什麼？

劉：不知道，小名字也不知道，我光知道叫“大哥哥。”

等五九年我爸爸沒有了，六零年我大哥沒有了，我媽媽就得了一種病，奇怪的病。我媽不知道在哪裡尿尿（註：小便）了，神經受了刺激。就是有一大堆人在這裡說話，她想上廁所了，就能蹲在一邊尿尿。不知道不好意思，不知道迴避的。

再後來，等了好多年，我弟弟當了兵，又當了部隊幹部，我也高中讀完了，又考上了師範學院，出來有一份職業了，兩個娃娃都有了工作，生活上都相對穩定了，我媽媽的精神病就慢慢的好了，生活能自理了。

依：你記得不記得那些幹部有沒有來搜過糧食？

劉：嗯——，好像有一次，我和我的小弟弟去地裡剜苜蓿菜去了，地裡哪裡有苜蓿菜哩？它根本就長不出來，地裡的苜蓿根根子都叫人給剜掉了，在地裡剜不到苜蓿菜，我和弟弟就回來了。就看見屋裡烏七八糟的，不是我們那里人都養蜂著哩，來的人用鐵鍬把蜂窩都挖掉了，滿院子都是死蜂、飛的蜂，嗡嗡嗡的響。人家就是看蜂窩裡面有沒有藏下糧食。都說我爸爸藏下陳糧，就來搜。

依：你記得不記得爸爸、媽媽因為搜不出糧食挨打？

劉：我媽挨過打，挨過鬥，這個我記得。就是說我們家有陳糧，非逼迫著交，我媽說沒有陳糧，就打我媽，打著要糧食，抓頭髮，推哩搡哩，鬥爭哩。

依：最餓的時候你們吃什麼？

劉：那幾年，我們就沒有去要過饃饃（土語：要飯）。最餓的時候，吃的是榆

樹皮、洋芋葉子、刺荊、蕎皮。能吃不能吃都吃上了。後來我聽老人們說，那時間，咱們的穀糠燒下的湯吃多了，沒有一點點油水，火氣大得很，人好多天就不大便。想大便是大便不下來，人又脹得難受，咋辦哩？叫旁人掏又不好意思，就男人給女人掏，女人給男人掏（夫妻相互掏）。咋掏哩？人都有個臉面，褲子脫了覺得難看得很，咱農村不是有那個高門檻，這樣嘛，就是被掏的人坐在外面，要掏的人坐在裡面，用這個門檻遮遮醜處，就這麼遮一下醜。不然人覺得不好意思。大人給娃娃家掏，把小娃娃掏的屁股血直流，都掏爛了。大人娃娃都受罪得很。人給自己家人掏，也有幫旁人掏的。

依：最後有沒有救濟糧來？

劉：印象不深，不記得了。

依：那個年代，女娃娃家能唸個高中是很少的了？

劉：怎麼說呢？我媽雖然精神有些毛病了，受得刺激太大了，但是她知道要讓我們唸書，我媽說：“我的生活這個樣子了，叫娃娃把書唸上，以後就是走到哪裡，知道那個是男廁所，那個是女廁所。再就是走到哪裡，住個店，走出門來，知道是從哪裡出來的。不然，像有些人出了店門，想摸再摸不回去了。因為他不認識字，睜著眼睛的瞎子，不會看門牌子。”這就是我媽為啥讓我們唸書。

進來，我給你說。（因為店面比較吵雜，劉景花將我領進後面倉庫說話。）

當時當兵是共產黨的優惠，家里人就有標準口糧。一人當兵，全家光榮，一家人最起碼能吃上平均的口糧。我哥哥還是個戰士的時候，沒有這個優待，我的上學就特別的艱難。村里人就笑話我媽：“前面死了男人，後面死了大兒子，腦子壞了，讓一個女娃娃家上學去？那遲早是人家的媳婦。”後來我哥哥在部隊上提幹了，我們就有了這個待遇。生產隊的人還說我們佔了便宜。

依：為什麼說你們佔便宜？

劉：就說我們不勞動也能吃到生產隊的口糧。我那時十二、三歲就能跟上生產隊勞動了，如果勞動，也是給一點點。現在我哥哥提幹了，我還能吃高一點的口糧。人家就說我佔了生產隊的便宜。

後來，我和弟弟上了學了，工作了，我的哥哥提幹了，我們和人一樣了，我媽媽才有些安慰，病也就慢慢的好了。村里人都諷刺，說我媽媽算盤打得好，讓我上學，說我媽會打算盤。

依：你父親、哥哥沒有了以後，你們怎麼生活呢？

劉：我給你說，我的前半輩子是受了大罪了。我的爸爸沒有的時候，我才八歲，還是個娃娃，我的弟弟小我三歲，才五歲。我媽媽就拉扯著我和弟弟，三個人生活，靠我哥哥從部隊上寄點錢，生產隊給一點糧食生活。我的學費是怎麼來的？一個學期就是五毛錢，但是家裡拿不出來這五毛錢，我們去借也借不上，孤兒寡母人家不願意幫忙，人家知道我們沒有償還能力。有一次我借到五毛錢，走在路上，就害怕丟了，手攥得緊緊的，走回家發現錢不見了，又跑回去找，有一

個人撿到了，就問：“這是不是你的五毛錢？”人家就還給我了，是個好心人。

那時候，我們家的生活困難到啥程度上？我媽媽給我哥寫了一封信，沒有這八分錢買一張郵票，以前是要到劉家岔街道發信，我媽媽求人家把信帶去：“你把這個信給我的兒子發了，等你回來了，我給你錢。”那個人說：“你現在沒有錢，等我回來了，你又哪裡來的錢哩？”人家就不給我媽帶信，看她一個老婆子，帶著兩個娃娃，力單勢薄，沒有人看得起，的確是人都想騎在頭上拉屎拉尿哩。

依：家裡沒有成年的男人頂著，孤兒寡母老受人欺負是吧？

劉：我就老想，和我同齡的孩子，為什麼人家的父母雙全？我就沒有父親？為什麼人家的個子高？我的個子就矮？除了吃飯，最關鍵是精神上的萎縮、恐懼、自卑感，走到哪裡都不敢正眼看人，也害怕別人看自己。 我的小弟弟叫張澤勝，毛澤東的澤，勝利的勝，和兩個孩子鬧著要爬上杏樹摘杏子。 那個小孩就對我弟弟說：“你給我搭個梯子，我爬上去摘杏子，摘上了給你吃。”我弟弟就說：“好，能成。”因為杏樹高得很，上面的果子摘不到，那個男孩子就騎到我弟弟頭上，他說：“你不要動，把眼睛閉上，不要動。”我弟弟在下面，這個孩子爬到樹上，還不讓我弟弟睜開眼睛，就屎尿滿頭滿臉的澆下來，還高興得哈哈大笑。 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父親，家裡沒有支撐門戶的人，就一個小娃娃，都可以欺負我們家。 就是因為我們沒父親，人家家全人全。

村里人他們都說是我媽的算盤打得好，才讓我上學呢。 當時，我和弟弟都沒有錢上學，我媽就做布鞋，都是手工一針一線的納呀，我記得她在家做好了三雙鞋，因為她是個小腳老太太，走不動路，不能到街道上去賣。 她就打發我去賣，我當時也很小，不知道怎麼賣東西，不會賣。 我媽媽就教我，她說：“我的娃娃，不要害怕，一雙鞋你賣上五塊錢，人家如果只願意出個四塊，你就賣出去。 但少於四塊錢，你就不要賣了。 不然，咱們就吃虧了。”我就拿了三雙鞋到魏店街道上去賣，人家問：“你這鞋是賣的嗎？”我說：“是，就是。”人家問：“多少錢？”我就說：“我媽說了，要賣五塊錢。 如果你出四塊錢也可以，再少了就不賣了。”你說我瓜（土語：傻）不？把我媽的話原原本本就說給人家了，沒有討價還價。

當時的農民也很窮，平時也沒有一雙鞋子穿。 到了臘月才有新鞋子穿，準備過年穿，這還是條件好的人家。 我拿了三雙鞋，就賣了十二元錢。 那時間的十二元錢是很多的，我就很小心的放進口袋裡，一路上一會摸一下，一會摸一下，就怕丟掉了。 當時快過年了，村上有些人就到街道上賣點火眼，拿回來做炮仗。 我就在路上碰到兩個村子裡的人，一個個子特別高，還有另外一個人，他們兩個都比我年齡大，人家家都是有父母親的。 那大個子就說：“丫頭，給我借點錢，我賣個火眼。 就給個三毛錢就行了。”另外一個說：“象丑，借給我們，回去就還給你了。”我的小名字叫象丑，就給了他們三毛錢，他們拿去就再也不還給我了。

依：最後他們還給你了嗎？

劉：人家把我欺負的就不能說了。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的確是這樣。我回到家，把錢還沒有交給我媽，因為錢不夠，我要等收齊了才交。我就到河壩去挑水，扁擔一頭擔一個小罐罐子。在路上我就碰到那個大個子，人家擔著兩個木頭桶子。他叫什麼名字，我還忘記了。我很害怕，但還是小聲說："大哥，你借了我的錢，你給我還上，我還要給我媽交帳哩。"你知道，咱們那個山區的路特別的窄，就只能過一個人。這個人如果把身子側一下，我就能勉強過去。可是人家把扁擔一橫，就把路給擋死了，就開始破口大罵我："你這個小婊子，你這個沒有人管的，少娘沒老子的東西，到處給人說我借了你的錢。我幾時借了你的錢了？你有借條嗎？你還膽子大得堵住我要哩？小心我把你的腿打斷，讓你瘸上一輩子。你這狼日下的娃子，還敢問我要錢？看我不把你的狼腿腿子打斷去。"我就被人家罵得哭，再也不敢說一句話。那是我趕集回來，人家也趕集回來，都來擔水，他往上走，我朝下走。我左邊過不去，右邊也過不去。我就低著頭聽人家罵，嚇得渾身哆嗦，嘴唇都在發顫。人家咋罵，我都挨著，關鍵是害怕人家打，人家那麼高，又是個男娃娃，我是個黃毛丫頭，如果動手不是就把我打死了。等人家罵夠了，知道我不敢要錢了，人家讓了一下路，把擔子一轉，我就擔著水罐子過去了。回到家，我就喊了一聲："媽——！"就大哭起來，委屈得很。眼淚流了一大灘。

我媽媽問："咋了？咋了？到底咋了？"我就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我媽說："不哭了，錢我們不要了，就當餵了野狗了。這種人，咱惹不起，躲得起。三毛錢，就算了，你把剩下的錢都給我裝上就好了。媽媽不怪你。"我就把一卷卷子錢交給我媽，我媽就用這樣做鞋的錢供給我和弟弟唸書。一個寡婦兩個娃娃不容易，還要受村里人的氣。

這就是我小時候受下的苦，這就是我的記憶。不是我的命不好，是那個社會，如果我有能力，我的故事寫出來就是一部長篇小說。

後記：2012 年 9 月 11 日，我離開了甘肅，離開了秦安縣。帶著他們的聲音、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見證離開了母親的故鄉。我的腳步沉重起來，我的心境沉重起來。坐在東去的汽車上，我心裡默默地說："親人啊！有一天，我還會回來。"

因為，我的根在這裡，我的另外一個故鄉在這裡。

2013 年 8 月，我第三次回到秦安縣。我回到這裡，就如種子回到了土地，回到了家。我知道，我還會回來……

第五章 地、富、反、壞、右
——在劫難逃的“黑五類”

“地、富、反、壞、右”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五類人的簡稱，統稱“黑五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50–70 年代的多次政治運動中，他們是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

“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初期的土改，全國槍斃了七十多萬地主，幾百萬家庭戴上了地主、富農的帽子，他們的兒女，以至孫子都繼承了這個成分。五八年陸續開始餓死人，首先餓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越是大地主成分，活下來的可能性越小。富農家庭也不能倖免，因為他們被驅逐出家，成為批鬥整治的對象，因為他們被剝奪了一切財產，因為他們比飢餓的農民得到的糧食分配更少，因為他們不敢偷食……

五七年的“陽謀”反右運動，全國有五十五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處理最為嚴重的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這些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饑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比如黑龍江的北大荒農場、安徽的白湖農場、雲南的東風農場、河北的清河農場，其中“最著名的”是甘肅省夾邊溝農場，飢餓的右派們吃草籽、吃青蛙、吃蜥蜴，甚至吃嘔吐物、人畜糞便裡未消化的食物，以至吃右派的屍體……。被送去三千多右派，回來的只有三、四百人。死亡率為 90%。回來的右派們說：“夾邊溝農場是殺人不見血的死亡集中營。。”

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右派反革命，由於家庭出身、宗教信仰、言論觀點、一個不小心的行為，都可能讓一個人一夜之間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招來個人和家庭的滅頂之災。據荷蘭史學家馮客研究：“大躍進中每年的犯人總數將達到八、九百萬，根據最保守的估計，在正規勞改農場病死和餓死的囚犯大約七十萬，這個數字要乘上三到四倍，意味著大饑荒期間大約有三百萬人死在各種形式的監禁下。”

一、一個地主家庭的家史

受訪人：張信忠，男，77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6 日。

錄音長度：121 分鐘。

地點: 甘肅省天水市某住宅小區張忠信家。

張信忠

大饑荒餓亡者:

張忠平, 男, 38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餓亡。 張忠信的大哥。

張揚氏, 女, 40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餓亡。 張忠信

張 × 虎, 男, 4、5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餓亡。 為張忠信的侄子。

張喜盈, 男, 40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被逼上吊死亡。

石歲娃, 女, 3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被逼跳崖死亡。

張小清, 女, 3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餓亡。

楊 × ×, 9 歲, 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鄉月陽坡下莊人, 被父親殺害吃食。

楊國國, 4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鄉月陽坡下莊人, 殺食自己的女兒後, 被政府關在監獄餓死。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鄉月陽坡下莊, 村民楊國國, 四十多歲, 在沒有糧食一個多月後, 頂住家裡的大門, 殺了自己九歲的女兒楊 × × 充飢。 村人撞開門進去看時, 楊國國兩眼通紅、神色異樣的坐在炕上。 一個村人揭開鍋蓋一看, 鍋裡煮著一條娃娃腿, 腳都在。 楊國國還沒吃完, 留到下頓吃。 灶火旁邊的筐子裡還放著些身體、胳膊上的肉, 頭不知道被扔到房上去了, 還是給埋掉了, 到處找沒有找到。楊國國後來被抓進秦安縣公安局, 關死牢中。

前記: 我是前一天和張忠信先生約好的, 第二天按時到他家。 默默的, 還沒有說話, 他已經一滴眼淚從眼眶緩緩而出, 好像這眼淚忍了五十多年。 他取下眼鏡, 擦掉眼淚, 才開始說話。

依: 你想到哪兒, 就說到哪兒, 像聊天一樣就好了。 我知道, 說這些話都特別的殘忍, 好像把長好的傷疤又一次揭開, 但是我覺得這個傷疤從來都沒有長好,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承認過, 沒有給老百姓道歉過, 沒有謝罪過。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來見證, 我就是做一個橋樑, 把他們的經歷寫下來, 告訴世人, 這就是我想做的一份工作。

(採訪時, 張忠信先生十七歲的侄孫張明江也在場)

土改時　我們家被劃成地主成分

張：我最近正在為我們的家族編寫了些資料。 我今年七十七歲了，我是 1936 年生人，中國人就說七十七歲了。1949 年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時候，我已經小學畢業了，已經十三歲了。 四九年，我們迎接解放，我還是個娃娃家，的確是真心真意的迎接一個新的社會。 我把共產黨看得像月亮一樣聖潔，雖然家裡大哥被挨了打，沒收了家產，我還是給父親做工作，希望他熱愛共產黨。 因為在我小時候，國民黨抓壯丁、保長摧糧要糧，蔣介石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對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也並不看好。 所以，對毛澤東共產黨懷著很大的希望和熱情。 從 1949 年共產黨來了以後，六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他們的所作所為幾乎像電影一樣在我的腦海里一幕幕地過去。 說起來話就長了。

依：我們集中在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三面紅旗這一階段說。

張：這個大饑荒，是五七年反右結束，五八年三面紅旗開始的。 咱們秦安縣，你母親的娘家和我的家鄉饑荒就開始了。 我們一家人，別人的故事我就不講了，我們一家人，一個家庭就餓死了六個人。（老人流下眼淚）

依：你不要太難過，慢慢說。

張：我們兄弟六個，我的大哥是餓死的。

依：你大哥叫什麼名字？當時多大歲數？

張：我大哥叫張忠平，忠誠的忠，和平的平。 他餓死的時間也就是三十八歲。他是 1922 年生人，到六零年就餓死了，只在這個世界上活了三十八年。 我的大嫂一直守寡，孤兒寡母到現在。

依：你大哥是怎麼被餓死的？你詳細說一說。

張：中國那幾年餓死了多少人？他們的鬼魂，還在中華大地上盤旋著呢，不得安寧，不得安慰。 我的大哥在我們兄弟六個中最沒有脾氣，性格最溫良的一個。當時家裡就留了他一個人，我的二哥那時被派到天水的石灰窯大煉鋼鐵，給人家燒石灰。 我是家裡的老三，我的四兄弟當時十幾歲，被張仲良搞的引洮工程上去修水利去了。 幾個弟弟都在外面做這個，幹那個，家裡就剩下了我的大哥一個。

在這裡，我必須說一下，我家的家庭成分當時是地主。 我們村子有八十多戶人家，兩戶被劃為地主。 我們家就是頭戶地主。 我們是一個大戶人家，還沒有分家的時候，我們男女老少有六十多口子人。 家業也算得上非常豐厚，山上的地有將近兩百多畝，家裡自己本身的勞力有二十多個，地主家裡的壯年男人也要參加勞動。所以說我的大哥從十三、四歲就開始地裡勞動，並不是宣傳上所說的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剝削階級。 我父親經常說：“你大哥、二哥小時候，家裡還比較困難，大哥早早就跟上大人種莊稼，用撒麥的漏斗，前面是木頭做的，一把一把的撒，個頭還沒有那個漏斗高。 娃娃小，耕地耕著到了地頭，撿到一大塊土疙瘩，枕著就睡

著了。 還是個不懂事的娃娃就開始勞動了。”說起來是地主的兒子，也沒有機會去唸書。

解放前，我父親在秦安縣的魏店開了一家手工染布作坊。 我大哥性格慢，又細心，就具體負責染布，我父親又當老闆，又當掌櫃的，記帳算錢。 我就在我們染布坊的附近魏店中學上學，放了學，我就能見到父親和大哥。 父子三個就住在店裡，吃在店裡。 我二哥比我大十二歲，那時在家裡勞動。

解放後，當時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土改的時候，因為我們地多、院子大、生意大，就把我們家給劃成了地主，地主就是剝削階級，就是壞人。 最最可憐的就是我的大哥，土改是 1952 年進行的，把我家的東西一下子都沒收了。 有那麼一天，一個姓趙的鄉長，也就是回魏店，從山梁上過去，那個下面的一個村子裡的一個鄉長，帶著民兵，還背著槍就闖到我們家，一共有四十幾個人，什麼話都沒有說，不說是哪裡派來的，也不說是來幹啥的，就像土匪一樣公開搶劫，翻箱倒櫃，牽牛拉羊，人家什麼話都不說，見什麼搶什麼，最後搶到什麼程度？被子、褥子、毛氈、枕頭就不說了，連炕上的蓆子都捲走了。

衣服穿戴都搶走了，家裡的桌椅板凳，小娃娃坐的小凳子都搶走了。 女人結婚娘家陪嫁的紅漆箱子就更不用說了。 圈裡的牲口、農具都一槍而空。 最後等人走了，我們家就是被鬼子掃蕩一空，我父親邁著一雙老腿轉了一圈，就好像看叫人廝殺過的戰場。 整個一個好好的家，我父親辛辛苦苦勞動經營了一輩子的家，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水井裡的木頭桶。 那是我爺爺用過的，梁梁已經斷了。 我們全家的家產就剩下了一個木桶。

沒收財產就不說了，這一進門，先是把我們家的小娃娃趕到一個屋子，不讓出來，娃娃哭著要媽也沒有人理。 把女人、還有年紀大的，像我的母親、我的嫂子，把女人都綁了，五花大綁，然後關在另外一個房子。 把我的父親吊在門前高高的核桃樹上，把我的大哥吊在大門框上，就像吊兩條鹹肉一樣。 我的五叔，早聽到了風聲，就跑出去逃命去了。 東西被沒收了，算是沒有被吊起來。

那一天，我就感覺到情況不妙，因為也聽同學議論這些事情。 我不放心，就從秦安中學回到魏店的家，所以，我“有幸”目睹了這一切。 我還沒有走到家，在遠處的山坡上就聽見大哥的慘叫聲，“哎呀——！啊呀——！”那個聲音可以說是慘不忍聞。 我回到家，就看見我的大哥被吊在門框子上。

依：是雙臂朝上吊？還是雙臂從後面吊？

張：雙臂從後面吊著，雙臂吊起來，雙腳都離開了地面，我大哥疼痛的那個慘叫聲，我現在都能聽見。 他個頭比較瘦小，沒有吊多少時間，我大哥就被吊昏過去了。 我趕緊到外婆家，拿回來一點母親藏在娘家的首飾送上，才放下人。

最後到了大躍進的時候，我們那裡也修了一個三峽，就是朱家峽、傅家峽、紀家峽，這三個峽有一個總的水源叫顯清河。 這個河水水面很寬廣，要修建的這個水庫就叫三峽大壩。 村裡每家每戶都要抽人去，我家當然就把我的大哥抽去了，

地富反壞是階級敵人，革命對象。（網絡圖片）

他去了以後，除了每天給人家勞動擔土，晚上給工地上看守工具，而且還要遭受開會批鬥。 就是那種現場批鬥會，用批鬥的方式推動生產。 批鬥誰哩？當然是先批鬥這些成分不好的人，成分好的人批鬥成分不好的人，說著說著就動起手來，你一拳頭，我踢一腳。 連打帶罵，指桑罵槐汙言穢語，把人不當成人。 其實就是讓那些勞動的人害怕，誰不好好勞動就是這樣的下場。

工地上的農民，生活連奴隸都不如，白天幹十多個小時，常常晚上還要加班，一會兒苦戰，一會兒為什麼檢查團獻禮。 日戰夜戰，二十四個小時連軸轉，有些人就病死、勞死、餓死在這個三峽大壩上。 就是這樣，誰也不敢說一句抱怨嘆氣的話，一說就是反革命、反大躍進，就不得了了。 就是五八年在水利工程上，我大哥的身體就已經消耗到了極限，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還有精神上的壓力，壓得他抬不起頭，直不起腰。 我們就是賤民，我們就是像牲口一樣的只能幹活，不能說話，就像穿著衣服的牲口。 可能還不如牲口，牲口還沒有這個階級成分。

三峽大壩最後也下馬了，沒有修建出來。 已經修建好的部分，下了幾場大暴雨以後，也垮的垮，爛的爛，一片瘡痍。 工程上的人也被打發回家，我大哥以此也就回來了，從那以後，因為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身體、精神就不行了，而且大饑荒已經在我們的秦安縣早就來到了。 現在有些人說是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三年大饑荒，實際上從五八年大躍進的那一年就開始了。

那時候，私人不允許開火，家家戶戶都吃公共食堂。 吃飯的時候，貧下中農、

成分好的人先打先舀，就能從大鍋底下舀得稠一點多一點。 我們是地主家庭，排隊在最後，輪到我們的時候，舀上一勺子湯就是幾片菜葉子的麵湯，一個罐子就提回來，一家子人的飯就是一罐子湯，而且，我們家是住在溝下面，村裡的食堂在大村子裡，來回三、四里路，而且還過下溝，再上山才能提上一頓湯喝。

就是這樣，我的大哥就沒有任何東西吃，而且生產隊的重活苦活，還都是安排給他幹。 那時間誰能吃上飯呢？就是隊長、會計、食堂的管理員、做飯的。 我知道這麼個事情，村子上社員都下地幹活去了，這個當食堂管理員的人，現在還活著哩，是書記的兄弟，有七十幾歲了。 人家不出工，就睡覺著哩。 眼見著下地的人快回來了，做飯的婦女都著急的不得了，就去找這個保管員，就說："大家都快放工了，飯還沒有做，你趕緊給秤些麵，我們好做飯嘛。" 麵是保管員管著哩，吃一頓秤一頓，別的人不能動那個麵，都鎖著哩，鑰匙人家腰裡揣著哩。 沒有麵，誰也做不成飯。 這個保管員睡在炕上，做飯的婦女叫了幾次也不起來。 那個做飯的婦女就求開了。"給秤上些麵，給秤上些麵。"人家好不容易就起來了，先是站在院子裡，褲子解開，就"唰——"地先小便了一地，尿滿到處流，尿完了，轉過身來就破口大罵："你媽個 ×，你叫的我睡不著，沒有死人嘛？你叫啥哩？" 做飯的婦女小聲說："秤麵哩，下地的人就要回來了。" 他就吼叫："叫這些瞎熊回來吃屎去！" 正說著，一團鼻涕和痰就一口唾到大鍋裡，水已經燒開了，誰還會換水重燒？他就叫社員去吃自己的鼻涕和痰。 沒有人敢說話，那個基層幹部的話實在是不得了，素質差，權力又大。 讓你吃，你就吃，不讓你吃，你就餓著。

我家第一個餓死的人是大哥

我的大嫂是八歲到我們家做童養媳的，十四歲和我的大哥圓了房，我父親給兩個人操辦結了婚。 我大哥二十二、三上生了一個兒子，就是我最大的侄子，後來又生了一個女孩子。 土改以後，我們家地也沒有了，房子也沒有了，一大家人的生活就很難再繼續維持。 就把我的大哥、二哥分了出去，就說："我也沒有能力了，你們自己想辦法過去，把個人的婆娘娃娃照看好。" 我們幾個小的還是和父母親在一起生活，我下面還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 分開以後，我父親的想法就是各人過各人的，可能還好過一點，一大家子人，光是吃飯就能把人熬煎死，不要說其它的什麼了。

大食堂這樣的吃飯，人越吊（註：耗）越瘦，越吊越虛。 人最後就浮腫了。 沒有乾糧，人只有喝湯喝水，就更加浮腫。 農村的婦女，當時普遍的子宮下垂，走路都走不成。 哎呀，農村的那個慘象，可憐得很，小孩都是肚子大，胳膊腿細，就像蜘蛛，會站立的蜘蛛。 我那個時候在秦安隔壁的禮縣的中學當教師，吃國家的供應，餓是餓，還多少有一點定量。

我大哥從三峽水庫上回來，吃食堂，苟延殘喘，就一路算磨到六零年，吃得更

緊張了，連樹皮草根都挖完了。我放暑假回來，他們一家子就住在一間小窯窯子裡，沒有門沒有窗，啥都被隊裡沒收著去了。我們的院子被沒收了，我的父親在崖上挖了幾個窯，小椽小棍子上面稍微搭一下。用些木條擋住門，一家子就住上了。我大哥還沒有地方住，就找了個人家放羊人的小窯住進去。我去看我的大哥，他已經睡在炕上起不來了，只剩下最後一口氣了，就是等著我回來，對我說幾句話。雖然我們是兄弟，但是相處的時間非常長，他在魏店的時候，他染布，我去上學。兄弟六個，但是就我們父子三個住在店裡，父親管店、做飯，給我們兄弟兩個人吃，大哥一直都很照顧我，讓著我。

以後，我就說我大哥這是炕邊托孤。我低頭進了那個小窯以後，我大哥就把我的手抓著，兩個眼睛費力地看著我。那時候他的浮腫都全部消失了，人就幹成了一把柴禾，顴骨高高的，眼窩子深深的，人看著就不行了。那是六零年的八月，老曆的六月，我哥拉著我的手說：“我的兄弟呀，現在，我們都各人顧不住各人了。”說著，我大哥的眼淚就淌開了。“我已經是沒有辦法了，挑不起這個擔子了，現在，我就是丟不下這兩個孩子，娃娃還小。如果你將來有能力的話，就照顧一下，盡量給我把娃娃拉扯成人。”他就躺在炕上給我托孤，安排他的後事。我忍住悲傷給他鼓勁：“大哥，別這麼說，你要好起來，你才正是中年，三十多歲，還年輕得很，娃們還靠你哩。”大哥搖搖頭說：“兄弟，我知道我已經不行了，沒有幾天人活了，你要答應我呀。”

到這個時候了，他人已經下不了炕了，生產隊還要讓他上工。他上工幹什麼？那時候小麥已經快成熟了，人家看他老實，膽子又小，隊長就說：“你去看麥子去。”經過土改的吊打批鬥，已經把這個人的膽嚇破了，生產隊人家讓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不敢多說一句話，他是地主子女，就是狗仔子。隊長說了，他就去了。那時間麥子已經灌了麵漿了，成分好的人偷一點，揉一揉吹一吹吃上，人就能活下來。但是我大哥不敢偷，他害怕，他就一直守在麥地裡，一直守到天爺快亮了，也就是四、五點的時候，人都熟睡的時候，他就趕緊扒些麥穗子揉著吃上，連麥芒都吃進去了。殘忍的就是這裡，他害怕隊長來看見麥芒，發現了他偷吃麥子，連麥芒揉碎都吃進去。餓的時間長久的人，腸子變得很薄，沒有油脂沒有彈性，麥芒就把他的腸子扎破了。剩下的麥杆，實在是無法吃下去，我大哥就找了個老鼠洞塞進去。漸漸的，大哥大便不下來，用力好不容易大便下來的都是濃和血。因為腸子裡面扎爛了，血水流出來。

我得回學校教學，在我回到學校的十八天，大概就是 1960 年的六月，我大哥就去世了，就丟下了孤兒寡母。我大嫂一兒一女，怎麼生活？那時候，食堂也辦不下去了，分糧食的時候，生產隊是給貧下中農先分，分的是比較好的、乾淨的、飽滿的糧食。最後掃一掃剩下的、帶土的、皮皮多的分給地主、富農家庭。結果就只分了半個月的糧食，我大哥的兒子去分糧，家裡連一條布口袋都沒有，就用一件爛衣裳，袖子口紮住，裝上糧食背回來。結果孩子太乏了，一個娃娃家要走到大莊子

去分糧食，要兩公里，還要翻一座小山，結果回來的路上，娃娃想歇息一下再走，才十二、三的娃娃，又長時間吃不飽飯，躺在地上就給睡著了。等他一醒來，糟糕了，糧食不見了，被路過的人偷著去了。娃娃害怕，但是還是回去了。我大嫂問：“糧哩？”我侄子哼哼唧唧說：“沒了，叫人偷著去了。”聽我侄子這麼一說，我大嫂就生氣難過得三天三夜沒有吃飯，哭呀罵呀，嚎著要去村口跳崖自殺。這沒有糧食了，一家三口子吃啥呀？我大嫂就往崖上跑，那十幾米高，跳下去就沒有命了。我的兩個侄子、侄女就跟在後面哭，就求，把他們的媽媽拉回來。我大嫂想一想還是沒有辦法活，又往崖上跑，三天跑了好幾趟。一個女人家，男人死了，沒有糧食，我大嫂就想一跳崖死了算了。

“媽呀——，媽呀——，你不要跳呀，你不管我們了嗎？”兩個娃娃一大哭，我大嫂回頭一看，兩個娃娃都齊齊的跪下求她不要死。兩個娃娃一個勁兒叫：“媽呀，媽呀，你不要死嘛？我們想辦法嘛。”我的侄子哭得最兇，因為這個禍是他給闖下的。他就給他的媽媽磕頭，求他的媽媽：“媽，咱們找上些吃的，餓死了就餓死了，你自己尋死了，我們兩個咋辦哩？媽呀——！”我大嫂看看山崖下面，一邊看看兩個可憐的孩子，怎麼都不忍心跳下去。孩子一哭，人心一軟，大嫂就算沒有跳崖，就算是渡過去了。

我們家的地主帽子，等 1976 年毛澤東死了以後，才算是摘掉了，我父親被壓了二十多年，被運動、被批鬥、被欺辱了一輩子，於 1979 年去世。

依：你的父親叫什麼名字？

張：我父親叫張喜槐，1904 年生人。我大哥去世以後，我父親就像一隻老蒼狼對天長嚎：“嗷——”地喊叫了一聲，就再啥聲音都沒有了。這是我的弟弟後來告訴我的，父親就只叫了一聲，他是地主分子，還不敢大哭。就是親兒子死了，連哭的權力都沒有，家裡餓死了人不敢哭。我大哥死了，家裡沒有棺材，沒有木板，就用咱們那裡磨地的磨，用柳樹編製的那種磨，把人放在上面。我二哥回去了，給我大哥身上蓋了些枯草，幾個人就抬出家門。那個時候，人都餓得沒有力氣挖墳墓，咱老家的那個地形，不是有那個土坎坎子，就在土坎上挖了一個洞子，把磨塞進去，結果只放進去一半，下半身還在外面。那怎麼辦？就用鏃頭從坎坎上挖了些土下來，就算是把人給埋上了。等過了幾年，情況好一點了，他的兒子想把父親重新埋一下。咱們那個地方的陰陽先生說：“這個地方好著呢，對你們後代都好，就這樣子吧。”現在我的大哥還是在那個地方，這是我們家餓死的第一個人。

我們其它的兄弟，就算是逃出來了，不在家裡。如果在家，首先餓死的就是地主、富農家庭。我們這樣的人，吃不上，還不敢偷，不敢摸，就等著死。我們家餓死的第二個人就是我的二嫂。

送十二歲女兒　換二十斤苞穀

依：你二嫂叫什麼名字？

張：二嫂姓楊，她的娘家姓楊，叫個張揚氏。她的小名字叫個順娃。我二嫂是五九年餓死的，比我大哥還要早一年。我二嫂是怎麼餓死的？這和我大哥還不太一樣，那時候我們家已經分家。我二嫂單另一家，我二哥沒有在家，在天水大煉鋼鐵當民工。家裡有四個兒子，一個姑娘，一共五個孩子。我二嫂和五個娃娃都是吃大食堂，那個待遇和我大哥一樣，地主成分，就吃不上飯。家裡又不讓開火，孩子又多，這日子就特別的艱難。到了春天，幾個孩子就到處找野菜、摘樹葉子、榆樹皮。樹皮、樹葉子都被掃蕩光了，連崖上長的草都想盡辦法弄下來。曬乾了以後磨成麵，都吃上了。枕頭裡面的蕎麥皮、小麥的麥衣。都是先烤乾，再磨成粉，攪和上吃。

二嫂眼看沒有辦法養活這五個孩子，就叫我二哥回來。二哥就偷偷從天水跑回去，一看這生活是沒有辦法了。我二哥說：“現在許多人都往陝西跑哩，有些是有丈夫的女人都往陝西跑。我們還有一個姑娘，我把她領到陝西去，看能不能換上一點苞穀回來。以後，咱這幾個男娃娃能吃上兩天飯，咱姑娘去了人家家也能吃上口飯。免得留在家裡餓死去。”我二嫂聽著也有道理，就同意了。結果我二哥把我的侄女領到陝西，留在了陝西。那年姑娘就是個十二歲。

依：那姑娘那麼小，也不能給人家當媳婦？

張：也算是媳婦，就是個童養媳。人家先養上幾年，等姑娘長大了，就嫁給人家的兒子。也就是比較窮苦的人家，娶不上媳婦，就少花費些錢收留一個姑娘，以後也是在自己家當媳婦。我二哥就把姑娘領到陝西省的周至縣高疙瘩村，找了一戶人家，換了二十斤苞穀。那時候，共產黨發現糧食外流還要沒收哩。我二哥就想辦法送女兒去，對人家說好話：“好哥，我現在家裡情況不好，我把我的姑娘給你們留下，你給我上些糧食，拿回去叫家里人吃上。”他本來想要個三、五十斤，人家不給，人家吃糧也緊張得很。說來說去，就要了二十斤苞穀，就算是成交了。當時陝西也比較緊張，但是相比好一點，也就救活了不少甘肅人，特別是逃荒過去的婦女。

那是一家子人的救命糧呀！我二哥想辦法把二十斤苞穀背回來，交給我二嫂，對我二嫂說：“你給咱藏得好好的，慢慢地熬著，看能不能熬過去。”我二嫂是個很會過日子的女人，偷偷的把十來斤苞穀磨成麵，吃的時候加上菜、加上樹皮麵、草根跟和著吃。

張先生家是地主，我家是富農，餓死的人最多。

把另外的十斤苞穀就挖了個洞，藏了起來。既害怕搜糧隊來搜，也害怕幾個娃娃偷著吃。就是這麼小心著，這些苞穀還是發生了大問題。

千虎、纏虎商量　咱們去陝西

我二哥的大兒子在家裡幹活，第二個是姑娘，就送去了陝西的周至，小名字叫個凡凡，現在還在周至生活。凡凡屬羊，是 1949 年解放那一年生下的娃娃。凡凡下面的弟弟，名字叫個千虎，下面還有一個叫纏虎，就聽見了他父母的對話，就聽我二哥說去了陝西把姑娘放下了，先是走到秦安縣，再走到南河川，搭上火車坐到寶雞，寶雞又坐車到了武功車站。他們下了車，然後渡過渭河，過去以後到了疙瘩村……。二哥給我二嫂詳細說這個過程，就被這兩個孩子聽見了。

二個孩子一個十一歲，一個只有九歲。大的這個當時在陽坡門小學唸書，餓得不成，書也唸不成了，就回家裡來了。偷人家隊裡的豌豆苗子吃，連皮帶葉都吃進肚子裡。偷洋芋，有一次讓生產隊長抓住，連踢帶打，打得爬不起來，被綁在馬圈裡一個晚上，娃娃餓得睡不著，也不知道害怕。第二天回到家，我二嫂就很生氣，用繩子把娃娃綁起來，看他還跑不跑。娃娃餓的不成，又去生產隊的豌豆地裡偷豆角，被隊長看見帶人過來，喊著：”把這貨給我往死裡打！”一棒子過來就把娃娃給打得昏死過去了，頭上的血都流在地下。兩個娃娃成天餓得見啥吃啥。樹皮草杆，沒有不能吃的東西。

我的這個二侄子，叫千虎的這個，現在是在陝西省的眉縣，距離寶雞很近。老三纏虎，和他的姐姐凡凡在一起，都在周至縣。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時間，春節過了，春荒更加難熬了，第二天，兩個娃娃到地裡挖野菜去了。餓得挖不動，也沒有多少野菜挖。兩個娃娃就商量。千虎就說：“我餓得受不了了，我要去陝西去哩。我不想餓死。”這個小的纏虎對他哥哥說：“哥，你去陝西把我也領上。”千虎不願意領他的弟弟，就說：“你太小，跑不動路，我不領你。”這個纏虎就求他哥哥：“哥，你把我領上，我還能給你做個伴。我要跟上你去陝西哩。”兩個娃娃就商量好一起走，但是這路上要走幾十里路才能到火車站，沒有吃的東西怎麼辦？纏虎就說：“媽在牆洞裡藏了些苞穀，咱們偷上些背上。路上燒上吃。”這兩個娃娃算是有良心，把那些苞穀掏出來，拿了三、四斤，給他們的父母留了五、六斤。家裡還有五、六口子人哩，他們很保密，也沒有對父母親和他們的大哥說。

到了第二天，他媽幹活去了，兄弟兩個就把那個洞洞挖開，把糧食掏出來，用衣服袖子裝了些糧食，把剩下的就原放回去，盡量弄成原來的樣子，把偷下的苞穀放在草筐子裡，用些野草蓋上。他媽下地回來了，就說：“你們兩個找些野菜去，回來了，媽給你們做飯。”

那是早春，野菜芽芽子出來一點點，兩個兄弟就裝著出了門，到了地裡，把筐子一扔，兩個人背上那些苞穀沿著吊灣渠就跑。從我們村子到郭家鎮是十里路，

兩個娃娃整整走了一天，天麻麻黑的時候，兩個娃娃下了山，看見公路了。 兩個娃娃要走上公路的時候，在一個叫四嘴的村子，發現附近有民兵背著槍在巡邏，那時候是不讓外流、不讓盲流，到處設立關卡，阻擋著哩。 老百姓餓得到處胡跑，當官的害怕給自己丟人，不讓人出門要飯。 這個時候，有一個民兵看見這兩個娃娃了，就大聲喊叫：“站住！站住！哪裡的野娃子？”兩個娃娃跑了一天，已經是跑不動了。腿已經走瘸了，一拐一拐的，一聽人家叫就嚇得不知道怎麼辦。 人家上來不由分說，一把就把他們兩個抓起來，一手抓一個，就像抓了兩個雞娃子。 就問這兩個娃娃：“你們哪裡的？朝哪裡跑哩？”兩個娃娃嚇得也不敢說話，人家民兵從身上搜出來幾斤糧食，就審問：“你從哪裡偷的糧食？老老實實交待。”民兵就把糧食給沒收著去了，大吼大叫一審問，娃娃就啥都說出來了。 說我們是張家寨的，餓得不行了，我大（土語：父親）把姐姐送到陝西去了。 我們想找我姐姐去。 他們就聽他大說要到南河川去搭火車，搭上火車就能到陝西了。 幾個地方的名字，兩個娃娃都記得清楚得很。

那個民兵說：“政府不讓外流，你們兩個娃娃胡跑啥？我明天給你們鄉上打個電話，讓領人來。 你們不能胡跑，明天就回家去。”那個民兵把兩個娃娃拖到村裡一個小房子裡，民兵就給大隊書記匯報去了，說收容了張家寨的兩個娃娃，明天就送到鄉上。 人家門一關，就回家睡覺去了。 外面沒有上鎖，就是拴住了，用個小棍子一插。 兩個娃娃又餓又凍，怎麼能睡得著？不知道該怎麼辦？到了後半夜，周圍都靜悄悄的，月亮亮得很，照得啥都能看見。 他們兩個就輕輕地推門，那個棍子都動了，還不敢聲音太大，結果也沒有開開門。 兩個娃娃又想辦法，牆上面有個小窗戶，也不那麼結實，他們爬上去，窗戶上的棍子一推就斷了，又折斷了兩三根。 這個千虎就對纏虎說：“我先把你推上去，你出去了，我再爬。”結果，千虎就把纏虎先推出去，外面有草，也沒有摔疼什麼。 接著千虎自己也爬出去，纏虎把他哥哥拉出來。 這兩個娃娃逃出來連夜就跑，就走到了岳堡鎮，過了葫蘆河。 國民黨以前在這裡修過一個橋，等天亮的時候，兩個人就跑到葉子堡。 兩個人還害怕被民兵逮住，就說先看看情況，在一個鄉遇到了逃荒的一家子人，一對夫妻，還有一個娃娃，人家問：“娃子，你們兩個弄啥去哩？”他們就說：“我們到陝西找我姐姐去。我們跟上你們能成不？我們害怕得很，有人逮我們哩。”那一家人就說：“能成，咱一起走，到南河川扒火車去。”這兩個娃娃就跟上這一家子，腿走得疼的走不動了，還是硬跟上走。 兩個大人三個娃娃從葉子堡一路走到秦安縣城，有十來里路，到了就下午了。 娃娃已經真的是筋疲力盡了，身上沒有一點吃的，沒有一分錢。 汽車站附近有食堂，他們聞著香味就進去了，想要上些吃的，又不敢伸手要。 就眼睛瞅著那個顧客吃完了，趕緊把盤子搶過來，把人家留下的殘湯剩飯喝上一點，舔盤子舔碗。 還沒有吃飽，就讓人家給轟出來了。

但是秦安城並沒有火車站，他們爬過秦安城，一路上就成了苦兒逃荒艱難路。他們兩個就一直跟上這一家子人，等爬到東山上，天就已經黑了，兩個小娃娃一天

走這麼多的路，腿疼得簡直沒有辦法。走在半路上，又發生了一件事情，他們拚命跟上這一家子人跑，爬到山上的時候，兩個娃娃實在是乏得不行了，就求那一家子人。“叔，咱歇一下再走能成不？我們實在是走不動了。”大家就都休息了，這兩個娃娃就一下子給睡著了。人家一家子走的時候就沒有把他們叫醒，就先走路了。也極有可能人家就故意把他們兩個甩掉了，多領上兩個娃娃還嫌麻煩。等兩個娃娃一醒來，這一家子人就不見了。他們翻起身來趕緊攆也攆不上了，一家三口不見蹤影了。兩個娃娃下山的時候幾乎就是連滾帶爬的走，又累又餓，不知道東西，就想著逃命、逃命、逃命，腿就覺得疼，疼，疼，這個大的還要不時的拉上小的走，從秦安縣爬上東山，經過窪村、格家堡子、雲山梁，從下午到夜裡就跑到南河川，前後走了有四、五十里路。等到第二天天亮，聽著“嗚——！咣咣咣”的聲音，兩個娃娃看見一個黑黑的啥東西叫喚著跑過來了。兩個娃娃從來沒有看見過火車，那麼長那麼大那麼響，娃娃把腿疼都忘記了，兩個人高興的跳起來了，嘴裡就喊叫：“火車！火車！”看到火車，就看到希望了。

看到火車這兩個娃娃高興得跳起來。那是貨車，人家在小站還不停，貨車主要是拉煤拉油，有時候停有時候就不停。說起來南河川站是個救命站，有多少咱秦安的人都是從這裡上的火車，跑到陝西去逃命去了。我的兩個侄子，一個十一歲的叫張千虎，一個九歲的叫張纏虎，就在南河川扒上火車，還沒有坐穩當，火車就開動了，兩個小傢伙又喊又叫，在煤車上蹦蹦跳跳，就喊著：“我們坐火車嘍！”“我們要到陝西去找姐姐去嘍！”“我們再不挨餓嘍！”兩個娃娃一路上被收容了三、四次後，終於到了陝西……這中間的曲折苦難就多了。

兩個侄子留在陝西　給別人當兒子

千虎、纏虎，兩個娃娃就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的打問，白天要飯吃，晚上麥草裡、小廟廟裡鑽著睡。一村一戶的打問了著，過了那麼三、四天就把他們的姐姐給找到了。看見就喊叫：“姐姐！姐姐！”有好幾個月沒有見面，親熱得很。他姐姐一看見弟弟，嚇了一大跳，就趕緊問：“你們兩個咋得來哩？媽呀！你們出來給大和媽說了沒有？”兩個娃娃就低下頭不說話。姐姐就說：“你們兩個趕緊回去，屋里人急死了。”她也是害怕讓那一家子人看見，來了一個，又招來兩個，這一下子三個吃飯的人了，她還害怕人家連她都不要了。人家陝西那陣吃糧也緊張，一個人是一個人的，一頓是一頓的。但是人家那家子人很好，看見兩個娃娃也沒有多說話，給做了一頓飯讓吃上。喝得是苞穀麵糊糊，還有雜糧饅頭。兩個娃娃基本上算是吃飽了，光是糊糊一個人就喝了三大碗。吃了飯，姐姐就悄悄說：“兄弟，你們兩個找各人的地方去，再不要找我了，不然，人家連我也不要了。那我咋辦哩？我可不想回咱那裡了。”姐姐就哭開了，她說她不願意回到父母家裡，因為回去就是挨餓。她現在也沒有辦法照顧兩個弟弟，那家大人給他們出主意，說讓他們到別的莊子裡

去, 看看人家要不要收養娃娃。 有些沒有兒子的家庭, 你們給人家當兒子去, 看人家收留不? 是個路子。

自己姐姐那裡收留不下, 這兩個娃娃現在只有要飯一條路走了, 就挨著莊子要, 要上一口算一口。 有時候要上上生苞穀, 也就嚼著生吃上了, 看見人家的菜地長出來小苗苗子, 比如蘿蔔, 就拔出來吃上, 葉子根子都吃進肚子裡。 有那麼一天, 還啥都吃不上。 春天了, 陝西的苜蓿已經長出來了, 拔上一把吃上。 渴了爬在河邊上喝兩口水, 黑了就到人家的麥場裡、飼養員的飼養室、屋簷下睡一覺。

過了這麼七、八天, 這個纏虎轉到一個莊裡, 人家就問: “娃, 你多大了? ” 他就說: “我八歲多了, 快九歲了。” 人家又問: “你從哪裡來的? ” 他說: “甘肅, 遠得很。” 人家問他: “如果你不回去了, 你到我們家裡來, 給我們當兒子怎麼樣? 你願意不願意? 我們給你吃飽。” 這個纏虎一聽高興得很, 有人收留就有吃的了, 就有暖和的地方睡覺了, 他馬上就說: “我願意, 願意。” 這纏虎就留在周至的一戶人家, 老兩口子年紀大了, 家裡有一個女子, 這家子人姓郭。 就等於給人家做了上門女婿了。 這女娃子有點啥病, 人不是很齊整的那種。 這個老漢說: “把娃娃留下, 將來給咱們這一家子撐個門戶, 當個兒。” 纏虎就留下了。

這個千虎也希望有人收留他, 就到處找到處打問, 人家問他: “你多大了? ” 他就老老實實說: “我十一歲。” 人家又問: “你知道不知道你老家在哪裡哩? ” 他就說: “在甘肅,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寨村。” 人家又問: “你唸過書沒有? 會寫字不? ” 他就說: “我唸過幾年, 我會寫信。” 人家問他家裡還有什麼人, 他就說還有爸爸媽媽幾個弟弟。 許多人一聽就搖開頭了, 就說: “這個娃娃, 不敢要, 太大了, 太靈光了, 這麼大了, 啥都記得, 啥都知道。 現在是挨餓著哩, 將來吃飽了, 還不是回去找他父母親去了。 我們不是白養上幾年? 劃不著。” 就因為他年紀大, 就找不到願意收留他的人家。 娃娃跑到這裡, 又跑到那裡, 求也不行, 說好話也不行。 十天半個月了, 也沒有找上一戶人家。 沒有辦法, 又跑回去找他的姐姐, 他就對他姐姐說: “你給人家說一說, 看能不能把我也要上? ” 他姐姐一聽就哭開了, 就求他: “你不要再來找我了, 你再來, 人家也不要我了, 我到哪裡去哩? ” 就偷偷到廚房給他拿了幾個饅頭, 就把他送到門口, 他姐姐說: “你趕緊走, 趕緊走, 不要讓人家看見了。 人家的饃是有數的。” 他也覺得沒有希望了, 吃了些幹饃, 又扒火車坐到寶雞, 在寶雞要飯也艱難得很。 那陣要飯的人是成群結隊, 人家門還沒有關, 又有要飯的敲門哩。 有些人還多少給上一點, 不論是麵湯, 還是紅薯。 但是有些人不但不給, 還罵人哩, 有個別時候, 還挨打哩。 人糧食都緊, 給也給不起, 不是說人不願意給。

過了七、八天, 這個千虎現在就很絕望, 也害怕他的爸爸媽媽著急, 就想著回家去。 成天就在就在垃圾裡找吃的, 挨家挨戶的乞討, 喝水渠、偷菜園子裡的蘿蔔。 娃娃想回家, 想他的爸爸媽媽了, 但是又一想, 還不能回, 回去還是挨餓, 還不是餓死, 不如就死在陝西好了。 走投無路, 千虎就想一死了之。 但是又咋死哩?

千虎餓的難受的沒有辦法，就跑到寶雞後面有一個山叫景台觀，他聽人家說山上的狼出沒多得很，他就想乾脆讓狼吃掉去。我吃不上，讓狼吃上，他就在山上等了三個晚上，就鑽在山上的小洞洞子裡躺下來。人也餓得走不動了，就等著狼一吃就算完了。但是等了三天三夜，狼還沒有來吃他。叫狼吃，狼還不肯吃，他就說自己真是個狼不吃的。那時候麥苗苗子出來了，他就拔了些青苗苗嚼上。算是能走動路了。

這死還不好死，狼都不吃。他又想讓火車碾死去，那個痛快，火車一開過來，人就被碾死了。就乾脆碰火車去，叫火車碾死算了。在這個時候，他對生活是完全絕望了，陝西沒有地方留，沒有人願意要他，家裡回不去，回去沒有吃的。他也要不來飯，有一頓沒有一頓。餓得實在是受不了了，他就又走到鐵路上，一段沒有人能看見的地方，他就爬在鐵路上等火車。就聽著火車轟隆隆地開過來來，他好像也沒有多想，就很本能地爬在兩個鐵軌中間，他想著等火車過去了，我就粉身碎骨了，我就死了，我就不再受餓了。這可能就是人的本能，想得好好的讓火車壓死去，但火車來的時候他就在兩條鐵軌之間爬的展展的，緊緊地貼在最中間，沒有讓火車傷到一點皮毛。等火車過去了，他的耳朵還轟轟響著呢，水給噴了一身，他就一驚，就想：“火車過去了，咋沒有把我壓死哩？”他摸一摸腿，好著哩，再摸一摸頭，也還在哩，咋都好著哩？也不疼。渾身上下都好好的，完整的。想死還死不了，死不了就得吃飯。沒有辦法，他又衣服濕濕的，臉黑漆馬虎的就又來到寶雞火車站，就想再去碰一碰運氣，到底看一看有沒有人要他。他知道，這回可不能給人說實話了，要編點謊話了，他就想好了，如果別人再問，他就說家里人都死光了，就剩下一個人了，是個孤兒，沒有人管，人家就放心了，說不定就要他了。

這個千虎又餓又乏，就躺在火車站的廣場上睡覺。睡一會兒，醒一會，等了一早晨也沒等到，就一直等到中午。到了下午，走來一個中年婦女，說著一口河南話，看著千虎就走到他跟前問：“唉，娃娃，你想吃饃不吃？”一聽有饃，千虎就一下坐起來了，眼睛都亮了，趕緊說：“吃哩，吃哩。”那個婦女就給他了一個巴掌大的菜餅餅子，苞穀麵的餅子。他接過來三口兩口就吞去了，就顧不上嚼。那個婦女一個勁兒看著說：“天爺，把娃娃餓成啥樣子了？可憐成啥樣子了？”很同情和憐憫孩子。他吃上了一個菜餅子，肚子裡就好受多了，女人就問他：“娃，你是從哪裡來的？”“甘肅。”那個婦女又問：”你家裡還有什麼人沒有？”千虎這回沒有說實話，他就說：“我家裡爸爸、媽媽都餓死了，沒有人了，我一個人，沒有人管了。就跑出來了。”那婦女一聽就高興了，就蹲下對他說：“好我的娃，我把你領回我們家，你給我們當個兒子，你願意不願意？我和老漢就沒有個娃娃嘛。”千虎當然是喜出望外，一百個一萬個願意願意，一口答應說：“我願意，我願意給你當娃……。你還有沒有菜菜餅子？再給我吃上一個。”這個婦女帶了三個菜餅子，又給了他一個，他一吃上，渾身馬上就有了勁了。這個婦女說：“娃，咱們就說好了，你現在就跟上我走，我這裡還有一個菜餅子，給，你也吃上，慢慢著吃，不要噎住了。”他三個菜餅

子都吃上，基本上就吃飽了，好多天沒有這麼好好吃上一頓了，他就說：“我願意。”就跟上這個婦女走了。

千虎就跟著這個婦女來到眉縣營頭李家村，這家子男主人姓呂，叫呂生富，老實善良，家庭成分好，還是個貧下中農，給生產隊當著飼養員。也是個很窮苦的家庭，家裡連房子都沒有，一家子就住在隊裡的飼養室裡，栓牲口的旁邊有一個小房子，生活也是相當的困難。所以，我的侄子張千虎，後來就改為呂志強。

饑荒年間，我的侄子張千虎、張纏虎逃到陝西給人家當了兒子，一個在周至縣，一個在眉縣，就這麼安頓了，就算是把命拉住了。我二哥後來跑到陝西走鄉串戶，一家一家打問找到了兩個兒子，卻不敢帶回來，知道自己養不活。咱再回過頭來說說我的二嫂。

二嫂之死

二嫂從生產隊幹活放工回來，一看兩個娃娃咋不見了。就問大兒子：“千虎、纏虎去哪裡了？”他大兒子說：“我和你一樣，跟上上工去了。我看見這兩個拔草去了，咋就不見了？”最小的一個男娃才四、五歲，半知事不知事的。就對他媽媽說：“我二哥、三哥走了，提了個罐罐子，再沒有回來。不知道到哪裡去了。”這就等到天黑，還不見回來。我二哥和我二嫂就漫山遍野的找，溝下面、小窯窯裡、各家各戶到處找到處喊，每個人都說：“沒看見兩個娃娃。”“不知道。”這一下子就把一家人急瘋了，跳起來了。過了幾天，鄉上往大隊打了一個電話，是從郭家鎮打來的，意思就是說有兩個娃娃，被巡邏的民兵抓住了，但是又跑脫了。你們把人看住，不要讓再往外胡亂跑。這一下，二嫂就知道兩個娃娃跑了，估計是跑到陝西，找他們的姐姐去了。

沒有娃娃了，就是藤上沒有熟的瓜給硬摘了。我的二嫂著急、難過，人就瘋了。每天晚上下了工，就跑到村子口的土崖上看、瞭望，看兒子回來了沒有，等一天沒有，等一天沒有。天天就坐在土崖上哭，念叨兩個娃娃，“好我的千虎呀，好我的纏虎呀，你們跑到哪裡去了呀？咋不給媽說一聲哩？都怪我這個媽沒本事，我的好娃，你們回來嘛。你們沒有聽見嗎？媽叫你們哩……。”一日一日，兩個娃娃不見蹤影，沒有音信，我二嫂哭呀哭呀，就把眼睛哭瞎了，從此雙目失明。她天天哭著等兩個孩子，一直就怪罪她自己沒有把娃娃養活好，當娘的沒有給娃娃吃上飯，把娃娃餓跑了。

那時候，我二哥也從天水回來了，工人也不幹了，不去燒石灰了。看我二嫂成了那個樣子，就對她說：“你不要哭了，把身體哭壞了咋辦？我給咱找娃娃去。”我的二嫂留在家裡，因為她還有一個小娃要照看。我的二哥就開始了千里尋兒之路，他就扒上火車，在武功下車，他不是送姑娘的時候來過陝西，這次還比較熟悉一些。很快找到了纏虎，沒有找到千虎，問纏虎：“你知道你哥哥去哪裡了？”纏虎

說:“我不知道。”看他爸爸那麼著急,纏虎低下頭也不敢多說話。

我二嫂因為娃娃跑出去,天天哭天天哭,哭的雙目失明,也不能下地幹活了。隊裡有時間不給湯,有時間給點最清的湯,家裡那點苞穀早吃完了,想去挖些野菜,也摸不到地裡。家裡沒有糧,就這樣,我的二嫂就餓死了。

張明江說:“我相信我爺爺說的話。”

依:你二嫂死的時候多大歲數?叫什麼?

張:那是 1959 年,我的二嫂還不到四十歲。小名字叫個順娃,大名字叫個張楊氏。我二嫂死的時候,我二哥還不在家,出門到陝西去找兩個娃娃去了,出門前,一家子人就餓得不行了,我二哥就給我的大侄子做了一個交待,這個老大當時是十八歲了,我二哥避過我二嫂說:“你看,你媽這眼睛也不行了,身體也糟糕得很。你把弟弟看好。如果,我還沒有回來,你媽就下場(土語:死了)了,你找上幾個人,把你媽簡單埋一下,打發了。我去把你兩個兄弟找回來,一定要找回來。你大了,把這個家給咱看住。大去陝西幾天就回來了。”

沒有等到我二哥從陝西回來,沒有等到兩個兒子的任何消息,我二嫂就餓死了,等不住了。我二嫂餓死以後,剩下了老大、老四兩個兒子,我二哥還要到外面幹活,最小的娃娃就沒有人照顧,也給餓死了,最小的一個兒子。才就是個四、五歲。

依:這個娃娃叫什麼名字?哪一年沒有的?

張:這個娃娃叫個什麼虎?張 × 虎?我還真不記得了,是六零年沒有的,是我二哥家裡最小的一個。沒有媽了,我二哥也管不了,娃娃沒有吃的,就餓死在家裡了。我大哥餓死,二嫂餓死,小侄娃子餓死,我們家這就三條人命了。

五叔家　一把黃豆三條人命

依:我們已經談了三個人的死亡,其它家人的呢?

張:我接著就要講我五叔家的遭遇。

我五叔一家比我上面說的還要慘。就一碗黃豆把一家子三條人命要掉了,那是個殺人的年月。我的五叔和我的父親是親親的兄弟。我父親名叫張喜盔,我五叔叫個張武盔。

依:你五叔都是多大歲數?

張: 我五叔比我大哥大, 怕是也就是個四十出頭的樣子。 我父親弟兄五個, 他是最小的一個, 我叫叔父, 是父輩中最小的一個。 他當時家裡有四個姑娘, 一個兒子, 一共五個孩子。 我的五叔母是一個個子又大, 又很有個性的女人, 我稱呼她嬸娘。

當然了, 我們一家子是一個藤上的瓜, 被劃成了地主成分, 就誰也跑不掉。 我的五叔父家一家就是正兒八經的地主成員, 因為我父親是地主成分, 他們的兒子、孫子就繼承了這個帽子。 從五八年開始就挨餓, 全家幾口子人都是挨餓。 不要說地主, 就是貧下中農都是偷著吃, 摸著餵肚子。 吃飯不論你是什麼成分都要吃飯。人的肚子沒有成分。

我叔父幾個娃娃餓的招不住, 幾個女娃娃都躺在炕上不動彈, 要湯喝都沒有。他就到地裡偷了一碗豌豆, 回家煮熟讓幾個娃娃吃上了。 但是那個豌豆杆沒有地方可處理, 塞進灶火裡燒, 一時半刻又燒不掉, 他又“作賊心虛”, 就害怕人家幹部隊長到家裡來搜查。 就急死慌忙的把豆杆塞進炕洞裡, 用些炕灰埋住。 但是, 我五叔在地裡偷豌豆的時候, 還是被一個書記, 還是一個積極分子看見了, 匯報上去了。 村里人都說, 這個書記心眼狠毒, 農民形容這種人是牆縫裡的蠍子, 把你狠狠蜇一下, 還不顯身。 有個傢伙叫個陳 ××, 我還給忘記了。 我們家叫個張陳家寨子, 這個書記自己不出面, 就給隊長說了, 就說: “翻了天了! 地主的兒子還敢偷生產隊的莊豌豆? 破壞農業生產。 你去查一查。 都偷著吃了, 咋給國家交公糧哩? ”

這個姓陳的隊長就帶領了兩個民兵, 到我五叔父家來搜查, 到處找他偷了豌豆的證據。 牆角角、灶火裡、櫃子下面, 到處找了一圈圈都沒有找到。 這些傢伙還不死心, 沒有找到證據回去就沒有功勞。 最後隊長就說: “看看炕洞, 前幾天有個鬼把苞穀藏在炕洞裡, 也叫我給挖出來了, 看他能日鬼過我? ”人家一掏, 就把豆杆子, 豆皮子給掏出來了, 這就是地主破壞農業生產, 偷生產隊的糧食的罪證, 這就不得了了。 把這些傢伙高興的, 拿上一把豆杆子就匯報去了。

“開會! 馬上召集全大隊社員開鬥爭大會! ”這個書記馬上組織人召開批鬥大會, 批鬥地主, 成天偷糧食, 破壞農業, 對人民公社不滿。 我五叔本來就是一個懦弱的人, 膽小怕事, 也是土改那幾年被抄家、鬥爭、驅趕害了怕了, 到了驚若寒蟬的地步, 不是看五個孩子餓的歪歪扭扭睡在坑上, 他哪裡敢去偷生產隊的豌豆? 好了, 這一聽說要開批鬥會, 我五叔父知道一定是五花大綁, 拳打腳踢, 就害了怕了, 就翻過後院的牆。 從山崖崖上逃跑了, 連夜就跑遠了。 人急了, 也沒有想那麼多。就想避一段時間, 風頭過去了再回來。

這書記一聽我叔父跑了, 就氣得拍著桌子大罵: “你跑得好, 你跑了, 讓你女人頂替上! 把你個驢日下的。” 就讓民兵去把我五叔母喊著去了。 因為社員大會就要召開了, 我五叔父找不到, 就沒有批鬥的對象。 只有拉我的五叔母來頂替上路。就是一場戲的主角沒有了, 戲就唱不成了, 就讓主角的女人頂上上場子。

如果我的嬸娘是一個性格軟弱一點的人, 後來可能不是那個樣子, 我的嬸娘

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女人，比較倔強一點，她有時候就罵我的五叔父，“人家在你頭上拉屎，你都不放個屁嗎？”我給你說過，我們家住半山上，他們住在山溝邊上，來回還有兩里多路。隊長就到我嬸娘家叫她到大莊裡批鬥去。這個隊長兄弟四個，沒有一個好東西。老大在舊社會是個兵痞子，老二是個土匪，讓國民黨拉著去槍斃了，老三是個騙子，不好好務農，到處騙吃騙喝。這個隊長就是老四，說話都說不清楚，不知道是舌頭長還是短。共產黨裡面就用這種幹部，鄉下人就叫二杆子、二流子、混混，就是聽上頭的話。上頭讓他用舌石頭把人一頓砸死，他想都不用想，他就敢砸。自己能混著吃個飽肚子，不管其它人死活的貨色。就是這樣的一類人。

“你男人跑了，你自己去！“這個隊長就把我的嬸娘用繩子綁起來，先要壓送到大莊裡開大會，然後交到公安局法辦。一路上，因為我五叔跑了，這個隊長就生氣得很，就罵罵咧咧的一路：“你他媽的地主還想翻天哩？還想反攻倒算哩？你狗日的膽子大得很，敢破壞生產隊的農業建設？就這一條就夠你熊球貨受了。你等著，看今天咋收拾你哩？看你男人跑得好不？”這個隊長自己在前頭走，罵著哩，唾著哩。我嬸娘就跟在後面。

依：後來呢？你的五叔母怎麼樣了？

張：我的叔母沒有辦法，就只能跟上人家乖乖的去，一路上越聽隊長罵越生氣，又不知道自己的男人出去是死了還是活著，幾個娃娃在家還沒有吃的，這批鬥會還不知道咋開哩，這越想就越沒有辦法活了，越想越覺得活著沒有一點意思了。剛好我們村從上面走下來有一個懸崖，也怕是有個十幾丈，幾十米高。等走到那裡的時候，隊長還在前面走著罵著哩，我的叔母一下子就衝到懸崖上，想都沒有想，就“唰——”地跳下去了。那一時，人就是不想活了，就想這麼個活人不如一死了之。就眼睛一閉往下跳。當時把大腿就從前面扭到後面去了，下半身粉碎性骨折，不知道摔成多少節節子了。

依：把你五叔母摔死了嗎？

張：當時沒有死，那麼高下去就摔得不省人事了，摔得滿臉滿鼻子都是血，衣裳上到處都是血。人就摔癱了。

依：你的叔母叫什麼名字？

張：她姓石，石頭的石。就叫個石歲娃，是小名字，官名怕是沒有。她娘家距離我們家也就是個七、八里。我叔母都跳下去了，這個隊長還不知道，還在前面唾沫星子飛著胡罵著哩。那個懸崖深，他還沒有聽見什麼聲音。在下面幹活的人看見了，就驚叫起來：“跳崖了！人跳崖了！你還罵啥哩？”他才轉過頭來一看，人不見了。幹活的人喊：“人從崖上下去了！”一看，我叔母人在崖下面一抽一搐的。幹活的那幾個人趕緊把我的叔母抬回家。人就再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血就淌了一路，不知道是嘴裡的血，還是胳膊上、或者是腿上的血。那個時候，人最痛苦了。如果一下子給摔死了，還痛苦小一些。眼看著救都沒有辦法救了。

我五叔父也沒有跑遠，就想著避一避就回來了，這麼多的娃娃，他能跑到哪裡去？他也經常打聽屋裡的消息，就聽說了，就趕緊跑回來了。我的一個堂弟也趕緊從學校裡回來了，在炕頭上叫著：“媽——，媽——！”我的叔母也不答應。兒子就給他母親把臉上、手上的血跡洗掉，試著灌上些湯，他媽也不張嘴咽。死之前，人一直是迷迷糊糊的，嘴動著哩，誰也聽不懂她說得是啥。你想想，十幾丈高的崖跳下去，人就摔的腦子裡面出血了，不省人事了。就這麼維持了九天，我叔母就算是把氣給咽了。

依：那他們放過你的五叔了嗎？

張：唉！說不成了。我的叔母埋了以後，有一個以前的老隊長，人還有點同情心，就對這個書記說：“你看，現在這個女人就已經死了。把人家這個男人千萬就不要再收拾了。人家還有四個小娃娃，一個正上學哩，家裡還有三個，最小的才兩、三歲。千萬不敢再鬥了。再鬥這一家子就算完了。”結果，這個書記、隊長根本就不聽這個老隊長的，想著你都不當隊長了，還指手劃腳誰聽哩？這個書記說：“事情還沒有完，沒有了解。都沒有開大會哩，都沒有批鬥哩，咋教育社員哩？她跳崖是她害怕了，因為她有罪她才想死，畏罪自殺，對抗人民對抗黨，罪加一等，不能同情地主分子、地主婆娘。”就在我叔母過世的第十一天，他們就要再次召開社員鬥爭大會鬥爭我的五叔父。我五叔父一聽，就上吊了，覺得是實在沒有路可走了。如果書記、隊長不再逼他，他看著這幾個娃娃還沒有長大成人，他也不會上吊。（2013年8月我採訪到張鳳清，她說父親吊死在五歲的她眼前。）

我的五叔母和五叔父相隔十一天上吊自殺，家裡就徹底的被掃地出門。他們的大姑娘早先因為吃糧緊張，就讓早早出嫁了。兒子正在唸初中，因為家裡沒有大人供給，書也就唸不成了。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想好了，要逃開魏店，逃到蘭州找出路去，去了以後就隱姓埋名，重新做人，就沒有人知道他的歷史，他的地主成分了。

依：你的這個堂弟叫什麼名字？你說一說他的情況？

張：我的堂弟叫個張忠勇，是我們忠字輩分的。他是1941年生人，比我小個幾歲，屬蛇的，五八年也就是個十六、七歲。聽我一個同學說蘭州招工哩，你可以現招工，先活命再說，他和我的幾個叔叔把我的五叔、五叔母埋葬了以後，書也唸不成了，就去了蘭州。我的個子不高，但是張忠勇長了個一米八五的大個子，後來還是個籃球運動員。

父母沒有了，家裡還有三個姑娘，就那麼熬日子。兩姐姐每天得到地裡找野菜，又害怕這個小妹妹從炕上掉下來，就用一根繩子把娃娃栓在炕頭上，一頭綁住娃娃的腰，一頭綁在窗戶上。娃娃成天沒有什麼吃，就是一點綠菜，拉出來的屎就沒有幹的，都是綠水水。一天拉不知道多少次，順著屁股就流出來了。娃娃到最後就瘦成一堆骨頭包層幹皮，結果，這個娃娃就吊死在繩子上了。不是吊死的，就是餓死了。死了以後，一個三四歲的娃娃才兩尺多長。就是個骨頭架架子了。

依: 這個娃娃叫什麼?

張: 我記得叫個小清, 三點水的清。 這麼小個娃娃死了, 抱出去一埋就算完了。 那個時間, 多少人死在路上都沒有人埋, 別說一個娃娃。 她的大姐姐叫個清代, 一個叫鳳清。 這兩個娃娃在家沒有辦法活, 就跑出去了, 一個十二三歲, 一個也就是個十來歲。 最後, 共產黨搶救人命, 把她們放在孤兒院一段時間。 還好, 這兩個女子都活下來了。

這就是我五叔父, 一家一把黃豆要了三條人命, 死的死, 逃的逃。 家裡沒有人了以後, 他們的房子成了生產隊的飼養員室, 養著馬、牛。 這就算是關了門, 徹底關門絕戶的一家。

自己家就有人吃人

依: 張老師, 你聽說過你們那里人吃人的事情沒有?

張: 關於人吃人的事情, 我們魏店有, 你們王堡鄉也有, 靠近壁玉鄉那裡也有。 我自己家裡就有一例。

我舅舅的兒子, 應該算是我的表兄, 把他九歲的女子就殺著吃上了, 最後共產黨把這個人給抓起來了。

依: 你把這個細細的講一講, 什麼名字、什麼時間、什麼地方、怎麼發生的?

張: 這是我自己家發生的一件慘絕人寰的悲劇, 是確確實實真實的。 這家子現在幾乎沒有人了, 殺人的是我二舅舅的大兒子。

依: 做案的是你二舅舅的大兒子?

張: 是, 我二舅舅當時已經去世了, 他有兩個兒子, 第二個叫正正, 第一個怕是叫個國國。 這個人當時怕也是四、五十歲了, 一個眼睛還有點毛病, 看人看不清楚, 在村子裡也是個孽張(土語: 膽小軟弱)的一個人。

到了正饑荒的五九年, 已經一兩個月沒有糧食了, 樹上、地裡、土裡能挖的、能掏的、能吃的, 人都吃上了, 這個時候, 我舅舅的這個兒子走路都走不動了, 不能下地幹活了。 他殺了人是生產隊裡發現的, 原先人不知道。 說這個人咋兩、三天不開大門, 用門栓把門拴得緊緊的, 人想進也進不去。 村里人想, 這一家子人, 怕是都餓死光了, 當時是死人最厲害的時候。 我的大表哥有個九歲的小丫頭, 咋把娃娃殺掉的人都不知道, 反正是在自己屋裡殺的吃上的。 最後村里人想這家人都死光了, 就把門硬是給撞開了, 就進去看。

依: 你舅舅的大兒子名字叫什麼?

張: 他家姓楊, 叫個楊國國, 官名叫個啥不知道, 後來被押送到秦安縣公安局就給押死了。 說村里人一進去, 他 "忽" 一下子從炕上爬起來, 蓬頭垢面, 渾身發抖, 衣服髒得沒有眉眼, 以為人家來殺他來了, 兩隻眼睛像兩隻血球球, 鮮紅鮮紅的。 村子裡的人大吃一驚, 就問: "你幹啥哩? 你還活著哩? 當你早死了。" 他也不說話, 看著人神情就不正常, 也不下炕, 連餓帶害怕, 人就糊塗了。 村里人就想,

這傢伙好幾天不出門，把門頂得死死的，躲在屋裡幹啥著呢？幾個人就在院裡、屋裡、柴火房子、灶房裡看。一個人看灶上冒熱氣著哩，把鍋蓋一揭，嚇了一大跳，就喊叫開了："趕緊來！趕緊來！我的娘娘呀。"人跑過去一看，是鍋裡煮著一條娃娃腿，腳都在哩，乾瘦乾瘦的，像放到春天的幹蘿蔔，他還沒吃完，留到下頓吃。灶火旁邊的筐子裡還放著些身體、胳膊上的肉，頭不知道被扔到房上去了，還是給埋掉了，到處找沒有找到。村子裡的人一下子就都知道了，知道這傢伙把自己的丫頭殺掉吃上了，就報了公安局，就來人把他給用繩子五花大綁拉走了。拉的時候，他已經嚇得癱在地上了，像狗一樣叫人拖走了。

我舅舅家和我們相隔一個村子，那個村子叫月陽坡下莊，再具體說就是秦安縣郭家鄉月陽坡下莊。是五九年年底的事情，餓死人最嚴重時候的事情。

依：這個女娃娃叫什麼名字？

張：不知道，我自己是十三歲就離開了家。我回家的時候，我妹子給我詳細的講了這個事情的整個過程，咋發生、咋報案的就不太清楚了。人被關到公安局時間不長就死了，不然也不好出布告。我當時就想，這共產黨的布告咋出呢？咋說把人民餓得殺了自己的丫頭吃上了呢？

依：就是說這個娃娃是活著的時候，他父親殺掉的，不是死了吃上的。

張：是活著殺，活著吃的。這個女娃娃只有九歲，爸爸餓的沒辦法，就把自己的娃娃給殺的吃上了。虎毒不食子，那時候人餓的吃開自己的娃娃了。這是我們家親戚家發生的事情。唉！

我們這一家子沒有了八個人，餓死的、自殺的、被殺的，大饑荒中就沒有了八口子人，你說，共產黨是不是殺人犯？我一生的血和淚，用血淋淋的事實，可以證明來共產黨就是殺人犯，就是一個邪教組織。就是一個龐大的吃人機器。

你好好寫，早點出版你的書。

依：謝謝你，你講得特別好。

後記：聽張忠信先生談過後，我問他坐在一邊傾聽的侄孫張明江："聽爺爺說這些，你有什麼感受？"十七歲的張明江回答："我覺得特別殘忍，也覺得不可思議。"我又問："你相信你爺爺說的都是真的嗎？"張明江回答："我一直相信，我爺爺說的都是真的。"

二、一個反革命女兒的歷史

劉春花

受訪人：劉春花，女，65 歲，甘肅

省秦安縣城關鄉人。

時間: 2012 年 8 月 29 日。

錄音長度: 299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天水市某學院劉春花家。

大饑荒餓亡者:

李 ××, 男, 40 多歲, 甘肅省會寧縣河畔鄉人, 因為一貫道, 被槍斃。

劉三眾, 男, 70 歲, 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鄉人, 為劉春花的爺爺, 餓亡。

劉漢三, 男, 50 歲, 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鄉人, 為劉春花的父親, 被打死。

×××, 女, 6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城關鄉人, 餓亡, 為劉春花的姨媽。

人吃人事件:

許多通渭人逃荒到靜寧縣, 也要不上飯, 飢寒交迫, 當自己的孩子, 或者家人餓死後, 就交換相吃, 沒有地方煮, 架起火來, 燒著吃, 把骨髓都吃掉了。 常常是一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 這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 因為不是自己家人, 吃起來就不會那麼不安。

一個通渭的女人, 逃荒到靜寧, 當自己的孩子餓死後, 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刮肉燒著吃了。 過了幾天, 飢餓和寒冷, 也讓這位母親死了。

解放後 , 富商人家被掃地出門

依: 劉老師, 你就把你那些年個人經歷的、家庭經歷的, 都說一說, 隨便說就好了。

劉: 我前幾天剛和我兒子去了一趟會寧, 我兒子和我一起去的。 會寧不是我的老家, 是我逃過荒的地方, 在那裡我受盡了苦難。

以前, 我一直隱瞞著我的歷史, 我不敢告訴別人, 我覺得很丟人。 我隱瞞了一輩子, 從不告訴任何一個人, 包括我的老公和孩子。 到零七年我生病了, 我得了心肌梗塞, 險些過去了, 被搶救回來的, 我活著從醫院回來以後, 我就想, 我的歷史沒有人知道。 我的老公都不知道一點點, 我沒有告訴過任何人。 因為太苦了, 太悲慘了, 我就不願意說出來。 現在, 我就想著把它寫出來。 我的經歷, 是很多人都沒有的。 但是, 以前, 我一直都在隱瞞著。 現在, 我不隱瞞了。

依: 對, 你就說出來。

劉: 以前, 我的家境也不錯, 我的父親是一個生意人, 是一個經商的人, 我們家是有農業、有工業、有商業, 是一個農工商一體的一個家庭。 在秦安縣一中的旁邊, 那個地方叫興泉, 解放以前, 我們的生活過得還是挺不錯的。

可是解放以後, 劃成分的時候, 把我們劃了個小土地出租, 是屬於上中農這一類的。 但是小土地出租按地主對待。 這以前就沒有什麼政策, 沒有什麼杠杠子, 和地主一樣對待。 我父親就是工商聯的主任, 秦安縣的工商聯的主任。 反正他一

個月給家裡寄來六十塊錢，五十年代的六十元錢，就很不錯了。

我們這就是地被沒收了，埋在地下的一些銀元被挖走了，還把我媽給嚇出病了。到了五八年的生活，把我們家的房子也拿去了，把我們一家子就按掃地出門那個樣子，人家要施行公社化了。公社化以後，我們家當時是吃供應糧。五七年的時候，人家就把我們的糧食本子收去了，不給我們供應了，我們就靠把家裡東西變賣掉，市場上也是統購統銷也沒有糧，我們就偷偷買些高價糧食。到了五八年，就沒有吃的了，說是到了共產主義了，吃飯不要錢，都讓到大食堂吃飯。你今天去勞動，就給你飯，你今天不勞動，就不給你飯。而且吃的飯就是喝湯，喝清湯。秦安的挨餓就是從五八年開始的。

從五八年開始，就沒有吃的了，人們就開始挨餓了，我們這樣的家庭就更厲害了。人家是農民，我們剛好回社裡，還不給我們飯吃。人家有食堂吃，我們還不能到食堂吃。什麼都沒有了，沒有吃的，沒有喝的。從我們家被趕出來，自己的大房子就不能住了，讓我們搬到別人家的一個靠山的地方挖出來的一個土窯，裝柴火的那個小窯洞，連個門都沒有。我媽說：“這不是把我們讓狼吃上了？”沒有門，到冬天了冷得咋過呀？我爸就用一個大簸籃，竹子做得很大的簸籃把門堵上，每天睡覺的時候就堵上，害怕狼進來了。一家人就鑽在那麼個窯子裡。

依：那時你們一家幾口人？

劉：那時候家裡有我媽、我二哥、我妹妹，還有我，我爸在會寧，還有我大哥畢業以後也去了會寧去我爸那裡工作了。五七年，我大哥結婚了，但是我的大嫂沒有跟著我大哥去，就在我們家裡。我媽沒有辦法生活，就讓我和我大嫂去會寧找我爸、我大哥去。因為我們無法生活了，就趕快去逃荒去，家裡沒有吃的了。好久都沒有吃的了，我和大嫂就往會寧去。那時候，我們是走著去的，我十一歲的小丫頭，背著個包袱，我和我嫂子兩個，走著走著就走不動，我就對嫂子說：“姐，你背的輕，我背的重，我走不動了。”我嫂子當時也才十八歲，也還年紀不大。我嫂子就說：“你覺得吃虧了，那咱們就交換吧。”一交換，走了一陣子路，我就覺得包袱更重了，關鍵是一路上沒有吃的，就餓的走不動。一路上的艱辛就說不成了。兩個姑娘硬是走了了一百多里到會寧。

我們逃荒到了會寧，我媽的意思是讓我們找我爸去，讓我爸想辦法救救家里人。但是從五八年開始，我們不知道的是，我爸在會寧被劃成了一個反革命，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分子。

父親被打成了反革命

依：你父親為什麼原因被劃成反革命分子？

劉：原因可笑得很。（註：王兵的《夾邊溝》拍的非常震撼，只是夾邊溝更為悲慘。）

批鬥反革命現場會。（網絡圖片）

依：可笑也講出來，歷史有時候就是可笑的。

劉：可笑得很，歷史很可笑。 那時候不是反對邪教嗎？反對壞道門。 他們商業上有一個副主任，是他們一個商店裡的，這個人曾經參加過一貫道，解放以前是動員過，有些人就參加了。 商店就批鬥了那個人，鬥的時候那個人就找機會跑了，打得受不了了。 這個人在哪裡藏著呢？在他們家的窖裡面藏著呢，組織上讓我爸去這個人家做工作找這個人，我爸去了好多次，那個女人都不說。 時間長了，那個女人懷了孩子，眼看著肚子也大了。 我爸也不會說話，這是後來這個女人給我說的實話，我還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個女人的孩子和我是同學，比我大一歲，這個女人以後和我接觸了，她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了，才十幾歲。 這是我最近去才知道，才聽說。 我現在才清楚我爸為什麼成了反革命。

我爸就不會說話，就說：“你說你男人不在，如果人不在，你的肚子怎麼大了？”我爸說了個這話。 我爸就成了錯誤了。

依：你爸不是去找那個一貫道的人，為什麼成壞人了？

劉：這個男人也是個幹部呀，一個單位的。 最後這個人被抓住殺了，後來時間

長了, 在家也呆不住, 就跑出去, 被抓住了, 就槍斃了。

依: 那你爸為什麼會有錯呢?

劉: 我爸就說你的肚子咋大了, 就說了個這麼個話, 人家就說我爸和一貫道有勾結。 這個女人給我說: "我當時是急了, 就把你爸給咬了一口。 我就對你爸說: '來人數腳步, 娃就是你的嘛。' 我就說娃娃是你爸的, 那是把我氣瘋了。 我男人還在窖裡藏著哩, 我就咬了你爸一口。 我就罵你爸爸: '人家讓你幹啥, 你就幹啥。人家讓你來找, 你就來找。' 你爸爸問我娃娃咋懷上了, 讓我交出男人呢, 我就咬了他一口。" 這是這個女人給我說的, 不然我還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依: 這個女人什麼時候給你說的?

劉: 是我爸死了以後, 她的男人也被槍斃了, 我和這個女人接觸的時候, 這個女人才說了實話。 她也內疚得很, 她說她是氣瘋了, 你來找我男人, 我就咬你一口。結果我爸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

依: 那不就是一個作風問題, 咋打成反革命了?

劉: 那時候, 人家打反革命有指標呢, 這個單位上分下來兩個反革命的指標, 今天給你弄上, 明天就給他弄上, 看誰不順眼就弄上。 我爸是頭兒, 又不是共產黨員, 是商業上重點打擊的對象。 那時候是把罪惡和財富劃等號, 你越有財富, 你就越有罪惡, 誰有錢, 誰就有罪。

依: 你這個說得很精闢。

劉: 你說解放的時候把地主殺了, 不是因為他有地有錢嗎? 所以說才會把我爸打成反革命分子。 我爸當時在會寧很知名, 算是當地的名人了。 在那麼經濟落後的地方, 我爸是工商聯的主任, 是個頭兒。 錢比較多, 合營的時候我們投入的也比較多, 誰有錢, 誰有罪, 人家早想辦法要把你整下去。 隨便找一個藉口, 就是因為這個人的一貫道, 說他和這個人有勾結, 就劃成了反革命, 那麼全家人就變成了反革命的家屬, 我就成了反革命的子女, 就變成了 "黑五類"。 把那個人找到殺了頭了, 把我爸沒有殺頭。

依: 那個人叫什麼?

劉: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姓李, 就槍斃了, 四十多歲, 和我爸歲數差不多。 他被槍斃是因為他參加過一貫道。 都算是反革命, 我現在也不知道啥叫個一貫道, 反正能抓住的都殺頭了。 把我爸弄成反革命, 算是罪行不太大, 就是戴反革命帽子然後管治勞動三年。

依: 他有沒有被宣判?

劉: 我不知道。 咋定的罪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爸連個信也沒有寫回家。 所有的線索都沒有, 我媽那邊還等著我爸的工資寄回去吃飯呢, 工資不來, 信不來, 人就更沒有音信。 你說, 我們家著急不著急? 又加上五八年的災難, 我們沒有辦法生存。 我媽知道我爸在會寧幹公事著呢, 就讓我和我大嫂先投奔過來。 我大哥也在那兒, 在一個商店裡面當營業員, 在當時就是很好的工作了。 我大哥在馮家堡

河畔鄉的一個商店裡工作，我和我嫂子就一路打聽詢問，就算是在那裡先找到了我的大哥。

我們還不知道我爸是反革命了，不知道我爸在哪裡。 我們去投奔我爸了，但是沒有見到他。 我們就在那裡安頓下了，就在那裡當來農民了，兩個月的時間，我就還是去上學，馮家堡有個小學，我哥哥還是讓我去上學。 緊接著，大躍進、食堂化、進入共產主義，我爸被遣送到靖遠大煉鋼鐵去了，就是以管治分子的身分去的，就等於是勞改。 緊接著，我爸的反革命身分就牽連到我的大哥，你是反革命的子女。給我大哥就安了一個罪名。

什麼罪名呢？就是人家要進入共產主義，要開辦大食堂，召開什麼誓師大會的那天，把我大哥作為一個反面教材抓去，要批鬥教育大家。 罪名是什麼？我大哥的那個商店，就他一個營業員，他進的那個水果糖，到夏天就有點化有點黏了，就說我大哥把糖自己舔過了才賣。

我這次帶我的兒子專門去看了看當時的地方，會寧的黃土高原，上面一個大豁溝，下面就是阻力河。 有一個商店，門口有一棵大樹，晚上經常有貓頭鷹、什麼野鴿子叫喚，對面都是莊稼地，很荒涼。 我大哥就不敢出門上廁所，就把尿尿在一個盆子裡，就倒出去。 人家就說我大哥從窗戶倒尿了。 這都成了罪行。

依：你大哥當時多大歲數？

劉：我大哥二十歲，還是個娃娃，知道個啥？在鄉下隨便拉屎尿尿不算個啥？誰不尿？但是人家想把你整死，打個噴嚏，咳嗽一聲都是錯。 就把我大哥拉去鬥，前面是誓師大會，領導發言，下面的積極分子表態。 後面緊接著把我大哥說了個什麼名堂就揪出來，頓時就打呀，拳腳一陣子，把我哥就打殘了，把頭打壞了，腦子不清楚了。 你想，你是反革命的子女，也是打給開會的那麼多人看，看誰還敢亂說亂動，殺雞給猴看，威攝大家的。 人家把我都叫反革命，我就是小反革命。

依：你大哥叫什麼？

劉：在那裡我大哥的大名字叫劉俊傑，就把我哥打的腦子不清楚了，把頭打得又青又腫。 那麼多的人都上去，你一拳，我一巴掌，人躺在地上了，還上去用腳踢，踢頭踢臉。 大會開完畢，我大哥就是拖著回來的，人家幾個人像拉死狗一樣拖回來的。 人家就把我大哥打了。 等我大哥從會場上拉回窯裡來，我就沒辦法睡了，我就找了一個堡子裡，找了個人家，我就說：“你們把我要下，讓我睡一晚上。”人家要我了，我才能睡一個晚上。

我大哥休息了一段時間以後，就被送去大煉鋼鐵。

依：他當時神智清楚不清楚？

劉：他是有時候好，有時候有了刺激，又犯病了，因為受的驚嚇太大了，人反正是不對頭了。 我大哥這就被送到工地大煉鋼鐵去了，又過了幾天，把我的嫂子也送到洮河工程上去了，我大嫂比我大哥小一歲，那陣子也就是個十九歲。

依：你大嫂叫什麼名字？

劉：我大嫂叫個孫雲英，就被送到工地去了。家裡就剩下我一個，那個地方就我一個。我媽媽、我二哥在秦安，他們也不知道這裡的情況。剩下我一個，五八年學校也就不上課了，那時候我就是個四年級。我剛去的時候，同學都很好奇，就問我：“你是哪裡來的？”老師看我這麼聰明活潑的一個小孩，都很喜歡。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人家知道我是反革命的子女，名聲就傳出去了，哥哥又被打了。學不上了，我就一個人住在那個窯裡，白天跟上大人去勞動。

我是十歲的公社小社員

依：你能幹什麼？

劉：農民幹的活我就跟上幹，當時是大躍進，就是翻地、收秋。我記得那時候，人家不管小夥子還是小娃娃種地就是每個人四行子，而且翻地給每個人劃的印子，五八年的深翻地，挖了一鐵鍬深，他們吹牛翻了三尺深，吹牛皮就吹上天了。我就勞動，但是又幹不動，我就害怕得不敢吃飯去。

依：他們給你同樣的工作量，還是給你這樣的娃娃少一點？

劉：同樣的工作量，我幹不動，就嚇得我哭，人家去吃飯，我還在那裡幹活，要完成自己的活，完不成就不敢去吃飯。送飯到地裡的人臨走的時候就說：“你這個傻丫頭，你吃，你吃上了再幹。”這個人還是好心，就讓我吃上。我就那麼天天

不勞動者不得食，十歲小孩也得下地幹活。（圖片源自網絡）

勞動，勞動了一段時間，我嫂子從北川渠回來了，被人從洮河工地上抬回來了。

依：把你嫂子抬回來了？

劉：五八年甘肅有名的洮河工程，是非常苦的。我嫂子病了，不能幹活了。兩個驢綁著擔架，兩個驢拉回來的。一個人趕著來的，前面一個驢，後面一個驢，中間就綁了個擔架，抬回來了。我嫂子回來了，我就變成我嫂子的護士了。我估計我嫂子得了傷寒，在洮河工地上睡在那種潮濕的土窯，又沒有炕，只是地上鋪一點麥草，婦女很容易得病。在工地上就發燒，渾身發抖，咬牙咬得咯崩響。人家就送回來了。你知道，我嫂子的病有多厲害？發起燒來喊呀叫呀，就胡說八道。

依：她說什麼？

劉：她發高燒，就喊：“送我回家去！送我回家去！我要回秦安！我要回秦安！”她又說：“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在門外面就偷偷的看，我就不敢靠近我嫂子，就在木頭門縫後面看。她燒過了以後，就不動彈了，就和死人一樣，臉寡白寡白的。一個隊長，村裡的一個幹部說：“你去公社衛生院叫大夫去，他們會記上帳。再取上些藥來。”我就去請那個大夫，這裡到那個醫院二十多里路，我就去請人家大夫，大夫來看了以後，就開了藥方子。

我就再不敢去了，再去就回不來了。來回要四、五十里路呀。我就第二天又去給我嫂子取了一趟藥。就看著嫂子喝上，我就從食堂裡領些吃的給她餵著吃上。把我嫂子伺候著兩個多月的時候就好了。病好了以後，隊裡派她去飼養室，讓她幹養驢的活，那裡是牧區，牲口多，羊呀馬呀牛呀多，讓她養驢，當飼養員去了。我還住在那個小窯裡，我還是每天勞動。

關鍵是冬天怎麼辦？那個溫度起碼是零下二十六、七度，我的手都凍出了大口子小口子，凍得又腫又胖，就像壞洋芋一樣。腳也凍腫了，疼得走不成路，一走一拐的。我的頭就變成白毛女了，是什麼東西？是虱子。虱子的蟣子，都是白色的，虱子在我的頭上生兒育女了，我的頭上都是那個白白的蟣子。那個地方沒有水，沒有臉盆，不能洗臉。就是每天跑到食堂吃個飯。再一個，娃娃家沒有人管，沒有人照顧。這是五八年。到晚上，我就冷得受不了。

依：這村裡也沒有人把你照顧一下？

劉：那誰管呢？大人都上工地了、工程了，五八年不是都修水利去了，留在村子裡的都是老弱病殘。我住的那個窯是給我大哥守商店的，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對面有個人家，男人上工地去了，女人帶著娃娃回娘家了，房子也鎖著了。門口就是荒地，連個人影子都看不見。我到晚上冷得呆不住，找了一個地方，就跑到村裡一個奶奶家，有一個小孩和我一樣大，我就到人家的熱炕上暖一會兒，腳就不凍了，不然我的腳凍得疼。我穿的衣服還是我從秦安背去的，我在人家家炕上暖一暖，我就希望人家把我留下，讓我晚上睡在熱炕上，我就能睡著了。這個老奶奶就說：“丫頭，你暖好了，就趕緊回去，我們也要睡覺了。我們家睡不下，你不看我們也好幾個娃娃哩。”人家就不要我，人家也是怕，怕我是反革命的孩子。我記得有

第五章

一個晚上，月亮亮得很，臘月裡快過年的時候，奶奶叫我走，我就叫人家“奶奶”，我把人家平時就叫“奶奶”叫“媽媽”總是央求著。我就說：“奶奶，你看著我，我回去。”那個奶奶說：“我看著你，你趕緊往回跑。”門口就是一條大路，那個地方的狼特別多，我害怕得很。奶奶說：“你往前跑，到前面轉個彎子，又是一條路，你趕緊跑，等我看不見你了，我就回屋裡了。你喊一聲，我就知道你到窯裡了。”我就跑，使勁跑，跑到要轉彎子了，我就大聲喊：“奶奶——！我到了，你回去吧。”給人家報個平安，說不定人家早就進家去了。我是自己思想上覺得人家看我著哩，心裡就不那麼害怕了。

我進了門怎麼睡？有一個門是木頭的爛板子釘的，我就開開門。進去轉過身，拿過一個鍋蓋，把門一頂。我進門的時候都是閉著眼睛，因為我害怕，萬一里面有什麼，害怕看見鬼，還害怕看見狼，一個娃娃，才八歲呀，心裡不知道啥。被子筒筒都鋪好著呢，我也不脫衣服，就鑽進去。就凍得縮成一個疙瘩，你想想，零下二十多度，沒有爐子，沒有熱炕，一個小娃娃，沒有凍死都算好的。我就在那個被窩裡面縮一個晚上，等天亮了，從門縫裡看見光了，就起來，去給生產隊幹活。吃，就到食堂吃上些。這是五八年。

到了五九年，我媽媽在秦安受盡了飢餓和苦難。把我媽送到秦安的雲山魚嶺甲修什麼，把大樹都砍伐了，我媽媽領著我妹妹去了工地。我妹妹是七歲了，但是學校說不到八歲不要。而且家裡沒有人管，我媽上工地了，我二哥上中學了，把戶口就轉到中學了，吃供應糧。我媽、我妹妹和我二哥三個人吃我二哥一個人的供應糧，一個月二十四斤。餓得不行，我媽就找隊裡，隊裡就讓我媽上工地去了。我媽領著我妹妹，我媽是三寸金蓮，小腳老太太，在那個雲山的山上修那個魚鱗甲，下暴雨的時候，我媽險乎讓雨水給沖下山去，還領著我妹妹。等我媽的小腳幹了一天活走回來，食堂也關了，既沒吃的，也沒有喝的。我妹妹晚上餓得哭，哭著要吃的。一起住的人煩得很，就罵我妹妹：“小鬼，不把你捏死，還要你幹啥哩？”我妹妹吵人家，人家幹了一天活也累了。也不怪人家，人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同情心，你說暴雨那麼下著，人還要幹活，哪有好脾氣？就把我妹妹嚇得不敢哭出聲。

這個期間，我的姨媽也餓死在秦安了。她是個寡婦，一個人帶大我的表哥。到饑荒的時候，就沒有辦法，隊裡不給吃，小腳老太太又偷吃不上，就餓死了。當時也就是個六十出頭。我們家自顧不暇，也照顧不了姨媽家。

五九年，生活實在沒有辦法過。後來，我媽就找到我二哥，帶著妹妹一起來到了會寧找我。她還不知道我們這邊發生的事情，我媽看見我就說：“我的娃，你咋不像個人了？你要讓虱子吃掉了。”你說我頭上的虱子長了多少？我媽就把我的頭給剃了，已經是沒有辦法洗了收拾了，再說也沒有水。整個就是個白毛女，前面留了一點點，讓人知道我是個丫頭，不是個男娃子。我媽說：“這叫個瓦碟子。”我頭上的虱子刮下來，我用石頭砸，石頭上都是一片紅血。我沒有人管，我一個人，我說我是個“快樂的”單身漢。

媽媽從秦安來到會寧

依: 你媽媽怎麼能找到你呢?

劉: 我給他們寫了個信, 說了地址, 但發生了啥事情也說不清楚。 我媽來了以後, 一看, 我爸也不在, 我哥也不在, 都大煉鋼鐵去了。 就我嫂子和我, 人家也就要下了。 那時候說是共產主義快實現了, 到哪兒人家也就要下了。 也沒有戶口, 因為是整個人都在逃荒, 逃荒到會寧的人就多得很, 那時候, 沒有戶口。 我們還是吃食堂, 我二哥要上學哩。 上了一個月學, 人家說: "叫你們大隊開證明來。" 我二哥到大隊去開證明, 幹部說: "你要上學, 我們不給飯。 你來勞動, 我們給飯。" 我二哥說: "在這裡, 那我就不能上學了。" 沒有辦法。 我二哥又逃回秦安。

依: 你二哥當時多大歲數?

劉: 我二哥是四三年的, 那時候已經是個中學生了, 也就是個十六歲的樣子。 我二哥叫個劉世忠(註: 後來從甘肅農大數理系畢業, 現在也在天水市, 退休了。) 他說: "我必須上學。" 我二哥特別的好學, 在秦安我有個大姐, 我大姐夫是個老師, 是秦安縣的高家。 高家是過去縣城的第一家, 是明代的官宦人家, 因為我們家當時情況好, 才能嫁到這麼好的人家。 我二哥就到我姐姐家, 我姐家那個時候也是可憐得很呀, 我姐夫一個小學老師養活著七、八口子人, 五十三元的工資養活一家子人。 也僅僅是維持。

我二哥上學的時候, 因為戶口在學校就吃供應糧, 再一個把我爸以前買的國債國庫券就全部給了我二哥, 讓我二哥用來上學, 我二哥就住在我姐姐家, 也就一個月買個麵, 能湊合把嘴巴糊住, 就算是上了學了。

我們家在那個馮家堡住了半年, 我們家是反革命家屬, 人家又把我們不要了, 又把我們遷移到一個叫個大原山的地方, 現在地圖上有呢, 我都查看過了。 原來不叫大原山, 叫大尾山。 這就是五九年, 那時候糧食已經是非常的緊張了, 已經沒有吃的了。 還是吃食堂, 但食堂就是全部喝湯了, 到年底的時候, 食堂也冒不出來煙了, 開不出來飯了, 我們就險乎餓死了。 我們是外來戶, 我們是反革命家屬。

六零年, 最餓的時候, 我爸也從工地上回來了, 那個工地也下馬了。 大煉鋼鐵不煉了, 我爸才回來了。 我大哥不煉鋼鐵了以後, 人家就派他到靖遠煤礦上, 我大哥就成了工人, 人家焦化廠也下馬了, 也打發他回家裡來了。 我大哥回來的時候就變成一個黑人了, 衣服黑頭髮黑臉耳朵黑, 就眼白是白的, 我媽把我哥都不認識了。 你說, 母親能把兒子不認識了? 再加上我大哥以前是一個很精幹很有朝氣的一個小夥子。 從煤礦上回來的時候那個煤都滲到皮膚裡了, 兩個高高的顴骨, 頭髮像一窩子蔴繩子。 我媽還以為是個要飯的叫化子上門來了。 我媽說: "娃子, 我們自己都沒有吃的, 不是我不給你給。 你看看, 到下一家子要去。" 我哥就叫了一聲: "媽——!" 我媽看了半天, 才算是認出來了。 我媽一下子就嚎開了, 咋都沒有想

到我大哥變成這個樣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

這個山上的“新家”就是我爸、我媽、我大哥，我大嫂人家餓得受不了，就跑回到秦安去了，還有我和我妹妹。 我還要上學，去上學就餓得走不動，我就把啥都吃到了，到春天的時候，我記得我是餓極了，我就跑到地裡，那裡草都不長。 秦安是水土好，還有苜蓿。 我媽說：“咱們秦安春天了有苜蓿、有草，這裡連草都沒有。吃什麼？”我就跑到地裡，把人家種下的洋芋籽，已經發了芽的洋芋籽刨出來，刨出來我就吃了，我吃的是生的，什麼草我都吃過，什麼野草我都吃了，要活命呀。險些就活不了了，就換著吃，把我爸的衣服什麼都拿去換，換著吃。 我大哥、二哥以前都是讓神保佑了，當時打下的有金鎖子、銀鎖子、項鏈、還有銀佛爺什麼的，帽子上的銀鈴鐺，有幾十個，這麼一包拿出去就換了兩碗麵回來，那麼一包金子、銀子就換了兩碗麵。 一家人就活不了了，我爸就餓得走不動，每天還要給人家幹活，還要拉去被人家鬥。 幹完活沒有吃的，就在那一家張家，算是鄰居，但是馬就在人家家裡養著呢。 我爸幹完活不敢回家，餓得受不了，就坐在人家張家，蹲在人家的牆邊邊上，人家的飯熟了，就給我爸些湯呀剩下的呀，就算把我爸救活了。 全家其他人沒有吃的，我馬上就要餓死了。 我記得過年的時候，臘月三十的晚上，我們喝了一碗湯，第二天沒有一點吃的，沒有一把麵。 我就把那個野草籽炒熟，我就吃上了，特別苦，就把我中毒了。 我就吐，大口大口的吐，胃裡被攪拌來攪拌去，吐光了，就吐出來的是苦水。 我媽說：“不敢再吐了，把我的娃的苦膽要吐出來了。”最後就吐出來的都是綠水，地上一攤綠水。

依：那時候你腦子清楚不清楚？

劉：腦子清楚著哩，就是人不能動了，餓得不能動了。 那時候學校的學生都餓得不去了，跑光了，老師還來我家讓我上學去，我就已經不去了，走都走不動。 最後校長專門到我家來叫，校長那時候也是沒吃的，大隊書記領著，還給校長殺了個羊，我們那裡羊多，在那一家招待著哩。 人家幹部陪著吃，我們連湯也喝不上。我們還想吃？想都不敢想。

我讓校長又叫回去上學去了，隊裡就給我們每個月供應四斤糧，一個人一個月四斤糧。

依：給你們的是什麼糧？

劉：不是麥子，也不是苞穀，就是糜子。 結果就是供應四斤，一個月供應四斤粗糧，還分兩次供應，前半個月給兩斤，後半個月給兩斤。 我們一家沒有吃的、沒有喝的、沒有燒的，連點煤油燈的油都沒有，連火柴都沒有。 經常是把炕留下，炕下面有火，山上冷得很，風大。 後來，那個校長叫我的時候就住下了，晚上給我爸開了個批鬥會，然後，那個書記就說：“你不讓孩子去上學，你小心點。”我爸就同意我去上學去。 從此我又上學了。 上學的時候，一天給我二兩麵，用一個杯子量的，我就成了特供了，因為我要上學。 如果我不上學，人家就要鬥爭我爸。

我靠背炒麵、討飯上學

那個時候政策，沒有什麼對不對。那時候是十六兩的秤，四兩其實就是二兩半，每天早晨我媽用個小茶碗一量，和上野草籽燒點湯讓我喝上，還有吃的蕎皮、樹皮等等能吃不能吃的東西。蕎皮子吃上，就是枕頭裡面裝的那個蕎皮子吃了一點拉不下來。還有草，野草的草截截我們都吃。吃了以後，拉不下來，我就拉不下來，用手掏，也掏不下來。我就長了痔瘡，後來大便是硬下來了，成了肛裂，拉出來都是血，真是把我疼死了。

我有一個布口袋，裡面裝的是各種草、根磨成的炒麵，就背上去上學。餓了，舔一口，含一口，不咽，噙在嘴裡。但是，噙著噙著，我就咽下去了。我爸出門前說：“丫頭，你到學校裡了，早晨不要吃，到中午再吃，不然你晚上走不回來了。”但是我餓得很，要走二十多里路去上學，不到中午那些炒麵就被我噙完了，還不是吃完的。我就這麼過著。

就給這麼幾斤糧，還是原糧，還要在石磨子上磨出來。我自己又去挖乾草根，還有其他野草根弄在一起，但這樣也維持不了幾天，幾天以後我就沒有吃的了。那怎麼辦呢？還有，我沒有水喝，學校也沒有水喝。我就出去要水喝，喝人家家的涼水，涼水都是窖水，都金貴得很，人家都不願意給。在要水的過程中，我餓得不行，我就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就開始要飯，要著吃。以後這一天二兩炒麵也沒有了，我自己得出了一個經驗，上學讓我得出了一個怎麼生存、怎麼與生命抗爭的辦法，我就討飯。

早晨我先到學校，讓老師和同學看到我，然後轉一圈，我就出去討飯。有時候，上的什麼課，老師是誰，我都不知道，你想一想。有時候我就沒有上，一上午只上一節課，我就出去了，討上一圈飯。

依：人家給不給你？

劉：剛開始人家給，後來就不給了。為啥呢？那時候，來逃荒的通渭人、秦安人都跑出來要飯來了。能跑到陝西的是好的，來會寧的特別多，通渭人一家子、一家子的特別多。都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幾萬人跑出來要飯。通渭人，那幾年幾乎就餓死光了，留下沒有幾個，留下的都是當官的、當幹部的。我給你說，一般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逃荒出來了。我看見的通渭人都是沒有吃、沒有喝、沒有穿、沒有戴的，那些非常難看的、可憐的、不像樣子的那些人，一幫一幫的。人看見了還不敢靠近，我去討飯就想和誰一起去，是個伴，那裡有些人家養著狗，我害怕被狗咬了。但是，我既想和他們在一起，又不敢在一起。在一起了，要不上飯，人多了，人家不給。不在一起，我害怕狗。

而且要飯的時候，我就受盡了凌辱，不能說的欺負。被人家打，被人家罵。

依：打你的是要飯的人嗎？

劉：我被小孩打，小孩就跟著我喊：“要饃吃，要饃吃，要上娃娃燒饃吃。”當

地的小孩就打我，我到人家村裡要飯人家就打罵我。那裡的小孩沒有穿的，男孩子不過十二歲不穿褲子，女孩子到冬天了穿一條單褲子，沒有棉褲。當地人沒有穿的、沒有吃的、沒有喝的，這就是新社會，你不知道那裡的可憐。可憐的沒法提。有點吃的人也沒有穿的，也是穿得破破爛爛的，一件衣服做好了，不正面穿，先翻出裡子穿幾年，再翻出來穿，最後又縫縫補補好幾年。洗鍋灶的抹布用的是舊鞋面子，就那麼可憐。來要飯的人像蝗蟲一樣，當地人怎麼還會給嗎？

要不上飯，餓得人吃人，怎麼樣吃？從通渭過來的人，一幫子一幫子的，帶著自己的小孩，要不上吃的，就餓死了。那家的人就把小孩燒著燎著吃掉了。自己的母親不吃，吃不下去。然後，那一幫子有人死了，這一幫子就吃。常常是一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這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因為不是自己家人，吃起來就不會那麼不安。

依：你親眼看到的？

劉：這是我親眼看到的。逃荒的人晚上沒處去，人家都不讓進門，這些人就找個爛窯窯、或者河壩下面避風的地方就睡下了。就點上一堆火，烤人肉吃。

我看見過兩、三次，我不敢到跟前去，我害怕我被人家吃掉。你去，把你打死吃掉，你敢往跟前走嗎？我還是個小丫頭呀？我知道，那些人都是通渭的。

依：有沒有吃大人的？

劉：吃，人死了以後，這幾個人就拉過來一個人，火烤一烤，燎一燎就吃了，為了活命。但最後還是死了，只是幾天罷了。有一個女人，她的孩子餓死了，她就燒著吃了，但是沒有幾天後，她也餓死了。那個天氣又冷又凍，沒吃沒喝沒有住，你說，不死能行嗎？凍一個晚上就能把人凍死。沒吃的，人就死了。人一死，不是就“浪費”了，他們就把死人吃了。連骨頭都砸著吃了，吃裡面的骨髓。

我餓了，我看看人家住過的地方，吃過人肉的地方，滿地都是骨頭，我就想：“吃的時候，他們咋咬動的？”我是小孩嘛，就在那裡看，他們把骨頭裡的骨髓都吃掉了。

依：那個現場你是看見的？

劉：我看見的。那些人就圍在一起，圍著火，骨頭一攤一攤的。

依：你有沒有看見血？

劉：都燒了燎了，流什麼血？都燒的吃了，骨頭都燒著吃的沒幾根了。就到那個樣子，人吃人。

五九年就把我爺爺給餓死了。

依：爺爺死的時候在哪裡？

劉：爺爺就在秦安，他老了，也走不出來了。那時候他也有七十多歲了。我爺爺以前身體可好了。

依：爺爺叫什麼名字？

劉：我爺爺叫什麼？我想一想。我爺爺叫劉三眾。

爺爺餓死了，我們都不在秦安，咋死的？咋埋的？我們都不知道了。我們就是下等的下等人。

這是六零年。到了六一年，眼看著就過不去了。我在溝裡走的時候，就碰上我們隊的隊長，隊長把我罵了一頓，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罵我。其實他是向我打招呼，但那個人就是沒有文化、無知、愚昧，他就不知道和人怎麼打招呼。我喊他："張爸。"我問候人家，隊長就把我罵了一頓，其實是人家看上我了，因為這個隊長有一個兒子。

爸爸哀求我："全家人的命都在你手裡了。"

依：他罵你什麼？

劉：他就罵："看把你丟人現眼的，丫頭子家了，這麼大了，上啥學著哩？不要去了。"他希望我不要再上學了。開始的時候，是他們非要讓我上學，我原來是上著呢，但是餓得不能動，後來老師來叫我，大隊書記就非要我去上學。我上了以後，周圍的同學都不上了。我還是去，其實，更多的時間，我都出去討飯。他們知道我在外面討著吃，就說我上學是丟人現眼。然後，回家以後，他們就提出給他們家當兒媳婦。

依：那時候你還小得很呀？

劉：那是六一年，我虛歲十四歲的一年，這個大隊長要把我娶成他的兒媳婦，他的兒子比我大一歲，十五歲。結果呢，我當然不同意。我不同意，人家就找我爸，給我爸下話，威脅我爸。介紹人就是他們本家子人，住在那個山上，都是姓張的。介紹人來了好幾次，我爸看著也不行了，害怕了。我爸最後對我說："我的娃，這話我張不了口，但是還得張。以前的人是賣女兒養父親。現在，咱們全家人的命都在你的手裡呢。姑娘大了，任何時候都要找個婆家，這是人生一輩子，姑娘都要找個婆家，都要結婚。你現在還小……。你想一想，就算爸爸求你了，為了一家人的命，活命、活下去。你掌握著一家人的命。爸爸也是實在沒有辦法了。"你想，我爸爸不是一般的人，這種話不會輕易說出口，不逼到最後沒路走他說不出來。我爸最後對我說："實在沒有辦法了，你就答應了。"我看我爸那個樣子，我就對我爸說："爸爸，這樣的話，你看著辦就行了。"我想由我爸作主，他是父親嘛。最後，就把這個事情給定下了。

依：你不喜歡那個男娃子，是吧？

劉：我討厭！我討厭！我那時候連月經都沒有來，我還是一個娃娃家。我愛學習，我們家也算是個書香門第，而且我和那裡的人格格不入，年齡還小得很，根本沒有想這些事情。而且那個男孩只上了兩年學，就去放羊。

我當時思想上還沒有喜歡不喜歡這麼個概念。吃不上，發育不良，月經來的晚，我幾乎餓死了，老師說："這個娃娃活不了了。"以後不挨餓了，老師見了我都說：

“哎呀! 你活著呀, 你活著呀。 那時候, 我們看你都活不了了。” 老師看著都害怕, 我個子挺大的, 一米六五的個子, 只有三、四十斤重。 你想想, 只有骨頭, 不像個人了, 勉強活著呢, 只有一口氣。 說沒有就沒有了。 而且每天那個溝裡面狼特別得多, 我看見狼最多的一次是七隻狼, 我在遠處看見的, 最害怕狼群。 我看見一隻狼的時候是常事。 我經常和狼賽跑。

依: 你兩條腿能跑過四條腿嗎?

劉: 我就練出來了, 我跑得速度特別快, 為了逃命呀。 狼在後面攆著哩, 你不跑過它, 它就把你吃了。 我不知道, 後來我才知道我跑得快。 上初中的時候, 跳高, 我身子一側就跳過去了。 都是狼攆著練出來的。

我父親就答應了人家隊長家的提親。 就得到了優惠, 怎麼樣的好處呢? 就是我爸不拉去鬥爭了, 訂婚了。 怎麼樣訂婚? 給了我們家兩元錢的人民幣, 一個姑娘兩元錢。 我就生氣, 我爸把我兩元錢給賣了, 我爸說了, 賣身養父。 人家來了兩個人, 用一截子紅毛線綁著錢, 一頭栓了一塊錢, 戴在我的脖子上, 我一把就給扯下來扔了。 我媽就撿起來了, 人家還拿來十二個饅頭。

依: 是白麵的嗎?

劉: 是白麵饅頭。

依: 他的麵是從哪裡來的?

劉: 我給你說, 人家沒有挨餓, 人家有吃的。 我媽給人家回了四個, 我們留下了八個。 我媽說: “這是人情, 這是禮儀。” 我們沒有吃的, 也只留了八個。 從此以後, 我爸得到的優惠是什麼呢? 可以請假出去討飯! 這就是優惠! 我爸以前做生意的時候, 好多人都借過我們家的錢, 我怎麼知道, 因為有帳本子, 帳簿上寫著 ×××, ××× 借了我們大洋多少, 大洋多少。 比方, 那些人進貨, 從我爸那裡批發。 我爸的生意從南方弄過來的貨, 遠處的人來拿貨, 沒有錢, 就賒帳, 有好多還不清的帳。 還有親朋好友借的錢, 都沒有還, 都寫在帳簿上, 我看見了。 那時候, 我爸成了反革命了, 這些錢都不能要了。 人家也沒有人給我們還了。 連我們家在會寧河畔的房子都被人家佔了住了, 還理直氣壯的說: “這是我們受苦人的房子。” 鋪子什麼的都成人家的了。 打土豪、分田地就什麼都沒有了, 這就不說了。

我爸背著個大背簍去借過我們家錢的人家去, 背簍裡面裝上幾個糧袋子, 就去了。 其中有些人知道欠了債, 心虧著呢, 就讓我爸吃上兩天飯, 然後來還能背些麵、背些糧食, 請上三天假跑出去一趟。 就是我這個婚定的還能讓我爸跑出去要著吃。 交換條件就是我爸可以出門討飯, 我爸討飯回來, 我們一家就有吃的了, 我們就餓不死了。 那也算值了, 也算是救了一家子人了。 當時是走投無路了。

還有, 我記得我爸有一件二毛皮襖, 魚紗裡子, 特別得好, 長長的到腳底, 又暖和又神氣, 如果現在買也要幾千塊錢呢。 結果就換了三十斤糧食。

依: 換的什麼糧?

劉: 剛開始說換四十斤小麥, 我爸是做過生意的, 以前是做過生意的人。 最

反革命的女兒劉春花說: 沒有人知道我的歷史。

後人家只給三十斤, 那十斤說啥也不給了。 那人不給, 我爸就不走, 又不敢吵架, 怕被人家聽見私人交易糧食。 我爸就求人家: “多少再給上些, 我那個皮襖沒有穿幾次, 新新的。” 磨來磨去, 那個人又給了些洋芋, 就算頂替了麥子, 人家也想節省一點。 有什麼辦法? 少給了就少給了, 我們還是晚上去的, 晚上收工回來, 都沒有吃飯就走了。 我爸、我媽、還有我三、四個人去了, 還有我哥。 在關同縣那個地方, 半夜裡就往回背, 糧食不多, 是人餓得沒有力氣, 背不動, 山很遠, 爬坡下溝的回來了。 像做賊一樣半夜就回家了, 不敢讓任何人知道, 我爸是反革命, 就不敢出門。 我爸回來就長長得出了一口氣, 就說: “我們有這些糧食了, 就能活命了, 就能熬到地裡收糧食了。”

到了六一年的年底, 國家的政策也變了, 市場也開放了, 可以開荒了。 我們就開了些荒地, 借了些種子, 種了些麥子和洋芋。 日子就好一些了, 這時, 我嫂子還在秦安, 我大哥還在會寧。 我爸說: “兒子要和媳婦團圓呢, 還要讓娃們活下去。 這樣, 我去接娃回來。” 我爸就去秦安去接我大嫂, 但是走在半路上, 一個叫甘溝的地方, 我爸就去世了。

依: 那是因為常年的飢餓、擔心……。

劉: 打, 我認為我爸是被他們打死的。 那一次我爸被鬥被打以後, 我爸說他的胸部很疼, 打得吐血, 不知道把內臟哪裡打壞了, 當時也沒有去醫院看, 看也沒有用。 人家還不給反革命看病呀?

依: 你父親去世的時候多大?

劉: 剛五十歲, 剛滿五十歲。 我父親是一一年的人, 是辛亥革命那年生的。 他去世是六一年的十一月, 他的生日是九月, 就剛過了五十歲。

依: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劉: 我父親叫劉漢三。 不是有個電影上有個壞人叫胡漢三, 演那個電影的時候, 我就想起我的父親了。

依: 父親去世的時候, 身邊有沒有人?

劉: 沒有人, 我父親死在甘溝那邊的一個旅社裡面。 我父親怎麼死的我們不清楚。 這裡面還牽扯到一個經濟問題, 有啥經濟問題呢? 就是我父親去世之前, 因為把我訂婚給人家了。 自從我定婚以後, 人家見了我爸就叫 “劉三。” 小孩見了我爸就叫 “劉爸”, 見了我媽就叫 “劉媽”, 就算是尊重一點了。 以前我們是反革命呀, 就是因為我的這個關係, 算是在政治待遇上提高了, 地位變了, 就是近朱者赤,

佔了人家的光。 還給我爸給了討飯的權力，那時候是不能出去呀。 但是這種能請假出門討飯的待遇沒有“享受”多長時間，我爸就過世了。

讀書到河畔　涼水拌炒麵

我就去上學，回不來，那怎麼上？二十多里路的時候我能每天來回跑，到了那個地方的時候我就沒有辦法來回跑了。 我就是背了些炒麵，什麼草籽、乾草等等混合的炒麵，然後今天到這家子要，明天到那家子要，要一碗涼水喝上。 我說：“讀書到河畔，涼水拌炒麵。”我還不能拌，沒有水拌。 渴得不行了，才去要一口水喝。我成天到晚沒有小便，有時一天一次小便。 我沒有吃的、沒有喝的、沒有住的，我們剛去，學校說他們想辦法，給我們借了一個老紅軍的房子。 不是會寧是三軍會師的地方，現在河畔那裡有個爛泥坡，把一個紅軍的師長死在那裡了，國民黨把一個師都消滅在那裡了。 那裡紅軍很多，就把一個老紅軍的舊房子給我們幾個女孩子借上了。 我們就一天喝涼水吃炒麵，就這樣上學。 別人拿的是麵做的炒麵，我拿的是草籽做的炒麵。 但是就是這樣那幾個女孩吃不了這種苦，就不上學了，我呢？還要繼續上。 人家都說太苦了，不能上學了，就是涼水炒麵，連尿都沒有了。我一天不尿尿，就不想尿尿的事情。

中午的飯，我還是吃自己的炒麵。 那裡有個會寧中學，有些學生在人家家包飯吃。 我上小學，回來的早，我就去給人家做飯，做好飯，端著讓這些學生吃完了，人家剩下的麵湯我一吃一喝，這就是我掙來的報酬。 還有掃地、推磨呀，什麼活我都幹。

但是我沒有筆，拿什麼寫？就自己想辦法，用掃帚上的竹竿削尖了，用兩分錢買一塊墨水精，問老師要一個用過的小瓶子，要點涼水，化開蘸著寫字，用那個竹子杆子當筆用著呢。 沒有經歷的人想都想不到，編造都編造不出來。

我苦的事情還在後面呢。 我放假就回家去了，我高興得很，我考了個第一名，不過也沒有什麼獎勵，就是老師表揚了一下。 但是父親把我許給了人家，父親沒有活幾天就去世了，多活了幾個月還是要飯要下的。 我父親走了以後，人家張家就不行了。 我父親當時給人家說：“娃娃的事情，娃娃不同意，但是我這個大人就給作主了。 現在這個事情很難說，你先說下，讓娃娃先把學上著，等回到家裡了，再說。”我父親說了個活話，不敢把話說死。 意思就是我同意，娃娃長著再說。 我父親就是為了先顧眼前，就說我以後學校出來，當農民了，我還能到哪裡去？先把家里人命救下，我父親就是這麼說的。 但是人家就不行了，大人在的時候說下的話，人家認人，知道我父親以前不是一般的人，和那些沒文化的人不一樣。 但是現在我父親人不在了，就說不清楚了，也沒有個字據。 人家提出來，就要我和他們家兒子結婚。

十五歲　我被隊長家拉去結婚

依：你那時候多大了？

劉：六二年，我十五歲了，但是我還沒有來月經。餓了那麼幾年，女娃娃發育就慢得很，沒有月經，胸脯也沒有發育，平坦坦的。

我高高興興回到家，我大哥說：“啊喲，你回來了，我正要叫你去呢。”我哥說人家讓結婚呢，逼婚呢，我說：“不結，他想和誰結了結去。”我不願意，那個介紹人就來了，就坐著不走。我說：“人家有婚姻法。”

依：你厲害，這麼小還知道有婚姻法。

劉：五十年代，我們家在山上的時候就有人來宣傳，說什麼憲法是國家的大法等等的，什麼婚姻法，我就記得人家說過，不夠十八歲不准結婚。我大嫂結婚的時候，去領結婚證，人家就說必須要十八歲，夠十八歲了就可以結，保證婦女的權益。我就給那個介紹人說：“我還不到十八歲，你讓我結婚是違法的。”那個介紹人就罵：“王法屁法，他媽的頭髮。什麼法？在咱們這裡，書記隊長就是法！你就得聽！我的法大得很，我就要讓你趕緊結婚，趕緊給人家生下幾個娃娃……。”那個人亂七八糟的說了一大堆。最後那個人又說：“看誰敢說你犯法了？誰能把你怎麼樣？”這個人是民兵的幹部，就吹鬍子瞪眼睛的嚇唬我，但是我也不同意。那個人就天天白天幹活晚上來，就坐在我們家不走。

我是臘月二十回家的，到了臘月二十八的一天，那家就來了幾個人，給我拿來了兩截子布。有一截就是那個魚紗，黑色的做衣服裡子的，還有一截子黑布，每截有六尺。人家說：“想要俏，一身皂。”說穿一身黑衣服是非常漂亮。就讓我媽用黑布做了一條棉褲，用黑魚紗做了一件棉襖，我媽用舊衣服做了裡子，就好得很了。我不同意結婚，但是我沒有穿的了，我從五八年到六二年就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那時候社會上一個人每年供應三尺布票，人都說：“三尺布，沒褲襠，一屁股光到社會上。”還有人說是：“低標準，瓜菜代，三尺布票把球蓋。”（球：土語，意思是男人的生殖器。）

依：哈哈，這是話粗理不粗。

劉：一年就給你三尺布呀，還有南邊的人穿得好，人家說：“身上穿的花達尼，肚子裡裝的胡蘇皮。”我媽給我把衣服做好……。我就穿上了，沒有辦法呀！我沒有衣服穿呀！衣服都爛了小了，穿不成了。我沒有鞋，我的同學就給我教辦法，讓我把腳在牛糞裡踩一踩，再在草裡面走一走，腳底板就長了老繭了，光腳走路不疼了，草裡面有駱駝刺，說這樣就不扎腳了。我連鞋都沒有，我有一雙爛鞋子，平時走路就提在手裡，到學校，到人多的地方我就穿上，到路上就是光腳走路。我來去幾十里，尤其是過阻力河，冬天那麼冷、春初秋末的時候那個冰喳子，化冰的時候就不能踩，把腳和腿就割破了。還有剛結冰的時候，我一個女娃娃家，先把褲子一捲，鞋子一脫，跳上兩跳，就趕緊過河。過刀山下火海就是這樣子了。過了河

以後，就坐在地下，把腳扳到嘴跟前，用哈氣哈幾下，搓一搓暖一暖，再跳一跳，等腳稍微有點知覺了，腳和腿疼得救像刀子割得一樣，再走。就那樣的。女娃娃家就把身體給傷了。我為什麼會得一身的病呢？我天天過那個河，你想一想，天天這樣，一天兩次，我過的生活不如個野人，不如野人。

到了臘月二十八這一天，我還準備去給人家背糞去了。我剛要出門，人家來了幾個人，還拉了一個驢，驢身上還搭著個紅被子，人家就來了。我還沒有注意，就想背上背簍跑出去，人家一把就把我給拉住了，要拉上走。

依：人家把你放在驢上嗎？

劉：沒有，我就死也不上驢，人家就把我拉上。那時候我嫂子也回到會寧了，我媽、我妹、我嫂子、我哥全家人跟在我後頭，就像送喪一樣的，就喊著哭，全家人就喊著哭，從那個山粱上就一直哭，哭到山低下的溝裡，我媽和我大嫂就回去了。我看見我媽頭一轉就走了，沒有說一句話。我哥和我妹就是送親的，十幾里路就送到人家家裡。我就哭了一路，哭到人家家的門上。我的嗓子都啞了，我就再哭不出來了。我就成了人家的媳婦了。

我還小呀，剛剛十五歲，還沒有月經呢。我哭哭鬧鬧了好幾天，不同意同房，我聽我媽說和男人誰睡了覺了會懷娃娃。我就說：“你不答應，我也要走，我要去上學去。”我就要走。那個男娃子說：“看你敢走！”就嚇唬我。我說：“我敢走！”就走到院子中央的時候，這個男娃子朝我背後就是一腳，把我踢到，就用放羊的鞭子打，拚命的打。這是他的爸爸給教的，教訓媳婦呢，這不是要把我打死了嗎？我渾身都是鞭子印子，最後一鞭子“啪！”地打在我的頭上，我就一下子什麼都不知道了，昏死過去了。

人家把我拖到那個房子裡，弄來他弟弟的尿把我灌醒了，灌了灌，我就醒了。我就聽見那個大隊長，就是那個男娃子的爸爸站在高台上喊：“打！打！往死裡打，打死了餵狗！”就喊著呢。後來他的一個堂妹悄悄給我說：“把我嚇的，我藏在門背後，我不敢看。”如果把我打死就死了。我的頭疼了幾十年，疼了一輩子呀，我的頭被人家打壞了。等我醒來了，那個羊倌子已經去放羊去了，也沒有人管我，我就想，打死了死了就算了。

我躺倒第二天，想起來都起不來，全身都是口子，胳膊上、手上都是血，是用皮鞭子抽的呀。她媽就端來些溫水來給我洗血，就洗了半盆子血水，還對我說要怎麼樣做媳婦，怎麼聽話，不然人家會怎麼樣打怎麼樣的整。我就變成啞巴了，一句話也不說。

傷養好了以後，我又偷偷跑回學校。我不敢回家，到處流浪。我生病了，你想一想，我來了月經，沒有衛生紙，就用黃土墊上，有個月經帶撒上黃土。我能不生病嗎？我得了尿道炎，很厲害的尿道炎。想尿，又尿不出來。就疼得睡不著覺，火辣辣的疼。我呻吟得厲害了，通宿舍的就罵開了：“叫魂呢，叫了出去叫去。明天還要上課呢？”我沒有辦法，就跑出門外跳，還是不行，疼得就像烙鐵烙一樣。

我就找個沒有人的牆背後，抓一半把雪，用那個雪洗下身，用雪擦，讓那個地方受冷受凍，就不那麼疼了。我沒有吃沒有喝，就生病了，我要去看病，又沒有一點錢。我就去賣血，人家說：“你的血不能賣，你自己都貧血著呢，再賣就沒有命了。”（說到這裡，劉春花痛哭流涕，心酸不已。）

依：那怎麼辦？

劉：我生病了，我一個小孩，沒吃的、沒喝的，就生病了，我喝不上水。我沒有錢用，學校裡要買書，我連一張衛生紙都沒有。你說，我上學，連一張衛生紙都沒有。我沒有筆、沒有書、沒有本子。

我疼得受不了，得去看病買藥。實在是最後沒有辦法了，我就跪在大街上，給人下跪要錢呀，就哭著求：“誰能幫幫我，給上我一點點錢。”有個人看我可憐，就扔給我兩毛錢，我就去掛了個號，買了一點藥，消炎的藥，那時候藥也便宜。不像現在這麼貴。

我給老師拆洗被子，連拆帶洗、再給縫上，就給一塊錢。老師看我可憐，就讓我洗，洗了就給一塊錢，那時候都是棉花棉絮，很難縫。我就掙一塊錢，拿這個錢交學費，交飯錢。我討來的麵交到灶火了。我跑到食堂去給大師傅幹活，人家大師傅就偷偷給我兩個煮熟的洋芋。我就給人家幹活，到哪裡都是給人家幹活，憑我的兩隻手，憑我的腦子。那時候，能有一口飯吃，能活下來，與生命抗爭。我想活著。

人家養的馬有飼料，養的狗都有飼料，因為狗要看羊，而我們沒有糧。我大哥因為偷吃麥穗，被人家打。糧食在地裡長著，不敢吃，我把糧食從青苗吃到收割。到地裡把麥子一搓，就生吃上了。你吃不上了，那是活命呢，不如豬，不如狗。我那時候就豬狗不如。

艱苦讀書　終成一名教師

我在秦安上學的時候，很困難。一中的總務主任，瞭解我的情況，我從會寧回來，沒有口糧，就那麼上學。那時候的中學，每年都有助學金。校長、主任都跑到我們家調查去了，離學校近，吃完飯沒事幹就去我家看看，我大嫂病在炕上躺著。我們家的房子五八年被生產隊一佔，成了養馬圈了，我們家上房成了大隊部，院子裡就是飼養圈。飼養員住在側房。我嫂子沒有地方住，就住在一個窯洞裡，我回來以後，就在我們以前房子的廚房裡盤了一個炕，我和我嫂子，還有我的侄女，我們三個人就睡那一個小炕。他們隊把我們弄成這個樣子，連吃的都沒有。領導來一看，真的是可憐得很。學校就出面說：“先給人家把口糧分上，讓人家活下。”這才有了吃的。回到了老家秦安，我就在我姐姐家住了一年，考了一個師範學校。

依：哪個師範？

劉：天水師範學院。

依: 你真行, 那麼艱苦, 又那麼剛強。

劉: 哈, 哈, 我是天水師範畢業的。 我受的苦就多了, 我討飯的時候, 被人打, 人家用口水吐我。 現在人對討飯的還同情, 那時候, 還打討飯的。

依: 你是那一年上的天水師範?

劉: 六六年, 上了三年, 多上了半年, 就到年底了。 畢業了以後, 我就下鄉, 文化大革命了。 最困難的時候就是這些, 以後的都能克服。

李景沆

依: 你和自己的孩子談自己過去的經歷嗎?

李: 過去不談, 沒有人知道我的歷史。 我死了幾次, 沒有死掉, 我就想把我的經歷寫出來, 已經寫了三十多萬字了。 我讓人家看, 人家說這個是反動的, 發表不了, 我說發表不了沒有關係, 我留給我兒子, 留給我孫子。 我兒子說: "媽媽, 你寫出來, 我們就能記住了, 就留下了。 而且你寫的都是真人、真事、真地址。" 我寫了好幾年了, 如果我不寫了, 就沒有人知道了。別人幫我寫不了。

我們一個那麼好的家庭, 最後是家破人亡。 我說的沒有一句假話, 全部都是用血寫的歷史, 血寫的家庭歷史, 血寫的個人歷史。

三、夾邊溝最後的羔羊

受訪人: 李景沆, 男, 90 歲, 甘肅省天水市師範學院教授。1957 年在天水市第一中學被打成右派, 發配夾邊溝勞教。 是一名虔城的基督徒, 著作有《蒙恩歷程》。

時間: 2012 年 8 月 25 日、31 日。

錄音長度: 121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天水市師範學院李景沆家。

大饑荒餓亡者:

楊陽谷, 男, 30 多歲, 甘肅省天水師範老師, 右派分子, 餓亡於夾邊溝。

楊陽谷的父親, 年紀不詳, 甘肅省天水市人, 餓死於勞改隊。

楊陽谷的母親, 年紀不詳在丈夫被勞改、兒子被送到夾邊溝後, 自殺而亡。

李綠竹, 女, 11 歲, 甘肅省天水市場人, 父親去夾邊溝, 無錢治病, 病亡。

鄧立之,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澤人, 夾邊溝右派, 餓亡後被食。

傅作恭，男，50 多歲，留美水利專家，夾邊溝右派，餓亡。

任繼文，男，甘肅省天水市一中校長，夾邊溝右派，餓亡。

項文林，男，20 多歲，甘肅省地質隊工作，夾邊溝右派，因飢餓難忍，跳井自殺。

李崇厚，男，年紀不詳，甘肅省徽縣文化館工作，夾邊溝右派，餓亡。

根據天水地區檔案館有關資料記載：自 1958 年 5 月 8 日起，天水地區遣送夾邊溝勞改的“右派分子”共計 238 人，生還了 22 人，按當時甘肅十個地、州、市算，甘肅全省葬身“夾邊溝”的人數至少在三千人左右。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酒泉夾邊溝農場，有一個從臨澤縣送來的右派醫生鄧立之，原籍山東，大個子，臉紅紅的，胖胖的，人很老實。由於長期飢餓，剛剛死。屍拋沙丘時，被三個勞教的人刨開沙子，割掉鄧大腿上的肉。晚上三人合夥割鄧立之的肉吃，剩餘的拿來藏在一個右派睡的被窩裡。第二天，他們同住的人，都發現他的被窩裡有很多粘稠的血跡。吃人者被農場領導批鬥打罵。

前記：我早早起來，在一家花店買了一束獻花，有百合、天堂鳥、康奈馨。在朋友龐女士的陪同下，來到天水師範學院。我們進了一座灰色的舊樓，登上三樓，然後敲門。門開了，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位九十高齡的長者，雪白卻濃密的頭髮，滄桑卻紅潤的臉頰，慈祥而善良的眼神。“這位就是李老師，他就是去過夾邊溝的。”我走上前，擁抱住這位第一次見面的老人。我的淚水禁不住湧出來，苦澀而酸楚。我知道，我擁抱的不只是一個九旬老人，一個夾邊溝倖存者。我感覺到，我擁抱的是三千多名夾邊溝右派不甘心的死魂，至今難以安寧的死魂……

依：李老師，我到天水來，就想拜訪一下您。

李：那太好了，你能來，我很高興。我給你簡單說一下，咱們的右派有一個慘案，在甘肅酒泉的夾邊溝那個地方。知識分子，全部都是知識分子呀，大學教授、小學教師、畫家、報社編輯等等的，去了三千五百人，倖存者只有三百人。倖存者連百分之十都沒有。這個事情太多了，一下子沒辦法給你說清楚，從我的書《蒙恩歷程》裡你就能看到。

拜訪夾邊溝右派李景沆和妻子趙麗珍。

我希望你能帶多少本就帶多少本，拿出去給國外的中國人看看。你能帶多少是多少，能帶十本，更多更好，但是你帶不動，能帶多少算多少。

我的書香港有賣的，但是它沒有

這些夾邊溝的照片。 照片很寶貴, 這些照片, 都是一些好朋友去夾邊溝採訪照回來, 讓我採用的。 我還有別人去夾邊溝拍下的死人骷髏的照片, 我給你慢慢的找。這本書已經是第四版了, 比以前厚了。 我先後修訂了幾次。

關於夾邊溝現在有一個電影, 已經在國外得了獎了。

依: 叫什麼電影?

李: 叫《夾邊溝》。

依: 中國人拍的, 王兵導演的, 我看過兩三次。

李: 不真實。

依: 不真實? 我還覺得拍得好。 你說為啥不真實? 因為你是親歷人。

李: 他不真實, 他拍的這個地窩子, 還有燈, 還有水壺, 還有桌子。 真實是那個地形地貌真實, 內容實際上比電影殘酷得多, 最不真實的是哪裡來的桌子? 哪裡有什麼熱水瓶? 裡面全是土台子, 全是土台子, 再什麼都沒有。

事實比電影殘酷得多, 表現不出來。 比電影還慘, 他導演沒有那個親身經歷, 我是親身經歷的。 電影我看了, 網上就有, 下載了看的。

依: 你們剛去的情況怎麼樣?

李: 我們進場時, 聽說每人每月口糧 40 斤, 還能吃飽。 好日子不長, 以後一減再減, 最後就已減到折合 12 斤麵粉的原糧, 就是 13 斤原糧。 聽說上面有新的規定, 不足部分由農場自己種地養活自己。 可是在大沙漠鹽鹼地上, 春小麥畝產幾十斤, 甚至有種無收, 怎能解決 1000 多人的口糧呢? 這樣的政策規定, 實際上是一種自欺欺人之談, 找個藉口剝奪了右派分子的口糧。 這樣每天四兩麵粉, 一天吃兩頓, 每頓二兩, 只能做點糊糊喝。 起初每天兩頓糊糊湯, 大家都早早地排成長隊, 各人抱著飯盒子默默移動著腳步, 有的拄著木棍, 有的一蹲下來就很難爬起來, 這情況是來明水河十多日後的事。 後來, 我們再沒有力氣到伙房去排隊領飯了, 只能由伙房大師傅, 將清湯送至地窩子, 分送給各人喝。

我給你慢慢說, 我們好不容易熬到 1960 年的春天, 勞教的右派分子從外表上看, 衣著更加汙穢襤褸, 形態更加狼狽可憐, 面部表情更加淒慘灰冷。 人餓極了, 生什麼都能咽下去。 有一天場裡押運來一車穀子, 十幾個右派分子把它運到庫房裡。 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我看見十幾個右派分子在醫務室門口的場地上, 把自己的褲子從屁股上脫到下半腿, 跪下來背朝天, 兩條前臂擰住爬在地面上, 頭額抵住地面, 再把屁股高高撅起, 排隊等待治療。 我打問了一下才知道, 這些右派分子在運送穀子的時候, 偷吃了生穀子粒, 哪知帶皮生穀粒難消化, 在腸內膨脹了, 既消化不了, 又排泄不出來, 脹得死去活來, 唯一的辦法就是哀求醫生把穀粒從肛門中往外掏。

醫生就叫他們做到那樣姿勢排好隊, 他們只好撅起瘦幹的屁股朝天求救。醫生在一個個屁股上艱難地用手掏取, 被掏的人因疼痛而慘叫。 當手術完畢時, 他們一個個就無力的癱瘓在沙土地上, 只見肛門是又是血又是屎, 失去人的常態。

真叫人慘不忍睹，我看見眼淚忍不住就流。

哎呀，其中一個青年右派分子因偷吃穀粒太多，致使下腹膨脹如鼓，疼痛難忍，慘叫不已。場部完全可以送到只有二十多公里的酒泉醫院進行搶救，這些幹部當沒有看見，沒有聽見。這一青年右派分子整整哭喊了一天救命，最後就沒有聲音了，疼死了，脹死了。你說，這是多麼悲慘的事情？

你看，在我的書裡面的附錄三，就把夾邊溝的死人情況我自己才搞清楚了。我怎麼搞清楚的？有一個朋友，想採訪明水河，往夾邊溝一共送去知識分子三千五百人，兩年以後，就是 1959 年的深冬，滴水成冰的時候，他們把餘下的（註：在夾邊溝餓死一千多名後剩下的）兩千右派分子，送到高台縣的明水河，高台屬於張掖地區管，張掖地區的高台縣的明水河。這個地方是一片荒野、沙漠，在滴水成冰的時候，他們宣布："大搞春播大戰，向黨獻禮。"把兩千人就送過去了，去搞春播大戰。沒有行李、沒有冬衣，這怎麼解釋？

我以後才發現，在採訪過程中才清楚，以前都不清楚，想來想去才清楚呀。第一條春播大戰的時候，一批一批的送，只送人，不帶行李，車只裝人，不裝行李。在夾邊溝來說，我是一個政府最相信的人，我是個畫地為牢的人，我是最後一個離開場部，押送行李。人都先走完了，我押著行李，帶上木工組的工具，和幹部一起離開了夾邊溝。我去了以後，他們就問我："天爺！老李，你為什麼把行李送來的這樣遲？我們當'團長'已經半個多月了，快凍死完了。"什麼叫"團長"？你想想，零下二十多度下的人，那些人晚上縮成一團，像個人肉糰子一樣二十多天，怎麼不是"團長"？

現在我才清楚。所謂春播大戰，第一，不給種子。第二，不給工具。第三，曠野裡沒有耕地面積。第四，沒有住處。曠野沒有人能住的地方。第五，沒有水源。怎麼叫春播大戰？送去兩千多知識分子，做總結這就叫集體屠殺，一下子餓死。集體屠殺，這是世界上人類歷史上找不見的。這必須讓外面的人知道，這一點，我給你說，就把歷史揭穿了。

依：請你說一說你記得的在夾邊溝餓死的人？

李：夾邊溝餓死的天水右派有不少，很多我也不認識。我的小學同學楊陽谷，他的母親是天水的大地主家的女兒，他父親解放時把自己的全部財產都捐獻出去了。他本人畢業於北京師大，後來回到天水師範大學教書。他的大哥楊兌生和當時的郵政局局長的女兒結婚，是天水的一段佳話。他大哥後來參加了共產黨，被國民黨暗殺，算是為共產黨犧牲了。他的父親死在勞改隊，母親自殺。楊谷生被打成右派後，送到夾邊溝，就死在夾邊溝。可謂家破人亡。你看，這一家人慘不慘？

我記得有一天傍晚，我聽見一名死者的母親在嚎啕大哭，她哭得死去活來，地窩子外刮著寒風，那哭聲讓人聽著很悲哀，簡直是扎人肺腑。那個母親哭喊著："我的兒呀！我的兒子呀！你為什麼不等我，叫我看你一眼啊……。"這哭聲刺痛著

我們每一個“右派分子”的心。 我們個個低頭閉目，流著的熱淚。 不知道明天死的是不是自己?

我後來打聽，才知到這位母親從遠道而來，要看她的兒子，誰知道她剛踏進離我們不遠的他兒子所在的地窩子時，恰是她兒子斷氣的時候，兒子沒有看見母親一眼，沒有拉住母親的手，沒有叫一聲：“媽！”太悲慘了，太悲慘了。

我書裡寫了一個解放北京的起義軍，傅作義，他的弟弟也打成右派了。

依：你見到他了嗎?

李：我見過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 他的兒子後來來訪問過我，他的兒子叫傅錦國，來找我，問我：“叔叔，你見過我的爸爸嗎？”我說：“我見過。”因為我是個木匠，能比較自由的走動，去修理農具。 我看見河沿下站立著一個人，動都不動，手裡拄著工具站立著不動。 別人幹活，他不動，他不怕人批鬥他，他不管，人已經餓得啥都顧不上管了。 我就打問：“這個人是誰呀？”人家說：“這個人是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快不行了。”那時候也就是五十多歲的樣子。 美國水利專業的留學生，他哥哥寫信讓他回來，建設祖國，建設大西北。 他跑回來做貢獻，最後被打成了右派。 他的兒子親口對我說：“爸爸走了以後，我們一家沒有辦法生活，就賣手錶賣些值錢的東西，賣完了，再沒有辦法了，就寫了一封信給傅作義。 傅作義又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我弟弟犯了錯誤了，但是他的妻子兒女還要生活。 甘肅省一個月給他們一百八十元錢。”以後，他們就回到了山西，山西運城老家。 但是到了文革的時候，又批判傅作義，批他同情右派。 因為他地位比較高，能拿這麼多錢，普通人十八元也拿不到。

依：那個傅作恭有沒有和你說話?

李：沒有，我看見他的時候，他已經不能動了，就扶著工具站立著，和誰都不說話，沒有力氣說話。 那是冬天，農民都休息了，還叫右派要勞動，讓人把冰塊用鋼扦撬開，抬到田裡面，冰一尺半尺厚呀，抬到田裡面，說到春天就能播種了。 這是故意找苦工作，折磨人。 夏天太陽曬都讓人受不了，比如中午不讓你回來，在地裡睡下，我有一頂草帽，站起來可以遮頭，但是躺下來，遮了頭遮不了身體，戈壁灘的太陽呀，能把你烤成人肉乾。 不叫你中午回來，一天勞動十一個小時，中午還要曬太陽。 不得了呀!

依：這個叫慢性屠殺，叫你慢慢死，不給你吃，不給你喝，還讓你勞動，羞辱你，把人不當人。

李：聽說有人去世的時候，就到死的時候就罵共產黨。 我們一中的校長任繼文就開口罵，反正已經快死了，還怕什麼? 最後都餓死了，一中去了六個人，五個都死了，回來我一個人。

依：您最難熬的時候是不是在地窩子裡不能自己去打飯的那段時間?

李：到了最後，我們連下床都下不了了。 吃在土炕上，拉在土炕上。 一個人兩個盆子或者大洋瓷缸子，一個用來喝糊糊，一個用來大小便。

在我們這個地窩子裡還發生了一件慘不忍睹的事。當門上草簾未掀開時，窩子裡總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們右派分子整天蜷伏在舖位上不停地呻吟著，各人都等待著自己的悲慘結局。七、八天，十來天，我們長久不大便，就是吃麵粉太少的緣故。但每夜卻大量排泄小便，這是以前從沒有過的現象，由此各人都有兩個盆子，吃的拉的都放在床頭。放太遠沒有力氣去拿。有一天，兩個炊事員掀開草簾子送飯來了，提飯桶的和拿勺子的動作，在射進窩子的光線中看得非常清楚。我看見一個炊事員，當結果正對門口睡的一個右派分子的飯盆舀上兩勺糊糊後，竟將舀進的一個胡蘿蔔用手揀出來，放進自己的嘴裡吃掉了。另一個動作是當他接過另一個右派分子的飯盆來時，發現盆中有大便，這炊事員就順手，把這盆子在門口土壁上一抖，抖下了大便，竟將麵糊糊直接舀進這個不加沖洗的飯盆裡，再送給這個右派分子，那右派分子接過毫不遲疑端起來就喝了。我看得目瞪口呆，不相信炊事員的人性竟淪落到這種地步？難到炊事員也吃不飽？我想他是臨時喊來送飯的右派，早被餓的沒有了人性，沒有了恥辱感。

那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死人的事竟是那麼容易，那麼簡單，說死就死。死神時時守候在右派分子身旁。死亡的幽靈時時籠罩在右派分子頭頂，死亡的恐懼緊緊抓住每個右派分子的心。右派分子在睡覺前常常有這樣的乞求：“朋友，你若醒來，搖搖我。”言下之意是看看，我是死了還是活著？

兩年多來，使我們右派分子們感到勞改無望，生命無保，政府無靠，親人無援，從精神上肉體上徹底斷絕了我們的生路。後來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傑在《全國改造右派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總結說：右派分子有“五大愁”，即：“摘帽無期，改造無頭，老婆離婚，飯吃不飽，熬不到頭。”

依：請講一講夾邊溝發生的人吃人的事情？

李：我生還後，見到楊世華老師，他原是天水一中的史地老師，後調至三中，劃為右派，送夾邊溝勞教，因逃回來才保全了性命。他告訴我，1960 年 8 月，他在北沙窩勞動時，有一個從臨澤縣送來的右派醫生大夫鄧立之，原籍山東，大個子，臉紅紅的，胖胖的，人很老實。由於長期飢餓，剛剛死。屍拋沙丘時，被勞教的人刨開沙子，割掉鄧大腿上的肉。吃人者其中之一是他同帳篷住的來支援大西北的天津青年名叫“吹跟頭”，從甘肅天水地區 ×× 縣文教局送來的。晚上三人合夥割鄧立之的肉吃，剩餘的拿來藏在“吹跟頭”睡的被窩裡。第二天，他們同住的人，都發現“吹跟頭”的被窩裡有很多粘稠的血跡。就被幹部叫到隊長帳篷裡審問的時候，還被楊世華打過兩巴掌。以後還在天水市的街道上遇到過他。

楊世華還告訴我，1960 年 7 月，有個北沙窩的賀守瑛，是從地質隊送來的，吃了家中寄來的苞穀米後，大便下來未消化的顆粒，立即被一個從定西糧食局送來的勞教右派分子邢樹義撿起來，用水沖一下，就急忙送進嘴裡咽下去。

楊世華還幫助夾邊溝幹部王志民代抄過死亡人名冊，他寫下了大約近 2000 名右派的名字，而且右派分子死亡原因廠部統一規定為“心力衰竭”。

夾邊溝右派的救命恩人錢正英。（網絡圖片）

依：你算是夾邊溝的倖存者？

李：對，我是很少數的倖存者。

我為什麼能生還？我為什麼能生還？從兩個觀點說，第一個事實，在我幾乎完全要滅絕的時候，兩千人，還死的不到三百人的時候，眼看全要結束了（死完了），不是把死人的口都封住了嗎？歷史上就沒有人知道了嗎？人就是死完也沒有人知道，那裡根本就沒有人去。但是上帝有眼，中央有一個錢正英部長，（李先生拿來珍藏的錢正英部長的照片）這是錢正英部長，就是這個人，是個女的，這個人了不起。 因此我留下她的像片做個紀念，做為我救命的人，我留下來。 如果夾邊溝沒有這個人，夾邊溝的歷史就沒有人知道了。

她叫錢正英，我們都叫她錢正英。 她在我們快全部滅絕的時候，她來到西北考察，司機把方向給搞錯了，把車給開到明水河了，當時路也不好，也找不到方向。

車開進去，錢正英看見有炊煙，曠野怎麼會有炊煙？怎麼有人家？她看見野灘上有死人的屍體，風吹日曬的，暴屍戈壁。 她就讓司機繼續往前走，就想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死人？都是些什麼人？她就開到農場，找我們的場長，場長大喊了一聲：“綁！”就把錢正英給綁起來，他不認識人。 車上有三個人，還有一個秘書和司機，那個秘書就說：“站住！這是我們的錢部長。”那個場長就嚇壞了。 錢正英看到右派的個個面黃肌瘦，連吃飯、大小便都不能下炕，都在炕上解決，奄奄一息，大吃一驚，就趕緊給中央打電話，中央給甘肅省委打電話，搶救人命。 我就是被搶救回來的。

依：這是哪一年了？

李：這是六零年的年底，再有一個月就六一年了，六零年的下旬了，只有十幾天就元旦了。

依：你那時候也就是三十七歲？

李：三十七歲，這才有了我的今天，我才能寫出來這本《蒙恩歷程》，如果沒有錢正英，明水河的人就死完了，現在就變成灰了，連骨頭都不見了。 歷史上共產黨就成功了，殺人滅口就成功了，人類的歷史就埋葬完了。

依：我今天也不會坐在你面前了。

李：正是因為上帝有眼，有錢正英揭開了這個蓋子，這個人太要緊了，這個人太要緊了。

依：你這一句話很好：“上帝有眼”，人間再醜惡，世界再邪惡，上帝都會睜開

眼睛。

李: 我寫這本書不容易, 本來我是一名數學教師, 文學水平不是那麼好, 我想告訴人的有兩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 必須把上帝的恩典寫出來。 第二個觀點, 必須把歷史事實和親身經歷寫出來, 這就盡了一個人的責任了。 因此, 我就開始寫作了, 其實, 我是一個不會搞文學的人, 但是在上帝的引領之下, 我就把這個書寫出來了。 現在這個書已經贈送、發行了七千冊了, 現在準備第五次印刷, 香港給的書號, 在蘭州印刷的。

依: 你去夾邊溝有多長時間?

李: 兩年零六個月, 不到三年。 我又重訪了兩次, 到夾邊溝去的時候。 我找不到地方了, 地形地貌都變化了, 最後寫《恍若隔世》的這個作者邢同義, 他說: "李老師, 我能找到這個地方。" 因為他是當地的第一把手, 政治上的, 酒泉市的第一書記。 正因為他是地委書記, 才有辦法幫助我又回到夾邊溝看一看。

依: 你是因為什麼原因去夾邊溝的?

李: 你問的很好, 你為什麼去夾邊溝? 我來回答。 我本來不是右派, 從來沒有任何右派言論, 再說我的成分好, 也不是地主, 是貧下中農, 根子好著呢。 第三, 我沒有政治問題, 連三青團都沒有參加過,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舊社會都要參加, 我沒有參加。 這三方面就把我救下來了, 這是上帝帶領我逃過的, 但是還是給我戴了個帽子, 無中生有的帽子。"李景沆, 不發言比發言還惡毒。" 說我對黨懷恨在心, 我不發言不表態也是右派。

依: 因為他有百分比, 張三李四總得有人去。

李: 本來中央的政策是百分之五, 但是天水市第一中學的右派, 職工是四十二人, 右派分子是二十二個, 百分之五十都超過了。 超額多少倍完成任務, 以顯示對黨的忠誠。 揪出來的右派越多越忠誠, 越紅。 害人越厲害, 越忠誠。

最後學校宣布右派的時候說: "我們學校有二十二個右派, 最輕的宣布你們四個人, 你們可以接受勞教, 也可以不接受勞教, 自謀生活。 你們想想, 今天下午決定。" 當場有兩個人表決: "我離開學校。" 當場就離開學校了。 還有兩個人, 我是其中一個, 去? 還是不去?

依: 把你打成右派, 就是因為你保持沉默, 不表態?

李: 你不說話就是對黨不滿, 不說話就更惡毒, 就是右派。

依: 當時有沒有一個書面的東西宣布你的右派問題?

李: 沒有, 人家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我為什麼要去呢? 他們說去酒泉勞教, 兩年以後回來, 其實是無期徒刑, 是騙人, 知識分子就受騙了。 這是個信仰問題, 我為什麼去? 我向主禱告: 如果這一個月我生了病, 我就不去。 沒有病, 我就去。 因為我是獨生子, 家裡八口子人, 全靠我一個人支撐, 我不管就全家餓死。 這是個信仰的問題, 我就去了。

我就在上帝的啟示之下, 上帝叫我去! 上帝叫我受苦! 上帝叫我寫這本書! 證

明了上帝的存在!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這個地方, 我在夾邊溝受苦證明了上帝的存在。 為什麼? 一切都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沒有親身經歷的人, 認為我是胡說八道, 舉個例子, 邢同義寫了那本書以後, 從蘭州專門跑到我家裡來問: “李老師, 你是一個不會說謊話的人, 你為了你的信仰, 幾乎要犧牲了你的生命而不顧。 但是你寫的‘神跡’我不懂。 你是不編謊的人, 寫的‘神跡’我不懂。”

給人顯現出來上帝的榮光, 就是神跡。 一種神奇的光亮照亮你, 讓你感覺到上帝的愛和賜予的力量。 只有宗教信仰虔城的人才能感知這種力量的存在。 邢同義從蘭州專門來問我: “什麼叫‘神跡’? 我不懂, 我整夜不得平安呀, 我寫你呢, 我信不了, 這是個矛盾。” 我對他說, 在夾邊溝絕望中, 曾經有一輪大光照亮我, 讓我忍耐忍耐, 一切苦難都會過去。 我說, 這個事情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能完全理解, 不信上帝的人認為我是神經病, 你就沒有辦法理解。 等你接受了上帝的恩典, 就能把我的書全部看懂了。 當然你不懂了。 他說: “好, 好。”

邢同義今年已經有六十歲了, 他不顧權力、不顧地位、不顧金錢, 幾乎是不顧一切, 寫成《恍若隔世》, 在今天這個物質第一的現實中, 是很寶貴的。

依: 你去當右派了, 妻子孩子怎麼辦?

李: 這外人看起來就得全家死亡, 八口人, 我妻子一個月的工資僅僅能維持兩個人的生活, 一個月二十七元錢。 我當時家裡是父親、母親兩個人, 我們兩個人, 大人就是四口, 四個孩子, 就是八口人。 我走之後, 因為沒有錢治病就夭亡了一個孩子, 就剩下七口人了。

依: 你的大孩子多大? 是怎麼夭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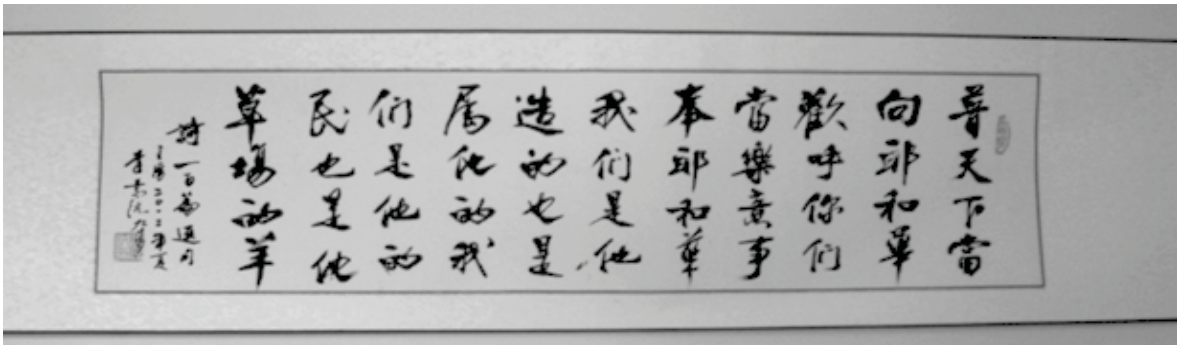
李: 十一歲, 是個女孩子, 叫個李綠竹。 我去夾邊溝一年多就夭亡了, 因為沒有錢治病。 我是五八年走的, 女兒那是五九年病死的。

依: 多好的名字。

李: 我書中寫了一個事實, 我訪問了一個夾邊溝的醫生, 他不是右派, 他直接給我說出來, 這個材料寶貴得很。 他說夾邊溝到清水河整兩千人, 活回來、跑掉的, 連雜務人員才是一百八十名。 這是裡面的工作人員的材料。 他說: “李老師, 夾邊溝最後的人, 不是埋掉了, 是狼吃掉了。” 他說埋來不及, 那麼多的死人怎麼埋呀?

依: 這個醫生叫什麼名字?

李: 叫李忠武, 李忠武, 忠心的忠, 武器的武, 是酒泉市社區醫療站的醫生, 他親口給我講的。 我見他的時候, 很怪, 我怎麼認識他呢? 政府介紹我去找他, 因為接待我的時候, 邢同義是酒泉地區的副書記, 我是他的老師, 因此是人大接待我的, 官方接待我的。 人家開車去找他, 我去鞠了個躬, 對他說: “李醫生, 我是李景沆, 是個右派。” 他理都不理我, 照樣開他的藥方子。 我再一次說: “我是老右派李景沆。” 他一聽我的名字, 筆馬上放下, 把我渾身上下看了好幾分鐘, 他問我: “你是天主教徒, 還是基督教徒? ” 我說: “是基督教徒。” 他說: “我為你受了許多的苦。”



基督徒李景沆靠向上帝耶和華的祈禱渡過了夾邊溝非人的日子。

我就不解，為什麼？他說：“你到夾邊溝進場的時候，聽說你是個很有名的數學教師，我就建議場方對你優待。 場方認為我同情右派，把我還給責備了，處罰了。”我就想，人在任何地方還是有同情心。

因此，他就把實話對我說了，他說：“哎呀！人死了不是埋了，是狼吃了，狼怎麼吃人？狼吃了人眼睛是綠色的眼睛，狼吃人不吃骨頭，只吃肉，只是吃肚膛，吃軟的地方。 選著吃哩，把腸子肚子拉得到處都是，慘不忍睹呀！”這是李忠武當面給我說的，這誰能知道？知道人叫狼吃掉了？政府陪同的官員當時都聽著哩。

依：李忠武現在有多大了？

李：應該快八十歲了，是個老頭子了。 一共是三千五百人，在夾邊溝死掉了一千五百人，剩下的兩千人，送到了高台明水河，最後只剩下一百八十人。 這個數字很清楚，我是裡面的人嘛。 我覺得過去的事情越提越有價值，告訴所有的人，不然下一代就不知道這些事情，像聽天方夜譚。

依：在你的右派問題所謂糾正之後，給你怎麼處理的？名譽上，經濟上？

李：後來聽說，要法辦農場的場長，場長說他是聽從勞改局的指示，勞改局又說是聽從省上的指示。 省上又聽從誰的？劃右派的時候都積極得很，等死了人了，一層一層的踢皮球。

回來了以後，給夾邊溝活著回來的人，一個人五百元，死了的人給兩千元就算解決了。

依：就是封口費，我把錢都給你了，就算完了，結束了。 有沒有任何書面的東西給你？

李：沒有，沒有，不解釋，不說什麼，把錢拿上走就行了。

依：你有沒有簽字？

李：拿上錢，簽個字，走就行了，沒有什麼手續。 那個時候，家庭也需要錢，沒有對，沒有錯，沒有人給個說法。 中國有個傳聞，說宋慶齡，她有錢，想給右派分子補發工資。 但鄧小平說，我們黨有能力給他們還，但是一分錢都沒有。 因為右派是他一手打的，他沒有錯，只是擴大化了。 所以是糾正，不是平反。

依: 你拿到五百元?

李: 五百元, 當夾邊溝的工資給的, 不算錯誤的補償, 只是給你一些生活補貼。 拿上走, 不許多問。

依: 你回到原單位嗎?

李: 我還是回到天水一中教書。 我不想回來, 人家非要我回來, 因為好教師都死完了, 沒有教師了。 我們學校的六個高級教師, 就回來我一個人。 二十二個右派, 勞教的六個人, 就我一個人回來呀。

是我的妻子趙立珍省吃儉用, 縫縫補補, 用在天水人民醫院一個月三十多元的工資照顧一家老少的糧、油、衣食, 一家人才得以熬到我回來。 我回到家, 老父親天天坐在我的炕前, 和我聊家長, 他說: "兒呀, 你回來前, 我聽人說夾邊溝死的人多, 你也死了。 我已經準備下去蘭州的路費, 一旦證實你真的死了, 我就去一頭撞死在省政府門口……" 老父親的話讓我熱淚長流。

我是自願去勞教的, 本來說是願意的就去, 不願意就自己謀出路。 但是蘭州的右派都不願意去, 就成了硬性的政策, 共產黨的政策隨時改, 高興怎麼改就怎麼改。 夾邊溝是全甘肅省的右派, 最壞的。 是全甘肅省的高級知識分子。

蒲一葉

依: 所以, 你在替他們講話。

李: 我寫這本書就是為了安慰他們的亡魂, 安慰他們的妻子兒女, 不寫不成呀。 我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不會說假話, 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 我說話, 就等於向上帝說話, 我要把我的心完全交出來給上帝。

我的這本書的目的, 第一, 證明有上帝的存在。 第二, 歷史的事實必須留下來, 我是一個倖存者, 直接寫出來, 這些歷史, 除了我知道, 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我希望你把我的書帶出去, 讓外國的華人都看到, 這是我的心願。 更希望翻譯成外語, 讓更多的人看到, 讓世界上的人都看到。

依: 李老師, 上帝讓我們認識和見面, 我會把你的書帶出去, 介紹給關注夾邊溝右派的人們。

四、被螫的"黃蜂"

受訪人: 蒲一葉, 男, 77 歲, 甘肅省天水市人。 原天水市共青團委秘書。1955 年從天水一中畢業, 因患心臟病, 不能參加高考, 到共青團天水地區委工作。1957

年，被定為“黃峰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劃為右派分子；送夾邊溝勞動教養。退休後寫有回憶錄《流放夾邊溝》，等待出版。

時間：2012 年 8 月 30 日。

錄音長度：53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蒲一葉先生家。

大饑荒餓亡者：

王世琪，男，20 幾歲，原天水團市委學生部部長，“黃蜂反黨集團”骨幹分子，餓死夾邊溝農場。

“小上海”，姓何，名字不詳，男，20 歲，夾邊溝右派，餓亡。

裴教授，名字不詳，男，50 多歲，蘭州某大學教授，餓死於夾邊溝農場。

王景全，男，40 歲，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屆數不詳），原甘肅省天水市第三中學老師，餓亡於夾邊溝。

王寶真，男，年齡不詳，因為對天水市委分配工作不滿意，上吊自殺在市委的樹上，被市委書記劉書銀說成是“革命的叛徒”。

依：蒲伯伯，你好，請說說你前後去夾邊溝的情況？

蒲：好。我是五六年參加工作的。那一年考大學，因為心臟有病，體檢不合格，就沒有參加考試，後來學校動員我參加工作，就到共青團天水市委工作，當時年齡也就是剛好二十歲。

所以到了五七年鳴放的時候，我膽子是很大的，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什麼原因呢？一個是年輕，一個是家庭個人的歷史比較單純一點，就比較敢說話。最關鍵是對黨、對毛（澤東）是毫無保留的相信的，一片忠誠。上面號召鳴放的時候，讓黨員、團員帶頭，有啥說啥。我的表現就很積極。

我們幾個年輕人的大字報，《向市委進一言》，把市委書記說得是相當得徹底的，也很尖銳。其他人都不敢說，都是大家平時敢怒而不敢言的東西。大字報就給貼出去了。

依：是你一個人寫的，還是幾個人寫的？

蒲：是大家寫的，是共青團天水市委幾個年輕人寫的，署名“黃蜂”，最後就把我們打成了“黃蜂反黨集團”。為什麼叫“黃蜂”呢？這裡面有點小故事，大字報寫好後，讓大家簽名，大家都不太願意簽自己的名字，因為市委的領導都經常見面，覺得不好意思。就有人說：“用個筆名，代表我們大家。”我就說：“用個黃蜂算了。”我記得有個雜誌叫《蜜蜂》，急急忙忙中，我記錯了，記了個黃蜂。蜜蜂變成了黃蜂。沒想到，這個黃蜂是有頭呢？

依：哈哈，黃蜂還螫人呢。

蒲：就是，黃蜂厲害是厲害，是有頭呢。大字報貼出去以後，市委正在開擴大會議，天水市大大小小的領導都參加了，大家都站在那裡看我們的大字報，反響很大。當時有這麼一個正面的東西，抨擊市委的官僚作風，幹部特殊化作風。人

傳人，到處都在傳說。我們當時還得到了表揚，基層的團組織都在積極響應，支持我們的大字報。後來到了反右的時候，把基層的團組織的領導人都牽連上了。

天水市委年輕的右派們，九死一生。

處理的時候，參加鳴放的九個人，七個被劃成了右派，其他兩個被劃成右派言論，這基本上就是一網打盡。去年，有一個王主任來採訪我的時候說：“‘黃蜂反黨集團’我找了半天，檔案裡面沒有材料。你說奇怪不奇怪？”

依：你當時的角色是不是個“蜂頭”？

蒲：不是，我不是。我只是一個小蜜蜂，是跟著幹的。當時的團市委書記是胡志忠，現在八十多歲了，還健在，被定為“黃蜂反黨集團的”養蜂人，我們都是蜂，都是一夥子蜂。這個事情鬧大了，《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一副漫畫，就是我們的胡書記，他是養蜂人，放出來一群帶刺的蜂，朝著紅太陽撲著去了，意思是撲向毛和黨中央了。

依：就是針對你們這個事件畫的漫畫嗎？

蒲：當時很轟動，就上了《中國青年報》了。可能就是個五七年的秋天，《甘肅日報》上先是有一篇，是五七年的十月份了，有個通訊員報道，配發了一張漫畫，說天水市團委做為黨的助手，怎麼樣怎麼樣向黨進攻。這是我後來發現的，報紙我都保存著。是五七年的十月份。

當時處理的時候，第一個骨幹分子是王世琪，他是省學聯的主席，團縣委學生部的部長，被送到夾邊溝，死在了夾邊溝。我是第二個骨幹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到夾邊溝。當時沒有宣布極右，說“黃蜂反黨集團”主要骨幹分子，就是我們兩個。再下來還有一個叫張冀敞，後來在小學當校長，當了一輩子校長，再還有一個王文斌，是團委政治部部長，王文斌我聽說已經過世了，八十多歲了，死在清水了。下面還有一些人，一個女的叫葉子蘭，少年部的部長，專管少先隊的。一共就是給戴了幾頂帽子，九個人。處理的最嚴重的就是我和王世琪，被送到了夾邊溝，

夾邊溝，我是五八年五月八號去的，到了六零年的十二月二十一號回來的。這個我記得清楚得很。

依：你當時成家了沒有？

蒲：沒有，沒有，我去的時候二十二歲，回來的時候是二十四歲。回來的時候就找不到對象。成了臭不可聞的臭狗屎。

依：你去之前，有沒有戀人？

蒲：有，有，有。

依：有沒有受影響？

蒲：那時候，我們的關係相當好的。她去年去世了，叫個唐淑娟，她是我們一中（註：天水市第一中學）的校花，哈哈哈。我到團市委參加工作以後，（朋友插言說：蒲一葉先生年輕的時候長得帥，能詩善畫，很活躍）我們一起打乒乓球，一起演出節目，關係還可以。她常來找我，聊天玩耍。但是到了反右開始，我給她捎了個條子，說：“咱們趕緊停止，你不敢再找我了。”我害怕把她牽連上，人家年輕著哩。

依：唐淑娟當時多大？

蒲：高三，也就是個十八歲。小姑娘，很單純。

依：她願意不願意和你分手？

蒲：我當時估計那個形勢，開開批判會，批判幾天，過了就啥事都沒有了。想不到有這麼嚴重的後果，自己都不知道。批判我的那時候，國慶節我有事，騎著自行車到了東橋頭，一路上沒有人理睬我，都躲避著。我就遇到唐淑娟，她站在樹下面。我低頭走過，她喊著叫我：“一葉！一葉！”我沒有吭聲，就加快蹬著車子跑了。就再沒有見過面，那是最後一次見面。

她以後考上大學了，民族學院畢業以後被分配到了烏魯木齊，就再沒有聯繫過，因為身分、地位都很懸殊了，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是右派，成了賴蛤蟆了，沒有希望了。

依：她的母親有沒有反對你們的交往？

蒲：她媽開始很支持，看我性格好，在市委工作也挺好的，就對我說：“我的丫頭還小，還唸書著哩，咋成天鑽在一起？”哈，哈哈。從那以後就再沒有見過面。

依：是你的初戀嗎？

蒲：算是吧，我到團市委去了以後，搞活動很積極，經常組織打乒乓球、搞演出，就認識了唐淑娟。我有那個意思，就給她寫了封信，寫得很簡單，像通訊員捎的一種，反正就是表示了那個意思。當時追求唐淑娟的人相當的多，那（求愛）信多得很，還有部校的軍官，信多的顧不上看。

依：你咋把她能追成女朋友呢？

蒲：信寫去了以後，我就沒指望回信，反正寫出去，心願就了了。結果還收到了一封回信，信是團委的通訊員給送去的。她的回信也很簡單，說我現在也是求學階段，和任何人不交（男女）朋友。我一看一肚子氣，你還這麼驕傲的？就脹氣了。結果過了兩天晚上，我在機關住著呢，唐淑娟和一個女孩來了，這個女孩後來就是××的老婆，陪伴著唐淑娟來了，到我的團機關來了。那是傍晚了，我就很高興，

有些喜出望外。 哈, 哈哈, 當時她穿的那個衣裳到現在我都記得。 她說要打乒乓球, 我們就在會議室打了幾板子。 後來她說要借書哩, 我是宣傳部的人, 書多得很。 她挑了幾本書,《靜靜的頓河》什麼的, 恐怕也是看不懂。 又到我宿舍來, 和我下棋。 她還愛做詩, 讓我看她寫的詩……那時候, 兩個人的確是很相投。

這個事情, 你看, 就是沒有反右, 也不會成功。 因為我已經在團市委工作了, 再想上大學是不可能的。 我有先天性心臟病, 治不好。 你說, 她人去上大學, 天南海北的, 根本就不可能, 她最後不是也分到新疆去了。

依: 這一段初戀, 一段感情, 是美好的, 我們現在只是回憶一下。

蒲: 是, 是, 初戀就被反右打掉了。 我從夾邊溝回來以後, 一連找對象找了六個, 都失敗了。 有的見面以後, 看這個小夥子人還可以, 還戴個眼鏡, 像個知識分子, 我那時候就戴眼鏡了。 人家問我的情況, 我就老實說: “我犯過錯誤。”人家問: “犯的啥錯誤? ” 我說: “右派。” 有些人一聽, 就馬上走了, 就不看我了, 就結束了。 當時, 工作單位的一個老同志, 很熱情, 給我介紹他的親戚, 就是他的侄女, 在食堂工作, 文化水平也不高, 在北道食堂工作, 做飯還是洗盤子。 見面以後, 這個姑娘的媽就說: “你給我的丫頭介紹對象, 姓啥都能行, 只要不是右派。” 但我就是一個右派。 哈, 哈哈哈, 就結束了。 哈哈哈。 我就成了困難戶了。

依: 請你說一說你去夾邊溝的情況。

蒲: 夾邊溝我是五八年的五月八號去, 一共是兩年零八個月。 那麼多人死了, 我為什麼沒有死在夾邊溝呢? 你一定想問, 我給你說說。

因為當時年輕, 我年輕但是體力弱, 管教幹部知道我有先天性心臟病, 是個出不了力氣的人, 也就不強迫我做過累的活。 再一個我個子矮小, 飯量小。 給上一點, 就能吃的差不多了。 再一個, 家裡我的母親經常給我接濟家裡省下來的食品。 這樣就算把小命沒有送掉, 算是活著回來了。

依: 媽媽給你寄什麼東西?

蒲: 幹饃, 幹饃片片, 有時候寄炒的熟麵, 炒麵, 有時候還寄來一斤點心。 咋弄來的, 我都不知道, 六零年餓死人的那個年間, 點心根本就買不到。 最後從夾邊溝農場轉移到高台明水河農場, 就是大量死人的時候, 我媽從天水跑到高台專門去看了我一次。 當時正下大雪著哩, 我媽當時還不到四十歲, 提著一個箱子, 裝滿了食品去看我。 下了火車, 都不知道是咋樣走來的。 我見我媽的時候, 我媽都成了雪人了, 滿身滿頭都是雪, 眉毛上眼睫毛上都是雪。 就凍成那個樣子。 我媽就怕我給餓死了, 那是最關鍵的時候, 死活就是看有沒有那一口。 那一箱子東西吃到中央工作組來, 把我轉移到新華農場, 生活就開始改善了。

依: 你媽把東西送來, 有沒有人偷你的東西吃?

蒲: 哎呀! 偷的厲害, 我的東西他偷不走。

依: 你咋保存呢?

蒲: 我媽給我提來的羊皮箱子, 我睡覺的時候就枕著, 當我的枕頭, 硬是硬點,

但讓我能放心。

依: 那你睡著了呢?

蒲: 睡著是睡著, 你開我的箱子我可知道, 再說我的箱子還鎖著呢, 一下兩下也開不了。 我整夜整夜就枕著我的羊皮箱子睡覺。 那是我的命。

依: 那你給不給別的人吃?

蒲: 給哩, 如果我不給別人給, 人家有了吃的東西也不給我吃了。 我隔壁住著個小上海, 他家裡寄來的有桂元, 還不是桂元肉, 是桂元做的丸藥, 再也沒有什麼東西。 他要用這個丸藥換我的饃, 因為那個丸藥吃上不解那個餓。 我想了想, 說可以。 他就給我了幾個桂元丸子, 我就給了他半個饃, 做成了這筆生意。 我吃上那個桂元丸子, 力量相當大, 頭也不昏了, 身上也有力氣了, 人也能坐起來了。

我舖位隔壁是金塔縣檢查院的院長, 家里人來看他帶來一瓶子豬油, 他說: "你口張開! " 我問: "讓我張口幹什麼? " 他說: "叫你張開, 你就張開! " 我的眼睛餓得迷迷糊糊的, 嘴巴張開, 一勺子豬油就餵到我的嘴裡了, 那個好吃, 好香, 就沒法說了。

我就欠了人家的了, 我媽來了以後, 就把我的東西給他了一點。 這就是小上海, 和這個院長, 睡在我的一個左邊, 一個右邊, 算是我的 "隔壁鄰居" 。

依: 那你上工的時候, 吃的東西咋辦呢? 不怕偷嗎?

蒲: 那時候住在地窩子裡面, 人都動彈不了了, 大小便都在舖上了, 已經不上工了, 都成天躺著, 不像個人了。

以前上工的時候, 家裡寄來東西, 都在被子下面壓著, 晚上睡在上面就保險了。五個人一間小房子, 出來上工就把門給鎖了, 人出工就走光了, 屋裡沒有什麼人, 也就沒有什麼人偷。 那個李景沆 (註: 天水第一中學老師, 基督徒, 被打成右派, 送到夾邊溝, 寫有《蒙恩歷程》, 現年九十歲。), 也是我的數學老師, 就是你見過的。 我就說李老師怎麼拿著個鐵鍬, 當成扁擔, 背著個木頭箱子, 背個箱子幹什麼? 走到哪裡背到哪裡幹什麼? 他是個木匠, 自己做下的箱子。 我一問, 他才說被賊偷過。 什麼原因呢? 他是在木工組, 門是敞開的, 他幹活的時候顧不上看, 就被偷得乾乾淨淨。

依: 把他全部吃的都偷走了?

蒲: 全部, 全部都偷走了, 吃的東西都被偷了。 他大哭起來, 像死了娘一樣。我就問: "啥事情? " 他說東西被偷光了, 餓得睡不著。 他知道是木工組的人偷的, 又沒有抓住人, 又沒有證據, 也沒有辦法。 李老師去了以後, 表現還很天真, 晚上餓得睡不著了, 就去辦公室找那個趙幹事, 在門口喊: "報告。" 趙幹事問: "三更半夜的, 啥事? " 李老師說: "我餓得睡不著。" 趙幹事說: "去, 叫廚房給你加半個饃! " 結果李老師吃上了半個加的饃, 糟糕了, 消息傳開了, 第二天, 趙幹事睡覺的窗子前面, 人就圍得滿滿的, 像等待人給丟食的魚。 都要半個饃哩, 人家就不給了。

依：你說說你認識的人的死亡。

蒲：我旁邊的“小上海”死了。叫我看，他死前從早到晚都是喊：“媽媽——！媽媽——！媽媽——呀！”哭著叫他媽媽，小上海年紀和我差不多，也就是二十歲。我就說：“你忍一忍，你媽在上海呢，聽不見你叫，你叫啥呢？”他還是哭，還是叫，聲音小了，哭得難過得很。那天晚上，睡覺之前，他很安靜，睡覺前就說：“蒲哥，就睡覺了，也許，我做夢能看見我媽媽……”。第二天，上午了，“小上海”還是不出聲，我一搖，沒反應，人的頭朝裡面的牆，腳在過道裡，人在半夜就死了。就來了兩個人，被子一捲，腳抓住，就給拖出去了。我這一邊就空下了，“小上海”已經死了，我就能睡得寬展些了。

金塔縣檢查院的院長好著哩，還活著哩，可能現在還在哩。剛開始地窩子裡面住了有四十多個人，擠得密密麻麻的，正像是蜂窩。過了幾天，剩下不到十個人了。

依：那三十多個人就是——死了？

蒲：都死光了。

依：這個“小上海”叫什麼名字？

蒲：我不太曉得，光知道他姓何，我叫他小何。

依：他是從哪裡去的？

蒲：我記不起來了。

依：還有那些人是在你身邊死亡的？

蒲：有一個教授，姓裴，名字說不上，是蘭州來的。晚上睡下以後，睡不著，又餓，心情又不好，就要找人說話。他就喊：“小蒲，你剛唸報紙，好幾個字唸錯了。”我就不信，我說：“不會吧，報紙上那麼幾個字，我還能唸錯？”“你認真聽，我給你說。”他一一說來，果不其然，我是把幾個字給唸錯了。我就有興趣了，就想天黑了，利用這個時間學些東西。這個裴教授對古今中外的歷史清楚得很，講得有理有據。什麼《說文解字》，一個字有幾個讀法，在什麼地方怎麼用，講得很好，都是我不知道的內容。以後，就餓死了，當時年紀有個五十歲了。就在那麼個條件下，他個人的衛生還是搞得相當好，乾乾淨淨。別看是教授，針線還做得好，縫縫補補的。一天到晚抽著個旱煙鍋子，這是一個我記得餓死的。

還有一個是，你看，還有一個餓死的王。你想想，一天不到三兩麵，三兩麵熬的糊糊，早晨喝上些，晚上喝一點，加上天氣寒冷，零下二十幾度的戈壁灘，沒有爐子沒有炕。還有關鍵是人絕望了，啥時候能回去？已經絕望了，能不能回去？就是解除勞動教養，把我留在這裡怎麼辦？這麼艱苦的地方，風沙這麼大？不見人不見鬼的地方，老婆孩子怎麼辦？每個人都是顧慮重重。

我的顧慮不太大，我的父親在鐵路上工作，我的媽媽在街道上工作，沒結婚，沒有後顧之憂。這一個老王，家裡一個老婆，五個娃娃當時就沒有飯吃。

依：有沒有給你一點工資，或者生活費？

蒲：按國務院規定，給右派一個月十八元錢，給到夾邊溝的人一個人一月十八塊錢。但是給我們只有三、四塊錢。還得向農場幹部領。

依：給你家有沒有錢？

蒲：那不管。這十八塊錢，除了伙食、除了發的衣裳，籃顏色的棉襖，褂褂子，大概一個人還能剩下幾塊錢，就發給個人。有六塊的、四塊的、三塊的，三個等級。當時還有個小商店，能賣點水果糖、辣椒麵、醬油膏這些東西。最後就啥都沒有了，只能買個墨水，還有煤油燈裡的煤油、燈捻子。就是這三、四塊錢，有些人還要攢下給家裡寄去，給老婆孩子，養家餬口哩。

這一個王老師，叫王景全，是三中的老師。他的女人帶著三個兒子，兩個女子，一共五個孩子，就沒有辦法過，就挑些野菜吃野菜，賣野菜，給人家洗衣裳，右派家屬去找工作根本就沒有人要。一家老小娃娃這麼大，差點就都餓死了，就在那個情況下，供應一點油一點麵，還炸點油餅子，蒸點饃，給丈夫寄去。這個女人不簡單，現在還在哩，去年還來看過我。

這個反右的時候只說了一句話，他解放前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在甘肅省法院當過審判員。鳴放的時候就說了一句話，他不想說話，因為他的歷史不太清楚，但是不說話又不行。他被領導警告了，不說話就不行。他就說了一句："建議把我們的法制健全一點。"這一句話就不得了，人家講無產階級專政哩，你講健全法制哩。

依：他這樣說，人家理解就是法制不健全嘛。

蒲：對，對，哈哈，人家就是這樣分析的。你說健全，不健全才要健全嘛。就把他給送到夾邊溝"健全法制"去了。

依：他當時多大？

蒲：也就是四十六、七歲，我還有王老師給他家寫的信的原件，我有，拿來給你看看。（註：蒲先生去找信）你看，他寫信在開頭，還是說我們的形勢大好，三面紅旗迎風飄怎麼樣，鑼鼓喧天，向黨報喜，我改造成功了怎麼樣。最後說我想吃什麼東西，請寄一點來，還不敢說挨餓。都是不允許對外說吃不飽肚子，信都是讓幹部查看了才能寄出去。

依：夾邊溝還鑼鼓喧天紅旗飄？我看看這個信。

夾邊溝右派王景泉給妻子曹友蹯的明信片全文抄錄：（註：也許王景泉想家信總之是要讓管教幹部審查後，才能寄去，不如寫封明信片，隨意讓人檢查吧，只要能寄出去。）

友蹯：

祝你們新年快樂！

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我以病軀還在鼓足幹勁，來了一個開門紅。在元月一日、二日兩天裡，參加積肥七十萬斤的勞動，提前完成，向領導報喜。敲鑼打鼓放鞭炮，我們的六零年是多麼令人幸奮呀！不知你們那裡怎麼樣？去年十二月的信收到了沒有？我很久沒有收到你們的信，很是想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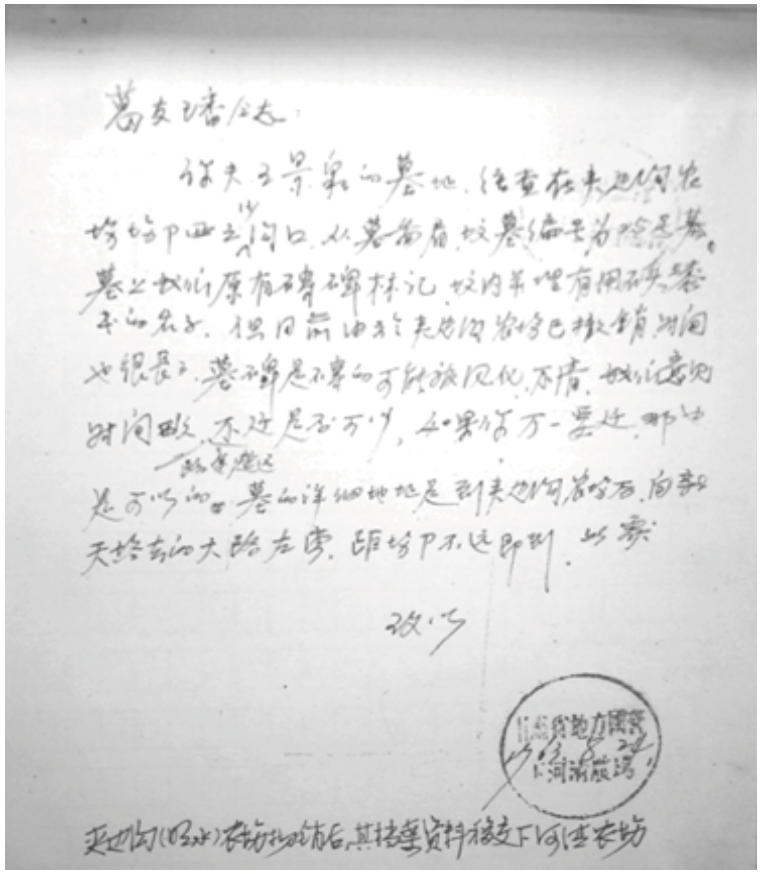
現在新年過了，春節要到了，除預祝你們春節愉快！祝你和孩子們的工作情況，學習情況、健康情況。盼望你來信告訴我一下。

我現在臉腫、腳腫，時癒時犯，身體虛弱，一點不能抵抗這裡經常的寒風。希望在你的經濟條件許可下，給我做一件皮背心，更需要油脂類的食品補養。你們在春節所買到的豬油，或者炸下的油果子給我寄來更好。葡萄糖、維他命太貴不必寄了。

再次順祝，你同孩子們健康，並順便問營民、燕民孩子們兩位舅舅安好。

泉　書於病休中

60，1，18。



酒泉夾邊溝勞改農場餓死了兩千多名右派。

依：這位王景泉老師活下來了嗎？

蒲：沒有，餓死在夾邊溝了。她的老婆去找墳墓，那麼多，根本就找不到。回來後，她不甘心，又給夾邊溝農場場部寫信，想把王景泉的墳遷移回來。廠場部還算是給她回了信了，讓她自己去找。這是她保存了五十多年的回信。你看，這是原件。

葛友蹯同志：

你夫王景泉的墓址，經查夾邊溝農場場部西至沙口上，從墓面看，墓碑編號為25號墓。墓上我們原有磚碑標記，墳裡並埋有用石頭漆出的名字。但目前由於夾邊溝農場已經撤銷，時間也很長了，墓碑有的可能被風化不清。我們的意見是，時間長久，路途遙遠，不遷是否可行。如果你萬一要遷，那也是可以的。墓的詳細地址是到夾邊溝農場後，向新天路去的大路左拐，不遠即到。

此致　敬禮！

甘肅省地方下河清農場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蒲一葉註釋：夾邊溝農場撤銷後，其檔案資料移交給下河清農場）

依：在夾邊溝的時候，餓的時候，你有沒有找什麼東西吃？

蒲：肚子餓的時候，我不找東西吃。因為我飯量小，基本能吃飽。再一個我有個毛病，不喜歡弄野菜吃。有些人找些野菜，用一個缸子，拿到灶房的爐口，大概一煮就吃掉了。

我不是餓得特別的厲害，你看，餓得過度了就不餓了。你們想像不到，我餓的頭昏，走不成路。

我比較瘦小，飯量也小，活動量也小，一直都能維持。到最後快不行了，家裡我媽媽帶來一箱子東西，救了我的命了。有些彪形大漢，簡直餓瘋了，抓住啥都吃。

依：有沒有人搶你的東西吃？

蒲：沒有，沒有，你看，都是些幹部、知識分子，都愛面子。偷吃是普遍的，只要你能偷到就吃上。所以五個人的房子那個鎖子就要緊得很，地窩子就沒有鎖子，挖個窯洞的洞口，掛著個毯子，毯子一揭就進去了。人睡得東倒西歪的，人就都睡著哩，坐都坐不起來了。那個時候死的人，一天恐怕幾十、上百的死哩。

依：死人最多是什麼時候？

蒲：六零年的十二月份。就在那時候，中央搶救人命的來了，我也就得救了。

我和李（景沆）老師的觀點不太一樣。第一，夾邊溝並不可怕。

依：不可怕？！

蒲：並不可怕，管教幹部不都是那麼可怕，管教我的那個對我挺好的。李老師對管教他的幹部是深惡痛絕，各有各的角度。還有劉場長，是個工農幹部，是劉志丹下面的一個大隊長。那個人沒文化，但人挺好的，講話也很實事求是。如果誰把人捆上一繩子，劉場長也不會說他的好話。現在，我前前後後回想起來，就像看了一部小說一樣，有情節有故事。

依：你自己眼睛看見的死亡有多少？

蒲：就是我住的地窩子的人，我看見了。住的遠的，名字叫不上來。為啥原因，到了高台明水河以後，住的人給打亂了，不是原來那個樣子，好多人都不認識。

電影《夾邊溝》那個嚴重失真了，王兵，也來採訪過我，太年輕。你想地窩子就那麼個窄窄的過道，哪有電影上那麼寬哩？還擺著桌子，哪來的桌子？還有碗和筷子，哪來的碗和筷子？根本就不存在。還擺著個暖壺，哪裡來的暖壺？我看著可笑得很。

依：就是說沒有暖壺？

蒲：根本沒有，吃飯不用碗，也不用筷子。

依：不用碗、筷子，拿什麼吃？

蒲：用個盆子，一人給舀上一勺子，當時一口氣就喝光了，就倒下去了。早晨喝稀，晚上喝稀，昏昏沉沉睡著哩。這是一個。

我覺得活到現在，從反右到現在，想起來很可笑。你想把我整死還沒有整死，有些人還健在。整了我們的市委書記、組織部長這些人死的一乾二淨。張建組是個局長，對我說：“老蒲，你咋怪那些人呢？”我說：“不怪那些人怪誰？”那時候那些人還活著，他說：“關鍵都受毛的害了。”哈，哈哈哈。我說：“你現在不當領導了，說話還膽子大起來了。”

當時感覺緊張得很，好像已經走投無路了，時時刻刻就會死了。現在想想，再艱難困苦都走過來了。

依：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夾邊溝死這麼多人都是你眼見的。我問你的時候，你說夾邊溝並不可怕，我就不好理解。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蒲：我始終覺得像看一本小說，我原來愛看小說，我就是一個旁觀者。有的人快死了，就叫；“來人呀……來人呀。”和死人睡在一起我都不害怕，就那個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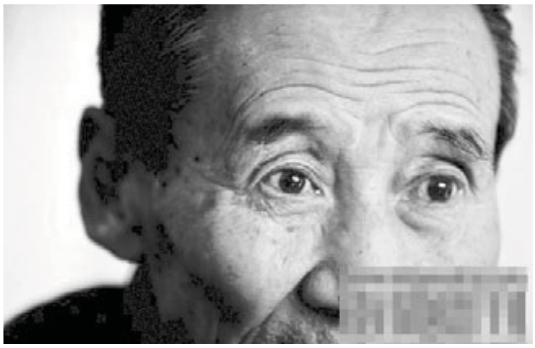
依：你看到你旁邊的人死了，有沒有很悲傷？哭泣？

蒲：也麻木了，前一天還說話著哩，第二天人已經硬邦邦的了。半夜裡是死人的高峰，半夜，死的最多，最厲害的時候，人心臟跳動的慢了，就不行了。我正睡著哩，聽人叫我哩，眼睛睜開看，頭頂上舉著一個馬燈，就是那個趙幹事，他說：“口張開！”我就口張開，他就給我灌了一勺子紅糖水，這是搶救人命的措施。有一天，我頭疼的厲害，半夜哭著哩，趙幹事提著個長手電，看看我的眼仁，都散光了，就套上馬車，連夜送到場部，住了兩天醫院，是重感冒，算是把我給救了。所以，現在有的人罵趙幹事，也要實事求是。到他的角度，誰都要管哩，那是人家的工作。那些幹部，壞人是有哩，有那麼幾個。一般的還可以。

依：你所說的壞人是壞到什麼程度？

蒲：捆人、吊打、扣飯、偷人家死人的手錶，右派裡面有些是華僑，有的戴著名表，有的還有美金，人死了，都被管教幹部拿去了。還有一個幹部，胳膊上戴著好幾個表，死人的遺產都成他們自己的了，不給死人家屬。

我們市還有一個夾邊溝回來的右派，今年九十七歲了，已經談不成話了。叫個張開麗，他的女人是個很有名的兒科專家，我最近去看了一下，根本沒辦法交談，一天到晚都在笑嘻嘻地，腦筋已經老年癡呆了。



夾邊溝右派沒想著自己能活著出來的俞兆遠。（網絡圖片）

依：把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以後，有沒有正式的文件，什麼補償？

蒲：回來以後，我算是比較幸運，民政局的局長熊思茂，那個人心思很好，臨時把我安排到收容站上，就是外流人員檢查收容站。我們是半路上截人，截往陝西跑的人，不讓出去。為啥收容人？是人跑光了，地怎麼辦？誰種哩？今年不種明年吃啥哩？我幹這個工作最大的好處，是能吃飽。要多少糧食就給多少，比如晚上收容了五十個人，第二天早晨跑了四十個人，下午勞動的時候就剩下三個人了。所以糧食也沒有辦法控制，就把我們三四個工作人員給吃美了。吃的當時的照片臉胖得這麼圓的。

我幹了幾年，我又到統戰部，統戰部的嚴部長，找我談話，我說："啥事情？"人家說："研究給你抹帽子哩。"我說："這好。"右派帽子就給摘了，就正式定工資了。以前是每一個月有三十塊生活費，定了以後是一個月四十九塊，幹部行政二十四級，從那以後就沒有什麼負擔了，就一直工作到七九年元月，右派分子就做了個錯案，就改正了。改正以後，我恢復了政治名譽，我的黨籍問題一直沒有恢復，啥原因？我的檔案找不見了。

依：你們的"黃蜂反黨集團"有沒有一個糾正？

蒲："黃蜂反黨集團"作為一個冤案，徹底推倒。他們說："這個檔案裡沒有誰把你們劃成反黨集團，那是報紙上給宣傳的。"這就是推卸責任哩。

我在收容站幹完，到文教局，又到衛生局，以後到文化大革命，我沒有什麼災難了。有兩派，我那一派都沒有參加，啥原因？人家都嫌棄我，所以我還佔了便宜。以後就到幹校三年勞動，幹校出來又到一個公社，以後就到工商局……。退休就到現在，我想了想，我這個右派當的不虧，我當時的確是提了意見的。

張方晦

我根據我各人的經歷，寫成了這本《流放夾邊溝》，還沒有機會出版，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沒有人敢給出。

依：這都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你都保存好，會出版的。謝謝你。

五、1960，從上海"移民"到肅北阿克塞

受訪人：張方晦，男，70 歲，1960 年從上海"移民"到甘肅阿克塞的五類分子。

時間：2011 年 9 月 11 日。

採訪地點：紐約市貝瑞吉區張方晦家。

錄音長度: 127 分鐘。

大饑荒餓亡人:

上海女人, 姓名不詳, 30 多歲, 因所住地窩子塌方而死亡。

上海小男孩, 姓名不詳, 4`5 歲, 因所住地窩子塌方而死亡。

樊鏡青, 男, 11 歲, 上海市人, 餓亡於甘肅省阿克塞。

1960 年, 因大躍進造成城市糧食緊張, 五百多名從上海強迫移民到甘肅阿克塞的五類分子, 飽經飢寒交迫, 有兩百多名在 1960 年到 1961 年短短半年間餓亡, 屍骨埋葬在戈壁灘, 沒有墓碑, 沒有墳塋, 沒有名字。 寫在這裡, 以此紀念。

一生坎坷　身分多種多樣

依: 方晦先生, 請你先告訴我一個大概的個人簡歷。

張: 好, 我 1942 年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父親早先為上海新中國法商學院、復旦大學教授, 1949 年後因 "政治歷史問題" 被調到中學任教。 母親是律師, 1949 年後任中學教師。 兄弟姊妹六人。

在父親的教導下, 我從五歲開始唸詩習字, 酷愛文學藝術。1953 年師從錢方軾先生學習國畫, 1955 年師從陳巨來先生學習金石篆刻, 1957 年師從徐志摩夫人陸小曼女士學畫。1960 年, 因為父母的歷史問題, 全家被迫 "移民" 到大西北甘肅省阿克塞縣。1962 年被遣散返回父親的原籍江蘇省海門縣務農。1964 年, 因常與幾位同學在一起聚談、同時開始文學寫作 (其中包括短篇小說《在曠野裡有人聲喊著》, 描寫三年饑荒的真相) 而被冠以 "反革命集團罪" 逮捕入獄, 在看守所關押長達八年多後, 於 1972 年在上海以 "現行反革命集團罪" 公判為無期徒刑。 經過多次申訴, 1980 年由上海市高級法院宣布無罪釋放。 這就是我的書齋名字 "二無堂" 的來歷。

我出獄後曾任上海《萌芽》文學月刊、《現代人報》、《海派文學》月刊等報刊編輯。1987 年由河南黃河文藝出版社出版長篇徐志摩傳記小說《飛去的詩人》, 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1989 年來美, 就讀於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學。1997 年由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美國, 爸媽不知道的故事》。2006 年由紐約柯捷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這五十年》三部曲。

我這一生, 在 1949 年後的四十年間, 家庭災難無數, 個人經歷坎坷。 我畢業於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 在阿克塞時任小學教師; 當過農民, 做過工人, 在勞改工廠當過描圖員和化驗員。 在中、美兩地當過報刊編輯、主編。 因文學創作而成為作家。 但是我的一生中最長時間的身分, 為 "現行反革命" 和 "勞改犯", 長達十六零三個月年。 險境無數, 九死一生, 能活到今天, 已屬萬幸。

厄運天降　一家六口 "移民" 阿克塞

依：我採訪的目的，主要是想請你談一談你和你的家庭在六零年大饑荒中的經歷。作為下一代人，想多瞭解當時的真實情況，為被人為地掩蓋的遠去模糊歷史留下一些文字見證。

張：1949 年以後，我的家庭先後遭受過三次大難。到了 1960 年，就巢傾卵覆了。父母都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從原來的教育單位被“清理”出去，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來源。

偌大的上海，已經沒有了我們一家人的立錐之地。“移民”大西北，是軟硬兼施的“動員”結果。實際上，我們是被欺騙到大西北去的。因為五八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成立人民公社，實際上是勞民傷財的大折騰，使得上海市的糧食供應非常緊張，糧食定額已被配以麵粉和紅薯等物，肉蛋糖果都成了珍品。當時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向中央提出把城市里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都統統清理到邊遠地區去，節省城市糧食。但他們卻冠冕堂皇、甜言蜜語地說：“大西北建設需要人才，你們去那裡就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當時我們的家庭別無選擇。也有同被“動員”的人說：你們千萬不能去，你們一家人，怎麼能在天寒地凍的大西北生存呢。哪怕在上海做點小生意，賣廢紙、賣茶葉蛋、撿垃圾都能勉強活命。但是我的父親是一個體瘦多病、弱不禁風的知識分子，一天到晚在書房筆墨紙硯中讀書寫字的人，怎麼可能去擺小攤賣茶葉蛋？我的母親因為“歷史問題”，曾經被捕判刑三年，當時年僅四十餘歲，卻已中風過一次，走路已顯瘸拐。我是家中長子，當時臨近高中畢業，雖然只有十八歲，但家庭困難如此，下面還有四個弟妹，最小的弟弟只有五歲。在這種情況下，我怎麼能不和他們一起去大西北以承擔起長子兼長兄的責任？

我們家庭，一落千丈到這樣的地步，出發離滬的時候，還有二十多大件行李。但是到了目的地時我們所領到的，只剩五、六件了。負責幹部對我們說：運輸途中翻車了，部分行李丟失了。其實誰都明白，我們的行李去到了哪裡。那時，上海人家家境再差，家庭用品衣服鞋帽在大西北人的眼裡，都是豐富的洋氣的摩登的從來沒有見過的，那些手操我們生殺大權的人，對此怎不垂涎三尺？

我們從上海同去的有大約五百多口人，一百多個家庭。魚龍混雜，有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也有小偷流氓無賴等，都是因各種原因失去了工作的“社會閑散人員”。最後的目的地是甘肅省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安南壩農場”。那地方是一片荒漠，見不到村莊和人煙，只有望不到邊的石礫和芨芨草、駱駝刺，幾乎是與世隔絕。“春風不度玉門關”，那個地方是比玉門關更遙遠數百里地的荒野。

我們的“新家”不是房子，而是地窩子。甘肅移民局已經派人挖好了，就是在戈壁灘上挖個深坑，上面蓋上紅柳條和蘆葦蓆當“屋頂”，有台階一階一階下去。如果用手輕輕摸牆，沙石就嘩嘩地往下流。這種洞穴一般是放駱駝的牧人的臨時歇息之地，以躲避風沙和炎熱，卻成了我們這些流放者的長期居住巢穴。

第一天，供應五百多人的大伙房開飯了，白麵饅頭，二兩一個，沒有定量隨便吃，還有燉羊肉，一人一大碗，香噴噴的。大家彼此看看，覺得至少肚子可以吃飽，還不至於活不下去。

僅僅兩天以後，伙食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幹部和管理人員的尅扣就開始了。一頓饃饃，一頓玉米麵糊糊。饃饃是一天比一天“瘦”，糊糊是一天比一天清。剛開始是一人一天一斤糧，漸漸減到一天幾兩糧，吃飯就像吃人參。當時廣大農村都有一個口號，叫做“低標準，瓜菜代”。可是戈壁灘上連草都不長，哪來的瓜菜？因為那些幹部、食堂管理人員首先要自己吃飽喝足，還要讓他們的老婆孩子甚至親戚吃飽，不從我們這些上海移民嘴裡扣從哪裡扣？糧食不分配到每個家庭，不允許自己開夥，他們就有機可乘可刮可扣。

每天每個人能分到一點點羊肉，羊肉湯，戈壁灘上沒有其他任何蔬菜。但是每個家庭每天必須向食堂交一捆柴禾才能領得到飯。我和弟弟妹妹天天去戈壁灘挖柴禾，我母親也去。因為挖柴的人多，近處的很快就挖完了。所以每天出去越走越遠，越來越難。我們常常翻山越嶺走出好幾里路裡，割下芨芨草和挖掘出駱駝刺的根背回來，就是為了換到不足以果腹的袖珍饃饃和能照見人影子的玉米麵糊糊。

那裡交通閉塞，火車站在幾百里地之外的柳園，是跑不出去的，就是跑出去也是沒有出路的，因為當時搭乘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必須出示“單位證明”，此外就是必須要有糧票，否則就是寸步難行。伙房，是我們唯一能得到食物的地方，哪怕清湯寡水哪怕半饑不飽。

飢寒交迫　每天都有七、八人“走進”戈壁

依：當時死人的原因就是因為飢餓嗎？死了人有人埋嗎？有棺材嗎？

張：“北風捲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是唐朝詩人岑參的兩句詩，用來形容阿克塞的荒漠戈壁再恰當不過了。到了八九月，白天還好，穿件裌衣，到了晚上地窩子裡就凍得人發抖，加上長期的飢餓以及高原反應，生病拉痢疾，上海來的人開始死亡。每天都有人死亡。戈壁灘上有一種植物，大家叫它沙蔥，吃起來很辣，有蔥味，有人挖來充飢，一吃就嘔吐腹瀉，進而喪命。我們家把它挖來都是反覆煮好幾遍，過濾掉水，還算吃了沒事。

我們剛去的時候，農場動員大家種植胡蘿蔔，但是那裡都是沙石地，根本沒有土壤，不等胡蘿蔔長到小孩指頭粗，就被飢餓的人拔出來連蘿蔔帶葉子塞進肚子裡去了。農場還安排種植青稞，大家積極性很高，因為種了糧食就能吃飽了。但是，種是種下了，苦苦等到秋天結果是顆粒無收。因為那種地方根本就不是能種出糧食的地方，只是逼迫我們“勞動改造，重新做人”。因為播了種需要灌溉，農場組織大家上山挖水渠，沒有任何設備任何機器，全靠鐵鍬洋鎬和岩石山戀對抗，

不到十天半月，這些本來細皮嫩肉的上海人個個面容黑紅粗糙得和當地牧民一樣，每個人都十指磨爛流血，手面腫得比饅頭大。但是這一切勞動都是在瞎指揮加上強迫命令下進行，沒有任何人敢於說一個“不”字。

冬天來臨了，伙房的飯越來越“水”了，吃不飽穿不暖。每天都有人死亡，少則四五人，多則七八人，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每天都有人被埋葬。誰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今天抬別人的人很可能就是過兩天被別人抬出去的人。

最早死亡的是一對母子，女人三十多歲，兒子大概四五歲，很可愛的一個孩子，成天在住宿區跑來跑去玩耍。一天，他們居住的地窩子突然陷塌，一根樑木剛好打在那女人的頭部，她當場死亡，那男娃子被沙石埋住了，被刨出來的時候已經咽了氣了。一個農場，男女老少，五百多人放聲大哭，哭得驚天動地，可謂兔死狐悲。誰知道自己的地窩子何時陷塌？

最初死去的幾個人算是比較幸運的，農場當局做做樣子，用卡車還拉來幾副薄皮棺材，挖個坑把人埋掉。到後來，每天都有人死，死的人越來越多，就沒有什麼棺材了；那裡沒有任何物資來源，連草蓆、被單都沒有，把死人隨便抬出去，淺淺挖一個坑，就埋掉了。

幼童最容易死亡，因為他們的身體還沒有長到能夠抵禦飢餓寒冷和惡劣生存環境的程度，一些小孩一發燒一拉肚子很快就會死掉，因為飢餓使得他們異常脆弱。此外，單身的男人特別容易死亡。上海移民中間有些是家庭分裂的男人、被老婆劃清界限的男人、被女朋友甩掉的男人，失業失戀的精神打擊，勞動飢餓的肉體折磨，很快能把一個男人徹徹底底擊垮。到了這樣的一個生命臨界點，那種孤苦伶仃、無女性照顧、無女性寬慰的男人太容易死了。女人相對堅韌一點。

因飢餓而死亡的人，你們這一代人肯定是沒有見到過的。人浮腫到什麼程度？就像將要築繭的蠶，體內蓄滿了漿，準備源源不斷地吐出絲來。水分從人的血管裡肌肉組織裡分離出來，整個人是透明的發亮的。走路有氣無力低眉垂眼，見了人也不打招呼。如果你看到一個浮腫的人突然落瘦，那麼這個人就差不多了。農場裡七八歲的小孩都會指著一個又乾又瘦的人說：“這個伯伯只有兩天了。”“這個叔叔就一天了。”他們看得太多了，經驗非常豐富，天數一到，那人肯定倒下再起不來。

快餓死的人看起來非常恐怖，浮腫後又乾瘦，整個腦袋只有拳頭大，鼻子都沒有了，陷下去了，只見兩個黑鼻孔。兩片嘴唇就像兩片曬乾的桔子皮，皺皺的幹幹的，牙床骨暴凸出來，胳膊腿就是皮包骨頭，麻杆子一樣。一個大男人死的時候體重有沒有五六十斤都是問題。死了就死了，沒有墳墓沒有墓碑沒有名字，時間久了，誰也不記得露出地面的一堆白骨是哪個人的，可能是一位教授的，也可能是一位專家的。無人記得。

短短半年時間，到六一年春天，我們去時的五百多人，只剩下三百多人，死亡了百分之四十。

飢餓　使人變成怪物動物　偷盜賣身只為苟且存活

依: 請你詳細講一下在那種飢餓的情況下, 你的家庭和農場其他人的情況, 因為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下, 人會出現特殊的狀態、思想、表現。 人在餓到活不下去的時候是怎麼樣的?

張: 因為飢餓, 人的心理人的精神會扭曲變態到極點。 在每一個家庭看到的令人驚訝的心酸的難以置信的例子不勝枚舉。 我有一個教書的女同事, 二十多歲。 我去她家親眼看見, 他們從大食堂裡打回來一鍋麵片湯, 分給一家三個人吃之前, 要先攪拌差不多三十下, 然後以最快速度給三個搪瓷缸子裡舀三勺, 因為不快一點, 麵片就會沉澱, 所分就會不均。 然後再攪三十下, 再分。 一家人你的我的, 分得清清楚楚, 一口都捨不得讓, 捨不得少吃。

現在想起來常常讓我後悔不迭的是, 當時我的父母親我的弟妹們說, 大哥承擔了全家的最苦勞務, 我們幾個人都少吃一口, 讓大哥多吃一勺。 我當時也是坦然受之, 狼吞虎咽下去, 年輕的飢餓腸胃讓我顧不上多想顧不上謙讓。 現在想起來非常愧疚, 我怎麼可以接受他們的口中之糧? 怎麼可以搞特權呢?

農場供應的玉米, 都是整粒的, 根本找不到磨子來磨碎磨細, 就煮熟了來吃。 大人還好, 但有些小孩消化不良, 吃下去是玉米粒, 拉出來還是玉米粒。 我親眼看見一個小孩蹲著拉大便的時候, 另一個還不會走路的孩子爬過去, 在大便裡摳出玉米粒就往嘴裡送。

伙房倉庫裡有胡蘿蔔土豆玉米等, 晚上就有人掘牆鑿洞, 鑽進去偷吃。 我看見這種情況當然不會舉報, 但總有 "積極分子" 會舉報求賞。 這些人就被繩捆索綁交送到阿克塞公安局, 不幾天就有消息傳回, 被抓的人已死。 還有一些膽子大的人破口大罵: "政府是大騙子, 欺騙我們來到這個鬼地方, 就是要餓死我們, 凍死我們, 讓我們自生自滅, 是殺人不用刀不見血。" 這些人也被抓起來, 不久就都死了。 把五百多人流放到荒漠戈壁上了, 還要繼續政治迫害, 不能講任何一句不滿的話。 給農場職工的口糧都被幹部管理人員私吞掉了, 他們個個體壯如牛,

張方晦說: "你問挨餓的事情, 算找對人了。"

尚存的人們個個面黃肌瘦骨幹如柴。

如果在那時你看到一個從上海來的女人，一點都不瘦，一點都不憔悴，那麼她一定是和哪個幹部睡上了。哪怕有丈夫，丈夫也甘戴綠帽子，不會打罵不會阻攔。因為這個女人總能帶回來一些饅頭一些吃的，能讓丈夫和孩子吃飽一頓。其中有一個女人，三十幾歲，頗有姿色，再說上海來的女人本來就有大都市女人的模樣，讓當地的土包子幹部看得垂涎欲滴。她有三個孩子，她都得養活呀。在人人頓頓都吃不飽的時候，這個女人能吃飽，吃得好一點，就看上去特別漂亮，光鮮奪目。農場的幹部駐軍的幹部，無論白天晚上隨時傳喚，這個女人乖乖的就去，不用強迫，後來她自己也樂得去，因為撕去了道德、羞恥、尊嚴的面皮後，她能換得吃飽肚子，養活丈夫孩子，還有性的享受，因為那些光顧她的幹部肯定比她老公強壯得多。她就成了一個妓女，用身體換取食物。有人罵她“破鞋、不要臉、婊子”，她就馬上報告，農場書記便找來罵人的人狠狠臭罵威脅一頓。

有一個上海交大的右派分子女學生，才貌出眾，可謂沉魚落雁，父親過去是一個銀行家，嬌生慣養長大，到那裡後變成了一個公共情婦，什麼教育局長交通局長都能找她睡覺，而她也僅僅是為了溫飽為了生存而已。

這時移民中就會有“霸頭”出現。其中有一個患過小兒麻痺症的拐子，很厲害，誰都不敢得罪他。他引誘上了一個年僅十五六歲的上海女孩，就因為他能夠給女孩家一點他從伙房裡搞交換勾當弄來的糧食，對女孩家人來說算是救命恩人了。後來他又生妙計，將這個女孩嫁給一個從甘肅武威縣“移民”來的老鄉青年，換得一隻整羊，還有兩百多斤麵粉。以這個女孩“乾爹”的身分做成一筆大買賣。1962 年，農場解散，我們這批沒有死掉的上海移民被遣返南歸，這個人又唆使那女孩從丈夫身邊逃出來跟著自己一起到回了上海。

管仲有一句話：“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稟實而後知禮儀。”在那種飢餓、時時刻刻面臨死亡的時期，偷盜搶劫受辱賣身似乎都算不了什麼，人變成了動物，只想吃，只為吃，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經不是人了，只剩最卑微最低賤的求生本能。

傾家蕩產交換食物　一家老幼苟延殘喘

阿克塞氣候惡劣，春秋飛沙走石，高原紫外線強烈。來自上海的女性們，剛來時臉蛋還白嫩水靈，不出半年，先是紅，後是黑，然後皮膚發硬，結成一層厚厚的痂，像殼子一樣。我兩個弟弟的臉蛋就像哈蜜瓜，粗糙的一折一折的。摸著劃手。

食堂吃不飽，肚子整天飢腸轆轆。我和十三歲的弟弟，用家裡的被子、單子、毛毯、鋼筆、衣服、小鏡子等等，凡是能拿的都拿出去，跑到比較遠的牧區和當地哈薩克人換羊肉換青稞粉。其中還有野羊肉、大頭羊肉，一床被子能換來十幾斤

肉，夠一家老小好好吃幾頓。 就是金屬匙羹，不鏽鋼廚用小刀，小碟小盆，哈薩克人見了也很稀罕，樣樣都要。 換來的肉有新鮮的也有肉乾，有時還有整塊的羊油。羊油特別堅硬，吃麵片湯吃青稞糊的時候，切下來一些，拌在碗裡，以增加營養和熱量，讓一家人苟延殘喘維持生命。

有一次我很幸運地換到一個旱獺，背回來特別興奮，剝皮開膛，什麼都捨不得扔掉，腸子肚子都清洗得乾乾淨淨，煮了一大鍋，全家人美餐一頓，其肉其湯都鮮美無比今生難忘。 那時候，我最幸福的事情是弄回來些吃的，是看著家里人吃飯，而自己的肚子也不太餓的時候。

雖然我才十八九歲，卻是一家六口的精神之柱，父親來阿克塞時就是被人用擔架抬著下卡車的，母親病倒在床上，弟弟妹妹成天都是望眼欲穿等我回來，最關心的是我手裡肩膀上有沒有什麼吃的。 有時我一個人東奔西跑，就像一隻戈壁灘上尋找食物的狼。 食堂裡的飯沒有一天能讓人吃飽，偶然不餓的時候，是我從哈薩克人那裡換回來一條羊腿，一鍋煮熟，全家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飽餐一頓再說。人餓到極限的時候，無論吃什麼都是香的，沒有什麼不可入口的東西。

1961 年，當局將我們轉移到甘肅安西縣踏實農場，那是個老農場，已經有兩百多上海移民在那裡生產生活。 我們最初去的時候，吃得最多的是甜菜葉子，就是用來做棉白糖的甜菜的葉子。 甜菜根放在炭火裡燒熟，剝去焦殼，味道還不錯，但是胃不好的人還是不能多吃，因為糖分太大，產生酸液讓胃受不了。

我父親的狀況好轉一些了，能下床，能扶著牆慢慢走路。 我母親也得勞動換取食物。 她的工作是用芨芨草編筐子，先把芨芨草泡濕，用木鄶頭砸扁，然後編織。 我大弟弟也跟著我母親一起編筐。 雖然是一個孩子，但他已經成為“農場職工”，必須“上班”。

“踏實農場”一百來個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不讀書，雖然名義上有個“職工子弟小學”，但管理學校的人根本放手不管，因此有學校而無學生。 他們成天提著筐子去附近山丘河谷挖甘草摘野枸杞子，當時也能賣一點錢補貼家用。 小女孩，十五六歲就急著找人出嫁，嫁了人就有飯吃了，是條出路。 當時最搶手最吃香的是司機，因為司機奔馳東南西北，總能拿回來點吃的用的。 一個女孩能嫁給一個司機，全家人都能跟著沾光吃飽。

長期的飢餓，讓許多人身體出現了問題，營養不良、貧血、肝腫大、胃病，浮腫、黃瘦等。 女性們幾乎全部停經，當時叫做“乾血癆”。 根本沒有女人生孩子。 全農場只有一個新生兒，是從上海來時就已在母腹中的，那個小姑娘長到兩歲，雙腿還是軟軟的，絕對無法站立；瘦瘦的臉上只有兩隻黑眼睛忽閃忽閃地看人，不愛說話不愛笑。

我們到達“安南壩農場”後不久，我看到一份過期舊報，上面報道 1960 年全國大學將招生不足，《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各地“千方百計發掘考生來源”。 我就試試到場部找書記請他允許我報考大學。 書記一聽哈哈大笑，以為我在癡人說

夢。“你這個張老師，我實話跟你說，你來這裡了，一輩子哪裡都不要想去了，就在這裡了。”我這才恍然大悟，當局移民我們到這裡來，就是要讓我們死在這裡。 我們這種五類分子以及子女，就是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棄人廢物，隨時當亡該滅。

眾人皆瘋我獨醒　文字牢獄十六年

依：我知道，你在年僅二十一歲的時候，寫了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揭露了三年大飢餓的真實原因，而成為重要“罪行”之一，以致坐牢十六年多；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從青年到中年被無端剝奪。 我非常好奇，你在那個時候那個年齡，那種環境那種教育制度背景下，怎麼會一針見血的準確尖銳的指出饑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張：我寫這篇小說是 1963 年。 農場解散後，我們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報入戶口的，戶口就在自己口袋裡，叫“袋袋戶口”，最後勉強落戶在我父親的原籍江蘇省海門縣，當農民種地為生。 父親因為不堪精神打擊不堪飢餓疾病，六一年底獲准赴滬看病，五十七歲逝於上海，我趕回去的時候只見到一盒骨灰。

我是受迫害漩渦最中間的人，幾乎被吞噬掉的人，經歷的看到的思考的肯定和同齡人截然不同。 在阿克塞農場的時候，我曾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和一個中年男人，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棉襖上的棉花都翻出來，大冷天腳上的鞋子幾個腳指頭都是伸出來的，蹲在牆角，又餓又乏。 據別人說，這對父女是河西走廊張掖專區某縣的農民，因對政府的橫徵暴斂搜刮徵糧奮起反抗，最後只能離鄉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設兵團”而免於餓死在家鄉故地，他們在戈壁灘上與其他家人走散了……我老大不忍，給女孩找來一雙弟弟的舊鞋，場部給他們十來個饃就打發了……這個畫面讓我耿耿於懷難以忘記，回到海門稍微安定後，就以這對父女的故事為題材，創作了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

依：你當時意識到危險性嗎？知道如果暴露會給自己帶來天大的災難嗎？

張：我當然知道。 我對母親說，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進爐膛，一把火燒掉。 我那時年輕耿直血氣方剛，在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奮筆疾書寫出了這篇作品。 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這個社會這個政府就是吃人的狼。 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間秘密傳閱。 後來因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們交往做朋友，我們一共七人於六四年九月被統統逮捕。 小說手稿曾在設於上海師範學院的“鎮壓反革命展覽會”上當作“罪證”陳列展示，當時轟動上海，全市大、中學校師生一概被當局安排集體前往參觀。 有位著名詩人王辛笛也被動員去看過展覽會，他後來對一位朋友說：“真奇怪啊。 這個主犯據介紹是一個二十來歲的農民，竟然能寫小說？還用《聖經》裡的句子做標題？手稿上的字又寫得那麼好？”

1964 年到 1972 年八年餘間我被關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2 年，12 月 12

日在上海長寧區體育館召開萬人審判大會，被判處無期徒刑。同案七人。1980 年 12 月 12 日由上海高級法院宣告撤銷原判、無罪釋放。高院給了我四百元人民幣，說道：“這些錢，既不能解決你的問題，也不能滿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坐牢的這些年，我時時刻刻都在絕望之中，時時刻刻都感到會被處死逼死。因為長期飢餓，營養嚴重不良，我的脖子上曾經長出過很多淋巴結核的腫瘤，也曾大量便血，人乾瘦得皮包骨頭，幾度掙扎在死亡線上。但是我不後悔我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情，哪怕就像一隻螞蟻去和大象相撞那麼力不從心，那麼不自量力。我年輕時長期想不通的是：全國那麼多大科學家大作家大學者大教授，從 1949 年開始，都一直歌功頌德、緊跟當局，違心地指鹿為馬，怎麼會看不出我一個十八歲高中生憑直覺都能看出來的問題？當年，從生產隊到公社到縣上到省上到中央到《人民日報》，吹牛吹到畝產十三萬斤，小孩坐在上面掉不下來，為什麼那麼多農業科學家中沒有一個人指出這是虛假是欺騙？浮誇到最後直至全國三千六百萬農民餓死，殍魂遍野。真是令人扼腕浩嘆啊。

五十年過去了，半個世紀過去了，直至今日，我還時常會在睡夢中忽然驚醒，突然看到一個餓死的人的臉，那種心驚肉跳那種神魂不寧的痛苦對誰去說？中國歷史幾千年，有哪一個暴君哪一個昏君曾經草菅人命到這種地步？喪失人性到這種程度？

我小時候，父親曾給我讀過一本書，是蘇聯馬戲訓獸專家杜羅夫寫的《我的會演戲的鳥獸》，說他訓練動物的一個訣竅就是不給它們吃飽，那樣它們就會百依百順地聽從指揮；在它們出色地完成了一套表演動作後，才給一點食物，但仍不讓它們吃飽，它們才會永遠俯首貼耳順從如奴。毛時代的農民，還不如訓獸師籠子裡的鳥獸。

那段歷史不能忘記，值得留下真實的文字，讓我們的子孫後人牢牢記住，以史為鑒。

後記：在整理這本書的時候，我給張方晦先生去信：“如果您還能回憶起一些農場餓亡者的名字，就更好了。意在紀念這些人。”

張方晦先生回信：“事實上，那些餓亡的死者，多數是非常可憐的、籍籍無名的小人物。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的姓名，永遠只能付諸闕如。即使我親見的那些受難者，我也記不得他們的姓名了。因為餓亡者中，單身漢居多，我那時還只十八歲，當了小學教師，交道打得比較多的是小孩，以及有小孩的人家。我此刻只能想起一個十一歲的男孩，他是我的學生，名叫樊鏡青，他也餓死了。好像記得他的父母對他不好。”

歷史將記住林昭、張春元、杜映華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豪傑。也應該記住張方晦先生這樣正氣浩然、敢說敢言，在萬馬齊喑的當年為受苦受難農民而吶喊，因此遭受 16 年牢獄之災、九死一生的人。

第六章 甘肅省

——人造的地獄 餓死130萬人

1972—1989年，我曾在甘肅省玉門市生活、工作過十七年。從來沒有聽說過通渭這麼個地方、沒有聽說過甘肅鬧過饑荒、更沒有聽說過餓死人、人吃人。就是距離玉門市只有兩個小時車程的酒泉夾邊溝農場餓死了兩千多名右派分子，我卻從不知道酒泉有個夾邊溝 ..... 有個夾邊溝 ..... 我的文學朋友、師長們也從未提起過。這說明，饑荒餓死人，基本上發生在農村，吃供應糧的城市居民根本就不知道。那個年月，也沒有人敢說敢傳，好像大饑荒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一樣。

“中共甘肅省委在糧食問題上搞浮誇，1958年糧食最初說是220億斤，後來落實到185億斤，最後說是完成了110億斤，實際不到80億斤。1959年又提出糧食總產量270億斤的大計劃，結果離計劃更遠，比1958年還少。實際產量不高，但徵購任務還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肅省在中央得到了‘由缺糧省到餘糧省’的好名聲，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認為甘肅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徵購任務一完成，口糧、種子、飼料都沒有了。”

——楊繼繩：《墓碑》，第138頁

《中國人口，甘肅分冊》一書提供了以下數字，這些數字也是官方提供的，雖然也縮小了饑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數據校接近實際情況……用本書作者的計算方法，計算結果是，從1958年到1961年，甘肅省餓死人66.67萬，少出生人口80萬。顯然，由於這裡使用的是官方數據，這裡算出來的近70萬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數。曹樹基先生計算的結果是，從1959年—1961年甘肅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02.3萬人。

——楊繼繩：《墓碑》，第142頁

大躍進時代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因推行左的政策，造成直接餓死130萬人的慘劇，約佔當時甘肅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死亡的比例還高。這個數字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披露的。是文革初期“揭發”出來的當權派的“罪行”，是由省委、省政府內的幹部提供的，這是當年批判張仲良時官方估定的甘肅省死

亡人數。

在 130 萬人枯燥的死亡數字背後是血淋淋、令人耳不忍聞的故事。多少村莊關門絕戶，多少青壯餓死在田間地頭，多少婦女乞討外地，多少老人孩子餓死在炕上，甚至發生大規模的人相食……

一、甘肅人談甘肅大饑荒

受訪者：李 ××，女，55 歲，天水市退休商業幹部。

王 ××，男，55 歲，天水市公檢法部門幹部，作家。

龐 ××，72 歲，天水市某部門退休幹部，大饑荒研究專家。

時間：2012 年 8 月 24 日。

錄音長度：62 分鐘。

採訪地點：天水市金龍飯店。

作家龐老師對甘肅大饑荒頗有研究。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隴西縣一個村子，人死了不埋，自己家人“用”。一個老太太去世後，兒子將母親屍體放在洋芋窖裡偷偷吃得只剩下了頭骨，親戚去看她，到處找不到，最後在地窖裡找到骨頭，將這個兒子逮捕槍斃並發布了公告。

甘肅省秦安縣三羊川，中學生李 ×× 去那裡參加勞動，跟上一個隊上的書記去喊人，喊了半天：“老雷！老雷！”那個老頭子不啃氣，推開門一看，他的爐子上咕嘟咕嘟燒著，用一個沙鍋裡面煮著什麼，上面扣了一個洋瓷盆盆子，就是洗臉的盆子。聞著一股子香味。李 ×× 把這個盆子一揭，裡面就是一個小孩的兩隻腳就這麼腳豎立著，雷 ×× 煮上要吃肉。

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有一個男人，食堂停了，一個多月都沒有一點糧食了，野菜都挖光了，餓得躺在炕上，先把自己的兒子殺掉吃了。他的女兒就發現弟弟不見了，就很害怕。這個男人又要殺這個女孩，煮上吃。女孩就求她的爸爸：“大大，你不要吃我，我還能去給你拾柴，燒炕。”

甘肅省通渭縣雞村，一家子餓得沒有不辦法，把死人偷偷拉到家裡，煮著吃上了，身上燒得受不了，胸口著火，就在地上潑些水，幾個人爬在地上打滾。

甘肅省酒泉夾邊溝農場，右派分子一個月的伙食是十二斤。有一個醫生比較胖一點，死了就把他埋掉了，當時也埋得比較淺，人餓的沒有力氣挖坑。有幾個鐵路上來的右派就偷偷的去，把他挖出來，把他屁股上的肉給割下來吃了，把這個人給燒著吃了。

甘肅省天水某鄉，一個老婆子賣人肉包子，老婆子餓的受不了，先是自己吃

人肉，最後賣人肉包子，用死人和小孩的屍體。 最後有人吃出來指甲，才知道賣的是人肉包子。 把老婆子就抓起來了。 被逮捕搶斃了，在兩蕩那個地方槍斃的。 當時政府出了布告，並有許多市民去看熱鬧。

前記：從西安坐了五個小時汽車後，我來到甘肅省第二大城市天水市，當地的朋友熱情的接待了我。 他們中有大饑荒親歷者，有大饑荒研究者，有父母祖輩都是老甘肅的當地人。 因此，他們非常瞭解甘肅的大饑荒情況。 我把他們聊天中的片段整理出來，希望人們能從這些破碎的鏡片中看到歷史真實的折射，得到一副發黃的、拼湊的甘肅饑荒全景圖。 為了不使我的朋友被有關部門問話、騷擾，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我只有很不情願的暫時隱去他們的名字。

大饑荒，在中國仍然是一個不能觸及的雷區。

依：你們是本地人，請你們談一談當時甘肅的情況。

王：說到甘肅的饑荒，就不能不說到一個人，名字叫杜映華，1927 年的人，隴西人。 杜映華解放前就參加革命，解放以後，他就成了武山縣的縣委副書記，六零年，統購統銷的時候，他看到老百姓挨餓，餓死了好多人，就說：“這個統銷糧、統購糧慢一點，先把農民的生命保住。”這後面就有人一舉報，反映上去了，開始戴了個右派帽子。

在 1959 年春節前後，當時蘭州大學右派學生下放下去，這都是些有良知的青年學生，他們去了農村，那時候公共食堂相繼斷炊，就看見農民吃不上飯，開始大量餓死人。 好多農民們冒著被民兵抓回來的危險，拖兒帶女背井離鄉出外要飯。 留在村裡的老人病人都是以榆樹皮麥衣充飢，吃那個觀音土，有些人家死屍挺在炕上無人掩埋，有的人家全家死的關門閉戶。 其中蘭大化學系的一個右派學生向承鑒，聽到甘肅省隴西縣一個村子，人死了不埋，自己家人“用”。 一個老太太去世後，兒子將母親屍體放在洋芋窖裡偷偷吃得只剩下了頭骨，親戚親去看她，到處找不到，最後在地窖裡找到骨頭，將這個兒子逮捕槍斃並發布了公告。向乘鑒就寫了一篇記實小說《食母記》。

這些學生看到農村的真實情況，當時報紙上還吹噓“國內形勢一片大好”“超英趕美”，就冒著生命危險辦了一份刊物叫《星火》，後來成為全國第四大案“右派反革命案”，這個案件牽扯到右派學生、幹部、農民四、五十個人。 因為杜映華認為學生們說的都是實話，支持這些學生，也被牽連進去。 後來戴了個現行反革命帽子，後邊就判刑判了十幾年，就在我們第三監獄服刑著哩。 這個人對他的案子一直不服，一見到看管人員，就和人家辯論，他就說：“我沒有錯，我沒有罪，我說的都是真話。 我對共產黨忠心耿耿，不然我解放以前怎麼會參加共產黨？我的一個好同學讓國民黨抓去，裝在麻袋裡，扔在黃河裡了，犧牲了。 我為共產黨工作了二十多年，為什麼判我反革命？為什麼？”他一直不服。 到了 1970 年，有

個一打三反運動，上面給監獄一個指標，就是槍斃人的指標，要完成槍斃人的指標。上面就找人，找要槍斃人的對象，監獄裡的人說：“這個人一直對他的案子不滿意，不服氣，對現實不滿。”就把他給報上去了，報上去以後，就把杜映華拉到蘭州，七零年的三月二十二日就槍斃了，一起槍斃了好幾個，他是其中一個，在蘭州市的焦家灣山溝裡被槍斃。在蘭州東方紅廣場開了一個公審大隊，當時的蘭州軍區司令員、省委書記顯恆漢還講了一個話，就喊叫：“這些反革命的下場！就是明天的反革命的下場！”大卡車拉上遊街示眾，蘭州多少萬人都看見了。

和杜映華同案的張春元，是河南上蔡人。這個人是蘭州歷史系的學生，還參加過抗美援朝，會開車、會射擊，還會寫電影劇本，很有才華的一個人。很有思想，也很大膽，他是《星火》的主要寫稿人，寫了有《糧食問題》、《論人民公社》、《農民、農奴和奴隸》等文章。我們現在看這些文章都寫得好得很，他說現在的社會制度讓農民像奴隸一樣，只有勞動，失去了一切財產，失去了一切權力。他說毛主席一登基就把農民踩在腳下，奴役和壓榨，是集權是暴政……這個人本來沒有槍斃，一直被關到七零年了。也是為了完成指標，加上在監獄裡給這個杜映華傳條子，就被說成是“密謀暴動越獄”。張春元被槍斃之前，監獄誌也沒有記錄，這個人不服，還要喊口號，不服他的案子，是冤枉他的，在把他拉到大會上之前，就用一根竹籤把他的喉嚨和舌頭戳住，不許他喊口號。這是監獄內部流傳的。執行死刑前，也是五花大綁在汽車上遊街。她的女朋友譚蟬雪被判刑十七年。後來整個案子都平反了。

這個案子一直都沒有人好好寫出來。前幾年，張春元的女朋友譚蟬雪就到蘭州、天水調查採訪，把張春元當時的卷宗拿出來，看到《星火》，看到張春元的文章，那些文章寫得太好了，就是把這些人判成反革命的證據。譚蟬雪寫成了《求索——蘭州大學“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這本書，其中包括林昭的兩首長詩《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海鷗之歌》。雖然第一期當時只印刷了三十多份，但是有些有心人還是保留下來，第二期根本就沒有印出來他們就被捕了。如果不是張春元到蘇州聯繫到林昭，將她的詩刊登在《星火》上，也許林昭不會被判死刑。但是歷史沒有如果……杜映華、張春元、林昭，這些人都是英雄和先知。

林昭現在人知道的比較多，但是杜映華、張春元等甘肅的這幾個英雄知道的人還是很少。是當時真正為農民說話的人，是有思想、有勇氣的先知。

依：五八年，全國大煉鋼的時候，甘肅大煉鋼鐵也厲害是吧？

李：那陣，毛主席一號召，大煉鋼鐵，甘肅跟的緊得很。我媽媽講她的同事，到農村大煉鋼鐵，給人家背糧食、背饃饃窩窩頭，背不動，去大煉鋼鐵哩，給人家搞運輸，有時間限制的，如果遲了就要被拔白旗，就叫大家批鬥哩，叫炒豌豆，你推我，我推你，把人就推死了。那人走不動了，說把背兜放下歇息一下，結果一歇就死了。這麼死的多得很。

我外婆劃了個地主成分，還是個小腳老婆子，都被攆上煉鐵去了，給人家曬

沙子，腳疼的站不住，就在水裡一站就是一個月，那時候是娃娃老婆子都得去。最後啥都沒有煉出來，就回來了。

龐：從文學作品上很能看出當時的政治形勢，甘肅秦安縣的秦光遠就做了一首詩，說什麼：“清清渠水日夜流，社裡莊稼綠油油，誰敢說糧食不豐收，穀穗穗砸爛他的頭”。當時紅得很，還上了許遲編的《1958 年詩選》。那時候，不是說共產主義馬上就要實現了，到了共產主義就是：“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那時候詩歌創作也大躍進。

依：甘肅那陣也放過好多大衛星，比如“白楊樹上接蘋果”、玉米畝產萬斤。那個楊樹上接結蘋果是怎麼回事情？

龐：林子大了，啥鳥都有。大躍進的年代，什麼衛星人都敢放。那個楊樹上結蘋果是武山縣的百泉鄉放的大衛星。那裡有個團支部書記想快點入黨，絞盡腦汁想出來了個“白楊樹上結蘋果”的衛星，白楊樹上綁了幾十個蘋果，就說是新試驗的成果。人家上面要來參觀哩，他沒有辦法，把蘋果用綠線線綁在楊樹上，就說楊樹還能結蘋果，還召開現場參觀會。那個放衛星的年代，也沒有人敢來調查核實。就在甘肅日報發表了白楊樹產蘋果的新聞。這則新聞報道很快被人民日報轉載了，結果朝鮮、越南都要派專家來學習。最後這個團支書害怕人家追查他的責任，說了假話了，他就跑了，跑到新疆去，躲起來了。現在聽起來滑稽可笑，可那時候，這樣的虛假新聞在人民日報上天天都有，不足為奇。沒有人敢說是假的。

王：看人家河南、河北、廣西都放大衛星，自己放小衛星實在不過癮。後來西禮縣的鹽官公社羅堡隊就放出了洋芋畝產 16 萬斤的“特大衛星”。把幾十畝地裡的洋芋挖出來倒在一個地裡，說是一畝地產了十六萬斤洋芋，組織各處的人來參觀學習，說畝產產了十六萬斤洋芋。就說現在科學發達，化肥多，洋芋實

際畝產也只有 3000 斤左右，即便這樣算，16 萬斤也需 50 畝多地才能產出，按當時實際平均畝產 2000 斤左右計算，需 80 畝土地才能產出，但當時省上報紙卻作了宣傳報道，覺得給甘肅省爭了光。

說到這個玉米萬斤田，也是武山縣搞的，那時候的口號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武山縣那時候是紅旗縣，各個方面都搶著放衛星。 聽說他們的玉米衛星上了報紙，縣上的頭頭高興得很，馬上組成驗收團開現場會，核實驗收。下面鄉上的人當然早早就得到通知，做好一切準備，動員上百個好勞力，挑燈夜戰，把十幾畝地裡的玉米連根挖出來，種植到一塊要驗收的地裡，然後澆水，用腳踩平。 那個驗收地的玉米一棵連一棵，連個兔子都鑽不過去。 你想想，密不密？稠不稠？結果來的人就數數、數棒，就超過萬斤了。 當頭頭的高興，驗收的人高興，然後到食堂大吃二喝一頓。 你吹我，我吹你。 倒霉的是社員。 那些玉米都黃了，死了，顆粒無收。 結果就是幹部笑，農民哭。

那陣子，新鮮事物多得很，漳縣的鹽井公社為了大搞養豬場，平調全公社的社員家的兩萬多頭豬，大的小的，肥的瘦的，都集中到碧峰的高峰生產隊辦起了養豬場。 公社領導給縣委報喜，並請來了蘭州電影製片廠拍攝了新聞記錄片。電影拍了，名出了。 因為沒有飼料，又管不好，不出一個月，豬就死的差不多了。有些婦女來抱著個人家的豬就嚎開了，喊著：“哎喲，我的娘娘呀！”……

龐：武山縣的童書記，這個人還活著哩，快九十歲了。 那時候，形勢緊張，他也得搞萬斤田，他們弄那個試驗田，密植，密密麻麻的，根本就不長糧食。 那麼密莊稼根本就長不大。

依：當時甘肅省領導也是分兩派，一派說實話，一派虛報浮誇。 具體是誰和誰鬥？

龐：甘肅省的副省長霍維德人很正直，說過實話，就被打成右傾了。 他就是給甘肅的農民要那個回銷糧，第一把手省委書記張仲良是毛主席的紅人，就不讓要，就說咱甘肅自己豐產了，糧食都吃不完，還能向中央伸手？五九年七月，張仲良到廬山上開會去了，這個霍維德暫時主持省裡的工作，就寫了一個《省委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你看，我給你帶來了文件寫著：“經過認真檢查，我省糧食問題確實很嚴重。 嚴重缺糧的七個縣、市，既武威、民勤、隴西、岷縣、靜寧和張掖市。 嚴重缺糧人口 154 萬。 這些地區一般一天吃不到半斤糧。 全省委患浮腫病的有 9.6 萬。 據統計，因缺糧和浮腫病死的有 2200 多人，非正常流入鄰省的人口約有 6 萬人……”霍維德打這個報告意思是徵購糧食的指標定得合適點，多要些回銷糧給農民吃。 等張仲良回來，九月馬上寫了一份《省委關於糧食工作給主席和中央的報告》，你看看他都說了些啥：“城市每人每月平均按 33 斤供應，農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糧 400 斤以上，最低不少於 365 斤，經濟作物地區保證每人全年口糧 420 斤……總的來看，我省糧食生產、徵購、供應、情況是好的，前途是光明的。”張仲良給毛主席告狀，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霍維德抓住糧食問

題攻擊省委，是有意誇大逃荒、浮腫病和死人數字。 就把他打成了右傾分子，就批鬥開了，說他是甘肅省的小彭德懷。 霍維德說：“我長征了半天，老百姓還挨餓著哩。 我搞了個啥？”

等張仲良從廬山開會回來，就給全省傳達文件，就說共產主義怎麼怎麼好，其實都是報紙上說的，到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不穿衣服了，都穿上了狐皮，最高級的衣服。 大家就想，每一個人都穿狐皮，那得養多少狐狸？那不是騷哄哄的。 哈哈哈……下面餓死人著哩。 他要讓農民必須吃公共食堂，喝湯咽菜。 他自己視察到農村都是從蘭州專車來送飯吃，大搞特殊化。

張仲良還不讓甘肅的男人去陝西當麥客，不讓甘肅的女人到陝西逃荒，說給他丟了人了，就在天水的北道火車站，設立勸阻站，連拉帶扯，幾輛大卡車裝人，哪裡來往哪裡送回去，好多人就不回去，回去沒有吃的，還是往陝西跑。

依：你們知道不知道甘肅那時候農村饑荒的具體情況？

王：我的老家在天水的農村，我知道那個地方的情況。 人都挨餓著呢，吃大食堂一天三兩、二兩糊糊。 當時農村不讓人偷吃，看山的人（註：看守莊稼的人）就打了好多農民，不但這一個打，還培養了很多的打手，站在三岔路口，路過的農民，不管男的女的，都讓褲子脫掉搜，搜糧食、搜苞穀，看你偷了沒有。 有的人麥子還沒有成熟，就揉一下裝在鞋子裡面，拿回去，麥子還嫩著哩，就連麥子的殼子，用石頭窩砸爛，攪和上些開水，就這樣喝著充饑。

依：食堂解散以後，甘肅這裡的農民怎麼渡荒？

王：榆樹皮，在天水地區就找不見，樹都被剝得白查查的。 榆樹皮我也吃過，我不記得了，我母親給我說，把皮剝回來，剁爛，曬乾，再炕幹，磨成麵，人推的那種小磨子。 人當時沒有力氣，推不動，還不能推細就吃上了。 那個吃上撐人得很，脹得很，黏得很，一吃就是一碗。 人吃上拉不下來，拉下的大便都帶著血。這個榆樹救了很多人的命。

連柳樹芽芽都吃了，葉子能吃，先泡水泡上幾天，把苦水泡掉，再煮，煮來再用涼水泡，才能吃。 咱甘肅人對那個苦曲特別有感情，那是救了咱甘肅人的命了。還有一個蒲公英，那個東西也能吃。 還有苜蓿，以前是餵養牲口的，人為了充飢，

把苜蓿的根都挖的沒有了。 最後天水那兩、三年就沒有苜蓿了。 生產隊種上餵養牲口的，人都偷著吃上了。 以後發黃了還吃哩。 苜蓿也救了人的命了。

龐：我們到酒泉附近的蓮花鎮，有一個蘭寨子村，我們就進去採訪。 問那些老太太，老的牙齒都沒有了，她就說：“一天吃四兩糧，拄著棍子扶著牆。”就是餓得走不動，拄著棍子扶著牆。 他們說那個村子來了很多夾邊溝的右派分子來找糧食，找那個草籽吃。 小小的，像油菜姊那麼小的草籽。 用鋼筆、衣服來換吃的東西。

那時候，就是天水的居民，一天也只有幾兩麵。 有一個右派，她的媽媽每天吃饃饃，就切下來一片，曬乾，積攢多了，給他夾邊溝的兒子送去些饃饃幹，才把兒子的命給救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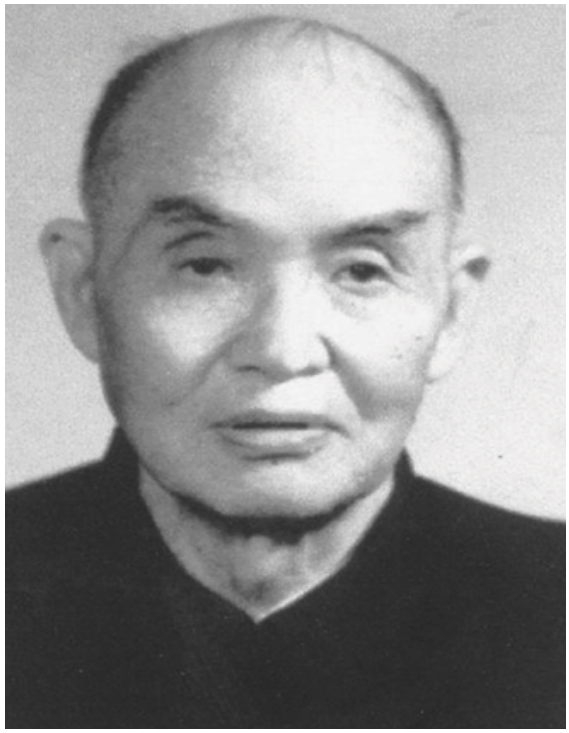
那時候我到蘭州去，火車站、廣場都是逃荒的要飯的，個個蓬頭垢面，衣服破破爛爛，看著害怕得很。 我買了一碗麵，還沒有吃，有一個人兩手一下子就給捧走了，也不知道燙的，把我嚇得。 有個人買了一包糖，有個人搶過來裝在他的帽子裡就跑，後面的人就追著打他哩，往死裡打哩。

依：當時因為人挨餓，浮腫也很普遍吧？到什麼程度？

王：我聽我母親說，村子裡的人大部分都浮腫了，說不行就不行了。 一個村子裡的人，見了面不說話人相互不認識，好像被水泡了幾天撈出來了，又白又胖，虛虛的。 浮腫的嚴重的人，人的胳膊、腿腫得明晃晃的，不敢動，人浮腫到一碰皮膚就裂開了，黃水就淌開了，根本就沒有肉，都是水。 沒有辦法了，內臟都消耗完了，腫得走不動路。 今天還和人說：“這咋活過去哩？”第二天人就沒有了，餓死了。 還有幹浮腫，人就是肚子大，四肢長長的，就是個大肚子。

依：甘肅哪些地方餓死人比較多？

王：我自己家就餓死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我那時候小，是我母親給我說的，說娃娃餓的眼睛都看不見來，爬著吃草，最後就餓死了。 大人餓死了，都沒有人給埋。 娃娃一死，抱著扔出去就完了。 我們村裡餓死的人也多，成天就聽隊長喊人去埋人。 我們村子有一個男人，沒有吃的，就唱，唱秦腔，他人發慌，第二天就死了。 人發現了，就說這個人從高音唱到低音，低音唱到哼哼唧唧，最後沒有聲音了，進



甘肅省第一書記張仲良是毛澤東的主要幹將，餓死甘肅 130 萬人。（網絡圖片）

去屋裡一看，人死掉了。

天水地區的秦安縣、武山縣、西合縣、徽縣都是餓死人多的縣。往西一點的武威、張掖、酒泉也餓死人多得很。清水縣一個村莊、一個村莊人都死絕了。清水的白同鄉，有個幹部叫白先國，老百姓罵著，他整死了很多幹部，餓死了好多人，好多村莊，人死的死了，沒有死的人，跑到陝西的跑到陝西去了。白先國在清水犯下了罪惡，人到現在還罵著哩。

龐：天水是重災區，這十多個縣，餓死的人多得很，沒有紙錢燒，就死一個人，燒一個麥草堆堆，死一個人，燒一個麥草堆堆，人窮的連白紙都沒有，燒麥草等於是把死人祭奠了。

那時候，有餓死的，也有撐死的。天水有個地方，有個女人，小麥收割了以後，就磨成麵，蒸了些饅頭，害怕孩子吃，想著留下慢慢吃，她就用個籃子把饅頭掛起來了。結果有一天，她不在，娃娃就把那一籃子饅頭拿下來，吃上一個不飽，再吃上一個還不飽。最後肚子飽了，娃娃還想吃，一籃子饅頭都吃上了，就撐死了。

後來救濟糧來，救濟了一些油渣，有的人吃多了，有撐死的，也有中毒毒死的。通渭縣有一個婦女，是怎麼活下來的？她是跟著幹部跑，人家拉下來的，她就撿起來吃，吃人家的大便，才活下來。人就奇怪，老跟上幹部幹什麼？原來是說幹部吃的好，大便裡面有糧食哩，吃乾部的大便能養活人。

依：你們自己有沒有聽說過人吃人的事情？

李：有，我們自己家人就親眼看見過。

我姑姑李××給我說，她那時候還是中學學生，去搞社教。在三羊川一個村子社教著呢，叫個苟家莊，村子裡的人姓苟。村裡每天晚上往外抬死人，白天不抬，到了黃昏的時候就抬。害怕人看見，都是洮河工程上餓死的人。一抬死人就屋里人哭，最後半莊人哭。還有一次她去，跟上一個隊上的書記喊人去勞動，喊了半天：“老雷！老雷！”那個老頭子不吭氣，推開門一看，他的爐子上咕嘟咕嘟燒著，用一個沙鍋裡面煮著什麼，上面扣了一個洋瓷盆盆子，就是洗臉的盆子。聞著一股子香味。我姑姑把這個盆子一揭，裡面就是一個小孩的兩隻腳就這麼腳豎立著呢，他煮上要吃哩。可能一煮，就更硬了，所以那個腳就豎起來了。把我的姑姑沒有嚇死。

龐：通渭縣發生的人吃人的事情比較多，有人餓死吃上的，也有被殺掉刮著吃上人肉的，吃個人家娃娃的。華家嶺有一個男人，食堂停了，一個多月都沒有一點糧食了，野菜都挖光了，餓得躺在炕上，先把自己的兒子殺掉吃了。他的女兒就發現弟弟不見了，就很害怕。這個男人又要殺這個女孩，女孩就求她的爸爸：“大大，你不要吃我，我還能去給你拾柴，燒炕。”

有個村子叫個雞村，一家子餓得沒有不辦法，把死人偷偷拉到家裡，煮著吃上了，身上燒得受不了，胸口裡著火哩，就在地上潑些水，幾個人爬在地上打滾。

吃上人肉燒得很。 這是我去採訪人家給我說的。 他們村子裡的事情。

我先後採訪過三十多個夾邊溝的右派，全甘肅三千多個右派到夾邊溝，只回來了幾百個，兩千多都餓死在酒泉的夾邊溝農場，還有高台的明水河農場。 基本上死亡率就是百分之九十。 最後寫病歷的時候，沒有一個寫是餓死，都是寫“心律衰竭。”我們天水去了兩百三十八個右派分子，回來了二十二個人。 我寫的時候，人家就不讓寫，我就非要寫上。 因為這是個歷史事實。 不寫不行嘛。

被送到夾邊溝的都是甘肅省的高級知識分子，報社的編輯、大學教授、作家、畫家，等沒有吃的時候，這些人什麼都吃上了。 大便裡沒有消化的苞穀、嘔吐出來的東西，最後發展到吃人。 在夾邊溝，有一個醫生比較胖一點，死了就把他埋掉了，當時也埋得比較淺，人餓的沒有力氣挖坑。 有幾個鐵路上來的右派就偷偷的去，把他挖出來，把他屁股上的肉給割下來吃了，把這個人給燒著吃了。 後來那些幹部組織右派批判吃了人肉的人，但是那些右派連打人罵人的力氣都沒有，就往這幾個吃了人肉的人臉上吐唾沫。 你不吐還不行，是態度問題。

王：有個老婆子賣人肉包子，被逮住，搶斃了，好多人還看槍斃人的去了。 在兩蕩那個地方槍斃的。 把老婆子餓的，先是自己吃人肉，最後賣人肉包子，最後有人吃出來指甲，才知道賣的是人肉包子。 把老婆子就抓起來了。

依：她的人肉是從哪裡來的？

王：主要是餓死的人，還有快餓死的小孩，就處理掉了。 就賣人肉包子。

依：這個老婆子的名字知道不知道？

王：監獄誌裡面有。 六零年發生的事情，到七零年才槍斃，當時有布告，打著紅叉叉。

龐：我還看去來，去看熱鬧的人多得很。 當時又不說人餓著吃人肉，就說這個老婆子壞得很，惡得很，是階級敵人。

依：外面的情況都是這樣，六零年天水的監獄餓死了多少人？

王：四百多人。 這只是有記錄的。

依：你怎麼知道這個數字呢？

王：天水市第三監獄死了四百多個犯人，這是我編寫過監獄誌，我翻出來的這些資料，但是我們不能寫，只能寫個“病亡”。 現在八公司的那個地方，正在蓋樓房的那個地方，就是天水市餓死人，還有監獄的犯人就埋在那裡，是一個場地，監獄的犯人死了以後，兩個人用一個架子車，抬上去，犯人抬不動，也就死掉了。挖坑的人，挖得很淺，沒有力氣挖，結果狗來刨，來吃來啃，刨的胳膊伸出來，腿伸出來。

監獄裡的犯人是埋在北山裡，有餓死的犯人，也有一般的老百姓。 挖了個大坑，擺上一層子人，撒上一層石灰，再撒上一層子土。 再排上一層子人，再撒石灰和土。 都是餓死的人，全部都是餓死的人。 但名義上就是是饑病死亡，正常死亡。 那一個炕裡就有三百多人。 撒上石灰是為了消毒。

後來這個事情，中央的錢正英來看了一下，老婆子蹲在那裡哭開了。錢正英就是解救了夾邊溝的人，又走了一次徽縣、陳縣，錢正英看見陳縣路邊的死人堆成堆了。口張著、眼睛睜開著，錢正英就下車了，把死人眼睛一抹，讓閉住眼睛。

錢正英把甘肅的問題反映上去，中央才派工作小組來搶救人命，才把夾邊溝的右派分子送回家，才派人去通渭給餓在炕上的人灌湯……所以，甘肅人提起錢正英，都感激得很。

但是有些幹部還不服氣，秦安縣的劉傑山還不認帳，我去採訪去了，他還罵錢正英，他說：“那個胖女人壞得很，壞得很。”因為這些幹部後來受了處分。

依：據你們知道，甘肅那幾年有沒有什麼自然災害？

王：自然災害是有，天水不是那麼嚴重，糧食長得好著哩，五八年還長得好。

李：你去看看那時候的報紙，天天都是啥都好，豐收了，增產了，過了一陣子，又變化了。讓人節約哩，讓人吃代食品哩。

依：你們認為甘肅餓死這麼多人，饑荒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王：我對甘肅的“三年困難時期”做過一些研究，查找過很多擋案資料。

甘肅，是全國的重災省，主要原因是人禍，是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極左錯誤造成的惡果，他曾發表文章，說“一向缺糧的甘肅省，現在變為餘糧省。”又在會上說：“天水是甘肅的小江南，小麥畝產要達到千斤。”因為大煉鋼鐵、大修水利，1958 年以後甘肅的糧食產量都是下降，但是徵購任務年年增加，反瞞產、反偷盜，一年比一年殘酷。張仲良還在張掖開查黑糧現場會，就是“見糧就收，無糧就鬥。”說“思想上有糧就有糧，思想上沒糧就沒糧。”全省都在吹噓糧食大豐收，各個地區、縣社都開展“反瞞產”運動，到農民家翻箱倒櫃、挖地三尺，打炕撅牆。甚至在路口設關卡，攔路搜身，不讓農民家裡冒煙……反瞞產打死人鬥死人，有的人受不了上吊、跳崖，自殺了。

農民沒有一點基本口糧，斷頓、挨餓、逃荒要飯，農民不得不吃樹皮、野草、蕎衣、苞穀芯這些東西，好多村長數皮樹葉都被弄光了，雞不鳴，狗不叫，娃娃餓的頭都抬不起來。好多農民浮腫，大便不出來，用手扣、用棍子捅。農村從五八年就開始餓死人，到了六零年就村村餓死人，幾年下來，天水地區餓死了有十萬到十五萬人，全甘肅餓死了一百多萬人。六一年甘肅省委的文件上就說：“張仲良同志自己搞出一些脫離實際的大計劃、高指標、大工程，用‘鞭子政策’強迫幹部和群眾去幹，有極端的個人英雄主義，個人榮譽高於一切，虛報成績，誇耀自己，邀功請賞。不顧人民死活……”

六零年十二月，中央派人來檢查工作，來搶救人命。在蘭州召開了西北局會議，就是“西蘭會議”，就由汪奉代替了張仲良的第一書記職務。但張仲良和其它幹部一直不服氣，他們說：“甘肅沒有特殊錯誤，只有一般性的錯誤，是執行中的問題，許多事情是請示了中央的。”當然甘肅的饑荒和當時的時代大背景有著直接的關係，但出了問題，都是中央怪地方。

我發表了我的研究論文後，張仲良的兒子很生氣，說要找我打官司，我說：“你父親餓死甘肅這麼多人命，罪惡滔天，我還怕你打官司？”

龐：研究、探討甘肅的饑荒，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洮河水利工程，這是繞不過去的。我先後搜集了不少當年的報紙、畫報、文件。

那是一個頭腦發熱的年代。從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領導幹部，把在全國範圍內的蠻幹，描繪為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表現形式。提出的口號就是“不怕辦不到，只怕想不到”。“三面紅旗”，高指標，浮誇風，強迫命令和共產風吹遍黃河。“到處鑼鼓喧天，紅旗招展”，“白天一片人，夜晚一片燈”，“翻番”響雲霄，“衛星”滿天飛。甘肅本來自然條件就很差，但總是走在全國最前例，不甘落後。

那時候的報紙上就是：“群眾想移山，山走；群眾想踏地，地動。”“人可以讓地球服，海洋降，強迫宇宙吐寶藏。”這類上天入地的豪言壯語，鋪天蓋地。絞盡腦汁，甘肅省就有了震驚世界的引洮工程，勞民傷財的荒唐工程。

1957 年底到至 1958 年初，召開甘肅省委二屆二次黨代會期間，由定西地委水電局局長提議，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上報，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拍板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還有各地區要修三千條渠的水利運動，在甘肅各地就熱火朝天地開展了。本來需要五年才能完成的勘測、設計、規劃和各項前期工程，但是在“大躍進”的特定條件下，他們只用了一個月就完成了。這麼大的工程，他們採取的是“三邊”和“三分段”的做法，就是“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和“分段測量、分段設計、分段施工”。後來又加上一條“邊修改”。

具體步驟是，第一期由岷縣古城至西吉縣赤土岔，渠長 707 公里；第二期由赤土岔至董志源，渠長 443 公里。讓“高山低頭，河水讓路”。就是人要征服自然，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那個開工儀式盛大得很，成千上萬的人參加呢。58 年的 6 月 17 號，8 個工區選派的 12000 名代表集中在岷縣古城，舉行了開工典禮。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講話。他用洪亮的陝北腔說：“引洮工程，我們要叫做共產主義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創舉。”《甘肅日報》社論上說：“由 20 萬民工組成了長年基建大軍，山山紮寨，步步為營，高舉紅旗，漫捲西風，高唱征服大自然的戰歌，擺開了千里長陣。他們用勞動的雙手，智慧的頭腦，衝天的幹勁，鋼鐵的決心，劈高山，平大嶺，填深溝，命令波浪滾滾的洮河馴服地流上華家嶺，流上董志源。”

那時候，還有人專門畫了個圖，將引洮工程與世界幾大運河加以比較，得出了這樣的結論：“1958 年 6 月 17 日，偉大的引洮工程破土動工了，從此在世界上出現了奇蹟。它的長度等於蘇伊士運河的 6 倍，等於巴拉馬運河的 17 倍。加上 2500 公里的支幹渠，河道總長 4000 公里，什麼地方有過這樣的工程呢？！”《甘肅日報》1958 年 6 月 19 日頭版頭條，用醒目的大紅標題寫上“震驚中外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幹勁——引洮工程將在兩年內完成”，“到那時將是：山頂稻花香，米麥堆滿倉，電站林立，舟船往來。”這副人間仙境讓甘肅人激動不已，幹勁衝天，

也把這幾個地區的農民帶進了苦難的深淵。

一個工區的施工地段長達 40 多公里。十幾萬民工來自岷縣、武山、甘谷、秦安、天水、靜寧、平涼等工區和臨夏 500 名老虎隊，總共十五、六萬多人，來到人煙稀少的高山大壑，沒有房子住，只得挖些低矮潮濕的窯洞穴居，蓋簡易工棚遮風蔽雨，或睡在村中無門無窗的馬廄、苫子下。地上鋪層麥草就是床。沒有菜吃，派體弱年長的民工到四山挖野菜；窮困的民工沒有多餘的換洗衣服，常年不洗衣洗臉，個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身上的虱子滾疙瘩。民工難挨冷凍，冰天雪地，在工地上站著，突然就倒地而死。還有的人吃炒麵多了，拉不出來，脹死了。

在前期階段，急躁冒進，上馬過早，勘測設計方案只草擬了一部分，民工的吃住用行尚未辦好，前期準備工作遠未就緒，倉促宣布開工。後來，又把設計方案一變再變，深劈高山，大搞明渠，造成較多的塌方和傷亡。在 600 公里施工沿線的十多個工區，每個工區都有一兩座陵園。據 1961 年 1 月 11 日簡報載：“引洮工程 2 年來，死了 ××××人，其中：×××多人是因病死亡，×××多人是工傷事故死亡，×××多人非正常死亡，×××多人殘廢。”人家還不願意布告數字，但是我知道，僅定西一個專區就事故中死亡了 2148 個民工，400 多人被致殘。有些人被炸得沒有胳膊沒有腿，有的人一輩子眼盲。

甘肅省在張仲良的指揮下，大興水利、大煉鋼鐵、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組織幾萬人大會戰，把農村的青壯勞力抽光了，使本來豐收的 1958 年，糧食爛在地裡，無人收割，而在大躍進高指標的強勁壓力下，全省農村虛報糧食產量，競放高產“衛星”，虛報浮誇愈演愈烈，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大計劃、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上面逼、下面吹，弄虛作假，造成 1959 年糧食大幅度減產，農民生活極度困難，上級下達的徵購任務卻有增無減。

比如被樹為全省“紅旗縣”的通渭，地委下達徵購任務 5400 萬斤，比 1958 年還增加 1000 萬斤。農民無力承受，省、地、縣便派來徵購糧油入庫的“千人整社團”，揚言“沒糧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沒有糧食，提頭來見”，在全縣組織萬人鬥爭大會，用威脅、推撞、停膳、毆打、捆綁、罰款、上刑、勞教、扣押等違法亂紀行為批鬥毆打群眾，迫使交糧。不顧群眾死活，在農村逐戶翻箱倒櫃，大搜大查，大挖糧食，斤兩不留。在農民問題上犯下嚴重罪行，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當年全縣 28 萬人，據真實統計，其中死亡 8 萬，外流 4 萬。絕死了 2168 戶，個別莊子竟出現人相食的慘景。整個農村呈現出“一日三兩糧，拄著棍子扶著牆”、“雞不叫，狗不咬，煙筒不冒煙”萬戶蕭疏的淒涼景象。

到 1962 年初，迫不得已，甘肅省委才決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馬。這個工程三年耗費六千萬元，國家投資 1.6 億元，完成土石方 1.6 億方，一畝地也沒有澆上，已經完工的部分當年就被山洪沖跨。所以說“引洮工程是急火火上馬，血淋淋下馬”。工地上餓死、工傷死的沒有數字。

定西、天水、平涼三個地區，幾十萬青壯勞力上了洮河，農村裡的地沒有人種，沒有人收。許多人從洮河上回來，家裡父母、老婆、孩子都餓死的差不多了，有一個女人就哭著給她的丈夫說："我就給你拉扯活了一個啊。"為了保住這個兒子的命，她每天半夜偷偷給這個男娃娃吃炒麵，把其它的女娃娃都餓死了。當時家裡就是保小的，餓死老的。保男的，餓死女的。通渭縣的副縣長白尚文，親自帶人去引洮工程上幹活，他的母親餓得沒有辦法，跑到工地上找兒子，就餓死在半路上。所以我說，洮河是幽靈飄蕩的洮河，現在還在飄蕩。當年農民挖窯洞住過的窯洞現在還在呢。

人的生命沒有了，這個賬怎麼算？和誰去算？甘肅的農民苦得很呀！

依：你現在調查甘肅的當年情況，有沒有阻力？

唐：有些人說，有些人不說，有些人不敢用自己真實的名字，有些人害怕影響兒女的前途。反正不能在公開場合談這些問題，會比較麻煩。有些人就說："說這些幹什麼？說這些幹什麼？"還是不敢說，害怕。心有餘悸呀。

寫成小說還可以，你看，楊顯惠來甘肅採訪了幾次，都是寫成小說，打擦邊球就能發表。寫真實的就不行。徽縣有一個縣誌辦公室的人要寫縣誌，就把六零年的事情寫上了，就等於犯了錯誤了，還受批判了，後來去了定西了。

總之還是個敏感問題。就說到這裡吧。

依：謝謝，謝謝你們。

後記：關於甘肅大饑荒的原因，參考了龐老師《烏托邦與科學》一文，以及王××老師《天水地區的三年困難時期和工作失誤》一文。

二、我埋過不少人

受訪人：張世忠，男，78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 日。

錄音長度：60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張世忠家。

張世忠

大饑荒餓亡者：

張善數，男，70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張蛋子，男，20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英大爺，男，6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吃油渣毒死。

根子子，男，1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根子子媽，女，50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餓亡。

張富德，男，地主成分，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偏頭（外號），男，60 多歲，富農成分，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一個婦女，年齡、姓名不詳，甘肅省天水地區人，餓亡。

一個男娃，年齡、姓名不詳，甘肅省靜寧縣新店子鄉杏樹灣村人，餓亡後被父母煮食。

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餓亡一百多人，姓名、年紀、性別不詳。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靜寧縣新店子公社杏樹灣村，一個娃娃餓死了，兩夫妻將自己的娃娃煮熟吃掉充飢，被隊人發現，綁到縣上，被幹部審問為何吃自己的娃娃時，兩夫妻回答：“實在是餓得沒下場（沒辦法），餓得沒下場，我們兩口子想把娃娃吃了，有了氣力了，就到外面去逃活命啊。”過了幾天，縣上將兩夫妻放回家。 饑荒後，兩人又生育了幾個孩子。

依：伯伯，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張：七十八了，成天混著呢。

依：伯伯，你一輩子都在這裡嗎？

張：嗯。

依：這裡六零年怎麼樣？

張：這裡勁大得很。

依：什麼叫勁大得很？

張：餓著！沒有吃的！

依：你們那時候吃什麼？

張：六零年，吃啥東西？唉，啥東西都吃。 榆樹皮、蕎皮、洋芋蔓蔓……。 能吃不能吃都吃上了。 唉，那不得了，餓死了一層層子人。 餓死的不少。

我這個村子，我當頭兒著哩，我統計過，有一百七八十戶，有五百多人，倒了五九年以後，只有四百多人，把一百多人餓死了。

依：就是這一個村子？

張：就是這個莊子。 五五年我從縣上學習社幹會上回來，我當頭兒著哩。

那時候，你不編謊不得回來，編了謊了就回來了。 就餓死人了。 那勁大得很。

依：那時候人都沒有吃的嗎？

張：吃不飽，也是毛主席的一段路，過渡時間。 去年看電視，毛澤東爬雪山、過草地那麼苦，那幾個老將苦得很，用血用汗換來的今天。 過來以後是太奔的大了（註：走的太快了）。 奔的大了，把社會、把農村人逼著編謊說謊，沒有東西，把

人餓死了，還倉子裡下面裝著麥殼，上面撒一層子糧食，說誰家誰家有糧食哩。

依：把糧食撒到哪裡？

張：上面來檢查，就弄虛做假，上面看著是麥子，下面是麥草、麥殼子，說社員都有吃的哩。那陣子吃食堂，一天是二兩麵。二兩麵喝了一陣子，人就死開了，人死多了，中央就知道了，就來搶救人命。加到半斤，後來加到一斤上，人慢慢的就轉化了。

社員餓得沒辦法，就農業社裡偷著吃，生著吃、熟也吃。

依：你偷過沒有？

張：我偷過，我不偷早餓死了！

依：你偷什麼？

張：我什麼都偷，偷地裡的苞穀、穀穗子、洋芋，沒有吃的東西嘛。我就偷的，把兩條腿都偷壞了。

依：為什麼腿不好了？

張：我的腿關節疼得不得動彈。我就給我的後人（土語：兒子）說，我的腿都是偷東西偷壞的，就蹲在地裡，不管颳風下雨，不管黑明晝夜，就偷。人不偷，你不得活。

依：你每次蹲多長時間？

張：去偷，蹲在地裡，看沒有人經過了才敢偷，不管半夜還是三更就去偷。腿蹲得走不回來。我愁得睡不著，沒有吃的，就要餓死了。娃娃都瓜著（土語：傻著）不曉得，我的後人半歲，光知道往嘴裡吃，又不曉得飯從哪裡來的。幾個娃娃，啥不曉得，只曉得吃。我和老婆，一輩子苦得很呀。

依：有沒有幹部到家裡搜糧食的？

張：沒有，沒有，人窮的炕上連蓆子都沒有，好多人家都沒有蓆子。

依：你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

張：那時候，餓死的人多。我看下的多得很，多得沒有數，沒有數。我們這個村子裡的一家子，一個二十幾歲的娃娃，放羊去了，羊回來了，人沒有來。

依：這個娃娃叫什麼？

張：蛋子，叫蛋子。這裡的爺爺在農業社的麥草堆裡撿麥子吃，每天都去撿，撿一顆吃一顆。哪一天能撿到多少？沒有一茶碗，就死在草垛跟前了。那一天老漢拾著吃了一天，天黑了，人就說：“這老漢死了。”這個是蛋子的爺爺。

依：老漢多大歲數？

張：就是個七十幾歲，沒有上八十。

依：蛋子的爺爺叫什麼？

張：張善樹，蛋子的爺爺叫張善樹。

依：蛋子幹什麼去了？咋不回來了？

張：我去看去了，人就在路上死掉了，等我去看的時候，死了。我和另外一個

人就把蛋子拉到水溝裡，弄了些土壓住，埋了一層土。 我就回來了，我也不得動彈，想多鏟兩鍬土也不得動彈。

依：你為什麼不得動彈？

張：餓得不得動彈。

依：你還看誰餓死的？

張：我們這個山上面，有一口大鐘，打鐘的是一個老漢，也就是個六十多歲，跑到他家老墳裡上吊去了。

依：為什麼上吊？

張：餓得不得活，人受不了。 把繩子綁到樹上，把脖子套上，等天亮了。 繩子斷了，人醒了，他發現自己在地裡睡著哩，是繩子給斷了。 沒有弄死，沒有弄死。活下了以後，大隊保管著油渣，他到大隊辦公室偷了兩疙瘩油渣，一疙瘩吃了，一疙瘩藏起來不捨得吃，放在炕頭。 我去看去了，他就一個腿子在炕上跪著哩，一個腿子伸著哩。 把這個人就叫油渣鬧（註：毒）死了。

依：老漢叫什麼？

張：村里人都叫英大爺，老漢一個人過著哩，打鐘哩，孤寡老漢。 上吊沒死成，吃油渣鬧死了。

依：老漢有沒有吐血、吐什麼東西？

張：沒有吐出來，看起來想吐，就死了。 我和社主任兩個人，用炕上的半張蓆，把老漢一捲，把老漢抬到爛磨上，用炕上的爛被子蓋了一下。 等我們抬到梁上，我不得動彈了，社會主任也不得動彈了。 沒有力氣了。 我說：“放下，歇息歇息。”我們歇息了一下，又抬上去，找了個土坑坑，撥了些土，把英大爺蓋了蓋，蓋了蓋，我們兩個就下來了，都走不動路了。

等我回來，在英家這個前院裡，有一個老婆子，就聽著：“啊喲，媽。 哎喲，媽——。”我想，這沒有媽咋叫媽哩？我想這個老婆子沒有媽咋叫媽哩？我進去一看，這個老婆子的一個娃娃，都有十幾歲了，死了，餓死了。 叫個根子子，老婆子哭兒子哩。 時間不長，這個老婆子也死了，這一家子人都死了，沒有人了。 沒了。

依：這個老婆子多大歲數？

張：五十幾歲。 兒子也死了，媽也死了。 我就給抬到溝裡，就走不動了，就扔在溝裡了。 不埋了，扔了就對了。 唉！我快八十歲了，看過的這些多得沒處說。 那多得很，說不完。 唉！苦得很。

這上面有個老漢是個富農，羊坡裡有個老漢是個地主。 地主叫張富德，上面這一個老漢叫個啥？那個老漢外號叫個偏頭，都餓死了。 都餓死了。

依：那時間是不是給地主、富農少一點？

張：沒有吃的，給啥哩？沒有吃的。

偏頭死了，我就把人給拉到溝裡，身上穿了幾件衣裳，挖上埋上個堆堆（土語：墳堆）嘛，人死了都有堆堆哩，這老的死了沒有堆堆。 過了幾天我去看去了，

不知道是誰把人衣裳脫去了，給脫得精精的。

依：是誰把衣服脫去了？

張：要飯的，討飯的，把衣服脫去換著吃上了。 最後，我沒有辦法，就扯了幾尺白布，就給包了一下，給蓋一蓋，埋了咱就安心了。 不然老漢就一把骨頭，光光的身子，天老爺就不收了。 就挖了個坑坑，就埋了。 挖得不深，我挖不動。

依：老漢放在哪裡被剝了衣服了？

張：人在窯裡放著哩，沒有門，誰把衣服脫著去了，就這麼可憐，還是個富農。

依：這個富農當時多大歲數？

張：六十多歲。 就在這個隊上。

這都是社會的傳留，實實切切都是我經過的，都是我經過的。 人，我給你說，人不傷心不流淚，我給你說這些，人不傷心沒有淚。 這個事情，我越說越殘忍、越難過。

依：最後餓死人多了，有沒有救濟糧來這裡？

張：從什麼地方把糧食拉著來，就給人民供應著哩。 都是毛澤東托著來的，別的啥人能托著來？沒有糧食，南糧北調著哩。

依：我聽人家說，這個村裡以前有個收容站，是嗎？

張：外頭來要飯的，多得很，就一層子。 把我說的都錄上了嗎？我不說閑話。錄上這都是歷史的階段。

有一次我去天水，天水的蘭山裡面有我娃的一個舅舅。 在那裡給人家當了上門女婿，他說：“這裡玉米麵湯湯，我能吃飽，你來看看嘛。 我幾年沒有見你，你不想我嗎？”我就看去了，給我裝了一袋子玉米麵，我拿上一袋子玉米麵，就想趕緊回來，給屋里人吃上。 在馮路口我就搭車，就是甘泉寺，搭上車坐到西羊川，再到苗家峽。 我看見一家子的兩扇門，一扇子就卸下來埋了人了。 一個女人死了，一個娃娃還爬在奶頭上吸奶哩。

依：你看見的？

張：我就進去看哩。

依：在哪一個村子？

張：在苗家峽，一扇門抬著埋了人了，一扇門還安著哩。 一個女人死著哩，一個娃娃還在奶頭上爬著哩。 娃娃小，還不到兩歲。 我就把我的玉米麵就挖了一把，我看鍋頭上有碗，就攪和了一碗稀湯湯子。我端給娃娃，娃娃兩個手抓住就喝，手抓得緊緊的，就害怕我端過去不給了。

屯堡村可愛的孩子，餓死被父母吃掉的孩子也是這樣的可愛。

依：湯是生的？還是熟的？

張：娃就喝了，生的！生的！我走在路上，沒有辦法做，哪來的熟的？我就挖了一把，讓娃娃喝上。我看著心上就難過得很。我看娃娃能動彈了，我就走了。

走到陳縣，那裡有我娃的一個姑姑，我娃的姑姑屬豬的，比我大一輪，就是我的姐姐。我叫門哩，沒有人給開門，為啥大白天沒有人開門？牆上有一個豁口，我就從豁口跨進去。我看見我的外甥，也是屬豬的，比我小一輪的豬。就叫：“我舅舅，我舅舅來了。”我就聽我娃的姑姑說：“你舅舅？都餓死了，還哪裡來的你舅舅？”我一看，老兩口睡在炕上不得起來，餓得不得起來。

“你家有鍋沒有？你去弄些柴去。”我就問我的外甥子，沒有個鍋，我就用個臉盆子，娃娃燒火，我就給燒糊糊，糊糊燒好，我就舀到碗裡，顧不上燙就端給我姐夫、我姐姐，他們就喝了。我姐姐說：“你回不去了，就住下。”我說：“我不住了，我把我的衣服給你脫上一件，你就穿上，你死了你就穿上去。我穿著兩、三個褲子，我給你脫上一條。”我脫了兩條褲子，給老兩口子一人穿了一條。我第二天又做了個湯，讓一家子人吃上。我的外甥說：“舅舅，你咋回去哩？你走不動嘛。”我說：“我能行，我要走哩。”我就給留下了一臉盆子麵，等我再去看，娃他姑姑好了，能下炕了，活了，搶救人命活了。兩夫妻活了，後來還又養了一個娃娃。

這個娃娃叫個劉英，在平涼師範教學著哩。去年這個劉英還開著車來看我來了，過年來的。給我老兩口，扯了兩件衣裳的料子，五斤茶葉，三斤白糖，給我們一人一百元，說：“舅舅，你想吃什麼，就去買著吃。”

依：這裡有沒有人吃人的事情？

張：有！有！我們上頭有個杏樹灣，是新店子公社的。杏樹灣裡有兩口子就把自己的娃娃熬在鍋裡吃上了。

依：娃娃是已經死了？還是殺了吃？

張：他們養下的娃娃，娃娃餓死了，就煮到鍋裡吃了，這就把這個人餓得沒有辦法。後來被發現了，就把這個人給法辦了。娃娃死了，他們吃了娃娃了，這個幹部就把他們法辦了。等到縣上，這個人就說了實話，說：“實在是餓得沒下場（註：沒辦法），餓得沒下場，我們兩口子想把娃娃吃了，有了氣力了，就到外面去逃活命啊。”到第六天，把事情說清楚，就把這個人送回來了。李家部子有個李文清，是靜寧縣的縣長。我在大隊長李萬慶的檢查組跟了九天，就吃了個蕎麵疙瘩，還有麵片子和長麵，就吃個飽肚子，還有陳國良，是公社書記，我是團支部書記。這個李文清縣長就來視察，就發現人都死開了，人都死開了。

依：給這個人判刑了沒有？

張：沒有判刑，沒有判刑，就回來了，這兩口子回來了，後來又養了幾個娃娃。我打聽過。

因為吃人的事情，李文清親自來檢查以後，看餓死這麼多人，就把好一些公社、大隊的幹部給法辦了。這個隊上支書是李萬慶、大隊長蘭正西、苟應祥、包德

祿……。 法辦了五個，還有一個丁文西當會計沒有法辦，法辦了五、六個。 蘭正西死在縣上了，苟應祥屬狗的，比我大一歲，也死在縣上了，他的女人還活著哩，改嫁到馬家嘴，再沒有養下娃娃。 包德祿活著哩，前些年也死了。

這些幹部被關死的，整死的，苟應祥如果活著還不到八十歲，死的時間也就是剛三十。

依：你哪一年到哪一年是團支部書記？

張：我幹了十六年，給共產黨跑了十六年，從五五年建社就開始幹，幹到七一年，那時間我才十幾、二十幾歲，我能說能幹。 我不識得一個字，但我腦子夠用。等農業社散了，我給我拉了一個驢回來，我不幹了。 我當幹部的時候，沒有人找我的麻煩，我不當幹部了，更沒有人找我的麻煩。

依：你現在生活怎麼樣？

張：最後把農業社散了，每家分了些土地，人就把這個當寶貝著哩，把這個地人人愛，只要懂事的人都愛這個地，把這個地挖著種、耕著種，以後有能力了，養上牲口，一遍一遍耕著種，種好了。 現在苞穀棒子這麼長、洋芋這麼大，麥子、油菜都長得好……

我有三個後人，三個女子，十七個孫子，我的孫子都到重慶上了大學了，我七十八了，還能幹這個、那個……我是高興才給他們幹。 去年過年，我吃的擺滿了，什麼酒都有，我對後人說：“我不偷，不得活，我把你們都拉扯大了。 你們把我也供奉不了幾天了。”

共產黨一年給我們兩口子九百元，我們兩口子買著吃都夠了。

三、這個村上死了一百多人

受訪人：楊佔山，男，79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 日。

錄音長度：52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楊佔山家。

楊佔山

大饑荒餓亡者：

×××，姓名不詳，男，年齡不詳，地址不詳，逃荒到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餓亡，埋葬於屯堡村。

×××，女，40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為楊佔山的二叔母。

人吃人事件，上篇已記錄，故略。

前記：提前打好電話，願意帶我採訪的胡先生，等我去了以後，有點害怕，強調自己是共產黨員。就說，他領我去找以前失散的親戚這樣的藉口，找老人們談，我說行。我們打著手電過了河，找到楊佔山老人家。他那個年代是村裡的小隊長，老人一邊抽煙，一邊說起往事。

依：爺爺，你今年多大歲數？

楊：七十九，快八十了。我們這一層子人來世上，光是個下苦、是個受罪。

依：我們老家也是甘肅的，我媽是秦安人，六一年逃荒到陝西的。

楊：陝西人的話，我基本能聽懂。陝西的富平、周至、安康、武功、馬嵬，那些地方我都去過。

依：你去哪裡幹什麼？

楊：麥客，當麥客。

依：哪一年去的？

楊：去了好幾年，困難時候去的。

依：你給我說一說，當時就叫麥客嗎？

楊：麥客。

依：是坐火車去嗎？

楊：唉！那時候坐啥火車哩。背上些蕎麥炒麵，黑了明了往下走，走到關山裡，一邊走，一邊歇，楊樹下面燒堆火，燒些水喝，就這麼往陝西走哩。

依：走多上時間？

楊：走七、八天哩，幾百里路哩。

依：那是哪一年？

楊：我五四年去了，五七年去了。

依：去就是為了弄些糧食是嗎？

楊：弄些錢，糧食重著拿不來。

依：你拿上錢，回來買糧食？

楊：也沒有什麼錢，去陝西就是為吃幾天飽肚子。

依：你一般去多長時間？

楊：一般就是一個多月，最多就是四十天。就是收麥子的時候。

依：你能掙到什麼？

楊：就看你割一畝地，給多少錢。今天這裡割著哩，明天又轉場到別的地方了，就那麼幾天，麥子黃得快得很。你就跟不上了，今天一割，帳一算。天不明，半夜就又往上攆。

依：你背不背鋪蓋？

楊：背是背，但是簡單得很，夏天天氣熱。天黑了，有時候在草房子裡睡，有時候在古窯裡睡，有的人家還不讓睡。再不能說了。

依：一年下來能掙多少錢？

楊：每年不一樣，一年差不多，好的時候，能掙三百多斤麥子。這是好的時候。一年一年不一樣，好了多給一點，不好了，還讓人家打著不得回來了。拿不上錢，連盤纏也沒有，不得回來了。出門的事情，能說上嗎？

依：那你們當地有沒有麥子？

楊：當地有麥子，人家陝西麥黃的早，這裡麥黃的遲。早六十天，陝西的麥子就黃了。等回來，這裡的麥子也差不多黃了。

依：你五八年、五九年、六零年再去過陝西沒有？

楊：我五七年去了一次，再沒有去過。人口多，吃不上，為了給家里人掙些吃的回來。

依：那時候來這裡逃荒的人也多得很吧？

楊：那幾年來的人多，紮腳不下。五九年、六零年這裡困難得很，那紮腳不下，這個隊上那陣連走帶死，一百多。那外人來紮腳不住，沒處紮腳。

逃荒的人多得很嘛，前幾年有一個人來找人，說找他哥哥哩，我說：“你姓啥？我給你打問一下。”那個人說：“我哥哥改了姓了，我們姓張，我哥哥改了姓了，姓王不姓張了，給人家當了兒子了。”他找來找去，找到了，哥哥改了姓了。

依：那時候這裡是啥情況？

楊：那時候，糧食都交到食堂裡了，社員就沒有一點糧食了。食堂弄了個大鍋，蒸饃饃的時候，全勞力給多少，半勞力給多少，有時候給上個榆樹麵耙耙，糜子麵耙耙。我的個小叔叔說：“你給我上個耳朵大的饃饃吃上，我咋勞動哩？”

五九年、六零年逃荒來的人多了，就弄了個收容站。專門派了兩個人收容著哩，有一個食堂給做著吃、做著喝。有些人被堵住了，就問：“你是哪裡來的？”如果說：“通渭來的。”就往通渭送回去。還有

甘肅省省長張仲良後來不允許人外出當麥客，認為是給甘肅抹黑。（網絡圖片）

的領回去了，還有跑掉的，餓死的。

依：那陣子農村鬥人也厲害是吧？

楊：人吃不上，還鬥人哩。

我們這個上面有個張海山，那陣子鬥地主、鬥富農，就開鬥爭會，他手裡提個繩子，上來一個打一個，上來一個打一個。把人喊著讓站在油桶子上，有一米那麼高，有時候就把那個油桶踢倒，把人就硬是跌下來，摔得鼻青臉腫的。我就想，毛主席說了，要實事求是，要改造他的階級成分，不能消滅人，咋能這麼打人哩？但我也不敢說，看著害怕得很。這上頭有個馬和義，人家是部隊上下來的，專業的，就上去擋住張海山：“黨的政策要以教育為主，不要打人了。”這個張海山看人家是個復員軍人，就停手了。那就是個五九年、六零年。

依：有沒有被打死的？

楊：不一定當場被打死，有回去死了的，受不了，上吊了的。有被打的瘸了、拐了的。有的受不了，上了吊的。唉，這個不能說。但是農村尤其對地主、富農不好。

我就說，一家人都有好有壞，一眼水都有苦有甜，不能說地主富農都是壞人。當土匪的裡面還有好人哩。

依：你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

楊：餓死的人，多得很。我們這裡把有的死人就給推到崖下面去了，有的沒有人埋，就在路上哩。那個時期，苦焦的不能說。那些人是哪裡來的，咱就不曉得了，說話是秦安口語，穿個牛毛和衫，到我們這裡的場房裡睡下，人不行了，光是說：“我的牛毛和衫呢？我的牛毛和衫哩？”那最後死了，我們村上有個苟隊長，叫了幾個人，就抬著挖了個坑，埋在河灣裡。不知道是哪裡來的人，以後來了些人，說要搬墳哩，人家說那個地方好，就不搬了，就走了。這個大隊河邊那個灣灣裡，埋下的人多得很。

依：來的是哪裡的人？

楊：不知道，反正不是本地人。那時候這裡有個收容站，外地外流的、逃荒的就給收住，一人二兩麵的湯給喝上些，哪裡來的人就讓回到哪裡去。

依：你埋過人沒有？

楊：我沒有。

依：咱們這里人吃什麼？

楊：咱們這里人？這裡餓死好多人，幾家子、幾家子都餓絕戶了。那個時間，那是共產風刮的，糧食其實有哩，虛報浮誇，那個政策就讓人虛報浮誇。有的有糧食，有的沒有糧食。沒有糧食說有糧食，有的把糧食放下，不給人吃。說不清楚，說那些苦焦得很。

依：那時候，你吃什麼？

楊：自己吃的啥東西？農業社弄了一個大食堂，一頓吃著二兩麵，一個人這麼

大的一碗，一碗水湯。 我一家子九個人打回來八碗水湯，提回來摻上些菜葉子，胡吃著哩。

依：有沒有幹部到社員家搜糧食的？

楊：有多有少就給人家交上了。 有搜糧食的，如果你拿不出來，就幾天幾天的拷著（土語：打著），就搞餘糧。 有的人一挨打，就說出來了，就把糧食拿走了。有些人沒有糧，拷也拷不出來糧。 有些人膽子小，幹部一動員，就主動給人家交上了，有些就拷打，拷糧食，打人罵人。 說不清楚。

依：這個村子餓死了多少人？

楊：這個村子裡，建食堂的時候，是五百七十三個人。 到了六零年以後，只有三百多人了，逃荒的、死的，餓的受不了，上新疆的、跑陝西的、寧夏的，逃活命去了。

依：餓死的有多少？大概數字？

楊：我說，餓死了有一百幾。

依：你自己家有誰餓死了？

楊：我二叔母，連餓帶病，就下場（土語：過世）了，就沒有了。 就是我的嬸嬸。我們家十二口子人，還算我折騰著是把命都拉住了。

依；你的二叔母多大歲數？

楊：就是個四十多歲，不到那個年齡。

這村裡一家子，一家子死絕戶的多得很。

我那時候三個弟弟，三個妹妹，我們兩個老人，小的小著呢，我母親，對娃娃都好得很，有半碗了，給每一個娃娃半碗。 有一碗了，給每一個一碗。 我們就那麼點東西，但是沒有鬧仗吵嘴。 飯用罐罐子打來了，給每個人都吃上，想鬧也不能鬧。 多了多喝，少了少喝。 有的兩口子，一個偷一個的東西吃，一個藏起來不讓另外一個吃。 男人把女人餓死的多得很，女人抓得緊了，自己吃上，把男人餓死的也多得很。 那時候，沒法說。 我活了，你死。 你活了，我死。

最後分了些麵，做些糊糊，就這麼個情況下來了。 有的家分上些麵，就幾頓吃完了，吃一頓算一頓，就又沒有吃的了。 你看看，那個苦焦得很。

依：人偷著吃也厲害，是吧？

楊：啥都偷，只要是能偷上，啥都吃，啥都吃。 生糧食吃，生洋芋吃。

依：那時候有來搶救人命的嗎？

楊：有哩，等搶救人命的來，已經弄的狼蒼了（土語：一塌糊塗了）。 唉！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地方上胡弄著哩。

依：咋胡弄著哩？

楊：明明沒有糧食，人家說有糧食哩。 明明餓死人著哩，人家說吃飽著哩。地方上弄下的，虛報浮誇。 六零年，莊農收成的薄了（土語：量少），底子下面裝上麥衣，上面撒上糧食，就說我們有糧食哩，社員生活安排好著哩，就這麼弄著

哩。 罐子裡下面是穀衣，上面是麵，給幹部說，這是社員的麵。 咋不餓死人？底下弄下的活計，上頭不知道呀。 你還咋說哩？哄人著哩。

那時間，我是隊上的隊長，把我叫到大隊討論安排生活。 我隊上還有一個支書，我叫爺。 我們一起到公社去，把他批鬥了好幾天。

依：為什麼批鬥？

楊：你生活安排不下去，你就不能成。 你把糧食弄到哪裡去了？你瞞產了嗎？你個人私分了嗎？人家最後鬥的沒有辦法，就鬥了好幾天。 就問他："你是地沒有人耕嗎？糧沒有人收嗎？為啥生活安排不下去？老實說。"支書我叫爺，爺就問我："這咋弄哩？要我的命哩。"我說："爺，不敢編謊。 咱三個。"還有一個幹部叫張世群。 我說："咱們三個豁出去坐班房，承擔上，毛主席說要實事求是。 你今年編了謊，明年餓死了人，咱們就不得活了。 沒有就是沒有，就是把咱們三個法辦了，明年人命沒有事，咱們就出來了。"我就這麼說的。

我們有三個場，我們都收拾起來，上頭要糧，我們說："沒有。"糧食就沒有交，看你怎麼辦？會計說："就這麼點糧，就給群眾分了去。"最後還是沒有交，給群眾分了。

依：那你不是招禍呢？

楊：我這麼鬧了，把我批鬥了幾天，把我鬥的沒辦法。 但是翻年，六一年，我這隊上再沒有發生問題。

依：你是不是黨員？

楊：我沒有參加，我思想頑固著哩。 咱沒本事、沒文化。 咱窮得沒有唸過書，自學，能認識幾個字，不敢胡成。

有些人就把事情弄大了。 屯堡上頭，有個杏樹灣，糧食放在倉庫裡，不給人吃。 餓的個人家的娃娃都吃了，把這個吃了娃娃的人拉到縣上去，就審問哩，這個人說："這是我餓得沒辦法了，不然我能吃個人的娃娃嗎？"

依：那個吃個人娃娃的叫什麼名字？

楊：外號叫個"蒼蠅"，就是蒼蠅蚊子的蒼蠅。 名字我不曉得，娃娃吃了，人還不知道，是隊上一個豬娃不見了，找豬娃去了，就找到這個蒼蠅家，蒼蠅家吃娃娃肉著哩。

依：吃自己的娃娃，還是別人的娃娃？

楊：自己的。 就這麼拉到縣上。 倉庫裡糧食放著哩，不給人吃。 後來，縣上來人查來了，把杏樹灣的支書、大隊長法辦了三個，就一直沒有回來。 關死了。

我當幹部，沒有做過虧心事情。 我就說，毛主席講實事求是，你不實事求是，你下面胡弄哩。

依：爺爺，你有沒有看見餓死在你面前的？

楊：那算啥？那見得多了，見過。

我給你咋說呢？我這個梁上，人死在梁上，人看見了，就隨隨便便埋了。 上面

七、八里路的徽縣，有個陳家峽，一家子人就把那個人拉住就刮了，把肉吃了。那個階段，不得了。

我村上有一個張樂平，餓得不得動彈了，沒有勞動，在炕上睡了幾天，把隊裡的洋芋籽給人家偷了，人家說：“你把那個放著不勞動，天黑了偷人哩。”

我種穀子去哩，種了一陣子，沒有力氣了，就說歇息一下，一個男娃娃臉黃的，鼻子裡流血著哩，就躺下了，這個娃娃叫馬進才，人昏死在地裡了，我說死在地裡了，這是一個人命。

依：這個馬進才多大？

張：二十多歲，他的兄弟拉來一匹騾子，我說：“來，把人抬到騾子上，往回拉。”等走到河灣，就是你剛剛過來的河灣，我就想：“這怎麼辦哩，人死了咋辦哩？”就到食堂要了一馬勺糊糊，我就和他的老哥把嘴撬開灌，灌著灌著，我就喊，人把糊糊咽下去，就慢慢的醒了，他老哥就背回去了。救了幾天，人活了，上了新疆了。前幾年他回來了，對我說：“如果沒有你，就沒有我了。”現在他也七十多了。

有時間，是沒有糧食，有時間，是有糧食不給人吃。我說個內心話，活了半輩子，沒有虧人。人家打人整人，想往高裡爬，爬個縣長，我就記得毛主席說實事求是，不能擴大，不能縮小，每個事情要有事實，要有證據。我也挨鬥，也挨批評，我不胡弄。

依：有沒有人打過你？

楊：我和社主任打過一次，他還是村上的人。

依：他是不是比你官大？

楊：人家是大隊的幹部，比我大。他先打我，他罵我，我也罵。他先動手，我沒有管，最後使勁往頭上打，我看不行了，辦公室有一個小板凳，我就拿起來砸了幾板凳。最後他就跑到公社告我去了，告我：“暴打革命幹部。”

最後公社來了一個曹忠武書記，張孝全書記，來了黑了要鬥我哩，就問我：“你們主任隊長打架，社員怎麼辦？是誰的不對？”我說：“是我的不對。”天黑了，全鄉開會哩，黨員、團員坐了一屋子，要收拾我哩。我這裡有個書記就很擔心，對我說：“今天張書記來了，鬥你哩，鬥出禍了怎麼辦？”就把我打發回來，說他們研究。我就在家等著。他們商量來商量去，有一個團支書，說我沒有什麼錯，會就解散了。第二天，我

李蘭說：大煉鋼鐵的時候，幹部用話筒喊：“有鐵交鐵，沒鐵交頭。”後來把我餓得一晚上睡不著覺。

就跑到陝西去了，跑到陝西收麥子去了。

等我回來，就把我的隊長給換了。那幾年打過人的、拆過廟的、搜過糧食的，結果好的也不多，也不多。人家都罵我鬼得很了。我說："我不是鬼，是我孽張（註：沒出息），讓我打人，我不打，他犯法了，有公家法辦哩。"最後把這裡的幹部法辦的法辦了，集訓的集訓了，就讓這些人去乾重活、髒活，就是勞改一樣……。這就一直拖泥帶水到農業社散了。

我現在都好著哩，一大家子人都好著哩。

四、屯堡幹部自殺了好幾個

受訪人：胡六十，男，77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2 日。

錄音長度：40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胡六十家院裡。

胡六十

大饑荒餓亡者：

胡 ××，男，80 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為胡六十的爺爺。

×寶寶，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因為地主成分被吊打而亡。

×寶寶的兄弟，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因為地主成分被吊打而亡。

油坊家餓死四、五個，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

鍾台利，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因為地主成分被吊打而亡。

兩個通渭人，姓名、年紀不詳，來到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逃荒，餓亡。

胡六十的小舅，5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胡六十的大舅，5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一個姓王的人家，自己二十多歲的兒子餓死了，他的父母就吃了他。

甘溝鄉屯堡村，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餓死了，他的母親煮食了他。看見的人

說，這個母親把孩子的手指頭都吃上了。

前記：到了屯堡村，我說去問一問接待我的胡先生的父親，他說："不要問了，我爸爸有點老糊塗了，耳朵也聽不清楚。"我想既然來了，就去看看老人家。老人家和妻子李蘭的生活很不好，沒有廚房，只在牆角支著一個小煤爐，做飯、燒水都是它。老人一邊燒水，一邊喝茶。說起往事，老人一點都不糊塗，也不耳背。我就坐在有些冷颼颼的院子裡聽他說話。

依：胡伯伯，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胡：七十七了。身體不太好，幹不動了，混天天子哩。

依：你有沒有去大煉過鋼鐵？

胡：煉鋼鐵我沒有去，我給隊裡經營牲口著哩，當飼養員。我父親去高家峽煉過鋼鐵，我爺爺、婆（土語：奶奶）在隊裡，沒有去。五八年大煉鋼鐵，糟蹋的糧食多得很。所有的食堂，我咋記得，那陣子就吃的是苞穀麵、穀麵、糜子麵、糠，少數人佔得多，沒餓死人的是有辦法的。佔不上的就餓死的人多。

依：胡伯伯，你說這裡六零年情況不好呀？

胡：不好，村裡的榆樹被刮得白愣愣的，人就吃榆樹皮、蕎皮，還有穀子的頭頭。我磨著吃這些東西。餓死的人多，我們這個莊上 1959 年、1960 年情況是特別得嚴重。

依：哪一年餓死的人最多？

胡：這個堡子 1959 年死的人勁大（土語：數量多），我記得五九年最嚴重的時候，幾天就抬出去八十多個人。

依：八十多個人？

胡：幾天就抬出去八十多個人，沒有辦法了。我們這個村子裡，從通渭過來逃荒的人多得很，那死的人不少，我記得老年人餓死的多，六、七十歲的，還有不少小娃娃。

依：你有沒有抬過人？

依：那陣，我餓得不得動彈，還給人家農業社經營牲口著哩。一天一天就熬日子哩。

我爺爺就是六零年過去的（註：死亡）。

依：你的爺爺？六零年老人家多大歲數了？

胡：我的爺爺有八十幾，那一年還餓著哩，五九年，人吃不飽，一天就是兩頓湯湯子，我爺爺就過去了。我用玉米麵給村里人煮了些湯，一個人喝了半碗，人家幫忙著就把我爺爺抬到山上埋了。

依：爺爺是正常死亡，還是餓下的？

胡：還是挨餓著哩，還是挨餓著哩。吃不飽，還是吃不飽，一天就兩頓湯湯

對付著哩，老人就不行了。

依：你爺爺叫啥名字？

胡：爺爺叫個啥？老人家沒有給我說過，我可曉不得。

依：你自己有沒有去收拾過餓死的人？

胡：那陣子生活不好。我記得我爺爺死的那陣子，我餓得不行，一天就是兩頓湯湯，一天到晚也沒有一個饃饃。我的大後人（土語：大兒子）是六一年養下的，屬牛的。六一年還挨餓著哩，把我的娃娃餓得在炕上蹬腿子，把腳後跟磨爛了一半，血糊糊的。娃娃哭著要奶哩，沒有啥給娃娃吃，大人吃不上，也沒有奶給娃娃吃，娃娃成天蹬蓆子，蓆子破，娃娃的腳後跟破。

依：那時候鄉上的幹部、村裡的幹部怎麼樣？

胡：我們這裡下放了一些幹部，說是讓鍛煉幹部，那陣子叫行文俊、邢年治、李叔田、朱連生，就下放了這四個人，後來就抓了這幾個人，這四個人就是鍛煉幹部，來了在隊上胡成哩（註：胡作非為），這屯堡拷死打死的人多得很，我記得邢年治那陣整人厲害得很。

我在這莊子下面給生產隊餵養牲口著哩。我記得那村裡的地主、富農拉到那個學校，就那麼掛著哩（註：吊起來），打著、罵著、吊著，把人打得糊里糊塗的，昏死過去了，放下來，用涼水一潑，就潑死了。

依：啥叫潑死？

胡：人就掛著打著啥都曉不得了，放下來，一盆子涼水一潑，人就死了，死的人，多得很。

依：地主、富農吊死了多少？你知道不知道？

胡：地主、富農，這個莊裡吊死了寶寶家兄弟兩個，油坊家是地主成分，死的人多，怕是有四、五個，都餓死了。鍾台利，這個人還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當過兵的，這算一個。寶寶這裡是兩個，我記得拷死的是兩個。那一陣，誰拷死了，還不敢傳話，人家幹部在村裡裡，不敢給人說。

依：你自己有沒有看見人餓死在路上、地裡？

胡：那有嘛，這隊裡當隊長的是老苟，住在下面場裡，我經營牲口著哩。那一陣子，都是通渭逃荒過來的人，來了也沒有吃的給，人就死了一層。老苟說：“你到後頭去，抱些草來。”我到場後面一看，睡著兩個人，死得硬邦邦的，把我嚇得就跑，都是通渭過來的人，這一帶死的人多得很。男女老少都有。

我們家上頭有一個收容站，把那些人就收容起來，給燒一點湯喝。唉！我們這個莊餓死的人多得很。

依：你的姑姑家、舅舅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胡：舅舅家，我的舅舅家住在這個崖灣裡，兩個舅舅全部都餓死了。我的小舅舅和我一起經營牲口著哩，到了五九年就沒有人了。我記得我把我舅舅抬到山上頭的廟那裡，放在水渠裡，抬得人氣喘得不行，不能動彈了，眼前發黑。歇息了

一下，我就挖了一個一尺深的坑，就把我小舅舅給埋了。 我挖不動呀。

過了幾天，我經過的時候，蛆長出來了，這麼粗，到處爬著哩，白蟲蟲子長出來了。 我大舅舅五九年餓死，就在我這個大莊子的背後。 我兩個舅舅都住在屯堡崖灣裡，距離我們家很近。

依：你舅舅多大歲數？

胡：五十幾，兩個舅舅都是五十幾歲，沒有上六十，都是五九年沒有的。 正年輕著哩。

依：有沒有餓死的娃娃？

胡：娃娃有哩，我姑舅哥是兩個後人，都死了，我姑舅嫂子都死了。

依：那時候，偷吃的人也多得很吧？

胡：那多得很，能偷上的還是有本事的。

依：有沒有幹部到社員家裡搜糧食？

胡：有，你屋裡有些啥，幹部來就拿走了，我記得五八年建社（註：成立人民公社）的時候，屋裡有任何東西都拿著去了，見啥拿啥。 那一會，你一點不敢說話。

依：當時是不是糧食徵購的很厲害？

胡：人不幹了，農業社沒有種子了，種子都上交了。 就往地裡倒進去些土，胡日鬼著哩，聽著說一畝地打上幾擔糧食，不得了了。 收著下來人就偷著吃著吃光了。 那陣子，收成根本不行，都是山坡坡子地，人吃不飽，胡日鬼著不好好幹。

依：咱們這個村子餓死了有多少人？

胡：屯家堡那陣四百多人，五九年、六零年大概死了一百二、三十個人。

依：有沒有和你關係好的人餓死的？

胡：那一陣哪有關係好的？都在農業社裡，都吃不飽，誰也不管誰。 張家小河、屯家堡餓死的人最多，五九年、六零年這兩個莊死的人最多。 其他莊子，人家實事求是，有一點糧，清湯湯子沒有斷過，餓死的人就少。

依：你們村子是不是食堂清湯湯斷了，回到家又吃不上？

胡：食堂斷了以後，自己熬上些糊糊，基本上能把死人止住了。 多了少了，能吃上些。

依：你當飼養員，能不能從麥草裡面抖出來些糧食？

胡：那不敢，那不敢。 人家給牲口批上一點點料。 人不敢動，那一陣子嚴得很，你把人家的糧食偷著一吃，當時就鬥你、打你，誰敢吃？

依：你有沒有看見因為偷吃糧食被打的人？

胡：五九年偷著吃的人，人都餓得不能勞動了，還讓到地裡幹活哩。 春上下籽種的時候，就偷上些籽種煮上吃，誰讓農業社選上下籽種就能吃上些。 到了夏天，人在地裡收糧食著裡，就身子一背，看沒有人看了，抓上一把就塞進口裡，吹著吃著。

依：你那時候也餓得很吧？

胡：我說個實話，我那時間餓是餓，還能動彈，等糧站就分下糧來了，餓得受不了，就抓上一把就生吃上了，幹嚼上，沒餓死。 我咋記得邢年治那陣子，我隊裡把倉庫都讓人給偷了。 我去大隊辦公室找人去了，沒有人在。 我看見上房裡有幾個幹部，沒有人看見我。 幾張報紙放在桌子上，上面有兩把康復散，這是搶救人命上面發下來的，給隊裡浮腫病人吃的。 我記得我張望了一下，沒有人注意，就趕緊抓了一把，害怕別人看見，就悄悄的出門了，一出門就給吃上了。 吃了沒有四、五天腿子就硬棒了，能走得動路了。 後來隊上開會，說有小偷了，隊裡辦公室的康復散叫人偷了。（註：康復散用黃豆粉、紅糖等製作。）

依：你偷了有多少？

胡：一把，我偷了有四兩，沒有半斤，那時候是十六兩的秤。 我平時不偷人的東西，那是咋偷的我都不知道。

依：把你審問出來沒有？

胡：他不曉得，他審問社員哩，但他沒有人知道是我偷的。

不偷不得活，偷著吃的人多得很，那一陣子，富元在地裡給生產隊看洋芋，洋芋被偷的光光的，他自己用個布口袋就偷了半口袋，自己看自己偷。 人餓得不害怕了。

我記得農業社養了一圈羊，羊就不敢出圈吃草，人偷哩。 有個脫產幹部，名字不知道叫個啥，把羊趕到崖上，沒有看住，羊就讓偷著去，偷著殺著吃上了。 人餓瘋了，這是我記下的。

依：那羊找不回來，可就不得了了。

胡：找啥哩？就不找了。 人就是想找，也餓得走不動路了。 餓死的人多得很，我咋記得我家隔壁的一個女人餓死了，這個老婆子死了就放在磨上，人扛在肩膀上去地裡埋，女人兩個腿子就那麼甩來甩去，細細的，沒有一點肉。 人扛到地裡就埋掉了。 五九年、六零年餓死的人最多。

依：你那時候有沒有浮腫？

胡：哎呀！我這個老婆子（註：妻子）險乎就拉倒（註：餓死）了，如果不是我們的隊長心好，放在食堂裡刮鍋底子，把命拉住，早沒有人了。 我們家就我這個老婆子餓得勁大。 那陣東西少，我媽叫我吃，不給媳婦子吃。 唉！

依：那姨姨浮腫了沒有？

胡：那臉腫得我都不認得了，不說話，我就不知道這是誰。 臉有臉盆子那麼大，餓得人就不得動彈了，下不了炕了。 險乎死了，險乎死了。

依：你有沒有埋過人？

胡：埋過，我記得有一個老漢，叫葉大爺，吃油渣吃著中毒了，幹部把我叫上，去埋葉大爺。

依：葉大爺是撐死的？還是毒死的？

胡：那是他吃了些油渣，就把人給鬧（註：毒）死了，六十歲，孤寡老漢，沒有

人管，家裡沒有一個人。沒有個棺材，他還能有個棺材？炕上連個蓆子都沒有。幾個人就把葉大爺抬到山上，挖了個坑坑子，就埋了。

依：沒有個蓆子、布包一包？

胡：哪裡來的蓆子？他一個人，沒有人管，有家有舍的人都沒有人管，誰還管一個老漢？

依：油渣從哪裡來的？

胡：不知道，不知道。葉大爺是敲鐘的，就他一個人住著哩。那一會，人餓的啥都顧不上了，誰管誰哩？我光是操心著經營牲口著哩。

依：隊裡有沒有給飼養員多給一點？

胡：那沒有。

依：隊裡的幹部有沒有多吃多佔些？

胡：這裡的幹部狠著哩，都狠著哩。人家在食堂都能吃飽，人家咋做飯、咋吃，咱又看不見。社員吃飯的時候，人家已經吃完了，社員去的時候，每家就提個罐罐，打上些湯湯，能照見人影影子。

依：你知道不知道當地有人吃人的事情？

胡：那多得很，王家老兩口子把個人家的娃娃，煮著吃上了，把手指頭都吃上了。我這個村子裡有個老婆子，她家的娃娃餓死了，是她的兒子，也就是個六、七歲，她就吃上了。那陣子人餓瘋了，他媽吃她的娃娃哩。

依；這吃了人的王家在哪裡？

胡：和我們是一個大隊，這都是人看見的，他老兩口子吃的那個娃娃都二十幾歲了，小夥子了，餓得不動彈了，死了，他父母親就吃上了。

依：吃了人的人，政府來不來找？

胡：吃了人的人都不得活，都死了。沒有吃的還是死了。人吃了人，眼睛紅紅的，身上發燒，不得舒坦。過後都死了，也沒有救活。

依：你家的成分是什麼？

胡：我家裡的成分是下中農，也挨過鬥。代軍，是我的遠房舅舅家，建社的時候，我給把糜子種上，就沒有給我算工分。

我記得，代軍家糧食多得很，有三個房子，糧食都摞到房頂子上了。

依：這個代軍是幹部嗎？

胡：代軍是社主任，最後還數他家餓死的人最多，辦食堂的時候，他把家裡的糧食都收著走了，都交到食堂裡了。

依：他家餓死了幾個人？

胡：老兩口子，代選兩口子，代軍兩口子，一家子死了有六、七口子人哩。

依：是幹部，還餓死那麼多人？

胡：群眾的糧食都交的光光的，他還能不交？他就老實著都交上了。等沒有糧食了，他也餓死了。

依：最後是怎麼救人的？

後來平涼地委來了個潘書記，領著人來搶救人命，就給社員一人加了半斤糧，十六兩的秤給半斤。

我記得糧站上拉來玉米，從汽車上卸玉米，地上撒下來的苞穀顆顆子，人就擁上去搶著往口裡塞，吃著，生生吃著，就是硬邦邦的苞穀顆子。村裡上房裡都裝著公家的糧食，一般能偷著吃上了，還能湊合著過。人沒本事，偷不上的就基本上餓死完了。那餓得勁大得很，潘書記來了，把玉米加了，把死人就慢慢的給止住了。就再沒有死人。

潘書記，就是平涼來的潘書記給我們開社員大會，他說：“你們下面餓死人，我根本就不曉得。你們的縣長、幹部匯報說一畝地產一千斤，或者八百斤，咋把人餓死了一層子？咋球弄的？”虛報浮誇，上面根本就曉不得。如果上面曉得了，他餓不死人。

這附近有個張家小河，還有我們屯堡這兩個村子餓死的人最多。這兩個村子的幹部虛報浮誇，糧食沒有那麼多，說的多得很，糧食都一上交，沒有糧食給人吃了。

六零年過了，我也慢慢的緩過來了，算是把命留住了。

依：最後是不是開了會，把隊上這些壞幹部都抓起來了？

胡：我記得代軍、代選他們都犯了錯誤了，都抓起來了，最後，我記得都給關起來了，都給餓死了。那個代選被抓起來，有了啥病了，就給放回來，回來就死在家裡了，他害了人，也沒有好下場。這個人是屬牛的，比我小兩歲。

依：這是哪一年？

胡：這是餓死人以後，上面抓開下面犯下錯誤的幹部了，這個邢年治、行文俊後來都自殺了。

依：他們為什麼自殺？

胡：我記得邢年治在這甘溝的草房子裡上吊吊死了，行文俊在縣上沒有回來，也吊死了。我記得那陣子政策不知道為啥又變了，把這幾個人嚇的背不住（註：受不了）了，他們幹下的事情，逼糧食、餓死人，犯了錯誤了，邢年治、行文俊都上吊死了。

依：吊死是哪一年？

胡：哎呀，我咋記不起來了，我咋糊塗著記不起來了。有些人把這些事情記得清楚得很。但是我記得他們來工作鍛煉了不到一年，就吊死了。這個村子上五、六個幹部有吊死的，有關死的，有回來病死的。他們把人給餓死了嘛。

依：當時有沒有天災？

胡：沒有。那一陣農村是真個虛報浮誇，就把人餓死了。主要是講階級鬥爭，人不敢說實話。

我有六個娃娃，現在就老兩口過著呢。

後記：正如河南發生了餓死一百多萬人的“信陽事件”後，毛澤東說是當地的民主補課不徹底，讓壞人鑽了空子，奪了權。逮捕、法辦了大批縣委、公社幹部充當替罪羊。五風橫行的甘肅，在大量農民被餓死以後，也是同樣的逮捕、法辦了一大批基層幹部，他們有的被關死、餓死，有的自殺。基層幹部被逼迫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五、為活命，吃鼠吃屎吃人肉

受訪人：宋宏仁，男，69 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5 日。

錄音長度：55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鎮某修理廠店舖內。

宋宏仁

大饑荒餓亡者：

宋 ××，女，30 多歲，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為宋宏仁的姐姐。

×××，男，30 多歲，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為宋宏認的姐夫。

×××，男，未成年，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為宋 ×× 的兒子。

×××，女，未成年，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為宋 ×× 的女兒。

宋全文，男，4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全文的妻子，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全文的女兒，姓名不詳，七、八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全文的女兒，姓名不詳，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候柱，男，12、3 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小路，女，10 來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東川，男，4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被半路殺害而食。

寶忠媳婦，3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這個不到四百人的村子，餓死了五、六十個人。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 宋宏仁的堂哥宋東川、宋勤珍從幹子峽水利工地上回來, 走在半路李店王家溝, 遇到兩個農民背著背簍, 手持斧頭鐮刀。 當時宋勤珍比較有力, 就跑脫了。 四十多歲的宋東川被按在地上殺害, 刮肉而食。 當時家人餓得沒有力氣去找, 沒有人掩埋屍體。 也沒有報案。 沒有任何人調查、處理。

前記: 宋宏仁因為曾經生病打針, 有嚴重的耳疾, 聽力很差。 因此在場的王維歧、宋海玉、牛耀乾三位老人充當了我們之間說話的"翻譯"。

依: 伯, 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宋: 我? 我六十八了。

依: 麻煩你給我講一講挨過餓的事情。

宋: 我咋說? 我們靜寧嚴重得很。 榆樹皮、蕎皮都吃著哩。 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不一樣, 管的好的地方強一些, 管的不好的地方嚴重得很。 有一個縣勁(註: 餓得厲害)大, 有一個鄉勁大, 有一個村子勁大。

依: 那時候偷吃的也多得很, 是吧?

宋: 那多得很, 不偷吃餓死了。

依: 那時候, 你們那裡有沒有幹部來家搜糧食的?

宋: 農業社嗎? 聽著誰家的磨子響就不得行, 就找來了, 人就吃不到嘴裡, 不然餓不死人。

依: 你自己家餓死了誰?

宋: 我們家六個娃娃, 是沒餓死。 每天都去挖草根根, 黑天了去偷上些穀子, 黑地半夜吃上。 如果膽子大一些, 半夜偷上些吃上, 餓不死人。 人但孽張(土語: 軟弱可憐), 就把人餓死了, 不敢偷吃不上。 那時候政策緊, 你曉得不? 三年一社教, 人民公社, 就開會, 批鬥人。 毛家的政策緊得很, 比個例子, 你想出門, 到哪裡去, 你走不了, 要手續, 沒有手續, 你走不了。 生產隊、大隊、人民公社把手續辦上, 人家批准了, 你才能走。 政策過嚴。

虛報、浮誇, 六零年把人餓沒了, 下面人民公社, 一畝地產上幾百斤糧, 給上面虛報浮誇, 說產幾千斤, 說農民生活好著哩。 毛主席, 你看, 人忠是忠, 爬雪山過草地, 受了苦, 我是看電視看下的。 他是希望人民一模一樣過生活哩, 吃大鍋飯, 一杆子秤要平衡哩。 但是虛報浮誇, 生產隊、大隊、人民公社、縣、到省上一層層報, 說人民生活好得很。 把人都餓死了, 大隊裡倉庫裡的食糧還多得很。 我們那個老部子裡面的糧還多著哩。

依: 你咋知道糧食多著呢?

宋: 我十幾歲了, 十五、六歲了, 我看見了倉庫裡的糧食了, 就是不叫人吃, 把

人硬是往死裡餓哩。 最後中央下來人視察來了, 到了靜寧一看, 了不得了, 人餓沒了, 把人餓沒了。 中央毛主席下了一個指示: “搶救人命。” 這樣來才把糧食加了, 一個人一斤, 不叫在食堂喝湯了, 解散了。 專門嚴重的人叫病號, 單另吃著哩, 給加強營養著哩。 人餓死的多了, 上面才發現了。

依: 你親戚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宋: 把我娃大姑姑一家餓沒了, 沒有留下一個。(註: 宋的姐姐家)

依: 你娃大姑姑家在哪裡?

宋: 在靜寧北山上, 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 一家子餓沒了, 一個沒留下, 關了門了。 和我在一個大隊。

依: 餓死了幾個人?

宋: 四個人, 娃他大姑姑、姑父、一個兒子, 一個女子, 一共四個人。

依: 姑父當時多大歲數?

宋: 娃姑父屬馬的, 那時候也就是三十幾歲。

依: 娃娃多大?

宋: 我就曉不得了, 反正還小著哩, 大人沒啥吃, 小娃沒啥吃, 一家子就餓完了, 沒人了。 一個都沒有留下, 關門子了。

依: 還有誰餓死的?

宋: 唉, 多得不能說, 可憐得很。 毛家的政策緊, 你看, 他人忠, 讓人吃大鍋飯, 實際上是下面亂得很, 下面弄完了。 當時是人民公社, 大躍進。 賈河、人坡、人閘, 分了三個公社, 我們常步行去開會, 不去就不行, 整個政策緊。

依: 你那時候是個幹部嗎?

宋: 我是給人家當記工員, 記工分著哩。 男人一天十分工, 女人一天六分工。

依: 你自己有沒有在村子裡看見過餓死的人?

宋: 咋沒有? 我看下的。 在我們巷子裡, 算是我們家的親房(土語: 叔伯兄弟), 住在我家對門, 開先他三姨父, 名字叫宋全文, 人孽張, 不敢偷, 就餓死了。他的後人(土語: 兒子)叫個三莊, 沒餓死, 把兩個女孩子、老婆子、孫子餓死了。把那個娃娃餓的就不能提, 腸子掉出來一堆。 我看見害怕。

依: 啥腸子?

宋: 那個女娃娃, 也就是個七、八歲, 把娃娃餓的, 大腸都掉出來了, 害怕的不能看, 用手往裡面硬塞哩。 娃娃只看見眼仁動, 再啥都不動彈。 把兩個女娃娃就餓死了, 男娃留下了。 值錢的顧上, 不值錢的就餓死了。 把一個女娃娃餓的掉到井裡去了, 人都不知道。 後來我們的隊長, 叫個正龍, 發現娃娃沒有了, 就叫上我一起去看。 井下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見, 就點了一把麥草扔進去, 娃娃叫喚著哩, 還有氣哩, 沒有摔死。 人下去把娃娃抱上來, 還有氣哩。 最後還是沒救下, 沒吃的給, 過了兩天就死了。

只留下一個娃娃叫個三莊, 搶救人命的來了, 把嚴重的挑出來, 叫病號, 不叫

餓下的，把這個三莊就領到孤兒院，讓孤兒院裡養活了幾年，這是開先三姨父的娃娃，以後到了徽縣，給人家當上門女婿去了，他也沒本事娶媳婦子。

他倆口子死了，兩個女子死了，就丟下一個兒子，全家五個人死了四個。

依：活下的娃娃叫個啥？

宋：叫個三莊，宋三莊，屬龍的，也六十歲了，現在在徽縣。 他爸爸叫宋全文，死了的娃娃叫啥，我現在都忘記了。 他家以前就住在我家對門，是我們的親房。

那個宋全文餓得不行了，走不動路了，還給人家幹活著哩，不幹不給你湯喝，還要挨鬥。 人家說：“鬥宋全文，人懶惰得很。 不幹活，鬥懶漢去。”要拉到明灣大隊辦公室鬥去，鬥懶漢去，還沒有去鬥，進了他家一看，人已經餓死了，鬥不成了。

依：宋全文多大歲數？

宋：那時候也就是四十歲。 餓死的人那多得很，十天八夜說不了，說不完。

依：你們村子死了多少人？

宋：唉，那就多了，一個村子三百多人，死了有五、六十個人，

人家下面莊子裡餓死的人就少，我們這個莊子就多，一個大隊一個核算單位，莊稼收來了，有看場的人，和你關係好了，給你拿上些，人家私分著哩。 關係不好的，就拿不上。

我村裡下莊裡的一個老漢有三個娃娃，候柱、小路，再一個不曉得叫啥，這三個餓死了，這一家子餓死了三個。

依：餓死娃娃的這家爸爸叫什麼名字？

宋：爸爸的官名嗎？叫宋振華，餓死的是三個娃娃。 宋候柱，宋小路，他們都比我小，我那時候十五、六，娃娃就是個十二、三，兩個女子，另一個男娃。

依：現在他們家還有沒有娃娃？

宋；現在有一個叫庸祿，是最小的一個，都五十多了，都是我村子里人。

還有一個宋百前，在地裡刨苜蓿芽芽著哩，就不得動彈了，餓的躺在溝裡爬不起來了，村子里人看見了，找了個木頭板子，幾個人合力把他抬回來，剛好搶救人命的來了，把他搶救活了，現在還活著哩，已經七十多歲了，比我大幾歲，屬龍的。

依：給他灌的啥東西把他搶救了？

宋：番米（土語：玉米）湯湯，食堂有個管理員，叫個宋永正，這樣個人性情好，把這個宋百前照顧好了。 當時是看著這個人快拉倒了，搶救人命哩，叫看病哩，別處來的先生（土語：醫生）就住在村子裡，等先生來的時候，已經是沒辦法了。有些能看好，有些看不好，實際上是餓下的，人家就說是病了，給的人康復散，給有病的人給，別的人就沒有。 有些就救活了，有些就拉到了。

後來還有洋糖，古巴洋糖，核桃這麼大，給這個人幾個，給那個人幾個，在村子裡散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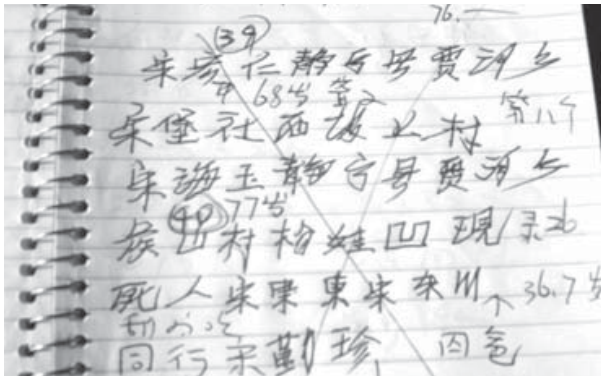
依: 給你給了幾個?

宋: 一人給了十個, 有半把。 叫古巴洋糖。

依: 你的村子有沒有發生人吃人的事情?

宋: 我村子沒有, 但是隔壁村子有, 我的一個堂哥就叫人刮著吃了人肉了。 在幹子峽, 那裡打壩(註: 修水利)著哩, 每個村子都抽調人去。 莊娃他爸, 人家要民工, 給人家打壩去了, 從幹子峽回來往屋裡走著哩, 走到李店的王家溝裡, 和他老哥, 也是我的堂弟兄, 在壩上當領導著哩, 兩個人一起走, 一個身體好些, 能跑得動, 一個身體不行, 走不動了。 就看見兩個人背著個背兜攆哩, 手裡拿著斧頭和鐮刀, 就是專門刮人肉的。 嘴裡喊著: "站下! 站下! " 攆他們哩, 一個身體好些的跑脫了, 一個叫人家攆上, 按在地上殺的吃了人肉了, 刮的吃了人肉了。 吃人就像吃個雞娃子嘛。

宋宏仁老人在寫被殺刮吃人肉的堂哥宋東川的名字。



宋宏仁寫下被殺了吃肉者宋東川和同行宋勤珍的名字。

依: 跑掉的人叫什麼名字?

宋: 叫個宋勤珍, 是咱的老哥嘛。

依: 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宋: 我們是堂弟兄, 我爸是老六, 宋勤珍的爸爸是老七。

依: 被刮了人肉的又是誰?

宋: 還是我的堂兄弟, 是我二爸爸的兒子, 叫個宋東川, 小名字叫東東。

依: 刮了人肉的人是誰? 你知道不?

宋: 哎呀——, 在幹子峽, 誰曉得哩? 距離我們三、四里路哩, 李店幹子峽。

依: 這個宋東川當時多大歲數?

宋: 那時間四十幾了。

依: 最後有沒有把屍首找到?

宋: 打問著, 打問著, 才知道讓人家攆上了, 給按倒了, 刮上了, 吃上了, 背的背兜裡面是鐮刀。

依: 這個跑掉的宋勤珍看見人家刮人肉了沒有?

宋: 他跑得遠了, 看見人家把人壓倒了, 他自己不敢過來, 眼看著人家把人殺了, 刮了人肉了。

依: 這個被刮的人有沒有叫喚?

宋: 沒有, 被按的沒氣了, 都走不動路了, 餓的沒點勁了。 如果能有點勁, 不得讓人按住。

依: 是白天, 還是晚上?

宋: 大白天, 不是晚上, 餓的路上沒有一個人走路嘛, 哎呀, 人不找人。

依: 最後有沒有告狀呀, 報案呀什麼的? 有沒有告政府?

宋: 那沒有, 那時候告啥政府哩? 沒人管。 沒處管。 告啥政府哩? 報啥哩?

依: 最後他的屍首有沒有埋?

宋: 唉! 後人沒人管, 過了好長時間了, 才打問到, 才知道叫人刮得吃上人肉了。 個人把個人都拉不住, 誰管哩?

依: 有沒有人看到他的屍首?

宋: 誰去哩? 就是把我堂哥宋勤珍一問, 誰去哩? 誰有力氣去哩? 沒有人去看, 沒有。

老婆娃娃都不說, 別的人說了幾天, 議論了幾天也就不再說了。 人餓得都不行了, 誰去哩? 三、四里路誰去哩? 再說了, 屋裡死人和活人一起睡著哩, 沒人去, 各顧各。

各顧各, 各顧各, 沒有人管, 沒有人驚動。

依: 就是這兩個人都是你的堂兄弟?

宋: 都是, 都是我們一家子, 都比我大。

我那時候, 背上個背簍, 到山坡坡上刮榆樹皮, 拿回來曬乾, 磨成麵, 燒水湯喝。 偏僻的溝溝就不敢走, 不然就讓人家給刮了。 我娃娃的姑姑, 我的姐姐, 來了就裝上些榆樹皮回去了, 給她個人屋里人吃去了。 現在, 我給我的娃娃說, 他們都不相信。 我給娃娃姑姑的娃娃說, 他們光是笑, 當笑話聽著哩。 不相信我。

榆樹皮少, 吃著吃著就沒有了。 蕎皮麵燒湯, 好喝是好喝著哩, 但是大便就是個問題, 大便不下來, 真個是苦焦得很。 還吃啥哩? 還有咱農村, 春天收拾地的那個牌牌子, 用驢皮繩子把柳樹條子紮成牌牌子, 為了把地磨平, 把那上面的驢皮條子都取下來, 用水泡漲, 煮著吃上了。 我都吃過了。

我爸爸都餓的吃老鼠, 看見老鼠, 想辦法打死, 都吃上了, 煮著吃上了。 我都是看見的。

依: 誰吃老鼠?

宋: 我爸爸, 在柴草裡面打下的, 煮上就吃了。 餓得沒辦法嘛。

依: 你吃過老鼠沒有?

宋: 我是個不吃肉的人, 我就吃草根根子、野菜。 我沒有吃過老鼠。

我還要說笑哩, 我三娘, 把人家村長, 人家吃的都是好的, 把人家娃娃巴(土

語: 拉大便）下的屎，你不要見怪了，把人家娃娃巴下的屎，曬乾，吃上。 人家娃娃大便，她就等著收拾還搶哩，我親自看見的，我見下的。

寶德是隊長，人家屋裡有吃的，人家娃娃巴下的屎，曬乾，我三娘就吃了，我見下的，我見下的。

依：娃娃是在家巴的屎，還是外面巴的屎？

宋：在高莊裡，他家門口，我們都連在一起哩，我家住在下面，人家住在上頭些，距離近近的。

依：你三娘多大歲數？叫個啥？

宋：名字我不曉得，也就是四十幾，和我三爸一樣大。 名字我就曉不得了，他的兒子叫個堂玉，宋堂玉，現在在甘谷煤礦上工作。

屎是能吃。 那時候東西能不能吃，抓住就吃，有的人就鬧（註：毒）死了，吃上就鬧死了，不管了，抓住啥吃啥。 我那時候吃生番米，說好吃，好吃，生洋芋就吃不下去，太難吃了。 膽子大的人，偷的吃上，越能跑。 有些人膽小，人孽張人門都不敢出，害怕人打哩。 梁上有看糧食的人，抓住就把你口糧扣了，往死裡打哩。 看管的人給人家隊長一說，還批鬥你哩。 有人有辦法，有的人自己偷了，給隊長給上一些，人家看見了也不管。 孽張的人，你偷去偷不上，被抓住來還挨打，扣飯哩。

我去偷洋芋去了，躲幹部躲看管的人，隊上的人看見了一個一個就悄悄的走了。 誰也不報誰。 幹部都偷哩，隊長還放哨著哩，那一次人家就沒有管。 活下的，是膽大的，餓死的，都是膽子小的，這話正確得很，真個苦焦，苦焦得很。

刺荊葉子還好吃，有兩種，一種好吃，一種不好吃，最好吃是苦曲。 地裡柴草多，找下啥吃啥，人餓了，啥都能下肚子。

我又記起來了，上莊裡那個寶忠的女人，走在水渠裡，就餓死了，我去幹活去了，到灣裡上去，看見那個女人餓死在水溝裡，都認識，我一看是寶忠的女人，就挖了個坑，把那個女人埋了。

依：這個女人叫個啥？

宋：寶忠，男人叫個寶忠，女人叫啥不曉得，就是寶忠的女人，

依：這個女人多大歲數？

宋：那時間還沒有四十，餓死在溝溝裡。 有些人餓死了，看見的人覺得難看了，就填上兩鍬土，蓋一下。 我從路上耕地去了，路過的時候看見了，人都死了。

依：是你給埋的嗎？

宋：我去幹活去了，掙工分去了，就碰上了，咋沒有埋哩？用鋤頭挖了個坑就給埋了，我碰上了，就給埋了。

依：這個女人出來是找東西吃呢，還是出門要飯呢？

宋：餓的胡轉哩，餓得在家呆不住，出來看能找些啥吃的，就跌過去死了。路上死的人多得很，屋里人就不知道死在哪裡了。

依: 你都這個歲數了, 知道不知道什麼原因造成的饑荒?

宋: 虛報浮誇, 隱下瞞上, 小隊到大隊, 大隊到公社, 公社到縣上, 縣上到省上, 省上到中央, 都瞞著哩, 說農民一個人吃著一斤糧。 聽說中央有人下來查來了, 那些幹部就背些糧食放在一個人家, 就把領導領到這家, 看上去生活好得很。其實是餓死人了。

看場的保管員都是別的莊里人, 你這個莊裡到那個莊裡, 那個莊裡到這個莊了, 人家當家著哩, 能管好嗎? 幹部有權, 咱也沒有辦法。 我們隊看場的、保管員都能吃上, 編話說謊, 幹部掙光榮著哩, 就把人弄成這個樣子了。

我給你說的都是真的, 都是我親眼見下的。

六、倆母女粘在炕上了

受訪人: 馬鳳英, 女, 75 歲,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西關鎮人。

時間: 2012 年 8 月 24 日。

錄音長度: 91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天水市金龍酒店。

馬鳳英

大饑荒餓亡者:

苟 ××, 男, 20 多歲, 甘肅省禮縣順義店人。 餓亡。

×××, 男, 年紀不詳, 住址不詳, 到甘肅省禮縣討飯, 餓死在路上。

1958 年, 甘肅省第三監獄, 將二十個左右接近餓死、病死的犯人抬到天水市順義旅店, 等他們死亡後, 抬出去埋葬。 不登記姓名、不通知家人。

×××, 女, 30 歲,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大門鄉, 餓亡。

×××, 男, 2 歲,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大門鄉,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禮縣椒山鄉崖城鎮, 當中學教師的李 ×× 和隊裡幹部去村里社員家搜黑糧, 結果在大衣櫃的暗櫃裡, 搜出一條人的大腿。 他的學生, 當時年僅十幾歲的年紀雲也知道這件事情。 什麼人的大腿? 怎麼被割來的? 其它部分到哪裡去了? 不詳。

天水市秦城區馬家莊, 馬 ×× 的母親餓死後, 埋葬, 三天後, 她的兒子去燒紙, 看見母親的身體依崖而立, 身上的肉被刮得乾乾淨淨, 只留下骨頭架子。 誰人刮食, 不詳。

依：姨，你叫什麼名字？

馬：我叫馬鳳英。 鳳凰的鳳，我今年七十五了。

依：麻煩你說一說。

馬：那幾年，那就多得很了，提不成了。

依：姨。 你慢慢說，把你經歷的、眼見的都說一說。

馬：你是從陝西來的嗎？那陣咱們甘肅逃荒到陝西的女人多得很呀。

我們家有個親戚，家在禮縣，聽說那裡饑荒嚴重得很，餓死人多得很。 我和我孩子他爸爸就去看去了。 那個女人有三個娃娃，就穿得破破爛爛的，一個個胳膊腿細，肚子大，吃不上，娃娃成天沒有吃的，就坐在門口曬太陽著哩，脖子把頭支撐不住，頭都歪著哩。

後來那個女人的男人餓死了，這個男人姓苟，原先是供銷社的採購員。 女人沒有辦法了，就叫人領到陝西去了，要飯去了。 我就和孩子他爸爸說：“去了陝西也好，能拉住個命。”誰知道，過了一年多這個女人又回來了，到天水沒有地方去，就找到我們家來了。 哎呀，那個女人穿的那個衣服就是一個補丁摞著一個補丁，人就黃瘦黃瘦的。 我就問：“你個人去陝西，咋不帶上你的娃娃？娃娃沒有媽咋弄哩？”那個女人說：“我餓得受不了了，就跑了。 帶上三個娃娃了，誰要哩？我有啥辦法呀？我餓得受不了了。”

依：她去了陝西什麼地方？

馬：啥地方，我不知道。 就是讓人販子送到山裡面了，那家子一個老媽，一個兒子。 人窮，娶不上個女人。 她去了，就不敢讓她出門見人，就成天鎖在屋裡，害怕跑掉了。 甘肅跑過去的女人多，有些男人領上，就說是妹妹，要上些糧食就把女人又領回來了，把人家給騙了。 這家七十歲的老媽看著她，這個男人去種地。這個女人就在家紡線、做飯。 最後就把娃娃給懷上了，生下來，還是個男娃娃，把那一家子人高興的。 這個女人想著，反正男人也死了，就留在陝西過活算了。都有娃娃了，還想跑？往哪裡跑？

娃娃還不到一歲哩。 那時候，聽說是咱們甘肅的省委書記告了陝西的書記，叫甘肅的女人都回甘肅來，跑了好幾萬，甘肅的男人沒有女人了。 兩個省開了個什麼會議，就決定遣返從甘肅逃荒到陝西的女人。 公家有個政策，你女人送回去，但是娃娃你不能抱回去，人家那邊也不讓抱。 女人沒辦法，幹部領著人到村子裡搜人哩，就讓遣返回來了。 那男人人老實，沒本事，人家認識幹部的，也還是能留下了。 這個女人坐火車到了天水，人家就不管了，你自己回去。 她就從火車站打問著到我們家，一進門就哭，一直哭，不吃，不喝，就一直哭。 可憐得很呀。

依：這個女人多大歲數？

馬：年紀也不大，不到三十的樣子。 叫個啥名字我也忘記了。 反正是我們家的一個親戚。 人家把婦女送到火車站，給買上車票，給兩、三天路上吃的乾糧，

就再不管了。就給你說哪裡來的，回哪裡去。你自己聯繫家裡的人來接。有些女人，沒有出過遠門，別人領出來的，怎麼回自己家都不知道呀。

晚上了，我就讓那個女人和我睡在一個炕上，陪伴一下她，也是為了勸一勸她。她一晚上都不睡覺，就一直在我身子背後哭。我就看她脫下來的衣服，白補丁籃補丁摞了不知道有幾層，重得提不起來。女人還是哭，我能聽著她忍著呢，但是那個鼻子一會子就吸溜吸溜的。她在哭，我也就睡不著。我就問：“你哭啥哩？現在老家也好一些了。”我一問，不得了了，那個女人一下子就大嚎起來了：“我想我的娃娃呀，娃還沒有斷奶呀，把我的娃娃要餓死了。”她的兒子還不到一歲，還是個離不開媽奶頭子的娃娃，女人就被攆回來了。別說那家子不讓領娃娃，她帶回來也沒有本事養活，自己去哪裡生活還沒有著落。婆家讓不讓進門？她還發愁著哩。農村出了嫁的姑娘，就不要再想回娘家的門。她就想娃娃著哭了一夜。

第二天，我就給找了些舊衣服讓她拿上，我孩子的爸爸去給賣了汽車票，送到汽車上，就給她說：“你回去，看看你的幾個大娃娃，都一年多了。”我們一起回到禮縣，見到幾個娃娃，死倒沒有餓死，一個個都是面黃肌瘦的，穿的破破爛爛和叫化子一樣。娃娃的叔叔從隊裡要一點雜糧麵，每天就給三個娃娃燒點湯喝，就算是沒有死。

依：從陝西遣送回甘肅的時候有沒有強制抓人？

馬：沒有。是那幾天村裡就有風聲了。那個男人說：“如果實在不行，就把娃給我留下。”他們也是想也許就躲過去了。但是人家村幹部知道誰家有甘肅來的女人哩，一搜就搜出來了。就拉著讓回來哩。

依：她甘肅的丈夫已經死了，和陝西那個人有了娃娃，還要送嗎？

馬：那些幹部講什麼道理呢？讓你回你就得回，管你有沒有嫁人？管你娃娃吃奶不吃奶？走的時候，女人說：“我男人不在，我去說一聲。”那個男人當時還不在家，還下地幹活去了，男人還不知道女人被要遣送回甘肅了。人家幹部就說：“你不要去了，我們給說一下就行了，公社裡車等著哩。”人家集中到一起，就馬上送上火車了。一起送回來不少人。聽說留下的也不少，有些人家聽到風聲就跑得躲起來了。這個男人人太老實了，人回來，女人就叫人家帶走了。到哪裡找去哩？

就這，甘肅的書記張仲良還在人民大會堂放炮著哩，說甘肅的糧食吃不完，要給陝西支援上些，給他個人掙面子。陝西省的省長張德生就罵開了：“你能得很？這麼能嘛，你甘肅的女人往我們陝西跑哩，讓我們給你養活哩。還吹啥哩？把你們的女人趕緊領回去。”兩個省上有政策，說結了婚的，有了娃娃的，就不用遣返了，但是執行的時候就不一樣了，就亂來開了。抓住就往回送。

女人哭，娃娃哭，男人打架的，打死人命的。就多了。那陣，逃到陝西的女人多得很。

依：你家那時候情況怎麼樣？

馬：我家在天水市開著一家旅店，我父親、母親照看著，吃著供應糧，也是緊張得很。我的舅舅就被送到洮河上挖水渠去了，當時就說多麼了不起，外國人都做不了，是世界上最大的最長的運河啥的，到處都抽調人去洮河。不去不行，是政治任務。

到了六一年，洮河散了，挖了個啥誰也不知道。我舅舅就回來了。我還正在屋裡打掃衛生著哩，就聽有人在我背後笑了一聲，我就覺得這個聲音咋像我的舅舅呢？我轉過身一看，我舅舅還朝我笑著呢，我就問："舅舅，你咋變成這個樣子了？我都認不出來了？"我舅舅臉上怪得很，身上的衣服穿得看不出來原來的顏色了，爛的肉都露出來了。背上背著一個行李卷，頭上戴著一個爛草帽，就像個要飯的。如果他不叫我，我就認不出來了。

依：你舅舅那時候多大歲數？

馬：也就是個三十六、七歲，人家逃河上要的都是壯勞力、好勞力。不好的人家還不要，我就趕緊把舅舅讓著坐下，給舅舅倒了些熱水，讓他洗臉洗手。我就問："舅舅，你咋了？"我舅舅說："我給人家修洮河去了，跑回來了。"

我舅舅人老實得很，人家洮河上解散了，來幹活的人也不管了，沒有一點錢一點糧，就打發回來了。我問我舅舅，我舅舅說："那地方幹活可憐得很。"我問："咋可憐得很？"我舅舅說："我們去洮河，許多地方都在懸崖上開路哩，鑿眼、敲洞、炸山哩，一不小心，人就掉下去，就摔死了，摔成肉泥巴了。山一炸，石頭就把人砸死了。還有就是要打炮眼的時候，人在上面樹上吊一根繩子，人掉在空中，一個鄒頭十幾斤，敲一下，人的身體就離開石壁了，很危險，有時候鄒頭掉下去，有時候人掉下去。還有的人點炮眼，一點人就吊遠，等半天又沒有炸，就又過去檢查，誰知道人一湊近，就'轟隆隆'！半個臉就炸沒有了。"那個點炮的人當時就炸死了。臉都沒有了。洮河上死了多少人，鬼知道，只有鬼知道。

打炮眼炸山是一種，還有硬挖的，沒有任何工具，就是用種地的鐵鍬挖。我舅舅就是硬挖的一種，那一天工地上也是死好幾個人，最後實在是挖不動了。洮河是從臨洮引上下來的，當時天水不想去人，但是省上非要調人，就去了。當時又沒有鋼筋，也沒有水泥，都是土辦法，都是用人力死做，用木頭夯打，把地往堅實裡打。等水引過來，一下子就滲透到泥土裡了，就導致經常塌方。山下的人還正做飯著哩，給幹活的人做飯著哩，就一下子被埋了六、七個。把一頓飯也給埋掉了。我舅舅說："把人餓的，也不知道哪一頓做的啥飯？"

當時甘肅的《甘肅日報》上就吹噓洮河將來比人家外國的蘇伊士運河長多少倍，比人家的巴拿馬運河長多少倍，說人家修了幾十年，我們甘肅人計劃三年，爭取兩年完成，說是震驚中外的，世界最大的。從岷縣的固城一直要修到慶陽的董志源。這是甘肅省的省長張仲良向中央保證下的。最後啥也沒有挖出來。

依：姨，你那時候有沒有去煉過鋼鐵？

馬：大煉鋼鐵我沒有去，是我的女兒，我的這個女兒把我給救下了，我正懷著娃娃哩，就把我放過了。但是把我的媽媽頂替著大煉鋼鐵去了。

依：你的媽媽多大歲數？

馬：我的媽媽那年都五十歲了，還是個小腳老太太，不去不行。一個小腳老太太就成天站在水裡面給人家篩沙子，說沙子裡有什麼礦物質哩，就篩了一個多月。本來我家裡去了一個人，我的嫂子去了，幹了半個多月，成天搬石頭，幹不下來，就偷偷跑回來了，哭著不去了，說餓死在家裡都不去了，累得受不了，哭著就死也不去。但是家裡沒有人去煉鋼鐵，就不給你分糧，大人娃娃幾口子人還要吃飯呢。沒有辦法，就把我媽給逼去了，我媽說：“我不去，誰去？你懷上個大肚子，把大人娃娃傷了怎麼辦？”去可是把我媽給整治壞了，小腳，站都站不穩當，站在水裡，鞋子襪子都是濕潤的，腳疼的，還要端上鐵鍬篩沙子，有時候一鍬揚過去就連人跌倒了，趕緊爬起來再篩。我媽幹了整整一個月。

大煉鋼鐵的時候，幹活累，人還壞，動不動給人拔白旗。你幹得慢，稍微休息一下，幹不完就給你拔白旗。晚上站在會場中間，叫大家鬥爭，有些人很積極，愛表現，就上來打人、推人、踢人，這就叫拔白旗。打上一次，人就害怕了，以後就好好幹了。幹不動也得好好幹，害怕拔白旗。

依：到饑荒的時候你們怎麼渡過呢？

馬：最餓的時候，我的一個女兒有個兩歲了，我就領到我媽媽那裡，我還有個小侄子，兩個一起讓我媽媽管。我們家院子前面就是莊稼地，我媽媽就等天黑了，去把那個蕎麥偷上一小捆。點上個煤油燈，把那個顆顆子揪下來，還是濕的。家裡也沒有個鍋，就沒有人了，把蓆子揭起來半邊，在炕上慢慢烤乾，烤乾了以後，用小磨子磨一點麵出來。我的女兒和侄子就餓得叫喚開了，“奶奶，奶奶”的叫。我媽媽就用鐵鍬在炕洞口的火上烤一個小餅子，一分兩塊分給兩個娃娃吃，偷著烤，大人嚐都不捨得嚐。就那麼大，一嚐就嚐沒有了。還要等莊里人不進來的時候偷著烤。這是六零年，可憐得很。

家裡沒有一點點麵，把娃娃餓得哭，我上班去了。我的娃娃就爬在門檻上哭，說：“哎唷，餓得很，把人往死裡餓呀。”我媽媽就出去借麵去了，借了半碗麵，趕緊就和了一疙瘩麵，就趕緊燒火做，烙了個小餅子。我剛進門一看，娃娃嘴裡都是血，餓得用手在嘴裡掏，一邊掏一邊哭，好像不知道疼的，滿嘴都掏爛了，嘴裡牙縫裡滿嘴的血，把娃娃餓瓜（土語：傻）了，就那麼個景象了。你想想，太可憐了。

依：你的丈夫那時候不在家嗎？

馬：他沒有在家，他在禮縣教學著呢，是個中學老師。他回來就給我說：“唉，還上啥學呀，娃娃們都餓的不來了，連一個都不來了，就是娃娃們想來上課，也走不動路了。”他自己也餓得很，學校讓老師到各家各戶找學生回來，他就肚子餓的，走不動路，拄上個木頭棍子，才二十幾歲的人，就拄上個棍子，能走穩

當一點。 他還給我說：“我在路上就看見一個死人，眼睛都被老鴉吃掉了，兩個眼睛都被吃掉了，成了黑窟窿了，把我嚇得就腿軟了，就嚇得坐下了。 緩了一陣子才趕緊走了。”他想著就是一個要飯的人，實在是餓得走不動了，坐下來歇一歇，就死了。 沒有人管，也沒有人埋。 這個是我孩子爸爸親眼看見的。

他爸爸不是老師嗎？有時候也被派去協助公社的工作，他跟上人家幹部去農民家裡搜糧食去了，六零年，叫查黑糧，就是藏下不交的糧食。 一去社員家，就在炕洞裡、牆裡、後院，到處挖到處搜。 村幹部搜到一家子，什麼也沒有搜出來。把櫃子一打開，裡面藏著一條人腿，在大衣櫃裡面的暗櫃裡藏著呢。

依：這個具體地址是哪裡？

馬：是禮縣的椒山鄉崖城鎮。 年紀雲是我孩子爸爸的學生，那陣只有十幾歲，在同一個村子，他後來當了大隊書記，他還記得這個事情。

依：那時候你們家算是城鎮居民嗎？

馬：就在天水市，秦城區。 我們家沒有種地，自己開著一個小旅店，名字叫個順義店。 解放以後，就由市公安局管理著呢，我們家幹，他們管。 來住的都是採購員、來天水考試的學生。

我們距離天水市的三監獄近，這些犯人餓死了，人家就不管了。 過個兩天，過個三天，有時候早晨，有時候晚上，時間不等，就把快死的犯人送到我們旅店裡來。 那些人看著就可憐得很，穿得爛的不能再爛了，站都站不起來，身上沒有一點力氣，就叫人背著進來了。

依：是犯人背嗎？

馬：犯人還能背？犯人都餓得不得動彈了。 警察背著進來的，也有擔架抬著進來的。 不知道人是哪裡的人，我們開店只是服從公安局的命令，不能多問多說。我們把人名字，都登記下來，每天都要交上去。 不及時交，人家會來找麻煩。

那時候，我們由公安局管，人家說一，咱不敢說二。 人家背來三個人、五個人我們不敢問什麼，人家喊：“趕緊開院門，開房門。”我們就趕緊開，讓人家進來。嚇得我不敢進去看，那些人叫喚得慘忍得很，叫一叫，就呻吟開了，哼哼唧唧一陣子，就沒有氣了。 怕是沒有氣了。

依：為什麼把犯人往你們旅店裡送？

馬：那時候，外面都餓死人，監獄裡能吃飽嗎？每個旅店都送哩，不光是我們店。 都是監獄裡的犯人，就是人快餓死了，就背出來到我們這裡。 其實是推卸責任呀，不叫人死在監獄裡頭。 死在外面，就和人家沒有關係了。 有時候，犯人連鞋子都沒有給穿，光著腳丫子，鼻涕流在胸前，臉黃的，噁心得很，又髒又臭，不像個人。 看著年輕輕的，瘦得皮包骨，餓成那個樣子了。

依：有沒有死在你們店裡的？

馬：有嘛。

依：你看見過的有多少個？

馬：哎呀，起碼十幾個，二十個，殘忍得很。

人一死，公安局就叫有些力氣的犯人提著鐵鍬就來了，三、四個，把死人用一片爛蓆子一捲，用輛架子車就推出去了。人剛進來喊兩聲，慢慢的沒有人理，就沒有聲音了。也喊不出來了，到這裡的人都是差不多的了。

依：有沒有還沒有咽氣就抬走的？

馬：都是快死的犯人，有些早晨抬進來，晚上就抬出去了。就是讓出來咽最後一口氣。

依：這個監獄叫什麼名字？

馬：天水市第三監獄，公安系統的。但是你不要寫具體地址了，寫了不好。

依：都是男犯人嗎？

馬：都是男人，沒有女人。

依：他們犯了什麼法？你知道不知道？

馬：那我們不敢問，哪裡敢問個啥？人家讓開門，我們就開門，不敢多問。人家說關門，我們就關門。人拉出去就走遠了，情況我們一點都不知道。

依：送犯人的人有沒有穿制服？

馬：公安局的人跟著呢，抬病人的人都是犯人，還有些力氣能抬得動的。

依：為什麼把快死的人往旅店裡放？

馬：我們的店是公安局管著哩。我想是他們害怕被別的犯人看見，他們拉出來，犯人還以為是病重了，把人送回去了，就不會影響其他犯人的情緒。不然，監獄天天死人也不好看。就讓死就死在外面，也害怕犯人家屬來找的時候，好交待一點。家屬也會問是不是被打死的，就是推脫責任的一種辦法，就說病死了什麼的。我們的旅店是由公安局管的，快死的時候送進來，就說是在我們這裡死的，他們就沒有什麼責任了。家屬即使來了，我們也不敢說什麼不是。其實，那時候，犯人家屬也嚇得啥都不敢說。

每當有人抬出去，我就在牆上掛個竹蘿，就是蘿麵的那個蘿子，意思就是讓這些餓死鬼不要再進來了，走遠遠的。為了避邪，是我們天水這地方農村人的習慣，有這麼個講究。誰家有人過世了，老人、鄰居、村里人就在門口掛個蘿，避邪，讓陰魂不要再進自己家的門。不過是我們店掛蘿的時候比較多。我們店裡死的人多。

依：給那些人有專門的房子嗎？

馬：也沒有，是客房，那個房子閑著就進那個房子。

依：你們有多少間房子？

馬：不少，有二十二間。

依：你害怕不害怕？

馬：我還不害怕，來得多了，也就不知道害怕得了。早晨人抬來了，晚上就抬走了，進來是半死不活的人，走的時候就一定是死人。人一走，我就趕緊開窗戶，

打掃衛生。

依：畢竟死人有些什麼味道。

馬：好像也沒有味道，因為人的內臟都好著呢，沒有壞，沒有什麼炎症。 就沒有什麼怪味道。 餓死的人就是幹掉了，消耗完了，沒有什麼味道。 這些死的人沒有個名沒有個姓，人家在監獄裡可能會有個登記，送到店裡不給我們說送來的叫啥姓啥。 就是走個過場，讓這些人到旅店咽最後一口氣。 都是從監獄裡挑出來那些餓得快死了的人，奄奄一息的人。

早晨送來，晚上就來埋人。

依：那你看他們抬死人的時候有沒有登記？

馬：天一黑，麻乎乎的時候人家就來了，還登記啥哩？用蓆子一捲，就拉出去了，一埋，死了就沒有影子了。

依：有沒有死人的家屬來問？來找？

馬：沒有，他們的家屬不知道人死在哪裡了。

依：這是具體什麼時間的事情？

馬：五八年的八月份以前。 這和自然災害沒有關係，是勞改的人。 到五八年年底，我們就被關門了，不營業了。 公安局就再不來了。

依：你知道不知道有人吃人的事情？

馬：一個姓馬的，說給我哥哥，我哥哥說給我，這個姓馬的媽媽餓死了，都埋了。 第三天，他的兒子要到山上去給他扶山，就是燒紙，看見他媽的頭骨架子立在地邊邊上，這個兒子說：“哎呀，我媽站下等我著呢？”看上去是一個黑影子，在月亮下面，等他過去一看，她媽的身體的肉刮得淨淨的，就是一個骨頭架子。 人家把他媽立在崖邊上，這比較好刮肉。 這個老婆子就是姓馬的媽。 就是天水馬家莊，我村子裡的事情，人都知道。

依：姨，你還見過其他地方挨餓的人嗎？

馬：那時候，甘肅沒有幾個能吃飽的人，城里人也挨餓，你如果買上一碗飯，還沒有吃，就被人一把把麵條就抓走了，那些人就不知道啥叫個燙。 要飯的人想舔人家的盤子都舔不上，每個人都吃的光光的。 賣西瓜的地方就沒有西瓜皮，都叫人搶著吃掉了，為搶西瓜皮，還打架哩。

到了 1960 年，不是天水地區農村餓死的人多得很，沒有人收莊稼，就動員城鎮居民去幫助收莊稼。 我是屬於商業系統的，也被派去了，去的那個地方叫天水秦城區大門鄉。 到那裡參加秋收，扳苞穀，那裡的人都餓得沒有力氣幹活。

我和十幾個人一起去的，說是訪貧問苦，到處看一看。 走到一個人家，屋裡窮得什麼都沒有，沒有麵沒有油，炕上沒有單子沒有被子。 這是我親眼見下的，我就看見一個女人，也就是個三十多歲，和一個二歲的娃娃躺在炕上。 女人就浮腫得，腿粗粗的，臉上卻沒有一點點肉，光是個顴骨，只看到兩個眼睛掉進深坑裡，還有兩排排牙齒突出來，因為人臉瘦了，就顯得牙特別的明顯。“嫂子，嫂子。”

我叫那個女人也不答應，看見我手裡端著湯就高興得笑著哩。我走近了一看，那個女人身上到處流黃水著哩，是腫的皮膚都破綻了，水就流出來，從腿上腳面上身上流出來，把衣服都沾在身上了。想挪個地方睡，身子都粘在炕蓆子上，挪也挪不了。娃也沾在炕上了，身上都腫爛了。我們幫著她起來，女人就呻吟開了，因為皮膚粘在衣服上，衣服離開蓆子扯得她疼，皮就扯掉了。也不紅，沒有血，是白色的。讓人不敢看。

我們一起的人說：“你慢慢喝，我給你灌。”那個女人還能吸著喝，我扶著讓那個女人慢慢喝。還不敢給她幹的吃，一吃上就把她撐死了。因為人餓得太久了，胃變薄了。那個女人自己端不住碗，我就給灌著。那個女人喝了幾口，有些力氣了，就朝著我笑哩，一個勁點頭，那是謝謝我呢。我知道她的意思，但是她也說不出來話。我沒有給她多喝，怕把她撐壞了，又用勺子給那個娃娃灌，可是灌不進去，一邊灌一邊流。娃娃已經不會咽東西了。我還是想辦法給灌。還不敢給喝多，最後就把那個大碗放在炕上，她自己想喝她也喝不上，我們就說：“放在這裡，等誰再來了給你灌幾口。”那個女人就高興得很，自己拿不動碗，大人、娃娃都沾在炕上了。第二天，我們又去了，女人還沒有死。我還不敢抱，膽子大的把她抱起來，把蓆子抽出來，把她放在土炕上。那天，我把女人的蓆子拿到河邊好好洗了洗，在太陽下面曬了曬。晚上拿回去又給女人鋪上，叫女人睡。

可是，第二天，那個女人和娃娃都死了，死在炕上，沒有救活。

依：這是在什麼地方？

馬：天水市秦城區大門鄉。六零年，秋收的時候。

那幾年把人餓的，沒有人生娃娃，能生娃娃的都是幹食堂的，或者司機。那時候姑娘找對象都要找大師傅，找食堂做飯的。

依：這些事情過去五十年了，你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馬：我認為，第一個原因是五八年大鬧鋼鐵，把地裡的莊稼沒有收回來。等收秋的時候，把人都趕上大鬧鋼鐵去了。連下雨帶發霉，莊稼沒有收回來。第二個，五八年農民入了社了，有好處也有壞處，人不好好種地。人曬太陽，混工分。第三個是虛報浮誇，本來沒有糧食，還說糧食多得很。一畝地多報好幾倍，人家就按報的收。公糧購糧都大得很。

我覺得張仲良就不讓人吃飯，把人的命不當回事。

六零年，餓死了那麼多人，毛主席死的那一年，還好多人流淚哩。說歌子上唱的毛主席是紅太陽。

七、我的娘娘喲！

受訪人：安歲女，女，82 歲，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5 日。

錄音長度: 108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天水市某小區安歲女家。

安歲女

大饑荒餓亡者:

王球娃, 男, 4 歲,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 餓亡。

王菊花, 女, 1 歲,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 餓亡。

無名氏, 男, 40 多歲,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人, 餓亡於回家途中。

無名氏, 女, 年齡不詳,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中街北巷子人, 吃牛巴葉子中毒死亡。

無名氏, 男, 尚未成年,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中街北巷子人, 吃牛巴葉子中毒死亡。

無名氏, 男, 青壯年,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中街北巷子人, 餓亡。

吳吉祥,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中街北巷子人, 餓亡。

武從才, 男, 40 多歲,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中街北巷子人, 吃牛肉撐死。

前記: 安歲女是一位老實、沒有文化的農村婦女, 地方口音很重。一提起過去的事情, 第一句話總是: "我的娘娘喲!" "我的娘娘喲!" 意思就是: "我的老天爺呀!" "我的媽呀!"

依: 姨, 給我說一說以前挨過餓的事情, 把你經歷過的都說一說。

安: 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 我的娘娘喲, 那就把苦受盡了, 再不能說了。

依: 你記得什麼就說什麼, 慢慢說。

安: 有些也忘了。但是受下苦難的, 想忘也不得忘, 我就把我挨下餓、受過折磨的事情給你說說, 是嗎?

依: 嗯, 慢慢說, 想到哪兒說到哪兒, 不急。

安: 唉! (老人一聲長嘆) 五九年、六零年, 娃娃還小, 就把我的一個大的娃娃餓死了。

依: 娃娃多大了? 叫個啥?

安: 是個男娃子, 叫個球娃, 咱沒有文化, 就胡亂起了個名字, 屬兔的。死的時候剛剛四歲, 娃娃心疼得很, 沒有吃得嘛。

依: 你說一說娃娃咋死的?

安: 娃娃咋餓死的? 吃這個、吃那個, 胡弄些啥給娃娃吃上, 把娃娃餓著, 硬是把娃娃餓壞了, 吃上不好的東西鬧(土語: 毒)壞了, 最後餓得把我的娃娃眼睛都看不見了, 娃娃成天就兩個手摸著哩, 摸到這裡、摸到哪裡找東西吃。 摸了一年多, 娃娃就沒有了。 叫個球娃。 把我心疼著。

依: 娃娃是怎麼埋的?

安: 我的娘娘喲, 找了些柴柴, 把娃娃一捲, 抱出去挖了個土坑坑子, 就埋了。 那時五八年開大食堂, 砍樹燒火, 挖過樹根的一個大坑。 到五九年、六零年餓死了人, 把四、五個人都埋進坑裡去了。 我的娃娃是人家幫忙給埋的, 我還沒有去看。

依: 你們吃食堂的時候吃的啥?

安: 先吃得是苞穀麵糊糊, 這麼大的馬勺, 一個人就給一馬勺。 如果有面子的人, 認識食堂的人, 就給的是稠糊糊一碗。 比我們的多, 比我們的稠。 我們家都是老實人, 沒有本事, 沒有面子, 人家的勺子就一刮, 給些清湯湯子。 頂多給上半碗糊糊。 給娃娃的定量還是這麼小一碗, 就這麼吃著呢。 每次去食堂打飯就用一個大洋瓷盆子, 端回來半盆子, 我再找上些野菜、苜蓿、苦曲、薺菜, 找上些野菜, 和糊糊一起煮上, 摻和著吃, 一人一碗, 大人娃娃都一碗, 飽不飽都沒有了。 一個姓嚴的老漢, 打了一碗糊糊, 把碗給摔在地上了, 老漢爬在地上就舔著吃上了。 沒有人笑話, 那是人餓得沒有辦法了。

等麥子黃了, 我就跑出去偷上些麥穗子, 揉些麥顆顆。 沒有地方藏, 藏進衣襟裡, 藏進襪子裡、藏進褲管裡, 無論藏在哪裡都能讓看山的人(註: 看守莊稼的人)搜出來, 人家本事大得很, 眼睛尖得很。

依: 你偷糧食, 有沒有人打你?

安: 有哩。 有時候, 偷上些啥, 看山的人沒有看見我, 我就跑回來了, 把麥子從襪子裡倒出來, 也就是一茶碗子, 搗碎給娃娃吃。 我還有個女孩子, 也餓死了, 是五九年的娃娃。

依: 娃娃叫個啥?

安: 叫個菊花。

依: 娃娃多大了?

安: 一歲, 將將一歲。 娃娃成天哭哩, 我沒有啥給娃娃吃, 娃娃吃啥哩? 把我們家院子里長的草就拔著往嘴裡吃, 我去上工去了, 回來趕緊給娃娃吃上些酸菜, 沒有鹽、沒有油給娃娃吃。 這娃娃就餓死了, 我餓死了兩個娃娃, 一個男娃娃, 一個女娃娃, 拉扯不活嘛。 村裡這麼大的娃娃死下的多得很, 就扔了, 扔到溝裡了。

依: 有沒有幹部來搜糧食的?

安: 我的娘娘喲! 如果去偷糧食, 一旦叫看山的人逮住, 扣上幾天飯不叫你吃。 不給飯, 一馬勺糊糊就扣掉了, 就只有喝水了。 隊長, 還有管伙食的人就把

飯給扣了, 人家權力大得很, 人就不得吃了。 人不敢偷, 餓得不行, 我就偷上一點點, 埋在院子裡的土堆裡, 等半晚上了, 用石頭窩窩把麥子搗碎, 煮上些糊糊, 給娃娃喝上, 喝了半天, 兩個娃娃還是沒有救下。 偷一頓有哩, 偷不上就沒有了, 把娃娃就餓死了。 不得了嘛。

依: 娃娃是白天死的? 還是晚上死的?

安: 晚上, 我看著娃娃不行了, 我就去找隊長, 看能不能給上些糧食, 把娃娃救一救。 隊長說: "你的娃娃是得了病了, 找醫生去看, 不要找我。 我沒有救濟糧, 也沒有救濟款。 我不管, 管不了那麼多球事情。" 唉, 我哭死哭活也沒有人管, 家裡有些酸菜還要救活人哩。 我吃上些, 有力氣了, 就去找苦曲菜。 到秋天了, 苞穀長出來了, 我就出去偷點苞穀棒棒子。

依: 那你的苞穀棒棒子藏在哪裡?

安: 哎呀, 我餓得招不住, 扳上苞穀棒子我就生啃著哩, 帶清水水的苞穀就生吃上了, 還沒有成熟, 還能啃得動, 我就先把我個人吃飽, 生啃著吃飽了, 然後再偷。 也不敢多偷, 偷上兩個, 塞進腰裡, 能跑脫就跑脫了, 家裡我還有一個小兒子, 是五八年的, 是個男娃娃。 我偷回去給娃娃吃上。

那一天, 我給老漢說: "今天過八月十五哩, 就打回來一碗飯, 不夠吃。 我出去扳兩個苞穀棒棒子去, 叫我娃今天吃個飽飯。" 我就跑到山上, 扳了兩個苞穀, 塞在腰中間, 叫看山的逮住了。 娘娘喲, 險乎叫打死了。

依: 他是用手打, 還是用棍子打?

安: 這看山的人在山溝溝裡看見我了, 就吼著跑過來了, 手裡提著一個棍子, 把我攆上了, 一把拉住就頭上身上腰上一頓打, 我的腰就被打斷了, 疼了一輩子, 到現在都疼, 做不成啥重活。 他還打哩, 我就躲閃了一下, 他一棍子狠狠的抽下來, 把一個苞穀棒子就打飛了, 飛了一、兩丈遠。 你說, 那一棒子下來還不把我打死? 把我打得不能動彈了。 還有一次, 我去偷拔些黃豆角, 想拔些黃豆給娃娃吃, 又叫看山的人往死裡打, 打得不得動彈了。 娃的四媽趕緊跑回來喊我的男人, 把我背回來。 人家說要鬥爭我哩, 我男人又去找隊長求情, 說好話。 孩子他爸爸就給隊長下跪, 說不要再打我了。 隊長就罵: "給了你們飯吃, 咋還偷人吃哩? 把你們的飯扣了, 以後叫你婆娘偷著吃去! " 結果那一天還巧, 孩子他爸早早的把飯打回來了, 沒有扣成。 我叫娃一吃, 大人吃了些野菜, 就算是過了個八月十五。

我緩(土語: 休息)了半個月, 出不了工, 人下不了炕。 隊裡給了些蕎皮熟麵, 混上些野菜吃上, 我才能慢慢得動彈了。

莊稼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婦女就跑到山上偷著吃, 看山的人如果抓住了, 就從頭到腳的摸, 摸著了就讓人家拿走了。 我看沒有辦法, 又想了個路子, 我上山前就穿兩條褲子, 把裡面的褲子褲腿紮緊, 看沒有人看著, 就把穀穗子、麥穗子從腰間塞進去, 就溜到褲子下面去了, 他身上、腰上摸哩, 有時間還不摸腿, 就能拿回來一點糧食, 有時候鞋裡面也能裝一點點糧食。 一個鞋裡一把糧食, 兩個鞋裡

就只有兩把糧食，拿回來用水泡上，用石頭窩窩砸爛，娃娃喝上個糊糊，叫娃娃吃上。 再撈上些酸菜，給娃娃吃上。 糊糊還吃不飽，少得很，能偷上偷，偷不上就叫人家看山的拿上去了。

老媽媽餓死了一兒一女，五八年生的兒子算是拉扯活了。 右一為安歲女的兒子。

依：打你的人你認識不認識？有沒有被打死的人？

安：看山的是我一個隊上的人呀，打死的人有哩，不是光打我一個人，誰偷糧食人家就打哩，人家吃飽著哩，有力量哩。

依：你能不能想起來那個打你的人叫什麼？

安：曉得，叫個倉寶子，姓楊，楊倉寶。 三十多歲的年紀，和我年齡差不多，看山給記工分，抓住人就往死裡打哩，沒有輕重，人家有權力。 大隊長、小隊長、會計、看山的都是幹部，都是一夥夥的，打死人、打傷人又沒有人說。

依：那看山的人一定能吃飽肚子？

安：當然的。 人家能吃飽，人家一家子都能吃飽。 人家看山，親朋好友都要巴結哩，這個給上些，那個給上些，自己偷上些，就吃飽了。 咱沒有面子，我姓王，他們姓楊，挨打的都是老實人，沒有面子的人，屋裡沒有人當幹部的人。 這個倉寶子打過的人多得很，今天這個打得緩（註：躺）下了，每天那個打得緩下了。 還有頭打破的，胳膊打折的，多得很，給誰說去哩？

依：你記得還有誰被打過？

安：我記得有一個女人，我們都叫她是“刁著吃的人”，就是搶著吃的人。 經常被打得血淌著滿街道跑。

依：被打的這個女人叫什麼名字？

安：她的娃娃叫羅寶子，人都叫她羅寶子二娘，也叫“刁著吃的。”偷吃上些啥，就被打得滿頭流血哩，打著哩，偷著哩。 把那個女人都打壞了，神經上有了病了，有時候偷上些啥穀子、苞穀棒棒子，再撿上些柴，稍微燒一下，熟了沒有熟，就這麼吃上了。 還有一次，這個“刁著吃的”看見別人吃東西著哩，還是苞穀麵的酸菜饃，就一把給搶過去，就使勁地跑，害怕跑不脫，就在路上泥水裡面一蘸，有時候就在路邊娃娃屎裡面一蘸，這樣人家就沒法要回來了。 被別人逮住劈頭蓋臉往死裡打哩，手裡還捧著酸菜饃饃吃著哩。 血順著鼻子都流到口裡了，就都自己吃上了。 不知道疼，不知道藏。 吃完了還唱歌，唱的是：“花園邊，鐵掃帚，刁著吃，寧可打死，不吊死。”她說你打死我，還不上吊死，就還高興得胡唱著哩。腿上血淌著哩，人打得不知道個疼了。 餓得有神經病了。

她到地裡扳了一個苞穀穗，隊長派人去打了一頓，她又不能勞動，人家食堂就不給她吃，只有搶著吃刁著吃，時候能跑脫，有時候還跑不脫，幾乎天天被人打，有些人把打那女人當樂趣哩，看著那個可憐，穿得又髒又爛，走到哪裡睡到哪裡，就是個野狗瘋貓。

街道上有個賣饃饃的，人家買了個饃饃，她一把就搶過去吃上了，人家攆哩，她沒有地方藏，就在路邊上娃娃屎裡面一塞，人家走了，把饃饃從糞裡面掏出來，衣服上一擦，就吃上了。這個羅寶子二娘為偷著吃、搶著吃不知道挨過多少打，人早洋洋昏昏的了。

我親眼看下的，是小娃娃拉下的屎嘛，她為了保護自己搶下的饃饃，就往屎裡塞，人家看著噁心，就不要了，她就能吃上了。娘娘呀，她怎麼沒有病哩？還活著哩，那一輩子挨過得打多得說不成，不是頭上流血，就是胳膊上、腿上流血，身上到處都是疤。男人餓死了，食堂不給她飯吃，沒有人管，就是靠刁著吃活命哩。

羅寶子二娘，也是我們秦州上街村人。有名得很，誰都認得。

依：你有沒有參加過深翻地？

安：勞動一天，還不得睡覺，半晚上就要上工去深翻地。就是把深層的土一鍬一鍬翻上來，翻了有一尺深，上面的土再翻下去。一天隊裡給上些糊糊吃，再偷吃上些。五九年還有點吃的，到了六零年、六一年就把苦受盡了。我早晨就背個簍子去找野菜，才把幾個娃娃養活了，再拔上些苜蓿菜，還有小蒜，就是一種野蒜。找到小蒜，我就自己先吃飽，然後拔上半簍子，拿回來給屋里人吃，給我的娃吃。

依：你經常吃生的，是嗎？

安：生吃，麵都是生吃，苞穀、穀子這個都是生吃上了。菜還不敢生吃，吃上了肚子不好。但是有時間人餓極了，苜蓿一上來就去掐。那是生產隊的，一晚上不敢睡著，等到天快亮了，看山的睡覺著哩，就趕緊跑到地裡，兩個手就趕緊拔。苜蓿、小蒜也就生吃上了，拔一把苜蓿，加上小蒜，吃著吃著自己吃飽了，有了力氣了，才再拔上些，拿回來給男人娃娃吃。嘴邊邊上都是綠水，肚子裡都是綠水，拉出來的屎都是綠湯湯。唉！和王寶釧一樣，肚皮都吃綠了。我就苦受盡了，那時候人受苦都是普遍的。就是去要飯也沒有地方要，人都沒有嘛。

就是野菜，人人都找哩，近處還找不到，要跑十五里找苜蓿哩，去十五里，回來十五里，來回三十里路，就為掐些苜蓿，就這樣給一家子人吃。那怕再多走些路，我不害怕辛苦，我都去，叫男人吃上，叫娃娃吃上。苜蓿吃上有養分，苦曲吃上不行。

我們那裡有一個人，住在下山裡，距離我們還有個十來里路哩，走不動了，到我家裡來要飯，“大嫂子，給我上些吃的？”我說：“我想給你哩，啥都沒有，給你能給個啥？”的確是沒有什麼能給的。他就說：“把你的酸菜給上些，叫我吃上，幾天沒吃了。”我就撈了些酸菜，撒了些鹽，給那個人吃，他一把抓過去，就填進

口裡了。出門走了幾里路，沒有走回去莊子，就死在半路上了。

依：他多大歲數？

安：四十多歲，叫啥名字我不曉得，外莊子人。這是六一年的事情。他餓死了，他家莊子裡的人下來看見了，就說是誰家裡的人，才來了幾個人拉回去，找隊上的人挖了個坑坑子，就把這個人給埋了。

那時候，餓死的人多得很，我們那裡饑荒最嚴重了，這個餓死了，那個餓死了，我們天水鎮大得很。那陣亂得很，餓到哪裡，死到哪裡，這山坡坡上睡一個人，道路上又躺著一個人，溝溝裡都是死人，都不曉得是從哪裡來的人。這個坑坑裡埋上四、五個，那個坑坑裡埋上四、五個。一次一個坑裡面就埋四、五個人。叫啥、姓啥、從哪裡來的？都沒有人知道。外地到天水逃荒的，這裡死一個，那裡死一個，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小娃娃。死的就像老鼠，滿到處是屍首。一有死人了，幹部就喊隊裡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去埋人。隊長喊：“××，去埋人去。”幾個人挖一個大坑，就埋了，家里人也不知道人死在什麼地方了。再看到一個死人，隊長又喊叫：“×××，埋人去。”還是讓地主、富農去埋。過一天，又喊：“填土去，填土去，把鍬拿上。”人一聽隊長喊地主富農反革命，就知道是埋死人去了。

依：你是什麼成分？

安：我是貧農成分，那時間地主、富農就是壞人，反革命是壞人，叫壞人去埋死人。

人就把苦受盡了，餓著餓著，連野菜也找不上了。我和我的老漢，就是我娃娃的爸爸，在河邊邊上拔了些牛巴葉子，撿了些柴火，以前沒有吃過，餓得受不住了。就煮著吃上了，我思想是叫我們大人先吃上嚐一嚐，聽人說牛巴葉子有毒哩，一吃就鬧死人哩。我還不相信，說試一試，能吃了以後還多一樣吃的。哎喲，我們這一吃上，馬上舌頭就變成硬棍了，頭昏著天搖地轉的，我說，娘娘喲，這咋辦哩？趕緊從缸裡面舀了些漿水（註：一種北方食品，帶酸味，調麵吃的湯），趕緊喝上，喝上人就吐開了，吐了一大灘。才慢慢的把命救下了。

依：你沒有給娃娃吃，是不是先試一試？如果沒有毒了，再給娃娃吃？

安：就是，不敢給娃娃吃，我們先吃，先嚐一下，看有啥感覺沒有。如果咱大人平安了，才敢給娃娃家吃。誰知道，吃了一點，舌頭就成了麻的、成了硬棍子了，就不行了，頭昏著站不住，渾身木麻木麻的，就不敢給娃娃吃了，就全部倒了。吐了以後，我們又喝漿水，吃上些小蒜，解那個毒氣。險乎把命要了。

依：你們村子有沒有其他人吃牛巴葉子的人？

安：有哩，沒有啥吃，人就胡吃。有人吃上牛巴葉子鬧死了。我聽人家吃哩，自己也拔了些吃，沒啥吃的呀，危險也吃哩。我村上那一家子鬧死了兩個人，屋裡其他人也中毒了，喝了些漿水，救回來了。鬧死了一個娃娃，一個娃娃他媽媽。這家子是地主成分，姓武，是個大戶，住在中街北巷子。後來人就說，那個牛巴

葉子不能吃，誰家都鬧死人了。你啥菜都能吃，就是那個不能吃。車前子、馬耳菜、灰條菜都是好吃的，人都搶著剜哩。

依：姨，你們那時候有沒有打下糧食？

安：糧食有哩，地裡不論打下啥都是歸了隊裡，歸了公家了。大隊、小隊、大隊長、小隊長都管著人哩，一層層下來，就不給社員給糧食。聽說是每一個人一月給著兩升糧食，但不給到私人手裡，給到大食堂了。如果能給到各家各戶，咱再加上些野菜，也能湊合著吃上些。五八年，那陣子吃大鍋飯，個人屋裡不讓冒煙。拾些柴火，煮些酸菜湯都是偷偷吃哩，吃飯像做賊一樣，吃飯哩心跳得咚咚咚的，就害怕人家進來查著了。人正做飯哩，人家說來就來了。如果看見你做飯，就大鍋小鍋提著去了，就砸掉了，摔掉了。我們家的鍋都收去了，被摔了一次，沒有多餘的錢，就買了一個小鍋。偷著煮些酸菜吃。唉，咋過來的？都不知道了。

依：姨，你記得那幾年有沒有旱災、大雨、蟲災什麼的？

女：咋的很沒有？地裡糧食長著哩，平常年景，說不上好，說不上不好。

收開莊稼了，麥子、苞穀都收在大場裡，有書記、主任、會計、保管，碾場叫婦人們裝糧食，咋交糧食，我們就不曉得了，給隊裡留多少，我們也不曉得。咱沒有權力打問。咱不敢問，人家也不給咱說，人家讓裝糧食，我們就裝糧食。裝的時候，我就偷偷抓一把生麥吃上，叫人看見了打耳光子哩，我就不敢吃。把苞穀倒在場上了，我們一邊剝顆顆子，一邊偷著吃，有人看見了，就嘴不動了，沒有人看了，就嚼開了。嚼的牙床第二天還是疼的酸的，吃不成東西。熟苞穀太硬了。

依：你們的親戚家裡有沒有餓死的人？

安：那時間親戚都沒有來往，你管不上我，我管不上你。想走個親戚，沒有啥拿的，還害怕人來沒有吃的給，就不來往。個人顧個人都顧不住，還認得親戚家？還認得娘家人？唉！

依：沒有飯吃的時候，你有沒有想著去逃荒？

安：那一陣子，來了一個拐子，就是人販子。他就悄悄對我說：“娘娘，去陝西去，陝西人家地方好，能吃飽飯，跟我去。”這是五九年，專門有男人到這鄉下地方領人去陝西去哩。

我莊上有一個女人就把男人扔下，自己去陝西逃活命去了，就把男人放在屋裡餓死了。女人年輕，領了個娃娃，是個男娃娃，才兩歲些。不走不成，娃娃餓得站立都站立不起來。就跟上陝西男人走了。自己的男人有病哩，幹啥活也幹不了，硬是餓死在屋裡了。

來的這個人販子就在村子裡轉來轉去，把這個女人領上，又把那個女人領上，人家嘴會說得很，說著說著人就相信了。把我們村子上幾個女人姑娘都領著去了。又來叫我：“娘娘，你想好了沒有？要去，我就把你領上去，人家陝西吃的是白麵，還不吃苞穀麵。”我說：“要去，我就和我的老漢、我的娃娃一起去，我一個

人我不去。”那人說：“不行，把男人留在屋裡，你一個人走，男人跟上了誰收留你哩？”我說：“不行，我走到哪裡，我都要養活我的娃娃哩，我把我個人活下，為了啥哩？我把我的老伴不能留下，我不去了。要餓死餓死在一起就好了。”我就出門去找野菜，就沒有往陝西去，我想人要存點好心，不能把男人娃娃扔在屋裡。我村子上往陝西跑了五、六個哩，等於是販過去了。

還有一個女人，想去陝西哩，沒有離婚手續。她的男人叫雲讓，她就對男人說：“咱們把手續辦了，我就把你領到陝西去，陝西能吃飽。人家問開了，我就說你是我的舅舅。”來了個陝西的男人，女人死了，有個兒子，這個女人就跟上這個男人了。這個陝西男人說：“帶上娃娃行，帶上娃娃他舅舅不行。”這個女人就求她的男人：“這屋裡餓得受不了了，人家陝西好，我就先跟上去，給你弄些吃的來，你不辦手續，人家就不敢收留我，也給你弄不上吃的。你趕緊把手續辦了，我拿上個證明，我把你也領上，我就說你是娃的舅舅，我能吃飽了，你也能吃飽。能把你的命保住。”這雲讓跟上去了，老婆和陝西男人睡著哩，過了兩天，這個女人說：“你趕緊回去，再不要找我來了，讓人家知道了，把咱都攆回去了，我餓死了不要緊，娃娃誰養活哩？”男人沒有辦法，就拿了些苞穀回來了，再沒有去陝西找女人。

那陣子，有老漢的女人跑掉得多得很。村上有一個男人，叫個吳吉祥，小名子叫吉祥子，他媽媽在天水市上。餓得不行，偷了幾個苞穀棒棒子回家，塞進爐膛裡燒著吃。叫他的女人看見了，就要給隊長報告去。因為那陣餓的，女人不想跟這個男人了，想去陝西去。男人說：“你不要報，報了就把我打死了，沒有命了。”這個女人還是要去報，男人就給女人下跪了，就求女人：“姐姐，姐姐，求你不要報，報了就把我往死裡打哩。我就沒有命了。我以後再不偷人了，再不偷人了。”男人磕頭說好話，那女人不聽，一腳就把男人踢到一邊去了。這個女人還比男人小三歲，他還叫他姐姐。為啥這個女人這麼狠？是因為她要到陝西去，吃飽，不要挨餓，男人不願意讓走，不給她辦手續，離不了婚。

那個女人出門就報給了隊長，隊長叫人就把吳吉祥狠狠得打了一頓，把那個男人打得躺在地上不得動彈了。等他醒來，女人沒有在屋裡，他就想到天水來找他的媽媽，沒有吃的，又挨了一頓打。問鄰居要了些酸菜吃上，人走到關樹梁上，一場大白雨，吉祥子走不動了，就餓死在半路上了。後來人看見了，就抬回來挖了個坑坑，填了些土就算完了。

男人死了，女人走了陝西了。把一個兩歲的兒子也領走了。

依：這個女人知道她丈夫死了嗎？

安：曉得，隊裡的人給她說：“吉祥大大死了。”

依：女人有沒有哭？

安：沒有，她沒有哭。急著走陝西哩。

依：村上有沒有人罵她？

安：咋不罵哩？鄰居都曉得是她報下的，是她為了去陝西，鄰居就罵：“這個娼

妓，這個婊子，不要 × 臉的，把吉祥子害死了，把個人男人害死了。”“現在能跟上男人吃飽肚子去了。”你說不哭，人家也哭了幾聲，就哭：“你咋這麼可憐的，沒吃上一頓飽飯就走了，沒吃上一個饃饃就走了。”裝了個樣子。 過了兩天，就走了陝西了，再沒有回來。

不是說這個陝西男人一定比這個天水男人好，就是為了混肚子。

依：你有沒有給你的丈夫說，人家有人勸你去陝西去？

安：說了，晚上睡下了，我就說哩。 我說：“運讓叫我去陝西去哩，說能吃飽肚子，能不能咱一家子走？”我的老漢說：“人家怕是只要你去哩，不要我。”我說：“他但要你，要咱的娃娃，咱就跟上去，他但不要了，我就再不和他多餘說話了。”我丟不下我的老漢、娃娃。 我活下一個人弄啥哩？

依：那你不走，又咋活命呢？

安：我的娘娘呀！啥都偷著吃哩！偷著吃蘿蔔、洋芋、麥穗子、穀子。 種麥子的時候，人家幹部就害怕社員偷著吃種子，就在裡面攪拌了六六粉，能鬧死人。前頭人種上了，後面人就餓得刨出來吃上了，就害了莊稼了，地裡不長了，人知道，但是餓得沒有辦法。 人種苞穀的時候，一個窩窩種上三顆，偷著吃上一顆、兩顆，留下一顆。 那個有農藥哩，吃上那個種子，娘娘呀，又把人鬧壞了，上吐下瀉，喝上些漿水、吃上些蒜，才把毒解了。 就再也不敢吃了。 啥辦法就想遍了。

依：你說吃種子，是放進去的時候吃？還是埋上土以後刨開再吃？

安：是埋上土了，已經都埋上了。 看隊長這個沒有人注意，就又刨開揀出來吃上。 剛埋上的土比較虛，一看就曉得。 多長距離，一窩窩一窩窩一看就曉得，有一定的距離。 那個苞穀種子偷吃上一把，生的就吃上了。 被發現了往死裡打哩。攪拌上六六粉，就是害怕人吃，防止人偷種子。 人還是偷上吃。 我就成天找野菜吃，能多吃一口都能活下來，一顆糧食吃在嘴裡都不捨得咽，救命哩。 娘娘呀，沒有一點點糧食咋弄哩？（註：六六粉是一種劇毒殺蟲農藥）

五九年，有一次我們生產隊死了一頭牛，就剝了皮煮肉。 武從才爸，也就是個四十多歲的樣子，因為好長時間沒有吃飯，飢餓的過度了，他就忍不住，吃了一兩斤，又喝了些水，就給脹死了。 他也算是餓死的，先吃了些，還想吃，把剩下的都吃上了，那是人餓得時間長了，腸子細了、胃薄了，吃上些肉人受不了。 就脹死了。

外地來我村裡要飯的人，死在路上，就挖個坑坑子埋掉了。 村子裡有餓死的，還有上吊死的，餓得受不了就上吊死了。

依：最艱難的時候，你們吃什麼？

安：我的娘娘呀，榆樹皮就是最好的。 娃的爸爸和幾個人一起去，把原上的榆樹皮都刮著下來，剝得光光的，一家分了一些。 先是曬乾，剁碎，磨成粉，做些麵，這樣吃還能吃下去。 如果蒸饃饃，就是一團，象膠一樣咬不斷。 最後榆樹皮都給剝光了，到了第二年，榆樹都死了，別的村子的榆樹都死了。 都成了幹杆子

了。人就把樹砍了。

他爸爸去刮榆樹皮，把腿都劃爛了，腿上的血淌的一股一股的，被樹杈劃爛了。

依：吃上榆樹皮脹不脹？

安：我的娘娘呀，吃上那個大便不出來，幹死了，吃進去，下不來。說出來人就不好意思，孩子他爸一蹲就是好半會，那榆樹皮粗得很，險乎把娃他爸的命要掉了，一蹲就是一攤血。隊長就說："你多找點菜吃，把他餓死了，誰養活你哩？"我就說我不下地了，不掙工分了，專門給家里人找野菜吃，掙上那麼一點工分也不夠吃，都叫隊長、會計給扣了。比如說我能掙上一百分就給點糧，八十分就不給，就扣了。

依：大便不下來怎麼辦？

安：掏，有些人用手自己掏，有些人就是讓人幫忙掏。我就讓他爸爬下，屁股朝上，我就用個木柴棍棍子給掏。還不好掏，那個糞硬得和石頭一樣，在腸子裡時間長了又臭又硬，自己的男人，也沒有辦法，不能看著叫脹死去。一點一點的掏，掏出來就像那個羊糞蛋蛋子，一顆一顆的，黑黑的。前面的出來了，後頭的就好掏些了。弄得都是血，看著都害怕。

掏了糞以後，娃他爸屁股疼得走不動，隊長進來叫上工，一看嚇了一跳，就說："你咋了？你咋血流得和婦人生了娃娃一樣？"你想流了多少血？他一上廁所就是流一大灘血。

後頭，人就不敢吃這個榆樹皮、苞穀芯芯子。我就把枕頭裡的蕎衣倒出來，也沒有地方磨，就用那個石頭窩窩搗，搗碎了用水一沖，叫娃娃吃上。弄上些野菜，撒上些蕎衣，那就是最好的。吃上人渾身發癢。還有苞穀尖尖子，那上面有有幾顆苞穀，剝下來吃上。

那陣子，你幹活了，一天就給二兩。你如果不去了，有病了，那二兩麵也就不給了。你還有啥辦法？一兩都不給。

依：你個人有沒有大便乾燥？

安：是我把娃娃爸爸害下的。我自己好著哩，我吃的是菜，榆樹皮是好的，就讓男人多吃上些，他還要下地掙工分哩，我就偏心了，偏心著捨不得吃，讓他吃著拉不出來了。我就害怕著，把男人脹死了，我可就把人給害了。就再不敢吃了。就只吃野菜了。

依：打你的倉寶子最後怎麼樣了？

安：娘娘呀，害下人的人也沒有好下場，最後他個人也沒有糧食吃了，問村里人要吃的，誰都不給他，大家都恨他，打過的人太多了，他也餓死了。他沒有婦人、沒有娃娃，沒有人管，住的地方都沒有，就鑽進一個狗洞洞裡，地上鋪了些草，可能草太多了，不小心點著給燒死了。他的兄弟卸下來一塊門板，把他打發了。等人去看，老鼠把他的耳朵都吃掉了，腳指頭都啃掉了，死了好幾天才有人知道。

這就是天爺的報應。

依：你們周圍什麼地方餓死人最多？

安：我們那個大莊子，餓死不少人，周圍米家莊、王家莊，都有餓死的人。

到了六二年，那個鄧爺爺就把自留地放了，給個人屋裡一點點自留地，就把人給救活了。

我的娘娘呀，過去那個苦日子，給人說，人都不信……

依：姨，你說的就是歷史。

八、蘭州：大學生餓得偷饃吃

受訪人：仁天和，男，74 歲，甘肅省秦安縣秦國鎮鳳山村人。 五九年至六三年在甘肅師範大學中文系上學。

時間：2012 年 8 月 27 日。

錄音長度：30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天水市淨土寺的山路上。

仁天和

大饑荒餓亡人：

任昆山，男，65 歲，甘肅省秦安縣秦國鎮鳳山村人，餓亡。 為仁天和的二伯父。

××，男，20 多歲，祖籍四川，甘肅省師範大學政教系學生，餓亡。

邵 ××，男，20 歲，甘肅省秦安縣劉家堡人，後為甘肅師大學生，撐死。

依：仁老師，你給我說一說六零年這裡的情況。

任：五八年以後大煉鋼鐵。 我今年七十四了，六零年正在蘭州上學著哩，上大學。 六零年，我們秦安那個地方就困難得很呀，那困難得很。 秦安那時候餓死的人最多，通渭縣你知道嗎？是全甘肅省餓死人最多的地方，有些人家裡就沒有人了，全部餓死。 我們秦安是斷斷續續，比通渭稍微好一些。 那相當一部分人都是餓死的，有病也沒有藥，缺醫少藥，更主要是沒有糧食吃，在加上農民的勞動非常的重，強迫他們勞動。

我們的秦安當時上馬了一個三峽。

依：什麼叫三峽？

任：有紀家峽、傅家峽，還有一個何家峽，這就是三峽。 都是葫蘆河上引水上山修水利，把好多農民、勞力都弄到三峽上去了，又沒有任何現代化的工具，都

是土的人工的方法，工具就是鐵鍬呀，洋鎬呀，還有鋼扦。勞動那麼辛苦，糧食又供應不上。都住的什麼地方？地窩子、窯洞、石土窯，又吃不上飯，喝不上水，又每天加班加夜的幹，得不到休息，有好多人在那個三峽工地上就餓死了、病死了、累死了。有些老年人，七、八十歲都趕到工地上去了，不去不行。留在家裡的人吃不上飯，到工地上多少能給上一點點。那麼重的體力勞動，人就承受不了。

依：你們家當時怎麼樣？

任：我們家當時很困難。

依：你家是什麼成分？

任：是貧農成分，當時我老父親都被趕到三峽幹活去了。我父親那時候都六十歲了。他的情況，最後還鬧了一個冒尖人物，冒尖就是拔白旗過了以後，農村裡面的冒尖人物，把敢於說話的、敢於反應實際情況的，就專門整治這些冒尖人物，在那個年齡就送到工地上去了。

依：他說了什麼話？

任：他就說：“農村吃不上飯，這麼困難，叫不叫人活了。”解放以後，他曾經做過鄉長，到了五三年以後，他再沒有做。

依：為什麼不讓他做了？

任：因為那時候，農村要搞破除迷信，把那個神廟要拆掉，把塑像都要拆掉，鄉上的積極分子每天就幹這些活，他作為一個鄉長，不積極的支持，也不願意參預。人家說他迷信思想嚴重。另外當時，地方上有一些有名望的人，按現在來說，就是一些民主人士，很有聲望的人。我們那裡有一個老大夫，解放以後，是一個縣長的親家，中醫看得很好，毛筆字寫得很好，家裡是地主成分。因為這個人很有名望，影響好，他當鄉長的時候，就把他給寬大了，把他另外安排在一個房子裡。人家就批判他走地主路線，同情階級敵人。就把我父親給羅列了些罪名，思想不積極，就給抹掉鄉長的帽子了。這是五三年以後的事情。

以後我父親就成了普通的農民，在縣上搞了一個小攤攤子，過得還可以。到了六零年，打擊冒尖人物，就把他給送到三峽工地上。等於勞動改造，等於強迫勞動，去了以後吃不上，勞動重，被折磨的回來以後，身體就不行了。

秦安鄉下就不說了，城裡面的人，市民、居民都被趕到了工地上，就是三峽工程，就是王堡、魏店各個鄉都抽人去了。還把一部分城市居民遷移到鄉村去了，就是為了減少城市人口吃糧的壓力，增加農村的勞動力。就居民遷移，大遷移。

王堡、魏店是我們秦安比較苦的地方，秦安當時就是挨餓，死人。死了很多，吃不上飯。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任：六零年就是我的二伯父就死掉了，餓死了。

依：你二伯父多大歲數？

任：六十五歲。

依：他叫什麼？

任：他叫任昆山。他在秦安沒有辦法，沒有飯吃，就跑到靖遠，到靖遠還是不行，就又回來，餓死在家裡。

依：有沒有社員因為偷吃被打的？

仁：那多得很，比方那個時候，那些個婦女們偷糧都很有辦法，打場的時候，碾麥子、碾豆子，那些婦女用個小口袋裝上，頂在草帽裡面。中間家里人來送飯、送水，在瓦罐裡偷著裝一點。有時候婦女把褲腿紮緊，把糧食從腰上灌下去，想盡一切辦法偷上一點，給家里人吃。還有能讓碾場的婦女還是身體比較好的，她們自己可以吃那個生麥子，生吃，她個人就吃飽了。我母親就是這麼吃的，這麼活的。

依：是她給你說的嗎？

仁：我親眼看見的。她幾乎不拿，先自己吃，吃完給罐子裡裝。人家檢查的人檢查得很細緻。人家知道婦女們偷糧食的辦法。

依：那查到了會怎麼樣？

仁：扣工分呀，扣你的糧，一旦被發現就不得了了，前面的勞動就付之一炬了。沒有辦法。

農村的情況，我還不是特別的清楚，因為我那時候還上學著呢。

依：你在甘肅師大？

任：甘肅師大，五九年到六三年。我在甘肅師大還犯過錯誤。

依：你為什麼犯錯誤？

任：犯過什麼錯誤？我的錯誤是這樣的，實際上不是錯誤。挨餓著哩，我的兄弟，在秦安家裡沒有辦法，吃不上飯，就跑到蘭州找我，來投奔我。因為學校還基本上有飯吃，我就兩個人吃一個人的飯，兩個小夥子一個月吃二十幾斤怎麼能夠吃呢？又沒有肉和菜。兩個小夥子吃一個人的飯，怎麼夠吃？

依：你的兄弟多大？

任：也就是十五、六，他比我小五歲，那個時候我是二十多歲。他來以後，我們兩個人就吃一個人的飯，別的同學也很同情我們，但是也沒有辦法，自己都吃不飽。學校是什麼情況？食堂的門一開，好些人就衝進去了，因為那個飯不要飯票，八個人一桌，飯呀菜呀就已經擺好了，就那麼多，定量的，就搶著吃。所以門一開就搶，本來是二桌的人，跑到四桌五桌上去了，去把人家的饅頭麵條吃掉了，這種情況時常發生。所以，飯廳的門口就張貼著許多的大字報，×××偷飯吃了，又是×××搶飯吃了。而且在他的飯桌上寫著×××拿饅頭了，就是這個樣子，讓大家看，其實每個人都餓著肚子。其實如果桌子上的饅頭少了，還可以到灶房要一個回來，就說咋少發了一個饅頭。這種情況是普遍存在的，各個學校的各個飯廳都有。

我們兄弟兩個人沒有辦法了，都餓得肚子叫喚，前心貼後背，褲腰帶越勒越

緊。 做飯的我們秦安老鄉很多，葉家堡，就是距離縣城二十里的地方，我們那個地方人在學校做飯的很多，他們就知道我情況了。 有一個師傅，就偷偷給我說：“我給你想個辦法，你今天晚上的時候，你到伙房來，我把窗戶給你打開，拿上個袋子，我給你裝上些饅頭，你拿上去，給你兄弟吃。 看把娃娃餓壞了。”他就悄悄地給我說，他也是同情我，想幫助我一下。

依：是白麵饅頭還是苞穀麵？

任：是蠶豆麵的，那個蠶豆麵饅頭吃上肚子脹呀。 這個大師傅就說：“我只能給你幾個饅頭，解決你暫時的困難，你得想辦法，把你兄弟打發到其他地方去。不然，你的身體就垮了。”我晚上就去了，就拿那個饅頭去了，果然是窗口開著，手一伸就能摸到饅頭。

依：你當時有沒有擔心如果被人看見？

任：我擔心了，怎麼會不擔心？我不敢去，我是個大學生呀。 但是掙扎來，掙扎去，我還是去了，我沒有辦法呀，人家那麼好心腸的。 那個灶房的窗輕輕的一推，果然有幾個蠶豆麵饅頭，人家弄好的，我就拿上裝在袋子裡。 我是中文系的，恰好化學系的一個同學正在抓小偷，誰把人家的一條褲子給偷走了。 那時候衣服褲子都能拿到黑市上換饅頭吃，“曲線救肚子”。 褲子沒有了，人家正在抓小偷。 這個學生從樓上跑下來了，結果沒有抓住小偷，把我給抓住了。

依：在哪裡逮住？

任：在路上，對面碰上，我背了一個包包，又慌慌張張鬼鬼祟祟的，就懷疑我是小偷。 他就把我擋住，問：“你看見那個小偷沒有？”我說：“沒，沒有。”他看了看我的包包，就懷疑是我，就問：“你袋子裡拿的啥？鼓鼓的一袋子。”我不讓看，人家非要看，一把抓過去一看，是饅頭，就更不得了了，“這是灶上的饅頭，你是偷饅頭的？”就來了三四個學生把我送到中文系了。 半夜就抓到我們系裡，給我一個警告處分。

這時候我家裡特別的困難，我的祖母去世了，是六零年，簡直就是雪上加霜。

依：是因為餓嗎？

任：餓是一個原因，加上年齡大了，八十多了。 她也是個佛教徒，吃不上，就死了。 我要請假回家，我的班主任說：“你是封建加迷信。 到這個時候你還想回家？不能去。”其實他是通渭人，是個黨員，家裡餓死了好幾個人。 他給我說這個話的時候帶著生氣的語氣。

依：他自己家餓死了人，他為什麼這樣說？

任：他的意思是，你回家幹什麼？家裡都餓死人了，回去沒有吃的，在學校還能吃上。 他是這個意思，但是他不敢明明白白說，就罵我，罵我封建迷信。 我受了一個警告處分，等我畢業的時候，因為我的學習好、表現好，就把這個警告處分從我的檔案裡面取掉了。

六三年，我們在西北民族學院畢業的時候，當時的省委書記汪峰，陝西蘭田

人，是張仲良之後的書記。他在西北民族學院發表講話，他大概就是說，我們的學生很好，這麼困難的時期，都過來了。有些同學吃了饅頭了、多吃了、偷吃了，那都是好的表現。那是沒有辦法了，不能算他們的錯。是我們當領導的沒有辦好，沒有解決好。所以這個汪峰的講話在我們學校的影響很好。

我的偷饅頭也就不算什麼了，因為各個學校普遍都餓都偷都多吃，還有被開除學籍的、被趕出學校的，很多很多，蘭大、師大都有。

依：有沒有因為給了處分學生自殺的情況？

仁：有呀，我給你說政教系有一個，他是從四川來的同學，他把每天中午的一個饅頭。自己捨不得吃，拿到蘭州西站去賣掉，一個賣一塊錢，最後賣了五百塊錢。

依：那他自己吃什麼？

仁：餓死了，自己把自己餓死了。餓死了以後，我們從他的日記本裡面發現了他每天不吃午飯，拿饅頭到火車站去賣的情節。然後系裡就用他的錢給他買了一個棺材。

依：他是出於什麼原因不吃飯？

他：他家在四川，非常困難，就給他寫信，說家裡沒有吃的，讓他寄錢回去。他沒有辦法，一個學生，又沒有錢，他唯一的辦法就是賣自己那點口糧，就每天賣一個饅頭。慢慢的把自己給餓死了。

依：是男同學還是女同學？

仁：是男同學，也就是二十出頭，名字我不知道，是政教系的學生。他存錢給家裡寄，交學費，最後錢還沒有給家裡寄，想著假期回家拿回去，結果五百多塊錢賣了一個棺材。

依：還有其他類似的事情嗎？

仁：我們上大學的時候，五九年到六零年，正在勤工儉學，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農場，我們師院的農場在山丹縣，山丹農場。我們的大學生每個學期都要到農場勞動，裡面長期都是右派分子、壞分子在那裡種地勞動，看著特別可憐，他們吃飯排隊都在我們這些學生的後面。有些都是很有成就、很有權威的老教授，都是那個樣子。那個時候，這都是普遍的，誰說得清楚？

依：你在蘭州市見過餓死的人沒有？

仁：見過，多得很。

有的人餓得在食堂搶飯吃，被人毆打的不像樣子。在蘭州的小吃店買一碗飯，吃得時候還用雙手把飯擋著哩，就害怕人家搶走。進來的人，不管你青紅皂白，一把就抓走了，就和瘋子一樣。抓的人一邊跑，一邊吃，後面攆的人攆上了，有的用棒子打、有的用手拿。人家打，他也不管，還是吃。這種情況很多。

我有個同學，是劉家堡人，他餓得很，那個家裡給寄去五斤糧票，他到十里店，一下子一頓就給吃光了，到食堂賣了些饅頭、米飯，他就狼吞虎咽一頓都填進

去了。結果呢？從挨餓到撐死，第二天就死了。我的同學，撐死了，大學生。

依：他叫什麼名字？

仁：他姓邵，男同學。他和我是秦安同班的同學，他是師專的，我是師大的。這就是怪現象，人餓極了，就一下子吃那麼多。我們上學的時候，早晨的稀飯是給二兩，我們拿的是什麼東西盛？拿的是臉盆。我們的臉盆是多用的，洗臉、洗衣服、吃飯、煮野菜，我們把灶上的不要的蔥皮、白菜皮，還撿來樹葉子煮上吃。

依：吃什麼樹葉？

仁：柳樹葉，我們學校改善伙食，吃那個大菜是用樹葉加點鹽那麼吃。我們到西固勞動的時候，一個人發兩個菜饃，本來沒有人去，聽說發兩個菜饃就都去了，吃的時候還雙手捧著吃哩，還香得不得了。這說起來多得很。

依：這個事情過去已經五十年了，你個人怎麼看待？

仁：那個時候是普遍的天災人禍，國家也困難著哩，蘇聯專家也不幫助我們，撤走了，給我們加了許多壓力，要了我們很多東西。

依：據你所知這裡有什麼樣的天災？

仁：那個時候的人都不像樣子，面黃肌瘦、走路搖搖晃晃，小夥子像老漢，姑娘像老婆婆，娃娃小的不會爬，大的不會走。吃不上飯，啥事能幹？

依：以前敢不敢說這些話？

仁：以前不敢講，餓死了多少人還不敢講。現在都講開了。

九、我不再喊：“毛主席萬歲！”

受訪人：周紹武，男，74 歲，甘肅省漳縣鹽井鄉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8 日。

錄音長度：62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天水市某小區周紹武家。

周紹武

大饑荒餓亡者：

一個地主家，全家餓絕，人數不詳，甘肅省漳縣鹽井鄉小南街人。

周承福，男，50 多歲，甘肅省漳縣鹽井鄉人。餓亡，為周少武的父親。

周 ××，男，70 多歲，甘肅省漳縣鹽井鄉人。餓亡，為周少武的爺爺。

×××，女，70 多歲，甘肅省漳縣鹽井鄉人。餓亡，為周少武的奶奶。

楊孝之的家人，數目、年紀不詳，甘肅省某縣煙波溝人，餓亡。

依：周老師，請你講一講你個人所經歷過的五八年、六零年。

周：五八年是大躍進，大鬧鋼鐵，到處莊稼沒有人管，沒有人收，強壯勞動力都調到引洮工程上，調到徽縣大鬧鋼鐵，勞力都調到外面了。農業上就是婦女、兒童、老年人，莊稼就沒有人管。還有共產主義吹牛風，就吹到天上去了。整個社會亂得不像樣子了，我就思想，這個社會咋是這個樣子？就吹得不像話了。說共產主義就要實現了，吃飯不要錢了。

為什麼挨餓？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反瞞產。當時我們漳縣歸武山縣管，五九年，武山縣研究當時的公購糧任務是一千六百多萬斤，鹽井公社是一千二百多萬斤，這就是高徵購，同時反右傾。把二百多人送到草灘勞動教養，這就是一些說實話的縣級幹部。最後鬥爭的矛頭就轉移到農村的生產基層了，這時候就是反冒尖、反代言人。就批鬥開了。當時就是全縣開展反瞞產、高徵購、挖地三尺，把群眾的糧食都挖光搜盡。

當時是吃食堂，一天給大家喝著二兩糊糊，剛開始是四兩，後來就成了二兩，這樣維持了一段時間，食堂就全部停了。就連一天二兩的稀糊糊都沒有了，一天二兩，還不是一頓二兩，都沒有了。我們那個鹽井公社的大食堂就斷炊了，有四十幾天沒有一點吃的，這段時間農民就吃樹皮、挖草根，就開始大量死亡。死亡的具體數字《漳縣縣誌》都有，你看，這上面寫的是：“六零年，許多食堂斷糧絕炊，鹽井公社，因為飢餓、浮腫、乾瘦有一千四百多人，死亡是二百零六人。”這個數字，說老實話，是減少了。“到六一年，因為飢餓浮腫，累計全縣發病是三千九百多人，佔總人數的 8.5%，死亡了三百八十多人。”這些數字都比較小。人就大量的外流了，能跑的就跑。縣誌上這個數字根本不真實，那多得很。縣誌上寫發病的八千多人，基本上都發病著哩。你看，這裡有數字，“鹽井公社發病的就是八千七百二十人。”五八年，把甘谷、漳縣、武山和成了一個縣，弄成一個縣，原來的漳縣就弄成鹽井公社了。

我當時不在縣上，當時在天水報社工作。我是五八年調到天水，當記者著哩，我看一片亂哄哄的，當個記者沒有當頭了，我不吹，對社會的危害太大了。我思想也混亂得很，搞不清楚，我就想再去上幾年學去，就到西北師大上學去了，中文系，那是五九年。我到了蘭州，到了十月、十一月，快放假的時候，我們老家那地方來了一個人，叫劉鐵匠，來師大找我，他就悄悄給我說：“現在屋裡緊張得很，沒有吃的，餓死的人多得很。你家裡讓我來看看你，看你怎麼樣了？”我當時在學校裡，餓得瘦得很，剛上學肚子裡還有些油水，後來學校裡也緊張得很。快到冬天了，學生已經挨開餓了，也沒有肉也沒有油。學校就動員學生出去打樹葉，有爬上樹摘的，有下面撿的。

依：打什麼樹葉？

周：柳樹葉，師大那邊大馬路比較寬，那個師大道路寬，操場大大地，建築也

好，很寬廣，路上兩邊都是柳樹，夏季是柳樹成蔭。學校就動員讓學生去打，交到食堂。食堂修了大水池子，把柳樹葉子都泡起來，先煮一下，然後再在冷水裡面泡，換上幾次水以後，那個苦澀的味道就沒有了。然後白菜加柳樹葉子，也沒有什麼油，就是給我們吃的菜。我們每八個人佔一桌，就給一臉盆白菜柳葉，還沒有滿臉盆，每個學生就能分上半勺子，打到碗裡，學生就都眼睛盯著，就怕誰吃多了誰吃少了，還給自己能不能分上。就是那樣的菜，也要盯著看分得公平不公平。我每次去吃飯就端上個臉盆，到灶房裡就給你舀上菜，再端過來，饅頭端過來，就是什麼增糧法蒸下的饅頭，軟囊囊的拿不起來，吃了飯，學生就是大量的喝開水，有些放些醬油膏，沖水喝。喝著學生都是滿臉浮腫，吃不飽，成天上課都沒辦法上。這是在蘭州都是這個樣子。

五九年的年底，農村就開始大量的人餓死了。這個劉鐵匠來一說，我就知道家裡的情況了，我很難過，吃不下去飯，我家在農村，在鹽井公社的鎮子上。那個時候學校裡天天就是學習毛選，還要寫學習心得，發言討論，評選學習毛選的積極分子。反正是政治運動，是一個接著一個，社會上在反右傾。學校裡也不得安然，也鬥爭人，爭先恐後的向黨向毛主席獻紅心。

快放假了，我說怎麼辦？那時候發的是機動飯票，剛開始是三十二斤，後來就降低到二十多斤，給你早晨是二兩，早晨是四兩，晚上三兩，我就剩下幾斤機動票，就回家給家拿上。五九年的臘月，放假我就回家去了。

我是在隴西火車站下車的，然後要步行七十里，經過兩道大溝，才能走到漳縣。從漳縣到鹽井還有五里路。沿路上看到搶著吃的，偷著吃的，小偷就在火車上偷著吃，車站上看著農民逃難的，拖家帶口，穿得破破爛爛，凍得縮成團團子，人都急著往外逃，看著害怕得很。我就到了半路，我認識的幾個過去的同事在木林鄉，有個王兵就勸我：“啊呀，你不要回去了，那邊餓死人著哩。在我們這裡吃上一頓。”那個公社給幹部做的還是白麵麵片子，我就吃了兩碗。我說：“我得回去看一看，我父母親，家在那裡哩。我一定要回去。”我走回鹽井，看到樹皮已經完全剝光了，樹葉也沒有了，都吃光了。但是上面來檢查，沒有辦法，砍掉又不行，就又組織人用石灰把樹刷了，白白的一層。那個白楊樹、柳樹皮都剝著吃光了，再別說榆樹了。

一進街道看到人就是面黃肌瘦的，走不動路，臉色看著是發青的，人的眼睛都凹下去了，手、腿看著就是幹樹枝子。我走在路上，所有的目光就集中在我身上了，外地來了一個人，臉色看著就不一樣，走路的速度就不一樣，人家看我就像看皇帝一樣，一直盯著看。我走到家裡，家裡已經好幾個人餓得睡在炕上不能動彈了，我的父親睡在炕上不能動彈，幾個弟弟也餓得睡在炕上。那時候的人孩子多，我當時有七個弟弟，一個在上中學，其他都在家。那時候，沒有任何外面的幫助，然後我進去一看，我父親起不了身，還是挺高興的，兒子從蘭州回來了，就說了一句：“你，你回來了。”我就說不出來話了，鼻子酸酸的就想哭，一句話都說不

周紹武是個有良知的新聞人。

出來。 我那時候還有點錢，賣了兩斤糕點，五塊錢一斤，還難買得很，還是高價的。 我還帶了些饃。 我把糕點掏出來，放在父親面前。 父親看見糕點，沒有急於吃，他把點心小心的扳開，給這個弟弟四分之一，給那個四分之一。 父親又拿了一塊點心對我說：“去，到東房子裡給你婆、你爺吃。”我就拿上去了。 他自己也吃不下去。 他說：“現在要來個救星哩！沒有辦法了，你看看這莊裡死了多少人了？現在要救星來哩！”父親也沒有罵共產黨，也沒有罵毛主席，我就感覺到，到這個時候了，我們的老人也不抱怨共產黨。 當時我父親是冒尖人物，當了代言人的。 被批鬥回來以後就睡在炕上了。

咋鬥爭的我父親？解放初期，我父親是一個勞模，也是一個人民代表，他在五三年還到蘭州開過勞模會，他把開過會的坐位條子還留著呢，回來還給了我一個水筆，給他獎勵了一個鐵犁，是先進農具，來了牛也拉不動，太重了，就掛在牆上，他是省級勞模。 最後他也脫產了，當了鄉上的幹部，但是我們家沒有勞力，那時候還沒有入社，地沒有人種，我父親就回來了。 幾個娃娃沒有吃的不行嘛，硬是不當幹部了，在生產隊裡當隊長。 那餓的時候，隊裡的公糧、籽種就在我們家放著哩，有個大櫃都鎖著哩，但是我父親不讓娃娃動。 他說：“那是籽種，是隊上人的命。”娃娃挨餓著哩，也不讓吃。 公社來了人，就把糧食、籽種都拉走了，就沒有了。 到了反瞞產，就家家戶戶的挖，見一個炕都要挖開看，挖地三尺。 在這樣的情況下，把我父親拉到廟裡鬥了幾天，又打又罵，還不給吃的。 吊沒吊我不知道，“炒豌豆”是肯定的，就是幾個人把一個人圍在中間，你搡過來，我推過去，就這麼炒一晚上，拳頭劈頭蓋臉打著問：“交待，交待，姓周的，糧食呢？糧食呢？”我父親就傳話回來，說想吃點洋芋。 家裡沒有洋芋，我母親就到處找，也找不上。 吃不上還要挨鬥，那麼折騰了幾天，我父親放回來就睡在炕上，起不來了。

我特別感動的是在那個時候，那麼挨餓，父親還把一塊點心掰開，讓我給一個王家爺爺送過去。 王家爺爺是一個會針灸的老人，是農村的土醫生，我們有病了人家就針灸一下，哪裡疼扎一下針，我們家娃娃多，以前經常幫過我們。 我父親就說：“你送去，讓嚐上一口。”他們在王家莊子，要過一個溝。

依：你父親讓你送多少？

周：半個點心，五塊錢一斤，沒有幾個，我覺得不好意思，就這麼一點，但父親讓我去送，我就去了，那家只有一個房子，沒有院牆，王爺爺也是挨餓著哩，也

在炕上睡著哩。 我就給他們了，我說：“我爸爸讓我把這半個糕點送過來。”這些事情，我記得最清楚了，幾十年了，簡直就是歷歷在目，忘記不了。

我還帶了一些糧票，就買了些糧食，就能吃幾天，那麼多人，還是喝清湯。 我的母親有時候給我做的稠一點，但是每一頓都吃不飽。 我以前也是個幹部，我認識一個叫馬光傑的人在飼養場裡，我就到他那裡去，弄了點豬吃的飼料，我拿回來就給家裡的人吃。 我記得我們那裡還有做糖，甜菜根做糖剩下的糖渣，我把那個拿回來給家里人吃，還是找熟人走後門買回來的，一般的人還買不到，我還是給家裡解決了一點困難，能維持一段時間。

到了開學的時間，我得回到學校，我也沒有辦法，村裡的人說：“你不要上學了，你看你家裡成啥樣子了？”我說：“我在家裡能解決啥問題？”那時候，有投機倒把的，我也不會弄，也不敢弄。 那時候，倒賣一點糧食，抓住往死裡打，我不敢弄。

我們街道小南街上有一家，人餓死了，白元（土語：銀元）還在身上裝著哩，他們原來是地主家庭，藏了些私貨，有錢也買不到吃的，就餓死了。

依：是全家餓死嗎？幾個人？

周：全家都餓死了，幾個人不清楚。 銀元還在身上哩，那時候管得死得很，個人之間不能買賣糧食，街道上沒有賣的東西。 沒有人敢賣，也沒有人敢買，封得死死的，守著銀元把一家子人餓死了。 根本沒有市場。

這個時候，那麼多的農民都餓死的時候，外流要飯的時候，武山還在召開現場會，介紹鹽井公社大挖陳糧、反瞞產、鬥人的經驗著哩，來了好多縣的代表前來參觀學習。 六零年人餓得地就基本荒廢了，沒有力氣，就種不上，到了六一年還在繼續餓死人。

我還是回到學校，因為我也沒有任何辦法救家里人，我想把學上完再說。 六零年新年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上還說要發動更大的躍進，躍進躍進再躍進。我就想，人都死了，咋還要躍進呢？

依：你那個時候就有懷疑嗎？

周：我就懷疑著呢，而且我給我知道農村情況的同學說：“我再不喊‘毛主席萬歲’了。”

依：你不怕當反革命？

周：我沒有多想，當反革命的人也都沒有想到他能當反革命。 這句話是我發自內心的。 我不贊成他的這個大躍進政策，我不同意他的三面紅旗，我就不喊“毛主席萬歲”了。 我給說話的同學叫個楊作義，和我住在一個房子裡。 我們兩個相互很信任，他人也很厚道，他的家也在武山洛門，他知道家裡的情況。

當時學校裡召開大會，做政治報告，有一個政治部副主任說：“現在我們國家的形勢一片大好，有一小撮人說農村這麼糟，那麼糟，都是農民觀點、農民意識，不能用這樣的眼光看問題。 就是和平建設時期也要死人，死兩個人有什麼了不

起的? 有什麼可悲觀的? ” 這話在上千人的大會上講出來, 我渾身就發毛哩, 發抖哩, 我就想人怎麼這麼殘忍? 我當時在學校裡是團支部書記, 我也是黨員。

依: 你是全校的團支書, 還是全校的支書?

周: 班上的。 我是全校的團委委員, 那也算是縣級幹部, 脫產幹部。 我擁護共產黨還是擁護的, 但是不同意這個政策。 跟上一個高書記, 大搞憶苦思甜活動, 有一個同學用一個破碗吃飯, 我說團支部書記來參加我們班上的憶苦思甜活動, 還表揚我著呢。 在學校裡大搞教育和勞動生產相結合, 挖魚池, 修魚塘, 在師大門口挖了一個大坑, 我們抬土, 吃不飽, 還要抬那麼重。 而且還要競賽, 搞評比活動。 我在當時比較右傾, 沒有批人沒有鬥人。

我那個偷了饃的同學, 我也沒有批他, 沒有開會鬥他。 還有一個叫張根才的同學偷了饃, 偷著在廁所裡吃著哩, 有的人就給我反映上來了, 我說: “不管了, 不管了, 讓吃得臭死去。” 我不多說話, 也不理。 我不表態, 也不鬥人。 我也不敢說是人家肚子餓了, 才偷著吃饅頭, 不批鬥他就行了。 我這個書記當得沒有鬥過人, 還是穩當著哩。 我心腸好著呢。

我回來沒有幾天, 我家裡來了信, 就告訴我爸爸去世了。 我趕快又往回跑, 跑回家才知道, 我父親一直都是吃樹皮, 人吃上樹皮大便不下來, 結在腸子裡面出不來, 能吃上苞穀棒棒子磨出來的麵還是好的, 春天也開始有點野菜。 我父親不行了, 家裡找了個土大夫就給洗腸, 用肥皂水注射進肛門, 把大便弄出來一些。 在斷糧了四十天以後, 開始給供應一點糧食, 但是人已經沒有任何抵抗力了, 弄了一點飯給我父親吃, 還沒有吃到嘴裡, 就張著嘴死了。 到死都沒有吃上。

依: 你父親那時候多大歲數?

周: 五十多歲的樣子。

依: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周: 我父親叫周承福。 當時他對共產黨還是非常的信仰, 熱愛共產黨, 連一點籽種都不讓自己的娃娃吃, 就那麼忠誠, 還是餓死了。 我有時候想, 我的父親雖然是一個農民, 但是他的精神境界, 自己挨餓著呢, 拿上糕點沒有說我先吃一口, 先給別人。 他也沒有罵共產黨, 怨毛主席, 就說要來個救星來救人。 我一輩子都想著父親。

依: 你父親是那一年去世的?

周: ; 六零年, 大概是一月, 是死人最多的時候。 家裡不可能做棺材, 就把我母親的一個衣櫃子改成棺材, 把我父親給埋葬了。 村裡一天死幾個, 一天死幾個, 天天都有死人。

以後中央就發現這個問題了, 就來人搶救人命, 但是人已經餓死得太多了, 有很多救都救不了了。 你看這個《漳縣縣誌》上面都有記載, “三年困難時期漳縣減少了一萬九千兩百多人, 佔人口總數的 18%。 農村勞動力減少了七千多人, 也佔 18%。 牲口減少了一萬兩千多頭, 佔 38%。 荒地有十萬六千多畝, 到了六二、

六三年還在繼續死人。”（註：我請教一下縣志編者，什麼叫“減少人”？）

依：當時沒有什麼親戚能幫助你們嗎？

周：我有個外甥叫周富生，他的女人都是我父親幫著娶上的，那時候是生產隊的會計，我看見他吃的胖乎乎的，見了人就根本不理，那時候的關係就是那樣，你困難的時候人家根本不理你。 我那時候當幹部還有點糧票，周楊餘，在武山什麼地方當書記著呢，也不管你。 我給我父親說：“你去求求人，要上些吃。”我父親說：“我到哪裡去要？”有些白眼狼就不認得人了。

依：你的幾個弟弟怎麼樣？

我的弟弟都餓著沒有辦法，給隊裡放牲口的時候，每次都偷點洋芋回來，給家里人吃。 最小的一個弟弟去世以後，供應了一點糧食，一個人給了十幾斤，還是喝稀湯，就維持著。 我們家有一個好處是有一個姨姨，在鄉下，那家子在山上，能藏糧食的地方多，不好找，在隴西的朱家灣，就偷偷的把糧食送給我們家，給上一點就把我們的命給救下了。 不然都餓死了。

我家大人餓死了三個，我父親、我爺爺、我奶奶，都餓死了。

依：爺爺、奶奶是哪一年餓死的？

周：都是同一年，都是六零年，我記得我最後到爺爺、奶奶的東房裡送糕點，也沒有聲音，就躺在炕上動都不動。 他們死的時候我都不在家。

我們以前生活還是好著呢，算是小土地經營者，算是上中農，因為我父親是個勞動模範，也算是照顧我們家了。 解放前，我們家也僱傭過長工，收麥子的時候也有短工。 我們家還在熬鹽，賣鹽。 我記得小時候家裡有吃的，沒有挨過餓。我記得有一年收成不好，我和父親去人家家借糧，等我們有莊稼的時候，就給人家還上了，給點利息，怎麼樣都能過去。 我父親這個人就是典型的農民，勤勞得很，從不睡個懶覺，雞沒有叫，他先起來了，就耕地去了。 他也是勞苦出身，是個養家餬口的男人。

我回去安葬了父親，又回到蘭州上學。 我的一個弟弟就跑到安西去了，就是靠近新疆的地方，我母親領上四個弟弟都上安西去了，那裡生活能稍微好一點。在馬鞍山的橋灣地區。 一個弟弟留在家裡。

依：他們是去逃荒嗎？有沒有給你說？

周：他們是逃荒，我知道他們去了。 但是我也同意，我也沒有辦法，我弟弟先到那裡去了，到公社找了個幹事，當會計，我母親就投奔去了。 我弟弟也是個高中生，還能寫寫算算。 到了六三年，情況好轉一點，我母親就回到了漳縣。

依：你母親有沒有改嫁？

周：沒有，村里人說人家有個大學生哩，就是說我，再說還有幾個娃娃，我媽也改嫁不了。

在學校上課，也是餓得很，有些學生就不來了。 六二年市場開放了，有賣的東西了，有些學生就回來了。

依：從什麼時候開始好一點了?

周：我六一年回到家，還是困難得很，我妹妹在草灘當營業員，我去看妹妹，走到半路我走不動了，躺在地下，有一個人叫王孝祖，他是個當幹部的，就回去給我取了一個饅頭，給了我，我吃上了，身上就有力氣了，就慢慢的爬起來了。 我那時候肚子裡還有點油水，如果是一個農民躺在地上，就餓死在那裡了。 到現在我都記得人家的一個饅頭，我就想，如果他還活著，把人家請上好好吃一頓。

在學校裡，我和楊作義，那是六二年、六三年情況好一點了，也沒有多餘吃的。 楊作義的父親是個賣饃的，他父親就供給著一個兒子，每次背回來一點炒麵，他也就給我分上一點，用開水一沖，人家自己吃三勺，給我一勺子，我感覺就很不錯了，吃著香得很。 我在學校裡有助學金，我們班的楊孝之，他家的人也死光了，在煙波溝，我就給了他兩塊錢，就一直記著這個事情，到天水來，就來看我，就給人家說：“這是我老哥，是困難時候幫助過我的。”

最後，我的團支部書記被批判了，就取消了。

我畢竟在外地上學著哩，你要多問問當地的農民，他們才清楚。

後記：在周紹武先生家我看到出版有三寸厚的《漳縣縣誌》，就拍攝下來，現摘錄如下：

1958 年：《武山報》載，三岔鄉中華社油菜平均畝產達到了 6051.4 斤，消息被《人民日報》轉載後，引起油菜種植大國朝鮮的關注，要來參觀取經，謊言終被戳穿。

10 月 11 日鹽井公社朱家莊大隊共 253 個勞力，抽調 240 人煉鐵、引洮、修河。農業上共留下 13 個老弱病殘，莊稼沒有收到。

1959 年：6 月 9 日，武山縣委研究當年糧食公購任務，分配新寺公社 667 萬斤，鹽井公社 1240 萬斤，草灘公社 570 萬斤。

12 月，在“反瞞產”中，鹽井公社樹立了狼兒山和鹽井大隊兩個典型。 製造了假現場，助長了“反瞞產”，並挖地三尺，收繳了群眾的救命糧，導致有的人缺糧死亡。

是月，鹽井公社平調全公社的生豬 2 萬頭，集中到碧峰的高峰生產隊半旗了養豬場，公社領導給縣委報喜，並請來了蘭州電影製片廠拍攝了新聞記錄片。 由於無飼料，不出一個月，生豬全部死光。

1960 年：1 月 1 日，武山縣在洛門召開的公社書記會議上，表揚了鹽井公社翻箱倒櫃的“反瞞產”的經驗。

12 月，由於連年饑饉，是年冬，許多食堂斷糧絕炊。 鹽井公社因餓、浮腫、乾瘦發病 1,421 人，死亡 208 人。 新寺公社發病 997 人，死亡 132 人。 新寺公社張坪管區，移民草灘，來去死亡 40 人。

1961 年：1 月，因餓、浮腫、乾瘦，累計：鹽井公社發病人數達 3，960 人，佔總數人口的 8.5%，死亡 365 人，新寺公社發病 3，794 人，佔人口的 6.65%，死亡 299 人。草灘公社發病 571，佔總人口的 3.7%，死亡 19 人。

2月，原漳縣境內人口大量外流，新寺公社204人，鹽井公社54人，草灘公社2人。

3月24日，鹽井公社累計發病達8，721人。

（雖然數字很可能縮小，但是終歸是官方公開承認的數字）

十、一個少年的要飯逃荒經歷

受訪人：李順子，男，66歲，甘肅省甘谷縣原鎮大城村人。

時間：2012年8月31日。

錄音長度：83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天水市凱悅飯店。

李順子

大饑荒餓亡者：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甘谷縣人，餓亡。 為李順子的大舅舅。

×××，未成年，甘肅省甘谷縣原鎮大城村人，剜野菜被狼吃掉。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鎮，街道上有賣肉的，顏色很不正常，大人對小孩說：“不要看，那是賣人肉的。”據看見過那些肉的李順子說，那些肉都處理過了，一疙瘩一疙瘩。

前記：我本來想請李順子先生在飯店的咖啡廳談，但是當地的朋友提醒，飯店會裝有監控，不是那麼方便，再說快開十八大了，公共汽車上、大的飯店都會有這樣的裝置。 因此，我們的採訪在我所住的房間進行。

依：李先生，請問你今年多大歲數？

李：六十六歲。

依：饑荒年的時候你多大？

李：十幾歲了，我是四四年的。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是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擴充一下就是五八年到六二年。“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說法不準確，不合適，不能說是自然災害。 應該說是“三年人禍災害”。

依：請你講講你個人經歷的、家庭經歷的、眼見過的事情。

李：哎呀，這個傷疤揭起來就太疼了。

第六章

五八年，我只有十四歲，還是個小學生。先是滅四害，打了麻雀，要把麻雀的腿交給老師，打了老鼠，要把老鼠的尾巴剁下來交給老師，如果打了蒼蠅也要交給老師。要交夠一定的數量。麻雀就死絕了。從那以後十幾年，麻雀一見人就飛了，嚇得唧唧喳喳一個傳一個，趕緊就飛了。

五八年不是個災難年，其實還是個豐收年，雨水很好，風調雨順，莊稼長得很好，我們甘谷適合種高粱，長得很好。

依：你們那邊是山區嗎？

李：有山地，有山坡地。我們家那個地方是個小平原，周圍都是山地，平地也不少。莊稼長得相當好，黃豆結得飽滿得很，但是都腐爛在地裡了。五八年應該收的糧食沒有收回來，夏季的還收了一些，秋季的糧食基本都爛在地裡。當時在家的人也是上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看人幹活著哩，是出工不出活，人沒有積極性。洋芋都爛在地裡了。人都幹什麼去了？大煉鋼鐵，鋼鐵當元帥。我們家距離甘谷城四十里路，我們學生組織到城裡面有一個寺叫樊家寺，我們就去背礦石。

依：你看到有多少人參加？

李：我們學校的學生全部都參加了，我的老師是上海支邊青年，叫黃北海，現在還健在，是現在唯一在世的在甘谷的上海支邊青年，人在武山。七十多歲了。

我記得那是十一、二月了，我們往甘谷城裡走的時候住在一個大廟裡面，那時候都是小孩，中間放了幾個板凳，一邊是男生，一邊是女生。睡的是草鋪，把人凍得睡不著。我小時候愛唱歌，我就唱山西民歌：“正月那裡來是新年，紙糊的燈籠掛在門前，風吹那燈籠呼嚕嚕嚕嚕轉，我和我那三哥三哥三哥過新年。哎呀哎呀呀……。”黃老師進來就問：“那個唱著呢？”有同學就說：“李順子。”黃老師說：“誰把你揍了一頓？你哎呀哎呀的？”我說凍得不行，睡不著。黃老師再也沒有說什麼。他自己也凍得不行，不敢說，說了就成了右派了。

我去了沒有地方睡，晚上我就睡在一個廚房的案板上，帶了一個被子，半邊鋪半邊蓋，還尿床，尿得濕濕的，一晚上難受得睡不著。第二天早晨吃的那個饅頭就是冰疙瘩，吃到嘴裡是硬的，咽到肚子裡是冷的。我們擔礦石經過一片河灘地，種著一片胡蘿蔔，長得很好。露出地面有個一兩寸，凍得實實的。那時候我們吃不飽，又沒有蔬菜，特別的饞。看見那個胡蘿蔔，嘴裡想吃，但是不敢彎腰拔，老師監視著哩。但是我們很聰明，每人找了一根竹竿子，頭上塞一個釘子。抬筐子的時候是兩個人抬一個筐，前面的人就踢一腳，就把蘿蔔踢斷了，後面的人就扎起來，但是扎都不好扎，因為胡蘿蔔凍得太硬了。前面的人踢上那麼三、四個，後面的人就能扎上一個，就邊走邊吃。胡蘿蔔吃起來就是冰渣子。抬著石頭上山。

依：請你說一說大食堂的情況。

李：五八年，是大辦食堂，所有的食堂一個村人都到一個食堂吃飯。我們大

城村的食堂在過去一個姓王的大地主家，在他的大廳裡辦了一個大食堂，到了吃飯時間，每個人就拿個碗去吃，炊事員就用個勺子舀，用那個木頭的馬勺給舀一勺子，那時候還沒有鐵勺。剛開始就是放開肚皮吃，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當時還有一句口號就是：“甩開膀子大幹，敞開肚子吃飯。”到了五九年，過路的人也可以進來吃，不要錢。因為害怕個人屋子做飯，就把鐵鍋、烙餅鍋，甚至箱子上的扣子、門上的門扣子都卸下來，鍋拿到院子裡就是“咣噹”一摔，就摔成幾片子。把灶頭都挖了，不叫你家家冒煙，私人開火。要叫你去吃大食堂。

沒有過幾個月，五九年，食堂就不行了，一天供應一點清湯，嚴重的時候，一個人給二兩，二兩還要分兩頓。早晨沒有飯，中午一兩，晚上一兩。那個湯能照見影子，一家人提個瓦罐子提一罐子清湯回來分著吃。有一次，我不小心把瓦罐子給摔破了，我就趕緊把湯從溝裡捧起來，就雙手捧著連土帶泥就喝，回家還挨了一頓打。

依：誰打你？

李：我母親打，差點沒把我給打死。一家子的飯沒有了，以後提飯的罐罐子也沒有了。把我母親生氣著傷心著，一邊打，一邊哭，就罵：“你這個喪門星，你這個喪門星。”

依：你有沒有哭？

李：沒有，我小時候經常挨打。習慣了。不像現在的孩子，承受力差，動不動就跳樓了。我在外面和別的孩子打了架，回來就是挨我母親一頓打，不說誰對誰錯，都是家常便飯了。

到了五九年的後半年，連清湯也打不上了。家家戶戶就沒有吃的了。

依：你們那裡有沒有幹部到家裡搜糧食的？

李：那多得很，普遍得很，幹部挖糧食來各家各戶，翻箱倒櫃。六零年的政策是挖地三尺。我們家的地裡被清倉清糧，把地下挖的大坑小坑，我們那地方在炕旁邊泥一個倉子，把倉子都挖了，看有沒有糧食。

生產隊的幹部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惡劣，辦大食堂的時候生產隊的幹部、炊事員都吃得好，我的影響特別深，我本能的討厭、憎惡這些人。生產隊的幹部壞得很，隊長、當會計的壞得很。

依：你說他怎麼個壞法？

李：人家男人大煉鋼鐵去了，就霸佔人家的女人。我是個小孩子，不太懂，但是我聽大人說著哩。慢慢知道了，說村裡的幹部霸佔人家女人，這是普遍的，並不是我們一個村子裡的現象。他有權，能給女人一斤兩斤糧，女人就跟上了，生下的孩子都像這個幹部。那時候又沒有什麼避孕工具，女人懷上就懷上了，又不敢多說什麼。我最大的印象就是那個孩子長得像那個幹部。

依：那以後村上人會不會說他是誰的後代？

李：中國的農民善良就在這裡，不管張王李趙，只要在一個村子裡生活，就

不說人家的短，非常注意這些事情，如果說出來，可能女人會自殺，娃娃會殺人。雖然沒有唸過書，但是非常厚道。對自己討厭的人他也不說。

依：那以後父子會不會相認？

李：那不認，就當沒有這麼回事情，彼此心知肚明。會計、生產隊長都有機會，女人就是為了一點糧食，沒有其他辦法。就說分糧食，應該分上三百六十斤，一天才是一斤原糧，但是可憐巴巴一年到頭才分上一百多斤，這是苞穀、豆子，麥子一個人才分上十幾斤，我們提個小口袋在場上分。磨出來還沒有了，勞動的人吃的又多。洋芋是最好的，洋芋養活了甘肅人。

依：你們家那時有多少人？

李：七口人。我父親是老大，在蘭州工作，還有我的兄弟、妹子、母親，還有我。

人沒有吃的，就開始到處跑。我爺爺的老婆，就是我的繼奶奶也跑到陝西去了。就是我的奶奶過世後，我的爺爺續絃續下的女人。

依：你的繼奶奶多大歲數？

李：她已經五十多歲了，就從甘谷爬上火車，去了陝西的周至。

依：是因為你的爺爺過世了嗎？

李：不是，是因為家裡沒有吃的，我爺爺還在哩。有些女人是沒有丈夫走的，還有很多是有丈夫走的，沒有辦法了。我的三嬸子，也跑到陝西了，當時我三爸都在哩。

依：你們家有幾個女人跑到陝西去？

李：我的姑姑，親姑姑跑到陝西，現在還活著哩，在周至的雞村。你看，我的繼奶奶、我的三嬸子、我的姑媽就是三個女人了，還有一些遠房的親戚也跑了。都是有丈夫的女人，都是有家的女人，就逃命去了。不走沒有辦法。

依：你的姑姑當時多大歲數？

李：也就是個二十幾歲。都是有丈夫的女人，以後就形成了這邊的丈夫還活著裡，人家去了陝西跟了新的男人，又生了孩子，兩邊就當親戚走，女人回不來，又想家。甘谷、武山、秦安這樣的情況相當得多，就當親戚走著，來往著。

依：當時這些女人是有人領去的嗎？

李：自己跑去的，甘谷上火車方便，能上去就去了陝西了。

依：那走的時候給丈夫這個話怎麼說呢？

李：那是很正常的，能逃一條命就逃去。我那時小，他們怎麼說的我不知道，但是都是丈夫同意她們出去的。就說：“你出去，能逃一條命逃一條命，不逃，就死掉了。”就是活一個算一個。甘谷、秦安那陣已經死了很多人了，女人不走不行了。

依：當時為什麼不和丈夫一起走？

李：家裡還有孩子，一家子逃出去不方便，吃喝就多了，男人逃出去沒有人收

留，沒有人要。因為我們村子裡前面有個例子，跑了一個女人，在陝西找了個男人，拿回來些吃的，救了一家子人的命。所以，我的遠方親戚女人裡走的都很多。

依：有沒有後來情況好了，又回來和自己的丈夫過日子的？

李：非常少，我們家這幾個女人沒有一個回來的。我三嬸子死在陝西了，我的姑姑還活著哩。回來的有，很少。因為人家陝西生活能好一點，所以說："陝西人救了甘肅人的一大半"。不光是救了女人，還救了男人。因為女人一走，她的那份子糧還在哩，就是一天二兩清湯，還有哩，這樣讓男人還能多吃上一口，不是把男人也救下了。

到了供應豆餅的時候，黑油油的豆餅一天一個人是二兩，走了的女人還是給二兩，家里人還能吃這個供應，陝西說真的是把甘肅真個救了。當時人家陝西沒有那麼左，甘肅是張仲良，甘谷、武山、漳縣三縣合併，縣長是張世存。

依：你個人那時候怎麼辦？

李：我也跑陝西，去要飯去了。

依：你一個人，還是搭伴去的？

李：我一個人，走的時候人多，從甘谷上車的時候有一大幫子，但坐了幾個小時的車，到了天水的北道，就是麥積火車站，就被攆下來了，趕下來了。要飯不能三個、四個一起要，人多人家不給，一個人比較好要些。到了地方各走各的。

依：你當時肯定是沒有票？

李：沒有票，要飯的還有錢賣票？就是扒車。

依：你扒的是貨車，還是客車？

李：扒的是客車，把人都趕下來，不讓上，都收留了。我逃出來，又扒上車，坐到湖店，又把我趕下來，坐到東溝，又把我趕下來。每一個站，每一個站都在清查人，我從甘谷車站到陝西的絳幛被收容了四次。

依：那你在路上怎麼吃？

李：要著吃，走到哪裡要到哪裡，肚子成天餓著。

依：有沒有人給你吃的？

李：有哩，天下還是好人多。

依：路上有沒有人問你："娃娃，你一個人去哪裡呢？"

李：那時候，人看見一個娃娃出門不奇怪，到處都是難民，不足為奇，到處都是難民。胡店、東溝、坪頭、固執川這四個地方把我推下來四次，我記得太清楚了。快到寶雞了，還沒有到寶雞（註：李先生認真地寫下他逃荒曾經去過的四個地名。）

依：你有沒有挨過打？

李：唉！？我這個唉是表示對你的不同意，打，打，打，還能不打？

依：那是怎麼打的？

李：用棍子打哩，用棍子在屁股上使勁抽哩，頭上也打，打得少一些，一般都

是屁股上猛抽一頓，那打、打、打哩，有的人不打。 我們就罵那些打人的是：“老鴉罐罐。”

依：他是單獨打你，還是拉到一個房子裡打？

李：誰管你那麼多，抓住就是一頓打，被趕下來的人，嫌你走的慢了，就用棍子抽，棍子打。

依：罵人是怎麼罵？

李：在火車上，我不下車，人家就用腳踢我，列車員穿的是皮鞋，把人踢的疼的，半天都站不起來。 他們罵的都是難聽的話，什麼“狗日的”“驢日的”“瞎熊”“婊子養下的。”。

依：你被收容的時候吃什麼？

李：給些黑饃饃吃。

好不容易逃到陝西，我走到周至的亞柏鎮，我有個遠方姑姑，跟了當地的一個老頭子，我就找到了。

依：你怎麼能找到這個姑姑呢？

李：我走之前就聽人說我這個姑姑在周至的亞柏，就打問著找到了，就算給了些吃的。 但是到了晚上，這個老漢不讓我留夜，說不放心，他有戒備心理。 就害怕我是個賊娃子，半晚上把人家的糧食什麼的偷上走了。 那個時候，誰敢放心一個叫化子？人看見人吃饃，就一把搶走了。 有的人買上個菜餅子，有人搶去一邊跑一邊吐唾沫，一邊擤鼻涕，不是人家就不要了，他就吃上了。 我就遭遇過人家搶我的饃，打又打不過，搶又搶不來。

依：這是在什麼地方？

李：在蘭州，蘭州的火車站，我賣了一個菜餅子，正吃著哩，有個人一把就給搶過去了，我追著攆哩，這個人一邊跑一邊吃，一邊往上面吐口水，就是為了保護自己搶來的果實。 人餓了，還不如個動物。 動物比人還強，不欺負打罵同類。

依：你是哪一年要飯去周至？

李：五九年，正是快過年了，就是臘月。 找到我的姑姑，也沒有辦法。 那個晚上我就睡在人家的牛槽裡面。 因為那個牛槽在房子的外面，老漢就同意了。

依：那牛把頭伸過來怎麼辦？

李：我就躺在牛槽裡，凍得睡不著，身體縮成一團團，兩個手就是兩個冰疙瘩。 後來我感覺到牛鼻子出的氣是熱的，就把兩個手放在牛鼻子那裡，牛一出氣，我的手就暖和了。

依：那你一晚上就沒有睡覺？

李：睡不著，睡著了就凍死了，我的手就不停得用牛鼻子的呼吸取暖，我連棉衣棉褲都沒有，穿著絨衣絨褲。 離開陝西的時候，我把身上的一件絨衣一件絨褲脫下來，換了十五斤苞穀，寒冬臘月穿著單衣單褲，在絳幛車站差點把我給凍死了，差點就凍死了。 我恨不得地上裂開個洞子，我鑽進去，哪怕把我埋了去。

依：你還本事大呀？你“老實交待”你這個生意怎麼做的？人家抓住會被沒收的呀？

李：我是用衣服換的。沒收是沒收，能跑脫的還是能跑脫，到陝西換糧食的人很多。那個時期布票很緊張，沒有布票，買不到布，人沒有穿的，我就在亞幛柏的農村，把一身衣服脫掉，人家給我了一個爛口袋，給我十五斤苞穀，當時的想法就是趕緊回家，因為馬上就要過年了。

依：你帶著糧食有沒有人查你？

李：我就從絳幛扒車，路上很艱苦，被趕下來幾次，我又爬上車。沒有人查我的苞穀，人家看是個小娃娃，那是我的命呀，我只要人在，那糧食就要在，那是命，怎麼都要拿回家。我是大年初一回到家裡的。回到家，把苞穀交給老媽，我抱住老媽就哭了一場，那一肚子的委屈，就沒有辦法說了。我媽也哭，我出門去了，就不知道個死活了，能不能回來就很難說了。我媽眼淚比我的還多，只會說：“我的娃呀，我的娃呀，你回來了，嗚，嗚……”就啥話都說不出來了。

依：你出門要飯的時候，你媽媽知道嗎？

李：我往外跑，我媽知道，往哪裡跑我媽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跑過好幾次，家裡餓得不行，就往外頭跑，到外頭不行，再回來。蘭州我也跑過。到蘭州，我喜歡看書，就到人家的新華書店看書，後來我小學畢業以後，就考上了藝校。考進蘭州藝校，一天吃半斤面，還要踢腿、彎腰，還要煉嗓子，後面餓得不行，我又跑出來，考上了鞏家灣石油學校。當時考學校比較嚴格，不要甘肅人、不要河南人、不要安徽人。凡是困難地方的人都不要。我就頂用了一個江蘇人的籍貫。

依：那是為什麼呢？

李：因為這些地方太困難了，流浪的人太多了，招誰哩？我就用一個江蘇人的戶口報上名的。我哥哥當時在蘭州石油化工廠當工人，給我弄了一個假證明，到了學校，人家給查出來了。因為我一說話，就是一口甘谷話，騙不了人，人家就把我給退了。退了，六零年下半年就回來了。

依：你家裡有沒有餓死的人？

李：我們家沒有，其中一個特殊的原因是我父親當時在蘭州工作，這就好多了。我那個時候已經會寫信了，我就寫信讓他寄錢回來，給家裡買東西吃。他一個月的工資能賣一小袋胡蘿蔔。那是讓村里人特別羨慕的。我媽那時候是烙餅子偷著賣，但是這樣，我還到陝西去要飯，就想一想普通的農民家庭。

依：你媽媽賣餅子的糧食從哪裡來？

李：有很少的糧食，自己不捨得吃，半夜偷偷烙上些餅子，我媽是小腳，就是那個山上的小路走幾十里路，到黑市上做點交易，賣掉白麵餅子，再給我們買點黑麵豆麵。她就是這樣倒個手，多折騰出來一些，來養活一家子人。這是我們家沒有餓死人的原因。

依：你們的親戚裡面有沒有餓死的人？

李：我的大舅舅是餓死的，我的小舅舅好著呢。 那時候生活苦難，又是山路，人都不太走動。 我們村子裡餓死很多人，在路上就會看到。

依：你個人知道不知道有人相食的事情？

李：那是在通渭，饑荒最嚴重的地方，人餓了，自己的娃娃餓死了，就煮著吃了。 在通渭吃人肉是正常的，十室九空。 我們安原以前是屬於通渭管，後來劃分到甘谷，所以我們和通渭距離很近。 最後，共產黨到通渭搶救人命，發救濟糧。

我們安原街道上有賣肉的，大人指著說："那個是人肉。"有賣人肉的。

依：這個人肉的顏色和豬肉的顏色有什麼區別？

李：在我的印象裡，那個肉的顏色很不正常。

依：比如說豬肉是一片子，但是人肉它不可能是整塊的。

李：人家都處理了，處理成一疙瘩有疙瘩，看不出來了。 我要看哩，大人說："不要看，這個是人肉，趕緊走。"我那時候只顧肚子，後來才聽說，人吃了人肉眼睛會發紅。

人能吃不能吃都吃上了，豆衣、蕎衣，那個蕎衣吃上可怕，大便不下來，人身上腫得明亮亮的，皮膚發光。

依：你們那邊浮腫的人多嗎？

李：那簡直不得了，當時浮腫是一個大病。 都是餓下的病，吃上蕎衣人立即腫，皮膚就繃得緊緊的，光亮亮的，最後就破了，黃水就流出來，粘在被子上，衣服上，衣服都脫不下來了。

柳芽子、楊樹芽子、榆錢都是吃了。 榆錢最好吃了，甜甜的，為了搶榆錢打架，我也打，不是被打就是打人。 互相撕打。

依：有沒有從樹上掉下來的娃娃？

李：我就從槐樹上掉下來了。 小娃娃掉下來也問題不大。 有一次我去偷麥穗子，生產隊的看莊稼的人喊叫著追我哩，抓住就要打哩，我就從山崖上跳下去，就掉進刺籠裡面。 就是長酸棗的刺，就扎得滿腿滿胳膊的酸棗刺，把我疼得直叫喚，還不敢趕緊起來，起來還更疼，因為那個刺扎著哩。 晚上我先到我們同學家去給我挑刺，點了個煤油燈。 她挑一下，我"媽呀！"叫一聲，她挑一下，我叫一聲。 哎呀——！扎得渾身是傷，就是為了一口吃的。 我還不敢回家，先到一個我叫二奶奶的家裡挑刺。 哎呀，把我疼壞了。

我回家還不敢給我老媽說，說了她就會打我一頓。 因為沒有成果，沒有拿麥穗回來，還弄了一身傷。

我吃過最好的東西就是榆樹皮。 皮刮回來，先是曬乾，用剪刀剪成小塊塊，再在磨上磨成麵，放些豆皮粉，做成麵條，就嚼不斷，就像吃塑料一樣，橡皮筋一樣，當時覺得味道挺好的。 村上的槐樹，芽子根本就長不出來，一長出來人就把它拔掉了，從春天到夏天，槐樹都是光禿禿的。

苜蓿還沒有長出來的時候，我們就在地裡剜苜蓿，剜那個根，挖出來的都是白芽子，挖好半天才能挖出來一把。又害怕被太陽曬乾了，就挖個坑埋起來，但是再去的時候，就被小夥伴偷走了，我就氣得大哭，一天的勞動就沒有了。挖苜蓿芽最可怕的是碰上狼，饑荒年間狼特別的多，那個狼就出來吃人。我見過的狼有三十多條，我都能給狼安上名字，每一隻狼我都認得。

依：你們村裡有沒有被狼吃掉的娃娃？

李：有，當然有，娃娃到地裡找野菜，剜苜蓿就危險得很。我們村子裡就有被狼吃掉的娃娃，一個娃娃去剜野菜，就被狼咬死了。我認識的一個狼，叫跛營長，它的腿被人打斷了一條，腿是跛的。這個狼是我親自見過的，而且被我們抓住了。

依：那你講一講狼的故事。

李：狼可是了不得，你一旦害上一隻，它們就一夥日夜不停的叫，比人還強。這個跛營長我見過，它一來我就揚土。饑荒年間為什麼狼多？這個迷我一直沒有揭開，據說狼看見死人就來吃肉，它發出一種聲音，就招來更多的狼來吃。

到了六二年，生產上緩和一點了，從外地調來一些洋芋籽，就組織社員剜那個洋芋籽，把能發芽的那個地方剜下來。像我這個年齡的人都當過小偷，沒有一個不偷的，偷是唯一活下去的辦法，不偷不摸，餓死活該。

依：你偷過什麼？

李：我外面穿著一件黑衣服，裡面有件背心，我就在人家剜洋芋籽的地方亂轉，有機會了就偷一把，從領口這裡塞進去，就在腰裡面裝著。隊裡為了防止社員偷吃那個洋芋籽，就用人糞人尿攪拌了，幹了以後，上面黑黑的一層，我們還是偷，照偷不誤，偷上了用手把那個人糞扣一扣，也扣不乾淨，就煮上吃。到現在那個味道還在我的嘴裡面，還有那個味覺。

再一個就是三更半夜起來，去地裡偷麥穗子，偷高粱穗子，都偷過，不偷就不得活。沒有燒的，莊稼不行了，燒的東西也沒有了，農村的燒是靠莊稼。就把人家的小樹都給砍了，燒了火了。但是燒的也很困難，沒有吃的就沒有燒的。那時候只要是燒莊稼杆子，地上的草都被拔光了。我們這麼大的都當過賊，當賊才能存活。

六一年，我上六年級了，這個黃北海老師領著我們去給隊上幹活，我說：“老師，我要小便去。”我就跳下土崖，挖了一個洋芋擦了擦，就生著吃上了。黃老師看見我了，看了我一眼就走了，嚇得我要命。我說這不得了，要全班批判了，但是黃老師沒有說一句話，包庇了我。我一直都很感激他。

不是我們那裡洋芋地多嘛，人家收過以後，社員可以起撿洋芋地，就是從挖過的地方掏，再掏一遍，你知道我找到了多少？我在我們那裡都出名了，我挖了兩千斤呀。大小的都有，很奇特，有的人挖不到，我是特別聰明，挖的最多。別人挖不了多少，我每次回家都是滿滿的一背簍，背都背不動。

依：你多長時間挖了兩千斤？

李：從人家挖過洋芋到天凍的時候，每次我的夥伴都是半背簍，幾個洋芋，我回去都是一背簍，我想那個地方有洋芋，用鋤頭挖下去，果然就挖出來一個田鼠洞，它們偷了不少洋芋，準備過冬，一個田鼠窩裡面能挖出來四、五十斤洋芋。我挖了三個洞。田鼠可是聰明得很，倉庫是倉庫，臥室是臥室，衛生間是衛生間。那個挖起來很吃力很費力。我去地裡挖洋芋，還扛著鋤頭走著，還一邊看著書。我愛看書，回來的時候背一背簍洋芋。我覺得是個奇蹟，什麼道理也搞不清楚。我就知道哪裡有洋芋。

依：你這是飢餓出天才。

李：我興趣大得很，就知道哪裡有洋芋，有田鼠洞。我把洋芋拿回去我老媽高興壞了。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出當時人怎麼幹活？怎麼收洋芋？人給集體幹活沒有積極性。有的人說洋芋吃夠了，我到現在都是愛吃的，那是救了我的命的。

我有個同學，姓王，他的母親也是個奇蹟。那時候的老鼠很多，他的母親就抓老鼠，怎麼那麼會抓老鼠？他們一家子就吃老鼠，後來那個老鼠皮就存了好多，用兩個簸糧食的簸箕裝著。還捨不得扔掉，他們吃了很多，我就看到他們家吃老鼠。還有吃老鴉的，就是烏鴉，平時人不吃，那時候都吃開了。還有賣老鴉肉的，各種辦法都想盡了。奇蹟！奇蹟！那年月奇蹟多得很！

依：你們以前談不談這些話題？

李：我給孫子講。我的孫子只有十二歲，我說等你長大了，我就給你全部的講，你必須要記得。一般場合不怎麼講。兩個女兒知道一點，但是不是很清楚。

用我的名字不要用我的真名字，用李順子，用化名就行了。

後記：採訪過李先生後，他告訴我的朋友，他很後悔。

我不知道，他後悔什麼？半個世紀過去了，還要等到何時才說？

附件：中共甘肅省委關於省委領導工作中嚴重錯誤初步檢查的報告 西北局並中央：（發各地市、州委、各直屬黨委）

……

這幾年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省委在中央的領導下，執行了黨的路線、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有一定的成績。但是，省委領導工作中，也產生了很多錯誤，這些錯誤一直在不斷擴大，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正如西北局蘭州會議所指出的，甘肅工作中的嚴重錯誤，應該由第一書記張仲良同志負主要責任，張仲良同志的錯誤主要是“左”的錯誤，包括執行中央方針政策上的錯誤，違犯組織原則的錯誤和幹部政策上的錯誤，各地傳達和貫徹西北局會議精神以後，問題暴露得更多了。糧食產量核實愈少。口糧安排過低（6 兩以下）的面，有陸續擴大的

趨勢。很多地方，不斷發生外流謀生、疾病甚至死人現象。幹部封鎖成風，不說老實話成風，不關心群眾疾苦成風，饑病不報，見死不救，達到難以容忍的地步。違法亂紀現象，不僅在張掖地區是極為嚴重的，在定西、天水地區，也是極為嚴重的。如果不是西北局、中央工作組及早檢查，揭開了錯誤的蓋子，再發展下去，是不堪設想的。這次西蘭會議是挽救了甘肅黨，挽救了甘肅人民。

我們工作中的錯誤，現在大家批評、揭發比較多，初步認識到的，是以下幾個問題：

一、嚴重的浮誇。這幾年來，省委工作中，發展了嚴重的浮誇。1958 年糧食產量，公布過 222 億斤、200 億斤，最後定為 185 億斤，去年秋季落到 120 億斤。1959 年的糧食計劃產量，最初提出過 400 億斤，後來 370 定為億斤，再後又修改為 270 億斤。曾經設想過，全省到 1962 年，生產鐵 760 萬噸，鋼 630 萬噸，並要種地在群眾中進行宣傳。引洮工程，提出民辦公助，一面施工，一面設計，兩年完成。……工作，卻完全不是這樣，一味地誇海口，講硬話，無視具體困難。結果，所謂把握特點，抓有利條件，都成了空洞的口號。這在全省幹部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二、群眾觀點差。甘肅人民生活發生問題已經連續幾年了。1958 年春天，幾個地方就發生過外流、腫病、死人等現象。1959 年、1960 年，發生問題的面愈來愈大，時間愈來愈提前，情況愈來愈嚴重。可是，省委特別是張仲良同志對這個重大問題一直重視不夠，而且認識有嚴重錯誤，即片面誇大群眾鬧糧事件中階級鬥爭的因素，而忽視實際存在的糧食不足的困難。牽涉到的具體問題，有以下幾個：（1）1958 年徽縣發生浮腫病，衛生廳派醫務人員檢查，結論是由於“營養不良，勞動過度”。省委則認為與糧食營養無關，批判上述觀點是“攻擊黨的糧食政策和生產運動的”。（2）關於對人口盲目流動的看法，去年 11 月 30 日省委出版的“內部通訊”上，登了一篇文章，“金山公社為什麼人口外流？”是這樣說的：在人口外流問題上，曾各種各樣的叫嚷，說什麼是“糧食問題”、“幹部作風問題”、“社員生活安排不當問題”等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利用人口外流問題，惡毒地向黨進攻，誹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武山金山公社深入調查的結果，又一次揭穿了這個謎，原來少數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和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乘機破壞。（3）對於人口死亡，在發生事故的地方，省委要求下邊分開正常死亡與非正常死亡數字，這是很難分清楚的。去年 7 個縣發生事故，報上來的非正常死亡數字是 2200 多人。這個數字是大大縮小了的，但還有人認為是誇大了。今年元月公安廳報告發生了 11 起吃人肉的“怪案”，不加重視，不作深入瞭解，即判斷為反壞分子搞的鬼，要公安廳再查，就沒見下文。（4）1957 年天水地委發現幹部搜糧，造成群眾心理緊張現象，就發了個糾正這種現象的指示。報到省委後，省委批評地委的指示方向有錯誤，首先沒有看到兩條道路的鬥爭，只看到幹部中的缺點，是錯誤的。以後，省委還一再批判了對反瞞產成績表示懷疑的各種意見，

支持反瞞產是“方向正確”。 正由於省委在這些問題上是非不分，進行了錯誤的批判、錯誤的鬥爭，在全省廣大幹部中造成了思想混亂。 關心群眾生活，反映糧食困難，是很容易被戴上“右傾”帽子的。 而無視人民疾苦，慣於吹牛浮誇，倒會贏得“方向正確”的頭銜。 群眾觀點大大減弱了，勞動人民的感情非常淡薄了。基層幹部對外流、腫病、死亡三不報，是普遍現象，層層封鎖，起初情況反映不上來。 反瞞、搜糧、挖糧、逼死人、打死人的現象不少。 一直沒有得到有力的糾正。這種情況，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使我們嚴重地群眾，脫離實際，達到了危險的邊沿。 這是一種極為沉痛的教訓。

三、最近這次三幹會上，還說“刮‘共產風’的同志，是堅決革命的，是擁護三面紅旗的”。 這種錯誤，是和省委特別是張仲良同志領導思想上有“左”比右好的框框直接有關的。 這些做法，在幹部隊伍中造成了很不正常的情況。 多數人明哲保身，沉默寡言，表面積極，內心惴惴不安，耽心“不知什麼時候犯錯誤？”有些人，則以風為準，迎合上級領導的口味，不考慮人民群眾的利益。 有的，則興風作浪，抓辮子、扣帽子，打擊別人，抬高自己。

四、為什麼產生上述嚴重錯誤，就是因為張仲良同志，驕傲自滿，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破壞組織原則，實行家長式的領導。 很多錯誤決定，都是在張仲良同志直接主持下作出的，又是在他的一再堅持之下，使有些嚴重錯誤不斷發展，不斷擴大，而得不到及時糾正。

由於張仲良同志思想作風上的嚴重錯誤，使得省委內部，書記處內部，生活極不正常，不能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 對於多數同志常常過分誇大他們的缺點，忽視甚至抹殺他們的優點。 對於少數自己喜愛的同志，卻又過分誇大他們的優點，忽視甚至誓死抹殺他們的缺點。 仲良同志，經常不注意傾聽多數人的意見，而慣於依靠少數人的錯誤方針尋找理論根據，為自己的錯誤判斷尋找事實根據，依靠少數人去進行過火的鬥爭，依靠少數人去制訂缺乏根據的計劃、方案，甚至也喜愛聽少數人對自己的無原則的頌揚。

我們的缺點錯誤，是從民主生活問題上、從農村工作問題上大暴露的。 這個方面談得比較多，但還揭得不深不透。 至於工交、財貿、文教、科技、計劃、政法、思想工作等等方面，基本上沒有觸及到，可以肯定問題都是很多的。 在我們面前，擺著一個向錯誤作鬥爭的任務，這是一個嚴肅的艱苦的戰鬥任務。

1960 年 12 月 25 日

（摘自《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 20 輯）

第七章 全國“糧食戰爭”

——大救星毛澤東指揮下的大掠奪、大饑荒、大屠殺

我是1965年生人，是唱著《東方紅》《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長大的一代人。從不知道這場大饑荒，多少年來，所聽到的僅僅是“三年自然災害”、“三年困難時期”這兩個詞彙。

最近幾年來，中外學者以良知和道德勇氣闖入禁區，大膽揭露出餓死數千萬中國農民的大饑荒真相。令人觸目驚心、慘不忍聞。

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說：“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1958年在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的三面紅旗下，《人民日報》出現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畝產吹噓到一萬斤、六萬斤、十三萬斤。為了多徵收農民的糧食，毛澤東下令：“馬克思和秦始皇結合起來。”“調東西調不出來要強迫命令。”李先念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鄧小平說：“要餓死人也餓死在四川，餓死在王府井國際影響不好”。高徵收、反瞞產，用棍棒、拳頭搶去農民最後一口口糧，並攔截外出逃荒的饑民……1958年至1962年的中國大地，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共產黨對手無寸鐵的數億農民進行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糧食爭奪戰爭。其結果是：

河南省餓死三百到四百多萬人，僅僅信陽事件就一百多萬人餓死。

甘肅省餓死一百多萬，僅僅通渭問題就近十萬人餓死。

四川省餓死一千萬到一千兩百萬人，僅僅榮經慘案餓死全縣多半人。

安徽省餓死五百萬到六百萬人，僅無為縣餓死二十萬人。

山東省餓死三百多萬人。

……

五年之間，全國有四千萬到五千萬的農民被活活餓死，還有的被打死、自殺、累死、病死，以至出現不計其數的人相食事件。這是一個什麼數字？這場大饑荒，是斯大林推行農業集體化餓死七百多萬烏克蘭人的五、六倍。這場大饑荒，是日本人南京大屠殺三十萬平民百姓的一百五十倍以上。這場大饑荒，是希特勒屠殺六百萬猶太裔的六、七倍以上。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僅僅是數字嗎？他們和我們一樣，曾經是鮮活的生命！想像一下幾千萬人的

屍體堆積在一起會是怎樣的屍山死海？青壯男人、老人、孩子、婦女們被挨餓——乾瘦——浮腫——肝腫大——心臟衰竭——最後絕望餓死，這是一個最為漫長、最為痛苦、最為屈辱、最為殘暴、最為非人的過程。而這些人的死，僅僅是因為完全人為的被剝奪了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力——吃飯。

剝奪人吃飯的權力，把人活活餓死即殺人。

這是一個餓死人的時代。

這是一個人吃人的時代。

這是一場不用兵器的大屠殺，糧食變成了殺人的武器。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饑荒，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屠殺。

一、我餓得像個傻子、廢物

受訪人：李詩信，男，57 歲，原四川省資陽縣上西街人。

時間：2011 年 11 月下旬。

採訪形式：電子郵件問答、補充。

大饑荒餓亡者：

李詩信

孫五爸，男，年紀不詳，四川省資陽縣上西街人，餓亡。

李昌祥，男，46 歲，四川省資陽縣上西街人，抗日英雄。因為給毛主席寫信反映四川糧票被李景泉作廢的事情，被關押迫害，致死。

白瞎子（綽號），名字年紀不詳，四川省資陽縣人，因久餓腸薄，飽食後撐死。

劉 ××，名字、年紀不詳，四川省資陽縣人，因飢餓偷雞被遊街後，自殺而亡。

×××，女，年紀不詳，四川省資陽縣金台鄉，被丈夫殺食。

人吃人事件：四川省資陽縣金台鄉，有一個中農成分的男人有兩個老婆。到了 1960 年冬季家裡缺糧時，餓得受不了，這個家庭的男人與長得瘦些食量小的老婆商量後，就把那個長得胖又能吃的老婆殺了，並腌製成臘肉長期食用。

依娃：請您給我一個個人簡歷，我希望用您的真實名字，但如果您有顧慮，用化名也沒有關係。

李：我目前在高校宣傳部門工作，如果我提供的材料在國內引起有關部門的官員的關注，我可能馬上就會失去工作。但我很想完全真實、客觀地說出自己經歷的“大饑荒”，為你的寫作提供素材。也是我這個親歷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叫李詩信，四川資陽人，生於 1954 年 2 月，出生時家住資陽市區上西街。1960 年開始上小學，1966 年 6 月小學畢業。 因“家庭出身不好”，小學畢業後失去上中學的資格。 由於家庭經濟十分窘迫，失學後就開始打工謀生。1969 年以“三線建設工地優秀臨時工”身分被招工到四川資陽酒廠當工人。1978 年，通過自學中學課程後考進大學物理專業讀書，畢業後分配到四川資陽師範當教師。1988 年，調入廣東某高校，擔任學術期刊文科版、理科版編輯工作。2008 年秋，調入浙江某高校，擔任報刊、書籍編輯工作。

依：這麼說，大饑荒年間您已經六、七歲了，有記憶了。 當時生活在什麼地方？家裡有幾口人？什麼樣的經濟狀況？

李：實際上，我的整個童年都是在飢餓中渡過，記憶最深刻的也是飢餓。如果“大饑荒”所指的是 1960 年開始的話（其實是從 1958 年開始持續到 1962 年，作者注），當時我 6 週歲。 家住資陽市區上西街。 家中 9 人，即父母 2 人，兄弟姐妹 6 人，大哥 15 歲、小弟未滿週歲，外婆 1 人。 父母兩人的月工資收入相加大約 40 元，一個人平均不到五塊錢。1960 年冬季，父親去世後，家庭經濟收入只有母親每月的 18 元，一個人一月只有兩塊多錢生活費。

依：那請你先談談你父親的家庭出身、背景等，因為在當時的中國一個人的出身幾乎決定了後來的政治處境和生活環境，還會牽連到孩子。

李：1960 年冬季，父親去世，年僅 46 歲。 詳情？說來話長了。

我先談談父親的簡單情況，父親李昌祥，1914 年生於四川資陽金台鄉水木堰。 父親出生在一個貧窮佃農家庭，他的父母主要靠“打草鞋”為生，即利用稻草製作簡易涼鞋再出售，家庭經濟十分窘迫。 父親在 7–9 歲之間，他的父母雙亡，成為孤兒，後被遠房舅舅收養，並做表弟讀書的陪讀，他也因此學會了寫字讀書。

李昌祥在 12 歲那年，四川開始鬧饑荒，他不想繼續留在表舅家爭奪家裡原本就不多的食品，心裡總盼望能夠自謀生路。 他賣過煙卷，稀裡糊塗當過四川軍閥的小兵，不過是為了“吃糧”。 曾在八一三淞滬抗戰中，身負重傷，被送到江西南昌陸軍醫院搶救。 住院期間，宋美齡到醫院看望受傷的勇士們，並向他們每人贈送一把“中正劍”，以示嘉獎。1938 年初，我父親因傷勢退伍回到故鄉資陽。 抗日受傷英雄回到家鄉，受到了官方和民眾的熱烈歡迎。 他主動向政府提出把政府給予的撫恤金全部捐出作為抗日經費，他自己則依靠擺賣香煙、花生等雜貨謀些薄利維持生存。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後，我父親繼續依靠開小店賣香煙雜貨維持家庭生活，當時，他和我母親鄧元芳已經育有四個子女，早開遲關兢兢業業，談不上富裕，但家庭溫飽基本上可以維持。

1953 年，政府開始推行公私合營運動，為了讓所有的私營人員都加入“公私合營”的股份公司，政府加大了對私營商販的稅收額度。 當時，我家父母與許多

小商販一樣都面臨艱難抉擇：入股到“公私合營”，股份越少的工資越低，如果入股，依靠微薄的工資難以維持生存，但如果不加入“公私合營”，稅務人員每天上門收稅，小商販們根本就沒有利潤，生存照樣無法維持。

就在這樣舉步維艱的時候，1954 年 2 月，剛過春節的初春，我出生了。 我的問世不但沒有給父母帶來歡樂，反而成了家庭的累贅，因為那時候家裡早就有上頓無下頓，母親生我那天家裡已經斷炊了，生了兒子的月婆子吃不上飯，餵不上奶，我餓的哭，母親難過的哭。 那時候，家裡常常都是沒有米沒有麵，幾個孩子嗷嗷待哺，我家斜對面開麵房做掛麵的鄰居每知道我家斷炊時，就會送些切掛麵餘下來的麵頭子過來，讓我家煮點麵條湯，暫時渡過難關。 所以我們一直很感激這家善心人的雪中送炭。

我出生後，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吃了上頓愁下頓，為了給新生兒子尋求生路，萬般無奈下，父親貼了一張“告示”在自家門口，宣稱願意把剛出生的小兒子送人。 不久就有人上門來要領養我，可是，母親一看見那位領養人滿頭大膿瘡，不像是個好人家，怕我受苦或被轉賣，就堅決不願意把兒子送人了，好歹留在自己身邊。

其後不久，父親就突然被捕，很快就以“反革命罪”被判刑 12 年，押往新疆勞改。 父親被押上火車時，我家鄰居在車站看到了那一幕，回來告訴我母親，此時的母親才知道父親被押走了。 至於父親犯了什麼罪，母親一頭霧水，父親自己更不曉得！沒有任何手續和書面通知。 後來知道給我父親定罪有兩條：一是在新社會賣人；二是預測朝鮮戰爭可能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謂“賣人”的罪證就是那份願意把我送給他人收養的“告示”，而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完全是無稽之談，談論時局的人比比皆是。

1955 年底，因為母親去內江中級法院上訴，跪在大門口哭訴冤情。 迫於上級壓力，縣法院終於重新審理我父親的案子，將他 12 年徒刑改判為 1 年，這一年的罪行仍然是“反革命罪”。 當時，我的父母早已被折磨的身心疲憊，能夠從 12 年徒刑改判為 1 年，已經是感動得跪在毛主席像前高喊萬歲萬萬歲了。

當李昌祥被改判為 1 年時，當時他已經在新疆勞改一年零三個月了，多勞改的這三個月，勞改農場為他補發 3 個月的工資。 當時新疆的工資比資陽高很多，即使在勞改農場，我父親也能夠拿到每月 30 多元，當時我家已經“自願加入公私合營”商店了，如果回到資陽，我父親每月只能領到 10 多元工資。 為了經濟需要，父親就留在勞改農場工作。 父親在新疆工作期間，每月可以寄錢回來，當時還引起街坊鄰居的羨慕，不知內情的鄰居還說：“當勞改犯多好，每個月都有錢寄回家”。

父親回到資陽是 1958 年，“共產主義大躍進”已經愈演愈烈了，回到故鄉的他開始遭受比勞改期間更多的折磨。 回資陽後，他被安置在紅霞飯店做會計，這本是一份好工作，可是那時候的政治運動特別多，每一個運動都把他作為

破鏡重圓，拍攝於 1960 年 8 月 18 日，前排左一為李詩信。

重點整治對象，因為他頭上有一頂“反革命勞改犯”帽子，還因為他在抗日戰爭期間是國民黨軍隊的軍人，儘管他打的是日本人，儘管他從來沒有與共產黨的軍隊作戰，但他還是成了每次運動的“老運動員”。1959 年初，父親被單位作為“土勞改犯”指令到了距離縣城幾十公里遠的一個化工廠“工作”，那是“大躍進”的化工廠，裡面到處是有毒物質和有毒氣體，進了那個化工廠的大門是不能自由離開的。化工廠的人很多都病倒了，我父親是在化工廠病倒後才被允許回到城裡的。

父親離開化工廠回到縣城後不久，母親生下了我的弟弟，這個新成員的到來給全家增添了喜悅，也增添了憂愁。小弟滿月那天，父親帶領我們全家去照相館照了全家福，這張照片上父親還寫了幾個字“破鏡重圓”。從我出生開始，我家這面鏡子就破碎了，當我小弟出生後，我家這面“破鏡”終於“重圓”了。

依：你們在資陽算是城鎮戶口，當時每人供應多少糧食？也是吃食堂嗎？每天每頓一個人能吃到多少糧食？飢餓到什麼程度？

李：就四川當時的糧食配給情況來說，據說成都的成人是每月 27 斤糧食，似乎還是大米為主，省會城市政府的面子重要。而在僅距成都 100 公里遠的資陽城區，成人配給每月 19 斤糧食，兒童按年齡大小依次遞減，學齡前兒童每月只有幾斤糧食，而這些配給的糧食中，大米很少，通常都是些雜糧充數，如豌豆、玉米或者紅薯。出產紅薯的時候，就用 5 斤紅薯代替 1 斤大米。資陽屬於丘陵地區，稻田少而山坡多，這也是當時配給的糧食以雜糧為主的客觀原因。縣城裡的人們拿到紅薯普遍都難以保存，不像農村可以存放在地窖裡，只能堆放在家中的地上。沒有保存條件的紅薯，如果不趕快吃完，會很快爛掉。但如果快快吃完了，家中就馬上斷炊。紅薯有大有小，像我們這種“勞改犯家屬”，能夠得到的都是那些別人挑剩下的小紅薯、半截薯、蟲薯或者爛薯。

小弟生於大煉鋼鐵時期，為了“大煉鋼鐵”，每家人的鐵鍋、菜刀之類的鐵器都被強制沒收了，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得交，不然就說你反對“三面紅旗”。自己家不許開火做飯了，所有的人都開始過“共產主義”生活，人們憑糧票到街道

食堂購買飯票，這樣的做法在街道幹部看來是美事，很是要得。因為他們有機會多吃多佔，還可以有權力分配別人的口糧，耀武揚威。而對我們那樣的家庭來說，就是死路一條了。街道幹部去食堂打飯，他們的飯票總是很充足，每頓至少有“三兩”，而我們家的飯票則總是沒有哪一頓可以吃飽。為什麼街道幹部的飯票充足？這是個誰也搞不清楚的懸案，沒人敢問一句。因為當時的糧食配給制，在資陽即使成人也只有每月 19 斤糧食，如果他們每頓可以吃三兩飯，每月至少得有 27 斤糧食才對啊？為什麼我們家的飯票那麼少？

我們家未成年人多，都是能吃飯的年紀，人均糧食卻只有 10 斤左右。哥哥姐姐們一天三兩一頓一兩，我和小弟因為只有幾歲，政府配給的糧食更少，一天大約只有二兩。但不是白米，都是雜糧。又沒有其他副食補充，就是有也沒有錢買。我們常常是不吃早餐，中午到食堂吃一次，晚上在家煮牛皮菜吃。當時的資陽人普遍種植牛皮菜，牛皮菜是一種生長極快的蔬菜，很粗糙，主要是用來餵養家畜，自古以來都是四川農村餵豬的。到了生活困難時期，四川人就見縫插針，只要找到巴掌大小的土地也要種上牛皮菜當作充飢的食品。只要勤澆水、施肥，每天都可以收割牛皮菜最外圈的老菜葉。煮熟的牛皮菜很粗燥，口感極差難以下咽，遠比紅薯叶和野菜難吃，像吃草，但可以抵擋一時的飢餓。因為在那時候，找到紅薯叶和野菜都是很困難的。牛皮菜的纖維素很高，吃過之後等不了多久，腸道裡會更加飢餓難忍。我家也在附近的水溝邊種了幾十棵牛皮菜，能夠自家開夥煮飯後，我們每天都把很少的糧食煮在一大鍋牛皮菜或者其它可食的植物葉子之中，吃的時候幾乎感覺不到有糧食，簡直就是吃的豬食。美其名曰“牛皮菜稀粥”。

去飯堂打飯時，我們家的最奢侈的時候也就是大人二兩飯，小孩只有一兩飯。我記得去“共產主義食堂”吃飯時，打飯“三兩”的人是最得意的，高人一等的模樣，他們的叫喊聲也最響亮“三兩”！“三兩！”的聲音在食堂裡是最悅耳、最令人羨慕的聲音，也是最刺耳、最讓人受不了的聲音。而我們這類吃“一兩、二兩”飯的家庭，打飯時向食堂打飯員工喊出的聲音都是很微弱的，既因為飢餓，也是因為屈辱。在那樣的生存環境裡，很多小孩一進到食堂就不由自主地喊叫“三兩”！兩個字就顯示出不同的社會身分和地位。我家小弟從出生到會說話時，他聽的最多的就是“三兩”，所以，他能夠說出來的第一句話，不是喊“爸爸”“媽媽”，而是“三兩”。每次在食堂裡小弟反覆喊“三兩，三兩”之時，周圍總有人覺得好笑，我們也會發出一種慘然酸楚的苦笑。一兩歲天真的弟弟怎麼會明白大家為什麼都望著他笑？

在強制去“食堂”吃飯之前，糧食供應也是只有那麼多，但在家裡自己做飯時，總可以加些南瓜、紅薯、玉米等蔬菜雜糧一起吃，稀著吃省著吃，雖然也是經常吃不飽，但也不至於餓得發慌，餓得前心貼後背，餓得大人走不動路，小孩不動彈。在那時候，如果能夠找到較多的蔬菜雜糧，母親就會盡量節省一些糧

票或者糧食留作備用，當時的老百姓儘管普遍吃不飽飯，但幾乎每個家庭都存有糧票，因為在糧食緊張的時候，糧票就是救命的第一法寶。到了吃“食堂”時期，每月那麼點定量糧食就讓人很難支撐生命了。人們普遍處於飢餓狀態，而勞動強度又很大。

我的父母都是每天很早就去上班，晚上很晚才能回來，他們除了在“公私合營”商店上班，還經常被單位派遣去各種工地搞什麼“一夜修成一條大馬路”、“深挖大會戰”之類的強體力勞動，各行各業都在大躍進，都在超英趕美。再苦再累都是白幹，沒有任何錢物食物補助。那時候，小弟才出生幾個月，是需要吃奶的嬰兒，可是，飢餓勞累過度的母親自己瘦骨如柴，哪裡還有奶水餵她的兒子？小弟的生存就只靠家裡以往從牙縫裡省出來的糧票買米熬粥給他喝。家裡沒有做飯用的鐵鍋，但有熬藥的砂鍋可以代替。有時候，父母在外邊找到什麼野菜，或者紅薯葉之類的可食植物，就把家裡的搪瓷洗臉盆當作鐵鍋煮一盆雜食給我們充飢。偶爾找到一些小紅薯，就和野菜一起煮給我們吃，但能夠吃到紅薯的時候是很少的。地被飢餓的人們不知翻找了多少遍了。

這樣的“共產主義食堂”大約不到一年就垮了，其後還是讓老百姓自己回家開火。

依：您當時是一個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特別需要食物和營養。您說有一次吃桐油餅中毒差點死去，經過是怎麼樣的？

李：我印象最深的是經常是只有一條小紅薯，這時候我就沒有吃紅薯的資格了，因為我已經快滿六週歲了，應該“懂事”了。而小弟還未滿週歲，那條小紅薯還不夠小弟一個人吃飽。弟弟吃的時候，我就看，想像是自己在嚼在咽，但我從來沒有咬過弟弟一口紅薯，因為我是個膽小規矩的孩子。紅薯是我童年最渴望的美食，總想那天能飽飽吃一頓就好了。我們的生活時時刻刻都處於飢餓狀態，我的身體就是一副皮包骨頭，面色慘白，腦門很大，缺鈣的緣故，豬嫌狗不愛的模樣。我每天都是呆呆地軟軟地坐在某個地方一動不動，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因為根本就沒有精神力氣可以使自己做任何消耗能量的運動。按理說，六七歲的小男孩應該是活蹦亂跳調皮搗蛋的，但我餓得動不了。經常都有人當著我的面說：“啊呀，這個娃兒肯定是個傻瓜，可能活不了多久的。見了人眼珠子都不轉。”聽多了，我也無所謂了。當時，我也相信自己是個傻子、廢物，對自己有了如此絕望的認定之後，漸漸地就使我不畏懼死亡了。

死亡有什麼可怕呢？我對生命從記事開始就很麻木：一方面是我們每天都看見人們用平板車拉死人出城，有的有棺材，有的沒棺材，用舊被子或者布單一裹就拉出去了。街道鄰居家也隔三差五的有人死去，沒人哭沒人叫，餓得不知道悲傷哭泣。特別是在 1960 年前後，我家附近的馬路上幾乎天天都有走著路倒在地上的餓死鬼，因為沒有路燈，走夜路的稍不小心就會踩到死人屍體，所以晚上我們都不敢出門。當時的人們對死亡早已很麻木了，我們這些只有幾歲

的孩子也都在預測自己到底還能活幾個月。 談到人的死亡，似乎就像談到一條蟲子的死亡。 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覺得可能死了更好，免得每天餓得慌，還要多吃家裡的糧食，讓父母親發愁熬煎。 既然自己長大了肯定是個傻子、廢物，還真是不如早點死了好。 早點死早點不受罪。

我家附近有一家榨油廠，主要是榨桐子油，桐子油可以刷木器，可以做油布油紙什麼的，但是是有劇毒的。 榨油後的渣子餅一般都運去做肥料。 這些桐油渣餅在我家附近的地上總有些碎塊可以找到，父母告誡過我們絕對不能撿來吃的，吃了會中毒會鬧死的。 可是，有一天我實在餓極了，就撿了幾塊吃下去，沒多久我就開始嘔吐，肚子劇疼翻江倒海，然後就休克了，什麼都不知道了。 母親找到中醫給我灌了解藥，想方設法把我救了過來，看我醒過來了，母親語無倫次一邊罵我一邊哭：“你這個死孩子，為什麼不聽媽媽的話？媽媽交待你不要吃油渣，不要吃油渣。 你為什麼偏偏不聽。 如果你死了，讓媽媽怎麼辦？還讓媽媽活不活？”我虛弱的說不出話，只能對媽媽說：“媽，我，餓。”我媽一聽又眼淚嘩嘩的流，不罵我了，抱著我的頭痛哭流涕，自責沒本事讓我吃飽。 這時候我突然想繼續活下去，因為不願意看到母親這麼痛哭。 母親的眼淚流在我的臉上，卻像是滾油一樣滴在我的心上。 讓我疼的受不了。

依：在那種飢餓的情況下，你有沒有去上學？其他兄弟姊妹的情況怎麼樣？

李：日子就這樣一天天艱難地熬啊熬啊。 父母的收入本來還勉強可以買回政府配給的那點糧食，可是，讓我們家雪上加霜的事情發生了，街道幹部把我們一家從政府公房中趕出來，這套公產房是我父親作為抗日英雄回家鄉時國民政府分配給他的“廉租房”。 沒有了公房可住，我們就只能去租住私人住房，最廉價的私房租金也是公房的幾倍。 原本我們住寬敞的公房時每月的租金不到 2 元錢，現在我們搬到一間狹小擁擠的私房居住，每月租金需要 5 元。 為了交房租，家裡只好叫剛上初中的大姐輟學去小飯店打工。

1960 年夏天，大哥說我 6 歲多了，該上小學了，於是，父母好不容易湊了幾元錢的學費讓我去了城關二小報名。 到了 9 月 1 日開學那天，我獨自去了小學，所有的小學新生全部集中在一排教室旁邊的空地上，等待分班。 所謂分班，就是聽老師喊叫名字，第一批 50 人就是一年級一班的學生，依次分下去，總共 5 個班的學生全部分完了，全場唯獨剩下了我一個人的名字沒有被叫到，我只好哭泣著回家去了。 母親晚上下班回家後才知道我的情況，第二天就拿著我們報名繳納學費的收據領著我去學校找到校長，校長也承認我們交納了學費，說可以退學費給我們；母親說娃兒要讀書，可校長說分班已經分完了，你這個娃兒就等明年再說了（真實原因是因為我父親是反革命勞改犯，分班時每一個班主任都不接受我）。 一聽校長這樣說，母親頓時就嚎啕大哭，因為母親感覺到我們家已經開始走投無路了。 在母親的苦苦哀求下，最後終於等到了校長同意讓我讀書的決定。 幾天後，我終於成為了城關二小一年級二班的學生。

李井泉說: 哪朝那代不餓死人? (網絡圖片)

1960 年, 我們家簡直就是汪洋中的一條破船, 隨時都可能會葬身海底了。 那一年, 我們家弟兄姐妹都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 大哥報考四川美術學院附中, 以地區第一名高分錄取後, 卻被他中學的教師舉報我父親是勞改釋放犯, 美院也就取消了大哥的入學資格; 大姐、二姐都因家庭出生不好不能進公辦中學, 只能上高價的民辦中學, 家裡拿不出高價學費就只好輟學。 當時, 家裡只有二哥在上小學, 大哥失學後, 偶然可以找到一點臨時工幹, 大姐輟學後去了一家小飯店打工, 沒有工錢, 說好的, 如果那天飯店有剩飯剩菜就可以吃點, 要是沒有還得餓肚子回家。 二姐輟學後每天步行到十多公里遠的糖廠, 等候鍋爐房倒爐渣時從中撿沒有燒淨的 "二炭"。 二哥則是在放學後也背上一個背簍四處撿廢紙, 賣到收購站。 一年下來, 就可以勉強湊夠一年的學費。

未滿一週歲的小弟因嚴重的營養不良患了脖子腫大潰爛病, 縣醫院醫生說: "沒有醫治的必要了, 沒得救了, 把娃兒領回去等著好了, 還免得花醫藥費。" 面對這一連串的困境, 父母都深感絕望了。 小弟的脖子腫大潰爛越來越嚴重, 成天到晚的流膿流水, 連我都害怕抱他。 縣醫院醫生後來就拒絕醫治, 母親不甘心, 找到一個私人診所。 這位醫生是老街坊, 與我父母有些交情, 對於縣醫院醫生已經判處死刑的病人, 這位個體醫生採取了很為大膽的冒險醫術, 在很簡陋的條件下, 在好幾個部位動了手術刀, 死馬當成活馬醫。 老天有眼, 幾個月後小弟的潰爛大脖子居然消退了, 只是頸項周圍留下了很多難看的傷疤。 虧得是男娃子, 如果是個女娃子不抱怨死我們的父母。 也算是饑荒年代永不消失的紀念。

那幾年, 許多人都是死於黃腫病、肺結核、肝炎等 "疾病", 這些 "疾病" 的病因最主要就是飢餓導致的嚴重營養不良而引發的疾病。 在當時, 我們家庭所有成員都是病症纏身, 父親、大哥、大姐都患上了肺結核, 二哥有嚴重的癲癇病, 小弟則是大脖子腫脹潰爛和黃疸型肝炎, 母親因經常飢餓吃野菜患上了胃病, 二姐和我也是常有鼻炎、耳炎等疾病發作, 也都因為窮困而沒有去醫院醫治。 吃飯的錢都沒有, 哪還有錢看病吃藥?

依: 聽您說父親是餓死的? 他當時多大歲數? 什麼時候餓死的? 請你講一講詳細情況?

李: 父親的死還是和糧食有關。 如果不是寫那封關於糧票的信, 也許父親

不會那麼早過世。

我上小學沒有幾天，父親又被強制關集中營了，事情的起因是他向毛主席寫了一封信。1960 年 8 月，西南局局長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宣布四川糧票作廢，理由是有人造假糧票，舊糧票不能兌換新糧票。 這件事把許多四川人逼入了絕境。 一聽到這個消息時，有些人很快就上吊自殺了，因為最後一點口糧都被剝奪了，活生生從人嘴裡挖出來了，脖子被掐住了。 當時，四川人每家每戶幾乎都存有幾斤或幾十斤糧票，這並不是四川人的糧食多得吃不完，而是每家人哪怕頓頓吃糠咽菜都要準備一點救命糧，只要手中哪怕還有一斤糧票，也可以救一個快餓死的人多活幾天。 我家也有幾斤糧票，那是買米熬粥給小弟救命用的，可是，這點救命的糧票宣布作廢了，小弟還能活嗎？那時候，我們的街坊鄰居家好多人都因嚴重營養不良引發的黃腫病、肺結核、肝炎等病死了，有些就是直接餓死的，如我們隔壁的孫五爸餓的癱在床上，一天晚上呻吟著要吃點東西，孫五娘說家裡實在沒吃的，明天再想辦法吧。 那時候想借吃的也是很艱難，自己都沒得吃，怎麼接濟別人呢？結果，第二天早晨，五娘看見五爸不起床，就去喊他，結果發現他已經死了，硬了。 真是個餓死鬼。

看到餓死人的悲劇愈演愈烈，我父親實在忍無可忍了，社會主義社會怎麼能這麼餓死人呢？他用極其平靜的語氣給毛主席寫信，這封信的內容主要講政府提倡勤儉節約艱苦朴素，老百姓在生活困難時期能夠節省一點糧票很不容易，而政府突然宣布四川糧票作廢，這種做法有損共產黨的威信。 在這封信裡沒有一點惡意攻擊黨和政府的意思，他以為毛主席看到這封信後會批評李井泉的錯誤做法，恢復舊糧票，給四川人一點生路。 大約是在 9 月中旬，國務院辦公廳給我父親回了信，意思是說毛主席日理萬機工作很忙，沒有時間看那麼多普通信件。 你反映的四川糧票問題，我們已經把你的信轉發給四川省政府了，你的問題可以由當地政府解決。 果然，在收到回信後沒有幾天，當地政府就給我父親“解決問題”了，那就是就追加為右派份子，並與其他右派份子一起集中押送到離縣城幾十公里遠的的一座叫作“黑水寺”的寺廟裡“集中學習”。

大約在 11 月的時候，父親回來了。 好像從地獄裡爬出來，完全變了一個人，瘦得皮包骨頭，風能刮飛，眼睛掉進了兩個坑裡，走路都是一步一步挪著走。他馬上住進了縣醫院，住院大約 20 天後，因為他的身分，醫院強迫出院了，記得那天我看見大哥和母親用一輛平板車把父親拉回家，已經人事不醒飯水不咽。當天夜裡，父親就咽氣了。

父親在“黑水寺”受到了什麼樣的“待遇”？被批鬥被毆打？被餓飯被禁閉？我們都不太清楚，父親回來時已經神智不清，一見人就哆嗦，嘴裡呢呢喃喃，不知在說些什麼。 怎麼一個才四十六歲的中年男人兩個月就被“學習改造”成病入膏肓不可就藥的病人？父親之死，到底是病死、餓死，還是被迫害致死？無處可查。 父親是英雄，還是反革命份子，有嘴難辨。 但外面的老百姓都餓成那樣，

被關起來的五類分子就可想而知了，都說，那不是人去的地方，幾天不給飯吃是“家常便飯”。父親的死，按當時的話就是死有餘辜。童年的我，在那個嚴寒的冬夜，聽到母親痛徹肺腑的哭聲時，我知道父親死了。當時，我們兄弟姐妹全都低聲哭泣，從此，沒有了父親，我們還能活下去嗎？

看著父親單薄如紙片的屍體，嘴張著還有話要說的青臉，我嚇得索索發抖，牙齒咬得緊緊的。我這一輩子都記得父親最後的樣子。

依：請談談當時您記憶的、看到的、所知的街區鄰居的情況。

李：天上下刀子肯定不是下在我們一家頭上，是人人頭上，誰也躲不掉。

好像男人比較容易餓死，體力大消耗大，沒得吃就垮了。在我們那個街區，當時很多家庭中的男主人都死了，基本上都是餓死，也有“吃得太飽”“撐死”的。我家附近的白瞎子家，男主人姓白，眼睛高度近視又沒錢配戴眼鏡，因視力嚴重不好時常被人取笑，得了個外號“白瞎子”。白瞎子就是“撐死”的。

白瞎子家有一輛平板車，為了討到一碗飯吃，他拉著平板車在城裡到處找活幹，即使人家不給工錢，只要能夠得到一碗飯吃他就可以為人家拉半天車。有一天他終於在紅霞飯店找到拉貨的臨時工作，他主動提出不要工錢，只要讓他能夠吃飽一頓飯就行，紅霞飯店同意了他的要求，好心讓他先吃飯後幹活。白瞎子在那一餐絕對是飽飽地滿足了他那飢餓得太久的胃口，然後就開始拉貨，拉著重重的一大車貨物，在一個上坡的路段，當他竭盡全力往上拉車時，他的腸胃掙破裂了，當即就痛倒在地上打滾，那車貨物即刻從他手中鬆脫而滑向低處，白瞎子的生命也在腹中劇烈的絞痛中結束。因為長期飢餓，胃壁變得太薄了，享受不起一頓飽飯的福。給撐死了。

我家附近一戶姓劉的鄰居，他們家兩夫妻育有 7 個兒女，孩子餓得哭，男主人為了養活全家人，有時就夜間去農村偷盜農田裡的糧食，也偷雞（當時他的工資大約 20 元，這 20 元錢買不回一隻雞）。在一次偷雞時被人抓住了，街道政府就把他偷的那隻雞掛在他的脖子上遊街，遊街時強迫他手拿銅鑼一邊敲擊一邊自己反覆喊叫：“我是偷雞賊，我的名字叫劉 ××。”那天遊街之後，當天夜裡他就上吊自殺了。覺得沒有臉活在這個世界上，一隻雞要一條命。

鄰居王 ×× 家，有一個養子，他家強迫這個養子從小就偷盜，他也練得一手偷錢包的好手藝，王家的女兒們上學的費用或者家裡缺錢時，王家的女主人就強迫這個養子去偷，如果偷不到錢，就不准回家吃飯。在那個天天餓死人的年代，王家的女兒卻個個都長的水靈健康，只是苦了這個養子，他經常被人抓住，不是被打的鼻青臉腫就是被拘留教養。這個養子長大成年後，與我們談起他最仇恨的人就是養母。

吳伯伯家與我們家是極好的鄰居，我們住政府“廉租房”時兩家的後院完全相通，彼此有點親如一家的感覺。吳家原本是賣“涼粉”小吃的，公私合營時他家沒有入股資金，也就沒有留在城裡生活的資格，大約是 1958 年就把他們全

家人強制安排到農村去了。1960 年的冬天，我父親死後，我大哥去一個小鎮幹雜活，剛領到兩個小饅頭準備回住宿處再吃，在路上卻發現有人似乎在跟隨他，當他回到住處時，跟隨的人也到了，原來是吳伯伯。 大哥見了吳伯伯，立即把手中的饅頭分了一個給他。 吳伯伯狼吞虎咽吃了這個饅頭才說：“好侄子，我丟了老臉了。 都是為了讓家里人多吃上幾口，我才出來要飯吃。 近處，又怕熟人看見笑話。 就只好跑到這離家遠的小鎮上來討。 今天什麼吃的也沒有討到，正餓得快昏倒時，看到侄子你有兩個饅頭，也就不顧老臉跟你來了。”吳伯伯一個勁給我大哥點頭作揖，就差沒跪下了。

最令我終身難忘的是汪天斤同學的哥哥嫂嫂的故事。1960 年的某天，汪大哥結婚，親朋好友來賀喜，汪家卻沒有食品可以招待客人，汪大哥面對這樣的尷尬場面就開一個玩笑說：我們最好成立一個“中國人民改善生活黨”，在場的朋友們也隨聲附和說“好！我們都願意成為改善生活黨的黨員”。 這本是一句沒有任何政治野心的玩笑話，可是，這句話不知道怎麼就被公安局的人聽到了，當天夜裡，汪大哥夫妻和當時在場附和說笑的人全都被捕入獄，全都被判處“成立反革命黨派”罪，汪大哥夫妻都被判處無期徒刑。 現代版的新婚別。

由於要吃“長飯”，好多父母就忍饑受餓讓孩子多吃點，結果就是大人餓死。1969 年我成為了資陽酒廠的合同工，與我們同時進廠的青年工人中絕大部分人都是在那“三年”中死去了父親、母親或者雙親。

在父親的老家金台鄉，有一戶人家是一夫二妻，這家的男人解放時劃分的成分是中農，打土豪分田地時，農民是可以把地主超過一個以上的老婆拿來分配給窮光棍的，但這家中農的兩個老婆卻不知道什麼原因沒有被村民拿一個出來重新分配，這就讓這家雙妻家庭在社會主義國家奇特地存在下去。 可是，到了人民公社大躍進時期，這個雙妻家庭的生活也越來越困難了，到了 1960 年冬季家裡缺糧時，餓得受不了，這個家庭的男人與長得瘦些食量小的老婆商量後，就把那個長得胖又能吃的老婆殺了，並腌製成臘肉長期食用。 人已經餓的不是人了，是狼是野獸了。

死人就和樹上掉樹葉一樣。 童年的我並不是很畏懼死亡，而是很畏懼野狗，因為城郊附近的那些野狗每天都在吃死人屍體，啃死人骨頭。 那時候，路邊的死人，或者是家裡買不起棺材的死人，都是被相關人員把屍體拉到郊外荒野處挖個坑草草埋葬。 而這些屍體尚未埋下之時，早就有成群的野狗在那裡等候，等待埋屍人一走，野狗們就開始行動，把屍體刨出來就搶食。 那些野狗也是很悲慘的生命，它們吃的是死人屍體，但它們還是活人的獵物和食品。 我們家附近有一條小河，河邊就是縣醫院那些處理屍體的人經常拉死人來“掩埋”的地方，也是野狗成群集中搶食的地方，還是打狗獵人最愛去的地方。 那時候，母親去河邊洗衣服時偶爾會把我帶到河邊，有些屍體被咬的腸子到處都是，有的缺胳膊沒腿，有的只剩下幹骨頭架子和頭顱，那種野狗刨食屍體的場面我們

可以說是見慣不驚。但想到自己哪天死了，也會遭到野狗撕咬吞噬，心裡就很恐懼。

在那個年代，人吃人的事情時有所聞，我沒有親眼目睹，但狗吃人、人吃狗的事情卻是我們每天都能夠看見的。街上每天都有遊走小販賣狗肉、臘腸或者火腿豆瓣醬的，這些東西我父母絕對不買，更是寧可餓死也絕對不吃的，說那狗是吃過人肉的。在我 10 歲以前，我幾乎就沒有吃過肉，因為家裡根本就沒有錢買肉食，也絕對不想粘上那種有死人嫌疑的“狗肉、臘腸或者火腿豆瓣醬”。也聽說過有人把死人肉醬滷後當狗肉賣的。我們才不敢吃，想想都毛骨悚然噁心作嘔。

父親去世後，母親變賣了家裡所有可以賣錢的東西，為父親買了一副柏木棺材，把父親安葬在他的堂姐家附近。為什麼母親不顧一切地為父親買柏木棺材？那是因為柏木很硬，野狗很難把柏木棺材咬爛。為什麼要把父親安葬在他的堂姐家附近？主要原因是我們這位姑媽願意叫家里人盡心守護我父親的墳墓，可以防止有人為了偷那副柏木棺材而盜墓。

在我的整個童年、青少年時期，國家糧店配給的大米全都是在倉庫裡儲存了好多年的發黃、發霉的陳米。我大姐 1965 年去糧食局當工人，最初的工作就是為那些長期儲存大米的倉庫打藥防霉防蟲。後來，我母親也去了資陽糧食局下屬的倉庫做臨時工，也聽聞那些倉庫裡的糧食全都是好幾年前存放在那裡的“戰備糧”。四川雖是“天府之國”，可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四川餓死的人口卻是全國之最，據官方公布的數字也在千萬以上，而真實的餓死鬼數量遠在官方公布的數字之上。

後來，為父親的平反昭雪，我們家又等了二十年。

1966 年文革初期，每天都有紅衛兵闖進很多人家裡抄家，抄出來的各種東西都成為了“反革命”罪證，這時候，母親叫我把與父親相關的物品都悄悄燒燬。我在燒父親遺留下的信件時，看到了 1960 年國務院辦公廳給我父親的回信，看完後我就馬上燒燬了，因為一旦被紅衛兵抄家抄出來，就會被他們定為想為反革命勞改犯右派分子翻案，我們家又不知該遭遇何等磨難。

1979 年，我們家弟兄幾人都很渴望找法院為我父親的冤案平反，我們把父親的情況寫成材料找到資陽縣法院和內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後來縣法院通知我們家，詢問我們如果父親平反後，我們家是否會提出要政府給予經濟賠償？如果沒有這樣的要求，可以馬上給我父親平反；如果有經濟要求，案子就要繼續等待，至於哪個時候才能平反，或者是否能夠平反，這事都不敢肯定。平反也能討價還價，和市場上買菜一樣。聽法院這樣一說，我們全家都同意絕不提出經濟賠償要求。1980 年初，縣法院終於給了我們家一份為我父親平反的通知書，承認當年對我父親判刑 12 年，後又改判為 1 年都是錯誤的判決，我父親沒有任何犯罪行為。拿到這份平反通知書後，我們全家一起去到父親的墳墓那裡，對著

地下的父親讀了這份平反通知書，然後就把這份通知書和紙錢一起燒了。

很遺憾，沒有留下父親給毛主席的上書底稿和國務院的回信，不然還可以給那段歷史提供一點資料。因為紅薯是我童年最渴望吃到的奢侈美食，所以，即使後來在生活條件改善之後，我都一直酷愛吃紅薯；到了現在，我們根本不缺吃少穿，我也是寧可不吃肉食也要天天吃紅薯，或許這是對童年飢餓心理的報復性補償吧？

依：李詩信先生，你的受訪，感謝你寄來“破鏡重圓”這張珍貴的老照片。

二、廣東連縣：畝產“六萬斤”的地方

受訪人：勁柳（化名），男，65 歲，廣東省連縣人。

時間：2011 年 9 月—10 月。

採訪形式：電子郵件。

大饑荒餓亡人：

一女學生，初中生，廣東連縣星子鄉田北社，餓亡。

×××，男，姓名、年齡不詳，廣東省連縣遠郊，餓亡。

兩個男孩，姓名年齡不詳，廣東連縣遠郊，餓亡。

一個女孩，姓名年齡不詳，廣東連縣遠郊，餓亡。

依：勁柳先生，你好，十分感謝你願意接受我的採訪。先請你給我一個簡單的個人簡歷，如果方便，我是不是可以用你真實的姓名發表採訪錄？只是為了真實。如果感覺為難，我還是用您的化名勁柳。

勁：很遺憾，由於不便透露的原因（和本人和家庭無關），我不能提供個人簡歷和真實姓名，不便之處，望予見諒。

依：我完全尊重你的個人意見個人隱私，對其他受訪者也是一樣。只要你所提供的經歷是真實的。

勁：這個我能做到。

依：1958 年大躍進的時候，你還是一個背著書包上學的孩子，應該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年齡，你當時看到的社會形勢是怎麼樣的？什麼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勁：1958 年，毛澤東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因而產生了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大旗總稱之為“三面紅旗”，這在當時宣傳的就是史無前例，如果大家都步步緊跟就能進入共產主義天堂。

當年的狂熱可以說是發高燒，發得全黨全民頭腦發漲。報紙、廣播宣稱社會主義建設要“大躍進”“十五年超英趕美”，這樣的口號叫喊的震天響。好多

人美國英國在哪兒都不知道，還吹噓：“他們有什麼了不起，我們兩三年就趕上了。”毛澤東急功近利，在工業方面要把原來幾百萬噸的鋼產量要翻一翻，一張嘴就要一千零七十萬噸。這樣的突飛猛進，不是通過加強鋼鐵企業的投資和建設，讓煉鋼專家和煉鋼工人來逐步實現，而是大搞全民運動，全民大煉鋼。那時候，人人都是熱血沸騰，都投入到煉鋼的狂潮中去了。企業幾乎癱瘓，機關部門也不辦公了，小學中學停了課，種莊稼的農民也放下手中的鋤頭鐮刀，城市到處是小高爐，農村也到處是小高爐，全國紅火熱鬧得就像一個大煉爐。七八十歲的小腳老太太要煉鋼，七八歲的小學生也要煉鋼。我們老家沒有煤炭怎麼辦？就胡砍亂伐森林樹木，長了幾十年的樹說砍就給砍了，誰敢說句啥？你敢破壞大躍進嗎？有的地方沒有礦石，就收繳老百姓的鍋、鏟、勺子、門鼻等，砸爛了扔進煉鋼爐子裡。有些東西就燒不化，費勁燒化的就是黑鐵疙瘩，大家就以為是鋼。天天都有人敲鑼打鼓高舉紅旗去報喜，去給毛主席獻寶，說自己的單位、自己的公社煉出了多少鋼。這廢鋼爛鐵最後成廢物扔在一邊沒人管，風吹雨打成了鏽疙瘩。關鍵是要表現對毛主席對三面紅旗的絕對忠誠。

依：那請你講一講在大煉鋼鐵那段時間，你在哪裡讀書？學校的情況是怎麼樣的？你還天天上學嗎？

勁：我那時候讀初中，天天早上背著書包上學去，但不知道學校有沒有課上。有時候一去，老師就宣布：“今天我們不上課，大家都去支援煉鋼。”一個學校，幾百名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去郊區運煤。個子高的自己挑，個子小的兩個人抬，每個孩子臉上鼻空裡都是黑呼呼的，但大家一路有說有鬧，並不是覺得自己很了不起，支援大煉鋼了，而是不用上課背書了，又能到郊區玩耍。那時候年紀小，不是很留心。但是後來回憶

起來，農村大片大片成熟的稻田裡看不到農民，稻子都倒了，雨一下，就爛了，有些都出芽子了。只有一些老太太和煉不了鋼的小孩在摘稻穗子，那能摘多少呢？農民都被公社集中起來煉鋼去了，種了一輩子地的農民根本不會煉鋼，但沒有辦法，不去也得去，去了才有飯吃。不然扣你全家的飯。

毛主席視察了河南的七里營人民公社，寫了“人民公社好”的題辭，即刻成了金科玉律，於是全國一窩蜂大辦人民公社，口頭上說是自願，其實是強迫、威逼農民入社，不入社就是反革命。政府單位、學校、住宅區的牆上都寫著巨大紅色標語“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大搞“一大二公”，大颳“共產風。”農民像部隊一樣集體出工集體幹活集體收工，辦公共食堂，個人個家不許開火做飯，就是給老人病人小孩煮點粥和湯都不行，都會說你是破壞公共食堂。大家都被宣傳的以為要“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了”，要施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了。當時的口號是“甩開膀子幹，放開肚皮吃。”不是自己的不心疼，糟蹋浪費糧食難以避免，小娃娃吃不完的飯就倒掉了，老人們看著心疼，但不敢說，難道害怕公共食堂沒有糧食嗎？但真實的情況是，那時候本來糧食產量就不是那麼高，一畝地最好的年景也就是四、五百斤，如果遇到旱澇就更少了。但五八年夏秋壯勞力都抽調去大煉鋼鐵去了，農村只有老的殘的吃奶的娃娃，成熟的稻子沒人收沒人打。以前農民自己開夥，每頓兌點紅薯蔬菜粗糧，量入為出，不說吃好，總能吃個七八分飽。但從成立了共公食堂，本來吃兩碗的，現在吃三碗。給人吃的吃不了倒給豬吃，總覺得政府還會給糧食，永遠吃不完。做飯的海做，吃飯的猛撐，沒有幾個月就坐吃山空，連清湯寡水的粥也開不出來了。

依：那時候不是有一句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然後全國比賽著爭先恐後放“衛星”，從剛開始的畝產一千斤放到最後的畝產十三萬。你老家所在的廣東北部山區連縣星子鄉田北社出現了畝產六萬斤的特大“衛星”，你講講具體情況。

勁：當時，全國從上到下，虛火上升，牛皮吹得震天價響，浮誇風刮的比十二級颱風還厲害。看到河南、、四川、廣西等地畝產上萬斤、上三萬斤的衛星，廣東人想放出更大的衛星，才能壓住別人。我們那地方山高水冷，往年畝產不過四、五百斤的地方竟然放出了畝產六萬斤的衛星。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哼哼，六萬斤稻子堆在田裡都攤不開，有點常識的人誰會相信？但誰都不敢吱聲，因為當時有省縣各級政府官員當場過秤驗收，專門特派記者來採訪的，拍照取證。

記得 1958 年 9 月 5 日，《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同時刊登了署名“新華社記者李志昭攝”的廣東北部山區連縣星子鄉田北社中稻大豐收的新聞照片，圖片中是稻穗上站著 13 個青年！《中國青年報》的文字說明是：“請看，這張六萬斤‘衛星’田照片，更穩穩當當地站著十三個青年！誰知道祖國的明天，還有多少奇蹟中的奇蹟將要出現。”《人民日報》的文字說明是：“這塊稻田裡的稻穀像金黃色的地毯一樣，十三個人站在上面也壓不倒。”誰敢有絲毫懷疑，就是懷

疑“三面紅旗”，懷疑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在當時全國就一種聲音，誰有膽發表不同意見？除非活的不耐煩了。

我有一位女同學，名字記不清了，她家就在“水稻六萬畝特大衛星村”。同學們都很好奇，也有點羨慕，覺得有衛星村的人那麼幸福。大家私下紛紛打聽。“你們村都上報紙了，全國出名了。真的打那麼多大米？你們一天可以吃十頓飯嘍。”“你們現在就可以進天堂了，過共產主義生活了。”剛開始她守口如瓶一字不漏，後來經不起我們再三追問。“我可以說一點，但是你們要發誓保密。”“××X，你要給我借高考參考書，我就說。”好一番討價還價，她才偷偷地小聲地告訴我們：“地區派了一個工作組到我們村做試點，一心想做出點成績來，成天看報紙上放衛星，一個比一個大，他們雄心勃勃要放更大的衛星。苦思冥想，最後連夜讓農民把成熟的水稻密密麻麻移植到一畝地裡，密不透風。工作組又害怕上級領導驗收前水稻腐爛，安了幾個鼓風機，對準稻田白天黑夜的吹。我阿爸看著好心疼，村里人家家還點著煤油燈照明，拉不起電燈。”

我們是學生，沒有種過地，但是聽父輩說，從農基書本上看，也瞭解一些基本常識。一般來說畝產能上千斤，就是特大豐收。那麼六十畝田裡的水稻堆在一起才夠六萬斤，但就是神仙皇帝，也不可能把六十畝地的水稻堆在一畝地裡，除非堆成高山。

“你們這個大衛星是咋放的？”“給我們介紹介紹先進經驗嘛。”

“我說給你們，你們千萬不許給別人說呀。那天村裡比過年還熱鬧，又敲鑼又打鼓，紅旗到處飄揚，來了好多大人物，肚子肥肥的，臉皮白白的，穿得乾淨闊氣，一看就是大人物，哪像農民都是又黑又瘦彎腰駝背的，一件褂子春夏秋冬的穿。還有好多記者，帶著照相機，跑來跑去的照相，給領導照，也給村里人照。其實早早都安排好了，驗收的時候，讓幾十個人擔著稻子從村頭挑進村，然後挑走，然後換人，讓不同的人再從村尾挑出來過秤，就是這樣幾十擔稻子來來去去反反覆覆的過秤，過秤的時候還有人一邊喊一邊記錄數字，有人專門打算盤記錄，直到領導們臉上放光，流露出滿意的笑容，點頭稱讚的時候，就算秤完了，六萬斤的數字一出來，大家都拍手呼喊，像是一場最完美的演出到了謝幕的時候，把狗都給嚇跑了。我想看的人、算的人、挑的人、張羅的人、照相的人，都不相信，都知道是假的。但誰都不說，就看起來像真的了。上面的幹部臉上樂開花，村里人個個愁眉苦臉的像苦瓜，笑不出來。”

後來據當時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回憶，聽說廣東星子出了這樣的高產衛星，他派人前往採訪，回來後寫出報道畝產六萬多斤的衛星，副標題是把三十二畝成熟水稻集中在一畝田。杜把稿子給當時廣東省委副書記張根生審查，張說怎麼可以這樣寫，大筆一揮，把副標題刪掉，結果就成了一畝產六萬多斤的高產。星子地處高寒山區，當時畝產不過四、五百斤，即使三十二畝稻子放在一起，也達不到六萬多斤，只有反覆過秤才會有這樣的高產。對這種明顯違

中国青年报 1958年6月16日 4版左侧

www.picturechina.com.cn
照片中国 高清晰老照片

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錢学森

"前年卖粮用篮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車装不完，明年火車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岡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們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給人們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發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衛星农业社籠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粮食产量到頂了嗎？

科学的計算告訴人們：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創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績。因为，农業生产的最終極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換算农产品，要比現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創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长結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現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談。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試驗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說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們的不断創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創造出来；今天还沒有，明天一定会有！

太阳：你把这些都吃掉，还能长大二十倍！

婁　桑画

大科學家錢學森的大作。赫赫有名的知識分子成為統治者的“御用高參”。

反常識的“新聞照片”，當時有論者強調：“這種新的‘組織加工’我認為很好，不僅不會影響真實性，反而更真實地說明了豐收，使人感到真實可信。”

依：放了衛星以後那地方的農民生活怎麼樣呢？你那位女同學後來怎麼樣了？

勁：哪個地方衛星放的越大，哪個地方的農民就越遭殃。這幾乎是定律，吹牛皮放衛星都是拿百姓的基本口糧，甚至性命蠻幹瞎搞，以求個人仕途平坦步步高陞。

隨著虛報的糧食豐收，政府徵收的公糧和統購通銷的糧也就成倍的往上加，說“思想上有糧，實際上就會有糧。”“是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必要時，來點硬的。”毛澤東也說：“閑時吃一點菜，艱苦兩三年，就好了。”周總理也號召大家：“就是不吃飯，也要先給蘇聯還債。”

星子地區放了水稻特大衛星，畝產六萬斤的大豐收，當然政府的統購統銷肯定要加碼。任務從地區下放到縣裡，縣裡下放到公社，公社到大隊，又層層加碼，爭相邀功。但是到哪裡去找“畝產六萬斤”的糧食？羊毛出在羊身上，剪了又剪還不行，還要拔，把最後的毛都拔光拔淨。當時的各層幹部都害怕”反

瞞產私分”的罪名，其實，農民分下的口糧已經非常少，已經發愁接不上明年的新糧。幹部們帶著荷槍實彈的民兵挨家挨戶搜查搶奪糧食來交公糧，用打、罵、挖、搗、掘的高壓手段從農民家裡強取豪奪。搶人糧食的人沒有絲毫理虧，張口閉口為了黨為了國家，反正不來搶別人就被別人搶，起碼能混上一口飯吃。有老人給幹部下跪的，有女人哭泣的，都不頂事，眼看著半袋一袋的糧食被搶走，家裡只留下稻皮和稻秸。剛收過糧食，農民就開始吃野菜，凡是能吃的野菜野果草根都往肚子裡塞。有些草根本就不能吃，但人餓慌了，一吃，有些人就中毒而死，死前非常痛苦，躺在地上打滾，口吐白沫，像挨了幾刀子的牲口，最後只有腿伸幾下，不動彈了。村裡更多的人因為長期吃不飽肚子，先是乾瘦，慢慢的就害了水腫，腫的下不了床。眼睛都睜不開，看不見人，皮膚成了透明的。最後連水也喝不下去，就這樣活活餓死。有些人臨死的時候，還叫著要吃的，可是怎麼都找不到半碗白粥。

我的女同學因為在學校，剛開始還過得去，學生有定量糧食。她有一次從家裡回來特別難過，在宿舍偷偷的哭，還不敢大哭。“我們村好多人都得了怪病，都害水腫，每個人都鼓鼓囊囊像個大皮球，走路都要揚起頭來看路，不然啥都看不見。有的人的腿一按一個坑，半天起不來，有的人皮膚一按就破了，黃水就冒出來了，人的皮膚都成透明的了，碰都不敢碰。村裡已經有人餓死了，有的家全家人都餓死了，連屍體都沒人收。人餓的沒力氣收拾。我們家，我們家，我爸讓我出來不要亂說，免得犯政治錯誤。”

想不到的是，因為她在學校住，國家每個月給她供應二十三斤糧食，想到家里人在受飢餓，她就捨不得吃，一天吃二兩三兩，經常餓的頭昏眼花。然後把節省下的糧食秤回去給家里人吃，還不敢讓村裡的幹部知道，如果知道了又被搶去上繳國庫了。正是十五六歲飯量好，長身體的時期，她長期處於飢餓狀態，人一下子消瘦下去，面黃肌瘦，胳膊只有麻杆粗，走路慢慢騰騰的，神情恍惚，看著讓人害怕。後來，她患上了浮腫病，兩條腿有冬瓜粗，根本沒法聽課寫作業。學校也沒法救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量，沒有一個人能吃飽，怎麼救別人呢？她不得不退學回家。離校那天，我們依依送別，她淚如雨下泣不成聲。“你們都好好的唸書，等我病好了，就回來了。別把我給忘了。”那時候社會上不許人說“餓”，只能說“病”。餓死了只能說病死了。大多數人浮腫是飢餓的緣故，還認為自己得了什麼“病”。

回到農村更慘，那每月二十三斤的糧食供應也停止了，不久，她就因全身浮腫去世了。才十六歲，就這樣離開了人間。到臨終還念叨：“我高中還沒唸完呢。”恐怕也是草草掩埋，那時候根本不可能置辦棺木。

我永遠都記得她愛說愛笑天真活潑的模樣，也永遠記得她離開學校時形容槁枯奄奄一息的表情。這筆賬，和誰去清算？又怎麼算得清？那個年月死個女孩子不過枯了根稻草而已。

依：那你的家庭和你個人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都吃什麼？時常有飢餓的感覺嗎？你的親戚們怎麼樣？他們受飢餓的程度怎麼樣？請詳細講一講。

勁：我們家住在連縣縣城，算是一個比較大的縣城。由於我們是城鎮戶口，每人每月有十多到二十斤的商品糧供應，比起沒有任何保障的農村算是在“天堂”裡了。但是蔬菜水果等副食品少，人人缺乏營養。在縣城街道上走一走看一看，到處都是營養不良而浮腫的人，老人家不說，就是小夥子走路也是數著步子走，有氣無力，腳拖著地走。小孩子本來應該是歡樂的，喜歡蹦蹦跳跳的，但是那時候小孩看人就是呆癡的，喜歡看人的嘴。尤其是人吃什麼的時候。嘴裡沒有任何食物也跟著動，好像津津有味地吃著什麼。看人吃東西能一動不動看好半天的。

我父親是雜貨店的售貨員，因為出身不好，屬於五類分子，六十多歲的老人了還被硬性派到深山老林裡和年輕人一起伐木燒炭煉鋼鐵。天天鋸樹砍木柴，肩扛搬運，卻是一日三餐薄粥，撒幾泡尿肚子就癟了，渾身無力，餓得拿不動鋸子，扛不動木頭。後來腿腳就開始腫了，腳面像發麵饅頭，穿不進去鞋子，走不成路，慢慢的蔓延到全身。看他人老體病幹不成活，被人送回來時已經是奄奄一息說不出話來，是被人抬進家門的。家母熬湯餵水，細心照顧，一天幾頓流汁食品，等父親慢慢緩解過來，才讓吃一些乾飯。老天眷顧，總算撿回來一條命。我媽媽當時的信念就是：“孩子還小，不能讓孩子沒有了爸爸。”寧可自己少吃少喝，也要讓生病的爸爸多吃一口，早日恢復。

我那時候是小孩，並不知道體諒父母的苦衷。正在長身體的時候，胃口特別的好，成天大腦裡只有一個字，就是“吃！吃！吃！”不論好的不好的幹的硬的剩下的，什麼都往肚子裡塞。就是這樣，也是常常飢腸轆轆坐立不安，讀書不能專心。躺在木板床上想入非非：“如果我能吃飽一頓飯該是多麼幸福。”我那時少年時期的理想不是實現共產主義，也不是解放全人類，就是有一天好好吃三碗白米紅薯飯，如果有鹹魚佐飯就更好了。我的理想一定讓今天的孩子恥笑不已。

由於供應不足，我們家的人個個都有輕微的浮腫，手捏起來是脹脹的，捏不緊，穿鞋很費力。我們在城鎮有供給的人尚且如此，那鄉下的農民更是苦不堪言，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還要高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餓死了也是幸福死的，因為你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鬼。

我家有一個住在遠郊的遠方親戚，村裡幹部特別浮誇，虛報產量，為了完成統購統銷任務，幹部帶民兵挨家挨戶搜刮糧食，把農民最後的一點點口糧全部抄光搶光，對上面的命令是一字不變嚴格執行，對下面的哭泣喊冤充耳不聞。農民到地裡山上找吃的，能吃不能吃的都拿來吃。到後來，樹皮吃光了，稻衣吃光了，野菜也被挖地三尺找不到了。村裡開始餓死人，最嚴重的，全家都被活活

餓死，死在家裡沒人管，到春天發臭了才被人發現，也沒有力氣去埋，有些幹部乾脆推倒房子了事。我親戚的丈夫、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餓死了，七口之家餓死了四口。

當時政府不許飢餓的農民外出逃生，說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給“三面紅旗”抹黑，政府派了大量的民兵守在路口，見到過往人，都要喝住查問，一定得有政府開的介紹信才能放行。我那親戚覺得在家裡等死不是辦法，一天三更半夜，裹了個舊包袱，拖著僅存的一兒一女偷偷逃回城郊親戚家。女人家，有什麼辦法？只有嫁人一條路可走。在親戚的張羅下，有一個比她大二十歲的鰥夫看她可憐，願意娶他為妻。那鰥夫是菜農，有一定的糧食配給，情況略微好一點，吃不飽餓不死。她和一對兒女才算有了條生路。嫁夫養子，這樣的情況蠻多的。

為了配合政治需要，有一陣子全國盛行憶苦思甜。當年我大學畢業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經常受到這樣的教育。然而，經常聽到貧下中農說：解放前苦是苦，但苦不過三年困難時期，連野菜都沒有，活活餓死人。記得後來我分配到一間破廟改成的農村初中，那裡曾經是國民黨鄉政府，開憶苦思甜會時，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長在台上簡單講了他被關在鄉政府的經歷（後來據當地老師說，他是解放後才入贅當地的，坐牢是子虛烏有的事，純屬宣傳）。誰知這位貧下中農宣傳隊長話鋒一轉，大訴起三年饑荒的苦，提起家裡餓死過人，說著說著痛哭流涕，眼淚鼻涕一起下。坐在下面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傻了眼，乾焦急又無法制止他。當然，那位貧下中農宣傳隊長只是政治水平低，糊里糊塗，分不清什麼年代，並非有意和當局唱對台戲，但是這真真正正反映了民心。後來，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憶苦思甜會全國各處都有，還有正哭訴著被人轟下台子不讓繼續講的。

五十年過去了……

三、為吃一口飯——母親三十八歲就走了

受訪人：牛忠福，男，69 歲，山西省晉城縣東溝鄉郭莊村。

時間：2012 年 4 月 25 日、7 月 25 日。

採訪形式：電話、書面資料。

錄音長度：111 分鐘。

大饑荒餓亡者：

張月英，38 歲，山西省晉城縣東溝鄉郭莊村人，餓亡。牛忠福的母親。

牛忠福

第七章

郭 ××, 50 多歲, 山西晉城縣東溝鄉人, 因被逼迫糧食交公氣死。

依: 牛先生, 請先說說你的基本情況, 好嗎?

牛: 好, 我是山西省晉城縣人, 現在改為晉城市了。 我出生在 1943 年, 青草還未露頭的初春, 那是農曆的癸未年, 命運安排我只能屬羊。 老人們都說屬羊的命苦, 尤其是出生在初春的羊, 大地尚未復甦, 寸草不生, 只有挨餓的份兒。 後來果然, 飢餓像影子似的一直跟隨著我, 怎麼都擺脫不了。 出生後不久, 日本鬼子就打到了太行山腹部, 我那小山村也未能倖免於難, 我被父母裹挾著東躲西藏。 母親吃不上食物, 飢餓沒有奶水, 嗷嗷待哺的我餓得皮包骨頭, 心疼得父親坐立不安。 後來, 他偷偷跑到村外, 把鬼子宰殺的剩下的一條驢腿拿回家, 熬了湯餵我喝。 這才保住了我這個小命。

轉眼到了三年困難時期, 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最為艱難的歲月。 我正在讀初中。 十六七歲的大小夥, 那可是長身體的時候啊。 飢餓再一次如影相隨, 刻骨銘心, 一輩子都忘記不了。 母親也在這個時期過早地去世, 弟弟也送人了。 讓我慢慢的給你說。 好吧?

依: 那你先說 1958 年大躍進剛開始的情況, 你個人經歷的大躍進。

牛: 1958 年, 我十六歲, 當時還在晉城上學, 上的是農業中專學校。 我的父母親在晉城縣東溝公社郭莊村, 他們都是農民。 大躍進一開始, 我們就都不上課了, 被派到鄉下去找礦石找鐵礦。 成年的壯勞力是挖大塊的, 我們學生就用小鐵錘敲, 把石頭敲成核桃大小的石塊, 倒進煉鋼爐裡煉鐵。 那時候叫: “各地點火, 處處冒煙, 遍地開花。” 還有幾個是“超英趕美。”“一天等於二十年。”“為煉出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 那時候漫山遍野都挖的大窟窿小窟窿, 像馬蜂窩一樣, 熱火朝天。 那時候沒人敢說鐵礦哪能哪裡都有呢? 得到一定的地層才有呀。 我們煉出來的鐵那是鐵呀? 像牛糞團一樣, 含鐵的成分很少。 在農村把鐵鍋、農具、任何鐵器都投入到煉鐵爐裡頭, 那時候是全民大煉鋼鐵, 社社煉, 村村煉。 我們一起煉鐵的有將近二百多個學生, 就在那種兩米多高的小泥爐裡煉, 放進礦石, 加上煤炭, 旁邊用吹風機吹風。 日夜煉, 輪班倒, 叫土法煉鋼。

我記得我們學校除了大煉鋼鐵以外, 還去挖那個露天煤礦, 還有就是打害蟲, 打麻雀、蒼蠅、老鼠。 說到去挖露天煤礦, 我的記憶特別深, 在晉城北面大概不到五公里的地方, 說是發現了露天煤礦。 那時候參加挖煤的人可多了, 遠看人就密密麻麻的, 人海戰術嘛, 調動的都是鄉下的青壯勞力。 那時候沒有任何機械化, 全靠人工挖, 用鍬用鎬去挖。 我們學生幹的是抬土, 兩個人一組抬個筐子抬土。 那時候是全民總動員, 輪流作業, 日夜作業, 晚上吊著電燈挖, 大概挖下去十幾米深。 那時候就是敢想敢幹, 沒有科學的勘測, 沒有專家出來證明這裡有煤礦。 就把那地方挖了一個大坑, 也沒有挖到煤, 勞民傷財不了了之, 最

後那個地方就變成了蓄水池，臭水池。 挖露天煤礦的時候，我們天天吃的都是烤糕，就算是把玉米麵蒸熟了，切成小塊塊，特別硬，也沒有菜，叫玉米麵烤糕。就那也吃不飽，還不能抱怨。

五八年的糧食長得非常好，但是豐產沒有豐收，人們都去煉鐵去了，挖煤礦去了，沒有人搞秋收，村裡不是老弱病殘，就是婦女娃娃，能幹動什麼活？等下雪的時候玉米棒和子還凍在地裡。 另一個問題是，那時候地和莊稼都是生產隊的，不允許你個人收，就是你在路上見到個玉米棒豆莢杆也不敢撿，誰也不敢撿，一撿就說你是偷生產隊的糧食。 到最後好多糧食都爛在地裡了，好端端的糟蹋掉了。 所以到了五九年就沒有糧食吃，六零年就非常困難。

依：請你講講吃大食堂和你們家當時的情況。

牛：五八年不是辦大食堂嗎？那是從河南學來的，他們先辦了食堂，毛主席不是說：“大食堂好。”就是走集體化道路，全國都跟著幹，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搞一大二公，農村辦食堂，就是把各家各戶的糧食集中起來，歸集體所有，家家戶戶把糧食都收集起來，好多農民就不願意交。 我們的鄰村，有這麼一戶人家，種的地比較多，糧食收的比較多，人很勤儉，平時不捨得吃，儲存下很多糧食，都被隊上統統收走了，送進大食堂。 這人姓郭，叫什麼不記得了，五十多歲，就氣得大病一場，臥床不起，就氣死了。 對一個農民來說，那些糧食都是他的心血呀，他的錢呀，他的命根子呀。 糧食被拿走了就是把命要掉了，活不成了。 一個村辦一個食堂，讓大家吃大鍋飯，我們村有一百來戶人家，五百多口人。沒有辦多久，差不多到五九年就辦不下去了。

母親生病了，我從學校回去看望他，當時我的兄弟才三歲呀。 我去打飯，隊長說隊上沒有我的口糧，不給我打飯，只有我母親和弟弟的，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那哪能吃飽呢？不光是我們家，村上人都吃不飽。 農民有一個順口溜就是形容大食堂的：“早晨稀湯湯，中午一鍋漿，晚上月亮來照相。”因為那個晚飯稀的都是清水，月亮都在裡面晃悠悠，就是月亮來照相。

依：說說你母親去世前後的情況，好嗎？我知道提起來是蠻傷心的，但是留下她的名字，死亡的經過，是對她最好的紀念。

牛：我母親叫張月英，去世的時候只有三十八歲，還是個年紀輕輕的女人呀。她出生在舊社會，受了一輩子的苦。 母親十六歲就出嫁了，在這之前都沒有穿過棉褲，出嫁的時候，她母親給她做了一條棉褲，讓她高興得不得了，高興得晚上都睡不著覺，等著早晨起來穿新棉褲。 她孤苦伶仃，十六歲就出了嫁，嫁給了我父親。 解放後，政府給我父母分了土地分了房屋，小日子過的還不錯，因為我父親是個木匠，能到外面去做工，在外面吃飯，就節省了一個人的口糧，同時還能掙點零花錢，加上母親比較會過日子，我們家還比較殷實。

但是到了 1958 年，大躍進的狂風蓆捲農村各地，旮旯拐角都跑不掉，老人小孩婦女都避不開。 我母親是個小腳女人，不能去地裡幹活，但是又必須去，

下地勞動，才有資格去食堂打飯。當時父親在外面做工，我在晉城上學，離家六十里，我們也照顧不了母親，她就一個人又要勞動，又要照顧孩子，非常辛苦。母親邁著一雙小腳還要去參加大練鋼鐵運動。她瘦骨嶙峋的身子不能挑擔，就兩個人抬一隻筐子。白天吃著大鍋飯，晚上睡著大通鋪。小腳女人不能走路呀，走多了腳疼，長老繭。母親的一雙小腳腫得像饅頭似的，疼得她一夜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想用熱水泡泡腳也沒有條件泡。同村去的香姐同情我母親，說：“二嬸，你實在頂不住，就請假回去吧。”母親生性膽小，不想低三下四跟人說好話，就一直忍著、忍著。一天，突然狂風大作，下起了冰冷冷的秋雨。母親白天淋了雨，夜裡就發起高燒，還沒等到天亮，就被人抬回了家。

母親病稍好一點，大隊就派她下地勞動。當時的弟弟才剛滿三歲，把弟弟留在一個老太太家照看。弟第生性怯懦，怕生，就是不跟人，大哭大鬧鼻涕眼淚的誰都哄不住他。母親牽腸掛肚，總也放心不下，又不敢跑回來看看。有一次，母親帶著弟弟去公共食堂打飯，端回家吃怕涼了，又沒有鍋灶熱一下。就端著一碗稀粥，一邊餵弟弟，一邊靠在碾盤上迎著西北風喝下去，吹了些風，受了涼，回到家就又病倒了。

那時候我還在六十里以外的縣城讀書，得知母親生病的消息，迫不及待地想請假回家看看。可是，我當時也同樣戰鬥在大煉鋼鐵第一線，很難請假，央求了半天，學校只准我兩天假。那時候還不通客車，全憑步行。六十里的路要翻過兩座山，後三十里還是崎嶇的山路。我下午起身，走完三十里的平路，剛踏上山路，太陽就落山了。爬坡時正需要力氣，可肚子偏偏咕嚕咕嚕叫起來。我越走越覺得渾身乏力，直冒虛汗。當上了五里坡，走到黑虎嶺時，天就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了。此時，我精疲力竭，中午吃下的那兩個窩窩頭早已消化得無影無蹤。儘管渾身無力，但卻不敢停留片刻，據說黑虎嶺的森林裡有野狼出沒。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跌跌撞撞下了山，當走到村，四處靜悄悄的，已經是熄燈時分了，我只好叫門。父親那會兒隨鐵木社的工匠們在縣城修廠房。起來開門的母親，見是兒子回來了，她抱住我的頭就禁不住地嚎啕大哭起來：“福呀，福呀，你怎麼摸這麼大的黑呢！我的福呀！”母親哭得渾身發抖，眼淚擦完了又流。母親的瞋怪聲中包含著對兒子無限的疼愛啊。我只有安慰母親：“沒關係，沒關係。”背過身偷偷抹掉眼淚。我已經餓得頭昏眼花全身無力了，但只能是喝上些涼水，上炕睡覺，家裡什麼吃的都沒有。自從村子裡辦起了公共食堂，各家各戶的糧食就統統收歸集體了，就連做飯的鐵鍋也不讓留，一律打碎投進了煉鐵爐。母親明知兒子肚餓，可又絲毫沒有辦法，只好忍著等到天明。那一夜，我餓得睡不著，真是前心貼後背。母親難過的睡不著，一直啜泣。母子兩個不時地往窗戶外面看，就盼望著天快點亮，快點亮，天亮了就有飯吃了。

第二天清晨，我讓母親繼續躺在炕上休息，自己拿著碗去公共食堂打飯，想盡一點孝心。不想那個大隊幹部瞪著一雙牛眼，氣勢洶洶地罵：“你來幹什麼？

大隊沒你的口糧，讓你媽親自來打飯。”我說：“我媽病了。”那幹部說：“病了也自己來，不來就不要吃了。”沒辦法，我忍氣吞聲只得回去叫母親。當我攙著飢腸轆轤、重病纏身的母親來到公共食堂門前，幾百號人的大食堂，吵吵鬧鬧，排在打飯的隊伍後邊。當時的幹部非常粗暴，因為管著食堂就大權在握，聲大氣粗，在食堂裡連喊帶罵，就聽到那個大隊幹部還在吼：“不參加勞動的靠邊站。”“我們不養吃閑飯的。”“幹活不見人，吃飯跑得歡。他媽的。”我雖然意識到這話不一定專指母親，可母親膽子小，自尊心又強，好像每一句話都棒子一樣打在她頭上，讓她受不了。正排著隊，身心交瘁的她，身子突然一軟，便倒在了地上。從那天起，母親更是一病不起。母親性格懦弱，見到幹部就像老鼠見到貓，聽到幹部罵罵咧咧，就覺得人家是在說自己罵自己，就不愛去食堂打飯，吃飯好像是伸手要飯，總是萎萎縮縮膽戰心驚的樣子，害怕人家說難聽的話。

地裡的農活那麼重，經常吃不飽飯，又加上受氣受驚嚇，母親眼看就不行了。如果放在現在並不是什麼大病，也就是感冒發燒，但是當時農村缺醫少藥，根本就沒有什麼青霉素什麼液體輸。我記得那時我在家裡，準備第二天抬母親到三十里以外的一個醫院去看病，當時我的兄弟在坑上哭鬧不止，吵著鬧著要出去玩，他爬上鍋炕爐，我們那裡的炕，旁邊就是爐子，我兄弟爬起來，不顧一切的爬，結果從一米高的爐子上一頭栽下來，眼睛頓時腫得和核桃似的，血一個勁兒冒。後來我舅舅來了，他說：“這怎麼去？孩子這樣了怎麼去？”為了照顧弟弟，就放棄了去醫院，就沒有去給母親看病。農村想找點藥都找不到，靠中醫中藥根本就不定用。

到了農曆五九年二月十八日，缺醫少藥，也無錢治病，母親餓了好幾天，昏迷了好幾天後就去世了。才三十八歲呀，還沒有把我們兄弟拉扯大呀。就是因為生氣，為吃一口飯和那些幹部生了一肚子氣。如果在家裡吃，自己吃就不會有這個結果。母親死的太可憐了。

依：以後呢？你講講你弟弟的情況吧。

牛：母親是二月二十八日去世的，她去世前幾天就昏迷不醒了，不能照顧弟弟。父親在外面做工，也得服從人家的安排呀，他當時是在木業社幹活，也是一個骨幹，他不能不去。我還在上學，正上初二。這是明擺的沒辦法，母親已經不行了，只有把弟弟送人。人家來抱我弟弟的時候，母親已經奄奄一息，啥都不知道了。人家抱著弟弟出門，走出大門，弟弟年紀小，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哇——，哇——”地不停的大哭，使勁把兩隻小手伸給我，讓我抱他回來。可是我不能，我不能。我捨不得弟弟走，遠遠地跟在他們後面，把他們送到小路上，目送著人家把我弟弟抱走了，直到他們的背影都消失了才回來。當我回到家，母親已經不在人世了。只見父親蹲在地上哭，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叫一聲：“媽呀——！媽呀——！”爬到母親身上大哭，母親卻是怎麼都不回答我了。我想不通，為什麼我一下子沒有了母親，又沒有了弟弟。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如果母親在，如果家裡還有一口吃的，怎麼捨得把弟弟送給人？他送得也不遠，距離我們家也就十來里路吧。有一次，我和父親從縣城回家，專門繞道去看弟弟。只見弟弟瘦小的身子又黑又瘦，兩隻眼睛陷得深深的，怯生生地看著我們，像不認識我們似的。父親從兜裡掏出兩塊冰糖，他都不敢接，急忙躲到一邊去了。父子相見不相認，兄弟相逢不相識，天下還有比這更令人傷心的事嗎？走在路上，父親萬般無奈地說：“要有一點點辦法，你弟弟也不會送人啊。”這事讓父親內疚了一輩子。五九年，真正是讓父親妻離子散，父親才四十多歲。

我弟弟叫牛忠屯，他這樣的身世，又受了很多苦，我們後來還是相認了，特別親，這麼多年來，兩個兄弟相依為命。

依：說說你個人經受過的飢餓經歷，還有你的同學的情況。

牛：“大辦農業！大辦糧食！”1959 年以後，這樣的大標語刷滿了城市鄉村，大街小巷。學校的糧食不夠吃，動員全體師生動腦筋，想辦法。學生分成三支隊伍，解決肚子問題。一支上山打荊籽。荊籽就是農民編筐用的山荊條所結的果實。每人每天必須完成 5 斤荊籽的硬指標。一支去地裡收拾玉米杆和玉米葉子，一車一車往回拉。玉米杆和玉米葉經過浸泡、煮熟、過濾、加工，變成澱粉，然後在鍋裡做成糊糊，這就是我們每天的早餐。另一支隊伍在校園搞科研，

榆樹皮是饑荒年間的高級食品，每個村子的榆樹都被刮了皮。（網絡圖片）

發明培養小球藻，具說小球藻富含蛋白質，營養豐富。

那時候全國搞代食品運動，報紙上都在大力宣傳。你知道什麼是代食品嗎？我們這裡的代食品就是用玉米杆子、玉米葉子做的食品就叫代食品。我們學校就做代食品，給老師學生吃。我們白天上課，到了晚上都到農村的地裡，用輛架子車把玉米杆裝上一車，然後拉回來，把玉米杆和葉子泡在水池子裡，放上石灰，石灰不是有鹼性，化學成分叫碳酸氫鈉還是碳酸氫，把那個玉米杆都腐蝕成糊糊狀了，然後把糊糊過濾出來，用清水再沉澱一次，用那個澱粉做糊吃。哎呀！那個能好吃嗎？牛吃起來都嫌難吃的東西，給人吃。

依：趙樹理來你們學校的時候，你有見到嗎？你詳細說一說。

牛：我有見到，我們不是農業學校嘛，趙樹理來視察。我是學生，遠遠地站著看，沒有資格走上前去說話，有學校領導陪同著。

大概是在六零年，在晉東南地區掛職副縣長的著名作家趙樹理來到我們學校。他高高的個子，穿著非常朴實的農民服裝，帶著鴨舌帽，手裡拿著煙袋，就是農村老頭抽的那種煙袋，他非常的平易近人。他來看所謂的小球藻科研。我們當時做一個科學試驗，造小球藻，據說蛋白質很高，可以補充人體需要的營養，但是老師和學生忙活半天，也沒有試驗成功。趙樹理看了後扳著面孔一言不發，起身就走了。多少年以後我才明白，作家趙樹理人很正直，已經看到了大躍進給農村帶來的災難，對 1958 年的“大躍進”是持否定態度的，並對由此而帶來的連續三年的“天災人禍”而憂心如焚。他看我們試驗做什麼小球藻簡直是亂彈琴，但是當時他又不敢明確地表態，就黑著個臉不說話。後來趙樹理寫小說說人們都吃不飽，小腿腫，小腿疼。文化大革命時，就批鬥趙樹理，說在三年困難時期，他煽動群眾說：“你們想種甚種甚，想種多少就種多少，上邊是上邊，下邊可以不要照辦。”“多開點小塊地肚子吃得飽，不然喝上兩碗稀湯湯，尿上兩潑就完了。”趙樹理竭力鼓吹“開墾自由，種植自由，買賣自由”，對國家的派購政策極為不滿，攻擊當時派購雞蛋的措施是“氣得社員不餵雞，氣得雞子不下蛋。”說真話，為農民說話的人總是最倒霉，趙樹理在 1970 年 9 月也都鬥死了。

還有一種代食品就是荊籽。一次上山打荊籽，我實在餓得走不動路，就去老鄉的地裡刨紅薯，吃了一肚子生紅薯，肚子脹得晚上睡不著覺，一個勁地往廁所裡跑。吃荊籽、玉米葉澱粉做的糊糊，把肚子灌得再飽，也不頂饑。那年月，餓字當頭，逮住什麼吃什麼。初冬時分，就跑到野外四處尋找能吃的東西。看到老鄉的白菜地光禿禿的，尋著尋著，突然有了新發現，那埋在地下的白菜根不就是美味的食品嗎？於是抱開凍土，把白菜根掘起來，回到宿舍裡，在火爐上烤熟了，可真是解饞。那年月什麼沒吃過啊？茄子葉、紅薯秧、荊條籽、玉米杆、灰灰菜、穀穀草、刺棘苗，這正好應了季羨林老先生的那句話：“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吞下去。”

第七章

星期天，學校只吃兩頓飯。 早飯是一碗玉米葉澱粉做成的糊糊，另加指頭粗兩根紅薯，不到一小時我就餓得心慌。 實在熬不住了，我就走四五里路，去找修廠房的父親。 碰巧父親的灶上改善伙食，每人發半斤白麵，半斤餡，包餃子。 這可是那年月的盛宴呀。 餃子在沸騰的鍋裡打滾，我的口水在嘴裡打轉。 等父親把餃子盛到碗裡，我就餓狼一般地猛吞。 父親只吃了幾個餃子就放下了筷子，一直看著我把餃子吃完。 我看見父親的眼睛裡有晶瑩的東西在閃光。 但是當時我並不能體會到父親的心情，也顧不上想，我吃了父親的份量，父親怎麼辦？

那年月，不是我一個人餓，是大家都餓，如果誰的手裡有點小吃食，那也要躲到角落裡一個人偷偷地吃。 記得有一次，父親用灰灰菜做了兩個餅子，傍晚時分來到學校，剛塞到我手裡，就被一個同學發現了，於是就硬著頭皮走過來要吃，父親說一人一個，這才沒有被搶走。 其實那兩個餅子又黑又硬，嚼在嘴裡都難以下咽，可那時候因為肚子餓，似乎都沒有羞恥感了。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似乎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學校那個身材高大、總也吃不飽的勞動委員，就因為半夜裡到大食堂偷了兩個饅頭，居然被公安局拘留了十天，最後還被學校開除了學籍。 現在想起這件事，讓人寒心，不就是肚餓逼的嗎？

由於糧食嚴重短缺，普遍實行瓜菜代半年糧，那真是餓你沒商量啊。 許多人因為吃“代食品”過多，嚴重營養不良，都得了浮腫病，一個個臉腫得像燈泡似的，走起路來搖搖晃晃都能被風刮倒。

依：你母親去世後，你是繼續讀書呢？還是回村裡了？

牛：到了 1962 年，三年大饑荒的陰影依然籠罩著廣袤的農村大地。 因為要大辦農業，大辦糧食，我所在的晉城農校先是休學一年，後又被迫解散，1000 多名含辛茹苦的學子，收拾行李悻悻地回到了各自的家鄉，投入到農業生產中去。

轉眼到了年底，剛剛跨入陽曆年門坎，父親迫於家中沒有女人的困頓，連個做飯縫補的人都沒有，緊鑼密鼓地為我籌備婚事。“過了陽曆年你就夠格了（到了結婚年齡），準備娶媳婦吧。 咱家雖然窮，但男大當婚，不管怎麼困難也要給你把婚事辦了。”父親委婉地說。 因為飢餓，影響到人們的婚姻觀，說“不跟工，不跟幹，跟上大師傅去吃飯。”

父親的話不敢違背，我只得服從。 可是家裡的缸缸罐罐都是空的，再怎麼說親戚朋友總得吃頓飯吧。 父親到親戚鄰居家東借西湊，總共借到兩斗玉米，小麥是根本借不到的。 玉米在石磨上磨成麵，但是它沒有黏性，要想和到一起，還必須要用榆皮麵來粘合。 我們那裡不是壓合絡嗎（一種麵食，類似麵條），就是把玉米麵和榆樹皮和在一起，然後壓成麵條。 可村子裡的榆樹皮早就被社員們剝光了，樹都是光溜溜的了，榆皮都成了很稀罕的東西。 父親拿起斧頭走了五里多路，上到蛤蟆山的深山老林裡才找到了一棵榆樹，主幹上的皮已經被人剝光了，父親爬到枝幹上用斧頭砍，才能一條一條剝下來一些，好不容易剝了了有三、

四斤。 榆皮也不能放多，它主要是起黏合作用，這才能讓鄉親們吃上了一頓榆皮玉米麵合絡。 可那合絡又粗又硬，每咽一口都噎得人直流眼淚。

我結婚當時沒有衣服穿，我有個大伯從太原回來，他在太原工作。 我就借了他的皮鞋和褲子穿。 那時候買布都得用布票，我走了三十里路到了一個鎮子上，買了幾尺布，又不太夠，當時也沒有什麼高級裁縫，做的那個衣服不夠大，像耍猴一樣裹在身上。 又沒有褲子穿，我那個大伯回來，就脫下他的皮鞋和褲子給我穿，那個褲子還是料子褲子，上身和下身根本就不協調，但是我也非常高興。大家都誇：“這個新郎官穿皮鞋了，可是咱鄉上數一數二的。”都可羨慕我了。 這個我記憶猶新。

無酒不成宴。 給兒子辦婚事，是人生一輩子的大事。 父親想辦得體面、紅火、熱鬧，不想讓人說閑話。 可那時候哪能買上酒呀。 一天早上醒來，桌子上放著五六個瓶子，裡面裝滿了紅色的液體，讓我驚詫不已。 父親見我不解，忙說：“那是紅果酒呀。 無論如何也得讓客人們喝上幾盅，熱鬧熱鬧。”“你哪會做紅果酒呀？”“怎麼不會，你喝上一口嚐嚐。”原來，父親昨晚忙活了一夜，他把我們當地盛產的紅果，洗淨後放在鍋裡熬出湯汁，再放點土蜂蜜（當時根本買不到紅白糖），這就是他發明的紅果酒。 父親老實憨厚，他根本不懂得釀酒技術，可是他居然製作出了所謂的紅果酒。 父親的良苦用心，讓我一輩子刻骨銘心，永世不忘。

辦事那天，親戚朋友、鄉里鄉親，大大小小來了一大幫，熙熙攘攘倒也熱鬧。當一碗蘿蔔，蘿蔔一碗端到桌上，客人們吃得津津有味。 大隊副主任兼保管員的正通叔還與大夥吆五喝六，劃拳行令，喝得怪起勁兒呢。 可是當他們咽下那紅果酒時，一個個直酸得呲牙咧嘴，絲絲倒吸涼氣，這讓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那特殊年月的往事，今天聽起來可謂是笑談。

“老二家（父親排行老二）沒有女當家的，給兒子辦成這樣子不容易啊。”我想，父親聽到如此讚美之詞，一定是一種苦澀的笑容吧。 客人走後，我不解地問父親：“正通叔他們喝你的紅果酒，為啥還那麼津津有味？”父親說：“當農民的，苦中做樂，吃糠咽菜和吃山珍海味是一樣的，就是把榆樹皮吃光了，即便吃地裡的黃土咱也要活下去！”父親擲地有聲的話裡，包含的面對飢餓和苦難煎熬著掙扎著也要活下去的勇氣。 就在那一天，我一下子覺得，我長大了，是個男人了，要把生活的擔子挑起來，再艱難也要往前走。

三年大饑荒留在我心裡的印記，如同刀砍斧雕般深刻，每每憶及，總讓我心酸不已，眼淚禁不住要流下來。 特別是想到我的母親，她怎麼都不應該那麼早過世，才三十八歲呀，就為吃碗飯。 唉！

很抱歉，我給你講不了太多細節。 我還會找幾個老朋友去談談，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給你提供材料。

依：謝謝你，非常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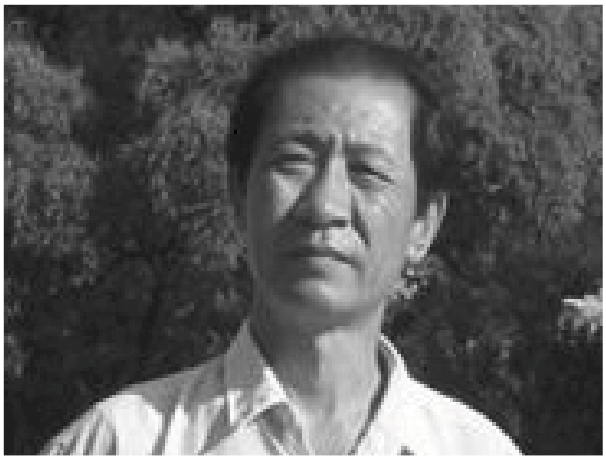
四、大鍋（公共食堂）餓死多少人?

受訪人：潘永修，男，64 歲，山東省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村人

時間：2012 年 5 月 10 日。

錄音長度：80 分鐘。

採訪形式：電話。



潘永修

大饑荒餓死人：

潘康氏，女，79 歲，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人，餓亡。潘永修的祖母。

潘若雨，男，49 歲，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人，餓亡。潘永修的父親。

潘吳氏，女，59 歲，鄆城縣楊莊集鎮辛集村人，餓亡。潘永修的大姑。

潘玉山，男，40 歲左右，山東鄆城縣潘莊村人，餓亡。

潘永河，男，50 歲左右，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村人，餓亡。

張玉清，男，60 歲左右，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村人，餓亡。

王慎義，男，60 歲，鄆城縣潘渡鎮王屯村人入贅潘莊村，餓亡。

潘永行（小名貓眼）夫婦，終年 40 多歲，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人，餓亡。

潘永禮（小名二蝦米），男，終年不到 40 歲，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人，餓亡。

小瓜（潘永平之獨子），死時約 18 歲，山東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人，餓極貪吃生黃豆後腹脹而亡。

劉家三女兒，一歲多點，潘莊村第一生產隊劉學進之三女兒，餓亡。

人吃人事件：

山東省鄆城縣樊家莊，1960 年，樊作運任大隊團支書，有一天半夜開完會，聞到一股香味，就找到村民樊兆祥家，那時樊兆祥已逃去新疆，他的老婆在家。樊作運到廚房揭開冒著熱氣的鍋蓋，裡面是一個一個蜷曲著的小孩，鍋台上還放著扒下來的小衣裳。被煮的孩子，是這家人的小三，餓死了，飢餓的母親就把她煮來吃。大隊給公社、縣上報了案。後來樊兆祥的老婆也跑去新疆。

依：潘永修先生，不知道你有沒有空閑，給我說說你在大饑荒中的經歷？

潘：好吧，現在沒有事，我說到那裡算那裡吧。

依：我是沒經歷過的人。國內這麼多年，根本就沒有人敢寫這個東西，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就是一無所知，對你們經歷的一代來說簡直是一場惡夢，怎麼能忍受這麼多年？你隨便講，凡是你記憶中的，隨便講就好了。

潘：好的。我的老家在山東省鄆城縣楊莊集鎮潘莊村，那時候屬於楊莊集人民公社李垓大隊，因為是六個村莊合建的，所以又叫“六一大隊”。到了五九年，李垓六一大隊解體，我們村獨立，成為潘莊大隊。僅有兩個生產小隊，分為一隊二隊，也稱為西隊東隊。我們家在村子西半部，屬於西隊。那時全村大約有五百多口人。

我是普通農民家的孩子，1948 年出生。五八年的時候，我剛滿十歲，能記得好多事情了。當時，我在李垓村上小學三年級。五九年到六一年的三年大饑荒，一直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那是政府推脫責任，把罪過推到大自然身上。其實，那是胡說八道。我們山東及中原地帶，那幾年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大的自然災害。除非六二年秋天有過一次澇災，但那已是大饑荒之後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跟三年大饑荒沒有關係。

我記的五八年那一年，風調雨順，什麼災害都沒有。我們那裡收成很好。首先，小麥是大豐收，因為那時還沒成立人民公社，當時叫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自收自吃。所以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還是高的。但是收穫了以後，到了農曆六月初就嚷嚷著要歸大鍋、吃大食堂了，從那時起，人們都一反勤儉節約的好傳統，家家戶戶都飛吃海喝，把家裡的好糧食都吃光了。到了七月中旬，果真要歸大鍋了，預先在村前一個廢棄不用的車屋裡盤了兩口大鍋，蒸了兩鍋白饅頭，家家戶戶按人頭去領，小孩一個，大人兩到三個，炒的豆角黃瓜，還有肉，用小盆去端。那饅頭個兒還挺大，領的菜也不少，一家人吃不了。大夥子都很高興。接著第二天就把家家戶戶的大鍋小鍋都揭了，上交到李垓大園裡（原先六一大隊的辦公處），後來不久就全砸爛去大煉鋼鐵了。與揭鍋同時，把群眾家裡所有的糧食、麵粉但凡能吃的，都收繳起來，集中到生產小隊倉庫裡。起初還過過秤，記記賬，後來乾脆一夥端，有多少收多少。說是要實現共產主義了，從此都實行公有制了，飯盡吃，物盡用。那時，一開頭也的確是飯盡著吃，物盡著用，大吃二喝炒豆芽，啥好吃，就吃啥。沒有多少天就把倉庫裡的小麥麵吃光了。剩下一點留種子的，就不敢再吃了。然後高粱下來就吃高粱麵，豆子下來就吃豆麵。高粱、豆子吃完了，就吃地瓜。我記得到八月十五中秋節，隊裡就已經沒有多少糧食麵了，大伙房裡一天三頓煮地瓜。剛刨的地瓜不甜，不好吃，吃多了脹肚子，還燒心。尤其是老人、小孩更受不了。伙房裡就把鮮地瓜切成塊，再攤到碾盤上軋碎，加上點麵粉和成團，捏成窩窩頭，蒸了吃。也不好吃，甚至比鮮地瓜還難吃，但吃下去不那麼燒心了。在這期間，浪費現象非常嚴重，成筐成籃吃剩的地瓜倒到糞坑裡，白白爛掉。沒人管沒人問，大家都認為：上級既然

叫歸大鍋，國家就得有吃不完的糧食。個別有頭腦的人雖然也疑慮重重，覺得這樣子下去，將來會出大問題，但也就是心裡懷疑而已，誰也不敢說出來。一旦說出來，就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分子。就這樣一直吃到十月裡，鮮地瓜沒有了，就開始吃又黑又臭的地瓜幹了。到了陽曆年（那時我們都搬家到明樓去住），隊裡連地瓜幹也沒有了，就吃胡蘿蔔。過了陽曆年以後，各地各村的倉庫裡能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大食堂只好就關門了，當初紅紅火火的大食堂連煙也冒不出來的時候，大小隊的幹部一個個像撒了氣的皮球，一點積極性也沒有了。他們雖然當幹部，其實家裡也沒存下什麼糧食，即使生產隊裡剩下一點殘渣餘孽，他們偷偷私分一點，偷偷吃一點，也是很不光彩的事。

從 1959 年元旦那天開始，所謂的三年的大饑荒就正式拉開了序幕。（網絡圖片）

我們家是中農，入農業合作社的時候，我家本來有一頭牛，我父親看著集市上牲口便宜，就又買了一頭牝牛。買牛那天，我母親報怨說：“都要入社了，你還買頭牛幹什麼？”我父親說：“太賤了，光想買。”所以到入社的時候，我家投進去兩頭牛，一輛大車，一個打麥場，一個車屋，把一個中農的全部家當就都投進去了。那時候，我哥哥正上小學六年級，就要考初中了，因為生產隊裡缺少一個會計，我哥哥就在我父親動員下，沒再陞學，回家來當會計。到了五八年吃大鍋的時候，因為我父親表現積極，當了個生產隊裡的保管員。保管什麼？就是從群眾手裡收繳的糧食、農具什麼的，都放在一個很大的倉庫裡，讓我父親拿著鑰匙，成了隊裡的大保管。所以，在我父親的帶動下，我們全家積極性特別高，我母親把我們家所有的糧食都繳到隊裡去，就連餵雞鴨的那些糝子、麩子都送到牛屋裡當飼料了，交完後，我們家真的是一無所有了。人人都以為就要到共產主義了，過上好日子了。所以到了五九年春天，我們家餓得最慘。

依：那時候入大食堂是自願的，還是強迫的？

潘：哎呀，這個，怎麼說呢？說自願，根本不可能。誰願意把自家的糧食繳上去搞共產？那時候，都是聽信了上級的宣傳，說什麼快到共產主義了，樓上樓

下、電燈電話，這些高調唱得人們衝昏了頭腦，人人也就以為共產主義真的快來了，也就把辛辛苦苦攢下的那點糧食不當回事了。如果沒有這樣的思想，就不會把自家的糧食全繳上去，五八年秋天收割時也就不會有那麼大的浪費。你想想，你把糧食都糟蹋了，浪費了，你下一步吃什麼？那時，人的頭腦都發昏，都想著國家有的是糧食，吃不了。隊裡倉庫裡吃完了，還有國家呢，到時國家會給的。結果並不是那麼回事。所以，大饑荒餓死人就是必然的了。

其實，五九年春天我們村裡就陸陸續續餓死人了。不過還不多。五九年夏天，我哥哥從徐州 6057 部隊回來探親，看到人們一個個面黃肌瘦的樣子，很驚訝，心裡也很難過。回部隊的時候，反覆囑咐，千萬要照顧好我奶奶和我父親。但是到了六零年冬天，我奶奶還是被餓死了。我奶奶是我們家的第一個。然後，到了六一年的春天，我嫁出去的大姑也餓死了。大姑是第二個。到了六一年底，農曆的臘月初十，我父親也餓死了，那年父親才四十九歲。我們家餓死了三口人。

依：公共食堂關閉後，家裡又沒有糧食吃，你們是怎麼渡過災荒呢？都吃了些什麼呢？

潘：第一個餓死的是我奶奶，五八年住在敬老院。敬老院到了五九年的夏天就解散了，就各人回到各人家裡去。當時糧食就是分一點吃一點，也不是分，就是在大食堂裡，把麥子磨成麵，蒸成小窩頭小饅頭，每天中午每人就發給那麼一個，二兩重，這就是一天的口糧，就中午這麼一頓。當然吃不飽，一天一個小饅頭怎麼能吃飽？所以把這個饅頭領回來以後，已經是熟的了，還要再做一次，把它搓碎，切成片，剁碎，拌上野菜，重新再在鍋裡面蒸，蒸出來吃，就是為了加入野菜、增加份量，為了把肚子填飽。一個小饅頭，二兩麵一天，誰能吃飽？

我那時候已經不上學了，村裡的孩子都不上學了，肚子餓得沒法去，都去找野菜。我們村東頭是一個大窪，我們叫它李垓大窪。早春二月，大窪裡率先長出薺薺菜。薺薺菜葉子上有刺，扎手，平時我們割草，都不願意割它，就是因為它扎手。每天隊長帶領我們幾十號人，早早去挖，然後秤出重量，收起來，讓專門的人擔著挑子回村，送到大鍋上，趕緊洗、剁、和麵、蒸熟了，先派人給我們送到地裡來。然後，剩下的再發給社員。那時候我們已經餓得什麼都不能幹了，就躺在地裡等那個菜窩頭。拿到的窩頭五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都是薺薺菜，只有很少的一點麵粉，差不多是個綠菜疙瘩。就那樣也吃得很香甜，狼吞虎咽。因為太餓了，吃什麼都香。那時候，我們都知道薺薺菜有止血功能，農民在地裡幹活弄破了手呀腳呀什麼的，拔一棵薺薺菜，用手搓一搓，弄碎敷在傷口上立馬就能止住血。所以那時我們很擔心，吃薺薺菜多了，人身上的血肯定就少了，是不是會貧血？但這些擔心也顧不上了，先填飽肚子要緊。初春時節，別的野菜也沒有，萋萋芽出來得最早，我們只好吃那個薺薺菜。孩子們挖這麼一天野菜，除了在家里正常的一個窩頭外，我們在地裡幹活的可以多領一個，幹一天，就是

當時只有十歲的潘永修記得五、六種吃紅薯的辦法。

為了多吃這一點。

我記得，除了薺薺菜，還有楊巴狗，就是楊樹上的楊花，我們叫它楊巴狗。它出來的最早，它出來的時候就是春天的第一個信息，其他什麼樹還沒有發芽。在那之前，我也沒有吃過，不知道楊巴狗是能吃的。我奶奶是窮苦出身，她知道楊巴狗能吃，就對我說：“乖，去，趕快把楊巴狗掃回來，奶奶給你做好吃的。”我們村楊樹很多，我們家就有一個很大的楊樹林，奶奶讓我去把楊巴狗都掃起來，拿回家，說她有辦法。 我就掃了很多很多的楊巴狗，一趟一趟地往家送，我奶奶把楊巴狗用一個大盆泡起來，用冰涼的井水泡，大概泡個一天一夜，其間不斷地攪和攪和，把楊巴狗上的毛都泡掉了，最後剩下的是那種黃色的絲絲兒，像麻繩似的。 奶奶像寶貝一樣放在案板上，用刀先剁碎了，如果有麵粉就用麵粉粘成團，沒有麵粉就用榆樹皮粉粘，然後蒸熟了吃。

榆樹皮粉就是把榆樹皮外面硬的那層削去，只用裡面白色的那個嫩皮，就是樹幹和外皮之間的那一層，然後切碎，曬乾，放在石磨上磨，或在碾上軋，然後用篩子篩出麵來。 篩出來的叫榆皮粉，味道有點兒甜，有點滑潤，就那樣和楊巴狗摻在一起蒸熟了吃，有好多天就吃那個。 當然不怎麼好吃，但是沒有辦法，也得吃，總比餓著肚子強呀。

再一個，是五八年秋天浪費掉的那些地瓜。 這些地瓜分為好幾種，先是吃爛在地裡的。 前邊我不是說過嗎？五八年秋收的時候，壯勞力都抽調到田裡深翻土地，據說：地能挖多深，小麥的根系就能往下紮多深，產量就可以成倍增長。 還有的去修建水庫，叫什麼青年突擊隊。 我姐姐就被編在青年突擊隊裡，去二三百里外的曹縣挖河。 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幼在村裡搞秋收。 我記得：那年的豆子、穀子、高粱什麼的，成熟以後，根本就沒認真收割。 有的即使割下來了，也就原樣一堆一堆碼在地裡，好長時間不往村裡運。 當然也沒人去拿，那時候伙房裡發的還吃不了呢，是不會有人去偷的。

在刨地瓜的時候，幹活沒有積極性，反正幹不幹，都是吃一樣的飯。 那時候就是揀好刨的刨出來一些大個的地瓜，送到大伙房，蒸了以後，每家用秤秤了

以後分那麼一筐子，吃來吃去地瓜也吃夠了，吃厭了。人們因為不喜歡吃地瓜，所以也不認真刨，有些人圖省事，只拔了秧子，下邊的地瓜根本就不刨。總起來說，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地瓜都爛在地裡，根本沒有刨出來。地瓜和胡蘿蔔不一樣，胡蘿蔔不怕凍，凍得再狠，化了凍還一樣吃，但是地瓜就不行了。經過冬天一凍，化了凍，立即就爛掉了。味道就和臭狗糞似的，別提有多難吃。到了五九年春天，人們餓極了，才想起爛在地裡的那些凍地瓜。再把那些地瓜從解凍的地裡挖出來，那時候，完全腐爛了，根本拿不成個，就和一攤爛醬似的。打個比方，就像我們在大街上時常看到的那些喝醉酒的酒鬼嘔吐出來的東西一樣，花花達達的，亂糟糟的。就那東西，還和寶貝似的，用雙手捧進籃子裡，盡量保持完整一點，拿回家去，放進水裡小心翼翼地洗。這種地瓜，即使看上去是成個的，但外面的皮都長著一層白醭，把醭子洗了，把黑皮揭了，裡面才是腐爛的地瓜。味道早變了，就跟那個爛酒糟味兒一樣，挺熏人的，刺鼻子。後來過了多少年，我在地裡偶爾看到凍爛的地瓜，就想到五九年在地裡挖地瓜的情景，肚子裡就反胃，想嘔吐。那種氣味，連聞都聞不得。這是吃的一種地瓜。

另一種吃的是地瓜幹。五八年收成好呀，地瓜吃不完，上級指示把地瓜切成片，曬成地瓜幹。說起地瓜幹，在那之前也曬過，那是為了炒炒麵吃，先洗乾淨，然後一刀一刀切得很薄，再擺放在蓆上或簿上，趕上好晴天，曬得很透，白生生的，當然好吃。但是，五八年曬地瓜幹用的是新發明的切地瓜機，上邊是個木斗子，底下設計了幾個刀片，有把手，一擰，底下就嘩嘩地出地瓜片了。這種機器就拉到地裡，就地刨出來，也不洗，泥泥巴巴的，扔到機子裡就切。切得厚薄不勻。切出來之後，直接就往新刨的地面上一扔，與泥土混在一塊，就不管了。那幾天正好是連陰天。地瓜這種東西，如果趕上好晴天，連著曬上四五天，曬乾了，吃起來也好吃。可那年切完以後就往地裡隨便一撒，攤得又不均勻。心想，反正都是隊裡的，沒人管，沒人問，瞎了壞了也不心疼。下雨的時候就讓它淋，下了幾場雨，沒幾天就長出黑色的黴菌來，裡裡外外都是變成了黑的。就跟牛糞似的。直到快下霜了，大伙房裡也沒啥東西可下鍋了，才想那些爛在地裡的瓜幹來。就那樣草草收起來，該做飯的時候，往鍋裡倒上幾筐，加水一煮，開出去了。五八年底的十幾天，伙房裡就天天煮那個。那時我們全家住在明樓，俺住的院子裡，有一個廢棄不用的豬圈，豬圈裡有一個大條筐。我家每次從伙房領來的爛地瓜幹，挑挑好一點的吃了，剩下吃不了的，都倒在那筐子裡。十幾天，積了滿滿一大筐。後來，多虧了那一筐黑色的地瓜幹，五九年春天，我們全家吃了好長時間。雖然又苦又臭，雖然說是有毒的，但那時候都顧不得這些了，管它有毒沒毒，只要能填飽肚子，不餓得難受就好。

還有一種地瓜是什麼呢？前面不是說過嗎？那時候很浪費，群眾領來的熟地瓜吃不完，就直接把吃剩的地瓜倒進臭水塘裡。倒的時候也不忍心，但領的多，吃不完，送回伙房裡，伙房不收，嫌是陳的，沒人肯要，於是就乾脆倒掉。食

堂後邊正好有個臭水塘，就倒進水塘裡，有的漂著，有的就直接沉下去了。誰倒的誰知道呀，到了後來，餓得實在沒法子了，就用個長竹竿子，頭上綁個笊籠去撈。已經在臭水坑裡漚了幾個月了，再撈出來，還能吃嗎？但還是吃掉了。這也叫自作自受吧！

另外，還有一種地瓜，就是扔到伙房房頂上的。有整個的，也有半拉的，也有地瓜皮皮子，都成幹的了。五八年秋天，地瓜多，人吃不下，隨手一揚，就扔到房頂上了。現在餓了，想起來了，再爬到房頂上，把那些風乾的地瓜掃下來。經過風吹雨打，雪埋霜凍，這樣的地瓜，跟爛柴禾一樣，掃下來，放水裡泡了，反覆淘洗了，再煮了吃。這些我也吃過，而且還當作好東西，摻上更難吃的穀秕子，和成團，蒸到一塊吃。我最討厭吃的就是這種穀秕子。好穀子脫了皮，那是小米。我說的穀秕子是沒有成熟的穀穗，顆粒不飽滿，但多多少少又有一點澱粉的穀子，我們叫它穀秕子。在正常年景，拿這東西餵雞鴨，都不肯吃。到了五九年春天，我們把打場時丟掉不要，堆在溝裡壕裡的穀秕子，從打穀場邊上，掃起來，用水淘了，再曬乾，拿磨上磨碎了，與爛地瓜摻一塊吃。我記憶很深的是，吃完之後，牙齦上、舌頭上沾滿了很多小毛刺。因為每個穀秕子上都帶著一個刺，當時又沒有粉碎機，碾又碾不碎，吃到嘴裡那小刺就沾到牙齦上、舌頭上，吃完了飯，還得照著鏡子用手一個一個地拔刺，真讓人哭笑不得。

經常吃這些穀秕子、穀糠和野菜，沒有澱粉，更談不上什麼油脂，時間一長，人就拉不下大便來。怎麼辦呢？那時候，醫院裡有一種蓖麻油，就是蓖麻籽榨出來的油。只要讓生產隊裡開個證明，拿到大隊裡蓋了章，就可以從醫院買兩角錢的蓖麻油回來。自己帶上碗，或者買一個小瓶子，醫院也不多給，就賣給你一點點（蓖麻油喝多了會拉稀）。蓖麻油很靈驗，喝一點就見效。因為拉不下來，大人還好點，作為小孩，光知道哭，憋得肚子脹、疼。有的小孩因為拉不下來，蹲的時間一長，就容易“掉迭肚”。啥叫“掉迭肚”？就是把大腸頭從肛門那裡翻捲出來，血糊淋拉的，很嚇人。大人就只好用個木柴棍一點一點給孩子摳，疼得孩子哇哇叫。把幹屎蛋摳出來，摳得流血，再把大腸頭慢慢地送進去。這種稀奇古怪的事，在那幾年很常見。

吃完爛地瓜，就吃胡蘿蔔。胡蘿蔔還是比較好的，那一年，胡蘿蔔根本就沒來得及收。五八年底，天冷得特別早，陽曆年之前，山東就下了一場大雪，胡蘿蔔沒來得及刨，就都凍在地裡了。幸虧胡蘿蔔不怕凍。那期間我也不上學了，每天上午，看著晴天了，就提著籃子，扛著鐵鍬到地裡去，等太陽出來高高的了，把地面上的凍曬化了，就挖胡蘿蔔。但是想深挖是不可能的。因為地都凍著，只能從表皮化凍的地方，用鐵鍬鏟一層，鏟出來的胡蘿蔔一片一片的，就像中國象棋的棋子一樣，挖一上午，到下午天快黑了，一刮北風，地又上凍了，挖不動了，就提著籃子回來。那一年的胡蘿蔔吃了好長時間，多虧那個胡蘿蔔。但是胡蘿蔔是蔬菜，沒有澱粉，人吃多了身體越來越弱。人是需要吃糧食的，需要澱

粉，需要蛋白質，需要脂肪，但是這些都沒有。那時候，人的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填飽肚子就行了。

五九年春天，楊巴狗吃完了，就吃楊葉，吃柳芽。柳芽有苦味，不好吃，就用麵粉或者榆樹皮粉拌上吃。那一年，就是因為榆樹皮能吃，我們村上的榆樹皮全都被剝光了，白花花的長在那裡，看著怪怪的，像沒穿衣服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下。樹被剝了皮，當年就死光了，一點都不能成活。後來又吃槐葉，槐葉吃著不苦，但是吃下去之後，第二天臉就浮腫，眼皮腫得睜不開眼，所以也不敢多吃。後來又改吃杏葉、葡萄葉。五九年春天把所有的樹葉都吃遍了，到現在，我還記得每種樹葉的味道。

那時候的糧食貴得要命，市面上也根本買不到。所有能吃的食物，啥都貴。別的不說，就說地瓜秧子吧。我說的是幹了的地瓜秧子，那時候是十塊錢三斤。簡直就是天價，糧食是多少錢一斤就沒數了，有錢也買不到，再說農民手裡也沒有多少錢。我父親聯繫到一個人，常莊集理髮店的老闆，姓什麼不記得了，名字叫慕真（或穆真），一臉麻子，弟兄五個，都會理髮，還會吹喇叭，附近村上有紅白事時都找他。他對我父親說他家裡有地瓜秧，說的是十塊錢三斤，讓我們來取，但要晚上來，白天怕被公社裡查著，給沒收了。那時候是不允許私人交易的。到了晚上，我父親帶著我和姐姐，三個人，推著個小車，拿著個大包袱，帶著錢去了。那時農村沒有電燈，理髮店裡就一個小煤油燈，黑糊糊的。地上堆著好大一堆地瓜秧子，都是乾的，過了秤，大約二十來斤，六七十塊錢。我們放在小車上，高高興興推了回來。到了第二天一看，全都是發霉的，黑呼呼的，這個叫慕真的人真不地道，為了騙我們，讓我們晚上去，黑燈瞎火的什麼都看不清。第二天發現霉了，要退給他肯定是不行了，還不敢嚷嚷。沒辦法，就吃個啞巴虧吧。揀能吃的留下，不能吃的扔掉。先把地瓜秧剪成段，然後放在碾上壓，篩出麵來，根本不是麵，看上去土黃色，盡是一些植物纖維，聞著有一股嗆人的霉味。就這東西，加上水，再摻上樹葉或野菜，和到一塊蒸著吃。沒幾天就吃光了。別提有多難吃，咽不下去。以前餵牛、餵豬、餵雞鴨，都不吃這東西。

那幾年，我們吃過的的東西五花八門，現在能夠想起來的有：麥秸、穀糠、稻子皮、茭草種子、高粱殼子、玉米芯子、花生皮、花生秧，這些都是粉碎成麵吃。野草類有薺薺菜、富民秧、鐵鐮頭棵、馬蜂菜、米米蒿、灰灰菜、灰灰菜的種子、蓖麻花、南瓜花、茴葉、豆絲的種子，水裡的有苲草（剁碎了用麵粉和成團蒸熟吃，特腥氣）、水稗子草及其種子（把草種子曬乾用麵粉和了烙小餅吃，感覺是唯一好吃的東西），此外還有用牛皮做的皮綆、皮帶、皮鞋幫、車馬轡具裡的皮件，把這些東西剪碎，用水泡漲了，放鍋里長時間煮，吃的時候，感覺是牛皮羊皮，有很濃的毛硝味，難以下咽。那時，人都餓極了，什麼都敢吃，也有因中毒而死的。中毒死跟單純的餓死沒有多少差別，凡是都是死，感覺無所謂。

依：那時候，國家的徵購怎麼樣？多不多？

潘：那時候我年齡還小，還不懂事。只記得，每季莊稼打下來，堆在場裡，第一是先滿足交公糧。一布袋一布袋的裝好，過磅，用牛車拉到紅門廠糧所。一趟不行就再拉一趟，先把公糧交足了，然後才能分配給社員。那幾年是怎麼交的，我不知道。後來，正好我們文化館的楊巨用（人名）會計，那時候曾在楊莊集糧所當會計。我問他："五八年、五九年糧食是不是徵收過頭了？"他說："當然過頭了，每畝產量吹噓得那麼高？怎麼會不收呢？"五八年，正是刮五風的時候，糧食徵購沒有什麼阻力。為什麼呢？五八年糧食豐收了，群眾又管不了這些事，你收走了，我們的家裡倉庫裡剩的少了，保管員更省心。反正，將來沒有糧食吃的時候再跟國家要，讓國家替我們保管著。但是徵購容易，再返回來就難了。

到了五九年，雖然沒有什麼嚴重的自然災害，但是收成很差。你想想，大搞深翻土地，把上面有肥料有營養的土壤都翻下去了，上面的都是生土，沒有肥料，那時還不興化肥。種了麥子根本就不好好長。麥子打下來，首先是完成徵購，那時候群眾就不滿了。但也沒有辦法，攔也攔不住。到最後，分到社員手裡的就很少。我記得麥子也就是每人平均二三十斤，穀子、高粱各是十幾斤。這就是一年的口糧呀。說實在的，那時候，糧食不到成熟就被群眾偷得差不多了。那時有個順口溜："十個社員九個賊，誰不偷，餓死誰。"我也去偷過呀，在地裡割草的時候，用個小鐮刀把還沒有成熟的麥穗頭割下來，放在小筐裡，拿回來蒸，然後揉出麥粒吃。怎麼都比野菜樹葉好吃呀。到了五九年秋天再收地瓜的時候，就不是五八年那個馬虎樣子了，地瓜秧都成了寶貝東西了，地瓜本身就不用說了，地裡刨得很乾淨。秧子疙瘩，就是秧子和地瓜之間的那段老根，都不捨得扔。有條件的就存起來，我奶奶就把地瓜秧疙瘩剁碎了，曬成幹，到冬天壓碎了吃。

到了五九年冬天，我的三個姑姑聽說我奶奶餓病了，來看望我奶奶。本來我奶奶是窮苦人家出身，又是個大腳，能吃苦能耐勞，但畢竟吃的糧食太少，沒有多少營養，慢慢就撐不住了。那時也不能說我們年輕人不孝順，大家都是天天吃一樣的野菜，都吃不飽。我奶奶我母親的腿都浮腫了，腫的老粗，我經常去看我奶奶，她總是把褲子捲起來讓我看她的腿，很白很粗很亮，用大拇指一按，就馬上一個深坑，好半天都起不來，這就是水腫。那時候，我們家就是公社醫院，來看水腫病的人太多了，前後大約有六七千人。特別是 60 年春天，大量的水腫病人湧現出來，全公社二十多個村莊的水腫病人源源不斷地湧來，醫院裡應接不暇，我們潘莊村家家戶戶的閑房子都住滿了水腫病號。那時候的衛生院幾乎成了專科水腫病院。得了這種病的人，男人都是先從肚子開始，有的是腳、腿先腫，最後才腫到臉上來。而女人正好反過來，先是從臉上腫，腫得兩個眼睛都睜不開，臉腫得就像洗手盆那樣大。嚴重的水腫如果得不到及時治療，就

會持續惡化，尤其是腿部，皮膚會裂開，流黃水，再到潰爛化濃，直至死亡。其實，這種病就是缺乏營養，只要能吃飽飯，過一段時間，就好了。來住院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其中又男人比較多。有的拄著棍子，有的被兒女攙扶著，有的扶著牆走路。有好多病人來醫院時，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腿腫得好粗，像大象的腿，腳面腫得像發麵饃饃，穿不下鞋，只能趿拉著。有的腿腫得流黃水，已經糜爛了，氣味熏人。一旦到了這種程度，護士就不得不一次次地給病人塗抹紫藥水。紫藥水有拔幹、祛濕的功效。但不抹還好，一旦抹了紫藥水，皮是幹了，可裡邊的毒水滲不出來，憋得發脹發疼。有的病人疼得大聲呻吟，疼得睡不成覺，成夜的叫喚，攪得四鄰不安。病人沒治好就死在醫院裡的也時有發生。我就曾親眼目睹過一個年輕小夥子，中午開飯前，因飢餓突然休克，做人工呼吸也沒搶救過來，就死在我家的大門洞內。以後，我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敢單獨從我家大門洞裡穿過。

我有個二表嫂子到我們家來看病，住在我家南屋裡，我母親讓我去看她，和表嫂說說話。我跑去一看，哪有什麼表嫂子，一屋子病號，臉都腫得老大，哪個是表嫂子？多虧表嫂子首先說話了，聽聲音我還知道，我經常上外婆家去，二表嫂的聲音我是熟悉的。但那張臉太陌生了，我就問：“哎呀！二嫂子，你咋變成這樣子了？我都認不出來了。”她的眼睛本來就小，這一腫腫得沒有眼睫毛了，就一個大白臉。表嫂哭著說：因為挨餓，大表哥趙延歧、二表哥趙延作和人搭伴先後逃到新疆去了。有的當了伐木工人，有的修路，我二表哥則在一個建築工地上當伙伕為人做飯。那時候，各處都是定量供給。因為吃不飽飯，鬧水腫病的就很多。二表哥曾認識一個河南開封人，是個大個子，長得五大三粗。有一回，吃過晚飯後，那人仍在旁邊坐著不走。就在我表哥刷完鍋準備把泔水倒掉的時候，那人站起來說：“好兄弟，你那刷鍋的泔水留給我吧！”表哥說：“你要那做什麼？”那人說：“我澄澄渣，喝了它！”表哥說：“你不是吃過飯了嗎？”那人說：“我飯量大，吃不飽哇！”從那以後，每次打飯的時候，表哥都是有意多給他打一點。

這些事情說起來就太多了，在這之前，我的大表哥和二表哥每個人都有一個兒子上東北了，是我的三表哥趙延勘帶去的。在五三年、五四年，我的三表哥為了逃兵役，因為我舅舅、舅媽思想比較保守，不讓兒子去當兵，認為當兵就是打仗，打仗就要死人，所以他們不讓我三表哥當兵，就跑到東北去了。還幸虧他當年來到東北參加了工作，到了五八年底，他聽說家裡開始挨餓了，大鍋飯不冒煙了。他就火急火燎地跑回來，要把我舅舅、舅媽帶到東北去，就是哈爾濱郊區的阿城縣。帶我舅舅去的時候另外又帶了兩個男孩，一個是我大表哥的兒子慶聚，二表哥的大兒子慶池。為什麼帶他們去呢？我三表哥說：“我只給你們帶一個男孩，就是為你們每家留一條根，將來好傳宗接代。”其他人，他也顧不上管死活了。但三表哥還特別囑咐一句：留在家裡的，要真的餓死，寧肯先餓死孩

子，再餓死大人。 為什麼呢？孩子太小，大人死了，剩下孩子也活不長，沒爹沒娘的孩子更可憐。 三表哥帶著兩個老人兩個小孩一路上的辛苦就不必說了，那時候，出門逃荒的人太多了，火車擠得像沙丁魚罐頭，連個站的地方都找不到。好容易到了東北，我三表哥辛辛苦苦求人找關係的把戶口遷了過去，辦了購糧證。 只購了一個月，在第二次去糧店購糧的時候，由於慶池年小不懂事，把購糧證給弄丟了，這不是要命嗎？丟了以後，一家人，三個月，不發給糧食，那時候我舅舅、舅媽老少一家人都是吃白菜葉，在垃圾裡找爛東西吃，土豆皮、蔥根什麼的，舅舅、舅媽年紀大了，牙又不好，咬不動，連半飽都吃不上。 為了餬口，慶聚、慶池跟隨當地的孩子爬火車到 60 里外的莊稼地裡揀拾發霉的豆子、玉米，一天揀上四五斤，回來軋碎摻上爛菜吃。 那時候高價糧 3 塊多錢一斤，而三表哥的工資才 50 多塊錢，只能買一提包凍魚。 小慶池好多天嚇得不敢見人，也不敢上飯桌吃飯，餓得皮包骨。 真是很慘。 三表哥後來每說起這事，都忍不住流淚。

依：你能不能講的詳細一點。 家里人餓死的這個過程，身體的狀況，他們說了什麼話，都詳細說一說，好嗎？

潘：好的，再回過頭說我奶奶吧，奶奶病重的時候，我的三個姑姑來看她。那時候，不論誰出門，都要提前從生產隊大伙房裡把中午的飯領出來，拿手帕包著。 姑姑來看望自己的母親，也沒有什麼好禮物，就是帶幾個菜糰子，另外若帶點兒乾麵，就是最貴重的禮品了。 菜糰子是留給自己吃的，如果不帶給養，自己就得侵佔別人的。 那時候的母女親情就到了這種程度。 那天，我奶奶躺在床上，我姑姑們用麵粉燒點糊糊，下了點小疙瘩，讓我奶奶吃，其他人各人吃各人帶來的菜糰子。 到了五九年的末尾，記得快要過年了，奶奶住在我們東院的一個房子裡，房子是三間，奶奶就睡在東間裡用柴草搭的一個地鋪上，睡地鋪是為了暖和。 半夜裡，我就聽奶奶喊叫：“哎喲，哎喲，給點吃的呀，我餓呀，給點吃的呀？”就這麼哀求著，我母親也沒有辦法，家裡沒什麼吃的呀，什麼都沒有呀。我就聽我奶奶這樣一夜一夜地呻吟哀求：“給點吃的吧，給點吃的吧。”沒有人能滿足她。 一天的傍晚，奶奶就那樣餓死了，當時是七十九歲。 我奶奶是窮苦出身，沒怎麼裹腳，腳長得很大，在農村來說，大腳的女人都特別能幹，做啥事都特別潑辣。 在那之前，我奶奶本來身體很好，可就因為歸大鍋，就這樣餓死了。 我記得她死的時候，是傍晚五六點鐘，我正在另一個院子裡玩。 我父親本來已躺在床上準備睡覺，我姐姐告訴他我奶奶快不行了，我爹就不得不起來，披著棉袍子急急忙忙向外走。 我問：“爹，你幹啥去？”我爹說：“你不知道，你奶奶就要死了！”我那時候我太小，還不明白死人是怎麼回事。 以為人死了，就是到別的地方住兩天，以後還會回來的，所以也不怎麼悲傷。 到了第二天，我的三個姑姑、姑父都來了，是來發喪的。 那時候，死的人太多，辦理喪事也很簡單，把屍體用木頭匣子一裝，親屬哭幾聲，村里人弔唁一下，就把奶奶埋了，就入土

為安了。這還是五九年的冬天。

兩個多月後，剛過了六零年的春節不太久，我的大姑母就餓死了。她家在辛集村，距離我們村十幾里路。我大姑家本來是一個富裕中農，本來生活都很好，大表哥還是一個中學教師，二表姐還是一個公社的副社長的媳婦，二表姐夫趙傳美是個副社長，就是這樣的家庭，我大姑姑也沒辦法，沒熬過去，生生餓死了。大姑姑的年齡是五十九歲。我記得很準，因為我們家死的人都跟九有關係，我爺爺是六十九歲時死的，我奶奶是七十九死的，我父親是四十九死的，我大姑姑死時正好是五十九歲，都佔一個九字。大姑沒名字，就叫潘吳氏，大姑的婆家姓吳。我的大表哥叫吳興孝，退休前是全縣有名的鄆城縣第二中學校長。

到了六一年的年初，我記得好像是農曆的臘月初十，繼我奶奶和我大姑姑之後，我的父親也餓死了。我父親本來身體就不好，從我記事起他就生了一種病叫“膈疝”，就是胸腔和腹腔之間的那個膈有問題，如果餓得很了，就產生一種疝氣，學名叫“膈疝”。五四年五五年我父親曾專門去濟寧州大醫院住了一段時間，也沒有看好。他身體雖然不好，但是如果是正常年景，吃的好一點，不挨餓的話，不至於剛四十九歲就餓死。在我的記憶裡，父親身體一直很消瘦，因為他就比較饞，挑嘴，總想吃好吃的。我父親沒有文化，不識字，就是會打算盤，剛歸大鍋的時候，他給生產隊裡當保管。後來搬到明樓村之後，他的保管職務就免了。大鍋餓停火後，我們家吃的不是爛瓜幹，就是清水煮蘿蔔，我父親嘴饞，不符合他的口味，他就到常莊集上下飯店，買雜菜湯喝。一來二去，把我們家裡所有能換成錢的東西都換成錢，在集上買東西吃了。後來還是得了水腫病，住進了水腫病院。再後來，父親已經動不了了，下不了床，我就給他去打飯，端給父親吃。在路上，聞到那個飯香就流口水，因為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肚子裡餓得扁扁的，聞著那飯菜真香。父親有病，也比較自私，自己有什麼好吃的，從來也不讓給別人，當然也不給我吃。到了那時候人的自私性就暴露出來了，什麼廉恥禮儀、尊老愛幼都沒有了，醜陋的天性就暴露出來了。就那樣只顧他自己，父親還是吃不飽。

那時候，我已經到常莊讀小學五年級了。我記得到了臘月初十快過年了，村里人沒什麼東西吃，只有少量的胡蘿蔔，老吃老吃都吃翻胃了，就變著樣兒吃，怎麼吃呢，把胡蘿蔔切成片，放在碾盤上軋，把那個討厭人的甜水壓出來，然後和上麵吃。我父親嘴饞，想吃糖，又沒地方買去。因為胡蘿蔔有甜味，父親就央求我們用那種胡蘿蔔汁熬水喝，當糖吃。我和姐姐就到碾盤上，把別人不要的胡蘿蔔水接回來，熬水給他喝。那時候，我父親最想吃的就是雞蛋，可到那裡搞雞蛋去？那時找個雞蛋，比找顆原子彈都難。整個村上，早就沒有雞了。人還沒吃的呢，拿什麼餵雞？想買個雞蛋也沒地方買去呀。如果有個雞蛋吃，我父親也不至於餓死。那時我們都不懂，胡蘿蔔是涼性的，喝多了就會拉肚子。父親嚷著要喝，我們也沒有阻攔他，連著喝了兩天胡蘿蔔水。到了夜裡，他就

喊肚子疼，老是拉肚子，一直拉，拉虛脫了，沒睡到天明人就不行了。我父親住在西院裡的堂屋裡，就是兩年前曾當過醫院中西藥房的那個房子。我們住在東院裡，離得遠，父親的喊聲聽不到。多虧住在南屋裡的一個水腫病號老太太，因我父親喊得久了，就來敲我們東院的門，叫我母親：“你老頭子餓了，喊也喊不應，快去看看。”我母親就起來，冬天穿一身棉衣服就趕緊到西院去了。據我母親後來說，她弄了一點麵粉，給父親做了一點疙瘩湯，煮熟端過去，對我父親說：“煮了點小疙瘩，你喝吧。”我父親不吱聲。我母親以為他睡著了，就搖他推他，怎麼喊也不吱聲。用勺子給他餵，父親含在嘴裡，已經不會咽了。我母親就害怕了，趕緊回到東院裡，把我和姐姐、嫂子喊起來，說：“快起來，起來，你爹不行了。”我趕緊穿上棉衣，嚇得渾身哆嗦，腳不會邁步，從東邊院子到西邊院子，我都不知道是怎麼跑過去的。過去一看，煤油燈下，我父親已經不省人事了，只有微微的呼吸。我姐姐，比我大五歲，也就是十六七歲吧，就趕緊奔醫院去敲人家的門，讓醫生快來看看。人家醫生很好，我記得醫生姓蘇，叫蘇茂芹，男的，是個老中醫。他就起來，到我家裡，摸摸我父親的脈象，說：“人是不行了，虛脫，缺乏營養。”那時候，父親已經瘦得皮包骨頭了，沒有幾十斤重。我們慌張了，怎麼辦呀？我們連他穿的衣服都沒有，更別說棺材了。蘇醫生說：“這樣吧，我先給他打一劑強心針，你們抓緊時間準備一下。”什麼是強心針？我們也不知道，就打了一個小針，醫生說別的也沒有什麼好辦法。我想，那時候，如果醫生像現在這樣打個點滴，輸上營養液，也許能搶救過來，但即使搶救過來，以後又怎麼辦？沒有吃的，照樣是救不了父親的命呀？

打了一個強心針，蘇醫生就走了。那時天還不亮，我母親就把鄰居幾個大娘大嫂子都叫起來，趕快弄點布，弄點棉花，給我父親做壽衣。人死了，總得穿件新衣服吧。從四更天到天亮這段時間，因為打了強心針，我父親非常難受，他意識到自己快死了，他當然不想死，剛剛四十九歲，他還想多活幾年。我記得，我父親微微睜開眼，看著我們，他雖然不能活動，但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他想說話，想告訴我們什麼，但他的舌頭根兒已經硬了，只是發出“啊——”“啊——”的聲音，我們連一個字也聽不清楚。他想要說什麼呢？那時候，我哥哥正在徐州 6057 部隊當兵服役，父親是要我們給我哥打電報，讓他馬上回來呢？還是他有什麼重要的話要囑咐我們？也許是對自己的後事有所安排？我們猜測父親肯定有很多話要說，但就是說不出來。一個人，當他知道自己即將要死去，要一去不返地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心裡肯定有很多話要說。當然，他也可能只是說自己肚子裡很餓，餓得難受，讓我們給他弄點好吃的。但是，不論他想說什麼，都已經說不清了，無法表達了。我和姐姐就趴在床前，一聲接一聲地哭著，叫著：“爹——“，“爹——”，“您想說什麼呀？您說呀？”……（潘永修說到這裡時，已是泣不成聲，哽咽不止，錄音時斷時續）……總之，那時，我父親一定是很痛苦、很難受，他想說的話說不出來，想表達的意思無法表

達，自己很無奈。 於是，就有淚水從他那深陷的眼窩裡滲出來，順著眼角往下流。 就那樣，持續了很長時間。 後來，父親的叫喊聲越來越小，只剩下短促的呼吸聲，再後來，就和睡著了一樣，呼吸也慢慢地越來越細，到太陽初升的時候，人就斷氣了。 那時，儘管人已經沒了呼吸，但是他的下體還在不停地排泄，稀便像清水一樣順著褥子往下流。 都是因為喝了太多的胡蘿蔔水，胃裡沒有一點澱粉，他怎麼能受得了呢。 後來我常想，如果父親每天能吃上一點點澱粉，能有一點點營養補充著，再怎麼他也不會四十九歲就死去。

那時候，我就很不理解，本來，五八年以前，好好的日子過著，為什麼要歸大鍋（公共食堂）呢？上級領導都昏了頭了？這是誰出的主意？那次大饑荒又不是十里八鄉，據說全中國都這個樣子，這是誰造成的？這不是作孽嗎？這不是活活坑害老百姓嗎？

依：你說說你們村的情況，你當時看到的知道的情況，你們村大概餓死了多少人？

潘：我們潘莊村比較特殊，我們楊莊集公社周圍有十幾個村子，我們潘莊就處在這十幾個村子的中心，因為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到了五八年的秋天，公社領導一聲令下，讓我們大搬家，全村人都搬出去了，有的搬到明樓，有的搬到周胡同，還有幾戶搬到曹莊。 把我們全村的房屋都騰出來，變成了醫院、青年突擊隊、敬老院等等，都變成了公共設施。 把我們的房屋庭院都佔掉了。 就是一聲命令，什麼房租？什麼商量？至少也該打個條子吧？什麼都沒有，就是共產風，限你幾天之內，必須搬出去。 設想，如果不搬家的話，我們村就不會那個樣，就不會餓死那麼多的人，至少不會那麼慘。 搬家之前，我們家裡有很多方方正正的石頭、大梁、木材等，父親準備蓋新房屋的，預備了好多東西。 這些東西，搬家時也沒法搬過去。 等過了一段時間回來，整個院子裡就什麼都沒有了，全部都充公了，唉！到五九年春天，我們從明樓搬回來的時候，別人家回來有家住，我們回來卻沒有了家。 我們家、我伯父家、還有我們的鄰居王姑奶奶家，三家都成了公社醫院。 我們的堂屋變成了公社醫院的中西藥房。 搬家前留在家裡沒搬走的三個糧食囤，還有很多雜物，都給清理得沒了蹤影。

那幾年，我們村的人死得可多了。 那年月，死一個人就如同死一隻雞，一隻耗子，沒有人覺得驚訝，就過去了。 在我父親去世前的一個月，也就是十月份，天氣還不太冷。 有一天中午，我午飯後去常莊上學，我母親說：“你爹趕集去了，到現在還沒回來，你順便看看怎麼樣了？”我剛一出村，路上就遇到一個人，問我是不是潘莊的，我說是呀，他說常莊集頭上躺著一個老頭，聽說是你們潘莊的，四五十歲，穿著長袍子，瘦臉，黃鬍子，餓死了。 我一聽，心想肯定是我父親。我就使勁跑，跑到常莊集南頭，果然看見好多人圍著一個老頭，那老頭跟個大蝦米似的蜷曲在地上，聽人嚷嚷這人是潘莊的，我的頭懵地一下脹得很大，差點哭出聲來。 我撲上去一看，幸虧不是我父親。 這人叫潘永河，村子東頭的，和我

是平輩，我喊他大哥，年齡和我父親差不多，還不到五十歲。那是真正餓死的。那時，有好多人餓得頭暈眼花的，也許正走著路，撲騰一下子摔倒，就再也爬不起來了。就那樣餓死在路上的，死在城裡大街上的，經常發生。

我們胡同最北頭的一家，一個叫潘玉山的，當時也就是四十來歲，他輩份長，是我們村上的最長輩，全村人都喊他爺爺，我得喊他老老爺爺。他人很老實，嘴濃，不大好說話，但長得很壯實。那時候最先餓死的就是這些人，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很壯實的人，身體所需要的能量也就大，因此就很能吃。但是大鍋上能分回來的東西特別少，他們又有孩子，要省給孩子們吃。結果營養供不上，身體很快就垮了。潘玉山是我們村裡餓死比較早的，在他之後就逐漸多起來了。

我們的近鄰老王姑爺爺，全名叫王慎義，本是鄆城縣潘渡鄉王屯村人，入贅到我村。那時候也就五十多歲，早年曾在張作霖部下當過兵的，因為剃髮比較早，從部隊回來時，村里人還都盤著辮子，就他是個光頭，因此都稱他叫“王禿子”。王禿子姑爺爺家三棟房子都被公社醫院佔著（作外科門診和注射室），他們夫妻兩個只好借住在老聾子家的房子。老聾子的兒子早年下了新疆，因為挨餓，夫婦倆早早地投奔新疆兒子那裡去了。也就在我父親餓死之後不久，王姑爺爺也餓死了。並且死在別人的房子裡，連喪事也沒能在自己家裡辦。

我們村東隊餓死人更多。我記憶中最慘的要數潘若松一家。解放前，我們村過得最富的是潘若松一家，全村唯一的樓院就是他家的。只是到了土改時，他們家的地已不多了，所以只劃了個富裕中農。但他們家的樓院成了鄉公所。到了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取消了鄉一級政府，他家的樓院又成了敬老院。潘若松一家老小就住在東邊一個大園另蓋的土房裡。三年大饑荒中，潘若松家裡先後餓死了至少是四人：若松的老伴、他的大兒子潘永行（小名貓眼）夫妻二人和他的二兒子潘永禮（小名二蝦米）。若松的老伴當時也不過六十來歲。永行夫婦和永禮都不過是三四十歲。永禮一家人都長得身高體壯，被餓死時，他的妻子、兒子和女兒都在死亡線上掙扎。永行死得更慘，據說是孤身一人死在逃荒的路上，連個屍首都沒見蹤影。潘若松的堂孫一個叫小瓜的小夥子（想不起大名了），五九年正是十七八歲，人長得帥著呢，成天笑嘻嘻的，就因為長時間飢餓把腸子餓細了，偶然一次去紅門廠糧所為隊里拉黃豆，見了黃豆吃得太多，到家之後，又喝了不少水，接著就肚子疼，到了夜裡脹肚子給活活脹死了。

我還親眼見有這麼一回事：我們胡同北頭的潘耀坤（排行老五，我應叫他五爺爺），那時還沒五十歲，因家裡孩子多，他顧這個顧那個，自己餓得日漸消瘦。一天下午，他坐在大伙房門口，餓得回不了家，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幾個為伙房幫忙的婦女看著，覺得就這樣活活餓死，心裡過不去，就央求小隊會計潘耀魁（兼司務長），開開恩，行行好，把中午開飯時多餘下來的幾個菜糰子讓他吃了吧，還說，“真不行的話，你就從我們幾家裡扣下來，算我們幾個可憐他！”在

幾個婦女的反覆哀求下,耀魁把幾個剩菜糰子給了他。 耀坤五爺爺接過菜糰子,狼吞虎咽,一氣兒吃完,噎得直打嗝兒。 從那以後,他又活了三十多年。 每見到救過他命的那幾個婦女,就感激不盡地說:“多虧了你們哪!”

我們家前邊姓劉的一家,爺爺叫劉心強,有一手好手藝——會炸綠豆丸子,在常莊集上賣丸子湯,名氣很大,在我們那一帶堪稱地方名吃。 劉家在歸大鍋前過得很富有。 長子劉學進家五八年生了個三女兒,出生後不久就趕上了挨餓,到了五九年,因為缺乏營養,一歲多了,還不會坐,一直躺在被窩裡,也跟大人們一樣,頓頓吃野菜糰子。 我曾經去她家看過,那三妮長得乾瘦乾瘦的,皮包骨頭,一雙嘔嘍眼,看上去很瘆人。 哭聲又小又弱,像小賴貓的叫聲一樣。 到了夏天快割麥子的時候,終於餓死了。 為了能多領一個人的口糧,劉家仍舊把三女兒的屍首留在被窩裡,一瞞好多天,從門口走,都臭氣薰人。……哎呀,這些事兒說起來,我心裡別提有多難受。

說到這兒,我又想起來,那年秋天,我在村東李垓大窪裡拾莊稼。 已經到了天快黑的時候,太陽已經落下去了,一陣東南風吹過來,一股子煙熏火燎的夾雜著燒煳了什麼的怪味兒,有人說:“那邊有人燒死孩子吃哩!”我一聽說,再加那難聞的氣味兒,立馬就反胃,噁心得不行,又害怕,嚇得連腿都不會跑了。 回到家,連著幾天作惡夢。

我們村還算好一點的,鄰村一個叫紅門廠的幾千口人的大村子,死的人太多了,一天都往外抬十幾個死人。 抬喪是個力氣活,那時候,人都餓得不是皮包骨,就是得了水腫病,哪有力氣幹這活呢?到後來,連往外抬喪的人都找不到了,誰家死了人,孝子跪在當街,求人行行好,幫著把屍首抬出去。 據說有的乾脆套上牛,用拖車往外拉。

要說我們潘莊村那幾年餓死了多少人?記得五八年歸大鍋以前,我們全村有三百五十多口人,到後來統計,大概死了有三四十口人,再加上跑到東北、新疆逃荒的,人口最少時只有二百多口人,差不多減少了三分之一。 有些一家人一家人都走了。 去東北的如二蠻子夫婦等。 去新疆的,我們隊裡隨便想起來的就有老聾子一家、潘若冉、潘若銀、潘永富等。 有些人後來又陸陸續續回來。 去青海的有張青河(他父親也是餓死的)連帶他的母親、妹妹一家人全遷,到現在也沒回來。 他家的房子當時空出來,我們從明樓回來正好就當做了大伙房。 東隊去新疆、去東北的更多。 我們山東那幾年逃往東北的,上百萬人都不止。 那個年代,哪個村上不是幾十口上百口的往外跑呀。

那幾年出外逃荒有個特點,就是喜歡紮堆。 一聽說哪裡好,就趨之若鶩般朝那一個地方奔。 我們村逃荒最多的是去泰安地區的肥城縣,肥城與東平縣交界的一個叫林馬莊的地方。 給我記憶最深的是:男人們到那裡是挖“毛地粒”——一種類似三棱草一樣的植物,它的根莖是一個黑色的圓球狀的東西,外邊有毛,去皮後,裡邊是細白的澱粉類,可以煮食,也可以切片後曬乾,打麵吃。

我沒有吃過，但我對鄰居家的戰果一直是垂涎三尺。 而女人們去之前，都提前打點好粗布、線子、衣服、棉被等，到那裡走村串戶，用棉布類（肥城不種棉花，缺這些東西）換食品，如地瓜幹、蘿蔔絲什麼的。 與去東北、下新疆比起來，去肥城逃荒的好處很多：一是不需要多少盤纏（路費），二是去來方便，二三百里路，步行兩天就到了。 農閑時去，農忙時回來，家裡外邊兩不誤。 所以，我們村裡去肥城的好多好多。

在我們村有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鐵的事實：五九年全年，我們潘莊村只出生了一個人，就是我的堂侄潘愛民。 那還是得益於教師家屬。 愛民現年五十多歲了，全村上男的女的沒有與他同歲的。 那時婦女斷經，男人水腫，人的生育能力都沒有了。

還有一件事，我記憶深刻：那時候，我去常莊小學上學，正好路過集市，時常在集市上看熱鬧。 我最感興趣的是看人家賣燒餅、賣肉合的，自己沒錢買，全當是精神會餐。 另外，就是去郵政局門口看明老頭給人寫信。 那時，常莊集十字口東北角是個郵政局（其實不過是個郵政所），綠色的木門外邊置一張八仙桌，桌子後面總是坐著一個老頭，這老頭姓明，叫明傳福，是明樓村的。 據說明老頭上過私塾，在我們那一帶是很有名的文化人。 這人看上去有五十來歲，白淨，留著山羊鬍須，長得慈眉善目的。 平常戴著黑帽墊子，前額帽墊下方夾一張白紙，當作帽蓋兒遮避陽光。 一到冬天，就穿著長袍馬褂，袖筒掖著一方粗布手帕，說話時笑咪咪的，不時地用手帕擦一擦濺在鬍子上的唾沫。 這老頭坐在那裡專門替人寫信。 每到一、六、三、八集市日，明老頭就早早地背著褡褳（有時也騎自行車）來到郵局門口，把八仙桌架出來，從褡褳裡取出藍底白花的印花包袱，抖開，鋪好，再掏出筆墨紙硯文房四寶，往桌面上一擺，他在長條凳上端端正正一坐，不大會，就有托他寫信的人陸陸續續來到。 那時候替人寫一封信兩毛錢，要是用他的信箋信皮和郵票（八分），另外再加一毛錢。 那時農村識字的人少，會寫信的人就更少。 再加上六一、六二年，下新疆、去東北的人多，家信來往頻繁，因此，明老頭桌前常常是門庭若市。 明老頭為人寫信時，往往先把托付人對方的家信打開，讀上一遍。 這老頭讀信有個特點，每一句首都要加上一個“是”字，有時遇著攔路虎，還需要額外再多加幾個“是”字。 如：“今去信不為別事”，讓明老頭一讀，就成了“是——今去信——是——不為別事”。 你要想聽得懂，就必須把他加進去的那些“是”字兒刪掉，才能理解。 那時候，我正讀小學五年級，說來慚愧，愚鈍的我竟然還不會寫信。 我之所以觀看明老頭寫信，一個是覺得稀奇，好玩，另一層就是想跟明老頭學習一下寫信的訣竅，以便給在徐州當兵的哥哥寫信。 一般來說，寫封家書報平安，這是人之常情。 但那幾年正趕上亙古未有的大饑荒，這老頭寫信的大多數內容竟然都是寫信報喪，報死人。 老頭一邊聽人家口述，一邊握著筆桿一筆一劃工工正正地寫。 信寫完了，還要給對方唸一遍，讓人家聽聽是否按照對方的意思寫的。 這老頭唸這

一遍，我就聽得很有意思，他不厭其煩的總是重複“餓死”幾個字。什麼你大爺爺因飢餓而死，你大奶奶也因飢餓而死，你爹因飢餓而死，你娘因飢餓而死，你什麼什麼人也因飢餓而死，另外不過是加上幾月幾日，何年何月而已。這老頭寫的信竟然都是報死訊的。我每聽過之後，覺得很不服氣。心想，難道除了報喪，報餓死人，就沒有別的話可說了？

然而，最最想不到的是：等我父親餓死之後，我竟然真的就傚彷明老頭的口氣，給我哥哥寫了第一封書信：哥哥，今去信不為別事，只因咱父親已於臘月初十日，因飢餓而死。……除此之外，竟然不知道再說些什麼為好。

從明老頭寫信這一個細小的方面，你就能看到當時餓死人之多之慘，已然達到什麼程度！我那時候常常餓得四肢無力，中午放學後，餓得回不了家，趴在地裡吃麥苗子。就因為那幾年挨餓，我落下了餓傷症，用醫學名詞叫低血糖。每到飢餓時，便頭暈眼花，虛汗淋漓，渾身發抖，手腳冰涼。因此，無論到哪裡去，我衣兜裡都忘不了帶著餅乾糖果這類，以備不時之需。小時候挨餓，落下一輩子的病。

依：在你們那裡，據你所知，有沒有發生過食人事件？

潘：有，全國其他地方有，我們那地方也有。吃人不僅現在聽起來，就是當時來說也是慘絕人寰、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首先，我要聲明，它是完完全全的真事。我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歷屆的政治運動我都親眼目睹過，我知道說出這件事的事關重大。我就按我本人是如何耳聞目睹的說吧。

本來，在我們鄆城縣，類似這樣的事情，總共發生了三起。其它兩起，由於我沒有去親自訪問、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所以，暫且擱置不提。只說我多次接觸到的大樊莊一起。

大樊莊位於城東七八里路，屬戴老人公社管轄。戴老人公社 1958 年“五風”刮得最厲害，因此後來餓死人也最多。這是全縣人所共知的。本來，在六零年春天，就聽到大人們議論大樊莊吃小孩的事。那時候，我還年少無知，只是感到害怕，並沒意識到什麼。後來，1971 年我參加工作以後，我所在的單位鄆城縣土產公司有個叫樊祥生的，他是公司的業務經理，他的家鄉就是城東大樊莊。平時茶餘飯後，他曾多次提到發生在他們村上的那件事：一個中年婦女把自己的孩子煮了吃了。但也就是說說而已，並沒有刨根問底。1981 年，我調到文化館從事文學創作。到了 1984 年，新調來一位副館長叫王彩銀，他的愛人叫李作帥，剛從縣人武部退休，我們是近鄰。他對這事講得較為詳細：1960 年，他在縣委宣傳科。那年冬天，戴老人公社黨委書記王雲亭（梁山縣虎台廟人）和社長宋廷詩（現住鄆城館前十一巷）報上來一個案子：他們所轄的大樊莊有人煮小孩吃。那時候，縣委沒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拿不出意見來，只好報告給駐縣的山東省工作隊。省工作隊立即派了幾個人下去，經過調查瞭解，確有其事。這女人有三個兒子，其中最小的三兒子餓死了，她捨不得扔掉，而是煮熟了吃掉。

這女人不瘋不癲，看上去精神正常，就是因為肚裡餓極了，才做出這樣的事。這件事雖然令人震驚，但由於吃的是已死去的孩子，況且是她自己的，因此就不好定判什麼罪。省工作隊也拿不出處理意見。後來，就不了了之。因為我是搞文學創作的，很留心，所以就把這事記下來，並且專門訪問了宋廷詩，得到證實。又騎車到大樊莊實地採訪了一次，村上人說，這事是真的，但因為名聲不好，說起來都是含糊其辭，甚至不敢說出真實姓名，更說不出具體細節。

說來湊巧，直到兩年前，我的岳父大人去世，安葬在城東逸安園公墓（墓地所佔土地都是大樊莊的）。立墓碑那天，天氣很冷，看守逸安園的老人樊作運把我領進接待室，一邊圍著火爐取暖，一邊聊天，無意中才得到詳細情況：樊作運正是大樊莊人。1960 年，他任大隊團支書，那個煮孩子的事情恰好是他首先發現的。他說：那天大隊委員們都在大隊部裡開會，一直開到深夜才散會。他從屋裡出來，就聞到一股奇異的香味。那時候，家家都揭不開鍋，哪裡還會有肉香？他感到奇怪，就順著香味飄來的方向尋找，找來找去，就找到了第六生產隊的樊兆祥家。那時候，樊兆祥已經逃難去了新疆，只有兆祥家老婆在家裡。喊了半天門，兆祥家才來開門。樊作運問她：鍋裡煮的啥這麼香？兆祥的老婆眼神慌亂，然後低頭不說話。作運就直接到廚房裡察看，屋裡點著煤油燈，鍋裡還冒著熱氣。作運把鍋蓋掀開，就看見一個蜷曲著的小孩，鍋台上還放著扒下來的小衣裳。那時，他完全驚呆了，嚇得魂不附體，胸口一陣陣噁心。他怒不可遏，問她為啥煮孩子？那女人可憐巴巴，用蚊子叫樣的聲音說：那是她的小三兒，下午餓死的，她已有兩三天沒飯吃了，家裡已沒有任何可吃的東西，餓得說話都沒力氣了，就想把小三煮了吃。大隊班子立即將這事報給公社，公社又報到縣裡。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後來，這事傳開了，樊兆祥的老婆遭到人人唾罵，在家裡待不下去，就全家遷到新疆去了，再也沒有回來過。人飢餓到吃親生兒子的程度，不知道應該怪罪誰？

我頭幾年回老家的時候，正趕上村裡響應政府號召寫村史。那時，我就曾建議村裡幹部把那些餓死了的和逃荒到外地的各做一個花名冊，做得越詳細越好。不然，像我都已經六十多歲了，年輕一代就根本不知道那些年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情。當然，如果一個政府願意為老百姓做事，願意對歷史負責的話，就更應該做這些事情。

我也曾在互聯網上發出過呼籲，為正視歷史、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並且為那些因飢餓而死的數千萬亡靈討個公道，我們是否應有國家政府出面，為三年大饑荒建一個資料庫、立一座紀念碑、鑄一口警世鐘，但反響寥寥。蘇聯發生在 1932—1933 年的烏克蘭大饑荒一直沉默了 73 年，直到 2006 年才第一次為那次大饑荒搞了個紀念活動。我們中國大陸，不知道還要等多久。

依：謝謝你，我採訪親歷人，是想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又是怎麼活下來的，特別是過程和細節。

五、萬福河工程上逃出的“盲流”

受訪人：王洪良，男，69 歲，山東省定陶縣萬福鄉人。

王妻，60 歲，，山東省荷澤縣康廟鄉人。

時間：2012 年 5 月 19 日、23 日。

錄音長度：132 分鐘。

採訪形式：電話。

大饑荒餓亡人：王妻的大伯，姓名、年齡不詳，山東省荷澤縣康廟鄉人，在萬福河挖河勞累餓亡。

王妻的叔叔，姓名、年齡不詳，山東省荷澤縣康廟鄉人，在萬福河挖河勞累餓亡。

陳 ××，20 歲，河南省扶溝一帶人，來陝西“盲流”，走投無路後上吊自殺。

依：王叔叔，我想向你多瞭解一點過去的事情。六零年左右，你是在老家嗎？還是已經跑出來了？

王：我是六零年來的，就來到了銅川煤礦。

依：你是自己跑來的？還是招工招來的？

王：我是先跑到陝西渭南，渭南你知道吧？渭南我有一個伯在農村，也不是親伯。他回過一次山東老家，和我聊得挺好的，我就記下了，就來找他，投奔他。他村裡有一個人在銅川礦務局系統幹，經過他介紹，那時候人家招工，只要有人介紹就行，有個介紹人就招工了，就開始上班了。

依：六零年，你多大歲數？

王：要說年齡，就是十七週歲。

依：你多說說你走之前在老家的情況吧。

王：五八年，那時候主要是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那時候就是搞建設抓的比較緊，提出的口號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那些年重點在搞建設，沒有放在民生這方面。那時候建國時間還不長，還不到十年，先是初級社，後是高級社，然後到人民公社，都是學的蘇聯老大哥的經驗。

我參加工作之前，都是生活在農村。從學校出來以後，在農村呆的時間比較短，也就是一兩年，就出來了。那時間是普及小學教育，能普及高小教育就算是不錯了。像我們學校那麼多人畢業都沒有考上中學，師資力量也缺乏，就是一個老師，語文、算術什麼都包了，一個老師什麼都教。不像城市里什麼科的老師就是什麼科的老師，但還比山區裡強一點，山區裡是一個老師管好幾個年級。

後來我又上農專學校，還是幹農業社的活，名義上是紅專學校，實際上沒有

什麼學習內容。 還是讓去幹活，我們年紀小，讓我們三個人去放羊，給生產隊裡放羊。 沒學到啥東西，把自己也放了羊了。

依：你們那時候是吃食堂嗎？都吃些啥東西？

王：吃食堂，每個人就是拿一個大碗，排隊領飯，給一點稀飯，給一個窩窩頭，還是兩個窩窩頭，就是那個樣子，沒什麼菜，吃飽吃不飽就是一頓飯了，就過去了。 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吃不飽，都吃不飽。 天天吃窩窩頭，沒有白麵，高粱麵、穀子就算好的。 還有吃紅薯幹饃，吃不飽，能維持住生命就不錯了。

家家戶戶都是歸了大鍋（註：公共食堂），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食堂也搞的不好，那個稀飯根本就不稠，和麵湯差不多，和下過麵的麵湯差不多。 紅薯也頂糧，一斤紅薯頂二兩糧，五斤紅薯頂一斤糧，你要饃也行，你要紅薯也行。 有啥給你分啥，一個人一碗湯，一個饃，或者幾個紅薯。 吃飽吃不飽就沒有人管了。幹體力活的人這點哪裡夠？

依：在老家的時候，你有沒有見過人因為吃不飽，浮腫呀什麼的？

王：有，正常現象，這屬於正常現象。

浮腫的人臉色很黃，胳膊很粗，腿也很粗，行動不方便。 到了最後階段，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差不多奄奄一息了。 那是沒有糧食吃造成的，只要讓吃上，營養跟上，就能解決，但是當時也沒有辦法。 那時候農村醫療條件很差，人浮腫了，也就不看，就等著，等著生命結束。 維持一天算一天，沒有錢，又沒有吃的。 在村里人說，昨天還見誰誰誰好好的，今天一起來咋就不見了。 很正常的事情，沒有人覺得奇怪。 也顧不上關心別人，自己還餓的不知道咋弄呢。（註：因為受訪人共產黨員的身分，他有意迴避了餓死這樣的字眼。）

那時候在老家，秋天糧食一徵購，留下的很少。 春天到麥收這一段時間總是接不上，三四個月呢，怎麼辦？青黃不接的時候，人家給你一點救濟糧，是按家庭人口算的，幾個人，一個月多少，算下來是多少，一天半斤糧不夠吃，還得摻上麩皮吃，秕穀子，糠，攪和在一起磨，磨成麵，蒸那個半糧饃。 吃這樣的饃也吃不飽，然後就是吃樹葉，吃樹葉都是現成的，正常的，榆樹葉、槐樹葉、椿樹葉，反是能吃的樹葉都吃了，不苦的，能往肚子裡吃的都吃了。 村裡的樹都被擄的光禿禿的，只有杆杆子，沒有葉葉子。 還有花生皮、棉花籽嚼一嚼。 能吃不能吃的都吃。 肚子餓，有啥辦法。

來，讓你嬸嬸給你說，你嬸嬸經歷比較多，她一直都在農村，知道的比較多一點，我是到六八年才領她到這裡來。 農村的情況她比我知道的多。

（王將電話給了妻子）

依：嬸嬸，你那時候在農村吧？請你講講那時候的情況。

王妻：俺那時候在農村，只有七、八歲，成立了大食堂，歸大鍋，一個村一個食堂，都是在那裡吃飯。 天一明就去領飯，去的早的吧還能吃點稠的，去的晚的都是稀湯湯子了。 那時候，窮得很。 一頓一個人一個饃饃。 我那時候還小，

幫助農業社托兒所看小娃，不是大人都到農業社幹活去了，老太婆，幹不動活的看小娃，我就幫助看小娃，哄小孩。 上學也不好好上，讓你去你就去，讓你回來幹活就幹活。 那一年，冬天給麥子上肥，幹的好的插紅旗，幹的不好的插白旗。 那一年村上組織勞力去挖河，一家徵一個人。 沒有東西吃，幹的活又重，一天幹十幾個小時，人就受不了，好多人腿腫胸腔腫臉腫，走不到家裡就餓死了，幹完活走不到家裡，就死在半路上了。 在挖河上，餓死不少人哩，那幾年。

依：餓死的人裡面有沒有你家裡的人？你認識的人？

王妻：有，俺大伯啦，叔叔啦都是那年餓死了。 隊上派他們去挖河，活重得很，又吃不上飯，人就病了，幹不成活，河上就不給吃飯，打發他們回來。 那時候又沒有車，都是走著回來，走在半路上就摔過去了，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人就餓死在半路上了，有人回來報信，就去了幾個人給抬回來了，人都瘦成一把乾柴火了，也沒個棺材，也沒個新衣裳，就埋了。 俺大伯、叔叔叫啥名字俺不清楚，他們去挖河，多大歲數不知道，他的閨女和俺一樣大，四十多歲吧。 在外面就餓死了，就給拉回來了。 俺沒有去看，俺害怕看見死人。 村裡餓死的人還有好幾個，有些是回來以後死的。 我看見有婦女穿白鞋了就是家裡死人了。

那時候大鍋就是給一個還是兩個小饃饃，我記不清了，還去挖野菜，回來剁碎和麵蒸著吃。 五八年食堂剛成立還有點好麵，後來就是黑麵，到地裡挖薺菜芽，烙小餅餅，剛開始還好吃，後來越吃越難吃。 我村裡有一個村婦去挖那個什麼葉子，用水泡，泡一夜，就沒有那個臭氣了，就煮了吃。 還有麩子，想吃點榆皮麵都沒有了，讓人剝完了，都讓人吃完了。 榆樹的根都挖出來了，剝了皮，磨成麵蒸饃吃。 那時候人餓的哭，小孩都餓的哭，窮的呀沒啥吃。 俺老娘給俺舅母拿了些棗，自己藏下的，說你吃上些棗，就不太餓了。 那幾年，窮得很。

六零年，我上學去了，回來了大食堂還不給吃，不勞動還不給你那一個小饃吃。 俺娘發的饃不捨得吃，叫俺吃，俺娘就餓著肚子。 俺有個嬸子，是個聾子，也不太會照顧小孩，她那個小孩往地裡抬糞，抬上四五趟，才發給那麼一個小饃饃吃。 小孩不幹活就不叫吃飯，我就是餓著長大的。

挖水渠、修水庫都靠人海戰術，累死、工傷死、病死無數人。

那時候冬天也要下地幹活，夏天就更不用說了。聽人說，那時候是毛主席欠人家外國的帳，還是啥？給人家還賬哩，就沒啥吃，要還賬呢，沒有啥吃。五八年、五九年最餓了，六一年以後就好一點了，還完帳就好一點了。春天，麥子還沒熟呢，就偷偷割下來，揉一揉，就吃了。就那幾年挨餓了，後來就好了。

依：謝謝你，嬸嬸，我再和王叔叔說幾句。

王：那時候，人都是餓得到處逃荒，到處胡亂跑，渭南那邊多得很，河南的、山東的、安徽的，那裡都有。我也是去挖河，後來跑出來的。

依：你也挖過河嗎？

王：挖過，我們那時候就是挖河，我們那裡有一條萬福河。

依：你詳細說一說，這個細節很重要，挖河範圍有多大？多少人參加？怎麼挖的都說一說。

王：萬福河，一萬的萬，幸福的福，萬福河。從我們那裡管轄的流域經過，只要從你這個縣裡經過就都要修，有多長，你就負責這一段。不光是清理的問題，是把河道改寬，把河擴大。

依：你把當時施工的情況說一說，吃住都說一說。

王：當時是硬性分配的，你管多長，他管多長，好比說村和村連著，這樣排下去。河底多寬，岸多寬，就從河底往上拉土，一車一車的往上拉土。那時候沒有什麼橡膠輪子的車，都是木頭輪子的車，獨輪車，前面一個人拉著，後面一個人推著。我年紀小，在前面拉，後面一個成年人推，給人家當配角，推著拉著往上面推，從河底硬往上拉。那個斜坡有個三十度吧，那時候也沒有度這個概念，這是後來想的。我們去的人，一二三隊，三個隊，去了有幾十個人吧，距離我們家有十幾里路。住的是民房，當地人家農民的房子，只要能住就行，有床，兩個人一個床，我們小孩兩個人一個床，一個人睡一頭。一天還是三頓飯，不算好，但比老家強點，比你嬸嬸說的好一點，有兩個饅頭，還有稀飯。規模有多大？一個縣的村莊都得參加，給你分了任務，比如說幾百米，是你的，你就得完成，要求河底多寬，河岸多寬，你要把它清理出來，多長時間驗收，驗收合格你就完成任務了，就那樣子。

春天開始挖，一暖和一化凍，那時候開始挖。那個工程得好長時間，好幾個月。先挖大的，挖通了，有水了，再挖小的，工地上沒有什麼機器，全靠人力，勞動強度特別大，吃的又不太好，吃不飽。它挖的目的是為了灌溉，為了澆梯田，澆一塊一塊的梯田。規劃是好著呢，但最後都沒有實現。最後主幹道完成了，到現在還使用著呢。先後施工了十多年。

依：你是不是幹了一段時間就不幹了？

王：我年齡太小了，挖河勞動強度太大了，伙食又跟不上，吃不飽肚子，十七歲的孩子，身體根本受不了。還不是人家說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歸，每天天麻麻亮

就出工了，還沒有日出呢，天黑了以後才回來了。日出之前的兩個小時，日落之後的兩個小時，都加上幹，沒有時間規定，按自然光線幹，有點光就幹活，沒什麼時間這個觀念。人累得吃了飯，躺在床上就能睡著，胳膊腿都疼的乏的動彈不了了。第二天還沒睡醒，“吁——！吁——！”人家領工的一吹哨子就得起來，拿上工具就上工去，有的人推車子，有的人拿鐵鍬，又開始新的一天。沒有工分沒有報酬，人家會計怎麼算我都不知道，那時候都是說為了國家，都是義務性質的。那時候是硬性任務，每家必須去一個勞力，那時間我父親不在家，跑去闖關東了，就讓我頂替去了，有這個懲罰的意思。比如我們的鄰居，他和我年紀一樣大，他沒有父親，也是十七歲，他就沒有去挖河。那為什麼？你家裡有人，你跑出去了，就得頂上這個人。如果我父親在家，就是我父親去，他不會讓我去。大人不在家，就是小孩去，逃脫不掉。人家花木蘭是替父出從軍，我是替父出征，其實就和當兵一樣，講生產戰鬥化，一切行動聽指揮，人家讓幹啥就幹啥，人家說咋幹就咋幹。當時生產隊勞力也很緊，家裡留著一些老弱病殘的，幹點農業活，大多數都挖河去了。

依：你父親那時候多大年紀？怎麼去闖關東的？

王：六零年，我十七歲，我父親，不記得了，就是個四十多歲，差不多吧。我父親姓王，叫王敬先，尊敬的敬，先生的先。去闖關東也是因為家裡生活困難，吃飯成問題，好幾口子人呢，就出去闖一闖。和我們村上三個人一起走的，有一個人在關東有路子，有門路，就帶他們去，在黑龍江省北安縣一個糧庫裡面扛麻包，國家的糧庫，一個兩百斤重的麻包，天天扛。人家當地人不幹，嫌辛苦，也是讓這些闖關東的人扛。很辛苦的，重體力活。外面來的人要吃飯，要生存，好活輪不到你幹，重活苦活給你幹。我父親在東北就幹那個。我們山東去東北的人好幾十萬，要活命哩。

我走了以後，到第二年，因為祖母過世了，父親才從黑龍江回來，因為就他這麼一個兒子，要給老人家安葬。那時間我沒有回去，父親說家裡都讓他頂著。因為我不在家，詳細情況也不知道，父親只是來信說，我回來了。我估計父親一個月掙的錢也不會多，跑那麼遠賣苦力就是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為了一家人的嘴，能多吃上一口。連溫飽都不敢想。

依：你當時怎麼會有跑的想法，也算是很大膽的吧？

王：挖河，在萬福河挖河，我幹了一兩個月，我受不了了，幹不了了，呆不下去了。吃不飽，活又重，每天要跑多少趟，拉多少趟都不知道，麻木掉了，不停的幹，來來回回不停的幹。幹，幹，幹，咬著牙幹，小孩幹著大人的工作量，必定個子沒長那麼高，力氣沒有那麼大，都是超強度的勞動，每天在工地上來回跑的路也能從山東跑到陝西了，我覺得再幹下去不累死人，也要得大病了，身體也垮掉了。我就想跑，在河上時間長了，請點假回來看看是可以的，以後就以探親的名義跑了，想找點其他活幹幹，說探親的目的還是想去找點活幹幹。當時父親不

在家，我把我的想法和我母親說了說，一個農村婦女，啥也說不上來，說不上同意不同意。 我又上我舅那裡去，告個別。 我舅舅會點手工，編籃子，賣籃子，就是編拾糞的那種糞筐子，他就編那種東西賣。 他給了我六塊錢，在那時候是很多錢了，讓我出門用，讓我買火車票用。 我帶上六塊錢就走了，被子也沒有背，把一個被子網套去掉，被面被裡用個單子包上帶上，輕一點吧。 沒有包包，那時間沒有包包，就是一個包袱算是全部行李。 穿著一件對襟棉襖，扣子還是我媽手工盤的那種。 只要不冷就走了，其實就是逃跑了，從挖河工地上逃跑了。

那時候就想出去了，就不想回來了，闖一闖，十七歲，農村就叫十八。 在農村受過苦的小孩，覺得自己還是能行，放在現在的小孩，就根本不行。 那時候不讓出來，各個火車站都控制著呢，如果被發現了，就叫你就地勞動，勞動時間夠了，就叫你回家，還控制著呢。 我們這號人叫“盲流”，盲目流動，國家不許農民盲目流動。 我都叫人家抓了，進了那個勞動隊勞動了。

依：你可能也是第一次出門，也比較害怕，你詳細講一講。

王：我從家裡出來，身上帶的錢不多，家裡也沒有錢給我帶，也就是舅舅給的六塊錢，就離開家了。 我是第一次坐火車，沒有票人家不讓你上車，我就隨便買了一張短途票，想省點錢，路上還要用呢。 上了火車以後，人家先不查票，先讓我登記，我那時候還不知道要躲，老老實實就說要到潼關去，咱還不知道人家是那個查票的。 人家發現你這個票買的短，不夠長，比如說你打算到潼關，你買的是鄭州。 人家差票查出來了，就叫你到站馬上下車。 我那時候也不太害怕，等第二次再上火車就知道了，積累了經驗，人家前面查，我往後面跑，人家後面查，我往前面鑽。 就混過去了。

依：你在哪一站被收容了？

王：在鄭州西邊，叫鞏義縣，被送到收容站，就叫你搬石頭。 開始查票了，躲也沒地方躲，連廁所門都鎖住了。 我知道我的票已經過站了，沒辦法，乖乖把票給人家看，人家發現我的車票超過站了，不叫我坐了，叫我下來。 送到收容站，人家都是和站上聯繫好的，一下車就有人接，一起送去的有好十幾個人，都是出門逃荒的，個個面黃肌瘦，營養不良，穿的也補丁摞補丁。 讓我們去搬料石，四四方方的料石。 給人家搬運石頭，有飯吃，窩窩頭，玉米發糕，一人給發一個兩個的，沒有什麼菜，飯也吃不飽。 我還去偷過發糕什麼的吃，好像是你犯錯了，帶懲罰性質的，然後讓你幹活。 集體睡，房子裡面鋪墊一點草什麼的，也沒有被子什麼的，就自己的棉襖當被子，一個屋子睡好幾十人，像小學生似的，一個班好幾十個人。 早晨起來，不要說牙刷，連個洗臉盆也沒有，喝水缸也沒有，也不知道渴。 洗臉毛巾也沒有，整天不洗臉，揉揉眼睛就算洗臉了，就幹活去了。

大多數是男的，也有女的，分開住的，男的乾重活，女的幹輕活，男的搬料石，女的搬小一點的石頭。 晚上男的一個房子，女的一個房子，有人看門呢，不

娃娃、婦女齊上陣。（網絡圖片）

讓你跑。 幹，幹，幹，我就幹煩了，就想跑，表面上還是裝的老老實實的，一隊人在大街上走，我就故意走在最後面，在一個小巷巷子，拐彎的時候，我就跑了，跑到另一個小巷巷子裡，他們就看不著了，找不到了。

我跑出來之後，還是去坐火車，不達到目的不結束。 我是晚上上車的，因為他們白天查票，晚上不查票，最後就算是坐到渭南了。

依：你在收容站幹了大概有幾天？

王：我幹了有三天吧。 正常情況下，人家會讓你幹二十天，或者半個月才讓你走人。 勞動結束後，讓老一批的走，讓新的一批進來，又罰你幹活。 不但罰你無償勞動，晚上還有人給你訓話，意思是：“你們不要胡亂盲流，從什麼地方來就回到什麼地方去，好好建設社會主義。 你們在這幹點活，就把你們送回去。不准胡亂跑了，好好在農村搞生產。”打是沒打過，訓話是正常的，說你是違反中央那條那條有關規定，不准外流，不准外出，各地回各地去，保證社會安定，那來那去。 我當時也不害怕，人家能幹我也能幹，我心裡還是一個老主意，想到陝西去。 反正也沒有個時間性，那地方我伯也不知道我出來了，去找他。 只有家里人知道我出來了，但是家里人也沒有辦法和那裡聯繫。

我們村有些人出來一段時間，找不到活，沒地方去，人餓的成了一把柴火，沒辦法，又回去了。 在收容站幹活，又不給錢，就讓遣送回去了，像我這樣最後沒有回去的是極少數的。 回去的是大多數。 我當時也不害怕，

依：到潼關找你伯順利嗎？

王：到潼關後，我下了火車，就步行了幾十里路，從早晨到下午，到我伯伯的村子去，想著找到伯伯就好了。“他們走了，遷移走了。”我去了，到處找不到人，村裡的人這麼對我說。 我想糟糕了，我好不容易從山東跑上來了，他們那個村子遷移到渭南去了，因為修建三門峽水庫，就把他們遷移走了。 好在村上有的人遷走了，有些還沒有遷走，還有認識的人，我就打問了些情況，我伯伯的一個親戚招呼我住了一個晚上，讓我吃了一頓飯，第二天又去我伯伯那裡。 哪裡有車呀，是跑著去的，一百五十里，都是跑路去的。 中間還住了一個晚上，找了一個飼養室，那時候是公社，人家餵的牛，有飼養員，是個老漢，我給人家說：“爺，我是從山東來的，到潼關找親戚來了，親戚又搬到渭南去了。 我撲空了，這又要

去渭南了。 晚上能不能在你這裡歇一下? 哪裡都行。”“成, 成, 能成, 出了門了都是艱難的。”人家老漢一口答應, 很同情我, 那時候人也是善良, 陝西這地方人還是好著呢, 知道人是沒有辦法了才往外面跑, 屋裡有飯吃誰出門遭罪呀? 牛料房裡有半房子麥草, 避風, 還暖和, 就在人家那裡面鑽了一個晚上, 也沒有脫衣服, 也不涼, 第二天又走了好幾十里, 就走到我伯那裡去了。

走到了, 腳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

依: 你沿路都吃什麼?

王: 我伯親戚家給我帶了點饃饃和窩頭, 是從食堂領來的。 他們這地方比我們山東生活水平高, 吃的比我們那裡好得多。 我就找點開水喝就行了。

沿途都是我一個人走的, 我當時想, 既然出來了, 就不回去了, 家裡就是那麼個情況, 挖河從天不亮幹到天黑, 幹死還吃不飽, 再幹就要把小命搭上了, 回家更沒有飯吃, 大鍋上頓頓稀湯湯。 十七歲, 正長身體著呢, 得找個能吃飯的地方。 再說人家知道你跑了, 回去也沒有好果子吃, 弄不好還批鬥呢, 懲罰呢。 我要找個落腳的地方, 不論多難, 我都要找個地方呆下來。 我就是這麼個想法, 如果中途一打退堂鼓, 坐火車回去了, 這就完了, 以後的命運就不一樣了。

剛見到我伯也不行, 他是個農民, 給農業社種地著呢, 有啥辦法, 我一來, 還讓人家發愁得很, 多了一張嘴吃飯, 時間長了受不了, 負擔不起, 就對我說: “娃, 耍上兩天了, 就回家去。”我伯勸我回去。 給了我一點錢, 讓我做路費。 我到火車站, 站在那個售票窗口前, 買不買票想了好半天, 手一伸票就買了, 回去的路是能看見的, 黑黑的, 看不見亮光回去還是挨餓。。 留下的路或好或不好, 是看不見的。 在火車站轉悠了一整天, 我還是沒有買車票, 又捏著錢回到我伯家, 我說我不想回去, 再瞅瞅看, 實在沒辦法了再說回去的話。

當時在村子裡, 還有另外一個從河南扶溝來的小夥子, 年紀和我差不多, 如果相差, 也就是相差個一兩歲, 他比我大。 他有個親戚在鐵路上工作, 在三門峽修鐵路呢, 我們就想去找他, 目的也是想找個活幹。 我們兩個跑去一問, 人家說不招工, 不需要人, 人家招工也是有計劃的。 我們看沒有辦法, 落不下腳, 又回來了, 又原路返回來了。 在我伯家住了一段時間, 聽他們村上有個會計說, 銅川煤礦招人呢, 我伯聽說了以後就去找他, 求人家給介紹, 給我寫了一封信。 我又拿著這份信, 坐火車到了銅川, 找到那個人, 那個人領我到人事科。 人家一看我, 瘦是瘦, 個頭還可以, 靈敏度也可以, 看著還靈光, 不是傻瓜, 就是瘦點, 多吃點不就胖了嘛。 一登記就算行了, 就算招工了。

我先是去採礦, 下井底採礦, 當採礦工人, 從井底下出來就和個黑人似的, 只有牙和眼白是白的, 危險得很, 就那還得托熟人才能幹上。 採了一段時間煤後就是卸車, 人家採來的煤, 洗精煤。 幹了一段時間後, 人家需要開小車, 我們小孩都去開小車了, 大人有力氣的鏟煤。 開小車工資比較少, 一個月十八塊錢, 十八塊錢夠吃了, 六一年十八塊錢夠了, 買個牙刷牙膏, 就是吃飯, 五分錢一毛

錢一個菜，我能養活自己了。一年以後才轉成一級工。算是落腳了，從此沒有離開銅川煤礦。自己養活住自己了，這才能慢慢的給家寄點錢，接濟家裡，讓家里人生活的好一點。

依：和你一起的那個小夥子，你們以前認識嗎？他以後怎麼樣了？

王：以前不認識，也不太熟悉。他是和我伯一起移民到渭南的，他們兩家很近。他不是山東人，是河南人，就是扶溝那一帶人，姓陳，叫什麼名字記不清楚了。

和我一起的那個小孩，跑了一趟三門峽，沒落住腳，又沒有人幫忙，就回去了，回河南老家了。我後來回到我伯那裡要拿點東西，被子鋪蓋什麼的，是我找到活以後，第一次沒帶行李，就回到我伯那裡拿。他媽媽來找我，說她河南扶溝那邊家裡來信了，村里人沒文化，都不認識字，讓我給她唸一唸。其實人家都認識，都精明得很，不給唸，害怕他媽受不了。人家會計可精了，就不給唸信。我那時候也年輕，沒什麼心眼，信上咋寫就咋唸，想著給人幫個忙，不知道這裡面的厲害。信是那孩子的姐姐來的，說那孩子回去就上吊自殺了，覺得沒路可走了。我一唸，他媽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哇——！”一聲就嚎天喊地的，誰都勸不住，一邊捶著胸口一邊哭，嘴裡就說：“我的個娃呀，你咋這麼惜慌呀？都怪媽呀！都怪媽呀！我的個娃呀！”他媽哭得可可憐了，人就癱在地上了。我拿著信，不知道說啥好。

他媽也就四十多歲，在河南生活不下去，不知是男人餓死了，還是男人沒死，跑到陝西逃荒，又嫁了人，這個我不太清楚。這個娃也是在家裡沒吃的，跑到陝西來投靠他媽來了，總想著找著媽就好了，就能留下了。他媽這邊有了新的家庭，反正這個娃來了也呆不住，家裡條件也不好，也都不富裕，這個男人不願意收留他。也不怪這個男人，多養一口子人也受不了，這個年紀又特別能吃。這個娃找工作也不成功，跑了一趟三門峽也沒找著活幹，就回去了，回去就……，是覺得生活的沒有希望了，那些年，河南情況糟糕得很。

我沒有回去，只要離開家，就不想回去了，就是這麼個想法。後來從村裡會計那裡才拐彎抹角知道這麼個信息，才找到工作。我也算是個“幸運的盲流”吧。盲流，就是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人。那時候中央三番五次下指示不許盲流。沒有戶口，就沒有吃的，盲流很難在城市生存。

依：謝謝，王叔叔。也謝謝我嬸嬸。

六、我弟弟叫張小來，死時五歲

受訪人：張 ××，男，63 歲，原廣西省象州縣中平公社落沙大隊河村。

時間：2012 年 5 月 28 日。

錄音長度：49 分鐘。

第七章

採訪形式：電話。

大饑荒餓亡人：張小來，男，5 歲，廣西省象州縣中平公社落沙大隊河村人，因飢餓吃野果中毒死亡。 為張 ×× 的弟弟。

周 ××，男，40 多歲，廣西省象州縣中平公社落沙大隊河村人，因飢餓死亡。 為張 ×× 的房東。

前記：有一天，一個人在我發表在網絡上關於大饑荒的訪談下留言：“我是大饑荒親歷人，我願意和你談談。”我就電話打過去，但是這位張先生不願意留下真實姓名。

依：張先生，謝謝你同意採訪，請把你當時經歷的、看到的、知道的情況講一樣。

張：我今年六十三歲了，經歷過三年困難時期，還記得很多。 我可以給你提供這方面的經歷，都絕對是真實的。

五八年夏季的時候，我們家被下放到農村去，爸爸媽媽是從鎮上下放下去的，當時也沒有什麼問題，就說是要大力支援農業，就下放了一批城鎮居民。下放前，爸爸媽媽是有工作的，他們在商店工作，我那時候在讀小學，讀二年級到五年級，是十歲，十歲到十二歲。 我們被下放的地方就是在廣西省象州縣中平公社落沙大隊河村。 就剛好是那幾年，我都有記憶。

依：請你先講講當地大煉煉鋼的情況。

張：好，那時候大煉鋼鐵，我正上小學二年級，也就是九歲。 我們為了大煉鋼鐵，我們都搬出去住，老師和同學全部搬到山裡面去住，我們住在大瑤山的山下。 高年級的同學，所謂高年級，也就是四、五年級的同學，比我大個兩、三歲左右，從山上把炭搬下來，就是木炭，砍柴燒出的木炭。 大人們在山上伐樹燒出的木炭，由他們搬來，我們的任務就是把炭從山腳下背到河邊，大概有五公里路，每人都背著十幾斤、二十來斤，這麼個重量，好不容易背到河邊，走不到宿營地就走不動了。 第二天起來，從我們的棚子鑽出來，因為那個棚子就是松枝搭的，很低矮，人得鑽進去睡，不能夠站起來的。 從我們睡覺的棚子到一個大一點的棚子，就是做飯的棚子，距離不到一百多米，也就是幾十米，我們都走不動了，我們得爬過去。 因為腳太疼了，腳底板都是水泡，一破更疼，不敢挨著地走，像猴子一樣爬著走，去吃飯。 然後再去背木炭，沒有敢抱怨什麼。

當時也沒有什麼鐵礦，我在河邊看到一大堆鍋呀鎖呀，凡是鐵的東西都搜集來大煉鋼鐵。 我還沒有真正看到煉鐵的爐子，我們是後方的，全校一百多人都參加了，就是為煉鋼前方背木炭。 但我看到他們挨家挨戶的收鐵鍋，我們家的也交了，說進大食堂吃飯了，不用鍋了，上交了大鍋，我媽媽還藏了一個小鐵鍋。

那時候為了大煉鋼鐵，把森林都破壞了，環境都破壞了，胡搞半天也沒煉出鋼來，純粹是瞎折騰。

依：你們那裡有沒有放衛星什麼的？

張：有，這是我親眼看見的。那時候不是浮誇風嗎？不是要放衛星嗎？我是看到他們做的，他們是怎麼做的呢？他們為了創造高產田，把水稻快要成熟的時候，穗子已經沉甸甸的的時候，已經灌漿的時候，但還沒有黃，把幾塊田裡的水稻拔起來集中到一塊田裡去。把三畝、四畝地裡的稻子搬到一畝地裡去，這樣這塊稻田就很密集了，再過兩個星期就可以收割了，就可以拍照。這個是我親眼看到的，我看到有人來拍照，就是為了放衛星。有沒有登報紙我不知道。

依：你說說吃大食堂的情況。

張：我們剛下放的時候，算農業人口，在大食堂吃飯。在我的印象裡，剛開始大食堂是蠻好的，一個食堂要管三百多人的吃飯，每個生產小隊有一個食堂，每家每戶拿著大鍋、大臉盆到食堂把飯端回來吃，把飯領回來吃，還都能吃飽。最後慢慢吃稀飯，吃完稀飯最後沒得吃，後來就什麼沒得吃，吃不飽了。我們家有五個孩子，我是老二。我們家也是跟著村里人挨餓，當到了沒什麼吃的時候，沒有糧食的時候，不知道怎麼搞的，又把我們算非農業人口。後來，我們家的情況要比當地的農民要好一些，因為我們還是屬於非農業的人口，也就是說我們還有很少量的供應，有很少量的糧食供應。我記得我的定量是一天七兩米，當時用的是老秤，一斤是十六兩，七兩是還不到半斤，而且又沒有肉沒有油，就感覺很餓，根本吃不飽。我當時是一個十歲的男孩子，正長身體，一頓可以吃掉三頓四頓的定量，都能吃掉。雖然餓，但沒有到餓死的程度，算是走運的。就是在我們自己家裡，最餓的時候都達到這樣的程度，我們家裡吃飯都要分的，誰多誰少，不分都不行的。我媽媽一碗一碗給我們分，不分搶著吃，哪個人多搶了就意味著其他人要挨餓。一日三餐簡單的事情變成了頭等大事。

當地真正的農民就什麼都沒有了，一、兩個月之內一點米都沒有，一粒米都沒有，都靠自己找野菜野果，摸魚蝦吃。很奇怪，那一年，魚蝦也比較多，能維持一下。我們小孩也學會了鑒別哪種野菜能吃，挖來煮湯什麼的。那種東西畢竟不能代替糧食，那麼久沒有米吃，村子裡就開始餓死人嘍。

依：你們家人有在大饑荒中沒有了的嗎？

張：有呀，我弟弟，五九年的夏天，我弟弟就沒有了。

我下面一個弟弟，名字叫張小來，大小的小，來去的來，他比我小五歲。那時候孩子都很餓，成天到晚都是找吃的，能進嘴不能進嘴的都吃。就在五九年的七月，我要去撿稻穗，弟弟嚷嚷著也要去，一個五歲的孩子，他很本能地知道稻穗能吃，撿到稻穗回家就能煮稀飯吃了，那麼小的年紀，幹活也很積極。我是哥哥，我就帶他去撿穀穗，就是收過稻子的田，有一些穀穗掉在田裡，我們就撿回來，讓媽媽舂掉皮，煮稀飯給我們吃。那天撿到最後，弟弟蹲在地邊邊上

不動彈，雙手抱著肚子，說肚子餓得扁扁的，走不動路了。弟弟說話的時候嘴巴一撇一撇的，眼淚汪汪，很委屈的樣子，都是因為餓的。我是哥哥，我心疼弟弟，得給他找點吃的，當時我就覺得自己有這個責任。我就對他說：“小來，別哭，別哭，哥哥給你找點吃的。”我在河邊看到幾棵樹，上面長著一些野生的果子，有桃子那麼大小，還是青青的，還沒有成熟。我自己當時也很餓了，早晨的一碗清湯稀飯早兩泡尿撒掉了。我就對弟弟說：“你等著，不要亂跑，哥哥給你摘果果去。”我跳下壩，雖然身體很虛弱，但還是使勁爬上樹。先摘了幾個果子，下了樹，踮起腳尖遞給河壩上的弟弟，想讓他先吃。弟弟接過去放在地上，迫不急待的就拿起一個咬，好像吃什麼美餐，嘴裡發出：“喀嚓，喀嚓”的聲音。看弟弟有東西吃，我也很高興，又爬上樹去摘，想再摘點自己吃，給家里人帶點回去。

“果子不好吃，酸得很，澀得很，哥，你也吃一點吧，吃一點就不餓了。”我上去河岸的時候，弟弟還對我這麼說，他已經吃了好幾個了，旁邊一堆核。弟弟太餓了，儘管野果子不好吃也吃了不少。

果子是我摘的，我們兩個都吃了，哪裡想得到，回去以後，就糟糕了。我們兩兄弟肚子都疼的非常厲害，腸子呀胃呀像被絞肉機絞著一樣疼，哭爹叫娘的，上面吐，下面泄，不知道先顧那頭好。我們得了一樣的病，就是食物中毒了，食物嚴重中毒了。我們兩個肚子很疼，疼的在床上打滾，一個勁的喊叫：“媽——呀，媽——呀。”滾得從床上掉到地上。在地上翻來覆去的打滾。從前一天晚上折騰到後半夜，我那個弟弟就死了，好像也再沒有說出什麼話，剛開始還叫的厲害，漸漸就無聲無息了。是毒素進了腦子了，腦壞死了。他年紀小，又吃的比我多，身體就受不了。我弟弟本來身體很好的，很壯的。弟弟去世的時候，我還沒有完全糊塗，迷迷糊糊中，我就聽父親和母親在大哭，特別是我母親哭的特別厲害，“小來呀——，我的小來呀，小來呀——。”母親的聲音好像女人長長的指甲著挖我的心，特別淒慘。那時天還沒有亮，我聽見我哥哥出去找木頭板子去了，村裡來了幾個人幫忙，我聽見“咣！咣！咣！”的砸釘子的聲音，我父親他們幾個釘了幾塊板子做了一個小棺材，把弟弟裝起來，就抬出去了。我哥哥比我大

野果好看，卻有毒。全國各地都有中毒死亡的大人和孩子。（網絡圖片）

幾歲，很懂事，他就跟著大人一起去埋弟弟。村裡有一塊地方是專門埋小孩的，當時也沒有立碑什麼，隨便草草一埋。這個地方現在也找不到了。所以說，我的弟弟張小來只在這個世界上活了五年。事情過去好久了，母親還是經常哭。

父母看我還有一口氣，還沒有死，一個勁兒說胡話，就要想辦法救我呀，總不能一下子沒有兩個兒子。我們農村那個地方很偏僻，連最基本的醫療條件都沒有，沒有什麼醫院或者醫療隊。我媽媽也是病急亂投醫，只能請人來家裡畫符，就是請村裡的巫婆來，燒上兩株香，端上一碗水唸唸有詞，驅鬼捉神，沒辦法的辦法，給人個精神安慰。“不能再耽擱了，再耽擱孩子就沒命了。”父親看畫符也不是什麼好辦法，天沒亮就背著我，走路到公社的衛生院去看醫生。當時在漲水，河水都到了父親的腰部，父親盡量把昏昏沉沉的我背高一點，淌水過河把我背過去。

依：去了醫院怎麼樣？醫生是怎麼搶救你的？

張：父親好不容易把我背到公社衛生院，但是衛生院早已經人滿為患，來看浮腫病的人住的滿滿的，連院子裡，大門外面都是人，有的還能動，有些躺在那裡已經不能動了，只有喊叫或者呻吟，好像從戰場上抬下來的傷病員，看不到血的傷兵員。

“去，把小孩背到小學校去，那塊也有醫生看。”聽人家這麼說，父親就把我背到當地的小學校，當時學校已經不上課了，老師學生都餓的走不動了，誰還有心思上學開課？滿學校都是住著浮腫病病人，每個教室都住著浮腫的人，都是從農村送來的，都是腳腫的腿腫的走路都有困難的人，很多人都死在那個醫院裡，沒辦法救了。浮腫病人送到那裡，據說給他們吃營養餐，因為他們都快死了，給他們吃營養餐加強營養。什麼是營養餐呢？就是花生殼和糠做的那種餅叫他們吃，叫營養餐，比他們在家什麼都沒有的吃要好。能救活就救，救不活也沒有辦法，反正是沒有糧食吃。

我去了以後，醫生給我灌了腸，就是用一個管子，把肥皂水，還是什麼藥水從肛門裡灌進去，把裡面有毒的東西沖出來，沖洗乾淨，這樣折騰了一下午，我清醒過來了，我就問我父親：“我沒有死吧？爸爸，我沒有死吧？”父親一個勁兒摸我的頭，安慰我，眼窩裡一包淚水，前一天剛死了弟弟，還要跑十幾里山路帶我來灌腸，可想而知他的心情。醫生說：“脫離危險了，你可以回家了。”但我頭還是非常的暈，渾身軟軟的，站不起來，醫生又給我打了一針葡萄糖，過了一會兒，我就能走路了，走著和父親回家去了。從那些浮腫病人身邊走過的時候，我很害怕，好像從地獄走過去。他們看我的眼光是無神的，又是羨慕的，因為我還能走路，能走回家去。

在學校裡，我看到的浮腫病人就有幾百個，都是面黃肌瘦。那年頭，能走得動路的人都是讓人羨慕的。

依：你看到死人最多的是那一年？

張：就是五九、六零年，就是這兩年。

我那時候還是個小孩子，我不知道具體餓死多少人，但是村子裡餓死的人很多。 那個村子比較大，每天都有棺材抬出去，幾乎每天都有人死。 這些餓死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腳腫腿腫。 我經歷的飢餓非常可怕，整天頭腦裡面什麼都不想，就想吃的，做夢都是想吃一頓飽飯，那怕吃了就去死。 等我以後有了孩子，我什麼都不怕，就害怕他們挨餓。

我們住的那個村子很多人死，有很多人死。 我們下放以後，就住在農民家裡。 那家人姓周，主房讓給我們住，自己住在旁邊，我們兩家同一個大門進，同一個大門出。 那個男主人就餓死了，我親眼看著他先是浮腫，腳很大，腿很粗，臉亮亮的，他已經不能走路了，很困難的站起來，邁不動步子，見了人也不願意說話，不和人打招呼，一臉苦相，四十歲的人扶著牆挪步子，後來就餓死了。 村子裡幾乎每天都死人，人放在棺材裡都不埋，或者埋的很淺，人餓的沒有力氣好好埋，誰有力氣挖坑呀？我們上學時都很害怕，因為我們都經過棺材，大概距離我們也就是四五十米以外，都看見有棺材，還有個別的沒有棺材，用被子包住扔在那裡。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知道這是假話，我知道是人造成的。 說自然災害，我們那裡沒有災害。 我們那地方是風調雨順，沒有自然災害，水稻也長得很好，都是水田，從來也不會有旱災，就那樣的地方都餓死人死成那樣。 我從來都知道是人造成的，但我後來告訴我的孩子，說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但他們也不是很能理解。

全國餓死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住的那個地方餓死很多人，我說的這段歷史都是真實的。

依：謝謝你，我可以用你的真實名字嗎？

張：暫時先不要用。

七、廖綠洲餓死前喊：“我要吃飯！”

受訪人：廖保春 ，男，69 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

時間：2012 年 6 月 25 日、7 月 5 日。

錄音長度：46 分鐘。

採訪形式：電話。

大饑荒餓亡人：廖綠洲，男，50 多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綠洲的孩子，性別不詳，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綠士，女，50 多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祖凡，男，60 來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祖華，男，50 幾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樹章，男，40 幾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廖洪華，男，47、8 歲，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井村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

我們是餓大的，左一位廖保春。

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餓死了，家人就把他埋了。一個老人，餓得沒辦法，半夜就偷偷把他挖出來，煮著吃了一部分，把剩下的藏起來。後來被人發現了，因為小孩是已經死的，又不是他殺的。也沒有把他怎麼樣。那個老人最後還是餓死了，也沒有活下來。

依：廖先生，我是你的叔叔廖興元介紹的，他讓我給你打電話瞭解一下情況，麻煩你說說饑荒那幾年你經歷的事情，還有當地的情況。

廖：我給你講噢，我們是井研縣研經鄉廟子井村。你在給我錄音，我就說嘍。

依：我在錄，你慢慢說。

廖：我叫廖保春，那個時候就是十八歲。這個事情是從五八年開始的，五八年大躍進開始的事，人民公社施行三化五集中。三化就是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什麼的。五集中就是集中居住、集中吃飯、集中勞動、集中幼兒、集中家畜啥子的。把社員以前的糧食全部收了，把鍋灶全部收了。收糧食是五八年，開始餓死人是五九年、六零年。我是親自經歷五八年的冬天，全部糧食收了，顆粒不留。糧食不收，屋裡還要開鍋，糧食就全部收了，就不要你在家裡開鍋嘛，把你灶給封了，不允許個人家裡冒煙。一個村子成立一個伙食團，我們一個生產隊一個伙食團。就是一百三十多個人吃一個灶。

生活上叫伙食團，生產上又成立了大兵團，人力物力都集中到一起搞生產。我記得五八年下半年種小麥的時候，都是大兵團作業，一個鄉統一調人調配勞力，搞高產、搞豐產。小麥下種子的時候就不按常規種地，就把種子密密麻麻地撒在地裡，就種不出麥子來，種子撒得太多，苗子長不好，穗子不飽滿，五九年的小春就沒有收成，沒有產出糧食來。原來我們沒有種過豌豆，上面命令我們這裡還可以種豌豆，我們生產隊有六七十畝地的豌豆，全部都長出苗來了。那時候又是刮浮誇風，那個公社幹部要搞豐產，每畝地要產幾千斤，幾萬斤，要達到這個標準，底下的幹部就胡整胡來，就讓老百姓把幾畝地裡的苗子剷起來堆

在一畝地裡，說要創造畝產幾萬斤，後來那些苗子就全部捂黃了捂爛了，一點都沒有收到糧食。這些各方面的因素，五八年搞生產就有問題，五九年還有一點糧食，到下半年就吃完了，把存的糧食都吃完了，到六零年就沒得吃了。到六零年春天，春節過後餓死的人就多了，大多數人就是那個時候餓死的。

五八年留下的糧食就吃完了，到五九年就沒有辦法了，到六零年就沒一點辦法了，我們那裡就是吃的一、二、三，啥子叫一二三呢，就是早晨一兩，中午二兩，晚上三兩，就叫一、二、三，一天就是半斤糧食，搞生產的人一天吃半斤糧食咋的夠呢？又沒有得其他東西吃。後來一、二、三也沒得吃了，就是一天一、二兩。後來很多人就虛弱，就浮腫。每個村就成立個腫病院，給這些浮腫的人看病，但是還是不給他們糧食吃。住到腫病院的人，只是比那些沒有病的人多一兩，就是一、二、三，就是多一兩，還是餓死不少人。我們村子大概有八、九百多人，腫了有三百多人，百分之四十的人都腫了。長期沒有營養就虛腫了。

我們村裡我瞭解情況，我們生產組有一百三、四十個人的樣子，就腫了五、六十個人，六零年當年餓死了十幾個人。有一家人有四口人，就餓死了三口人。那個主人叫廖綠洲，他是個手藝人，是個石工，那個時候修水渠，他去工地上修水渠。到了六零年，他在水渠上餓的幹不動活了，生病了，人家就趕他回來。但他餓的走不成路，就傳話叫生產隊的人把他抬回來。我們就去了幾個人去抬廖綠洲，他躺在路邊，已經餓得皮包骨頭，腿比竹竿子都細，眼睛掉在深坑裡，看著讓人害怕。農村又沒有擔架，就把他放進一個籮筐裡抬，一個男人，有沒有七、八十斤重？雖然這麼輕，我們還是覺得沉，因為抬他的人也餓的腿腳無力。抬他的時候，他就喊：“我要吃飯！我要吃飯！”但是也沒有什麼飯給他吃，連半碗清粥都沒有，只是把他抬回家放在床上。他的愛人和一個孩子已經餓死了，也沒有人管。後來他就餓死了，躺在床上，嘴巴裡還含著一塊錢。

依：廖綠洲的死是你親眼看見的？

廖：我親眼看見的，我們把他從床上放下來，他嘴裡還含著一塊錢，含著錢就死了，餓的沒辦法，沒東西吃。他當時也就是五十多歲，生產隊也就草草把他埋了。那時候，哪裡有棺材嘛？死個人，算啥子事嘛？誰知道明天自己死不死？

依：當時如果是你看到其他人的死亡，叫什麼名字、多大歲數、怎麼死的，麻煩你講詳細一點。

廖：好，好。我們那個村子餓死了有好幾十個人，我只曉得我們那個生產組，餓死的有十來個人。有個叫廖祖凡，六十來歲，也是餓死的嘛。廖祖華，五十幾歲，他也是餓死的嘛。廖樹章，他也就是四十幾歲，是在腫病院餓死的嘛。還有廖綠士，她是廖綠洲的愛人，也是五十多歲，也是在重病院餓死的，病的腫的爬不起來，沒有等到丈夫回來就死了。還有廖洪華，就是個四十七、八歲，也是餓死的。我們都是一個組的嘛。

其中廖樹章是我的堂叔，是我們廖家一家子的嘛，他的愛人五七年就生病死了，叫個啥名字我不記得了，留下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沒人管，就送到孤兒院，和其他失去父母的小孩一起生活。 腫病院和孤兒院是在一起的。 後來，到了六二年，伙食團也解散了，腫病院也解散了，沒得辦法，一個小孩怎麼活得下去？成天到處找東西吃，髒得看不出眉眼，瘦骨伶仃，又被人欺負。 我母親看那個女孩可憐，沒爹沒娘，就收養了她，把她帶大了，她就是我的妹妹，和我一起長大的。 她叫廖翠雲，早嫁人了，經常回來看望我的媽媽，我的媽媽今年都八十八了，身體很好，廖翠雲現在已經五十幾歲了，都做奶奶了。

依：沒東西吃的時候，你們靠吃什麼東西渡荒？

廖：那個時候，老百姓啥都搞的吃。 野菜嘛、樹皮子嘛、樹葉子嘛，不管啥子就抓來吃嘛，只要能吃的能吞得下去的，就吃，就是這樣，才能生存下來。

依：你們那裡有沒有搞反瞞產私分？就是說你藏糧食了，搜你的糧食。

廖：如果人家懷疑你瞞產，就把生產隊長抓起來整，逼著交待。 但是哪裡能找到糧食呢？大部分都上交了，留有一點糧食都已經吃了，搜也搜不出來了。

依：當時有沒有打人的現象？比如為幹活為一點吃的東西。

廖：打人的事情多了，生產隊裡有些人肚子餓，又得幹活，就吃生苞穀、生紅薯，被抓住就挨打，這種現象就多了。 當幹部的哪個不打人？

依：你們那地方有沒有出去逃荒的人？

廖：我給你說，我們那地方，你走不了。 為啥子走不了？每一天，生產隊就把你管著的，你那裡能走得了呢？每個夜間要清人，要點人數，讓你下地，讓你搞生產，你哪裡走得了呢？我們那地方，又是丘陵，交通又不便，一般的情況也走不了。 根本就走不出去。

那時候，我是最清楚的，因為我都十、七八歲了，啥事都曉得了。

依：饑荒到什麼時候才緩解了？

廖：那時候一、二、三都吃不起了，一天只有一兩、二兩糧食，餓死的人太多了。 後來就開了國庫糧，每個生產隊派人去挑，去幾十里外的周坡公社去挑糧食，挑回來給大家吃，才開始不死人了。 我也跟著村裡的男男女女去挑，窮的連雙鞋子都沒有，來回打赤腳。 晚上睡在大樹下，有時候住在廟裡，男人一堆，女人一堆，人多能暖和些。 但是路上給一點米粑吃，也是很積極的去挑。 六一年年底和六二年年初挑的吃了幾個月，等到新的糧食下來了，才緩解了飢餓。 那時候伙食團早就解散了。

依：我再想問一句，在當地有沒有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是屬實的嗎？

廖：有，有，我給你講，屬實得很。 這個事情就發生在我們研經鄉，當時人人都知道。 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餓死了，家人就把他埋了。 一個老人，餓得沒辦法，半夜就偷偷把他挖出來，煮著吃了一部分，把剩下的藏起來。 後來被人發現了，因為小孩是已經死的，又不是他殺的。 也沒有把他怎麼樣。 那個老人最

後還是餓死了，也沒有活下來。

誰願意吃人肉嘛？還不是被逼的沒法子。

依：謝謝你，廖先生，你講得很好，是親歷人的見證。

八、兩個弟弟把門檻都啃爛了

受訪人：李漫，男，82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

時間：2012 年 7 月 28 日。

錄音長度：40 分鐘。

採訪形式：電話。

大饑荒餓亡人：

李 ××，男，40 多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因地主成分被鬥死。 為李漫的父親。

李漫

李東豪，男，4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餓亡。 為李漫的弟弟。

李東傑，男，3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餓亡。 為李漫的弟弟。

李鵬章，男，59 歲，湖北省利川縣柏楊鎮大人，餓亡。 為李漫的繼父。

湖北省利川縣柏楊鎮餓死上千人，政府從來沒有統計、記錄過。

依：李伯伯，先麻煩你說說你個人的家庭背景好不好？

李：好，我是 1930 年生人，在湖北利川柏楊鎮算是大戶人家。 我的父親早年留學日本，帶回來數百冊西方哲學、文學、思想方面的書籍，想回來振興教育。他曾任利川中學的校長，桃李不敢說滿天下，可以說是不少。 可是解放初，政府不但沒收了我們家的田產、莊園、牲畜，將我們驅逐出門，也將父親心愛的藏書焚燒成灰，燒了兩天才燒完了。 我家被劃成分劃成地主，從此家庭衰敗，惡運連連，不是被鬥死就是被整死。 土改、反右、文革，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我都沒能逃過，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一生不能婚娶，沒有後代。 現在只是借居在我的養女家中，靠微薄的養老金，不安地渡過餘生。 我一生的經歷，一句兩句說不完……

依：李伯伯，我想多瞭解一下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的情況，麻煩你和我聊一聊，好不好？

李: 可以嘛。 政府說的是“三年自然災害”, 實際上是那個政策造成的。

那時候政府號召大煉鋼鐵, 五八年把青年、壯年勞動力都調走了, 去大煉鐵, 留在村裡的都是老人、婦女、小孩, 哪裡有力氣收莊稼呀, 眼看著紅薯、稻子都爛在地裡了, 也沒有辦法。 那時候都是吃大食堂, 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 早晨起來, 走七、八里路吃上一頓飯。 幹完一天活, 到天黑才摸到家。 五八年食糧沒收回來, 當然就沒得吃了, 開年就沒得吃了。 那時候吃食堂就是吃紅薯, 也沒有鹽, 也沒有油, 沒有菜, 就是紅薯, 天天吃頓頓吃,

依: 你當時在做什麼?

李: 我當時在教書, 距離家十多里的柏楊鎮上教書。

依: 你有沒有去煉鋼鐵?

李: 我沒得機會。 他們煉鐵的地方離學校很遠。 但學校要參加農業勞動, 我們每天帶著學生撿黃豆, 每天都有五百斤黃豆的任務, 那時候學校不能上課, 老師不能教, 學生也不能學, 成天都是要參加勞動。 學校裡有食堂, 但是只有紅薯, 上頓下頓都是吃紅薯。

依: 你們那裡後來餓死的人多不多?

李: 那多得很。

到了五八年的年底, 就是五九年的臘月底, 鋼鐵沒煉成, 外面那些大煉鋼鐵的人都回來了。 回到家一顆糧食都不給分, 生產隊倉庫裡的一點糧食也不給分, 就到外面找野草籽、草根, 找一些代食品吃。 大食堂去打那個紅薯, 那個食堂一個月一個人只給兩斤糧食, 一共供應了七個月。 一個人一個月兩斤糧食, 那勞動力怎麼受得了呢? 最後就是野菜、樹葉、樹皮, 都找來吃, 管他能不能吃都吃。 人一個個吃的臉浮腫, 腿浮腫, 走路搖搖晃晃, 有些人就是爬著走, 爬著找吃的, 兩隻腳的人變成四隻腳的動物。 後來在農民家裡成立的休養院(註: 浮腫病院), 浮腫嚴重的人就被送到修養院, 到修

大躍進年代的孩子。

養院一天可以吃到半斤糧食，半斤糧食也是糊糊湯湯，雜麵糊糊，沒有其他糧食吃。

休養院每天都有一個、兩個、三個人抬出來，餓死的人，抬出去埋掉。今天死幾個、明天死幾個，有多半以上的人進了修養院就再也回不了家了。沒有糧食吃，補充營養，最終還是餓死了。柏楊鎮上餓死幾百人，上千人是有的，沒有人統計過，是估計的數字。政府不出面統計，哪個人有時間、精力、條件統計？

依：請你不要介意，我想問問，你個人家庭中有沒有在大饑荒中被餓死的人？你自己家。

李：有，那個情況有，我們家餓死的就是我兩個弟弟。

依：弟弟，是親弟弟嗎？

李：五八年，政府號召婦女也要參加勞動，說辦大食堂就是為了把婦女從一日三餐做飯，成天圍住鍋台轉中解放出來，說男女平等。母親照顧不了孩子，天天都要出工幹活。兩個弟弟，一個四歲多，一個三歲多，留在家裡，沒有飯吃，這麼小的娃兒，自己也不會找吃的。平時都是母親在食堂吃完了，省下一點耙耙一點紅薯，下工後帶給兩個弟弟吃，兩個弟弟一餓就是一天，一個小紅薯怎麼能吃飽？還是喊叫餓，母親也沒有辦法，總是哄兩個弟弟去睡覺，熬一天算一天。那一天，母親又去上工，從天不亮出門到天黑才能回來，娃兒在家抓到什麼吃什麼，啃土疙瘩、啃掃帚，最後把門檻都啃爛了，餓的昏昏迷迷的，嘴巴挨到什麼啃什麼，門檻都啃出幾個坑坑子來，嘴裡都是碎木渣。兩個娃就爬在門檻上等媽媽回來，等媽媽回來帶點紅薯給他們吃。那曉得，等我母親回來，黑燈瞎火的找孩子，叫也叫不應，一看，兩個娃兒都死了，都死在門口嘍，躺在那裡一點氣都沒有了。

依：麻煩你告訴我這兩個孩子的名字，我要記下來，將來寫在書裡，紀念他們。

李：一個叫東豪，一個叫東傑，四歲那個叫東豪，三歲那個叫東傑，兩個都姓李，李冬豪、李冬傑。

依：這兩個孩子是哪一年沒有的？

李：就是五九年上半年呀。

依：他們是相差多長時間沒有的？

李：兩個娃兒是同一天死的，誰知道哪一個先死的？我母親天不亮就去上工了，半夜才回屋，早晨出門是兩個活人，晚上回來是兩個死人。就看見兩個娃兒死在門口，不知道哪個先死，幾時死的，就那麼天天挨餓，沒東西吃，小娃哪裡扛得住，就餓死了。

依：那你媽媽看到兩個孩子死了，都難過死了。

李：哎呀，那個時候，就是娃兒死的第二天，還是要出工，誰管你家裡死人不死人。天不亮就要到食堂，不到食堂就得不到飯吃。吃完飯就跟隊長去勞

動，不去第二天就沒得飯吃，就扣飯，不去勞動就沒得飯吃。

依：你媽媽當時多大歲數？

李：五十一、二歲，生我兩個弟弟的時候也就是四十七、八的樣子。就是五十二歲。

依：弟弟死的時候你不在家，你媽媽給你說的時候肯定哭了是吧？

李：那個時候，人哪裡還有人性喲，就隨便把弟弟埋掉了。母親也沒有給我多說什麼，也沒有哭，啥都沒有說。人餓得沒什麼感覺了，和木頭差不多了，還要幹活做工。一天不出工就沒得吃。

依：你和兩個弟弟年紀差別很大噢？

李：當然，我那時候二十七、八歲了，他們是後父的孩子。我父親是地主成分，土改時被鬥死了，我母親沒辦法生活，就改嫁了。他們是我同母異父的兩個弟弟，也是很親的。

依：當時大人照顧不到孩子嗎？

李：勞動，婦女也要參加勞動，參加大躍進，哪裡能留在家裡帶孩子？我母親這麼大年紀了，也必須參加勞動。你不敢說不去，不去沒得飯給你吃。我母親天不亮就要走，早上就要走，到食堂去，吃點湯湯水水，喝點菜葉湯。又不允許她回來給孩子送飯，一回去一兩個小時，人家又說你投機摸滑逃避勞動，要開鬥爭會，母親也不敢回來。那時候，什麼都必須聽幹部的調派，人家讓你到那兒幹活就到哪兒幹活，大兵團作業，要走七、八里路才能到上工的地方，根本管不了孩子。唯一幸運的是，我母親沒有裹過小腳，還走得動路，不然，小腳更糟糕。兩個弟弟一整天一整天都吃不到飯，沒人管，就餓死了。

就是死了孩子，還是要馬上去勞動，不給請假。我的繼父到了五九年的下半年也餓死了。

依：你的繼父叫什麼名字？死的時候多大歲數？

李：我的繼父叫李鵬章，當時也就是五十九歲。一直沒得吃，最後餓得走不動路，下不了床，餓死在家裡，死前想喝一口米湯都沒有，借也借不到，家家戶戶沒有人有米。我在學校，也不知道。我媽媽沒有辦法，一個女人家，想抬也抬不動，去找那個隊長幫忙，對隊長說：“求求你，幫我把男人給埋了。”隊長還有點人性，說好話，找了幾個人，挖了個淺坑坑，就把我繼父給埋了。棺材呀衣服呀什麼都沒的，都沒的，就穿那個破破爛爛的舊衣裳給埋了。我母親再婚沒得幾年又成寡婦了，當時家裡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死的那兩個弟弟是最小的。

我在距離家十多里的地方教書，每兩個月才放一次假，也回不了家。父親都埋了一個多月了，母親跑來給我說：“你的爸爸死了。”還不敢講餓死，害怕影響我。那時候家裡凡是餓死人都說是病死了，沒人敢講“餓”這個字。誰說肚子餓誰就是右傾分子。

依：那你們家親戚，比如姑姑呀、舅舅呀有沒有餓死的？

李: 因為我父親的成分是地主, 成分不好, 那時候的人都六親不認沒有親情。 我的幾個姨媽, 我母親的親姐姐四十多年都沒有來往過, 害怕沾上五類分子倒霉, 受審查, 受歧視。 到了七九年, 我去看望我的一個表弟, 他們村子上的人馬上就用繩子把我捆起來, 說我是逃亡地主, 說我來搞串連, 搞反革命活動。 那就不得了了, 你哪個敢走動? 敢來往? 那時候的人, 唉!

依: 七九年還捆人呢? 不是“四人幫”都打倒了嗎?

李: 不整人, 人就要說實話了, 不整人, “三年自然災害”就被戳破嘍。

大躍進之後, 農村階級鬥爭厲害得很, 文革那十多年整死很多人。 你說你是忠於毛主席的, 我說我是忠於毛主席的, 兩派就打架, 打的死去活來, 把人往死裡打。 到七十年代末還在整人。 我這一輩子不知道被整過多少次, 死過多少次, 九死一生。 不過就是另外的話題了。 等你以後有機會來利川, 我給你好好說說。 誰說過這麼一句話: 個人的苦難, 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

依: 對。 范伯伯, 謝謝你, 你講的都非常寶貴。

九、九歲娃自己搓草繩上吊嘍

受訪人: 范燮陽, 75 歲, 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

范妻: 61 歲, 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

時間: 2012 年 7 月 28 日、31 日。

錄音長度: 93 分鐘。

採訪形式: 電話。

大饑荒餓亡者:

孚銀忠, 男, 30 多歲, 四川省雲陽縣農果鄉人, 餓亡。 為范燮陽的表兄。

××, 女, 30 多歲, 四川省雲陽縣農果鄉人, 餓亡。 為范燮陽的表嫂。

孚光陽, 男, 50 多歲, 四川省雲陽縣農果鄉人, 餓亡。 為范燮陽的二舅。

××, 女, 50 多歲, 四川省雲陽縣農果區人, 餓亡。 為范燮陽的二舅母。

孚 ××, 男, 7、8 歲, 四川省雲陽縣農果人, 餓亡。 為范燮陽的表弟。

××, 32 歲。 四川省雲楊縣農果鄉人, 因飢餓難忍, 跳水塘自殺。

李先元, 35、6 歲, 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後河鄉魚塘大組人, 為范燮陽養母的兒子。 因飢餓偷玉米被發現, 害怕被批鬥而上吊自殺。

李勝育, 50 多歲, 湖北省利川縣水井鄉羊頭村人, 為范妻的祖父。 去煉鋼鐵的半途中, 餓亡於李子廟, 被人草草掩埋, 家人找不到墳塋。

許立州, 14 歲, 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 餓亡。

許立 ×, 13 歲, 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 餓亡。

譚 ××, 9 歲, 湖北省利川縣柏楊大鎮人, 因飢餓難忍, 自己搓稻草繩子後上吊自殺而亡。

依：范伯伯，請你講講五八年到六二年的經歷，你經歷的、看見的，都講講。

范：五八年到六二年人民的生活特別的困難，餓死的人不少。

依：你家裡的人、你熟悉的人，餓死的，麻煩你講的細緻一點，好不好？

范：好。都是我親身經歷的，我的記憶裡還是有很多比較深刻的東西，但是我現在沒有能力寫了。我說，你紀錄下來，是最好的歷史資料。

依：大躍進的時候你在農村是吧？你有沒有煉過鋼鐵？

范：大躍進的事情我曉得一些。五八年、五九年、六零年我們這個國家的老百姓的確是民不聊生呀。回想起來都是心驚肉跳，苦不堪言。

大煉鋼鐵是五八年的事情。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課，都上山去找鐵礦，砍樹，滿山滿山的砍，把山上的好多大樹古樹都砍掉了，山被砍成了禿頭，但是也沒有煉出什麼鋼鐵來，只是一些費鐵疙瘩。就是五八年大煉鋼鐵，農村抽調的勞力太多了，只留下小娃婦女，糧食就沒有收回來，五九年就開始餓肚子了。那個年代，幹什麼都是強制性的，人家說啥就是啥，你不去也不行。

我那時候在讀書，在讀利川師範學校，國家對學生還比較照顧，每月有三十二斤的供應糧食吃。那時候，正是年輕氣盛，長身體的時候，每頓有三、四兩糧食吃，也是吃不飽。到了星期天，我們就跑到一個廟裡，看到有幾棵枇杷樹，我們就把樹皮剝下來。我的同學把樹皮帶回家，弄碎了以後，做成粑粑。星期天我們什麼都不想做了，就等他這個耙耙，等耙耙來了充飢，覺得很好吃。我們還步行十里路，在半路上等待同學帶耙耙回來，看見他就迎上去，不等走回學校，耙耙就全部進我們肚子裡了。餓得心慌，看不成書，我有的同學還去偷那個豬食吃，豬食裡面多少有點麩皮。只要能吃，也不管髒與不髒，也不管別人笑話不笑話，餵肚子更要緊。人餓的時候還講什麼自尊心喲？

我是學生，我家在農村，所以農村的情況我是瞭解的，我的小學同學就有餓死的。我的老家在四川省雲陽縣農果鄉，一大家子人都在那裡。我有個表兄，名字叫孚銀忠，他的小娃就已經先餓死了，是個男娃，七、八歲的樣子，他的女人也餓死了。沒有什麼東西吃，他就亂找野草籽吃，還有就是吃大食堂給的紅薯，人慢慢的消耗乾了，已經就不行了。那一天上午吃了一個煮紅薯，還是餓，已經餓得神智不清奄奄一息了。他就躺在地上咬自己的指頭，用牙齒使勁得咬，皮都咬掉了，幾個指甲蓋都咬掉了，咬得鮮血淋淋，嘴上牙齒縫裡都是血。人家問他：“你為什麼吃手指頭？”他說：“我吃……我吃的是紅薯……紅薯。”那天下午他就死了。是我親舅舅的大兒子，也就是三十多歲的樣子。他的全家都餓死了，舅舅、舅母、他的女的（表嫂）、還有一個孩子都餓死了，只有一個孩子活了下來，只留下來一個兒子。這個事情是他的兒子告訴我的。這個是我二舅舅，他的名字叫孚光陽，一家子就餓死了四口子人。我還有一個大舅舅的兒媳婦，我的表嫂，是當婦女隊長，是個共產黨員，人長得很漂亮。她結婚我回去過，她是

五幾年結的婚，結婚幾年還沒有小孩。 她對黨很忠誠，當時不許外出，那麼餓她也不去逃荒，不去外出。 一天就吃三兩糧食，餓得不行。 她什麼都吃，野菜、樹皮，後來野菜、樹皮都找不到了。 餓得實在受不了，她就跳水塘死了，自殺了。表嫂叫啥我不記得了，也就是三十四、五歲。 五九年跳水自殺的。 現在她家沒有任何後人了。

二舅舅家的人也不是一起餓死的，有的是五九年，有的是六零年，有的是六一年，幾個月死一個，幾個月死一個。 那時候不能隨便走動，舅舅家死了人，我們也沒有去奔喪，也請不到假。 他們也不給我們寫信，死人已經成了很正常的事情，這些都是後來知道的。

還有我的養母，她就住在我們柏楊大鎮後河鄉魚塘大組。 她的弟弟身體很好，身強力壯，能吃能幹活的那種莊稼人，一個人能扛得起兩百斤的糧食麻袋。人高，就需要吃得多，需要的能量大，天天吃一點紅薯就受不了，餓得手軟腿軟，走路一搖三晃。 他餓得實在受不得了了，他就到地裡偷那個苞穀吃，偷了九個一下子都吃了，偷集體的苞穀。

依：你是說他吃生的包穀？

范：嗯，那時候根本不敢拿回家煮熟吃，煙筒裡一冒煙就麻煩了，規定社員只能在大食堂吃飯。 他偷了生產隊九個苞穀，顧不上生熟，就狼吞虎咽的啃，吃得差不多了，卻被生產隊長看見了，隊長就破口大罵：“你狗日的偷生產隊的包穀，看明天有你狗日的好果子吃？你等著，好好等著！”就說要開他的鬥爭會。我養母這個弟弟回家，嚇得坐立不安，睡不著覺。 想來想去，覺得沒有活路，那天晚上，他就吊死了。

依：他叫什麼名字呀？多大歲數？

范：我的養母叫李先明，他叫李先元，他是我養母的兄弟，我有一個生母，一個養母，他也是我的舅舅。 他當時三十多歲，是家裡的壯勞力，支撐門戶的男人。他就在自己家吊死。 隊長當時沒有打他，罵肯定是罵了，罵得很難聽，×娘×老子都罵，就說第二天要開他的鬥爭會，批鬥他。 他就怕得不得了，因為那時候開鬥爭會就是邊開邊打，打人的名堂多得很，捆、綁、吊、跪、坐飛機，怎麼折騰人怎麼來。 有被開過鬥爭會的人被抬回家沒幾天就死掉了，也有打斷腿打斷胳膊的人，被打殘的人。 他就很害怕。 社員被抓住偷吃，就要被鬥爭被打罵，說是破壞生產，破壞社會主義，大帽子，嚇人得很。 他就害怕了，怕得沒法子活，找了根繩子就上吊了，等家里人清晨發現，人都硬邦邦的。 他的女的（舅母）現在還在，他的愛人現在還在，八、九十歲了，說話也不太方便了，不然，你可以再問問她，可憐，寡婦了五十多年。 他的小孩也都在我們附近。

依：范伯伯，那你再講講其他人的情況。

范：我們家住在鎮子上，我的父母還沒有餓死，比鄉下地方要好一些。

它這個餓死不是一下子就死的，不是一天兩天不吃東西就死了。 它是人沒

有糧食吃，吃草、野菜、樹皮，什麼都吃，吃得身上一點脂肪都沒有了，一點抵抗力都沒有了。吃得浮腫了，消瘦了，身體的各個器官都衰竭了，才慢慢的死了，是一個熬煎的、痛苦的、非人的過程。

我們這個村子當時有幾百口子人，好多人被抽調去大煉鋼鐵，每家每戶都要抽調一個人去，是政治任務。大煉鋼鐵就有死的人，那時候死人都很簡單，說死就死了，今天是活人，明天就是死人。我的愛人的祖父就是大煉鋼鐵的時候，死在半路上的。他走在半路上，餓得沒有氣力走路，就坐下來歇息，人就不行了。又沒有管，家里人也不知道，就死在半路上。

依：這個老人家叫什麼名字？當時多大歲數了？你知道不知道？

范：唉！唉！你的爺爺叫什麼名字？（范問他的妻子）

李勝育，勝利的勝，養育的育。

依：他是從哪裡到哪裡去？他是還沒有到工地上就死了，是嗎？

范：他就是死在從家裡到煉鋼的地方，半路上。就是三十多里路，又沒有車，全靠步行。農村人走這麼點路不算芝麻小事，但是從吃大食堂，他已經餓了好幾個月了，人早餓得有氣無力了。身上既沒有乾糧又沒有水，得不到任何補充，坐下一歇息就不行了。他是死在還沒有到煉鋼的地方，二十多里路的樣子，他走了多一半路，就不行了，他就坐在那裡，想坐一坐再走。誰想得到，這一坐就坐死了，他就死了。死在哪一天也搞不清楚，家里人也不知道他死了。

依：後來家里人是怎麼把他弄回來的？

范：他的兒子在外地工作，在四川的遼平，他的兒媳婦在家帶小孩。但是一個家必須有一個人去參見大煉鋼鐵，他就去了。那個時候，農村上了五十歲以上的人就算老人了，看上去老得很了，就是老人也得去，是政治任務。他是餓死的，在家就一直吃不飽飯嘛。

依：如果你愛人願意和我講，也可以給我講。這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是一個歷史見證。看這個阿姨願不願意和我講講？

范：那一天，死的人還不止這一個，到底是哪一個也分不清楚了。祖父是利川縣水井鄉羊頭大隊的人，他剛走到李子廟就不行了。那時候哪有人埋呢？他的孫子才四歲，家里人根本不曉得他的情況。讓我的老伴來給你說這個事情，她更清楚些。（電話給了范妻）來，你說。她是寫書的，要材料。

依：阿姨你好，麻煩你給我說說。

范妻：他剛才說的就是我的爺爺。五八年，我才七歲，人家招臨時工，我的爸爸去考，就考上了，就去做工作了，為了給家裡掙一點錢。那個時候我們一家有八口人，我的爺爺、奶奶、二爸、三爸、麼爸、媽媽、我的妹妹、還有我。家裡天天都是餓，沒有得吃。那時候派我的爺爺去那個鋼鐵廠，走的時候，他就對我奶奶說：“我要去了，還不知道回不回得來？”我奶奶就用大襟襖衣襟抹眼淚，我也不讓爺爺走，因為爺爺最疼愛我了，弄到一點吃的都最先給我，老人疼孩子

嘛。 不去也不行，隊上有命令，縣上有命令。 他也沒有什麼吃的東西能帶，家裡連一塊小餅餅都沒有。 爺爺背著一床破舊被子，走在半路上，走不動了，坐下來，就爬不起來。

依：爺爺當時有沒有生病？

范妻：是餓呀，沒有病，是餓的。 那時候我們一家子，我的奶奶、麼爸、妹妹、我八個人一天只有半斤糧食，咋得夠吃呢？爺爺奶奶總是自己不吃，讓我和妹妹先吃。 我那時候也不懂事，大人給就吃，吃了還是餓，還是想吃。 爺爺想，去鋼鐵廠也好，給管飯，家裡減少一個人吃飯，讓我們娃兒多吃一口也好。 誰想到在半路上就暈了，爬不起來了。 那些過路的人，都是要到鋼鐵廠去煉鋼的。那一個晚上有三個，包括我的爺爺就倒在那裡，餓得爬不起來，就死了。 人家就淺淺挖個土坑坑，連張草蓆子都沒有，就把他們埋掉了。 人家也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叫啥都不知道。 我們去找也找不到。

依：最後找到了沒有？找到爺爺的墳了沒有？

范妻：沒找到，到現在都沒找到。 我們去看的時候，那裡有三個堆堆（墳墓），我們三個人去的，我和我的媽，我的麼爸，看見三個堆堆，不曉得爺爺是那個堆堆。 最後聽人家傳說，人死了好幾天了，屍體就在路邊邊上，蒼蠅亂飛。走過來的人看見了，就繞開走，也沒有人管。 附近的人看不過去了，他們也不曉得這三個人是哪裡來的，就挖個坑坑，把他們隨便埋了。 我們去看的時候，地上那個泥巴上還是印子，想爬起來又爬不起來的印子，拖了有幾尺長的印子。 爺爺掙扎著爬不起來，爬不起來。 那時候餓死人的事，經常發生。

爺爺死我是記得清楚，我還去看他，別說把人拉回來，找都找不到。 到現在我們家人的心情還是很難過，到現在也不知道爺爺是哪一個堆堆，還是很難過。 上墳都不知道要上哪一個，燒些紙都沒得燒。 爺爺死得很可憐。

我的婆婆的兩個兒子也是餓死的，一個十三歲，一個十四歲。 就是我丈夫的兄弟，兩個兄弟都是餓死了的。（電話給了范）

依：范伯伯，我剛才聽阿姨說你的兩個兄弟也是餓死的，是嗎？

范：因為，你不知道，我是再婚的。 他們是我第一次婚姻的家里人，我的前妻的兩個弟弟。 她是我的親戚，我比她大一歲，我是三七年的，她是三八年的。 那個時期，她的媽媽帶著幾個小娃，因為她家的成分是地主，家裡的土地、房子、傢具、樹木、草糧都被充公了。 她家那個地主，並不大，都是靠她的祖父種地耕田，他個子很大勞力很好，省吃儉用，掙了一點錢，買了些地，積攢起來，解放後，就成了一個小小的地主。 在村子上經常受到批鬥，吃飯也給的少。 她兩個弟弟一個叫許立州，一個叫許立什麼不記得了，沒有東西吃，人就不行了，十三、四歲就先後死了。 當然了，地主、富農可能先死，死得多一些，就是貧下中農餓死的都不少。

家裡餓死人，在那個時期就多得很嘍。 我們看到的死在路上的人，牆角角

的人，不曉得是從哪裡來人。是很常見的事，經常看到死人。有一天，我和幾個同學走在路上，就看見一個婦女走著走著摔倒了，就躺在哪裡，動都不動。是病了？是餓的？沒有人過問，過上一兩天，就消失了，就有人把她埋在路邊邊上。

我們那裡有很多從四川逃荒過來的婦女，他的丈夫帶著她，就給人說是他的妹妹，不是他的愛人，就找個人家，把女的收留下來，就不回去了，人家給他多少一點糧食，三、五斤，他就回去了，趕緊拿糧食回去救家里人的命，一個女人就換幾斤糧食。這樣的婚姻，就是為了生存，有的在這邊生了小孩，後來有一部分還是回去了，弄得這邊的男人妻離子散。有些就沒有回去。

我們是在四川和湖北的邊界，天天都有四川過來的人死掉，剛開始還挖一個坑埋掉，最後就不埋了。活著的人也沒有力氣了，就把死人扔進深坑裡就算完事了，也不埋了，一個坑裡十幾、二十個人。

到了六零年、六一年，最餓的時候，四川那邊的人把家裡僅有的鞋子、衣服、被單這些拿到我們湖北恩施、利川這邊的邊界上。一雙鞋子能換個幾斤包穀，還要偷偷摸摸的交換。當時政府有人管理，不允許交換，我們這裡糧食也是非常緊張的，交換說是投機倒把，不許糧食外流。被抓住了就全部沒收。有的人來的時候穿著鞋子，回去的時候光著腳。

我還見過餓極的小娃，他自己吊死了。沒得飯吃，天天受餓，他說：“我沒有飯吃，吊死還好些。”他才九歲呀！還是個小娃呀！自己搓的繩子，自己吊死。

依：你是說你看到九歲的孩子自己吊死呀？

范：自己搓的繩子，自己吊。

依：他給你說沒有飯吃，不如吊死，他是給你說嗎？

范：現在他的姐姐還在，她的姐姐沒有餓死。他的家就住在我們附近，距離不到兩百米，他的名字我記不清楚了。他上吊了，我是看到的。那一天，他是自己搓的繩子，他就是說：“吃不飽飯，不如吊死去。”他就是沒得飯吃，剛開始還哭，眼淚嘩嘩的。大人也沒有飯給他吃，聽他喊餓也心煩，沒有人理他。後來孩子餓成一把乾柴棍，不哭了，也不叫餓了。就下決心死，自己搓好繩子，下午乘家裡父母上工的時候，家裡沒有人，吊死在自己家裡。

依：他是用啥東西搓的繩子？

范：那時候，稻草堆都是生產隊的，他就偷偷抽了一小捆稻草回來。家里人問他幹啥，他說是拿來玩耍的。大人也沒主意，哪個娃兒不玩稻秸，編東西玩。他就是自己用稻草搓成繩子，搓出來了，自己吊。他的哥哥和我很好，比我小一歲。小時候都在一起玩耍的。他吊死以後我去看過，他就吊死在自己家後院，瘦成條竹竿杆。娃兒餓得受不了，覺得死了更好。

那時候，家裡餓死了人，自殺死了人，還不敢說，忍著痛，含著淚，悄悄的把人掩埋。這樣的事情，多得很。那個時代的人還不如蟲蟻，還不如牲口。

依：這麼多年來，政府都是說“三年自然災害”，你知道是假話是吧？

范：本來就是人災，天沒有災。那只有往天上推，才說得過去嘛。如果說是人災，是哪一個人的災？那就罪不可贖了。說天誰去找天呀？但是，現在我們的這些後代堅持不相信，所以要把這個事實留下來，讓後人知道，那個時代是怎麼的黑暗和殘酷。

我所說的，都是我親眼看見的。你要寫書，把這個年代發生的事情，這些人的事情都寫下來，讓後來的人看到，如果是有人性的人，他都會看不下去的。我雖然是幸運的，活了下來。怎麼多年了，想起這些事情，還是很難受。

依：范伯伯，謝謝你。

十、“媽，我要吃饃呀！”

受訪人：孫春芳，女，64 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19 日。

錄音長度：73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孫春芳家。

大饑荒餓亡者：

無名氏，男，年齡不詳，地址不詳，在去陝北換糧途中被人搶劫殺死。

錢七，男，年齡不詳，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流曲大隊九隊人，脹死。

孫春芳

依：嫂子，你給我講一講五八年到六二年咱鄉下的事情。

孫：你是想瞭解生活方面，還是政治方面？

依：其實政治和生活是不脫節的，比如辦公社了，農民就沒有飯吃了。包產到戶了，農民就有了糧食了。政治和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五八年你多大？

孫：五八年我才十歲。好多事情是聽大人說的，但生活方面都是自己經歷過的。五八年，我上四年級，那時候生活還比較好，如果發展就按毛主席說的那樣辦，也是個好事情。把婦女解放出來，你們下地回來不需要做飯。娃娃也不要自己看，有村上的幼兒園。但是人的思想都有好的、壞的、正確的、錯誤的，總是有差別。

依：你那時候在這麼地方？

孫：就是富平縣流曲公社流曲大隊。

依：你們娘家姓什麼？

孫：姓孫，趙錢孫李的孫。 就是五八年，開始情況也還好，吃食堂，盡飽著吃。 勞動也不記工分，吃飯不要錢。 反正一下工就去食堂吃，我們跟上大人去食堂吃飯，紅豆稀飯，雖然是雜糧還做得挺好，人都能吃飽。 到五八年秋季，糧下來人都不珍惜，認為吃飯不要錢，幹活不記工分。 有些人願意出去就出去，不願意出去就不出去，唱的歌都是吃飯不要錢。 還有唱那個大躍進的歌，我都會唱：“大躍進的人唱大躍進的歌，大躍進的歌聲震山河。 敢想敢說也敢幹，大躍進的決心似烈火。”還唱：“吃飯不要錢哪，吃飯不要錢。”

那陣子，講階級鬥爭，那些地富也不敢胡亂動。 但是他們做的事情不符合事實。 讓我大去參加挖那個六十畝大的井，井大的站在這邊看不見那邊，下面的人看著小小的螞蚱那麼大，拉土是牲口朝上拉土哩。 誰聽說過，打井牲口往上拉土哩？

依：是在你們隊？

孫：是我們全大隊，挖一個幾十畝的井，就是大躍進，放衛星，我們也要挖一個最大的井，想像將來周圍都是泵，把水抽上來灌溉。

依：那得多少勞力？

（網絡圖片）

孫：全大隊幾百個好勞力都上了，我去叫我大，反正一邊望不到另一邊，下面的人就看著小小的，用牲口拉土哩，看著像湖，人家說是井。剛挖了一丈多深，一下大雨，咱這裡的土質鬆，一下子就垮了。太大了，一見雨就完蛋了，勞民傷財。

最後又大煉鋼鐵，勞力都到銅川去了，村裡就剩下老人和娃、小腳老婆，這生產能搞上去？只看見人背石頭，裡面有沒有鐵人也不知道，我年紀小，也沒有去，就聽說最後把鍋都煉爛了。有些婦女背不動，天一下雨，就從坡上滑下來了，跌一身泥水，就坐在地上大聲哭。弄了一陣，不知道煉了多少鋼鐵，反正是沒有勞力了。

反正不勞動也能吃飽飯。都是那個人，有些人還心比較好，就想著支援農業，吃飯就要給人家幹活。苞穀移到路邊，也沒有人收拾，棉花放在社員家，也沒有人動。人能豐衣足食，就沒有要那些東西。吃到最後，大鍋飯就不行了，有些人也不好好勞動，生產就不行了。

依：我問你一個問題，就是入食堂的時候，是要求的，並不是個人願意的？

孫：那當然是要求的，是社會的發展嘛。那必須入。

依：那大家是願意，還是不願意？

孫：人家不讓你兩頭冒煙，不讓你冒火，你必須入食堂，必須過這個集體生活。有些人不願意，不願意也沒有辦法，糧食不給你分，你吃什麼？

依：有沒有挨家挨戶去搜這個糧食，交到食堂？

孫：那是人家生產隊分糧，不給你分糧。比如秋季，全隊三百口人，那時候全國是一盤棋，就說全公社，或者全大隊打下了多少糧食，然後給多少口糧，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比如說流曲打了多少糧食，東川大隊打了多少糧食，人家一統計，一平均，把公共糧一交。啥都是集體的，土地是集體的，打了糧也是集體的，剩下的糧給食堂一給。按人口分給隊裡，在隊裡倉保管著哩，不給你個人分。隊裡統一磨麵，為什麼那陣子你爸磨麵，是給隊裡磨，給食堂一交。

依：多少個人一個食堂？

孫：一般來說，就是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咱們這個隊的食堂在九兒（註：尚在世）家裡。一個大隊有十個小隊，以小隊為單位。一個小隊兩百人，或者一百五、六十人。這糧食有人一磨，送到食堂，專門有幾個女社員做飯，有一個管灶火的。

我媽那時候給隊上做飯哩，剛開始都好，社員吃飽就走。還專門給小娃蒸上些白麵饃，泡上給娃吃，生活看上去還挺可以的。一下到了後半年以後，那個糧食就緊張了，五八年年底就緊張了。到了過了年，開了春，就緊張得很了。五九年、六零年就緊張得很了，吃食堂就可憐得很。這個磨麵的人就開始在麥子裡面摻水，人家隊裡給上一百斤，最後麵粉和麩子要交夠一百斤，他就摻點涼水，磨出來的麵送到食堂就濕度大。

依：他摻水是為了自己拿一點吧？

孫：那是當然的。往麥子裡加了水，多餘出來的份量，就能拿回去，偷著在家裡吃。因為那時人就吃不飽了。糧食交到食堂，管灶的人又缺斤少兩，自己又拿掉一些。做飯的人，剛開始還是純糧食的飯。最後就是蘿蔔一叉，麵一拌，就蒸菜饃，看著和以前純糧食的饃一樣大，但是人吃不飽了。層層剝皮，到社員嘴裡是越來越少。我都記得，那些管灶的女人把饃放在風箱上，拉風箱的趕快就把饃藏起來。等社員吃了飯，鍋盆一洗，這幾個人把這些饃一分，那時候也不管乾淨不乾淨，就藏在灰洞裡。這人就拿回去，娃上學回來要饃吃就給娃吃。娃一個勁兒要饃哩，總能哄個娃。就是磨麵人偷去的、管理員偷去的，做飯的人偷的都在社員的份量裡面，層層剝皮。

菜就是一大盆白蘿蔔，燒一勺子油，沒有半斤，潑進菜裡。管灶的人一把就抓給自己，帶油的菜就讓他給抓走了，再撒上些鹽，社員兩百個人吃去。熬的稀飯的苞穀珍都是帶皮的，下好多的蘿蔔，反正五八年後季，到六零年人的生活就艱苦得很。

這個村裡有個水溪爺提了一罐子湯，腳底下一絆，把飯給到了，就爬在地下喝，把老漢急的，幹的了還能拿起來，稀飯你不喝怎麼辦？你不喝，那些菜饃還要留給娃吃哩。

吃食堂人就這麼可憐，如果人要加班了，就說給勞動的人一碗湯麵。人多長時間都沒有見過面了，想著都香得很，我給我大（土語：父親）說：“我也加班去呀。”十歲的娃，推著一個小獨輪車，推了一小筐糞，又沒有吃飽飯，就餓得推不動，沒有推到地裡就倒了。

依：有沒有給你吃上麵？

孫：吃上了，一碗裡麵只有一條還是兩條麵，其它都是茄子和蘿蔔，就是一碗湯麵。天黑了加班，誰幹多幹少人也看不清，人家看娃參加了，就給了一碗湯。我大的麵還不捨得吃，端回來給我媽半碗，給我妹子碗，都讓喝上些。我的也端回來，給我媽和妹子分，沒有油沒有蔥花，就是放了些鹽。一碗飯裡兩條麵。

生產上不去，收的糧食少，食堂沒有辦法也解散了，大鍋飯也吃不成了，沒有糧食，就各自想辦法。以後，習仲勛把陝北開放了，就聽說陝北開放了，我們這邊的人就把自己織的土布，還有娃娃的銀鐲子、鏈子、耳環都拿到陝北去換糧食。

依：是自己去，還是隊裡去？

孫：自己去，人家隊裡不管。一家換一家自己的。

依：跑這麼遠也不合算，陝北到咱們這裡三百多里路呀？

孫：你不知道那個可憐。那的確是可憐得很，我媽織了些布，我父親拿上，去陝北換糧食，去背了三十斤苞穀回來，走了十幾天。

依：父親那時候多大歲數？

孫：不到五十歲，就是個四十七、八歲，全家的生活擔子他扛著哩。他就去

陝北換苞穀。

依：路上怎麼走？

孫：路上全憑走，都是步行到延安。 那陣自行車少得很，人拉炭都是走著去，百十里路來回都是步行。 步行到延安，人家山區的糧食可能寬展一些，就是問人家要個饃吃，人家還給哩。 我爸說半路上碰上個人，騎著自行車去換糧，讓人家把自行車和糧食都搶去了，然後人家用繩子把他吊在樹上。 晚上讓狼把下半身吃完了，等人看見，只留下頭和上身了，血淋淋的。 你看這個人可憐不？

為了三十斤苞穀，人來回走了十天路。 我媽說操心得很，有幾個村裡的男人一起去的。 有時候拿上個扁擔，防狼，還防人。 背回來三十斤苞穀，一家子幾口人要吃到麥收。 到二、三月沒有啥吃了，就是苜蓿，那是把人給救了。 我喝了菜湯，上著課就餓了，就盼望著放學，放學了，還得去拔苜蓿菜。 用什麼調苜蓿菜？就想著有些辣子水就好了，也沒有，調些鹽就行了。 頓頓吃的都是菜。

我們去上廁所，就說：“××× 家人家爸爸當隊長著哩，偷著吃隊裡的糧，人家拉的屎是黃的，咱拉的屎都是綠的。 都是綠湯湯。”上廁所的時候，娃娃比較屎的顏色。 我餓我不敢說，餓了也不敢說。 我妹子小，就哼唧著說：“媽，我要饃呀，媽，我要吃饃呀。”沒有辦法，我媽燒炕的時候，就燒上幾個蘿蔔，第二天刨出來，熟了也吃，不熟也吃，用手擦一下，一個人書包裡面一個蘿蔔，白蘿蔔。

二、三月吃苜蓿，後季裡是蘿蔔，全憑蘿蔔把人給救了。 然後到了六零年二、三月真是什麼都沒有了，人吃不飽沒有力氣，學生還要上山挖藥材，搞勤工儉學。 我說我餓的連撅頭都扛不動。 我有個同學是吃商品糧，原來吃二十八斤糧，後來吃十八斤，她說：“我給你把撅頭扛上。”我們就到底店坡那裡挖，搞勤工儉學。 老師也餓的不行了，就把操場開出來，種了些麥子，反正學生跑也跑不動，老師還想吃飽哩。

我們學校裡搞勤工儉學，養了一個母豬，沒有飼料給母豬吃，學生就去拔些草。 後來豬懷了豬娃了，有些同學家庭條件稍微好一點，可能是幹部，或者看場的人，偷偷拿些糧食，家裡就有麩皮拿來把豬餵飽。 最後豬下了一窩豬娃，第二天早晨，把豬餓的把一窩豬娃吃完了。

依：豬把小豬都吃掉了？

孫：豬把豬娃吃完了，你可想到啥程度了。 老師也餓得很，有時候就對學生說：“把你家的苞穀棒拿一個來。”我的同學就拿來一個，就不用上操了，兩個人在火爐子上燒苞穀，爆一粒老師吃，再爆一粒子學生吃。 老師還對我說：“你不給老師拿個紅薯？”我就回去給我媽說：“老師讓我給他拿一個紅薯。”我們家四個人才分了幾個，想給老師拿，還沒有什麼能拿。 有個老師叫齊轉霞，把學生背的饃偷吃了一個，最後人都說：“齊老師把學生的饃偷了。”

依：她是那個學校的老師？

孫：就是咱流曲小學。是個女老師，學校還開會批評了。是咋發現的？是有個學生上操的時候，回到教室拿什麼東西，給看見了。當然就反映給校長了，校長當然要批評了。

最後還讓我們學生支援農業，去外地幹活，我去食堂領口糧，把一家子的口糧都領完了，就是蘿蔔加麵做出來的饃，拿了一個半，是兩天的口糧。那個管灶的老漢給我用刀一切，那個鐵鏽紅紅的就在饃上，肮得很。我就把一家子的乾糧領完了，我大、我媽、我妹子就只能領上些稀飯喝。從流曲往東川走，到六隊去支援，哎喲，就覺得那個饃香得很，走著扣著，一時就把一個吃完了。吃完了還想吃，等走到六隊，把三個饃給吃完了。那個吃的慾望就不能控制。天黑了，就給隊裡割糜子割到半夜。

依：到第二天怎麼辦？

孫：第二天，人家食堂光給弄了些菜。就是蘿蔔菜。還有兩個娃也把饃吃完了，我餓得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我就去找老師，我說：“鄧老師，我把饃吃完了。”那兩個同學也說饃吃完了，就想著看老師能不能想些辦法。老師也沒有理，還說：“有些同學是故意的，饃吃完了，也不能回去。支援農業來了，還沒有幹活就要回去嗎？”有饃的同學，食堂給每個人端了半碗菜。我們沒有饃了，還被老師批評了，就頭低著站在一邊。做飯的人喊：“這幾個娃，過來，過來，吃些菜，吃些菜。”我們就吃了些蘿蔔菜。又割了半晚上糜子，站隊的時候，老師說：“雖然說，有些同學早早把饃吃完了，但是最後還是參加勞動，精神可嘉。”我走都走不回來了，天黑好不容易到家，一推門就說：“媽——！我餓得很，有飯沒有？”我媽說：“鍋裡還給你留了一碗菜湯。”我把菜湯從鍋裡端出來就哭，我給我媽說：“我今天一天都沒有吃飯……。”就哭得再啥都說不出來了。回來就喝了一碗湯，就可憐的。

以後我學也上不成了。我大說：“回來，再上學，把人都要餓死哩。”我媽是小腳，下不了地，我以後就不上學了。到了六零年二、三月，娃娃都不上學了，為什麼？背上的菜饃一天兩天就壞了，拉開絲了，純糧食的饃還能多放幾天。都不上了，就街道裡的娃上學。那簡直把人餓得沒有辦法。

如果咱陝西不是去陝北放糧，情況可能和甘肅都差不多，那陣子從甘肅來這邊要飯的人就多得很，有一個姑娘，他父母親就說：“你出去，你逃命去。”她們有些以後就回去了。每個地方都有甘肅來的人，不光是咱們這裡。

我媽還是個小腳，人家到地裡偷苜蓿，她半天還走不到地裡。人家偷著挖菜子根，她也想去。明天吃啥還不知道，就一把苞穀珍，五、六個人咋吃哩？一、二兩給誰吃。我媽說：“我挖，你拾。”半夜我們母女倆到地裡，滿地的人都不說話，不言而喻都挖哩，都手裡忙著。

那時候地裡打的不多，還要交公共糧，而且給人家蘇聯還外債。當官的還說大躍進，本來沒有打那麼多糧食，還說上了畝產一千斤了。把狗也打死往地

裡上肥料。

依：把狗打死上地是你看到的嗎？

孫：看到，村裡的狗都打完了。而且愛霞她媽養了一條狗，不捨得讓人打，就把狗鎖在房子裡，打狗的來說，問："你們的狗呢？"愛霞她媽說："狗沒有在屋裡，跑出去了。"可是狗聽著外面有生人，就"旺旺旺"的叫開了。哈哈。最後人家用個鉤子一下子就把狗給勾住了，就亂棍打死，上到地裡去了。不知道是生的還是熟的。

依：你說這是愛霞家的狗？

孫：就是傅愛霞，她的娘家和我們是一個生產隊，人家見狗就打，把狗上到地裡，地特別的肥。結果那個麥子長得黑稠黑稠的，都倒了，麥一倒就沒有產量了。說畝產一萬斤，一個勁兒吹噓哩，結果上面還要按吹噓下的要糧食，糧食都交了，農民能吃飽嗎？當然可憐的是社員。到了六零年就差得很了。

我們那時候都小，我就聽我媽說："不怕簸箕大的口，就怕杏葉大的手。"意思是大人哪怕吃菜，喝些稀湯，不下地勞動。就害怕小娃的小手，伸出手來說："媽，我要吃饃呀。"問大人要著吃，大人看著娃可憐，人沒有辦法。有些大人就煩躁的罵娃："不要給你吃才對，有點勁了你才叫得歡。"有時候，晚上幾個娃娃坐在炕上，這個說："媽，我餓得很。"那個說："媽，我要饃呀。"我有個同學，家裡娃多，坐了一炕，頭髮豎著，都哼哼著要饃哩。我的妹妹叫春燕，就在我媽面前哼哼，"媽，我餓得很。"我還想多個心眼在大人面前看看藏了些什麼沒有，我就說："媽，吃飽了睡覺，怕是舒服得很。"自己年紀大些，知道沒有吃的，比較懂事，不敢要，還害怕挨罵。就這麼說，把我餓得睡不著。我妹小，就哼哼："媽，餓的，餓的。"哭了有半個小時了，我媽站起來，從炕上面取下來一個紅薯，還是小曲我姐送回來的，一個人切上一小片，我媽說："趕緊吃，吃了睡去。"把那半個紅薯又藏起來。第二天，如果娃娃再哭再要，再給娃切上一片，就是個安慰。就說："就這一片了，不準要了，睡去。"那一個紅薯我們姊妹兩個吃了整十天。我媽還更捨不得吃，給娃存著。就到這個程度上。村裡娃娃成天就喊："毛主席像太陽，一天給咱吃二兩。"

苜蓿從二月吃到收麥，先把大麥割下來，不是大麥熟得早，隊裡分上些麥，磨上些麵，給一家分個兩斤、三斤，讓人吃些麥麵卷卷，吃上了收麥，人是跟上鏤鋤過個年。等麥子一收，人就不敢吃麵了，吃饃了，就天天喝稀的。六零年就到這個程度，一直把人餓得簡直沒辦法，走到地裡見到啥都吃，生菜、蘿蔔都吃。

那時候穿的就不要說了，一年每個人三尺布票，有些人還把布票給賣了，賣點錢還想給娃買些吃的。流曲九隊有一家子姊妹幾個，冬夏就根本不穿衣服。冬天就是一床薄被子蓋著，到中午太陽出來了，娃就像精蟲蟲一樣鑽出來了，曬一會太陽，等太陽沒有了，又鑽回去了，頭髮蓬得多高，她媽能給娃弄些菜吃就

是好的。姊妹幾個就沒有衣服穿，那個女子是大的，人就說：“女子大了，給娃穿上。”就給那個女子娃穿了一身衣服，那個男娃冬夏都是精屁股。鞋子就更談不上，那是個河南人，又不會紡線，又不會織布。那就是最可憐的一家。

我們家就我們姊妹兩個，還負擔輕些。吃野菜還能勉強吃飽。放了學，到生產隊的地裡拔一點苜蓿，第二天煮上，還有那一口菜吃。有的家娃多，還沒有人去拔菜，連菜都吃不上，就餓著。

依：那時候，咱們這裡有沒有餓得浮腫的人？

孫：有哩。都餓的走路都打浪（土語：搖晃）哩，人走到地裡，幹不動活，扶著鐝頭就坐下了。反正我出工了，沒有啥吃也是事實，不是我不想幹，是我幹不動。

依：你們村子裡有沒有餓死的人？

孫：有時候人死了，咱也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反正與餓有關係。人吃不上飯，有點病就抗不過去，那死了，人也不知道是咋死的。那陣死的都是老人，還有小娃，吃不上，人沒有抵抗力。青年人，飯量大還害怕。我們流曲大隊裡有一個人，隊長說：“你今天晚上給咱看場。看好。”把這個人給高興的，燒了些火，烤了七、八個苞穀棒子一吃，多長時間都沒有這麼好好吃過了。又燒了些茶一喝，一喝水給脹死了。

依：你記得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孫：他叫個啥名字？就是我們流曲大隊的人。叫個錢七吧，餓下的人一吃的多胃就受不了，撐得受不了。

依：這是哪一年？

孫：就是六零年，或者是六一年。

依：多大歲數？

孫：是個成年人，不是成年人人家不放心他看場，那是有責任的。我不知道他多大歲數。

依：你說他吃的是幹苞穀棒子？

孫：幹苞穀棒子，是生產隊的，人家是統一打，統一收，糧食不進私人家裡。糧食還沒有幹，就害怕人偷，還在場上放著呢，就需要人看守。他平時也吃不上飯，就用麥草燒苞穀棒子，吃了五、六個棒子，平時老吃那個菜湯湯，腸子都細了，沒有油了，再喝上水。乾糧一見水就多了，就把人給脹死了。

依：他死了，大家怎麼議論這個事情？

孫：當然議論很多，人就說：“看可憐的，吃了些苞穀棒子給撐死了。”一起好幾個人，他飯量大，吃得比較多，所以就把他撐死了。屋裡他媽哭，他媳婦哭，也沒有辦法，屋裡沒有吃的。能吃上一頓又把人給撐死了。

依：是流曲幾隊？

孫：九隊，流曲大隊九隊。咱那時候是娃，聽大人都說：“昨晚上把錢七撐

死了。”那是一個真事。

依：還有社員去偷苞穀、苜蓿，如果被抓住有沒有挨打的？

孫：打，咱們這裡還沒有發生打人的。 我們去偷苞穀棒，有些人會偷得很，腰裡能塞一、二十個，褲腿下面一紮，也能塞幾個，也沒有人嫌難看。 一走出玉米地，一個往一個後面躲，都不願意到人面前，身上看著就是鼓鼓囊囊的。 我是個娃，不會裝，一裝就溜下去了，就從褲腿裡出來了。 我就喊村裡的幾個姐姐。給我幫忙裝，我只能裝五個苞穀棒。 一走，還都給掉下去了，走不成路。 有個老婆子腰裡裝了幾個，人家隊長來搜來了，一下子都給溜下去了。 老婆子氣得掉眼淚。 小腳跑到地裡偷那些苞穀棒子不容易呀。 人就說：“不偷不逮，餓死活該。”你能偷上，用石頭窩子一搗，能喝上一頓稠飯。 你偷不上，就餓著去。

依：那被抓住怎麼辦？

孫：隊長看見了就喊叫：“你們把偷下的苞穀都掏了，自己掏，不要叫我搜了。”大家每個人都裝著哩，就一個往一個後面藏。 我讓那幾個姐姐把我的腰勒得緊緊的，看見隊長，把我嚇的。 隊長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說：“你們掏下些，掏下些。”人就掏出來幾個，扔在場上。 趕緊往家跑。 我走到後牆，趕緊把苞穀棒拿出來，有一天我拿得最多的一次，拿了十一個。 一邊腿裡四個，一邊三個，腰裡還有五、六個，一個袖子裡還有一個。 我們隔壁那個鳳雲她媽偷了半筐子，人家胖，腰裡塞了三層，一掏就是半筐。 我回去給我媽說：“人家鳳雲媽偷了一筐。”人家是大人，腰粗，我是娃，偷不多。 每次扳苞穀回來，偷了明顯得很，進去的時候瘦，出來了胖。 隊長就喊叫：“掏，往出掏。”

男人也有偷的辦法，碾場的時候，看沒有人看，就趕緊抓一把，裝進口袋。從地里拉麥子的人，把牛趕著，手裡揉著麥穗子，嘴一吹，裝進口袋裡。 割麥的男人，拿上個開水罐子，看沒有人看，把開水一倒，趕緊裝上上麥穗子。 等從地裡回來，水罐罐裡都是麥穗穗子。 每天每天拿一點，多少人能吃上些。

等麥子割罷了，隊長說：“今天拾麥去。”這個就不在糧食收成之內，就比較公道。 只要你手能動彈，家裡有兩個人，兩個人拾去，有六個人六個人拾去。反正拾多拾少就是個人的了。 地裡麥子一割，就能拾麥穗了，大人就給娃說：“不准睡覺，不准睡覺。”就把籠放在炕頭上，隊上一打鈴，就像打仗一樣翻起來，拿上籠就往地裡跑。 不顧一切。 大人就等著打鈴，還不敢讓工作組發現，不能說沒有收拾乾淨的地讓社員給拾了。 天不亮，工作組還沒有來，隊長喊：“拾麥哩——！”大人小娃就像箭一樣往地裡跑。 就聽婆娘喊叫娃哩。“××，日你媽，你就不動彈。”那個婆娘又喊叫：“××，你趕緊些。”去的遲了，人家都拾到地頭了，就沒有了。 手快的人，多拾些，手慢了，就少拿些。 每個人都是高興得很。 凱旋而歸。

說實話，在地裡拾下的麥子，和平時小偷小摸的麥子，比生產隊分下的口糧還多些。 有些隊一年分幾十斤麥，我們這個隊就是最好的，就是一百多斤，超過

一百五十斤了。周圍的隊都羨慕得很，說我們生產隊搞得好得很。有些隊只能分上三十斤糧，麥還沒有收完，已經吃完了。這怎麼辦？你再會過日子，再會計劃也沒有辦法。

吃的沒有吃的，穿沒有穿的。到地裡拾上一把花（棉花），拿回來，點上煤油燈，還叫喚："捻子捻的高了。"高了就費煤油，又擰下去一點。社員連灌兩毛錢的煤油都沒有。

等六二年分了自留地，人就把心血都用在自留地上，就全憑自留地，加上偷的拾的，就能對付到秋上收苞穀，苞穀麵饃、苞穀麵攪團、苞穀麵麵條，啥都是苞穀的。苞穀就吃到第二年收麥，只要有苞穀算是好的。總算是糧食。咱們這裡是產量地區，公共糧就特別重，產多產少，就非得把公共糧交夠。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到社員家裡搜糧食的？

孫：那人家不搜。因為是集體打下的糧，一個生產隊一年公共糧是多少，你必須給人家交夠，剩下的才能給社員分。六零年，打場的時候，就等不住曬乾，人家工作組就站在旁邊，這裡揚出來，馬上車就拉上走了，你根本就沒有分的餘地。就是幹部想給社員分些糧食也分不上。公共糧一拉，給隊裡的飼料一留，籽種一留，剩多剩少就是這麼多。就一點點了，有多少分多少。有時候就偷著分，碾出來一場，天黑了偷著分。不然，就要餓死了。幹部浮誇，社員跟上受可憐。

依：那時候農村也沒有報紙、電視，大家議論不議論糧食為什麼這麼緊張？

孫：當然議論哩，人家開會說是"三年自然災害"，一個說是給蘇聯還賬。說抗美援朝的時候，人家蘇聯給咱們支援了，現在咱們得還上。聽大人這麼說。

依：那咱們這裡有沒有什麼自然災害？

孫：咱這裡沒有。在學校裡老師說："現在全國六億五千萬人，一個人一天節約一兩糧，一天全國就節約幾千萬斤糧，就支援了國家了。"成天喊著讓人節約糧。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什麼代食品？

孫：就是野菜，紅薯葉子，紅薯葉子還算是好的，還吃不上。到最後豌豆藤、紅薯桿、玉米芯都粉碎，蒸成黑饃，吃著澀得很，人就咽不下去，把小娃吃得拉不出來。我們村裡兩個娃娃屁股撅起來，他婆（奶奶）給掏屎哩。沒有糧食，都是乾草嘛。

依：老奶奶叫什麼？娃娃叫什麼？

孫：那是我們隊的，我們都看見了。娃他爸叫個元元，老婆子不知道叫什麼，那個男娃叫個興運，那個女娃不知道叫個啥。女娃叫個菊香。

依：娃娃多大？

孫：就是個五、六歲，他媽死了，他奶奶管著娃，老婆子更沒有辦法了。想偷

還偷不上，那種饃吃起來一股泥味道。

有個人在煤灰裡面看見一個白菜根，走過去踢了一腳，轉過身來又撿起來吃上了。 我看再餓一兩年、人非餓死不可，那陣就沒有人生娃，人都吃不上，還生娃哩？能生下娃？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人出去要飯？

孫：有哩，都是在當地要飯，家裡情況不好的，把娃領上要，問題是要不上，誰都沒有。 增強跑到山裡去了，山裡的水不好，娃娃都成了羅圈腿了，就又回來了。 增強後來找不上媳婦，就是因為他走路一拐一拐的，幹活沒有力氣。

依：增強的父母帶了幾個娃娃去？

孫：帶了英娃、增強兩個，就是咱東川這個隊的。 就是成林他哥，飯糧大得很，他把他老婆和兩個娃都帶到山裡去了，住了一年多，結果娃走路拐起來了，山裡的水人一吃就手短指頭短，走路一拐一拐的，骨頭都變形了，就回來了。

那時候人早晚都在找糧食，走個親戚就得把自己的口糧拿上，去看誰，從食堂把口糧拿上，吃飯就自己吃自己的。 你爸還給我說，他餓得沒有辦法了，到地裡偷了兩個苞穀棒子一燒就吃上，吃得拉開稀了，拉得渾身都軟了。 那是沒有燒熟人就急得吃上了，還算沒有讓隊長逮住。

依：當時是不是徵收很厲害？

孫：五八年還可以，人還能吃上，後來都說是自然災害。 咱陝西還沒有看見啥災害，我看麥子長得還挺好的，糧食打的還不少。 但是那時候全國一盤棋，有沒有災害，沒有人知道。 有時候公路上大車來拉糧，社員的心情就不好得很，幹了一夏，家裡還沒有分下一點糧，場裡沒有糧了，人家還一個勁拉哩。 眼巴巴看著沒有辦法，人家就那樣的政策，反正打多少糧食先給人家拉。 特別是娃娃多的發愁得很。 也沒有辦法，還不能說我出門幹個啥，出點苦，掙上些糧食回來，人家還不讓你出門。 你幹一天，十分工，你餓你凍，你窮你餓，就得守在這裡。幹小生意，人家還說你是投機倒把，還批鬥哩。 人就出不了門。

八零年以後，土地分了以後，公共糧是自己交，但是人也勤快了，打的糧食也多了，人還剩下的多了。 現在都是天天吃開白麵饃了。

依：你過去和現在看這些問題有沒有區別？

孫：我個人的看法，人家主席那些想法都對著哩，剛開始建設新中國都好著哩，到了五八年主席的心有點急，一個說共產主義早實現，那時候群眾對主席都很信任，他倡導啥，人就跟上幹。 大家腳步很齊，互助組、初級社、人民公社，都擁護社會主義。 他的想法都對著呢，但是人不一樣，有些人勞動能吃飽，不勞動還能吃飽……那些年，咱農民就可憐的，熬煎得很，沒有辦法說。

十一、一位遠征軍的勞改營遭遇

受訪人: 廖沛林, 男, 89 歲, 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 因參加遠征軍抗日, 解放後被判為歷史反革命, 勞改 29 年。

時間: 2012 年 6 月 27 日、7 月 8 日。

錄音長度: 16 分鐘。

受訪形式: 電話、書信、書面材料補充。 廖興元先生整理材料, 給予大力幫助。

大饑荒餓亡人: 廖世桂, 女, 1 歲多, 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 餓亡。 為廖沛林的女兒。

廖叔武, 男, 50 多歲, 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 餓亡。 為廖沛林的父親。

×××, 女, , 50 多歲, 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 餓亡。 為廖沛林的母親。

老遠征軍抗日英雄, 左為廖沛林。

廖沛林的兩位姐姐, 姓名、年紀不詳, 餓亡。

廖沛林的兩位姐夫, 姓名、年齡不詳, 餓亡。

廖沛林妹妹, 22 歲, 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 餓亡。

廖忠, 男, 年齡不詳, 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廟子鄉人, 餓亡於勞改營。

劉匯清, 男, 城廂小學校長, 四川省經研縣人, 工傷死於勞改隊。

許立本, 男, 年齡不詳, 陝西人, 餓亡於勞改隊。

四川省大邑縣普陀庵周圍埋葬了一千多名因飢餓而亡的勞改人員, 沒有墓碑, 沒有墳塋, 沒有名字。 寫在這裡, 以此紀念。

依: 廖伯伯, 聽說你年輕時參加過遠征軍? 你那時候多大歲數? 是什麼樣的家境?

廖: 說起來話長。 我的祖上從湖廣移民來川, 開墾荒原, 獲得土地。 傳到我父親廖叔武這一代有薄田十二畝, 草房一棟。 我的父親和母親雞鳴既起, 省吃儉用, 後來又自購薄田幾畝, 並育有十二個孩子。 父親在村裡禮賢下士, 和藹可親, 主持正義, 頗得鄉民敬仰。 孩子們都叫他武叔。

我在男孩中排行第二, 兒時調皮貪玩, 四歲入私塾, 小學、初中、高中一路名列前茅, 書、畫、體育、文藝都很喜歡。 父親嘴上不多說, 心裡很高興, 視我為可造之才。 我當時年少志遠, 一心想考西南聯大, 以後去美國留學, 光宗耀祖, 改換門

庭。但是當我把自己的夢想告訴父親後，父親嘆氣說：“國家危亡，何談留學？”

抗日後期，我正在上高中。滇緬初戰，國軍失利，日軍攻入雲南邊境，中國西大門岌岌可危。蔣委員長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全川男女青年學生熱血沸騰，紛紛響應，報名參加遠征軍。我遵從父志，還不滿十八歲，便在井中校報名參加了遠征軍。那天，太陽火辣辣的照著，一千多師生集中在操場中間，井研父老鄉親，擠滿校園，參加歡送青年師生參軍大會。一百多熱血青年，戴著大紅花站在台上，威武雄壯，豪氣滿懷。站在隊伍最末尾的我是參軍青年中年齡最小，個頭最矮的一個。歡送會進入高潮時，口號聲、鞭炮聲、鑼鼓聲震天動地，一股股“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氛，

從縣到省，沿途受到熱血同胞的悲壯迎送。軍民都知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只能用血肉之軀，去抗擊日本鬼子的飛機坦克，在中國西大門鑄一道新的鋼鐵長城，保衛中國神經中樞，最後一搏，挽救中華。我被編入原張中兵軍長的七十一軍，遠征軍序列第三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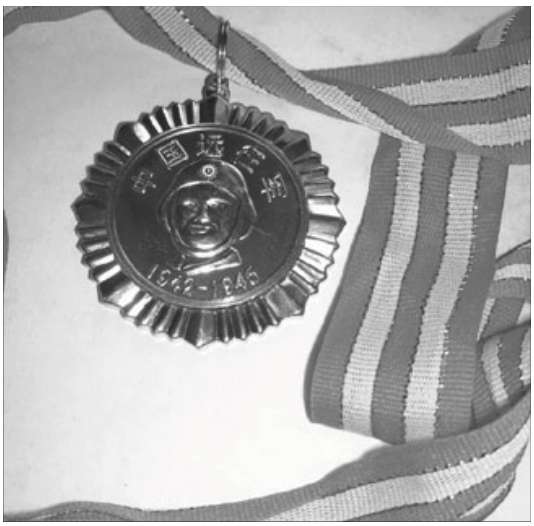
依：你在遠征軍中擔任什麼工作？有和日本鬼子面對面的打過仗嗎？

廖：我們到達印度的加爾各達，前半年時間為基本訓練。印度的夏天酷熱難熬，官兵無不曬得皮膚黝黑，堅硬，滴水不沾。摸、爬、滾、打，爬山、泅渡，露宿山林，特別是全副武裝，不帶乾糧，去印度野人山，訓練生存本領。猛獸、毒蛇、野果、樹皮，猶如棕熊，凡能咽下的動植物都吃。兩週訓練，官兵脫型，真變成了野人。

期滿分科。我被分到通訊連，專門進行收發報訓練。全軍訓練期滿，便奉命打回雲南，與日本鬼子決戰。我分到先頭部隊的團部通訊連，擔任收發報工作。

騰沖一戰最為慘烈，那是一個易守難攻的戰略要地。總攻那天，美、日飛機在空中激戰，雙方機群都如秋風落葉，飄然落地，一聲巨響，濃煙衝天。敵我陣地多被炸彈摧毀，唯城牆巋然獨存。正在激戰時，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猶如八級強烈地震，周圍地皮抖動，霎時城門洞開，我軍健兒蜂湧而入，與日寇進行肉搏戰。打掃戰場時，屍體遍地，好多兄弟嘴裡還銜著鬼子的耳朵。

“轟——！”的一聲，一顆日軍炸彈在我旁邊爆炸。我突然震昏，只感到電台嗶啦啦散了架。我清醒過來，覺得小腿上有小蟲搔動，伸手一摸，竟是鮮血。我把腿一伸，仍是自如。我知道並無大礙，摸出救急包，捆紮了傷口，一看電台，七零八落，撒了一地。正在此時，幾個鬼



廖沛林的紀念章。

子乘機向我衝來，拔槍還擊，打倒兩個，我右胳膊受傷，無力舉槍，只好左手射擊。後面鬼子仍向前撲，寡不敵人，我知道為國捐軀的時刻到了，準備好手雷，與鬼子同歸幹盡。 幸好團長警衛趕到，一排排衝鋒鎗子彈掃過去，我才脫離了危險。 團長說：“不要緊，只要人在就好！”

日本投降那一天，遠征軍將士與全國民眾，歡天喜地，晝夜不眠，三天三夜也安靜不下來。 最後清點，國軍將軍陣亡兩百多個，以下校、衛、士兵陣亡幾百萬，民眾犧牲更多。 多少青壯，為國捐軀。

1949 年，我奉父母之命回到家鄉，和青梅竹馬的吳長珠完婚。 三師抗日，功勞顯赫，對內戰卻不熱衷。1949 年底，奉命參加成都會戰。 共軍“繳槍不殺，優待俘虜”的政策，深入人心。 全師厭戰，繳械投誠。 當時一片混亂，官兵六神無主，紛紛逃匿，我也回到家鄉和新婚的妻子團聚。

不過，因為政治的原因，這段歷史被執政者篡改、扭曲、黑白顛倒了六十多年，現在才慢慢被人真相所知。 我現在被納入四川省遠征軍聯誼會，也給我頒發了紀念章。

依：後來就是因為你的遠征軍背景而給你判刑的嗎？判了多少年？

廖：五一年，新政權開展鎮壓反革命，特別是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官兵。 安寧的日子過了沒有幾天，工作隊下令，凡偽政人員限期到工作隊報到，然後，到縣裡自新訓練班學習。 自新班一下集中了七十多人，很多都是遠征軍、青年軍成員。 警衛荷槍實彈，不許外出，不許會客，不許交頭接耳。 領導宣布：“首惡必辦，協從不究，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 說實在話，我這個經過慘烈戰鬥的人，也感到恐懼不堪渾身哆嗦，更別說那些一般公職人員，誰知道自己是不是首惡，說不定哪天拉出去“必辦”，敲碎腦瓜，命歸黃泉。

大家都只有一條路可走，徹底坦白，爭取寬大處理。 自我交待後，又是面對面，背靠背，檢舉揭發他人。 大家竟相信了中共謊言，中了工作隊的計謀，只想自己脫身，哪顧他人安危？有些人不顧事實，栽贓潑汙，乃至造謠誣陷。 經過一番你死我活的撕咬後，一部分人被關進大牢。 我堅持事實求是，交待了電台問題，並把從部隊上背回來留做紀念的電台交給了工作隊。 我沒有進入大牢，回到家裡，長珠高興萬分，以為從此再不分離。 不久，農會通知我去鄉政府談話，我預感不妙，告訴長珠，此去凶多吉少，如一去不返，你趁早另嫁。 她一把抱住我，嚎啕大哭，摀住我嘴巴，不許亂說。

到了鄉辦公室，四個持槍民兵一湧而上，把我打翻在地，捆了我個蘇琴佩劍。我問：“為啥捆我？總有個道理。”工作隊長只說：“少囉唆，到縣裡你就知道了！”五十華里，比我從加爾各答到騰沖的千里路程還難走。 人被捆住，像根木頭，行走十分艱難，特別是捆住的雙手，漸漸紅腫，猶如千刀萬剮，揪心疼痛。 我請求民兵鬆鬆綁，反而招來幾腳狠踢，險些把我打翻在地。 到了縣公安局受審時才知道，我是被人檢舉，說我是國民黨留下的聯絡特務。 候審期間，我的妻子吳長珠

買來米和柴火，大著肚子跑五十里送來。

不久，公判大會在井中校大操場舉行，比幾年前歡送參軍大會人還多，口號也變了。出生入死抗日救國的青年軍、遠征軍，大多當了囚犯，得到最後“歡送”。公判大會宣布了好多個死刑，其中就有遠征軍、青年軍伍少懷、楊柳村。我被判處有期徒刑 13 年。心想，要知有今日，不如戰死在戰場。我本來是一樁冤案，但在這個黑白顛倒無法無天的時代，被它粘上了，保住一條命就是大幸了。我們這群被判有期徒刑的人，也和死刑犯一塊押赴刑場陪斬，殺雞給猴看。死刑犯除了遠征軍、青年軍，還有被判為歷史反革命的地方人士羅以宜、王爾康、宋孔珍、王方成等等十幾個。死刑犯五花大綁，左右兩隻手臂被兩個彪形大漢死死揪著，飛快拖入刑場。有的人一堆稀屎，有的人昂首挺胸，面不改色。伍少懷不僅不跪，還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真乃英雄。僅僅井研小縣，前後就有十幾個遠征軍、青年軍被殺害。

依：你被判刑以後，押送到哪裡服刑？

廖：沒等多久，各縣判刑犯人分批在樂山集中，井研第一批就是四、五十人，接連幾批。出發時要我挑上八十斤糧食，做為途中口糧。我從沒挑過長途擔子，開始覺得輕鬆，走幾里後，擔子越來越重，只好不斷換肩，越換越勤，沒多久，肩皮破裂，扁擔壓上，鑽心疼痛。再不敢在肩上換肩了，走幾步放下擔子，換肩再跑，跟上隊列。午後又餓又渴，腦袋昏沉，一放下擔子就爬不起來了。人說度日如年，我是度時如年啊！黃昏時節，終於熬到了土主場。次日擔子輕了一半，中午就到了徐家扁，住進抗日時的武大校舍。幾天後，全專區勞改犯步行幾百里，到簡陽修成渝鐵路。

到簡陽不久，父親寄來一信，“吾兒：你走後，長珠產下一女，取名世桂，望兒安心改造，早日回歸。”妻子長珠也附言：“夫：字少意深，激起煩愁，晝夜思念，總有盡頭。平安！”我當父親了，我多麼高興呀，想著無論如何都要活到見到孩子的一天。可是我的女兒世桂，我連面都沒見上，就離開這個世界了，這到下面再說。

依：講講你在勞改隊的衣、食、住、行，還有勞動，外面的人不瞭解勞改營的情況。

廖：毛澤東不是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中國是一個沒有法律的國家，判一個人死刑、一個人坐牢不需要如何法律手續。更不要說什麼開庭、審判、辯護等等。簡單得很。我就是因為響應過蔣委員長的號召，參加過遠征軍，為國抗日，卻被判為歷史反革命罪，一生完蛋。

進了勞改營就是下了人間地域，你從此就不是人，成了會幹活的牲畜。一隊隊衣衫襤褸，頭戴“犯”字小帽，身穿“勞改”囚衣的人，其慘景，比日本人抓去做苦役的中國人還慘，這是中國人對待自己的骨肉同胞呀！曉行夜宿，步行數日，一個個蓬頭垢面，骨瘦如柴，跛行千里，才到達修路段面，我們四個中隊住進賀家祠堂。管教人員住在樓上單間，勞改人員住在無門大廳，一律地鋪，晝不蔽日，夜不

擋風。每遇滂沱大雨，飛進串串雨鞭，大家只好後移，沒法子睡下，都坐著等待天亮。

為了讓我們早出工幹活，天不明就吃早餐，餐餐都是包穀、豌豆、紅苕，每逢吃大米就是“打牙祭”。我們從井研出發時，全是發的小洋瓷碗，其他縣全是發的大碗，我們兩碗不頂人家一碗。先乘好飯，卻不可以先吃，等隊長“噓——！”哨子一響，一起開動，狼吞虎咽，不管菜不菜，飯沒吃完，便往盛飯籮筐跑去，搶著填一碗半碗。吃得慢的，再無飯可添。有時有點水煮蘿蔔，有時只是大盆鹽水。有的人空碗回桌，唉聲嘆氣，只好暗下決心籌劃下頓如何搶飯。我們就像爭搶食物的豬狗。

天全部黑下來才收工，時有加班，全是超體力勞動，年老體衰人員，稍有閑待，輕則臭罵，重則毒打，什麼尊嚴、人格，真比牛馬不如。原井研有教育家之稱的，城廂小學校長劉匯清老人，被判為歷史反革命，為了不挨打罵，苦撐苦熬，面色枯槁。一天，可能因為爆破後岩石鬆動，坡上一塊巨石滾落下來，躲閃不及，一隻腿被壓在石頭下面，疼得喊都喊不出來，只冒冷汗。我小學是在城廂小學讀的，認得劉校長，趕忙奔了過去，掀開巨石，像背個稻草人，向醫務室跑去。只聽他喃喃囈語：“放下我……，我不……”越背人越往下溜，到醫務室放下便咽了氣。修建成渝鐵路，餓死、累死、病死、工傷死，幾年時間勞改隊死了很多人，哪有安葬，見坑就扔。

人吃不飽，沒有體力，勞動效率越來越低，進度越來越慢。管教領導為了他們的“政績”，又耍花招。大隊規定，每人每天的土方定額，超額獎飯，缺額扣飯。為了不挨餓，體力強的拚命幹活，老弱病殘更加挨餓，死的人越來越多，無處掩埋。

勞改隊員源源不斷地得到補充，修完鐵路，勞改隊更加“興旺”。戰事再緊也有休整間隙，勞改隊卻不能享受休整。路基修完，立即轉場。

依：轉到哪裡去？又讓你們幹什麼活？

廖：我們樂山勞改營改編為川南伐木支隊，開赴峨眉龍池、大為伐木。又是長途跋涉，全程步行，途中死人更為嚴重，往路旁小坑一扔，刨點土來一埋，有的甚至還有只腳露在外面，有的還沒有完全咽氣。人一走開，野狗成群結隊，刨開撕咬，不費吹灰之力。勞改人員的屍體成了這些動物的美餐。

在峨眉縣城補充了不少新勞改隊員，便往山上爬，目的地是海拔 4000 米的巨北峰，遠眺峨眉山金頂，竟在腳下閃閃發光。羊腸小道，越爬越窄，最後無路可走，還說沒到目的地，只好開避新道，繼續往上爬。山高入雲，猶似騰雲駕霧，腳下積雪溜滑，身後懸崖峭壁萬丈深淵，加上空氣稀薄，喘息困難，最後只好四肢爬行，像一群不長毛的類人猿。黎明上路，爬到山頂時，已近黃昏。

住地是以前戡測隊搭的臨時棚屋，山草屋頂，白夾竹牆，元木床鋪，地草蓬勃。真是房外大雨，屋內小雨，房外雨停，屋內照樣滴答下雨。地下週年潮濕，一腳下

去，沙沙作響。 棚屋年久失修，搖搖欲墜，完全像在野人山做生存訓練。 天哪！這哪是人能長住的地方啊！我們個個心想，這恐怕就是自己的墓地了。

收拾好住地，便開始伐木。 全是原始森林，千年古樹，不少地方，一根挨一根矗立地上，一般樹圍直徑都在一米以上。 樹形下粗上細，形似箭頭，名為鐵杉。木質又細、又硬、又沉，沒有樹杈痕跡，是軍工最佳用材。 斧砍不入，只能用特製鋼鋸。 兩人一天難得鋸倒一棵。 鋸倒一棵，又要鋸成兩三米長的元木。

空氣潮濕，遍坡遍地都是螞蟥，不知不覺便鑽進腿腳，待你發現，它已吸飽吃足，像個肉砣，粘在腿上，扯不出來，只能狠狠拍打，讓它鬆開口，但血流不止。 據說，螞蟥吸了多少血，要流多少血才會止住。 勞改人員吃的是豬狗食，哪有多少血嘛？

山上夏日冰雪不融，太陽沒有溫度。 冬天手腳皸裂，凍傷處化濃，疼癢難忍，全隊幾乎沒有一個健康的人，只有重傷輕傷之分。 夜裡更冷，什麼都穿在身上蓋在身上也睡不著覺，只好將元木放在屋中間，任其燃燒取暖。 浪費了不少優質木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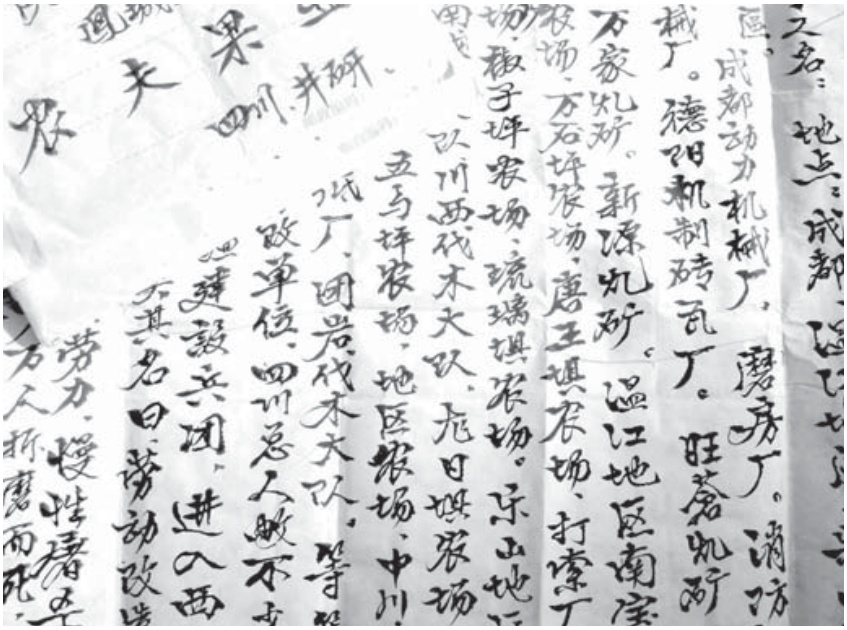
最難的是吃食。 隊裡把犯人分成組，輪流下山搬運生活資料，下山一天，上山一天。下山也不輕鬆，下午兩隻小腿腫脹，坐下來只能把兩腳抬高，讓血液迴流。 上山更苦，一等勞力也只能背四、五十斤，好些地方只能四肢爬行。 海拔越高，空氣越稀薄，加上負重，氣都喘不過來。 但人們都盼著下山搬運，因為可以重回人間，過兩天充足的呼吸空氣生活。 身上有點錢的人，還可以買點零食或抽支煙卷。

駐地空氣稀薄，煮不熟飯，水到七、八十度就開，包穀麵飯再煮也是夾生的，下麵成了糊鍋粑，上面仍是白生生的。 開始鬧肚子的人很多，少數人拉得脫了水，路都走不穩了，有的竟拉肚子死亡。 醫生建議在山腰煮飯，大隊政委呵斥說：“勞改隊不是休養所，死幾個人有啥奇怪的！”管教住在山下磚牆屋裡，一日三餐，吃、喝、玩、樂。 他們只是不時上山檢查檢查，打打人，罵罵娘而已，管你怎麼活，怎麼死！

依：你在山上能不能得到家里人的來信，知道他們的消息。

廖：信可以通，但得通過勞改幹部的檢查。

一次下山搬運貨物，我收到妻子長珠一封信，別提多高興了，勞改隊的家書可就不是萬金了，簡直是命。 拆開一看，卻讓人悲慟欲絕。 信中說，土改中，我家劃為地主，父母、妻子都是地主分子，全家掃地出門，無處安身，最後無奈棲身岩洞，傢具雜物作為浮財，全被分光。 在鬥爭會上父母、妻子都挨打、受辱。 女兒世桂咽不下草根樹皮，活活餓死。 父親彎腰駝背，可憐巴巴拄著一根破竹竿四處討飯，一次去姚春和麼老爺家，不敢走前門，繞路後門。 麼老爺慷慨解囊，送上兩升包穀。 年邁體弱的父親背也背不動，回家路中跌倒，灑落不少包穀，他一一撿起嚼食，終於雙腿蹣跚走回洞穴。 飢餓，加上悲憤，還有對我這個兒子的牽掛，讓老父



老遠征軍抗日英雄，左為廖沛林。

一病不起。死時，握著六歲弟弟的小手，流著眼淚，喃喃自語：“兒勒！我沒有把你餵大喲。”“喲”字沒能說出，只是從嘴形得知。老淚滿面，喉頭“呵！”的一聲便斷了氣，閉上了眼睛。母親和小弟、小妹頓時天塌地陷六神無主，只是大聲嚎哭。我以前為父親準備的棺材，早已被人抬走歸公。我是反革命，鄉鄰也不敢幫忙，害怕招來災禍。可憐長珠和母親兩個女人，用張涼蓆，裹上父親的屍體，草繩一捆，抬到洞外勉強入土。

後來，母親一看七大八小的兒女，傷心已極，只好將小妹送人，帶了小弟改嫁跟了單身老貧農，實在是再沒有其他路可走……。拿著信，我再看不下去，淚水蒙住了雙眼，再也看不下去一個字。我面對家鄉方向長跪哭訴：“天啊！蒼天！蒼天！你有沒有長眼？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這一家人？”我一拳擊在石頭上，將鮮血灑向天空，祭奠父親英靈！父親，你安息吧！這次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大打擊，我對父親生不能盡孝，死未能送終，終生遺恨，永世不忘。

在川西伐木大隊一千多名勞改人員掙了一億多的財富，可是是用一百多條生命換來的，在一次放漂中就有十六人被淹死。元木堆積如山，根本無法全部運走，隊部命令往岩下掀。木頭掀完了，下山檢查，全成了碎木材，兩年辛苦，以十多個人的生命，換得了滿坡爛木柴，勞改隊又命令我們轉場。先後在俄邊縣為伐木場、勞改隊挑運生活資料，在理縣伐木、修河、放漂，大邑縣勞改農場種地。最後到大邑新沿煤礦呆了下來。

依：在勞改隊平時就吃不飽，到了五八年以後的大饑荒，情況恐怕更是嚴峻，更是不堪，請說說勞改隊飢餓的情況。

廖：最初糧食分工種配給，四、五十斤不等，說起來不算少，但一年四季缺油無葷，又是乾重體力活的人，一天十二、三個小時超強度的幹，再吃多少也不覺得飽。

1955 年增產節約開始，勞改隊更是首先帶頭，糧食標準每個月三十斤一減再

減，減到十八斤，摻苞穀、蕎麥、紅薯、蘿蔔、瓜菜，乃至能吃的野菜，油脂缺乏，越吃越癆，人們開始面黃肌瘦而致浮腫，三腫三消後而喪身。 送去醫院的病人極少回還，坐以待斃。 指標銳減，體弱多病的犯人先浮腫，後枯瘦，天天都在死人。隊裡安排專班埋人，每天挨床清理，推一推搡一搡，不動彈的就抬出去。 有的還有一點微弱的呼吸，遲早要死，同樣像拖死豬那樣，拖出工棚，挖個坑就埋了，免得第二天再麻煩，根本沒有人想辦法搶救。 從近到遠，幾年埋了一大片，重疊掩埋的還不少。 人們的嗅覺習以為常，根本聞不到腐臭，早餓得成了行屍走肉了。

1959 年，我隊從打索廠農場，換工地到江鎮修河，途程六十華里，一群二百多名乞丐樣的隊伍，從高山上下來，一天可以到達目的地，可是兩天過去了，還有十七個人沒有到齊。 派人前去接，原來他們在途中走著走著，不時栽倒一個，再也爬不起來，已經到達西天了。 野狗、鳥雀、山鼠撕咬，有的人已經面目全非，誰也認不出來。 族人廖忠就在其中，眾人看見也只是流淚而已。 有的死者手拿飯碗，張開大口要吃。 名符其實的餓死鬼。

在修河工地上，沒有野菜，只靠供應標準，最高三十斤，最低十六斤，按勞改工種分配，體力強的人，付出大，入不敷出，倒下去。 體力弱的人，更經不住勞累，也倒下去。 一位陝西人許立本體格高大，每頓都吃不飽，活活餓死。 有兩個原是縣財政局局長、教育局局長，身體弱，勞力差，也無疾而終。 半年時間，我隊二百多人下山，只剩下一百五十多人，調去新原煤礦。 其中送去醫院三十多人，沒有一個人回來，在隊死者二十多名。 人們要活命，唯一途徑是偷盜老百姓的瓜菜、土豆、紅薯。 晚上出發，不論生熟，都吞下去保命，顧不上什麼。 不偷者只能等死而已。

新原煤礦有上萬勞改人員，還有一些幹部和家屬。 無論井下井上都是超強度勞動，人們每天都透支自己的體力。 我在井下吃盡勞動苦頭，全身赤裸，頭頂礦燈，長期不見天日，皮膚、頭髮、眉毛、鬍子漸漸變白，三十多歲的人說五十歲人也相信。 挖煤時，很多地方只能蹲下挖，乃至平平躺下身體挖，全身一絲不掛，只有一個煤筐爬到哪挪到哪。 堅硬的石塊常常戳破皮肉，血流不止，和煤灰匯在一起，變成了黑血。 完不成規定任務，輕是臭罵，重是皮鞭加身，真是牛馬不如。 推車時常常險象橫生，被車壓死，時有發生。 幾次礦井透水，瓦斯爆炸，死人更多。

依：你們勞改隊的醫院在哪裡？勞改隊的病人送去能得到治療嗎？

廖：溫江地區大邑縣西北部是邛萊山脈地段，崇山峻嶺，是天然的大監獄，也是慢性的大屠場，都具河農場所轄分廠、石頭坪、萬寶山、唐王壩、打索廠、琉璃壩等七個山區，還有兩個日產近千萬噸的萬家、新原煤礦，總共有五、六萬勞改人員。只有一所醫院，位於大邑縣北三十里外的普陀庵，醫療條件差，設備簡陋，醫藥缺乏，而且是勞改幹部和他們的家屬優先接待治療。 從各地送來的病人，並不給增加營養，百分之九十有來無回，人們把普陀庵當作天堂。 如果哪個人被送到普陀庵了，我們就說：“上天堂去嘍。”

飢寒交迫，勞改隊死亡人數增產了，1957 年開始，病人增加，到五九年、六零

年醫院大有人滿為患之勢，開始每天幾具屍體，逐漸增加到每天十四、五具屍體。原來醫院有兩個人負責掩埋屍體，現增加為四人，負責挖坑、背屍、掩埋，每具屍體有二兩米的獎勵。到了六零年，醫院更是“大增產”，來的病人多，地上的坑就更多，平均每天有十人以上。原來是一坑一人、兩人、三人，現在是十個、八個一堆，又增加人挖坑就是了。這悲慘的場面，是勞動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的結果。勞改人員的生命，不如草芥。

普陀庵醫院後山，新墳累累，總共有一千多人埋葬在普陀庵的周圍，沒有墓碑沒有牌子，也很少有家人前來憑弔。階級鬥爭的烙印，早已恩斷義絕，各自保身了。在那個年代尚且活著的勞改人員，仰天長嘯，只能聽天由命。

依：他們死了，有沒有通知家里人來見最後一面，或者來收屍？

廖：哎呀，哪裡通知嘛？有些人死了根本名字都不知道，扔在坑裡埋掉就不錯了。有些人死了，寫那個死亡報告的時候，醫生連病人的名字都不知道，笑話。我們不允許串隊，不允許傳播餓死人的消息。看到有人被拉出去埋葬，也不曉得叫什麼名字，從哪裡來的。

我每天都感覺很餓，時時刻刻都盼望著吃飯，人已經瘦成竹竿。老天有眼，有段時間是上山砍白夾竹，十多里路程，每人一天一百斤。我尚年輕，又經過戰爭訓練，砍一百斤不是那麼艱難，就是回程途中飢餓乏力頭昏眼花，感覺要摔倒。有一次，我看到一根山藥藤蔓，順藤摸瓜，竟然得到一根尺長山藥。我找來乾柴，細細燒烤，放入口中，味道鮮美。此後，我每天都挖，有時挖上十根八根，從那以後，我再不挨餓了，甚至還救濟體弱多病的難友。可以說是這種野山藥讓我渡過了饑荒，因為它澱粉質還是豐富的。

我的妻子長珠在我最潦倒最困難的時期，依然不離不棄，就是別人勸她改嫁她也不從。她逢年過節，都背些衣物、食品跋山涉水辛苦無比來看我，更增強了我生活的勇氣。沒有長珠，我早已長逝。人說孟姜女千里尋夫，我的妻子就是孟姜女。

依：四川是全國饑荒最嚴重的省分之一，你的家人情況怎麼樣？

廖：從 1957 年，一切供應施行計劃，各種票證上市，一切物質皆無。聽說成都市紅旗大商場擺了點東西，卻不是商品，而是非賣品，供大家參觀，讓大家知道我們國家什麼都有，形勢大好。五八年乃至六三年，一年比一年差，一日更比一日荒，人們在飢餓線上掙扎，要說有多少人熬不過來，那一家都有餓死的冤魂。

五九年、六零年，最慘的日子，農村各地都是一樣的，所謂一、二、三的標準，及其可惡的人鄉村幹部多吃多佔、弄虛做假、邀功領賞，不顧群眾的生死，這些傢伙最可惡，喪盡天良。

雖然改嫁給一個貧農，但由於缺少吃穿，長期飢餓體弱，我的母親在六二年也駕鶴西天，我難過呀，先是沒有了父親，又沒有為母親送終盡孝。我的兩個姐

姐、兩個姐夫和二十二歲的小妹，都是飢餓而死。 井研縣是個小縣，人口稠密，無礦產，丘陵地帶，靠天吃飯。 遭如此劫難，無法維持生計。 田間地邊，能吃的野草、樹皮、觀音土、棉花籽、芭蕉頭，能咽下肚的東西見到就吃，顧不上冷熱生熟，只為能活下去。 據說死了十多萬人，家家戶戶都有餓死的人。 當我 1980 年回家時，尋訪一些親屬，他們都在六零年餓死了。

在江鎮修河出差買竹子，一個隊長帶隊，我們五人到了一戶瓦房，空空的大房子裡只剩下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婦，她家八口，三個兒子兩個媳婦一個孫子。 他的丈夫因為偷了生產隊一斤多苞穀，被查出，工作隊抓去鬥爭，吊打致死。 兒子媳婦各自逃生，聽說他們日子也是難過，留下這位老婦，奄奄一息。 我們買了四十斤米，還有蓮花白菜，在她鍋裡做飯。 她很高興，和我們的心情一樣，只要能充飢就好。 老媽媽已經出嫁的女兒回來了，從懷裡掏出四個雞蛋大的洋芋，對媽媽說：“媽媽，女兒來看你，沒有什麼給你老人家，只有不顧生死，在地裡偷偷刨了四個洋芋，給你帶來吃。”當媽媽的頓時眼淚長淌，媽媽哭著說：“女兒呀，今後千萬不能危險做事，那些狗幹部知道了，你可就遭殃了。 媽媽五六十歲了，餓死無所謂，你還年輕呀。”看他們母女如此悲傷，我們幾個看著心都碎了，這是什麼世道呀！

飯菜熟了，先剩了一碗給老媽媽和女兒，對她們說：“吃呀，吃呀，這麼多，吃不完，和我們一起吃吧。”菜是白開水煮的，只放了一點鹽，但比野菜好吃得多。這個老媽媽和女兒含著眼淚吃了一頓飽飯，對我們感激不盡。

1959 年，我被調新原煤礦，在太平鄉龍窩子佛祖坪山上伐木，這山莊原來有四十多戶人家，二百多口居民。 可如今十戶九空，一棟棟木質結構的樓房，傢具什物、碗筷缸罐俱在，可是沒人了，一個生產隊只剩下十八人，五隻羊，在垂死掙扎。新墳堆堆，淒慘萬般。 這條溝七、八里長，生活來源一般來自自給，一半購買，而今什麼也買不到了。 山上能吃的野菜野果都吃光了。 部分人逃出去，無法生存，又回來活活餓死。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當時四川農村的普遍情況，全省餓死至少一千萬人。

依：你先後勞改多少年？那一年回到老家井研？

廖：九死一生，大饑荒中沒有把我餓死。 我是被改造的典型，曾兩次減刑，可是我刑滿後，仍不許回家，說我有頂反革命帽子還在，還要隨隊改造，叫“二勞改”，真是氣煞人也！

難怪中國人說，中共從來沒有法律，黨就是法就是天。 但再不像服刑期管理嚴厲，每月有點工資，有探親假，可以遷來家屬戶口。 不久，我把長殊戶口遷入新原煤礦，次年產下男孩，三年後又有了女孩。 文革暴發，造反派說我妻長珠是地主分子，遣送回井研鄉下的家。 到了八零年，鄧小平吹掉五類分子帽子後，我強烈要求回家，最後給了我一百二十元安家費，我才回到離別三十個春秋的故鄉。

1951 年，含冤入獄，被勞役二十九年，一世人生就這樣悲慘而過。

依：謝謝你，廖伯伯，我會好好整理你的談話。 因為這不僅僅是你個人的遭

遇，而是幾十萬遠征軍的縮影，成千上萬的勞改營中勞改犯的血淚故事。

十二、大饑荒——解放軍總後感覺不出來

受訪人：董維德，男，59 歲，現居住美國麻州，為電腦工程師。1958 年到 1962 年期間，跟隨父母居住在北京總後部隊大院。

時間：2012 年 11 月 22 日。

採訪地點：美國麻州歐文鎮董維德家。

前記：1958—1962 年的中國大饑荒，是一場“有選擇性”的饑荒，有“選擇性”的讓一部分人餓死。如毛澤東所說的：“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所說的：“讓農民吃飽了，那解放軍吃什麼？大學生吃什麼？工人吃什麼？”如李先念所說的：“先下手為強，不能等農民把糧食吃完了。”如鄧小平所說的：“看來，要死人就是四川了。把人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國際影響不好。”因此，國家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就保證了軍隊、幹部、城市居民的口糧，也逼迫數千萬種地的農民活活因饑而死。這次大饑荒誰死誰活就看一個人生活在什麼地方？是什麼樣的階層？

為了和那些吃柴咬草、被餓死在廣大農村的農民、那些被餓死的農民孩子做一個比較。我採訪了一個大饑荒時期生活在北京某部隊大院的高級軍隊幹部子弟。

依：董先生，你好，請告訴我五八年、六零年的時候，你多大歲數？

董：五八年，我是六歲左右，六零年就是八歲了。

國家主席劉少奇說：“農民吃飽了，解放軍、工人、大學生吃什麼？”

依：那個階段，你居住在什麼地方？你的父親的單位在哪裡？

董：我家是在 1959 年從黑龍江的牡丹江跟隨部隊轉移搬遷到北京的。是五九年的冬天，我記得很清楚。全家搬到總後勤部大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大院，住得是那種日本平房。

依：那個時期，國內吃糧已經比較緊張了。你們吃糧去到糧店裡面買？還是在部

隊裡面買?

董: 我們在軍隊內部的商店, 購買糧食和食品。

依: 在你的記憶裡, 你的父母的定量是多少? 你的定量是多少?

董: 多少定量我記得不是很清楚, 因為是小孩, 不操柴米油鹽的心。 但是在我的記憶裡面, 從來沒有吃飯吃糧緊張的時候。

依: 你父親一個月是多少定量?

董: 那我不記得, 差不多就是個三十斤, 後來就是個三十斤。 沒有人關心這個問題。

依: 吃油一個月一個人有多少?

董: 油是一斤還是一斤半, 我記得不是很清楚。

依: 在你的記憶裡, 有沒有因為糧食緊張, 給你們供應的雜糧多一點, 白麵少一點?

董: 我記得有吃窩窩頭的時候, 我不愛吃窩窩頭。 我寧願吃饅頭, 因為窩窩頭屬於粗糧。 我不愛吃, 但是很少。

依: 在五九年到六二年, 你們家一般每天吃什麼東西?

董: 主食就是饅頭、米飯、麵條, 菜就是豬肉、菜、豆腐、白菜、魚、蘿蔔,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依: 肉能天天吃到嗎?

董: 肉, 我們想吃就有。 去食堂打飯, 有好幾個菜, 自己挑。 素菜肉菜都有。 有麵票, 還有米票, 我愛吃米, 米供應的少一些, 自己的吃完了, 有時候還借別人的米票吃。

我媽媽週末還有時候賣一隻烤鴨回來, 讓全家人改善伙食。

依: 你家當時家裡有豬肉、白糖這些東西嗎?

董: 這都有, 這些東西都有。 我不記得我想吃白糖家裡沒有。

依: 牛奶雞蛋有沒有?

董: 牛奶沒有, 雞蛋倒有。 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媽媽吵架, 媽媽為了安慰我, 就說: "那你吃點心吧。 吃去吧。" 我有這麼個記憶。

依: 那時候, 你一天的飯量是多少?

董: 那可多了, 我一天得吃一斤多。 早晨吃的少, 一碗稀飯, 一個饅頭, 中午兩、三個饅頭, 或者四兩米飯, 晚上三兩, 一天就是一個一斤多。

依: 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八、九歲的孩子, 一個月需要三十斤的糧食量。 你記得你的父親一個月是多少?

董: 好像和我差不多, 我是半大小子, 和大人飯量差不多。 反正糧票不缺, 一大堆, 我們也是有糧票的, 我記得家裡剩下一大堆, 就給我們的保姆。 因為保姆向我們借糧票, 借了以後她又還不上。 你知道, 保姆的背景都是比較貧寒的, 從外地來, 找個工作, 掙一點錢, 人家管吃管住。 我記得很清楚, 我父親說: "去給那

個保姆說，她借我們的二十斤糧票不要了，就算給她了。”我去給她說的。 當然，她也就不用還了。

依：在這個期間你有沒有覺得家裡糧食緊張，覺得肚子餓，找東西吃？

董：沒有，從來沒有，從來沒有。

依：你們大院的孩子有沒有餓這個問題，問你要饅頭吃什麼的？

董：沒有，從來沒有。

依：就是你個人和家庭是沒有什麼饑荒的？

董：沒有，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說現在需要節食了，糧食緊張了，沒有這個概念，我們一切都正常。

依：當時你的父母親有沒有談論過市面上糧食緊張，有人吃不上飯？

董：沒有，他們沒有說過。 我的記憶是看見我們食堂有幾輛軍用卡車拉回來幾十隻黃羊。 我們小孩子就很好奇，就跑去看，就說：“這是怎麼回事情？”人家說這是從部隊的農場打回來的黃羊。 剝了皮給大家吃肉。 這是我唯一記得與糧食緊張的事情。

依：當時大人有沒有議論過為什麼去打這個黃羊？

董：沒有，沒有，我沒有聽我的父母，或者任何人議論過這個題目。 我還是個小孩，我沒有聽說過什麼議論。 從來沒有聽說過。

依：你吃過這個黃羊嗎？

董：沒有，沒有吃過。 這些幹部都不吃，也可能給戰士吃了。

依：你在北京的時候，有沒有看見有人乞討？

董：我記得我家那時候僱了一個保姆，那個保姆有一天，在我父母出門不在家的時候，帶上我的弟弟去部隊商店的垃圾堆上撿菜葉子，就是人家不要的，她揀稍微好一點的出來，裝在袋子裡。 我父母回來了，還有我一起路過，就看見了。 他們非常不高興，等那個保姆回來就說了她一頓。

依：那個菜葉子是給你們家的人吃，？還是給她自己家的人吃？

董：我父母有工資，有供應，我們家不會吃那些東西的。 我估計她可能給她們家拿回去吃。 她是和我們一家吃，她自己沒有吃這個菜葉子的必要。 她給我們做了飯，就給自己留出來一點，自己吃。 我想她這樣做，是為了她其它的親戚。 我猜想是這樣。

依：你的父母親看到那個保姆撿菜葉子，回來有沒有說什麼？

董：他們主要是嫌她不衛生，不乾淨。 因為總後大院搞醫生、醫院的很多，我的父母也是搞醫學方面的，他們認為撿菜葉子不乾淨。

依：你知道不知道當時有個“低標準，瓜菜代”這個口號？

董：沒有，我們家沒有。

依：你知道不知道北京當時有人在做代食品？

董: 不知道。 我知道, 那時候, 人家說毛澤東帶頭減少了自己的工資, 從五百多減少到四百零四塊。 我父親的工資也減少了, 我聽他抱怨過。 他的工資從兩百元減少到一百五十左右。 這可能是與那個時期唯一有關係的事情。 一百五十和二百有什麼區別? 那時候五十塊錢是很多錢呀。

當時一斤麵粉也就是一毛多錢, 反正對我們家來說, 吃不是個問題。 對那個院子裡的人都不是問題, 因為沒有任何人要飯, 沒有任何人討論這個問題。

依: 你這樣的小孩, 有沒有去找過野菜, 偷人家的胡蘿蔔什麼的?

董: 沒有, 沒有, 我們那裡沒有胡蘿蔔可拔。 我們裡面也沒有野菜可挖, 都是水泥地, 園林化, 有花園、果樹。 沒有什麼農作物。

我從來沒有偷吃過什麼。 吃, 對我從來不是一個想吃, 而吃不上的事情。 小時候的記憶裡, 沒有對吃的深刻記憶。

依: 你父親當時在總後的職位是什麼?

董: 那個時候就是個副處長, 一般的軍官。

依: 你們一起玩的夥伴, 有沒有任何何小孩說吃不飽, 問別人要東西吃?

董: 沒有, 絕對沒有。

依: 你們的學校是和市民在一起, 還是有自己的學校?

董: 自己的學校。

依: 叫什麼學校?

董: 叫群英小學。

依: 都是些什麼學生?

董: 基本都是部隊大院的子弟。 也可能有一些地方上的子弟摻在一起上學, 但是我所知道的同學全都是部隊大院的小孩。

依: 你那時除了主食以外, 能不能吃到點心、糖果、水果這些東西?

董: 糖果、點心、水果, 我不記得我吃過很多, 因為, 我不太喜歡吃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我想吃, 也還是有的。 我不記得我想吃什麼, 家裡卻沒有。

依: 你們吃這些東西, 是到外面的商店買? 還是自己的商店買?

董: 我們自己的商店, 部隊商店都有。

依: 你的父親母親的家鄉親戚有沒有求助過你們?

董: 好像也沒有。 如果他們有求助, 我會知道的。 我只記得我安徽的我媽媽的姐姐的孩子, 就是我表姐到過我們家, 她叫翠萍, 來給我們做飯收拾家。 那是六二年、六三年。

我父親的老家在河北的石家莊, 那個地方好像沒有吃糧緊張的問題。 我父親和他們來往比較頻繁, 如果他們餓, 他們肯定會來我們家的。

依: 你在北京的時候, 如果去參觀、郊遊, 有沒有看到有乞討的人?

董: 沒有, 如果我們去也是去條件比較好的農場。 不會到很亂、很雜的地方去。 因為我們那裡幾乎就是一個特區, 一個特權中的一個地方。

毛皇帝說吃稀，下面就不給農民飯吃。（網絡圖片）

依：你們大院，包括部隊上的人、家屬、孩子有多少人？

董：那可多了，有個三、五萬都可能。 那個院子有幾個平方里那麼大。 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 它是三大部的其中之一，就是海軍大院、空軍大院、總後勤部，還有二炮、裝甲兵都是各個大院。 海淀區是一個大院連著一個大院，整個就是一大片，從軍事博物館到公主墳，這幾十里都是部隊區。 是很大的。

依：就是說你從來沒有聽聞過有人吃不飽，更不要說餓死人這樣的話？

董：沒有聽說過。 我們班的同學沒有人說過，我們家沒有說過，我們周圍沒有人說過，我們大院裡沒有。 我沒有看見過任何飢餓的痕跡，糧食緊張的痕跡。

依：在你成長過程中，“三年自然災害”一直是一個書面上、媒體上、口頭上的說法，你有沒有懷疑過、思考過這個問題？

董：沒有，那時候年紀很小，不可能知道這個事情。 第一，自己沒有什麼經歷。第二，大人不談。 第三，學校老師、同學都不談這個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是一點都不知道這個問題。

依：你和你的父母親有沒有談論過這個話題？

董：沒有，大人不和小孩談政治問題。

依：他們是不知道、不懂，還是不願意說？

董：他們沒有感覺到，因為軍隊的待遇絕對是最好的。 我的父親、母親從來沒有談論過這個話題。

依：你個人是什麼時候知道中國曾經發生過這樣規模巨大的饑荒？

董：哎呀，這是上大學以後了，但也僅僅是共產黨書本上宣傳的那些東西，自然災害呀，蘇聯逼債呀什麼的。 我聽來就像過去的一系列運動，什麼反右、什麼文革，都是過去的事情，和我們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依：你上大學的時候，會有農村的子弟，他們中間有沒有任何人提起來這個事情？

董：沒有，沒有。 那時候是七八年，已經過去十幾年了，沒有人提起來。

依：作為一個在中國比較上層的家庭長大的人，不知道什麼叫飢餓的人，每頓

都能吃飽，吃到白麵白米，當你知道大饑荒是一個事實，在中國餓死了幾千萬種糧食的農民的時候，你的感覺是什麼？

董：我相信這是一個事實，也可以想像當時農村的情況，而且我感到義憤填膺，感到震撼，這是我的感覺。 這是共產黨為了保護包括我們家這樣的、自己權力機構中心的部隊，所謂專政力量，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他們，給他們最好的生活物質。 但是廣大的農民就死如草芥。

後記：11 月 22 日董維德接受採訪後，晚上給遠在國內的部隊離休幹部、八十六歲父親董 ×× 打電話，問他有沒有吃過黃羊，他回答吃過。 董維德又問：“你知道不知道那個時期有人挨餓？”還沒有說有人餓死。 這位幹革命一輩子，享受了豐厚離休金和全部醫保的老人頗為不悅地說：“我不願意談這個問題。”就扔下電話。

據我調查，目前部隊離休幹部的月薪在 6,000 ~ 10,000 元之間，並同時享受住房、醫療、交通、旅遊等優厚待遇。 廣大的農村老人卻只能領取到每月 60 元的政府老年補貼，他們青、壯年的幾十年都是人民公社的工分制，終年勞動卻少吃缺穿，不可能有任何積蓄。 前者“打天下、坐天下” “勞苦功高”，拿得心安理得。後者命如草芥地位卑微，接受得感激涕零。今天的中國，一個中共高幹享受的待遇是一位普通老農的 100 倍~ 170 倍。

漫漫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長長五十多個春秋來回……

幸存者黃富貴老人說：“我一直害頭疼病，不得好。”

幸存者李蘭老人說：“我到現在都睡不著覺。”

幸存者苟應倉老人說：“我的腿疼得什麼都不能做。”

幸存者安歲女老人說：“我的腰疼了一輩子。”

幸存者黃金蓮老人說：“我想姐姐想得天天哭、天天哭 .....”

不禁要問：什麼時候，有人對大饑荒餓亡者謝罪？

不禁要問：什麼時候，有人對大饑荒倖存者進行精神和經濟上的賠償？

不禁要問：什麼時候，有人對我們大饑荒後人說出真相，對中國和世界說出真相！？

附錄一：毛澤東在大饑荒時期的部分語錄

1、1959 年 1 月 28 日:“中國地大物博, 只有那麼一點田, 但是人口多。 沒有飯吃怎麼辦? 無非少吃一點。”“吃那麼多把肚子脹那麼大幹啥, 像漫畫上外國資本家那樣。”

2、1953 年 10 月, 中共中央指示外貿部: 糧食、大豆、植物油等, “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 以供出口。”。 次年 7 月, 又一道命令: “有些商品如肉類, 應該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 保證出口。 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種小土產, 應盡先出口, 多餘的再供國內市場銷售。”

3、關於農民交糧, 1959 年 8 月 19 日, 毛親自對省委書記下令說: “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 “調東西調不出來要強迫命令。”

4、同上: “生產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 深藏密窖, 站崗放哨”, 農民 “白天吃蘿蔔纓, 晚上吃大米”。“瞞產私分, 名譽很壞, 共產主義風格哪裡去了! 農民還是農民, 農民只有如此。”

5、1958 年 4 月上旬, 毛召集各省談水利工程, 表揚了兩個省: 吳芝圃的河南和曾希聖的安徽。 毛說: “吳芝圃講搞三百億方, 我看得死三萬人; 曾希聖講搞兩百億方, 我看得死兩萬人”。 甘肅省副省長等幹部把這樣搞水利叫作 “秦始皇磨民”, “是人命換來的”, 這批幹部被打成 “右派反黨集團”。

6、1958 年, 毛語錄: “不休息, 這是共產主義精神。”

7、1958 年, 對城市指示: “生產第一, 生活第二。”

8、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毛講話: 死人是 “白喜事”, “是喜事, 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 如果孔夫子還在, 也在懷仁堂開會, 他二千多歲了, 就很不妙。 講辯證法, 又不贊成死亡, 是形而上學。”“〔莊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確的”, “人死應開慶祝會”、“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

9、1958 年 12 月 9 日, 八屆六中全會毛講話: “人要不滅亡那要不得了, 滅亡有好處, 可以作肥料。”

10、1958 年 11 月 21 日, 毛對中共高層講話: 除了 “大辦水利以外, 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 鋼鐵, 銅, 鋁, 煤炭, 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 需要人很多, 這樣一來, 我看搞起來, 中

偉大領袖說: “死了人好, 能做肥料。”

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11、1959 年 6 月 24 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雖然毛的家鄉享受優待，但鄉親仍反映吃不飽，毛把臉一沉對他說：“現在還有三四兩（註：老秤 16 兩為一斤，3、4 兩等於今天 2 兩），總比過去吃百家飯（指乞討）好吧？”

附錄二：大躍進時期的口號、大饑荒時期的順口溜

大越進時期的口號：

一：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二：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

三：土地潛力無窮盡，畝產多少在人為。

四：三年超英，五年趕美。

五：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六：與火箭爭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七：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八：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

九：人可以讓地球服，海洋降，強迫宇宙吐寶藏。

十：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十一：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

十二：先國家，後集體。 先徵購，後口糧。

十三：就地收割，就地徵購，就地入庫，就地封倉。

十四：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

十五：汗可淌，血可流，不奪全省第一誓不休。（安徽鳳陽）

十六：以少活十年的精神苦戰五年。（淮陽）

十七：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大辦學校，大掃文盲，大搞衛生，大搞科學……

十八：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

大饑荒時期的順口溜：

幹部吃胖了，社員餓腫了。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的啃磚頭。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寧可人民吃青草，不讓先進紅旗倒。

毛主席萬歲，喝糊糊排隊。

不嫁工，不嫁農，嫁個炊事員為吃飯。

十個社員九個偷，誰要不偷餓死誰。

先餓死牲口後餓死人，剩下幹部一大群。

閑時吃稀，忙時吃乾，平時半稀半幹。

人吃豬糧，豬吃牛糧，牛在大樹下面乘風涼!

辛辛苦苦幹一年，最後落了個倒找錢。

勤儉建國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

冬天吃芋頭，夏天吃南瓜，省幾個錢給幹部花。

郭沫若、周揚等留下“千古絕句”。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說假話。

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社員填滿坑。

今反右，明反左，反的社員吃人肉。

死也不回家，回家也是死。

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

口號滿天響，制度貼滿牆，只好喝清湯。

雞不叫，狗不叫，婦女不生娃。

娃啊娃啊快點長，長大當個司務長。 又喝辣，又吃香，吃飽了還能往口袋裡裝。

共產黨的政策條條好，十條有十一條辦不到。

三腫三消，鋤頭鐵鍬。（意思是人三腫三消後，就要用鋤頭鐵鍬挖）

毛主席像太陽，一天給咱吃二兩。

附錄三: 甘肅大饑荒調查實錄

道 1957 年的反右運動，知道十年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被迫害、死去。 但對於 1958 年到 1962 年數千萬農民在沒有戰爭、沒有災荒的年代活活餓死，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今天仍然鮮為人知，特別是年輕的一代。 有些人問：”既然餓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沒有南京大屠殺那樣的萬人坑？”“為什麼我沒有看到證據？”甚至有人說“是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汙衊。”“是海外反華勢力捏造出來的謠傳。”

漫長半個世紀過去了，大饑荒死亡者的冤魂還沒有得到慰藉，倖存者的心靈還沒有得到安撫。 沒有人認罪，沒有紀念碑，沒有紀念館……沒有官方認可的真相揭露。 筆者用兩年時間走訪當年饑荒最嚴重的省分之一，餓死 130 萬人口的甘肅省，尋找大饑荒倖存者，

採訪調研，記錄第一手的口述見證。

酒泉夾邊溝：右派死亡集中營

夾邊溝，地處甘肅酒泉地區的沙漠荒灘之中。1957 年反右運動將甘肅省的三千多名右派分子（多是大學教授、報社編輯、中學教師、作家、畫家等），遣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他們住著地窩子，喝著糊糊飯，在寒冷、勞累、絕望和飢餓之中，有兩千多名右派餓死。 其中包括中共高幹傅作義的弟弟，從美國歸國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先生。

在天水市，筆者有幸採訪到三位夾邊溝倖存者，其中之一是九十高齡的李景沆先生，他是天水一中的老師，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終身侍奉上帝。 他是天水一中六位去夾邊溝的老師中，唯一活著回來的人。 著有《蒙恩歷程》一書。

“我被打成右派後，1960 年冬天，在酒泉的夾邊溝。 那時已經餓死了一千多名右派，但是上面還指示，讓我們轉去高台明水河農場搞春播大戰。 一無土地，二無水源，三無工具，四無籽種，五無住處，這不是讓這些知識份子白白去送死嗎？不是集體的屠殺嗎？”

兩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河，一天只有四兩的糊糊湯可喝，他們找草籽找蜥蜴，吃一切能吃不能吃的東西，最後連大小便都走不動到外面解決，只能拉在自己冷凍的床鋪上。

三千名右派，最後餓死得只剩下四百多名。 因為有時一天就是四、五十個，來不及埋葬，只有拖出去扔在戈壁灘上，讓狼吃掉啃掉。 有一個鄧立之醫生的屍體被飢餓的右派刮去了屁股上的肉而食。

七十七歲的蒲一葉，當年是天水市團委“黃蜂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因為年輕氣盛，給市委領導貼了一張大字報，被打成右派送到夾邊溝。 他回憶道：“睡在我旁邊的姓何，我叫他小何。 上海人，大家叫他小上海，他餓的成天呻吟著‘媽媽！媽媽！’我勸說‘你不要叫了，你媽媽在哪裡呀？’他就哭開了，可憐得很，才二十出頭嘛。 可是到了第二天，我推他，他已經死硬了。 被子一裹抬出去就埋掉。 我另外一邊是一個蘭大的法律教授，他就說了一句‘把我們的法律健全一下’，就被打成右派，也餓死了。 家裡還留下四、五個娃娃。 我們一個地窩子，剛開始四十多個人，最後餓死得只留下不到十個。 我算倖存的，因為媽媽給送吃的，算是活下來了。 我害怕人家偷我的饅頭乾，晚上就放在頭下睡。”

現年八十二歲的趙鐵民是五十年代北京大學的數理系高材生，他在報欄上看到“支援大西北，西北要人才。”就積極報名來到大西北當中學數學老師。 五七年，因為他所在的天水鐵中右派名額完不成，他被補充進去，送夾邊溝“勞動鍛煉”。“我想去個半年就回來了，誰想到那裡沒有吃沒有喝，比勞改還厲害。 我吃過青蛙，吃過蛤蟆，找點柴火，用棍子一戳燒一燒，熟了沒有，不知道。 我不想死，我就想回來看看我的老伴，我的孩子啊。”說到這裡，八十二歲的老人淚水縱流，泣不成聲。 他從夾邊溝回來後，沒有工作，拉板車給人送貨十多年。 昔日有駱駝祥子，今天有北大祥子。

僅僅天水地區，去了二百三十八名右派，僅僅回來二十二個，其他都命喪夾邊溝，他們每個人得到二千元的撫恤金。 由作家楊顯惠的小說《夾邊溝記事》改編，王兵導演的電影

《夾邊溝》，曾參加多倫多電影節，目前還不能在國內公映。

最先餓死地主富農、四類分子

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初期的土改，全國槍斃了七十多萬地主，幾百萬家庭被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他們的子子孫孫都繼承這個成分。五八年陸續開始餓死人時，首先餓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分越高，活下來的可能性越小。富農家庭也不能倖免，因為他們被驅逐出家，剝奪了一切財產，比飢餓的農民得到的糧食分配更少……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的張忠信老人出生於地主家庭，他記得一個姓趙的幹部領著四十多人闖進他家，用繩子捆綁吊打他父親、大哥，搶去家裡的傢俱、牲口、被褥、農具，只剩下一個破木桶。“當大饑荒來臨的時候，我們這個家庭就餓死了六口子人。”

張忠信的大哥張忠平餓死時不到四十歲，臨死前對他說：“我不行了，以後麻煩你照看我倆個沒有長大的孩子。”他三十多歲的二嫂，因為兩個孩子出門逃荒，沒有音信，而天天哭泣，哭的瞎了眼睛，最後還是餓死。同時餓死了一個幾歲的小姑娘。因為是地主家庭，偷莊稼被幹部處罰更嚴厲。張忠信的五叔父因為偷了一碗豌豆，叔母被逼迫跳崖身亡，叔父被迫上吊自殺，最後一個沒有人管的三歲侄子，一頭綁在腰上，一頭綁在窗框子上，活活餓死。說到“一碗黃豆，三條人命”的家史，張忠信老人流下悲傷的淚水。“這些事情我到死都不得忘，像電影一樣從我眼前放過。”

現年六十二歲的農民牛富貴，出生於一個富農家庭，家裡餓死了爺爺牛福成、父親牛志恆、姐姐牛佛黛、弟弟牛祥娃和一個尚未取名的小妹妹。“都是我親眼看見的，大人還挖個坑一埋，小孩就抱出去一扔。我經常三、四天沒有一口吃的，就唆點冰柱子。都不知道，怎麼活過來的。餓的滋味，不好受。”因為飢餓，牛富貴的個子只有十來歲的孩子高。

餓死八萬人的“通渭問題”

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暴露後，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1965 年通渭縣的報告《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寫到：“全縣人口死亡六萬零二百一十人，死絕了二千一百六十八戶，一千二百二十一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這個數字是縮小了的，實際是餓死了三分之一。當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屍體沒有人掩埋。出現多起人吃人事件。

筆者來到通渭縣雞川鎮採訪，他們中有九旬老人，也有六十出頭的倖存者。聽老人們說這個村子當年一到晚上，隊長就帶人給家家戶戶上鎖、貼封條，不允許已經餓的奄奄一息的村人掐穀扭穗偷吃活命。大兵團到各家各戶搜糧，翻箱倒櫃、挖地三尺，砸炕撅灶，把沒有糧食的男女老少拉到大隊的勞改隊勞改，辱罵拷打，好多人不是被打死在勞改隊，

就是餓死在勞改隊。 那時，公社、大隊都有自己的勞改隊，可以任意對社員打、吊、潑、跪、扣飯等等刑罰懲處。

筆者採訪到七十四歲的苟應福老人，他說：“我們一家子餓死完了，就活下我一個。”當細問餓死的人是誰？名字？多大年紀時，老人一一回憶起來。 筆者詳錄下來。 苟應富老人一家就餓死了十六個親人，令人髮指。 他自己沒有被餓死，是因為他當時去“共產主義的宏偉工程，英雄人民的偉大創舉”的洮河工程上當民工，逃過一劫。

“有沒有人來調查過你們家餓死多少人？”“沒有。”

“有沒有人來記錄過？”

“沒有，從來沒有人管，死了就死了。”

同村七十四歲的苟祥子說：“我的弟弟、妹子都是餓死的。 娃娃一死，我抱出去就扔了。 我看見村邊水溝裡都是死娃娃，扔滿了。 那時間，一家子餓死一半人是正常的。”因為母親吃不到飯，沒有奶水，許多嬰兒被活活餓死。

同村八十九歲的老奶奶王彩林餓死兩個女兒，她靠偷吃豬食活了下來。 五十年過去了，老人吃完飯，還是習慣把碗舔得乾乾淨淨。 這個饑荒年間留下的動作讓筆者看著驚心，心痛不已。 真是“吃飯舔碗，通渭特產。”

從未記錄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書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大饑荒過後這麼對毛澤東說，令龍顏大怒，被後來的文革迫害致死。 都到了國家主席承認、驚慌、不安的程度，可見大饑荒中的人相食到了何種程度？僅僅安徽省公安廳有文件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上千起之多。由於當時嚴控的政治環境，更多的人相食事件並沒有報案、記錄。 筆者所調查、記錄的大部分是吃餓死的人，也有殺了活人吃肉的案件。 有幾例是吃人者被政府發現，逮捕槍斃，還發了布告。 但是他們吃人的唯一原因：飢餓難耐。

甘肅省秦安縣王家村，那家有一個老漢，五十多歲，孫子也就是個四、五歲的樣子。兒子、媳婦能跑動的都出門要飯逃活命去了，一老一少走不動的留在家裡，沒有吃的，沒有辦法。 娃娃餓的成天哭，要吃的，爺爺也給不上。 老漢餓慌了，躺在炕上不得動彈，就打這孫子的主意，屋裡再沒有啥吃的。 爺爺硬起心來，抱了些柴，燒了些水。 甘肅有些地方鍋頭都是在炕邊上，爺爺就問孫子：“娃，水煎（開）了沒有？給爺看看。”孫子餓得皮包骨頭的，還乖得很，鼓勁翻起來看了看鍋，就給他爺爺說：“爺，煎了，我看著煎了。”爺爺又說：“沒煎，你哄爺哩，你再給咱看清楚。”娃子往鍋邊邊子爬近了些，給他爺說：“煎了，真的煎了，我不哄你。”他爺又說：“沒有，你湊近些，再看看。”孫子一湊近，爺爺把孫子一把就掀進鍋裡。 煮熟了，這爺爺就把自己的孫子吃了。 誰能想像這幕飢餓的慘狀？

還有靜寧縣的宋宏仁老人回憶：“我的堂兄宋東川和堂兄宋勤珍從工地上回來，眼看有個人拿著鐮刀來攆他們，宋勤珍跑得快跑了，宋東川沒有力氣跑，被那個人一把按住，殺掉刮著吃肉了，人餓得跑不動。”筆者問：“是在白天，還是晚上？”宋宏仁說：“白天。”又

問：“有沒有報案？有沒有人來調查？”宋宏仁說：“那陣人都餓得走不動路，誰報案去？沒有人管，連屍骨都沒有拉回來。”

人吃人現象在甘肅省的重災縣通渭、秦安、靜寧並不是個別現象。筆者的採訪中，很多老人都親眼目睹有人在大路上、田間刮割死人肉，拿回家充飢解餓。有兩位老人更是回憶到，因為當時吃死人肉太多，幹部們把死人肉端到會場上，教育社員們不要再吃死人肉了。八十二歲的通渭縣農民染月花說：“有人把人肉腌了幾缸，準備渡荒，都成黑色的了。”

隴西縣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把母親的屍體藏在地窖裡慢慢吃，被發現後逮捕槍斃。在天水市發現有一個老婦人販賣人肉包子，裡面有小孩指甲。被逮捕槍斃。受訪者曾經去槍斃人的現場觀看。

和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人相食”不同，這是在沒有戰亂和天災的和平年代發生的大規模的人吃人現象。因此，應該有更多有責任感的歷史學家、學者，去實地走訪，趁一代倖存者還健在，記載這空前悲慘的歷史真相。

十萬婦女從甘肅逃荒賣到陝西

今天，有“陝甘一家親”、“陝西人救了甘肅人”這些民間說法。1958 年到 1962 年幾年之內，從甘肅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隴西等地縣有八萬到十萬的婦女逃荒要飯到陝西的寶雞、武功、興平等地，和當地的男人同居。她們當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餓死了，沒有辦法生活，帶著年幼的孩子出門找活路。有些是已經嫁人，但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保男不保女，讓兒子吃，餓死媳婦去。”女人被餓得跑出來。也有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子，父母沒有辦法，對她們說：“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來一條活命。在家就餓死了。”於是，很多婦女在人販子的帶領下、或者成群結隊的扒火車、扒煤車、扒油罐車來到當時條件相對好一點的陝西省，奔她們唯一的出路，嫁給當地男人生存下來。

現年七十七歲，落戶在戶縣的王秀英老人說：“我那時候已經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給吃的，把一個兒子餓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個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編了個謊‘放開手，媽媽給你要饃去。’就抱上一個剛生下四十天的娃娃，扔下二歲的娃娃往陝西跑。”

但是，在當時嚴控的政策下，這些因為飢餓不得不逃荒乞討的婦女被定為“盲流”，被在火車上趕下來，被強制收容，有些人就餓死在收容站裡。王秀英看見：“前一天還好好的，第二天就有兩個、三個人死了，被抬出去。我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我是沒有辦法，回去還是餓死。”被收容後的王秀英，被派去幹活，不然連一碗熱湯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來，放在草地上的女兒已經餓死了。她祈求看門老漢給扔掉，老漢不願意，說是一條人命。沒辦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兒扔到麥地裡。

來到陝西戶縣，媒人一連給王秀英介紹了三個瞎子，王秀英氣的大罵：“你們陝西男人都是瞎子嗎？”最後她嫁給一個比自己年長二十多歲的男人，在陝西生活下來，生育了四個兒女。

戶縣七十多歲的張海花說：“把我就換了兩斗玉米。 我不愛這個地方，想老家，但回不去了。”興平縣七十一歲的李淑芳老人說：“一下火車，就有這裡的男人等著。 兩個人見面，男人說’跟我走，我家裡有吃的。’女人就跟上去了。 我就是這樣來的。”十六、七歲就被人販子領來的王秀英說：“人家人販子把錢一拿，就再也沒有回來。 我就天天哭，天天哭，什麼辦法都沒有。”

1962 年，甘肅和陝西雙方在陝西西安開會，制訂出《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紀要》，把一些留陝婦女遣送回原籍甘肅，有兩萬多婦女被送回老家。 返回的婦女和留在陝西的婦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肅或者陝西，母子骨肉分離，天各一方，是她們心中永遠的痛。

王秀英老人說：“我的兒子來找過我，但是在陝西留不下，我這裡的兒媳婦不願意。他就回去了，有時給我打個電話問候一下。”陝甘一家親是用血、淚、生命凝集在一起的。當時陝西男人的善良、厚道，的確是收留了數萬甘肅逃荒婦女和他們的孩子，扶養他們長大成人，是大饑荒中令人感動的人性光輝。

我們永遠紀念你們

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這場仍然被掩蓋、被掩埋真相的大饑荒。 餓死的三千六百萬人是一個什麼概念？小學生都可以算出來。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 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和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著名學者楊繼繩在他的百萬言《墓碑》中這樣寫道。

他們死了，我們活著。 他們不是和我們沒有關係的人，他們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手足。 我們應該永遠紀念他們、悼念他們。

筆者的大饑荒親歷者訪談實錄正在出版之中，意在讓人們更加瞭解、關注這場饑荒，記住這場人類的最大悲劇！

附錄四：為了求生，人吃人屎

拙作《甘肅大饑荒調查實錄》上期刊出，令我回想半年多來重聽、記錄、整理倖存者口述錄音，伴隨著的痛楚、悲傷、淚水，甚感安慰。 主編的肯定和鼓勵，也讓人感覺大饑荒調研路上並不孤獨，處處有讀者關切的目光。 大饑荒的內容，又豈是一篇文章可以寫盡？

“萬惡的舊社會，廣大勞動人民吃糠咽菜，幹的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食……”

這是筆者兒時學過的課本。 當筆者深入農村，和大饑荒年代倖存過來的老年人聊天

時，他們長嘆短噓地說：“那陣子咋活過來的？吃柴咬草的。”

沒有糧，哪裡來的糠？沒有自己的地，哪裡來的菜？大饑荒年間，飢餓的人們吃野菜、苜蓿、穀殼、麥殼、包穀杆、包穀芯、柳樹葉、榆樹葉、榆樹皮、觀音土……。 能吃不能吃的都吃上了。 一位婦女說：“啥不能吃？就椽（註：蓋房子的木頭）不能吃。”

非常震驚、難以相信、難以接受的是，餓得奄奄一息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農民，為了求生活下來，竟發生吃屎、吃老鼠這樣屈辱、這樣不堪如狗一般的事情。 今天吃飽飯的人們聽來可能以為是聳人聽聞，那是筆者的見證。

人吃人屎、大雁屎、牛屎

2011 年年底，筆者第一次來到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肅省通渭縣，拜訪《金橋路漫》作者張大發先生，楊繼繩先生所著《墓碑》“甘肅不甘”一章多引用了對甘肅大饑荒很熟悉的張大發先生的文字。

張大發先生告訴筆者：“我當農村小學教師的時候，有人就指著一個老漢說，這個老漢吃過人屎。 那些年餓的實在沒有辦法，去要飯也沒有地方要，還不讓出門，說給紅旗縣丟人。 吃草根樹皮也找不上，一個村子的榆樹皮都被刮光了。 有一天，這個老漢就拄了個棍子，搖搖晃晃走到村外轉，找到一塊凍硬的人屎，就拿回來，在爐子上烤一烤，燒著吃掉了。 吃了以後，就不那麼餓了。 他第二天又去找，找回來燒著吃。 也不迴避人，當著人面就像吃饃一樣的吃。 當別人問他的時候，他說，要找幹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糧食的，品質高，能養活人。 這老漢算是活下來了。”

當說到這些，農家出身的張大發先生的眼淚溢出眼眶，悲痛的說：“我們種地的農民一年勞累到頭，過的什麼生活？不寫出來，對不起他們，對不起自己的良心。”經過十五年的努力，七十萬言的《金橋路漫》，終於自費出版了，得到了李銳老人、楊繼繩先生的肯定。也由筆者著文介紹，流傳到海外。

筆者在通渭也聽到同樣的事情，大牛溝有一位婦女，家里人都餓死了，女人已經餓得面黃肌瘦、髮黃如草，村裡來了幹部，人家走到哪裡，她跟到哪裡，步步不離，等那些幹部一解完手，她就去搶人家的屎吃。 她是大饑荒過後的倖存者。

靜寧縣賈河鄉六十八歲的宋宏仁告訴筆者：“我不害怕你笑話，我的三娘就是吃過屎的。 人家隊長的娃娃巴（土語：拉）了屎，她撿回來曬乾了吃，我看見的，我看見的。”筆者問：“隊長娃娃在哪裡巴屎？”“在門口，我三娘就等著。 人家隊長家能吃飽。”宋宏仁並說：“餓死人的時間，隊裡倉庫裡有糧食哩，我看見的，就是不給人吃。 人餓死著呢，人家賣餘糧著呢。”

今年六十歲，生活在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的牛俊香，八歲時父親在甘肅省秦安縣老家餓死後，由母親帶領著她和妹妹逃荒要飯落戶到陝西。 她回憶說：“我記得生產隊的牛跑脫了，吃了隊裡的穀，拉出來的屎裡面有沒有消化的穀粒。 我妹子那時才三歲，就在牛糞裡面找穀粒吃，撿一顆吃一顆，撿一顆吃一顆。 後來一個大些的男娃娃也來撿著吃，就

打我妹子，不讓我妹子吃。 把我妹子打得直哭，就為那牛屎裡的穀顆顆，兩個娃娃搶著吃呢。”善良而蒙昧的牛俊香擔心的說：“我說這些，可能對社會不好。”讓人聽著辛酸不已。

從上海被移民到甘肅阿克塞農場的張方誨說：”我親眼看見一個孩子拉下屎，裡面有未消化的包穀粒，另外一個孩子餓得爬過去撿著吃。”當筆者說到饑荒年間，有人吃大雁屎時，六十八歲、原籍河南燕師縣的趙桂香說：“大雁屎，我都吃過。 不吃沒辦法。 大雁是吃麥青的，屎拉在河灘上，我們去撿回來，洗一下，燒湯喝。 就大雁屎，後來還沒有了，搶著拾呢。”

打破傳統禁忌吃老鼠求生

酒泉夾邊溝農場，餓極的右派們在馬糞裡找出未消化的麥粒，清洗一下吃。 甚至從其他右派的嘔吐物、排泄物裡找未消化的洋芋小塊吃。 飢餓，把人摧殘成了沒有尊嚴、沒有恥辱、沒有感情的低級動物，只有唯一的慾望——吃。 就是這樣，夾邊溝的右派死亡率為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暴屍戈壁，無墓無碑。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 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年代，一切歸公，私人的房子、農具、家禽、糧食、樹木一夜都歸了公。 村裡的狗被打死了，貓被餓死了，雞不許養，鴨不許放。 唯一無法歸公，生命力超級頑強的只有老鼠，就成了農民解饑求活的食物。聽說廣東人吃老鼠，但北方人對此是絕不能接受的，大饑荒中卻沒有了這禁忌。

從甘肅省秦安縣逃荒到陝西省耀洲縣，現年七十三歲的牛俊娣回憶到：“我大大（土語：父親）餓得沒有辦法，在倉房裡打了十幾個老鼠，煮熟撕了一碗肉，就吃上了。 我大大說：‘香得很呀，我先吃了一半，想留下一半明天吃，晚上睡下，我餓得睡不著，咋都睡不著，就又起來，把那半碗吃上了。 吃上這一頓，我還能再多活五天，不會馬上就死。’”不久，牛俊娣的父親牛振福還是餓死了，草草掩埋。

牛俊香也告訴筆者：“我還吃過老鼠。”筆者問：“是你抓到的嗎？”牛俊香說：“我還能逮住個老鼠？是在城牆邊上的死老鼠，不知道怎麼死的。 我媽看見了就收拾回來，煮熟給我們吃。 反正沒有把我們鬧（毒）死。”甘肅省甘谷縣的李順子說：“我們那個村子一戶人家就是吃老鼠肉生存下來的，真的是個奇蹟，咋抓住那個老鼠呢？光我看到的老鼠皮就有兩簸箕。”宋宏任老人說：“我父親就吃過老鼠，自己打死燒熟了吃。 我沒有吃過，我是個不吃肉的人。”

人類無先例的流血排泄醜聞

人吃了飯，就要排泄。 本屬自然，是本能也是隱私。 可是在大饑荒年代，人們被剝奪了吃飯的權利，當然，也就失去了自然本能的隱私：排泄害臊的權利。 對排泄，許多倖存者都有著惡夢般不堪回首的記憶。

九十歲夾邊溝右派李景沆回憶到：“我們好不容易熬到六〇年，人餓了，啥東西都能

吃下去。 草籽、蛤蟆都吃上了。 有一天，農場運來一車穀子，我們有十幾個右派就把穀子搬到庫房裡。 運的過程中，他們就一直偷著吃那個生穀子，狼吞虎咽，顧不上嚼爛。 那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呀。 可是第二天就發生大問題了。 我看見十幾個右派分子在醫務室門口，把自己的褲子脫到半腿上，跪下來，雙手爬在地上，把自己瘦得尖尖的屁股翹得高高的，排隊等待醫生給他們掏糞。

因為他們吃的生穀子太多了，連皮帶粒，在腸子裡膨脹了，排泄不出來，脹的死去活來。 只有讓醫生從肛門裡往外掏。 那糞硬得很，醫生用手掏的時候，那些右派就疼的慘叫，沒有個人樣子，哭爹叫娘的，當醫生好不容易掏完，他們都癱趴在地上，半天翻不起來，肛門上又是血又是糞，慘不忍睹，都是些知識份子呀。 還有一個二十歲的小夥子，偷吃穀子脹死的，哭喊一天沒有人管，就疼死了。 你說。 這是不是人間奇聞奇事？我活下來了，就要說給更多的人知道。”

八十二歲的安歲女說：“我刮了些榆樹皮，剁爛，曬乾，磨成麵，自己不捨得吃，讓我的老漢吃，老漢掙工分呢。 哎呀，我的娘娘呀，老漢吃上拉不出來了，沒有辦法，我就給掏，用個木頭棍子掏。 掏出來都是血。 隊長來叫人上工，一看就喊叫開了：‘你咋了？你咋了？咋血流得和婦女生娃娃一樣？’從此，我就不敢讓老漢吃榆樹皮了，就只吃野菜。 如果把老漢脹死了，我就把人給害了。”到今天，安歲女依然不斷自責她給丈夫吃的榆樹皮太多，差點把丈夫脹死了。

甘肅省秦安縣的劉景花家裡餓死了父親和大哥，她告訴筆者：“讓人掏糞是正常現象，我們村裡的老人掏糞的時候，被掏的人坐在門檻上，面朝外，掏的人坐在裡面，這樣就可以遮醜嘛。 許多小孩，吃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是大人給掏，把娃娃掏的哭天喊地，可憐得很。”山東省鄆城縣潘永修先生說：”那時候，村里人普遍拉不下來屎，隊長到大隊批一個條子，買回來一瓶蓖麻油，給每家每戶倒一點，讓人喝上一口，就能排泄出來了。”

最形象的，陝西省富平縣流曲公社的孫春芳說：“我那時候還是個小學生，我們上廁所的時候，我就和同學說“人家幹部的娃娃巴（拉）的屎是黃的，咱拉的是綠的。”我同學說“人家大（父親）是幹部，人家吃的是糧食，咱成天吃的是苜蓿。 當然是綠的。”

1958 年到 1962 年，中國農民餓死 4000 萬到 5000 萬，出現人吃人，人吃屎、人吃老鼠等等，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殘暴、最屈辱、最非人的一頁，是必須記錄的、必須揭露的、必須控訴的。

通渭縣“整社團”搜糧奇法

各級幹部違法亂紀，對群眾施用的刑罰真是千奇百怪，亙古少有。 共有 16 個方面，120 種之多。

一、捆綁刑。1、麻繩捆，全縣普遍。2、豬毛繩捆腳，雞川公社有此刑。3、綁人馱，即將 6 個人捆成三個馱子，馱在牲口身上遊街。4、紮十指，用細麻繩將十個手指紮捆在一起，城關公社有此刑。5、細麻繩紮綁耳朵。 義崗公社有此刑。6、紮小腿，用細麻繩紮綁

小腿，襄南公社有此刑。

二、打刑：計 6 種之多，全縣普遍。

三、吊刑：即屋檐上吊、屋梁上吊、電杆上吊、脖子上掛木橡吊，計 4 種。

四、拔刑：即拔鬍子，拔頭髮 2 種。

五、揪刑：即揪耳朵，雞川公社突出。

六、罰刑：1、背洋芋遊山，什川公社突出。2、罰跪頂東西，新景公社最突出。3、罰立正，華家嶺公社最突出。

七、凍刑：1、雪地凍，脫光衣服，站在雪地凍，全縣普遍。2、坐雪地凍，什川公社有此刑。

八、辱刑：1、頂褲子，讓男人頂女人的褲子。2、拜年，強迫跪下磕頭，什川公社有此刑。3、禁屁。

九、火刑：1、燎鬍子。2、蠟燭烤背，榜羅公社有此刑。

十、穿刺刑：即用鐵絲穿刺鼻孔。

十一、扣押刑：1、扣飯。2、扣糧。

十二、拌刑：3、站板凳。2、揪拌。

十三、扯耙刑：把被鬥者用麻繩將雙腳捆住，丟進澇池，再拉上來，這樣反覆多次，丟一次，問一聲“狗日的，交糧不交？”若答沒糧，又扔進水裡，直至答應為止，全縣普遍。

十四、篩墩刑：1、隴陽公社施用“篩蕎皮”的刑罰。2、墩刑。 幾個人把被鬥者抬高，又使勁墩到地上，隴陽公社有此刑。

十五、勞教：縣有 14 個公社設有勞教隊，共勞教 1637 人。

十六、封閉門戶：1、封門，大門貼上封條，不准進去。2、封磨，在石磨上貼封條，不准磨面。 榜羅公社有此刑。

註：從《幽靈飄蕩的洮河》一書中摘錄。

參考書籍、影像資料目錄

一　作者閱讀及參考書目（以出版時間為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李志綏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
《人禍》　丁抒　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　1995 年修訂版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　戴煌　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年
《飢餓的女兒》　虹影　漓江出版社　2001 年
《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　王光美、劉源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蒙恩歷程》　李景沆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2002 年
《一百個人的十年》　馮驥才　時代出版社　2003 年
《昨夜雨驟風狂》　吳弘達　勞改基金會　2003 年
《餓鬼——毛時代的大饑荒解密》　賈斯柏 . 貝克　明鏡出版社　2005 年
《夢斷未名湖——22 年勞改生涯紀實》　陳奉孝　勞改基金會　2005 年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張戎、喬 . 哈利戴　開放出版社　2006 年
《農民日記——一個農民的生存實錄》　侯永祿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6 年
《親歷：我的 1957》　和鳳鳴　敦煌文藝出版社　2006 年
《幽靈飄蕩的洮河》　龐瑞琳　作家出版社　2006 年
《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 南京浩劫》張純如　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2006 年
《定西孤兒院記事》　楊顯惠　花城出版社　2007 年
《夾邊溝記事》　楊顯惠　花城出版社　2008 年
《墓碑——1958 ~ 1962 年中國大饑荒紀實》　楊繼繩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8 年
《共用的墓碑——一個中國人的家庭記事》　李世華　明鏡出版社　2008 年
《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　東夫　田園書屋　2008 年
《金橋路慢——“通渭問題”訪談報告》　張大發　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　2008 年
《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辯》　宋永毅、丁抒主編　田園書屋　2009 年
《信陽事件》　喬培華　開放出版社　2009 年
《三年困難記事》　潘永修　鄧玉鐲　主編　工人出版社　2009 年
《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　譚蟬雪　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2010 年
《尋找家園》　高爾泰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1 年

《毛主席的煉獄》　杜斌　明鏡出版社　2011 年
《毛澤東的大饑荒: 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　馮客　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
《大饑荒口述實錄》　牛犇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1 年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芭芭拉·德米克　麥田出版　2011 年
《人相食的年代》　勞改基金會主編、勞改基金會出版　2013 年
《總要有人說出真話》　楊松林　南海出版社　2013 年
《流放夾邊溝》　蒲一葉　尚未出版

二　影像等參考資料目錄

網站: 中國大饑荒檔案　China　Famine　1959__1961　http://www.yhcw.net/famine/
論文,《1958 – 1963 年甘肅省外流婦女問題探究》　孟鳳鳴　蘭州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　2011 年
“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 紀念大躍進 50 週年和改革開放 30 年”大型國際研討會　紐約　2008 年 10 月 http://www.ntdtv.com/xtr/gb/2009/05/18/a296031.html
“緬懷中國大饑荒 50 週年國際研討會”　華盛頓　2012 年 2 月 13 日 ~ 15 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1Ha–sYcEE

記錄片
《尋找林昭的靈魂》　胡傑導演　2003 年製作
《糧食關紀念碑》　胡傑導演　2008 年製作
《蘇聯故事》　徐吶、Edvins Snore 導演　2008 年製作
《毛澤東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 法國　2012 年
《飢餓的村子》　鄒雪平導演　2011 年製作
《吃飽的村子》　鄒雪平導演　2012 年製作

電視人物訪談
《張廣友: 大饑荒見聞錄》　鳳凰衛視口述歷史欄目　2005 年
《李瑞英: 信陽事件》　陽光衛視　2012 年
《杜導正: 廣東 1958》　陽光衛視　2012 年
《淹沒的歷史》　香港電臺翡翠臺　2012 年

美國之音“解密時刻”http://www.voachinese.com/historys-mysteries.html
逃離朝鮮 亡命中國　李肅、趙真惠　2012 年播出
大饑荒——誰之過？　楊繼繩、李肅　2013 年播出
大饑荒——周恩來下令毀證　楊繼繩、李肅　2013 年播出
大饑荒——誰騙誰？楊繼繩、李肅　2013 年播出
大饑荒——死人不是數字遊戲　楊繼繩、李肅　2013 年播出
大饑荒——天災還是人禍？　楊繼繩、李肅　2013 年播出

電影
《東方紅》（大型音樂舞蹈史詩）　八一電影製片廠　1964 年
《夾邊溝》　王兵導演　2010 年
《一九四二》　馮小剛導演　2012 年

關於本書的一點說明

我親愛的讀者：

由於接受採訪口述的大多數人，都是沒有文化、不能讀寫的普通農民，他們談話中的時間、地址、人名、事件等，由於年久記憶模糊的緣故、地名更改的緣故、地方口音的緣故等等，很可能有少許誤差和錯誤。還有本人歷史知識、思想見解的局限和無知，難免會有一些遺漏、誤差、錯誤。敬請大饑荒研究專家、學者、讀者批評、指正。

感謝你們！

依娃

2013 年 10 月 27 日

感謝詞

感謝《金橋路漫》作者張大發先生給我上啟蒙一課!

感謝研究大饑荒著名專家、《墓碑》作者楊繼繩先生作序!

感謝出版人何頻先生以及明鏡出版社!

感謝甘、陝兩省十幾個縣、市所有的受訪人!

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或者介紹受訪人、或者提供車輛食宿、或者頂風冒雨領路、或者寫信寄書、或者電話電郵提供資料……都竭誠感謝!

感謝至交友人 HW 君長期的關注和中肯的意見!

感謝我時在思念的養父、養母給我進城上學讀書的機會!

感謝我大饑荒中故去的親人在天堂裡微笑的凝視!

感謝我親愛的丈夫、孩子,出門採訪的日子、埋頭寫作的日子,真是對不起你們!

感謝我至愛的、苦難的父親、母親給我生命!讓我寫作!

感恩土地的賜給和養育!

感恩上帝的愛和指引!在採訪和寫作的過程中,我常常跪地祈禱:上帝啊!讓我勇敢,讓我堅強,讓我執著,請你牽引著我的手往前走。

感恩上帝的恩典和大愛!讓我完成了這本書的寫作!

最後,感謝閱讀和關注這本書的讀君!深深感謝您!我會為您祈禱平安幸福!

With Love——愛

依娃

2013 年 10 月 27 日於美國麻省

内容簡介

這是一本經歷過中國大饑荒（1958—1962 年）的倖存者的口述歷史。

這是一本由中國大饑荒倖存者的後代所走訪、尋找、撰寫的血淚記憶文字。

汽車、三輪車、摩托車，更多時候是步行，作者先後採訪了甘肅省的秦安縣、通渭縣、天水地區，以及陝西省的耀州縣、戶縣等地，共計一百多名倖存者，年紀最大的 94 歲，最小的 58 歲。讓這些不懂政治、文化粗淺、甚至不識字的農民留下口述，搶救記憶。研究中國大饑荒的權威學者、《墓碑》一書的作者楊繼繩感嘆：“這些大饑荒親歷人的口述文字，將成為無懈可擊的歷史的鐵證”。

“爺爺，你們家餓死了誰？”“嬸嬸，他叫什麼名字？”“他是怎麼埋的？”“你們怎麼渡荒呢？”……山區、平川、院落裡、土炕上，作者和親歷大饑荒的老人們敘談交流，一起流淚，一起悲泣。

沒有個人和家庭的記憶，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記憶。大饑荒的歷史不但要由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撰寫，更要由每一個最底層的、最卑微的普通農民來寫。這本書字字句句都來自農民口中，每個事件、細節都是親歷人見證。不加潤色，不作虛構，不使用任何文學性手法。

“三年自然災害”，簡單六個字掩蓋了極權暴政的滔天罪惡，欺騙了十億中國人漫漫半個世紀。一個自詡“偉大、光榮、正確”的政黨曾經在沒有災荒、瘟疫、戰亂的和平年代，剝奪了六億農民的吃飯權，4 至 5 千萬老人、壯年、孩子、婦女屈辱地餓死，甚至發生難以計數的人相食慘景。當局卻至今無人承認，無人謝罪。

這本書記載了 500 多個餓亡者的姓名，49 起人相食的見證，是餓亡者的文字墓園，願他們能夠安息。

黃花岡光復網

www.huanghuagang.org

Youtube：光復之聲

以及梅花電視Mei TV

Twitter：@guangfuwan

以及@meihuatv

Facebook：@huanghuagang

以及@chinayouthforum

復國新銳

revivingroc.wordpress.com

Twitter：@revivingROC

Facebook：@Sun.Yat.sen1911

聲明

本電子書的編輯與傳播跟黃花岡光復網無關，乃復國新銳團隊出於熱心推薦。